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一卷

人 民 出 版 社

本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第三十一卷并参考德文版译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一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2年6月第1版

197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741 每册 2.85元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64年10月—1867年12月)

1 8 6 4 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日)..... 5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日)..... 6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4日)..... 9
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7日).....18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9日).....20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4日)21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6日)23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8日)25
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2日)30
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4日)31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5日)32
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日).....34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8日).....37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0日)39
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2日)43

1865年

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5日)44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7日)47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30日)49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日)51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3日)55
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5日)57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6日)60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6日)60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7日)62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9日)64
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0日)66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1日)68
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3日)70
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3日)71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6日)75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8日)76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0日)79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2日)80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2日以前)81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4日)81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5日)82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7日)87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3日)88

| | |
|---------------------------|-----|
|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4日) | 89 |
| 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6日) | 91 |
|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7日) | 93 |
| 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0日) | 96 |
|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1日) | 97 |
|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3日) | 100 |
| 45.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4日) | 103 |
|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8日) | 104 |
| 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1日) | 107 |
| 48.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12日) | 108 |
| 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16日) | 110 |
| 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2日) | 111 |
|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日) | 112 |
| 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3日) | 115 |
| 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9日) | 117 |
|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2日) | 120 |
|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3日) | 122 |
|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0日) | 123 |
| 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4日) | 126 |
|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15日) | 130 |
| 59.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25日) | 133 |
| 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31日) | 134 |
| 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5日) | 137 |
|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7日) | 141 |
|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9日) | 144 |

-
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6日)146
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9日)148
66.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1日)151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2日)152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4日)154
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9日)155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8日)156
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3日)157
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5日)158
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7日)159
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0日)160
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日)163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日)164
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6日)165
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5年底—1866年初)168

1866年

7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4日)170
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5日)171
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5日)173
8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6日)175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0日)176
84.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0日)178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3日)180
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4日)182

| | |
|-----------------------------|-----|
| 87.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9日) | 183 |
|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0日) | 184 |
|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2日) | 186 |
|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日) | 188 |
| 91.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5日) | 189 |
|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6日) | 190 |
| 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0日左右) | 191 |
| 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0日) | 192 |
| 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5日) | 193 |
| 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6日) | 194 |
|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4日) | 194 |
|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27日) | 197 |
|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日) | 198 |
|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日) | 201 |
| 1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6日) | 203 |
| 1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6日) | 204 |
| 103.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10日) | 206 |
| 104.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13日) | 208 |
| 1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3日) | 210 |
| 106.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日) | 212 |
|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9日) | 214 |
|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0日) | 215 |
|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6日) | 217 |
|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7日) | 220 |
|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5日) | 221 |

| | |
|-----------------------------|-----|
|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7日) | 223 |
| 1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9日) | 225 |
| 1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11日) | 227 |
| 1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0日) | 229 |
|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4日) | 231 |
| 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7日) | 233 |
| 1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9日) | 236 |
| 119.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12日) | 239 |
| 1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1日) | 240 |
| 1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25日) | 242 |
| 1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7日) | 244 |
| 1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6日) | 247 |
|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7日) | 249 |
| 1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0日) | 252 |
| 1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3日) | 254 |
|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3日) | 255 |
| 1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6日) | 256 |
|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日) | 257 |
| 1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日) | 258 |
| 1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3日) | 259 |
| 1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5日) | 261 |
| 1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8日) | 264 |
| 1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0日) | 265 |
| 1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1日) | 266 |
|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8日) | 268 |

-
1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4日)269
1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7日)270
1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21日)272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31日)274

1867年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9日)275
1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9日)277
1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1日)279
1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5日)280
145.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3日)280
1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日)283
1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4日)285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3日)289
1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4日)292
1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7日)295
1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7日)300
1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2日左右)305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3日)306
1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16日)307
1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2日)310
156.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24日)313
1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26日)315
1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7日)317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7日)319

-
1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0日)324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0日)325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1日)325
1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4日)326
1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5日)327
1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6日)328
166.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3日)329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4日)330
1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6日)333
169.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7日)334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31日)339
1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日)340
1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日)341
1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4日)342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7日)345
1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9日)346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1日)347
1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1日)349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2日)351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2日)353
180.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2日)354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3日)356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4日)356
18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8日)362
1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9日)362

| | |
|-----------------------------|-----|
|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0日) | 364 |
| 1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1日) | 365 |
| 18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3日) | 366 |
| 1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4日) | 368 |
| 1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5日) | 370 |
| 19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8日) | 371 |
|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9日) | 372 |
| 19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2日) | 375 |
| 1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日) | 377 |
|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日) | 378 |
| 1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5日) | 381 |
|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7日) | 384 |
| 19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8日) | 387 |
|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9日) | 388 |
| 19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0日) | 389 |
|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4日) | 391 |
| 2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4日) | 392 |
| 2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6日) | 393 |
|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7日) | 395 |
|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8日) | 397 |
| 20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8日) | 398 |
|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9日) | 399 |
|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9日) | 400 |
| 20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9日) | 400 |
| 2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30日) | 403 |

| | |
|-----------------------|-----|
| 2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4日) | 407 |
| 2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6日) | 408 |
|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7日) | 409 |
|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7日) | 413 |
| 2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2日) | 413 |
|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4日) | 415 |
| 2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6日) | 416 |
|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7日) | 417 |
| 2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9日) | 419 |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64年10月—1867年12月)

1864年

| | |
|---------------------------|-----|
| 1. 马克思致卡尔·克林格斯 (10月4日) | 423 |
| 2.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10月16日) | 425 |
| 3.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11月2日) | 426 |
| 4.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11月24日) | 429 |
| 5.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11月26日) | 433 |
| 6.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11月28日) | 433 |
| 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1月29日) | 434 |
| 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1月29日) | 436 |
| 9.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11月29日) | 437 |

10.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12月22日）……440
 11.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2月22日）……441

1865年

12.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月8日左右）……443
 13.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1月10日）……444
 14.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月11日）……446
 15.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月16日）……448
 16.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2月13日）……449
 17. 马克思致维克多·勒·吕贝（2月15日）……451
 18. 恩格斯致奥托·迈斯纳（2月22日）……452
 19.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23日）……453
 2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23日）……454
 21. 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2月27日）……460
 22.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10日）……461
 23.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3月13日）……467
 2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3月29日）……468
 25.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4月10日）……472
 2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4月13日）……473
 27. 马克思致莱昂·封丹（4月15日）……474
 2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4月25日）……477
 29.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27日以前）……478
 3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6月24日）……479
 3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7月3日）……480

32. 马克思致莱昂·封丹（7月25日）……………481
33.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11日）……………483
3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20日）……………484
35.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21日）……………485
3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9月30日）……………486
37. 马克思致所罗门·富尔德（11月9日）……………487
3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15日）……………487
39.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20日）……………488
4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1月21日）……………489
41.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11月25日左右）……………492

1866年

42.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1月13日左右）……………494
4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15日）……………497
4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15日）……………499
45.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月24日）……………501
46.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2月14日）……………502
47.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3月16日）……………503
48.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3月18日）……………504
49.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3月20日）……………508
50.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3月22日）……………511
51.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4月6日）……………513
52.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6日）……………516
5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6日）……………517

-
5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4日）……519
55.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8月13日）……520
5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8月23日）……522
57.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8月23日）……524
58.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8月28日）……524
59.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8月31日）……525
60.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9月）……527
6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9月5日）……528
6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9日）……530
6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3日）……534
6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25日）……537
65. 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11月12日）……538
66.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2月7日）……539

1867年

6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18日）……541
6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16日）……542
69.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4月17日）……542
70.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4月30日）……543
7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毕希纳（5月1日）……545
7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5月5日）……546
73.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5月13日）……548
7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10日）……551
7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13日）……553
7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7月20日）……555

-
77. 马克思致伦敦某书商（8月14日）……556
78. 马克思致奥古斯特·韦莫雷耳（8月27日）……556
79.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8月27日）……558
80. 恩格斯致劳拉·马克思（9月23日）……559
8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1日）……560
82.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2日）……564
8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5日）……565
84. 恩格斯致海尔曼·迈耶尔（10月18日）……567
85.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8日和20日）……568
86.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1月10日）……572
87.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1月28日）……572
88. 马克思致维克多·席利（11月30日）……574
8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30日）……576
9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7日）……578
91.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12日）……579
92.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13日）……581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早于1864年11月29日）……585
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5年3月30日）……586
3. 卡尔·马克思。自白（1865年4月1日）……588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6年1月29日）……589
5. 燕妮·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866年2月初）……591
6.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6年2月26日）……592
7.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6年4月1日）……593

| | |
|--|---------|
| 8.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66年12月24日)····· | 595 |
| 9.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1867年10月5日)····· | 596 |
| 10.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7年12月24日)····· | 596 |
| 11.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 (1866年3月19日)····· | 599 |
| 12.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 (1867年6月28日)····· | 602 |
| 注释····· | 609—710 |
| 人名索引····· | 711—759 |
|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 760—788 |
| 期刊索引····· | 789—798 |

插 图

| | |
|--|---------|
| 马克思 1864 年 11 月 4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三页····· | 13 |
| 卡尔·马克思 (1866 年)····· | 178—179 |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六十年代中期)····· | 216—217 |
| 恩格斯 1867 年 4 月 4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 | 287 |
| 卡尔·马克思 (1867 年)····· | 390—391 |
| 马克思 1865 年 4 月 15 日给封丹的信的草稿 1864—1865 年马克思的笔记本中的一页····· | 475 |
|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 燕妮、爱琳娜和劳拉····· | 502—503 |
| 马克思对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评语····· | 531 |
| 卡尔·马克思的《自白》，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 纪念册中的一页····· | 588—589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 信

1864年10月—1867年12月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64年10月—1867年12月

1864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11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很久不来信使我感到不安。我料想你已经回来了。¹为什么得不到你一点消息？

我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告诉你，一有你的音信，我马上就写信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11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请你原谅，我没有及早给你写信，这是因为发生了危机和与此有关的无数麻烦事。在我一生中遇到的贪得无厌和故意刁难，还从来没有象这一次那样厉害，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写信。

这个星期，我还要到博尔夏特那里去了结鲁普斯遗产的事情²，这件事情现在快要结束了。

我的旅行一直达到宗德堡^①，哥本哈根我没有去，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和护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基尔时，《日报》编辑比勒恰好到卢卑克去了，这样一来，我在整个哥本哈根就没有可去的地方了，因为其他报刊我从未见到过。

什列斯维希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东海岸十分美丽而且富饶，西海岸也富饶，中部则是草原和荒野。所有港湾都十分美丽。居民无疑是地球上最高大最粗壮的人种之一，特别是西海岸的弗里西安人。只要到这个地方走一走，就会确信，英格兰人的基本核心是来自什列斯维希。你知道荷兰的弗里西安人，特别是身材高大、具有洁白的皮肤和绯红的面颊（在什列斯维希，这种肤色也占

^① 丹麦称作：森讷堡。——编者注

多数)的弗里西安妇女。这是北英格兰人的原型;尤其是,在英格兰这里见到的身材高大的妇女具有明显的弗里西安型式。我毫不怀疑,同盎格鲁人和萨克森人一起移居英格兰的“朱特人”(盎格鲁撒克逊语为 Eotena cyn)是弗里西安人,丹麦人移居日德兰同移居什列斯维希一样,只是从七世纪或八世纪才开始的。现在朱特人的方言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人是非常狂热的信徒,因此使我很感兴趣。关于奇怪的“北弗里斯兰的克·荣·克雷门特博士”,你想必读过一点什么。这个家伙是整个种族的典型。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同丹麦人的斗争,认为这一斗争是他们的终身任务;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理论对他们来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认为自己无论在体力方面或是在精神方面都是比丹麦人优越的种族,这一点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俾斯麦自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付这个种族的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妙的幻想。³我们反对丹麦人的斗争坚持了十五年,并且固守住了自己的疆土。难道我们会让这些普鲁士的官僚来征服我们吗?——这些人这样说。

语言和民族的相互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在弗伦兹堡,根据丹麦的资料,它的前一部分,特别是港湾部分,是丹麦的,可是所有在港湾玩耍的儿童(数量很多)却说低地德意志方言。相反,在弗伦兹堡以北,人民说的是丹麦的,即下丹麦的方言,我对于这种方言几乎一句也不懂。在宗迭维特^①,农民在小饭馆里交替使用丹麦语、低地德意志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可是在那里以及在宗德堡,我常常用丹麦语同别人谈话,对方却总是用德语来回答。无论如何,

^① 丹麦称作:宋涅韦德。——编者注

北什列斯维希已经强烈地德意志化了，要使它重新成为纯丹麦的地方恐怕很困难，这比起使它成为德意志的地方来，无疑要更加困难一些。我希望它最好成为丹麦的地方，因为今后出于礼节方面的考虑，在这里总是要对斯堪的那维亚人作某些让步的。

最近一个时期，我稍微研究了一下弗里西安—英格兰—朱特—斯堪的那维亚的语言学和考古学，根据这一研究，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丹麦人是地地道道的律师式的人：为了一方的利益，他们在科学问题上也会有意识地公然撒谎。沃尔索先生的著作《论英格兰的丹麦人……》就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下次你一来这里，我就给你看一本基本上很好的书，这是北弗里斯兰的狂人克雷门特写的关于什列斯维希和六至八世纪向英国移民的著作^①。这个人虽然很古怪，却很有才学。但是我觉得，他酒喝得很厉害。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什列斯维希的普鲁士人的外形很好，特别是威斯特伐里亚人，他们同奥地利人站在一起，就好象是巨人，可是确实也粗笨得多。全军个个胡须满脸，衣冠不整，一般都很自由散漫，因此装束整齐的奥地利人在这里就几乎扮演了普鲁士人的角色。在普鲁士炮兵军官和工程兵部队的军官中间，我遇到过几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他们告诉我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可是步兵和骑兵都非常孤僻傲慢，他们在居民中的名声也很坏。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担任指挥，在这里根本没有起到什么鼓舞人心的作用，奖赏的分配毫无例外地遭到所有的人甚至受奖者本人的指责。军士对较老的士兵以及在一般交往中是有礼貌的；另一方面，

^① 克·荣·克雷门特《什列斯维希——非丹麦籍民族、盎格鲁人和弗里西安人的发祥地，英国的故乡，它的历史沿革》。——编者注

我见到了在宗德堡训练新兵的一个勃兰登堡工兵军士，这是一个很惹人讨厌的老普鲁士人。可是值得注意的，在第三军和第七军中，在这方面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情调。格奥尔格·荣克所说的边疆族受到别人最粗暴的对待，然而在威斯特伐里亚人（他们同出身于莱茵河右岸的人混杂得很厉害）中，军士大都是以平等态度对待士兵的。

你对商业危机的看法如何？我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它的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可惜，这样的事情现在总是不能正常地成熟。

Rüm Hart, klar Kimmang 是什么意思？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 年 11 月 4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再次得到你的信息，十分高兴。

这里一切都好。自从你离开这里后，⁴ 情况就是这样，一直到前天，我的右胸下面又长了一个疔。这一次要是不赶快好，并且蔓延开来，我就想采用龚佩尔特的方法用砒剂治疗了。

你提到的北欧古代文字 Rüm Hart……，我根据荷兰一弗里西安文试译如下：胸怀宽大，视野辽阔。可是我怕在这后面隐藏着

完全不同的意思,因此我不愿意进行猜测。

附上的材料你看完后要立即寄回,我还有用。为了不致把想告诉你的事情忘掉,现在逐点来谈:

(1) 拉萨尔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这个冗长的文件是海尔维格夫人(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恶意揣度者可耻〕^①)恩玛在惨剧⁵发生后立即寄到柏林的一份通告的副本,寄去的目的是要使这份通告的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从中你可以看到,恩玛是怎样巧妙地把自己和她的笨蛋格奥尔格安插在这份通告的开头、中间和末尾的;同时,这个叙述回避了两个重要的地方。**第一**,吕斯托夫同窦尼盖斯父女的会见;在会见时,窦尼盖斯的女儿显然**拒绝了**拉萨尔,而这还在恩玛所描述的场面发生以前。**第二**,决斗是怎样发生的。拉萨尔写过一封带有侮辱性的信。但是在这以后发生过什么事情则**没有**谈到,而这件事情却是直接引起决斗的原因。

隐瞒这两个如此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就会对叙述的真实程度引起严重的怀疑。

哈茨费尔特的信。当她来到柏林时,李卜克内西曾经代表我把一封表示慰问的短信交给她。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我说,她埋怨我“在患难中抛弃了拉萨尔”;难道除了保持沉默和让他自由活动外,我还能更多地为这个人效劳吗? (他在杜塞尔多夫法庭上的最后一次发言⁶中扮演了波扎侯爵的角色,以对待菲力浦二世^②的态度去对待美男子威廉,企图促使他去废除现行的宪法,宣布普

① 英国袜带勋章上的箴言。——编者注

② 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都是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中的主人公。——编者注

遍的、直接的选举权并且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你明白,她的信中隐藏的是什么,她期望于我的又是什么。我回答时语调十分友好,但仍然是以外交方式拒绝了她。当代的救世主!她自己和她周围的谄媚者完全发疯了。

顺便说一下,我偶然翻到了几期厄·琼斯的杂志《寄语人民》(1851年和1852年),就经济论文来说,这个杂志在主要问题上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一部分甚至是在我的直接参与下编写的。我在杂志上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当时我们进行的反对合作运动的论战,因为合作运动以它当时的死板狭小的形式妄想成为**最新成就**,这场论战就象十至十二年之后拉萨尔在德国进行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论战一样,只是我们进行得更好罢了。

拉萨尔立下遗嘱——(象领主王公那样)“立下遗嘱”——“任命”伯恩哈特·贝克尔为他的继承人,即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那是一个极渺小的家伙,有一个时候曾经在尤赫那里充当《海尔曼》的编辑。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将于本月间在杜塞尔多夫举行,⁷在这次大会上,遗嘱中的这一“决定”预料将遭到强烈的反对。

再附上一封佐林根工人克林格斯的信⁸,他是莱茵地区工人实际上的秘密的领导者(前同盟⁹盟员)。**这封信不用寄回,但请保存在文献内。**

(2) 国际工人协会。

不久以前,伦敦工人就波兰问题向巴黎工人发出一篇呼吁书¹⁰,请求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

巴黎人方面派来了一个代表团,由一个名叫**托伦**的工人率领,他是**巴黎最近一次选举¹¹中的真正工人候选人**,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的伙伴们也都是很可爱的小伙子)。定于1864年9月28日

在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召集人是奥哲尔（鞋匠，这里的各工联的伦敦理事会的主席，也是工联的鼓动争取选举权的协会¹²的主席，这个协会同布莱特有联系）和克里默——泥水匠，泥水匠工会的书记（这两个人为声援北美而在圣詹姆斯大厅组织过由布莱特主持的工联群众大会，也为欢迎加里波第而组织过游行示威¹³）。一个叫做勒·吕贝的人被派到我这里来，问我是否愿意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会议，是否愿意专门推荐一个德国工人在会上讲话等等。我推荐了埃卡留斯，他干得很出色，而我也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

（勒·吕贝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三十岁左右，但在泽稷和伦敦长大，英语讲得很漂亮，是法国和英国工人之间很好的中间人。）
（他是音乐兼法语教师。）

会场上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人阶级现在显然重新开始觉醒了），沃尔弗少校（图尔恩-塔克西斯，加里波第的副官）代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团体¹⁴出席了大会。会上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它的总委员会设在伦敦，“联系”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团体。同时决定于 1865 年在比利时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次群众大会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其中奥哲尔、克里默和其他许多人（一部分是老宪章主义者、老欧文主义者等等）代表英国；沃尔弗少校、方塔纳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人代表意大利；勒·吕贝等人代表法国；埃卡留斯和我代表德国。委员会有权任意吸收新的成员。

目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参加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一个小委员会¹⁵（也有我在内）起草原则宣言和临时章

程。我因病未能出席小委员会的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

在我未能出席的两次会议上——小委员会和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上——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沃尔弗少校提议把**意大利工人团体**（它们有中央组织，但是如后来所表明的，它所联合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互助会）的规章（章程）当做新的协会的章程。¹⁶我后来才看到这个东西。这显然是**马志尼**的粗劣作品，因而你可以预先猜到，真正的问题，即工人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精神和措辞来阐述的。同样，也可以预先猜到民族问题是怎样被放到里面去的。

此外，老欧文主义者**韦斯顿**——他本人现在是厂主，是一个和气有礼的人——起草了一个内容极其混乱、文字异常冗长的纲领。

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授权小委员会修订**韦斯顿**的纲领和**沃尔弗**的章程。**沃尔弗**本人已离开伦敦，去参加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并劝告它们参加伦敦的中央协会。

小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我又没有参加，因为我接到开会的通知太迟了。在这次会议上**勒·吕贝**提出了“原则宣言”和由他修订过的**沃尔弗**的章程，小委员会把二者都接受下来提交委员会全会讨论。委员会全会于10月18日开会。因为**埃卡留斯**来信告诉我，拖延就有危险^①，我就出席了会议，当我听到好心的**勒·吕贝**宣读妄想当做原则宣言的一个空话连篇、写得很坏而且极不成熟的引言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引言到处都带有**马志尼**的色彩，而且披着法国社会主义的轮廓不清的破烂外衣。此外，意大利的章程

^① 这句话出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的著作《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编者注

大体上被采用了，这个章程追求一个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即成立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中央政府(当然是由马志尼在背后主持)，至于其他错误就更不用说了。我温和地加以反对，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讨论后埃卡留斯提议由小委员会重新“修订”这些文件。而勒·吕贝的宣言中所包含的“意见”却被采纳了。

两天以后，10月20日，英国人的代表克里默、方塔纳(意大利)和勒·吕贝在我家里集会(韦斯顿因故缺席)。我手头一直没有这两个文件(沃尔弗的和勒·吕贝的)，所以无法预先做准备；但是，我下定决心尽可能使这种东西连一行也不保留下来。为了赢得时间，我提议我们在“修订”引言之前，先“讨论”一下章程。结果照这样做了。四十条章程的第一条通过时已经到了夜里一点钟。克里默说(这正是我所要争取的)：“我们向原订于10月25日开会的委员会提不出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把会议延期到11月1日举行。而小委员会可以在10月27日开会，并且争取获得肯定的结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文件”就“留下来”给我看。

我看到，想根据这种东西弄出点什么名堂来是不可能的。我要使用一种极其特殊的方法来整理这些已经“被采纳的意见”，为了要证明这种方法正确，我起草了《告工人阶级书》^①(这不在原来的计划之内，这是对1845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的一种回顾)。以这一《告工人阶级书》已经包括了一切实际材料和我们不应当再三重复同样的东西为借口，我修改了全部引言，删掉了“原则宣言”，最后以十条章程代替了原来的四十条章程。当《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而不是比较次要的国家。我的建议完全被小委员会接受了。不过我必须在《章程》^① 引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¹⁷ 但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

总委员会会议以很大的热情(一致地)通过了我的《告工人阶级书》,等等。关于付印方法等问题将在下星期二^② 讨论。勒·吕贝拿了《告工人阶级书》的一个副本去译成法文,方塔纳拿了一个副本去译成意大利文。(首先将刊登在叫做《蜂房》的周报上,这是一种通报,由工联主义者波特尔编辑。)我自己准备把这个文件译成德文。

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几星期以后,这些人将会同布莱特和科布顿一起举行争取选举权的群众大会。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这个文件一印出来,你就可以得到一份。

(3) 巴枯宁向你致意。他今天到意大利去了,将在那里(佛罗伦萨)住下来。我于十六年之后,昨天第一次见到他。应当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关于波兰运动,他说:俄国政府需要这一运动,为的是使俄国本身保持安宁,但是它绝没有想到会有十八个月的斗争。它自己在波兰挑起了这一事件。波兰的失败是由于两件事情:由于波拿巴的影响,其次是由于波兰贵族一开始就在明确地宣布**农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迟疑不决。¹⁸ 在波兰运动失败以后,他(巴枯宁)现在将只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① 卡·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

② 11月8日。——编者注

总之，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我还同他谈论了关于乌尔卡尔特的揭发。（顺便说一下，国际协会大概会造成我同这些朋友的决裂！¹⁹）他很详细地问到你和鲁普斯^①。当我告诉他鲁普斯已去世的时候，他马上说，运动失去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4）**危机**。在大陆上它还远没有结束（特别是在法国）。此外，现在危机经常发生，这就部分地弥补了它不够强烈这一缺陷。

祝好。

你的 卡·马·

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11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对于弗里西安文的解释，除了一个字以外，是完全对的。北弗里西安文 Kimmang 的意思是：目光、眼睛。这些北弗里西安人的天性是思辨的，他们以**内部的**视野代替**外部的**视野，就象瓦盖纳现在需要“内部的杜佩尔”²⁰一样。这是一句古老的水手用语。

海尔维格和哈茨费尔特的作品寄还给你。你所说的后来拉萨尔对瓦拉几亚人^②提出的而且被恩玛隐瞒了的挑衅是什么呢？拉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腊科维茨。——编者注

萨尔的死显然是由于：在公寓里没有立刻把这个女人^①放倒在床上，把她弄到手。她需要的并不是他的美丽的灵魂，而是他的犹太人的肉体。这种事情又是只能发生在拉萨尔身上。至于他强迫瓦拉几亚人进行决斗，更是加倍的发疯了。

老哈茨费尔特的主意是，你应当为这个当代的救世主写些崇拜的话，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

信封里**没有**佐林根工人的信。^②

我迫切地等待着《告工人书》^③；根据你来信谈到的这些人的情况来判断，这一定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我们又同那些至少是代表自己阶级的人发生了联系，这毕竟是好的；归根到底，这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尤其重要的是对意大利人施加影响，这确实是一种机会，可以在工人中结束“上帝和人民”的口号；对于勇敢的朱泽培^④来说，这将是意想不到的。此外，我认为，一旦问题提得稍微明确一点，这个新协会就会立即分裂成为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理论方面的无产阶级分子。

今天早晨，我们曾经为鲁普斯遗产的事²在律师处碰过头。还应该给你的数目是**二百英镑**多一点；我一得到这笔钱，就把其中的大部分寄给你。有些细节我们还不太清楚，因此还不能作最后结算。税务局要求开列一份全部书籍的清单以及标明鲁普斯遗留下来的那只表的价值。请你寄一份这样的清单来，列出较大一些著作的书名，然后是多少本小册子等等，写明总数即可。

① 塞尼盖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1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④ 马志尼。——编者注

我要搁笔了，因为要去参加席勒协会²¹ 理事会会议，你知道，我是协会的主席，这使博尔夏特先生感到不快。幸而那里啤酒已经准备好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11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遗产² 账上又一个二百英镑，两张一百英镑银行券的两个半截。要是事情进行得顺利，还会有四十英镑左右。一当你来电证实已经收到，我就把另外的两个半截给你寄去。

刊有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的《日报》，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可惜我无法找到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不过其中没有什么东西。

里士满的战事看来已接近尾声。²² 只要李不是被迫采取单纯的防御，因而把所有军队从谢嫩多厄河谷撤回到自己身边，只要里士满不是**完全被包围**，那末格兰特向里士满或彼得斯堡的营垒的任何推进就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里也没有完全被包围。使我感到好奇的是，博雷加德先生会干出什么事来；想必不会比他以前的胡德所做的更多，而且未必能达到胡德所做的程度。我对于这种虚有其名的英雄没有丝毫信心。

寄上昨天的《卫报》^①，你应当看一看上面刊登的救济委员会的报告，以便了解一下马利先生的国家工厂和英国先生们的国家工厂之间的区别。²³在前一种工厂中干的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工作，但是所花的钱大部分毕竟落在失业的工人手中。在这里，所干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必要（不过归根到底必然对资产者有益），但是在预定给工厂工人的全部二十三万英镑中，落到他们手中的只有一万二千一百英镑（即只是预定给“非熟练工人”的那一部分）。这样一来，救济贫困的工厂工人的法令就变成了救济不贫困的资产阶级的法令，何况资产阶级还省下了市政税。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马克思的附笔]

请把这封信退还给我，因为有信末这段话，我想把它保存起来。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因为长了一个疖，几乎有八天大部分时间不得不躺在床上。现在疮口正在愈合。可是在写作时必须弯腰，这就使我为难

^①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了，因为痛正好长在胸下。因此我极简单地写几句：

（1）**附上**的信件（施韦泽的和李卜克内西的）请**立即**寄还并给我答复，因为我们必须尽快地答复他们。²⁴

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答应**偶而写一写稿。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柏林有一个机关报，特别是为了我在伦敦参与建立的那个协会^①，同时也为了我想出版的那部书^②。还有，重要的是，我们要**共同**来做我们在做的事。

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可以在给我的信中**附**几句话给这些家伙，或者写两个字说明**我**应当代表你声明些什么。

（2）过几天你就可以收到《宣言》和《临时章程》^③。事情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毕竟是在和“工人”打交道。协会中唯一的文人是英国人彼得·福克斯，他是一个同时属于《国民改革者》派（无神论，但反对侯里欧克）的新闻记者兼鼓动家。他为《宣言》的事给我一封十分友好的信，现在给你寄去。马志尼对他的人也在《宣言》上签名有点感到不满意，可是不得不逆来顺受。

（3）你寄来的《**卫报**》^④上的材料对我很重要。我已经搜集了一些有关这种卑鄙行径的材料，不过费了很大力气，是从工厂报告的零碎材料中搜集到的。

（4）收到了曼彻斯特律师的两份需要签字等等的材料。过一两天签好字，列出清单（财物）等等就给你寄去，这些你要登记一下。当然，我们留在住宅中的东西等等，我不可能全都记得清清楚

① 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

④ 《曼彻斯特卫报》（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楚并一一作出估价。²

老骗子手麦克库洛赫死了。我希望英国博物馆购买他的经济学的藏书。不过爱丁堡也许会捷足先登。

祝好。

你的 卡·马·

彼·福克斯的信正好在手边，现附上，请你抽空看完后立即寄回。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11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的痛正在顺利愈合，使我很高兴。希望这是最后一个。但是你还得服砒剂。

你的可爱的私人秘书^①开的收据已经收到了，谢谢。

附上几句给施韦泽的话。²⁵ 我们又有了一个机关报，这很好，李卜克内西（只要他不抱幻想）当副编辑，这也很好；这毕竟有了几分保证了。但是我们最好不要露出我们的热忱，因为（1）李卜克内西不是外交家，不能过高地希望他眼光远大，（2）将来伯爵夫人^②要使那种“偶像崇拜的话”^③首先在这个报纸上从头到尾都

①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②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③ 对拉萨尔。——编者注

占统治地位，（3）我们还是应当事先知道，这些人还向谁联系过。你也许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但在你给我寄来的李卜克内西的那几封信里，既没有谈到报纸，也没有谈到这个施韦泽，所以我对这些很不清楚。因此我已请他向我说明，我们将同谁一起公开露面。

说不定会同卡尔·格律恩先生或象他那样的败类在一起。

《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是多么糟糕的名字啊！这些家伙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它叫做《**无产者报**》呢？

文件奉还，谢谢。你答应寄来的佐林根的信为什么不寄来？^①

从恩玛·海尔维格的胡言乱语^②中，我还看出这样一种企图，即想把拉萨尔说成是半神人：说只是由于他的特殊的本质，他才能维持生命这么久，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受伤后过两小时就会死去的；——你有机会可以问问艾伦，受伤后腹膜炎(peritonitis)是怎样发生的；你会从他那里听到：两小时内甚至还不会发炎，**往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根本不会死亡**，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后死亡的。但是这些人生来就好象是为了要把某人尊奉为神仙似的。

沙弗豪森在波恩做了一个关于人和猴子的精彩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亚洲的类人猿以及那里的人，头颅都是圆的，而非洲的则都是长的，同时还指出，在目前的科学状况下，这是反对人类统一的思想的一个最有力的论据。这种话看他敢到英国的自然科学家会议上去讲！

我十分高兴的是，弥勒和卡佩耳牧师在绞刑架下还使金克尔、

① 见本卷第1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页。——编者注

尤赫之流当众出丑。象这些先生们的这种荒谬行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了。哥特弗利德^①同受他辩护的人也真是走运。起初是麦克唐纳，然后是弥勒。²⁶这些先生们的装腔作势立刻促使克勒在太晤士河畔的灌木丛里杀害了另外一个小伙子。等着瞧吧，他们又会趁此机会制造出一大堆耸人听闻的新闻。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年]1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1）寄上一份给律师的文件。你要把附在信中的财物清单抄一份下来，然后由你斟酌办理。^②

（2）关于佐林根。在前一次给你寄邮包时，这封信就准备好了；“此后再也看不见了”^③。我想它是夹在哪一本小册子里，总有一天会重新钻出来的。

（3）关于施韦泽。

他是一个法学博士，从前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59年发

① 金克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9、22—23页。——编者注

③ 歌德《渔夫》中的话。——编者注

表过一本**反对福格特的**杂乱无章的抨击性小册子^①。后来写过一部社会小说^②，这部小说我不太清楚。他曾宣布自己是拉萨尔的热心拥护者。后来，当拉萨尔还在世的时候，他在柏林李卜克内西处看到我们的各种著作，当时他就通过李卜克内西告诉我，说他感到很吃惊，因为他所喜欢的拉萨尔的作品原来都是抄袭品。

我和你一样，也写了信要他们说一说**撰稿人的名单**²⁴。我同时还把国际委员会宣言^③的德译文寄给了李卜克内西，以便在报纸上刊登。（它将在今天或明天发表，发表后就给你寄去。）²⁷

至于崇拜拉萨尔，那仍然是蠢驴布龙（他同时又在刊登**海因岑**呕尽心血写出的那些东西）编辑的汉堡《**北极星**》专门干的事，《**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方面未必能同他竞争。

我对哈茨费尔特老太婆的“企图”^④所作的答复看来使她很失望，虽然我的答复是十分温和而谨慎的。从那时起，她就不来信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是一个不好的名字。但是一家可能出许多错误的报纸，用不着给它立即起一个最好的名字。

你可以从《**晨星报**》的柏林通讯中看到，威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工人中无疑是一位大人物。只怕他不久会被驱逐出去。

（4）关于**腹膜炎**^⑤，我在**昂德腊尔**的《**医学临床**》中读到：

“**急性腹膜炎**……在某些病例中，从病情发生到死亡，只有几个小时，然

① 约·巴·施韦泽《驳卡尔·福格特关于欧洲现状的研究》。——编者注

② 约·巴·施韦泽《柳青达或者资本和劳动》。——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0—11页。——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24页。——编者注

而在其他病例中,腹膜炎(就其症状来说总是急性的)要过三十至四十天之后才会死亡……”,

在《**外伤引起的腹膜炎**》的小标题下举了一个巴黎工人的病例;这个工人被马踢中了腹部的肚脐处。到了第三天,他才被送到慈善医院去:“发现了急性腹膜炎的所有症状”(后来解剖尸体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病人是在第五天到第六天之间死去的。在对这个病例的一般性意见中说到:

“死前一直没有发现智力和感觉器官功能有任何削弱的现象。”²⁸

(5)附上卑劣的小报上刊登的记述大学生布林德事迹的信件, **要小心保存好**;从1859年起他就在这家报纸上十分起劲地吹嘘自己。²⁹这个《观察家报》还是士瓦本民主派的“大”机关报呢!

(6)胡贝尔教授举行了自己的“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约有一百个工人团体。他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是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拥护合作制的。在他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上,胡贝尔和他的同事们差点儿挨揍,因为大多数人宣布自己在政治上是“激进的”。³⁰

(7)在曼彻斯特,当地的委员会无疑发表过各种各样有关棉荒³¹的材料——我指的是有关工人状况的材料。你能给我弄到这些材料吗?

(8)我在写东西和胸部向前倾斜时,总还是感到痛。因此写了这封“编号”的信。

问候龚佩尔特。

并问候莉^①夫人。

你的 卡·马·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财物清单]

| | |
|------------------------------|------------|
| 银表····· | 2 英镑 |
| 书籍: | |
| 施洛塞尔《世界通史》····· | 1 英镑 10 先令 |
| 施莱登《研究》····· | 3 先令 |
| 席勒的著作····· | 10 先令 |
| 杜勒《德国人民的历史》····· | 5 先令 |
| 敦克尔《历史》 ^① ····· | 1 英镑— |
| 蒙森《历史》 ^② ····· | 10 先令 |
| 舍曼《希腊的古迹》····· | 5 先令 |
| 朗格《罗马的古迹》····· | 3 先令 |
| 普雷勒《希腊神话》····· | 5 先令 |
| 纽赛尔特《世界史》 ^③ ····· | 4 先令 |
| 弗耳特尔《地理》 ^③ ····· | 5 先令 |
| 摩提默·太诺《恐怖史》，两卷····· | 5 先令 |
| 阿拉戈《通俗天文学》····· | 10 先令 |
| 弥勒《物理学》 ^③ ····· | 3 先令 |
| 贝尔《磁学》····· | 1 先令 |
| 菲吉埃《科学年鉴》，三卷····· | 5 先令 |
| 米涅《法国革命》····· | 5 先令 |
| 埃格利《商业地理》····· | 2 先令 |

① 麦·敦克尔《古代史》。——编者注

② 泰·蒙森《罗马史》。——编者注

③ 确切的书名没有查到。——编者注

| | |
|---------------------------------|------------|
| 利特尔《欧洲》····· | 3 先令 |
| 科塔《地质学书信》····· | 2 先令 |
| 加里多《西班牙》····· | 1 先令 |
| 弗莱塔格《人民生活状况》····· | 2 先令 |
| 摩莱肖特《食品学》····· | 3 先令 |
| 哈廷《小生物的作用》····· | 1 先令 |
| 格鲁贝《自然科学传记》····· | 1 先令 |
| 《马可波罗游记》····· | 1 先令 |
| 基塞耳巴赫《世界贸易史》····· | 1 先令 |
| 雅科布斯《希腊》····· | 1 先令 |
| 斯密斯《英文拉丁文辞典》 ^① ····· | 5 先令 |
| 罗斯特《希腊文德文辞典》····· | 5 先令 |
| 吉贝尔《哺乳动物》····· | 5 先令 |
| 丘迪《阿尔卑斯山动物的生活》····· | 5 先令 |
| 弗莱塔格《收入和支出》····· | 2 先令 |
| 鲍利《英国的生活状况》····· | 1 先令 |
| 奥弗贝克《庞培》····· | 10 先令 |
| 古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活》····· | 10 先令 |
| 劳《苏拉》····· | 1 先令 |
| 马考莱《英国史》····· | 10 先令 |
| 弗兰肯海姆《民族志学》····· | 1 先令 |
| 施梯勒《袖珍地图》····· | 1 英镑 10 先令 |
| 贝尔格豪斯《自然教学地图》····· | 5 先令 |

① 确切的书名没有查到。——编者注

| | |
|---------------------------|---------|
| 施普鲁奈尔《历史地理教学地图》… | 5 先令 |
| 莫赞《辞典》 ^① …………… | 1 英镑 — |
| 小册子 55 本 …………… | 10 先令 |
| 初等学校教科书 102 本…………… | 31 英镑 — |

所有这些东西的估价，比英国旧书的售价要高。另一方面，可能有些东西没有写上，因为我记不起来了。这样就算互相抵销吧。如果你觉得还有其他财物需要加上，就请照办。

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11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今天我接到施韦泽的信³²，现附上。海尔维格和赫斯，这是非常妙的一伙！由于现在的情况以及我对事情的细节了解不够，因此必须由你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去答复这个人，因为他等着立即答复。这个莫泽斯^②！

这封信要退还给我，并且告诉我你回答了些什么，这样我就可以向他证实你所写的内容。

给律师的文件收到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确切的书名没有查到。——编者注

② 赫斯。——编者注

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哈茨费尔特老太婆的信,希望**立即**寄回。

同时附上那封重新钻出来的佐林根人的信^①以及施韦泽的信。

今天给你寄去了三份《宣言》^②:一份给你,一份给龚佩尔特,一份给厄内斯特·琼斯。你如能在什么地方散发(免费)更多的份数,就可以照数寄给你。

至于施韦泽,我并没有写信给他,而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我在信中表示,这伙人我们两个都不喜欢,不过这一次我们准备勉为其难;但是只要他们一做出蠢事,**我们就立即宣布不同意**。我还问到,为什么布赫尔,特别是**洛贝尔图斯**不在内?³³

莫泽斯^③和海尔维格(在写作方面他们比伯恩哈特和菲利浦·贝克尔^④有名些)在德国人眼里并不象在我们眼里那样下贱。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公开地象说格律恩一类人那样说他们是下流东西。

① 见本卷第11、25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③ 赫斯。——编者注

④ 伯恩哈特·贝克尔和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编者注

匆匆。

祝好。

你的 卡·马·

刚才我本来要给老太婆^①写一封长信，为的是想办法从硬加在我身上的布林德事件²⁹中摆脱出来。当然，为了自我吹嘘，大学生布林德并没有放过机会以共和派的名义发表《抗议》，并且从拉萨尔的演说中抽出几段确实具有十分令人讨厌的保皇主义色彩的话。此外，我还要劝她不要刊载她的仇敌的照片。³⁴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年]1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来的魏德迈的信（奇怪的是他的意见竟同伯爵夫人^②的看法一致！）³⁵和昨天我忘记附上的施韦泽的信一并奉还。

“剪报”^③我还要用。

现在的情况是：

（1）布林德——在我写信给你之后才偶然知道——通过布朗纳医生给士瓦本《观察家报》送去了一封复信（当然是匿名的，但可

① 哈茨费尔特（见本卷第34页）。——编者注

②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③ 剪自刊有布林德文章的《西邮报》。——编者注

看出是寄自布莱得弗德；不用说，这封信是**布林德自己写的**），他在信中首先证明，由于他对“七”百万德国人的影响，因而实际上左右着美国的政策；其次他无耻地断言，福格特案件由于进行了“全面的解释”而结束了。²⁹这样一来，我就有理由进行答复并且援引«affidavits»³⁶，要是再从魏德迈的信中摘录一段，那就可以一举两得：第一，揭穿关于布林德在美国的影响的神话，第二，使老伯爵夫人在拉萨尔的事情上得到某种满足。

（2）布林德在同一天寄到圣路易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伦敦《海尔曼》去的《共和派的抗议》只不过是一种在总的倾向上内容完全相同的东西。这个巴登的小饭店老板在《海尔曼》和《法兰克福报》^①（这些报纸我设法在今天给你寄去）发表的拙劣作品中只是收集了一些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十分讨厌的段落，而他在大洋彼岸就更是厚颜无耻地、肆无忌惮地直接撒谎了。

但是他炮制传单的方法所固有的“主要特点”是：他在欧洲版中说，这个抗议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共和派**，在美国版中他又呼吁**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在这里我们可以当场捉住这只狗。

（3）因为拉萨尔已经死了，他本人不可能再有危害，所以必须——当然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即以不损害自己的声誉为限——为他辩护以反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无赖。

因此我的计划是：在**士瓦本《观察家报》**上进行答复（简要地）：（1）说明福格特案件中的“全面的解释”；（2）摘录魏德迈信中关于布林德在美国的影响的一段话；（3）通过对他的《共和派的抗议》的欧洲版和美国版的比较来进一步揭露这个家伙；以及，（4）最后说明，不值得花费力气为拉萨尔辩护以反对这样的丑角。

^① 《新法兰克福报》。——编者注

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正确,就打一个电报来,我可以在明天就结束这件事,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老太婆”不再来打扰我们。³⁷此外,我已写信告诉她,这头蠢驴所以能进行攻击,拉萨尔自己也有过错,因为尽管我一再坚持,并不止一次地提出要求,他仍然没有在德国广泛宣传我在《福格特先生》中对布林德所作的揭露^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 年 12 月 2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谢谢你寄来的《卫报》^②。

我又给厄·琼斯补寄了几份《宣言》^③,同时写信给他,说他想必从你那里先收到了一份《宣言》。今天他来信说,从你那里并没有看到和听到什么。他的地址是:十字街 55 号,而不是 52 号。他写道,在陪审法庭开庭期结束后,他就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中建立协会的分部。

你能弄到音乐家佩茨累尔的住址吗(也许能在曼彻斯特住址簿或席勒协会²¹中找到)?他在曼彻斯特工人中间的联系很多,用

① 见本卷第 32 页。——编者注

②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不着你参预，我就可以从**这里**使他同厄·琼斯发生联系。你只须把佩茨累尔的住址寄来。

进行这种鼓动时讨厌的是，一旦参加进去，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例如，现在要给林肯写公开信，我又不得不开起草（这比写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还要困难得多），为的是使适于这种体裁的作品的词句，至少要同民主派的庸俗词句有所区别。³⁸幸而给波兰人的公开信是福克斯先生写的；写这封信是因为11月29日是1830年波兰革命纪念日。³⁹

由于给林肯的公开信要交给亚当斯，委员会中一部分英国人就借口说，按照惯例，代表团要由一名议员来率领。但是大多数英国人在大陆代表的一致支持下否定了这种意图，不仅如此，他们还解释说，英国的这种旧习惯应当废除。另一方面：勒·吕贝先生这个真正的癞蛤蟆⁴⁰，却希望公开信不是给林肯，而是给美国人民。我狠狠地嘲笑了他一顿，而且向英国人说明，法国民主派的礼法一点也不比君主派的礼法值钱。

顺便说一下。没有一种机关报，要在这里搞运动自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蜂房》（周报，工联的机关报）就被宣布为协会的机关报。正如工人常常碰到坏运气一样，真倒霉，把持这家报纸的是一个坏蛋乔治·波特（他在《泰晤士报》上以参加罢工⁴¹的建筑工人的代言人身份出现，虽然文章不是他写的，而是别人写的）和一个股东集团——他是干事——，这伙人暂时还是多数。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其大部分英国委员都是《蜂房》股东（每份股金只有五先令，任何人即使拥有五千股，也不能享有多于五票的权利；这样，每股一票，但是最多只能有五票）——决定在这里建立股份基金的原因，这种基金使我们有可能造成一批新的股东，把旧的

多数排挤出去。如果你也能为此目的而缴纳股金,那我十分高兴。当然,整个这一活动应当在委员会委员的比较亲密的朋友中间进行,因为否则对方会及时(也就是在不久将要召开的全体股东大会之前)采取对策。

这里除《**海尔曼**》外,还有另一家小报——可敬的犹太书商本德尔的《伦敦通讯》。这家小报想成为同《**海尔曼**》竞争的机关报,因为担任编辑的是一个自己简称为路·奥托的新闻记者路·奥托·冯·布赖特施韦特。我大概不会直接参与此事,因为对我来说,《**人民报**》已经够了,不过,象反对布林德这样的声明^①在德国报纸发表后要是能够在伦敦转载,倒也不坏。

这个奥托先认识了埃卡留斯,经埃卡留斯提议他当了国际委员会的德国委员。他是士瓦本人,生于斯图加特。完全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约二十七、八岁。很象我的内兄^②。起先他是奥军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在那里学过几种语言,受过全面的严格训练。后来在杜宾根上学。他本人是一个十分和蔼和机智的小伙子,风度很好。他的头脑里还有许多士瓦本的卑贱东西和德意志的愚蠢东西。虽然如此,他还是有很好的禀赋和才能。但是我认为,对于新闻工作,他是兴趣多于志向,他是一个枯燥无味的空论家。作为同南德意志、特别是同士瓦本进行联系的中间人,他是很合适的。有时他也给《**奥格斯堡报**》^③写文章,不过自然是用福格特的观点写的。

我曾写信给尊敬的克林格斯,说要在莫泽斯和伯恩哈

① 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编者注

②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总汇报》。——编者注

特^①之间进行选择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是完全不必要的。这两个人都是诚实的人，也都是没有才干的人。现在，谁当主席都是一样。到了决定性时刻，也必定会找到所需要的人材。^②

我又感到右腰部正在长出一个痈，真有些可怕。艾伦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我是自己治疗的。如果现在我到他那里去要砒剂(未经医生同意是不能服用的，他也许不会同意开这个方子)，他会严厉地责备我那样久地瞒着他胡搞!!

你的 卡·马·

布林德在给士瓦本的迈尔(通过傀儡布朗纳)的答复中声称，林肯和弗里芒特曾经争夺过他的在选举中有决定意义的一票。而他在美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报》^③上写道，是他完成了波兰的革命。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年1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这封信中附有：

(1)《自由新闻》。

(2)士瓦本《观察家报》。

① 赫斯和贝克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23页。——编者注

③ 《密苏里民主主义者报》。——编者注

我已经争取到后者至少再以讽刺的语调来对待布林德，而它由于收到通过布朗纳寄去的信，曾经被布林德的吹嘘（我已经把这种胡言乱语的东西转寄给魏德迈）所吓倒，以致完全把自己的敌意隐藏起来并开始满口恭维起这个“卓越的人物”。此外，编辑——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①——是我在《福格特先生》中提到的“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卡尔·迈尔”，他也就是海涅不断嘲笑过的士瓦本人迈尔的儿子。⁴²

（3）附上红色贝克尔^②的信。我把声明的副本寄给了《莱茵报》。贝克尔的信⁴³你要退还给我。

关于李卜克内西。在接近年终时，他手头当然是很紧的。这半年来，我给他寄过几次钱，现在我知道他困难到了极点，因此想以给孩子们送圣诞礼物的形式给他的妻子^③寄点什么去。如果你也参加一份，那我会十分高兴。不过你要尽快地给我来信，因为“拖延就有危险”^④。我收到后就把全部款项立刻寄给李卜克内西夫人。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②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编者注

③ 厄内斯蒂纳·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④ 这句话出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的著作《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编者注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年1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向莉希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私人住址早已给我，但是没有指出在这个住址下面应该写什么“商号”。我很高兴现在有了这个地址，因为常常需要在星期六给你写几行。

给威廉^①的五英镑，就在今天寄往柏林。

贝克尔的信你并没有寄回。不管“红色的家伙”怎样以为他已经巧妙地从事中脱出身来，他的信是一个文件，有朝一日这个文件又可以用来达到为他所料想不到的目的^②。不过，老太婆哈茨费尔特是会关心使声明^③发表出来的。³⁷

关于薛尔曼的远征⁴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顺便说一下。听说你们那里的济贫所的**普尔迪**在棉荒³¹时期发表了一个极其卑劣的文件，这个文件根据所谓棉纺织业工人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建议把救济降到最低限度，结果在郎卡郡东部饥饿引起的疾病很猖獗。（这是在棉荒初期发生的。）你对此事是

①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编者注

否有所了解？曼彻斯特发表的有关棉荒的正式文件（委员会等等的文件^①），你能给我弄到吗？

洛塔尔·布赫尔是拉萨尔指定的遗嘱执行人，拉萨尔还给他留下一百五十英镑的年金，这个人，你大概已经知道，投到俾斯麦的阵营中去了。伊威希男爵^②本人，这个乌凯马尔克的菲利浦二世^③的波扎侯爵，大概会以“劳动大臣”的资格干出同样的事，不过不会象洛塔尔那样小规模地干；哈茨费尔特同洛塔尔的联系已经断绝了，洛塔尔现在可以同埃德加尔·鲍威尔和驻米兰的普鲁士领事鲁·施拉姆先生握手言欢了。普鲁士人曾经为上述的施拉姆寻找一个“不需要任何考核”的位置。我觉得，洛贝尔图斯先生也在企图搞什么“把戏”，因为他要“把社会问题同政治完全分开”，这是大臣瘾发作的确切症候。这一群来自柏林、马尔克和波美拉尼亚的混蛋是多么下流无耻啊！

我认为，在普鲁士、俄国和法国之间有一个在来年春天对奥地利作战的秘密协定。战斗口号当然是威尼斯。⁴⁵奥地利人表现得非常胆怯和愚蠢。这是因为弗兰茨-约瑟夫亲自干预了奥地利的政治。布奥尔-绍恩施坦等人，一切有头脑的国家要人，都只好缄口不言，而俄国的代理人，象奥地利现任外交大臣^④这种怙恶不悛的家伙，却在发号施令。尽管如此，奥地利人的行为仍然是不可理解的，除非假定他们或者是相信了普鲁士人的狡猾的诺言，或者是

① 见本卷第27页。——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③ 波扎侯爵和菲利浦二世都是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中的主人公。“乌凯马尔克的菲利浦二世”指威廉一世。——编者注

④ 门斯多尔夫-波乌利。——编者注

决定同意从土耳其取得早已许下的补偿。

你怎么看科勒特关于尼布甲尼撒、关于俄罗斯人起源于亚述人的深刻发现 (是在乌尔卡尔特大力帮助下发现的), 以及他的进一步发现 (这种发现往往被当做“乌尔卡尔特的”发现), 即教皇在意大利是唯一的现实⁴⁶!

今天的《**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英国和威尔士矿工的正式机关报——全文刊登了我的《宣言》^①。伦敦的“泥水匠” (超过三千人) 已宣布加入国际协会; 这些人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运动。

本星期二^② **小委员会**¹⁵ 开会, 彼得·福克斯先生 (他的真名是彼得·福克斯·安得列) 向我们宣读了他的给波兰人的公开信³⁹ (这类东西总是先在小委员会讨论, 然后才由中央委员会审查)。这篇东西写得不坏, 福克斯在这种场合尽力运用 (虽然是肤浅地运用) 对他本来生疏的“阶级”方法。他的专长是对外政策, 他只是作为无神论的宣传者同真正的工人阶级打过交道。

但是在同英国工人打交道时, 合理的东西很容易被接受, 而只要是文人、资产者或半文人一参加到运动中来, 就必须特别小心。福克斯和他的朋友比斯利 (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主持过圣马丁堂的成立大会^③) 以及其他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反对他们不无根据地称为英国的贵族传统的东西, 并作为他们称为 1791 年到 1792 年英国的民主传统的继续——对法国具有狂热的“爱”, 在涉及**对外政策**时, 他们不仅把这种“爱”扩大到拿破仑第一, 甚至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② 12月6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1—12页。——编者注

扩大到布斯特拉巴⁴⁷。看！福克斯先生在自己的公开信中(不过这不是整个协会的公开信，而只是协会的**英国部分**在整个委员会的**赞同**下就波兰问题发出的公开信)并不满足于告诉波兰人，在对待波兰人的态度上，法国人民的传统比英国人的好些这一实际情况；他在公开信结尾部分还说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产生了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热烈友情，并想主要用这一点来安慰波兰人。我反对这一点，并把法国人不断背弃波兰人的历史上无可争辩的情景，从路易十五起直到第二个波拿巴止，作了详尽的描绘。同时我也要他们注意那种**完全不能容许的情况**，即提出**英法联盟**(不过是以民主版的形式罢了)作为国际协会的“核心”。最后，小委员会通过了福克斯的公开信，但以**结尾部分**按照我的建议进行修改为条件。瑞士书记(来自瑞士法语区)荣克宣布，他作为**少数派**的代表，建议在总委员会上把这封公开信作为一般“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拒绝。⁴⁸

我们的**沃尔弗少校**暂时被皮蒙特人关在亚历山大里亚要塞中了。

路易·勃朗写信给总书记**克里默**，说他赞同《宣言》，并为他未能参加圣马丁堂的大会等等而表示遗憾。总的说来，他写信的唯一目的是要人们吸收他为名誉会员。幸亏我预见到会有这种企图，早在此以前就促使通过一项决定，即无论谁都不能被邀请(工人团体除外)，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名誉会员。⁴⁹

祝好。

你的 卡·马·

龚佩尔特只要把他早已答应的他妻子的照片给我寄来，他就可以得到照片。

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 年 12 月 22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十分匆忙。请将贝克尔的信寄回。^① 但愿你没有遗失。

恭贺新年!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 38 页。——编者注

1865年

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现附上：（一）魏德迈的来信，（二）席利的来信，（三）李卜克内西的来信。这三封信我都必须收回。（四）施韦泽的来信，（五）关于福格特的无聊的东西，我也要收回。

为了使你便于了解第二、三、四封信，我还要说一点：不知你是否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或者有没有订阅）。（如果没有收到，也没有订阅，那末本德尔可以定期从这里寄一份给你，他订了六份准备出售。）

《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载了蠢驴莫泽斯·赫斯的一篇通讯⁵⁰，说我们请求《联合》杂志（巴黎各联合会的刊物）刊登我们的《宣言》^①的译文（恰恰相反，是马索耳向席利建议这样做的）并且加入我们的协会；但是这事遭到它们的拒绝，因为我们最初向托伦等普隆-普隆分子⁵¹提出过请求。托伦本人似乎也承认这多云云。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我从曼彻斯特回来⁵²的第二天看到了这篇脏东西。我给巴黎和柏林都写去了很严厉的信^①。从席利和施韦泽的来信清楚地看出,这些都是由于赫斯的愚蠢(也许夹杂有某种恶意)和李卜克内西的绝顶的愚蠢造成的。

昨天由于这件事在这里的委员会里大闹了一场。完全站在托伦一边的勒·吕贝说这些都是诽谤,因为象霍恩(艾因霍恩,拉比^②)和吹牛家茹尔·西蒙(《自由》^③杂志的)这样的家伙都盘踞在《联合》杂志的委员会里。最后还是根据我的提议作出决定:如果席利不从巴黎发来进一步的报告,五百张会员证就不给巴黎寄去。⁵³

协会的工作在这里搞得很出色。它所举办的晚会——我没有参加——出席者将近一千二百人(如果大厅能够容纳,出席者还会增加两倍);这给我们已经非常枯竭的金库带来了大约十五英镑的进款。⁵⁴

从日内瓦⁵⁵和英国各地都来信表示要加入。

在2月间要为维护波兰人召集一个群众大会(主要是为新的流亡者筹款,因此选举了唐森勋爵为主席);这次大会将由(英国的)波兰独立同盟、地方的波兰组织和我们的协会筹备。⁵⁶

你对李卜克内西所报道的拉萨尔的“遗嘱”有什么看法?⁵⁷这难道不是他自己的那个想强迫查理五世“站在运动的首位”的济金根吗?^④

由于施韦泽的坚决请求(同时也是作为一种补偿,因为我为

① 见本卷第448—449页。——编者注

② 拉比是犹太教内主持宗教仪式的人。这里是借喻。——译者注

③ 《自由思想》。——编者注

④ 济金根和查理五世都是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中的人物。——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错误责备了他，而没有责备李卜克内西)，我昨天给他寄去了一篇**论蒲鲁东的文章**^①。在那里你会看到，某些十分无情的打击看来是为蒲鲁东预备的，实际上都击中我们的“**阿基里斯**”^②，并且是存心这样做的。

附带说一下。我们协会的每一个书记下周都将收到一包**会员证**(当然是“协会的”，而不是“委员会”的)，负责分发(年费一先令，会员证工本费一便士)。你应当在曼彻斯特分发一些。不会很多；但是仍须来信告诉我，为此目的大致可以寄多少给你？这实际上是协会的经费来源之一。

问候白恩士夫人。她想不想入会？妇女可以参加。

你的真诚的 卡·马·

又及：我在你的多维尔街的家里丢下了一双冬季用的**靴子**，还有一双新织的袜子和两条丝手帕。我提这一点，是要你“有机会时”向你的房东提一句，让他们知道，还有人留意着这些东西。

丁铎尔教授经过极其巧妙的试验，成功地将日光分解成了甚至能熔解铂的**热光**和**完全没有热的冷光**。这是我们时代的最卓越的试验之一。

再及：李卜克内西又给我寄来一封短信，编辑部在信中坚持要请你写文章。他们首先想要的或者是**美国战争**，或者是**普鲁士军队的改革**，因为他们的报纸^③同柏林的其他任何报纸比起来，达官贵人们阅读得更多。

① 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至于美国战争，你已经向我说明，它不适于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

而普鲁士军队的改革，对这个报纸说来是很合适的。我只怕一点：谈这个问题会不会使你同进步党人发生在目前、在这方面所不希望发生的单方面的冲突？要知道国王^①已经宣布，他在任何一点上都不会让步，从而不管怎么说他是把这个问题变成了宪制冲突⁵⁸的中心。你是不是能根据你的军事观点把问题处理成这样：对两者同时给予迎头痛击，这样最好不过。

不管怎样，既然我现在已经直接给报纸寄去了文章（署了我的名字），你也可以在那里发表文章。趁现在还有这么一个机关报，你也应该这样做。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1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那几封信我在明天或者星期天寄还给你，因为只有在白天才能辨认这种潦草的笔迹和很淡的墨迹；昨天夜里我只能浏览一下。

莫泽斯^②干的蠢事（党的头目们对此一定会有点幸灾乐祸），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干的蠢事，的确是严重的。不过使我惊奇的倒是李卜克内西没有更多地犯这种错误，——他在犯这种错误方面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赫斯（见本卷第44—45页）。——编者注

常常是很能干的。

我给这些家伙寄去了一首短短的关于提德曼的丹麦民歌，提德曼由于向农民征收新税，被一位老人在司法会议上打死。^① 这种行动是革命的，根本不应该受惩罚，而且它首先反对的是封建贵族，这也是报纸^② 应无条件反对的。我给它适当地注上了几笔。关于军队改组的文章，只要手头能有新的军事草案之类东西，我或许会写；我写信给他们，叫他们把这些东西寄来，同时我也写信告诉他们，我抨击政府（包括以前的和现在的）要同抨击进步党人一样尖锐，如果前一点他们不能接受，那末文章就不要发表。

至于美国战争，以后或许会写一点——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阶段；目前的沉寂，用雅·格林的话来说，是“无机的”。

高贵的拉萨尔愈来愈暴露出是一个卑鄙透顶的无赖。我们评价一个人从来不是根据他的自我介绍，而是根据他的真实情况，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要把已死的伊威希当做例外。主观上他从虚荣心出发认为事情可以这样办，而客观上这却是卑鄙的行为，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看来这个愚蠢的小丑甚至没有因此得到俾斯麦的任何补偿，任何肯定的东西，更不用说保证⁵⁷；显然，他只以为他一定能骗过俾斯麦，就象他以为肯定会射死腊科维茨一样。这就是伊威希男爵的全貌。

此外，总有一天，公布这整个事情的经过将不仅成为符合愿望的事，而且是**必须做的事**，这一天已经不远了。这对我们只有好处。如果同联合会^③ 和报纸的关系在德国还要保持下去，那末就

① 弗·恩格斯《提德曼老爷。古代丹麦民歌》。——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③ 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必须，甚至可能尽快地抛弃这个家伙的继承人。不过德国的无产阶级将会很快地看到，他们从俾斯麦那里能期待到什么。

向女士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我所能分发的会员证不超过半打，这件事我将找一找琼斯；我现在事情很多。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 年 1 月 30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完全同意。由于考虑到会没收，你应该以第一篇论文^①的序言的形式非常简短地指出，你准备：第一，从军事观点阐明这个问题，第二，批评资产者，第三，批评反动派等和说明工人政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等等，这样只要寥寥几笔就已经能把倾向暗示或预示出来。这样做一开始就使政府难于没收。如果它还是要没收，那就会把《社会民主党人报》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因为这些先生们如果没收就不可能不在以后收回成命或向法庭控告）；同时你应该留一份第三篇文章的抄稿。那时要把它刊登在**这里的**两家德文报^②中的一家上，然后给汉堡等地寄去几份，就最容易不过了，那里肯定会有资产阶级报纸愿意转载。

^① 指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第 1 章。——编者注

^② 指《海尔曼》和《伦敦通讯》。——编者注

我认为席利上了莫·赫斯的当。这从莫泽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所有书信中已经明显地看出来。 (例如刚到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五号就是这样, 报上到处充满了令人极端厌恶的“拉萨尔主义”。伊塞隆的先生们谈起“拉萨尔—林肯”来了。) 莫泽斯是**反对**我们的, 他无论在“被逐出布鲁塞尔”, 还是在“被赶出科伦”的问题上都没有忘记我们, 并且总是称赞拉萨尔, 认为他具有一个“人民领袖”十分需要的“气度”, 即赏识莫·赫斯。

另外,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 所以它很难摆脱这种偶像崇拜的气氛。

既然我们现在知道, 伊威希^① (采取**这种形式**出现我们是绝对不知道的) 存心要把工人政党出卖给俾斯麦, 以便获得“无产阶级的黎塞留”的美名, 那末我现在要毫不犹豫地在我那本书的序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 他不过是抄袭者和剽窃者。⁵⁹

《我们愿做拉萨尔主义者》这首“诗”以及工人们直接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其他的愚蠢的东西, 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出自老太婆^②? 不管怎样, 我已经几次书面向编辑部声明, 必须立即停止刊载这种无聊的东西。^③

进步党人是些什么家伙, 他们在联合问题上的行为又一次作出了证明。 (**附带说一下**, 普鲁士的反联合法和大陆上的所有这类法律一样, 都是起源于 1791 年 6 月 14 日的制宪议会的法令, 在这里法国资产者非常严厉地惩罚——例如剥夺公民权一年——所有这类组织, 即各种各样工人联合会, 借口是: 这是**恢复行会**, 而且同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448—449 页。——编者注

宪法规定的自由和“人权”相抵触。在以 1789 年的议会精神而言是“符合宪法”的一切东西都被看做应当送上断头台的罪行的时候,这个议会的一切**反对**工人的法律却依然有效,这是很能说明罗伯斯庇尔的特点的。)60

布莱特先生由于在演说中反对在北明翰的工业里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⁶¹,又在伦敦这里的工人当中把自己的一切毁掉了。这种资产者到底是本性难移。这家伙竟在正想靠工人打垮寡头的时候做出这种事!

附带说一下。既然我已经两次向《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他们应该尽量认真、尽量迅速地清除自己报纸上幼稚的“偶像崇拜”,那你在寄文章去的时候,向编辑部提出类似的意见,是绝对没有害处的。我们既然列上了名,那也就可以要求他们,在**现在**已经**了解了拉萨尔策划的背叛**的时候,不要利用我们的名字去蒙蔽工人,或者使自己成为任何愚蠢言行的工具。

祝好。

你的 卡·马·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 年 2 月 1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施特龙的信,这封信必须寄回,同时要来信告诉我,你对这个出版问题有什么想法。⁶²

“济博耳德”，无疑就是那个泡沫酒的济博耳德。实际上我担心，他不仅发现我对他热情的泡沫十分冷淡，而且还在龚佩尔特的门边偷听了一些刺人的话，这我当时就对你说过。他离开我们直接跑到卡尔·布林德那边去，而且作为他的使者前往汉堡，无论如何，对这个家伙说来这是件非常如意的事，而且也完全符合旅行酒贩行径的特点。布林德不是订购了泡沫酒吗，不是还答应除去了泡沫就给予最仁慈的保护吗？虽然不能不看到，济博耳德一只眼睛冒着热情的泡沫，而另一只眼睛却没有离开有利可图的事，但是我希望，为了尊重酒的泡沫起见，济博耳德不是这种可收买的下贱货。至于弗莱里格拉特，我相信他是很谨慎的，不至于以某种形式公开地（自然是 *in partibus*〔非现实地〕^①）答应为布林德撰稿。不过我还是想弄清楚这件事。施特龙这样巧妙地阻止了卢格和布林德，无论如何是件非常好的事。我今天还给他寄去了一些专门给迈斯纳准备的、关于这对高贵的冤家弟兄的讽刺性短评。

在我的信中夹杂了一些英文句子，这请你原谅，因为总委员会昨天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在这些“会”上都免去了“液体”和“烟”）。第一件事是，林肯的回信已经收到，明天你可能在《泰晤士报》上，⁶³至少在《每日新闻》和《星报》上看到。而昨天刊登在《晚星报》的给伦敦反奴隶制协会⁶⁴（象查理·赖尔爵士和“世界历史人物”，或者叫做“卡尔·布林德”这样一些大人先生都是它的会员）的复信中，老头子用了两句非常干巴巴的官样文章来应付这些家伙，就象他以前在答复反奴隶制协会曼彻斯特分会时所做的那样，

① *in partibus infidelium* ——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可是他给我们的信实际上包含了所能希求的一切，直到这种天真的表示：**美国不能直接从事“宣传”**。不管怎样，这是老头子迄今唯一的超过纯粹客套话的答复。

第二，有一个同“文学协会”⁶⁵有关系的波兰人（**贵族**）的代表出席。这些先生考虑到即将举行的波兰大会^①，委托这个人郑重声明，他们是**民主主义者**，现在每一个波兰人都是民主主义者，因为贵族已经如此零落，所以，他们除非是**丧失了理智**才会不明白，没有农民的起义就**不可能**有波兰的恢复。不管这些家伙是不是口是心非，但是上次的教训¹⁸看来对他们还不是毫无作用的。

第三，各种工联送来了入会的声明，**布鲁塞尔**的一个组织也送来了，它答应在比利时全国各地成立支部⁶⁶。

随后我拿出了一份昨天刚到的《圣路易斯每日新闻》，上面载有就我们的**告工人书**^②所写的社论和显然由魏德迈从那里摘下来的一些话。

最后，还有一件最稀奇的事。

我们的名誉总书记克里默收到了某个临时委员会给“总委员会”的书面邀请（此外还对他进行过私人访问），该委员会准备在下星期一在伦敦酒馆举行**私人会议**。目的是筹备保卫男子普选权大会。⁶⁷ **主席是理查·科布顿！**

奥妙在于：象厄·琼斯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些家伙在曼彻斯特彻底失败了；因此他们通过了一个更广泛的纲领，不过在这里面不提男子普选权，而提“**济贫税纳税人**”的**登记**。在给我们的铅印的通告里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因为根据种种迹象他们终于开始明白，

① 见本卷第 45 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除了男子普选权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工人阶级来进行任何合作，所以他们声称准备采纳这一要求。外地人“从四面八方”写信来说，伦敦举行大示威就会使外地举行类似的示威，这些人“早已”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无力推动事情前进。

昨天讨论的第一点是：我们的协会，即总委员会，应不应该根据这些先生（其中有全部招摇撞骗的老手，如赛米尔·摩里等西蒂的鼓动家）的愿望，派几个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他们临时委员会的会议？第二：如果这些先生认为**直接**有义务把男子普选权当做自己的口号，并在这个基础上召集群众大会，那我们应不应该答应给他们支持？**后一个问题**对这些先生说来，象在美国事件上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⁶⁴没有工联，群众大会就开不成，没有我们，他们就得不到工联。这就是他们向我们呼吁的真正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十分分歧，**布莱特**上次在北明翰干的蠢事⁶¹大大地助长了分歧。

会议根据我的提议作出了如下决议：（1）派遣一个代表团作为普通的“观察员”（在我的建议中我不要外国人做代表团的成员，而埃卡留斯和吕贝也是作为“英国人”和**不讲话的**证人当选的）⁶⁸；（2）关于群众大会，如果**第一**，在他们的纲领中直接地、正式地提出男子普选权，**第二**，我们选派的代表加入**常务委员会**，从而可以监督这些家伙，在他们企图发动**新的叛变**（我已经向大家说明，他们**肯定在进行这种策划**）时揭发他们，那末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行动。我今天就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厄·琼斯。

你的 卡·马·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

（1）济贝耳的信，他在信中报道了关于他和克林格斯的会见，这次会见是我“命令”^①他去进行的。我仅仅指出，我以后不再干预这件事了。如果克林格斯没有**我们的**帮助而能同老淫妇^②一起排除伯·贝克尔及其根据遗嘱获得的重要性，那我是会满意的。同伊威希男爵^③遗留下来的那个工人联合会^④没有什么好说的。它解散得愈快愈好。

（2）《莱茵报》，上面刊登了大概是红色贝克尔^⑤所写的社论。这是向“进步党人”乞怜的呼吁书。⁶⁹

现在我的意见是这样：**我们两人**必须发表声明，这次危机恰好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取得我们的“合法”地位的机会。大约十来天前，我给施韦泽写了一封信，对他说，他必须坚决反对俾斯麦，使工人党向俾斯麦谄媚的影子也不再存在等等。为了表示感谢，他“已

① 见本卷第442页。——编者注

②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③ 拉萨尔。——编者注

④ 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⑤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编者注

经”比过去更多地向俾斯麦谄媚了。

“还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六号(上面刊登了我关于蒲鲁东的信^①,有不少印刷上的错误)上,莫泽斯·赫斯“已经”第二次对“国际协会”进行告密。⁷⁰关于这件事,昨天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告诉他:他现在接到的是**最后**的警告;实际上是替恶意效劳的“善意”我认为是一文不值的;我不能使国际委员会在这里的委员们相信,这种事情**不是出于恶意**,而纯粹是由愚蠢引起的;他们的卑鄙的报纸^②仍然不断地颂扬拉萨尔(虽然他们现在知道拉萨尔策划了什么样的背叛),并且怯懦地向俾斯麦谄媚,而同时还无耻地通过普隆-普隆分子⁵¹赫斯,把普隆-普隆主义的罪名加到我们身上,如此等等。

现在我的意见是这样:利用莫泽斯的告密或怀疑,首先用几句话向波拿巴·普隆-普隆宣战,也要顺手打莫泽斯的朋友艾因霍恩这个拉比^③几下子。然后,利用这种机会来同时反对俾斯麦,以及那些梦想或胡说什么为工人阶级而同俾斯麦建立联盟的无赖或蠢材们。最后,当然要告诉这些下流的进步党人,他们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政治上的怯懦和无能妨碍了事情的进展,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要求同工人阶级结成反政府的联盟——这在目前确实是唯一正确的——那末,他们必须向工人至少作一些同他们自己的“自由贸易”和“民主主义”的原则相适应的让步,即废除一切反对工人的非常法,属于这种法律的,除了联合法,还有现行的完全是普鲁士特有的出版法。他们还必须至少大体上表示愿意重新恢复由于普鲁士

① 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③ 拉比是犹太教内主持宗教仪式的人。这里是借喻。——译者注

政变⁷¹而被取消的普选权。这是对他们的最低的要求。或许还应当加上一些关于军事问题的东西。无论如何，事情必须赶快做。你一定要把你对整个声明的“想法”写出来。然后我把我的想法补充进去，加以综合，再把全文寄给你，如此等等。我觉得，时机对这种“政变”是有利的。我们不能为了顾及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而放弃我们“恢复一切”的这种时机。

同时，你应当尽快地把你关于军事问题的论文^①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

关于声明，当然我会写信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自己不立即接受，它“马上”会由其他报纸登出来。

如果他们把它接受下来，那很好，即使他们因此而彻底垮台，那也没有什么坏处。（虽然俾斯麦在这种时候会小心地避免使用暴力手段。）如果他们不接受，那我们就有了适当的借口来摆脱他们。^②无论如何，空气必须澄清，党必须洗清拉萨尔的遗臭。

你的 卡·马·

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2月5日于[曼彻斯特]摩宁顿街

亲爱的摩尔：

关于声明，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但是要你自己写，不然军事

^①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1页。——编者注

文章^①我就完不成了。这篇东西太长，恐怕只能印成小册子。第一、二两部分已经写好（但是还没有审阅一遍），第三部分还没有写好。我受到了许多打搅，布兰克到过这里，以及其他事情。所以，声明由你草拟。限制结社和集会权利，关于**旅行证书**⁷²的全部法令，最后还有刑法典第一〇〇条：煽动国民的仇恨和藐视（这也是拿破仑的遗物），也都在非常法之内。此外，如果办得到，也必须指出：在普鲁士这样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军事问题谈不谈并不怎么重要，但是需要提出**预算问题**，因为俾斯麦打算把现在的等级议会弄得软弱无力，如果根据普选权选出的议会——这个新议会应当是现在的等级议会的继承者——也这样软弱无力，如果它甚至连新税都无法否决，那末这种议会对工人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想法。好吧，干起来吧，并且马上把这个声明寄给我。

迈斯纳。目前一切都已就绪。当然你应当亲自到那里去一趟。如果你能在合同中写明保留审阅书和文件的权利，如果迈斯纳同意马上无息预付给你应付稿酬的三分之二，那末入股就有它的优点。从施特龙的信中可以看出，迈斯纳能不拿出钱来，就不拿出来。⁶² 不管怎样，你应带上稿子亲自到那里去一趟，并且签订合同。

而且这件事要赶快做。目前的时机对出书很有利，而我们的名字又一次受到了公众的尊敬。你知道，在德国印刷出版的事情是惯于拖拖拉拉的。所以，不要放过时机，这在效果上有很大的不同。

^①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济博耳德。我早就向你说过，不能指望这样的青年人，而且我一开始就认定，他在伦敦会跑到布林德那边去。关于在龚佩尔特的门边偷听到的讥诮话^①，没有必要去揣测。这家伙一向就是这样干的，而且将来还会这样干下去。不过好在他“终究”是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拉萨尔的联合会^②，从我保存着的济贝耳的来信中可以得出结论，由于负责人的贪污中饱很快就会完蛋，“事态就是这样”，这非常好。余下的事将要由老淫妇^③及其同伙来完成。我们和这种卑鄙齷齪的事情越少牵连越好。去它的吧。

可恶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使我越来越讨厌了。这个肮脏透顶的赫斯，以拉萨尔枢密官的身分对我们摆出一副保护者的面孔；施韦泽先生就教皇通谕和俾斯麦写的深奥而又毫无意义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向所有的败类讨好卖乖，只是大骂资产阶级；⁷³极端萎靡不振和平庸无能，除了少数几篇东西外，简直连正常人的思想都没有，——所有这一切我受够了。一星期对拉萨尔膜拜三次，这谁都受不了，不过好在危机正在来到。我在下一封信里也要把这点告诉这些先生们，因为以前总没有机会。还有，你给**李卜克内西**去信是用的什么地址？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也常常想写信去教训他或者鼓励他。

现在我该结束了，致良好的祝愿，请**马上**将声明寄给我。我到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就可以把文章准备好。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

② 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③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我向我的妹夫^①探问过济贝耳的情况，可是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只知道他“老是醉醺醺的”，和女演员一起闲逛，他的妻子想同他离婚。

衷心问候女士们。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⁷⁴

曼 彻 斯 特

[1865年2月6日于伦敦]

李卜克内西的住址是：“柏林新堡街13号”。（如果你想写信，可以用私人名义写，按这个地址寄给李卜克内西夫人。）贫穷的威·李卜克内西显然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必须告诉他，他应当要么忍受下去，要么结束它。如果要结束它，我认为，在曼彻斯特做个教师，无论如何总有碗饭吃。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2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收到一份《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我谴责任何的即使是“表

^① 布兰克。——编者注

面的妥协”的文章后边,在小品文栏内幸运地发表了你对关于对贵族进行致命打击的号召^①。

因此我认为,暂时不寄我以前计划的声明,而把下面的几句话寄去,比较适宜。⁷⁵ 这几句话无疑能给进一步的声明提供理由。经过再三考虑,我的“审美”能力使我觉得现在把后者拿出来还不合适,因为它的出现会同贝克尔的呼吁书⁶⁹ 时间离得太近。相反,这短短的几句话肯定会使施韦泽和红色贝克尔^② 等发生内讧,我们就可以插手其间,简短、明确地宣布我们的政策,丝毫不玩捉迷藏的把戏。

现附上穷人李卜克内西的信和哈茨费尔特老太婆给他的便函,在她看来报^③ 上登载关于“拉萨尔”的东西还不够。

至于克林格斯,我根本不予答复。让这些家伙高兴怎样干就怎样干吧。^④

刚收到席利的信(过几天我才能寄给你),从信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莫泽斯^⑤ 的诽谤纯属捕风捉影,(2)我们的计划在巴黎肯定会“非常”受欢迎,那里的工人根本不重视那家爱·霍恩、勒布·宗内曼以及其他党羽在其中自封为要人的《联合》杂志。⁵³

附上的声明如果你认为满意,就誊写一下,签上名寄回来。然后我再签上名寄到柏林去。

① 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弗·恩格斯《提德曼老爷。古代丹麦民歌》。——编者注

②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编者注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 63 页。——编者注

⑤ 赫斯。——编者注

附带说一下。林肯给我们的回信《泰晤士报》今天登出来了。⁶³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2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声明^①。我们如果**点出莫泽斯的名字**，发表出来就可能被认为是暴露编辑部的秘密，从而可能成为一种障碍。不要忘记就这点给李卜克内西以指示，使他不致因为这个多少有点理由的形式问题而让事情拖下去。

李卜克内西越来越愚蠢了。他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默许该报^②所刊载的一切愚蠢东西，而且还应该容忍它毫无礼貌地对我们本人的事务和言论进行的**污蔑**，他把这些称做妥协。但是我们还有不少全权代表，我们当然不会做拉萨尔那样的笨驴，所以即使有“遗嘱”也不会给他们遗留点什么下来。如果柏林的事情不顺利，李卜克内西最好把家眷留在柏林，自己到这里来。那时再看有什么可干的。他在这里的席勒协会²¹中会很快结识一些人，其余能为他办的事，都会办到。我想，这样他或许能在这里安顿下来，如果不行，那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成功，他就可以写信去把家眷接来。如果他一下子把家眷都带来，那**肯定**在这里会弄糟的，因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为这样一来费用会大大增加，那就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工作。象鲁普斯^①教儿童那样的事不容易找到，不过所有的事情只要能试都可以让他去试试。

我订一份卑鄙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本德尔算我每季五先令，这对我说来简直太贵了。

鬼知道在这里工作受到怎样的打搅！昨天席勒协会理事会又开会，所以我从星期五以来只有今天晚上才能再动笔写军事论文^②。

哈茨费尔特和克林格斯搞掉伯恩哈特·贝克尔的企图终于完全失败，而被搞掉的却是克林格斯。我们千万不要去碰**这种**肮脏事情。情况正如1848年居尔岑尼希的一个工人所说的：他们想摔下来，就摔下来，上面总是躺着一个无赖。

施韦泽“这种人”竟写出了这样一种不成体统的德文！关于俾斯麦内阁的第二篇社论玩弄词藻和使人费解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不过直接向俾斯麦献媚的话已经没有了，而且断定普鲁士政策是直接**反对德意志**的政策这点也做得不错。⁷⁶而李卜克内西要求**我们**向他们说明，应该对政府采取什么态度，这实在太天真了；他其实应该首先尽力设法使施韦泽先生断然声明，**他打算对政府采取什么态度**。

我看普鲁士的问题现在很接近于妥协，议院会保留批准预算的权利，**而在所有其他方面让步**。俾斯麦根本不想认真地长时间地争论预算法，因为这既不会给他钱，也不会给他贷款，而这两样东西他都很需要。况且，这整个事情还可能因为各种小事而遭到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挫折。⁵⁸

美国即将在三四月间开始的里士满战役大概会决定全年的命运。²² 如果格兰特能从那里把李赶走，那末同盟就完了，它的部队就会瓦解，剩下的唯一敌人，就象现在在田纳西西部以及几乎所有的其他地方那样，只是土匪队伍。李的部队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南部的唯一部队；一切都将取决于它的灭亡。现在已经可以认为，李取得补给的地区，只限于弗吉尼亚南部、卡罗来纳，最多还有乔治亚的一部分。

祝好。

你的 弗·恩·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2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手稿，它已经扩大到了整整一本小册子^①的规模，现在对这家小报^②说来自然完全不合适了。我匆匆地审阅了一遍，还应当再审阅一遍。在军事问题方面还需要插入一个有关适合服役的人口的统计，在最后还需要插入一个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统计，我“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把它完全忘记了。此外，你自己会看到，这些统计没有查任何文献资料，只是凭记忆编制的，因为必须快点把它

①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写出来。现在等着听你的意见。

但是现在往哪里送呢？把稿子寄给李卜克内西或者济贝耳去找出版人吗？你的意见怎样？恐怕最好还是在普鲁士境外出版，你看怎样，或者你认为其中并没有会招致没收的东西？我已经完全不了解普鲁士的出版情况了。关于这一点，即关于在普鲁士出版的可能性，来信时也把意见告诉我。

刚刚又来了一期肮脏的《S. -D.》^①。对党的处境说得多么可怜啊！简直不伦不类。通向俾斯麦的后门始终是开着的。和和平地一起行进！此外还有莫泽斯^②，他相信法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都竞相争取工人的**好感**。在莫泽斯眼中这个法国是真正的天堂！这甚至使施韦泽本人都觉得太荒唐，因而在旁边打了一个问号。⁷⁷

第三章中关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地方我是不是应该保留不动？

我看罗昂的演说很象妥协。此人准备谈判。⁷⁸因此这篇东西必须**迅速**出版。关于出版人你有什么意见，请快点写信告诉我。

你的 弗·恩·

① 双关语：《S. -D.》是《Soc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缩写，也是《Sau-Dreck》（“猪屎”）的缩写。——编者注

② 赫斯。——编者注

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这篇东西^①很好，虽然文笔上还有草率的地方，不过现在再来润色和修饰，那就荒唐了，最要紧的是及时出版，因为解决这一冲突⁵⁸“毕竟”不远了。

因此我建议：

把小册子直接寄给汉堡的**迈斯纳**，写信告诉他，主要的是**尽快印出来**；要他马上答复，他采用不采用（稿酬让他决定），因为这样做，你就能事先使柏林和莱茵的报纸注意这篇东西。

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说来这篇东西太长，并且在目前情况下“太猛烈”。我这方面则设法（通过埃卡留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通过济贝耳在《**杜塞尔多夫日报**》上刊登短评，甚至可能在《**莱茵报**》上发表评论，报道你写的小册子在某某地方问世，你在小册子中除了从纯粹军事方面来探讨以外，还就这个专门的问题直接说明了我们对反动派、进步党人和拉萨尔派的态度。

虽然你还要补充，但是应该马上把稿子送给迈斯纳（在汉堡），告诉他在某某页（你可以用记号标出）上还要送去一些补充。你还应该稍微多谈一下**农村居民**，因为德国的庸人过于喜欢把他们说成是不存在的。根据施特龙上次的信来看，他大概又不在汉堡了，

^①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所以稿子不能寄给他，而要直接寄给迈斯纳。

柏林现在正吹着一股可恶的和解风，这次是从俄国吹来的，并且由于同奥地利关系恶化而得到加强。《彼得堡报》建议在**确定预算和两年服役期**这两个问题上应该无条件地对议院让步。它顺便说：

“目前的状况在我们看来虽然并不令人忧虑，但毕竟是严重的，如果出现了不完全顺利的情况，恐怕**未来将是暗淡的**。而历史已经充分证实，在困难和危急时期，**除了仅有的例外，单靠军队和官员中的严格纪律是不够的**。一般说来，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的真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尽管我们并不低估政府在今年的会议期间表示愿意迁就人民代议制时所表现的**和解的形式**，但是鉴于上述的情况，我们还是不能不表示希望，让这种和解的愿望**在事实上也**表现出来。”

看来俄国佬需要“自己的”普鲁士人，是为了实现《莫斯科报》^①所宣布的即将进行的旨在**反对加里西亚—奥地利的转变**。在同一个《莫斯科报》上说，最近**这次对波兰的征服——在继续残酷地执行穆拉维约夫政策的情况下——“在德国的心脏上打了一个缺口”**。我们善良的“进步党人”和同样善良的“拉萨尔派”都在睡大觉，把这些全放过去了。

附上席利的来信。

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工人中取得很大的成功，使得莫泽斯^②大伤脑筋。由于莫泽斯的愚蠢，托伦提出了辞职（我们**没有正式接受他的辞职**）。昂·勒弗尔（《未来报》^③等的编辑）也参加了《联合》杂志编辑委员会，他自愿担任**我们在巴黎的协会的报刊辩护人**

① 即《莫斯科新闻》。——编者注

② 赫斯。——编者注

③ 《民族未来报》。——编者注

(首席律师)。协会已经受到了霍恩的攻击 (章程的一条)。⁷⁹ 这个犹太人霍恩很快就会感到, 除莫泽斯·赫斯外还存在一些另外的德国人。弗里布尔已经为我们设立了一个问事处; 前天已把会员证给他寄去了。

我在波兰大会的筹备会上又碰见了老奥博尔斯基, 他没有问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带说一下, 林肯给我们的回信⁶³ 这样客气, 而给“资产阶级的反奴隶制协会”的信却这样粗暴而且纯粹是官样文章^①, 这就触怒了《每日新闻》, 它因此没有转载给我们的回信。但是它看到《泰晤士报》这样做了, 弄得很伤脑筋, 只好把它补登在《快报》上。⁸⁰ 勒维也只得吞下这个苦药丸。林肯给我们的回信和给资产者的回信不同, 在这里产生了这样大的效果, 以致在西头各“俱乐部”里都为此摇头。你知道, 我们对这件事多么高兴。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 2月11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我想你今天还没有把你的手稿^② 寄出去,

① 见本卷第52—53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还来得及提出下列“补充的”修改建议：

(1)在你提出工人的愿望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地方，我不会象你那样回答说，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要求什么什么。这种回答会显得好象是我们接受了伊·威·希^①的口号（至少会被解释成这样）。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说：^②

“看来，目前德国最先进的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可以归纳如下，等等”。⁸¹ 这样你就根本不会把自己牵连进去；这也比较好，因为后面你自己就在批判那种不具备适当条件的普选权。（“直接”这个词，例如在英国等地并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和普鲁士人创造的“间接”选举权相对照罢了。）对德国庸人设想的那种拉萨尔式的国家干涉的形式，必须加以防范，以便根本避免同“这种形式”混淆起来。如果你抓住庸人们讲的话，并且让他们自己说他们希望什么，那就好得多（而且保险得多）。（我称他们为庸人，因为他们确实是爱发议论的、拉萨尔化了的一部分人。）

(2)我不会说，1848—1849 年的运动遭到失败，是由于资产者反对直接的普选权。相反地，这种普选权曾经被法兰克福人宣布为真正德国人的权利，并且由帝国执政者^③按照正式手续公布出来。⁸²（我也有这样一个看法：在德国，一旦对这件事情进行认真的讨论，这种选举权就必须认为是法律上已经存在的。）由于那里没有篇幅作太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会用这样一句话带过去，即资产者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里不是阐明你自己的观点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把开头的话删去，干脆象下面这样说”。——编者注

③ 约翰大公。——编者注

总的说来，这篇东西写得很好，特别使我满意的一点是，阐明了现在的庸人运动实际上只是靠警察的恩惠才存在的。⁸³

匆匆。

祝好。

你的 卡·马·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一个地方安慰反动分子，说士兵在服役的第三年不会成为反动分子——或者不会长久地成为反动分子——，虽然你在后面又有了相反的说法，我把这一段勾掉了。

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2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的建议昨天来的正是时候，两点都采用了。今天收到的第二十号和第二十一号《猪屎》^①再一次向我表明，特别是关于工人要求的修正意见^②是多么必要。

此外，我们的态度看来毕竟发生了作用。在第二十一号上出现了以前根本没有的某种程度的革命调子。但我已经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用不着喧嚷，只要他们不再向反动派谄媚，并且也给予

① 双关语：《Sau-Dreck》——“猪屎”，指《Soc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贵族和反动派以应有的回击就行，一般说来，**咒骂**他们和资产阶级，在平静时期是多余的。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伊威希^①使运动具有了难以消除的托利党宪章派⁸⁴的性质，并且在德国扶植起一种工人从未见过的流派。到处都是这种向反动派谄媚的令人厌恶的勾当。因此我们会有一些麻烦。看吧，庸人们将会说：这个恩格斯想要什么，这整个时期他干了什么，他怎么能够代表我们说话并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这家伙呆在曼彻斯特剥削工人等等。虽然我对此毫不介意，但是这样的情况必定会发生，这一点我们要归功于伊威希男爵。

你的 弗·恩·

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2月1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②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信中可以看出，我们关于莫泽斯的声明^③遇到了怎样的情况。⁸⁵同时，你也会读到莫泽斯^④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东西。⁷⁵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从1864年3月至1875年3月，马克思和他的家属住在这里。——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编者注

④ 赫斯。——编者注

这一次我认为李卜克内西是对的：冯·施韦泽先生假装他从我们的声明中看到的只是对莫泽斯的一种私愤；对波拿巴主义的打击等等他“视而不见”，——可能他清楚地了解到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假如公开**决裂**（谁知道他搞没搞过必然会很快造成这种决裂的事情）是由于这一次**莫泽斯事件**，而不是因为俾斯麦，对施韦泽来说，也许是十分方便的。因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保存了副本）^①，信中首先总结了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同他的关系，并问他，我们在什么地方超出了“尺度”。同时再一次分析了莫泽斯事件。然后我指出，由于莫泽斯的最近的拙劣通讯，我们的声明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时了，因此，这件事可以放一放。至于声明中的**另一点**——对工人的示意，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详细说明工人对普鲁士政府应当采取的态度。同时我利用这个机会——结合《泰晤士报》今天刊载的关于普鲁士大臣声明的电讯⁸⁶——再一次向冯·施韦泽先生坦率地说明我们对俾斯麦和拉萨尔的意见。

（一部分进步党人现在被迫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废除联合法，如果俾斯麦在这个范围内**断然拒绝**废除，我确实丝毫不会感到奇怪。联合权和一切与之有关的东西同警察的无上权力、奴仆规约⁸⁷、乡村贵族的暴行和整个的官僚监督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只要资产者（或者他们的一部分）装出一副认真对待这一切的样子，政府马上就会把这些变成戏言，就会向后转。普鲁士国家不可能允许联合和工会存在。这是不用怀疑的。反过来说，**政府支持**某些微不足道的合作团体，恰恰适合于它的整个恶劣的制度。增加官吏干涉的机会，对“新的”款项进行监督，收买工人中最轻信的人，阉割整个运动！然而，目前在普鲁士政府非常需要钱的情况下，对

^① 见本卷第76—78页。——编者注

这个计划无需象对从前的天鹅骑士团⁸⁸那样担心！

注意：拉萨尔曾经**反对争取联合权的运动**。李卜克内西不顾拉萨尔的意愿在柏林印刷工人中间掀起了这个运动。由此发生了现在被小丑贝克尔^①所窃夺的整个这件事。⁸⁹）

依我看，暂时应当“有节制地”对待《社会民主党人报》。这就是说，**什么东西也不写**（埃卡留斯除外）。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么必须**公开决裂**，要么可以有礼貌地同他们共事。而教训莫泽斯，到另外某个适当的时机再说。

同时，我对你又走上了轨道感到**十分高兴**。你那天生的快速工作的本领经常又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我的信大概到得还及时吧？^②

只要这种拉萨尔主义的脏东西在德国还占上风，**国际协会**在那里就没有地位。在这时候应当耐心。普鲁士政府一定会很快地抛弃伊威希主义^③这个烂泥坑。

附带提一下。附上《**海尔曼**》最近一号的剪报。请你针对布林德—沃尔弗逊两位先生的这个广告写几句现成的俏皮话，我把它交给埃卡留斯，以便作为**他的伦敦通讯**⁹⁰。由于同柏林的这种倒霉的通信（国际协会所造成的在时间上大量的不可避免的损失，更不用说了）耽误了我不少时间，所以我完全有必要把损失的时间补上。

丁铎尔用简单的机械方法成功地将日光分解为热光和纯光。后者是冷光。你可以用前者**直接点着雪茄烟**，而它透过凸透镜可以熔化铂等等。

① 伯恩哈特·贝克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8—70页。——编者注

③ 拉萨尔主义。——编者注

我向白恩士女士致良好的祝愿。自然，我很高兴地得知，“O”是对她的姓的一种无机的入侵，她和一位大诗人^①是同姓。如果龚佩尔特夫人不愿成为工人协会会员，那末我希望白恩士女士不要学她的样，而要相信自己的同姓者说的话：“人总是人，不管这一切”^②。

祝好。

你的 卡·马·

要盯住琼斯！这个家伙“过分卖弄聪明”！

附带提一下。我想星期二就可以寄给你会员证。将寄出大约两打；但是你不必一次都发出去。请分一部分给厄·琼斯。

他曾经就选举法改革运动给我写来一封信（我回信要他再写一封信来，以便我能够在委员会上宣读；他照办了）。⁹¹但是他对国际协会只字不提。因为他是一只狐狸——而我一定要抓住它，——所以你必须坚持要他立即建立一个设有委员会的分部（成员多少眼下无关紧要）并和他的朋友们一起领取会员证。他们必须了解，国际才是恢复伦敦和各地方之间的合作（政治合作）的真正手段！

关于会员证，我们通过了如下的决议：愿意加入的**现有的团体**（工联等）应当**作为团体**只领取**团体会员证**。它们不用缴纳会费或者可以随意缴纳多少。⁹²相反地，这种团体的**任何一个成员**要想**个人**成为协会会员，那就必须缴纳一先令一便士领取年会员证。在法国和比利时，由于当地的法律，“造成了”这样的情况：他们都只得算做**英国**团体的“个人”会员，因为他们不能以整个团体的名义

① 是指罗伯特·白恩士（也译“彭斯”、“朋斯”）。——译者注

② 彭斯《有人因为正直而受穷》。——编者注

加入。在伦敦及其郊区以外的每一个分部或加入的团体都选出一名书记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认为不合适的人，我们可以“拒绝”。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琼斯来信要我给他寄一打左右的会员证；现寄上两打，一打给他，一打给你。你们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发出去的，可以退回；一张会员证为一先令一便士。

我再提醒你一下，依我看，**佩茨累尔在这件事情上很有用处**。许多年来，他（作为歌咏教师和社会主义者）同曼彻斯特工人保持有私人关系。

附上一信（给列斯纳的），阅后务请寄还。你看这件事应当怎样处理？**我自然沉默，但是列斯纳可不能沉默。**⁹³

今天我在《**泰晤士报**》上看到普鲁士议院通过**反对**联合法的提案，感到很高兴。政府现在要在**贵族院**里否决它。红色贝克尔^①——也许受了你的小品文^②的影响——提出了关于农村居民的修正意见。⁹⁴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亨利希·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提德曼老爷。古代丹麦民歌》。——编者注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李卜克内西的两封信，一封是给你的，一封是给我的，同时附上**更早一些时候**收到的施韦泽的一封信。

我的意见如下：

既然李卜克内西已经声明退出⁹⁵，就必须把这件事做个了结。本来，他如果拖延下去，那我们也是可以拖延一下的，因为你的小册子^①当时还在写着。

我认为施韦泽是不可救药的（他可能和俾斯麦取得了秘密的协议）。

我所以相信这一点的根据是：

1. 这次附上的他的15日来信中由我划上线的地方；
2. 他的《俾斯麦(三)》⁹⁶发表的时间。

为了使你能对这两点作出估价，我把我2月13日给他的信中有关的地方**逐字逐句地抄**给你：

“……由于今天接到的第二十一号上所刊登的莫·赫斯的通讯，我们的声明^②已经有一部分过时了，因此，这件事可以先放一放⁷⁵。的确，我们的声明也还包括另外一点，即赞扬巴黎无产阶级

①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编者注

的反波拿巴主义的态度，并示意德国工人学习这个榜样。这对我们来说比反对赫斯更为重要。但是，我们关于工人对普鲁士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意见，将在其他地方详细说明^①。

您在2月4日的来信中说，我本人曾经警告过李卜克内西，要他谨慎一些，以免被赶走。这是事实。但是，我同时写信告诉他，如果采取适当的形式，一切话都可以讲^②。反对政府的论战即使采取柏林条件下‘可能的’形式，也截然不同于向政府谄媚，甚至截然不同于对政府作表面的妥协！我写信对您本人说过，《社会民主党人报》连这样的影子也必须避免^③。

我从您的报上看到，内阁在废除联合法的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希望以此赢得时间。同时，《泰晤士报》的一条电讯则说，内阁赞许拟议中的由国家帮助合作社这件事。⁸⁶ 如果《泰晤士报》这次例外地刊登了正确的消息，这丝毫也不使我感到奇怪！

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例如，表现在下面这事实上：甚至有选举权和共和国的美国工人也还是少不了工会——，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联合权除此而外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它可以摧毁奴仆规约⁸⁷和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总之，这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进步党，也就是说普鲁士的任何资产阶级反对党，只要没有发疯，都会比普鲁士政府，尤其是比俾斯麦政府快一百倍地表示同意！与此相反，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

① 见本卷第7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5—56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5页。——编者注

助——凡是了解普鲁士情况的人，都预料得到，帮助的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深信随着‘新纪元’的到来政权会因摄政王的恩典而落在自己手里⁹⁷，才使自己出了丑并且落到了目前这步田地，同样，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

妙极了！他在15日写信回答了我13日写的这封信，他在信中要求我在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服从**他的策略**，他以《**俾斯麦（三）**》作为这种策略的新样本做了回答！！现在我确实觉得，他由于我们的反对赫斯的声明而提出辞职问题时所采取的那种**无礼态度**，其原因并不在于他对莫泽斯的温情，而在于他已经**下定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向德国工人示意。

既然总得和这个家伙决裂，那不如现在马上就决裂。至于德国的庸人们，他们愿意怎么叫嚷就让他们怎么叫嚷吧。其中有用的那一部分人迟早总会跑到我们这边来的。如果你同意下面的声明^①，请把它抄下来，签好名寄给我。这是仓卒写成的，所以，把你认为不合适的地方都修改一下，或者就按你自己的意思重新写过。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魏德迈的信，明天寄还给你。你对“弗莱里格拉特—布林德”的联邦有什么看法？⁹⁸

好几天来，我在臀部长了一个痈，左腰部上长了一个疖子。也算一件乐事。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2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马策腊特的信^①。

至于佩茨累尔，摄影师完全是另外一个佩茨累尔，而不是那一个。前天我在席勒协会的科学晚会上正好见到了摄影师；这个人至少要年轻二十岁，外貌完全不一样。音乐家怎么样了，鬼知道。

你的 弗·恩·

[信背面的铅笔字]

昨天完全忘记把信寄出。汉堡方面^②还没有回信。

① 见本卷第75页。——编者注

② 迈斯纳（见本卷第66—67页）。——编者注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2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匆忙寄上声明^①。施韦泽的信“无耻已极”。这个家伙的任务是要破坏我们的名誉，而我们同他打交道愈久，陷入泥坑就愈深。因此愈快愈好！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信一齐寄还。如果李卜克内西感到我的信是“亲切的”，那你一定把他好好教训了一顿！

附上迈斯纳的信。这次付印^②毕竟进展很快，这是主要的。对他关于自行确定印数的建议，我回答说：同意，但是让他到时候**通知**我将印多少；他出两个金路易，只能得到**第一版**^③。（注意：在这段时间里他显然已经作了决定，并且已经印刷完毕。）

匆匆。

你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2月22日以前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一些关于波拿巴的上流社会的秘密材料⁹⁹，作为星期日的消遣，作为余兴。

这封短信务请保存。向莉希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马·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2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不来信今天使我感到有些不安，因为你提到过在最有趣的地方（或者不如说，在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长了疖子和痈。我希望你不致躺倒。

我尤其感到失望，因为我希望连同魏德迈的信一并得到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家伙们对你在伦敦工人协会的庆祝会上的演说所干的大量肮脏勾当的说明。他们把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话塞到你的嘴里。埃卡留斯大概没有给他们写过任何类似的东

西。¹⁰⁰ 这种卑鄙行为和下一号在普选权的借口下转载《北德总汇报》的文章¹⁰¹（文章中根本没有谈到普选权问题）向我表明，这个家伙^①已完全卖身投靠并负有破坏我们的名誉的使命。我希望声明^②已经发出，不应当再拖延一分钟。

我们的朋友李卜克内西真是傻瓜，他本来应当监督该报，但是出于原则而从来不阅读它！

你的 弗·恩·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完全忘记将魏德迈的信寄还，务请原谅。现将此信附上，并寄上库格曼医生的信（其中附有米凯尔的自作聪明的信¹⁰²）。还有库格曼开的药方，这个药方凑巧正是在疾病又告发作之后收到的。注意：库格曼的信中谈到我曾写信说愿意替拉萨尔辩护的地方与布林德的攻击有关²⁹。现在我已把全部真相告诉了他（库格曼）^③。请寄还库格曼和米凯尔的信。药已配来，并且已服了一次药粉，但很想知道龚佩尔特对这个药方的意见。这病很折磨人。但是和去年不同，没有影响到头部并且完全能够工作（在我的体力

① 施韦泽。——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54—459页。——编者注

能够支持久坐的限度内)。此外,我感到这个可恶的东西又要在全身到处发作了。

施特龙曾路过这里。你的稿件^①寄到汉堡时,他还在那里,正好来得及劝迈斯纳接受。施特龙听说,吕斯托夫的一篇同样主题的稿件被拒绝了。顺便提一下。关于你的小册子,你自己在报纸上已经采取步骤了吗,是不是应当由我来做?这一次是埃卡留斯自己犯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错误¹⁰⁰。他的文章一到,我便立刻(2月22日)写信问他,施韦泽有没有篡改了这篇东西。说是没有。

在给蠢驴威廉^②寄去我们的声明^③(2月23日)时,我对他写道:

“埃卡留斯从我在工人协会^④发表的演说中所作的一些简短的摘要,有些地方所包含的意思同我实际上讲的完全相反。¹⁰³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信给他,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在他的下一次通讯中更正这些地方,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没有多大意义。”

我给埃卡留斯和李卜克内西写信,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即如果施韦泽(他从在这以前不久接到的我的私人信中^⑤很清楚地知道问题所在)打算利用埃卡留斯的错误为自己辩解,——截断他的这条退路。同时,我私下告诉埃卡留斯,不要因为这点小事掀起纠纷,除非施韦泽的行为要求这样做。埃卡留斯身体一度很不健康,这也许是造成荒唐事的原因。另一方面,我认为,已经拿到威廉^②

①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②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④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76—78页。——编者注

的辞职书，并且准备好收到我们的声明的施韦泽，兴高采烈地刊登通讯是为了（1）用谈到关于普鲁士的地方来表明我们向他要求的过分的东西是些什么，（2）通过通讯的结尾证明我们实际上还是保持着他的观点。¹⁰³但是这位老爷忘记了我给他的私人信都留有副本^①。

我已经通知李卜克内西，如果施韦泽拒绝刊登声明，就把声明刊登在《柏林改革报》上；同时我把这一点告诉了施韦泽，另外还告诉他，我把声明同时寄给两家莱茵报纸；所以，这一次施韦泽是无法拖延了。我真的给济贝耳寄去了两份，委托他在收到我的信两天后把声明刊登在《莱茵报》和《杜塞尔多夫日报》（后者是工人的报纸）上，并把当地报纸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评论告诉我们。¹⁰⁴因此，这一次施韦泽在这件事情上再也不能搞什么花样了。如果拉萨尔分子，特别是汉堡的《北极星》，宣称我们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我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但这也没有什么！

国际协会在为建立新的改革同盟而成立的委员会中如此成功地构成了多数，以致整个领导权都掌握在我们手中。¹⁰⁵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的情况，我已写信告诉了厄·琼斯。

在巴黎我们自己的全权代表中间发生了分裂，所以我们派吕贝到那里去查明情况和进行调解。席利被委派为吕贝的助手，我给了他个人指示。¹⁰⁶我们本来在巴黎可以卖出两万张会员证，但因为一些人指责另一些人后台是普隆-普隆等等，所以不得不暂时停止分发会员证。在现存的军事专制的条件下，自然难免互相充满猜疑（我觉得这一次双方都不对），而且人们不可能通过会议

^① 见本卷第76—78页。——编者注

和报刊达成某种协议和相互谅解。再加上另外一个情况：工人们似乎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一切文人等等上面；而这毕竟是荒唐的，因为他们办报刊需要这些人；不过，由于文人的不断背叛，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另一方面，后者对同他们相对立的一切**工人运动**都抱怀疑的态度。¹⁰⁷

（提到这些“文人”，我回想起，这里的（**英国的**）工人打算在三个月后《**蜂房**》改组时**让我担任编辑**，并且已经将此事通知我。但我在向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举步之前，要从所有的二十四个方面慎重考虑这个建议。）

巴黎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勒弗尔**（文人，而且是个有财产的人即“资产者”，但是这是一个最纯洁的人，并且就美丽的法国来说，是我们协会的真正的奠基人）站在一方面，而**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等等即工人站在另一方面。好啦，关于事情的结局，我会告诉你的。至少，一个刚从巴黎回来的熟人沃尔弗告诉我，对国际协会的同情正在增长。《**辩论报**》^①也干预了这件事。

至于伦敦的工联，每天都有新参加的，所以我们逐渐会成为一种力量。

但从这里也产生了困难。**比耳斯先生**（**密多塞克斯的公证人**，现在是伦敦**最孚众望**的人物之一，波兰独立全国同盟⁵⁶主席，新的改革同盟¹⁰⁵的奠基人之一，实际上是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人，此外还是一个**正直的**和有善意的人）已经被提名为我们委员会的候选人。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同他一起作为筹备委员会准备下星期三举行的波兰大会（由唐森侯爵主持）。¹⁰⁸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我当然可以用**强力**阻止这件事，因为所有的大陆代表都会跟我一

^①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编者注

起投票。但是我不想求助于这种表决。因此我通过给主要的英国委员写私人信^①的办法，使得提名比耳斯的人^②不再坚持自己的提议。“正式的”理由是：（1）在下届议会选举时比耳斯将是梅里勒榜区的候选人，我们协会应当尽力避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为某种议会野心的利益服务；（2）比耳斯和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船上更好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这样，危险就暂时解除了。此外，其他一些议员，象泰勒等（一些同马志尼有关系的家伙）竟敢向我们宣称，现在召开波兰大会**不适宜**。我通过我们的委员会回答说，工人阶级有它自己的对外政策，而这个对外政策决不以资产阶级认为适宜为依据。资产阶级总认为，适宜的是，在新的起义开始时怂恿波兰人，在起义过程中通过外交手段出卖他们，并在俄国迫害他们之后将他们投入灾难之中。实际上，大会的目的首先是在金钱上予以支持。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恰恰现在认为哪怕提到波兰这个名称本身都是不适宜的，难道这些不幸的流亡者（这一次多数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不会得到扎莫伊斯基亲王之流的任何支持）就应当饿死吗？

附上《晨星报》上布林德先生的文章的剪报¹⁰⁹。马志尼对方塔纳说布林德是说谎者，可是马志尼却由于他在此地的意大利工人团体¹⁴没有按照马志尼先生的坚决要求对我的《宣言》^③的意大利文本作修改（例如删去反对资产阶级的一些地方）就散发而大发雷霆。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451—452页。——编者注

② 威廉·德尔。——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附带提一下。在目前的情况下，几瓶波尔图酒和克拉列特酒对我来说不会是多余的。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因为你曾经**明确地**答应我，一得到迈斯纳的肯定的答复，就**立刻**对报纸采取步骤^①，所以我相信这件事一定做了。但今天我还是把必要的东西寄给了济贝耳^②、李卜克内西和科伦的克莱因（与《莱茵报》有关）¹¹⁰，因为不能浪费时间。如果你还有能够在这方面做些什么的人，请写信给他们；库格曼行不行？他的信退还；还有米凯尔的信。米凯尔巧妙地用理论来充当登上市长官职和同资产阶级友好的台阶，使我很好笑。¹⁰²如果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有一天当上了尼佩斯或卡耳朔伊伦的市长，大概也会这样理解世界。

琼斯又碰上开庭期，我还没有能够见到他。明天再详述，已经七点钟了，我必须把信发出。

你的 弗·恩·

波尔图酒我没有储存，必须现买，不过这马上可以办到。

^① 见本卷第6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60—461页。——编者注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本星期疏于写信，请你原谅。波克罕来这里，占去了我许多时间；他今天晚上才走。再加上由于薛尔曼的成功⁴⁴引起的棉花恐慌，无休止地写东西，以及徒然企图抛售我们的存货。我想，如果李不能以一种奇迹再次争取到两三个月短暂的喘息时间，过两个星期里士满就会被攻克，过四个星期最后的决战就会发生。

我现在必须回家写信给迈斯纳和济贝耳；后者很卖力——说已将声明^①寄给了你。声明终于发表，我很高兴。可恶的《社会民主党人报》3月1日还什么也没有刊登——大概它打算变卦？¹¹¹终于同这群败类决裂，我心上象去掉一块石头。现在关于俾斯麦的最后一篇大文章出笼了，它要把一切重新修补起来。¹¹²啊，上帝，上帝，上帝！^②

你的 弗·恩·

由于匆忙，我至今没有买到合适的波尔图酒，但是克拉列特酒昨日已寄出。波尔图酒我再找找。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赫夫林的大学生歌曲的副歌，原词是：“啊，上帝，上帝，上帝！各不相象！”。

——编者注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3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今天《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载了我们的声明^①。施韦泽先生虽然借口这些“先生”的声明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但是仍然献给我们他的一篇“精心制造的”“不署名的”社论¹¹³。拉萨尔和伯·贝克尔这位“人类的主席”永世长存！不管怎样，我手里有施韦泽先生的一封十分谦恭的邀请信，等等。济贝耳寄来了五家刊载声明的报纸（《巴门》、《爱北斐特》、《杜塞尔多夫》、《莱茵》、《新法兰克福》^②）。附上的剪报是从《爱北斐特》剪下的。我感到十分愉快的是，第一，我们“从那里出来了”，第二，我们“在那里”呆过。没有后一点，我们永远洞察不了“拉萨尔的秘密”。

为着你的小册子^③（印成后给人印象很好；如果出第二版，只须改动个别句子），我给库格曼写了一封信（请把他开的药方退还给我）。你能不能再寄给我两本？我打算通过埃卡留斯在本德尔的庸俗小报（伦敦）^④和《海尔曼》上刊登两篇短评，但是不给两本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巴门日报》、《爱北斐特日报》、《杜塞尔多夫日报》、《莱茵报》、《新法兰克福报》。——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④ 《伦敦通讯》。——编者注

书是难以办到的。

“**波兰大会**”(星期三)开得很好,虽然宣布它“不适宜”^①的资产者百般阻挠,但是到会的人还是很多。¹¹⁴

法国的问题很复杂。⁵³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席利的报告(我今天还必须从中译出摘要并向小委员会¹⁵作相应的报告),你将会在下封信中得到。目前我只能告诉你,我们原来的工人代表和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先生们(包括使莫泽斯^②欣喜若狂的《联合》杂志的首领们)之间现在在谁应当同我们保持联系的问题上展开了斗争。[法国的]^③,首先是**巴黎**的工人(虽然我们在二十五个其他法国城市已经有了联系)把伦敦委员会完全看成是“对外的”工人政府。

沃尔弗少校在亚历山大里亚出狱后,已经回来了。

附带提一下,我是否告诉过你,**马志尼**暗中向方塔纳倾吐过自己的“不满”(以及他偏爱卡·布林德,而在这以前却称他为说谎者^④)。

你的葡萄酒昨天寄到,已收下,谢谢。

我妹夫^⑤从好望角又来这,已经一个星期了;他下星期二走。我的外甥女^⑥(我的姐姐、寡妇施马尔豪森的女儿)从马斯特里赫特和他同来,大约一星期后,我必须送她回家。

老病又在各个敏感的和“不方便的”地方折磨我,因此坐着很困难。

① 见本卷第 85—86 页。——编者注

② 赫斯。——编者注

③ 手稿上这几个字被抹掉。——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 86 页。——编者注

⑤ 尤塔。——编者注

⑥ 卡洛琳·施马尔豪森。——编者注

附带提一下。难道鲁普斯的事情²还没有完全结束？关于博尔夏特先生还打算索取的那笔款子，他一次也没有来信向我提起。你从附上的纸条中可以看到，已经完全被遗忘了的各种各样的要求都向我提了出来。这是从《新莱茵报》时期冒出来的最近的一个要求。我必须尽可能认真对待，因为不然的话这些家伙会对我公开胡闹^①。

《联邦》⁹⁸看来完蛋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能不能把曼彻斯特刊物上的有关棉花危机的文件^②寄给我？

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3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前天的来信已收到，而今天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载有一篇令人发笑的文章，说我们被开除了。¹¹³这真有趣。

今天我因患流行性感冒，绝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但只要有可能，我就要找律师办鲁普斯的事情²。只要他一结算，一切就都了结了；给博尔夏特的一百英镑（即除了他过去收到的那些款项之

① 见本卷第93—9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7、39—40页。——编者注

外)已支付,给席勒协会²¹的一百英镑也已支付。其次,我付给律师约一百五十英镑以抵补税款,现在只等他把账单送来,就可立刻将全部余款寄给你。日内我将给你初步结算一下,让你了解事情的大致情形。

附上济贝耳和一个叫朗格的人的信^①。你对此有何看法?请把这一切连同**迈斯纳**的信一起寄还给我,因为我同他通信需要它。我寄剪报给他是为了让他看到我们也有帮助办理这件事的人。

《科伦日报》也刊登了我们的声明^②,但只登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策略使我们不可能再继续撰稿这句话为止。

布龙的信退还。你怎么会欠这个家伙的钱?^③来信告诉我欠他多少,我马上寄给你。

一起寄上小册子^④两本和其余的东西。这是最后的几本了。不过我又订购了一些。小册子的广告已登在《科伦日报》上。

你来信说的“曼彻斯特刊物上的有关棉花危机的文件”是什么?你是不是指救济委员会²³?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见麦克卢尔;我一遇见他,就同他谈一谈这件事。

龚佩尔特不大赞成库格曼开的磷酸钙。至少它不是特效药。他说你应当服砒剂。药方退还。

现在我必须去席勒协会主持理事会。附带提一下,那里有一位先生是化学家^⑤,不久前他给我讲解了丁铎尔的日光实验^⑥。这

① 见本卷第468—472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91页。——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⑤ 可能是肖莱马。——编者注

⑥ 见本卷第73页。——编者注

很妙。

你的 弗·恩·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3月^①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的妹夫^②今天起程回好望角。我必须送他上轮船。因此我没有时间，只能简述如下：

（1）**关于布龙**。一个巴黎工人收到一个汉堡工人的信，说布龙对我们极尽诽谤之能事。第一，说我欠他六十塔勒还没有偿还。第二，说什么我和你把一份关于流亡者的稿子¹¹⁵出卖给普鲁士政府，即“警务顾问施梯伯”。这个巴黎工人把这封信转寄给列斯纳，列斯纳又转寄给我。我立即答复列斯纳，要他转告那个巴黎工人：我从来没有（我当时这样认为）同布龙发生过任何金钱关系，我认为布龙曾经有过六十塔勒的说法完全是闵豪森故事。接着解释了班迪亚同手稿的事情，并援引了《纽约刑法报》发表的1853年4月^③我们的声明^④和《福格特先生》中的有关的几页¹¹⁶。好极了！

① 原稿为：“5月”。——编者注

② 尤塔。——编者注

③ 原稿为：“1852年1月”。——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在这之后布龙来了一封信。我苦思冥想，模模糊糊记起这么一回事：1849年春天我到汉堡去给《新莱茵报》筹款。我口袋里的钱仅够去汉堡的路费。而我在那里住了十四天上等旅馆。我对表示愿意以后寄款捐助我们的弗里施男爵说，我需要钱付旅馆费和作回去的路费。同时我记起，似乎由于我不愿意作为“礼物”接受他的这些钱，而他那方面又不愿意收回这笔钱，所以我们当时商定由**布龙**——他当时是无赖，现在仍然是无赖——接受这笔钱。我完全忘记了这件小事，所以我现在写信对布龙说，我记得同**他**没有任何金钱上的纠葛。因为我从汉堡回到科伦时《新莱茵报》已被封闭，而我被逐出普鲁士，所以在当时各种事件的漩涡中**我**可能把这一切忘掉了。奇怪的只是，他从1849年一直等到1865年才来**提醒**我这件事。其实，事情很简单。让他写信来告诉我他认为应当给他**多少**，并让他寄来格吕贝耳的住址。我要亲自写信给格吕贝耳。如果后者**证实**他的说法，那末他的要求将得到满足。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到目前为止**不能完全肯定这一切是真实的，而类似的要求以真正闻所未闻的方式把我刮得一干二净。

（2）你从**附上的席利的信**中可以看到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已派勒·吕贝前去调解那里发生的纠纷。（**席利**也被我们委派为全权的仲裁人^①，因为我们知道勒·吕贝袒护勒弗尔⁵³。顺便指出，操纵一些巴黎联合会的人民银行¹¹⁷经理**贝律兹**和它们的刊物《联合》同勒弗尔**站在一起**。）**下一步的问题**——这要在今天晚上才能决定，因为关系到我们的行动——**下一封信**再谈。

（3）**济贝耳**的来信奉还。我认为他在寄给《杜塞尔多夫日报》

^① 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

的短文^①上标明寄自**伦敦是很不相宜的**；这样他就暴露了作者可能是**我**。

（4）附上李卜克内西的信。

（5）附上协会日内瓦支部的通告¹¹⁸的抄本。

（6）附上迈斯纳的信。

（7）**朗格**：不应当一下子把他推开。^② 你应写信让他最好把这些东西各邮寄两份给你，你每次寄给我一份。正如他本人正确地了解的，根据最近的经验我们必须**暂时**不再给任何一家德国报纸撰稿。当然，他和任何期刊的任何其他编辑一样，有权从你的小册子^③里摘录他所需要的东西。

祝好。

你的 卡·马·

布林德的《**联邦**》第一期（两印张）出版了，只有布林德，司徒卢威、腊施的文章¹¹⁹。庸俗不堪。饰图是一只拿着匕首去刺杀“暴君”的手。

① 弗·恩格斯《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匿名发表）。——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2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3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今天只能写这几行字，因为太忙了。

海尔维格和吕斯托夫的声明很好。施韦泽先生的厚颜无耻简直难以想象，其实他也知道，我只要把他本人的信件公布出来就够他受了。看这只落水狗还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他从《新法兰克福报》上引证的那篇东西，你也许已经猜到，是大学生“布林德”写的。¹²⁰ 我把被推翻的民主派君王的和霍洛威式的“自我吹嘘者”、“自我宣传者”的“仆从”^①的第一期寄给你。关于这个家伙，你应当给济贝耳提供一些趣闻，让他传播到各家报纸上去。

此外，你的小册子^②要是能再版，可以写一篇短序，用几句话正式说明我们对拉萨尔的脏东西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当然，同这种流氓在一些小报上直接周旋，是**有损**我们尊严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德意志联邦》。——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3月^①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施韦泽的无耻的确相当可笑。但是这也说明，我们的退出^②对他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他多么清楚地知道，他的小报已经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既然连海尔维格和吕斯托夫也赞同我们的声明^③，那就什么事都会出现。而施韦泽很快也就会发现，尤其是在莱茵，他的夸口会有什么意义。济贝耳已经很成功地散播了小册子^④。《波恩日报》两次登载了大段摘要，而且还要登载。《莱茵》^⑤也登载了长篇摘要。凭我们在莱茵工人中的地位，这帮家伙煽动反对我们，是不会有多少用处的。

《新法兰克福报》上的那篇东西，济贝耳已经寄给我了¹²⁰。大学生布林德还是老样子。拉萨尔的几句话就够他用一年的了。“仆从”^⑥还没有收到。

遗产的事²已经结束，律师下星期送出账单；他应该收入还是付出大约十英镑，他记不清了。因此我只能在星期一把钱寄给你。

① 原稿为：“2月”。——编者注

② 指不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⑤ 《莱茵报》。——编者注

⑥ 《德意志联邦》。——编者注

暂时附上**我的**账单,根据这份账单,你大约还可以得到……^①英镑。

李卜克内西对曼彻斯特的想法真怪!连吃都顾不上,还要向我打听这里一座“**带花园**”的房子要多少钱!这个家伙简直是完全糊涂了。在他看来,施韦泽**不会**卖身投靠俾斯麦,如果他**要**投靠就**一定要有**老淫妇^②的介绍!

运动的新高涨实在使我非常辛苦。真是要命!为了营业整天要通信;为了党和出版人等等,晚上还要写到一两点钟。

济贝耳把朗格的小册子^③寄给了我。写得非常混乱,是马尔萨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混合物,极力向各方面卖弄风情,但是,在反对拉萨尔和资产阶级消费合作社派方面,仍然有些可取的东西。过几天我给你寄去。

随信附还席利的信,它使我很开心。这位老同志在外交职务方面干得很出色。¹⁰⁶你们是怎样调解的?

对于琼斯,简直是毫无办法。法院刚刚开过庭,陪审法庭的事又开始了。犯罪的风气似乎非常盛行。

再见,衷心问候女士们。

你的 弗·恩·

威·沃尔弗遗产的结算

借 方:

由施泰因塔耳公司付出(包括利息)……………1 083 英镑 9 先令 3 便士
由海伍德兄弟付出(包括利息)…………… 234 英镑14先令 9 便士

① 原稿中没有写出数目。——编者注

②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③ 弗·阿·朗格《工人问题及其在现在和将来的意义》。——编者注

| | | |
|------------------|---------------------|---|
| 由博尔夏特医生收的债款····· | 66 英镑13先令 | — |
| | <u>1 384 英镑17先令</u> | — |

贷 方:

| | | |
|-----------------|-------------------------|-----|
| 付马克思····· | 234 英镑14先令 9 便士 | |
| 付马克思····· | 350 英镑 | — — |
| 付马克思····· | 200 英镑 | — — |
| 付马克思····· | 40 英镑 | — — |
| | <u>824 英镑14先令 9 便士</u> | |
| 付博尔夏特····· | 100 英镑 | — — |
| 付席勒协会····· | 100 英镑 | — — |
| 付恩格斯····· | 100 英镑 | — — |
| 付伍德律师····· | 150 英镑 | — — |
| 由博尔夏特付房东····· | 13 英镑 4 先令 9 便士 | |
| 由博尔夏特付埋葬费····· | 57 英镑11先令 | — |
| 由博尔夏特付两张账单····· | 1 英镑 2 先令 4 便士 | |
| 由博尔夏特付遗产税····· | 30 英镑 | — — |
| | <u>1 376 英镑12先令10便士</u> | |
| 余额····· | 8 英镑 4 先令 2 便士 | |

此外还有一些我应当从 11 月 9 日起补算给你的利息(当时我从施泰因塔耳那里接到的余款约六百三十三英镑,但是最初我只给你寄了二百英镑,其他的一些付款我也拖延了)。今天不能查核,因为出纳员已经走了,有关的账簿已经锁起来了;这笔钱你将要同伍德的账单同时收到,但是数目不会太大。加算这笔利息主要是因为这六百三十三英镑从 5 月到 11 月一直在施泰因塔耳那里,你还应当得到约十六英镑的利息。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3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在账单上你有一些错误，6月8日你寄给我二百三十五英镑，7月初寄来三百五十英镑（寄钱的那封信没有写日期，这是我根据你7月5日的来信判断的，你在那封信中提到钱马上就寄出），1864年11月9日寄来二百英镑；可是账单上最后一笔账，就是你预告可能要寄的那四十英镑（见附上11月9日的信），你却并没有寄来。我希望你再查一查账簿就可以证明，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你在我（同我的外甥女^①）到大陆去以前——大概是本周末动身¹²¹——立即把这笔钱寄来。

关于施韦泽的厚颜无耻，我决定用另外的办法来对付。有些事情往往很想向公众说说，但是只能作为对直接挑战的回答，因此，一有回答的好机会就不应该放过。对付施韦泽那篇附有布林德的肮脏东西的后记¹²⁰，也要这样办。我想在《杜塞尔多夫日报》上予以回答，当然是代表我们两人，不过只由我署名，因为要你来为“阿基里斯”负责是可笑的¹²²，而且一般说来（至少按照我的计划）要引证的主要是施韦泽给我的信件。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① 卡洛琳·施马尔豪森。——编者注

施韦泽根据《新法兰克福报》转载了他明知为谎言的谎言。(该报的那篇文章是不是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的?)这就是说,(1)寄给我们的而且“作为手稿印行的纲领”,上面既没有拉萨尔的名字,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拉萨尔。(李卜克内西曾加以阻止。)(2)由于施韦泽不知羞耻地摘引了私人吊唁信中的一些话来引申出他对拉萨尔的颂词,他在12月30日的便函中**极谦恭地**请求我原谅。(3)我要简短地摘录施韦泽从1864年12月30日到1865年2月15日(他的最后一封信)的来信,指出从试办的**第一号**报纸起一直到我们的退出声明^①,关于“**策略**”的冲突是经常不断的,而决不是象批准布林德谎言的可敬的施韦泽所说的那样是无缘无故突然产生的。同时,由施韦泽来信的简短摘录构成的这幅镶嵌画将会表明,这个畜牲对我们多么**巴结**,而在挨了揍以后又突然变得那样**无耻**。这篇东西让资产者和工人(还让吕斯托夫)读一读是有好处的。这毕竟是同“拉萨尔主义”决裂的良好**序曲**,这种决裂总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至于大学生布林德,如果这个坏蛋再一次出场,我将始终把拉萨尔说成是一只死狮,而他不过是一匹活驴子。把一个“如此不学无术的”巴登的小饭店老板同一个研究过赫拉克利特和罗马继承法的人相提并论,是很不象话的。)

你是不是赞成我的计划,请立刻回信,因为我不愿意丧失时机¹²³。(不要忘记写上一笔,《新法兰克福报》上布林德的那篇臭东西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这是我所必需的。

虽然我不象你那样有福气同机灵鬼^②通信,因此也没有机会痛骂他,但是我最近以来,除了继续长疔子以外,也是累得不可开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合伙股东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交；例如昨夜我到清晨四点才上床。除写书^①以外，国际协会也占去了我的许多时间，因为实际上我是它的首脑。时间的损失多么巨大！（正好现在又同时发生了法国人事件，这里的选举法改革事件¹⁰⁵等等）。例如法国人的纠纷：

2月28日。托伦和弗里布尔从巴黎来了。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他们在会上作解释并同勒·吕贝争辩到夜里十二点。之后在博勒特酒馆有一个夜间会议，在那里我又在大约两百张会员证上签了名。（我现在已经改变了这种笨方法，即把我们的签名在制铅版时就加上去，只有总书记才必须亲笔签名。但是还有一千张会员证，是过去印的，因此只好照旧签名。）

3月1日。波兰大会¹¹⁴。

3月4日。小委员会¹⁵开会讨论法国人问题，到夜里一点钟。

3月6日。小委员会开会讨论同上问题，到夜里一点钟。

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到夜里十二点钟。通过决议。（附上这几项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给席利的个人指示；你从第五项决议可以看出，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大使）。）¹²⁴

（3月7日的会议——在会上勒·吕贝已完全被击败——是一次非常折磨人的、激烈的会议，它特别给英国人留下了一种印象：法国人的确需要一个波拿巴！）为了上星期六（3月11日）同布莱特开会的事等等，我这里经常还有些人往来不断。¹²⁵关于这件事，我已经简单地告知了琼斯（这件事他预先在星期五就问过我了），并且要他把那封信转给你。

亲爱的，有什么办法呢？既然走了第一步，就得走第二步呀！

① 《资本论》。——编者注

从附上的《**北极星**》（请看头两篇社论），你可以看出，布龙尽管对我们怀恨在心，但是由于对同行的**嫉妒**，他也把施韦泽咬了一口。¹²⁶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布龙的报纸是比较老的，不管怎样，**这帮家伙的内部分裂就这样引起来了**。

本星期内，本德尔的《**通讯**》^①上将要出现关于你的小册子的短评^②。我已经把小册子寄给《**海尔曼**》（尤赫）了，我说让他也根据自己的观点去评价评价。这是会实现的。^③我采用这种形式，因为我在尤赫那里经常嘲讽布林德发表在《**海尔曼**》报上的那些为了布林德和关于布林德的声明，而我们两人在这里也被看做是一个人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4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3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四十英镑的事，完全是我在11月对这笔账的记法造成的，这四十英镑在账上写明是支付给你的“现金”，但是没有标明日期。

① 《伦敦通讯》。——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05—106页。——编者注

我自己也总觉得好象这四十英镑**还没有**寄给你，可是由于没有机会查对，所以我只好以备忘本上的记载为根据。今天我已经在总账中查过我的账目，但也找不出有关的东西。既然你没有收到这笔钱，同时我也模糊地记得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够了；我已经吩咐出纳员，明天就把这笔钱准备好。

关于在《杜塞尔多夫日报》上发表声明的事，我完全同意。^①施韦泽先生是否很狂妄，做出了不知羞耻的事情，我倒不大介意，使我生气的是这个平庸的、可憎的暴发户竟能这样反对我们而没有受到惩罚。况且他的奴颜婢膝的信件**现在**如果不发表，以后就再也不能利用了。要是能不时给这个家伙一些厉害，是有好处的。立刻就动手写吧，请德雷泽曼寄两份报纸来，使我也能得到一份。

匆匆。

你的 弗·恩·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3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要写信告诉你许多事情，而且有些是重要的。但是我明天就要启程，有很多事要办，只能写以下一些事实。

银行券的后半截都收到了。

^① 见本卷第100—101页。——编者注

邮局汇票，可以寄给我的妻子。

我亲自把本德尔的便条——他在便条上说要五十本你的小册子^①，等等——寄给了奥·迈斯纳，因为我必须在今天给他写信。迈斯纳的回信可能赶不上下一期《伦敦通讯》，既然本德尔无疑最有办法在英国传播这种东西，那末如果你有可能（也就是说，如果你本人知道），就立即把小册子的价格通知他。他就会很快在下一期上把标价刊登出来。他的地址是：莱斯特广场小组波特街8号。

我为本德尔写了一篇简短的、完全是提纲式的小文章，有点象内容介绍^②，我觉得这篇东西对他的报纸^③说来是合适的；而给尤赫却只寄去了你的小册子，并请他按照他的方式和他的观点对此加以评论^④。我从尤赫那里收到了附上的这张便条（请保存好！）。要写书评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我就把原来为本德尔写的那篇东西寄给了尤赫（今天已经登在《海尔曼》上）。（给本德尔只寄去了附上的几句话。）同时我又写信给尤赫——外交手腕越来越需要了——说我因为要动身¹²¹，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希望他在最近一期上能登载小册子的长篇摘要。等我回到伦敦以后，我要同他谈谈他的撰稿人不足的问题。（我想让埃卡留斯为他撰稿而不要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我也把我反对施韦泽的声明的副本寄给他一份（同时也寄给了《柏林改革报》和《杜塞尔多夫日报》）^⑤，但是要到下星期六才能发表在《海尔曼》上。给《海尔曼》的那一份

①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编者注

③ 《伦敦通讯》。——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03页。——编者注

⑤ 卡·马克思《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编者注

没有什么更动，只是在头上加了几句对布林德的讽刺。

本德尔写信给我说：

“承寄来短文，非常感谢；但是我们现在还需要一篇书评。”

这我已转请埃卡留斯去写了。

附上李卜克内西寄给我的一份《莱茵报》，上面有他的演说¹²⁷。他的妻子给我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他们的生活很苦。他还欠《社会民主党人报》五英镑云云。我目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寄给他。

附上《北极星》。这份材料你必须**保存好**。你看，这些先生们现在想把事情弄成似乎倒霉的施韦泽完全**歪曲了**拉萨尔。¹²⁸因此我那篇反对施韦泽的声明，虽然只是非常间接地否定了拉萨尔本人的观点，但是现在发表出来也正是时候。事情会逐渐明朗化的。

从附上的布龙的信中可以看出，我在弗里施问题上是做对了^①。虽然我不相信有这回事，我还是给布龙寄去了六塔勒（不是六十塔勒！），同时我也告诉他，关于五十塔勒，我再继续“考查”云云。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告诉你，**克林格斯**到美国去的途中到过这里。他对我讲了许多有趣的事。真是一个道地的“莱茵的”工人！

3月5日，**全德工人联合会科伦分会**决定（根据我们的声明^②的精神）对《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出抗议，同时也对**伯·贝克尔**这个

① 见本卷第93—94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比斯康普第二提出抗议。他们已经**停止缴会费**了。这种抗税的行动是会传染的。

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4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回来才几天¹²¹，所以暂时先告诉你这么几件事。

附上小威廉^①的信。他要的邮票已经寄去了。

至于谈到伯·贝克尔，我到了这里才看到他的肮脏言论。然而我认为还是必须予以答复。（吕斯托夫和海尔维格已经替“哈茨费尔特”在《北极星》上答复过了。吕斯托夫把伯·贝克尔称为“间谍”。）¹²⁹我已把我的答复寄给《莱茵》和《杜塞尔多夫》^②。一收到报纸，就寄一份给你。

今天晚上将是我三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出席国际的会议。在这段时期发生了革命。勒·吕贝和德努阿尔退出了，杜邦被任命为法国通讯书记。由于勒·吕贝的阴谋，特别是马志尼手中的工具沃尔弗少校的阴谋，意大利的代表拉马和方塔纳也退出了。借口是：勒弗尔（当时他在《联合》杂志上宣布了他的退出）¹³⁰应当保留他的巴黎报刊的总辩护人的位置。意大利的工人俱乐部¹⁴没有退出协会，但是在总委员会中已经不再有代表了。我正设法通过巴

①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莱茵报》和《杜塞尔多夫日报》。——编者注

枯宁在佛罗伦萨安置一个对付马志尼先生的对抗水雷。拥有五千人的英国鞋匠工会在我离开的时候加入了协会¹³¹。

关于棉花危机有什么消息？我很需要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匆匆。

你的 卡·马·

4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4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回来了，这很好。但愿可鄙的纷争马上结束。附上德朗克和波克罕的信。我曾对后者说过：科拉切克的大德意志机关报维护奥地利对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的统治，为它撰稿是不行的；否则我们立刻就会引起各国一切朋友的反感；因此他写来了这封含糊其词的回信。¹³²

我是这样想的，目前国际协会中的天真的博爱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这里在工人中有积极的**政治**运动，也就会有同样的分裂。这件事还要经过不止一个这样的阶段，也会花去你不少时间。但是同拉萨尔的联合会^①比起来，这毕竟是完全另一回事。

小威廉^②的信中说这个联合会的**正式的**柏林分会是由五个人组成的，我读了不禁大笑起来，因为不久以前《社会民主党人报》有

① 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②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一篇关于这些人开会的郑重其事的报道，说他们在会上彼此祝贺他们的人数**这么多**。¹³³

关于棉花危机，这里的情况倒很有趣。棉花（奥尔良的中等棉）的价格，在 7 月是 $31\frac{3}{4}$ 便士，在上星期四标价为 $14\frac{3}{4}$ 便士，而今天的售价还不到十四便士。可见棉价跌了一大半。12 月 30 日还值二十七便士，在三个月中就跌了 $12\frac{1}{2}$ —13 便士！此外，亚麻、羊毛、糖和全部进口商品都跌价，损失至少是四千万至五千万英镑。你知道，庸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吓慌了。在利物浦，**企业已经不再宣布破产**。谁还不起钱，就到自己的债权人（那里通常总共不过两三个人）那里去，向他们说明，并且多少给他们一些，他们总会立刻接受下来，因为他们只要得到**一些**，也就非常高兴了，他们还竭力避免一切丢脸的事，以免使整个腐朽的建筑都倒塌下来。这种同债权人之间的悄悄的和解大概已有几百起，今天似乎这里的斯托克波尔特的最大的厂主之一——此人有三个工厂，最近几年仅仅在棉花投机方面据说已赚到二十万英镑——刚才也采取了类似的“悄悄的”和解方式。但是这还算不了什么。印度白棉花的期票，在最近六个星期就要到期了；除了乔伊斯，这里还会有许多人要破产。在苏格兰，已经也有很多人破产了，总有一天会轮到银行的，到那时事情就到头了。同时，奥地利的纺纱业主和工厂主也纷纷破产，在整个波希米亚^①，只有“大亨李比希”还能支撑，所有其余的人都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在波兰，也开始了危机。

对工业本身的影响目前还不太大。小工业大部分早已破产，或者是完全悄悄地消失了。大工业只要有定货，现在又能开工得

^① 捷克。——编者注

些利润。其中破产的只是没有好机器或者弄不到棉花的人。凡是仓库中有棉纱和棉布的人都受到了损失。我们的处境也很困难，对我个人说来，这一切发生在今年比发生在去年要加倍困难。这就是做股东的好处。

商业“道德”现在也非常高尚。今天买下了商品，到交货的时候，往往每磅就跌价三个、四个、五个便士。于是就百般挑剔，尽量抗拒，为的只是解除这种造成损失的合同，而这使得他们无休止地写信打笔头官司。这种讨厌的事真使我烦死了。你对于这种写信和烦恼是绝对想象不到的。

你的夫人大概已经收到三英镑了吧？附上结算的账目。十二英镑日内即将寄去，今天邮汇已经太晚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4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奉还《北极星》。

海尔维格和吕斯托夫已经弄到了罗伊舍这只象狄多^①一样逗笑的狗。这个家伙和他的那个郑重其事的声明真笑死人了。在拉

^① 恩格斯的狗的名字。——编者注

萨尔灵前作的那种怎么也少不了的宣誓，真可以同维利希的苹果树相媲美。¹³⁴真是万幸，这种人同我们离得还远，而且他们甚至在企图同我们接近的时候也还持有某种保留。

我没有收到第四十三号《社会民主党人报》，要是上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机会就给我寄一份来。

你的 弗·恩·

关于里士满²²，你还有什么意见？我本来期待李会象一个士兵那样行动，不是逃跑而是投降，这样至少可以使军队得到一些较好的条件。但是这样也好。现在他以一个流氓的姿态收了场，悲剧有了一个喜剧的结尾。

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4月22日星期六[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从《莱茵报》上剪下的拙劣的东西。

明天再给你详细写信。今天我疲倦得要死，一方面是因为深夜工作(不是实践方面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吃了阿魏^①。

如果我能象德朗克那样把铜变成黄金，也许他就满意了。现在，资产阶级报刊抢登对诽谤的反声明，这个时机无论如何必须加以利用，因为一旦斗争严重化，它们大概就想赞成诽谤了。

^① 药名。——译者注

祝好。向莉希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摩尔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5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违反了诺言,今天才写信,请原谅。这不是由于“太喜欢食言”^①,而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一方面要完成我的书^②,另一方面国际协会简直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

今天是小燕妮的生日,晚上厄内斯特·琼斯同奥哲尔、克里默、福克斯、荣克要到我家来,所以这个生日也就会带有政治色彩。

有一个叫查理·曼宁的人向劳拉求婚,劳拉已经拒绝了。这个人生长在南美洲,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很富有,而且也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但是劳拉“对他并不在意”^③。对于这种南方的热情,“她已经懂得怎样去压制”。我这个女儿同他的姊妹很要好,而他又是这样如痴如狂地热恋着,所以事情很不愉快。

附上一篇“奇文”。《北极星》上印错的字,使这家报纸变成名副其实的德国庸人机关报了。

① 这是吕凯特《婆罗门的智慧》中的诗句的改写。——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③ 谢里敦《扬恶学校》。——编者注

我也把席利一封信的结尾寄给你，关于莫泽茵^①的那段报道，一定会使你觉得很好笑。

国际协会的伟大成就是：

改革同盟是我们一手建立的，在由十二个人（六个资产者，六个工人）组成的小小的委员会里，工人都是我们总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埃卡留斯）。¹⁰⁵ 我们已经打破了资产者想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的一切折衷的企图。各省的运动这一次完全以伦敦的运动为转移。例如，厄内斯特·琼斯在我们把事情推向前进以前是灰心失望的。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能够用这种方式重新活跃起来，那末我们的协会可以不声不响地为欧洲工人阶级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比用其他任何方式做出来的要多。而且有取得成功的一切希望。

你知道，并不是**意大利**的团体退出了协会，只是它的代表们退出了总委员会。^② 现在由**西班牙人**代替他们参加。一个罗曼语民族代替了另一个罗曼语民族。如果这些家伙不按照我们的建议立即委派新的代表，巴枯宁只得物色一些现有的意大利人了。

小维贝尔^③ 已经被赶出这里的工人协会，因为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篇不真实的报道，又在两个狂热的、姓氏带有克林凯的普鲁士人所领导的分会即“条顿尼亚”中造谣生事。¹³⁵

你我的声明^④，出乎意料之外，的确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我们不仅把全德工人联合会⁷这个普鲁士政府的工具炸毁了，而且也用

① 西比拉·赫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7页。——编者注

③ 路易·维贝尔。——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几句话驱散了德国工人的忠君迷梦。目前**进步党内的分歧**也是我们的行动的直接结果。

南部各州的骑士精神已庄严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刺杀林肯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大的蠢事。**约翰逊**是严厉的、倔强的，是要报仇的，他原来是一个白种贫民，特别仇恨寡头政治。他对那些家伙是不会客气的，由于这一阴险行为，他会发现北部的情绪合乎他的意图。

你有没有看到，在一批“有影响的”德国人的吊唁信上布林德的签名被放在第一位？¹³⁶布林德真是他这类人物中的天才。在最紧要的时刻，他不仅跑去找弗莱里格拉特和别的人，而且还十分沉着，考虑到要是按字母次序来排列签名，名单就应该从“伯恩德斯”开始。所以他先去找弗莱里格拉特和别的人，让他先签名，在这个荣誉市民（现在他同卢格非常要好）的后面，就是海茵茨曼、金克尔这些 influential〔有影响的〕人——我几乎要说成 infinitesimal〔微不足道的〕人，而把自己“按照字母表”排在第一位。然后才去找伯恩德斯，让伯恩德斯挨着他的名字再开始另排一个纵行，接下去又是其他一些人如特吕布纳等人。《泰晤士报》就是以这种样子登载的。在同一天的《晨星报》上，第二纵行移到了后面，布林德就在全体之先了，跟在后面的就是他的仆役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一些人。但是他觉得还不够，《晨星》在他的推动下，在同一号第一版上还发表短评，说什么“以卡尔·布林德为首”云云。这难道不是天才吗？祝好。

你的 卡·马·

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5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事后来祝贺小燕妮——二十岁？——的生日。至于另一件事，我看只有劳拉才做得出来。^①这里用得上斯泰里布雷芝的陪审官的判决词：“罪有应得”。

过几天我把一切东西都寄还给你。我很高兴，从《北极星》上看到，在佐林根终于也出现了反对贝克尔^②和施韦泽的事例。¹³⁷自从你上次出门以来，关于这些事情我只看过《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李卜克内西的两封信，所以我根本不清楚，在这方面莱茵发生了什么情况；只是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事情保持可怜的缄默这一点来看，我可以**做结论说**，那些先生的处境想必很糟。当然，我很有必要知道莱茵的情况，特别是因为那些流氓开始时在那里得到了暂时的成功。如果你在这方面有什么资料，就给我寄来，我以后全都还给你，将来所有的文件我通常总要寄还给你，因为现在你把这些东西收在一起是很必要的。

你订了《北极星》吗？如果订了，那很好，我们的确也应该知道它的动态。

在莱茵工人中极需要有一些联系，这样我们将来就可以预防

① 见本卷第112页。——编者注

② 伯恩哈特·贝克尔。——编者注

这种阴谋了。

顺便说一说，克林格斯看来出了一件怪事。不知是哪头蠢驴把我多维尔街58号的地址给了他。克林格斯到那里去了，当然没有找到我，于是又到利物浦去找罗德。而罗德竟对艾希霍夫说什么我避开了克林格斯，不愿意见他，又说什么这样对待象克林格斯那样一个在美国同魏德迈和其他人（什么样的人？）共同“创业”等等、等等的人，象什么话云云。不仅如此，这位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罗德先生，居然还表示奇怪，为什么我“还没有”送他一本我的小册子^①，你弄得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吗？

反对“人类的主席”这篇声明^②很出色。恰到好处，不必再多了。

最糟糕的是我们在德国的人现在需要一个为首的，而谁干得了呢？埃卡留斯倒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又不想离开伦敦。

国际协会的确在短时期内不声不响地占领了很大的地盘。不过它现在干英国的事情，而不是再同法国的党徒无休止地纠缠下去，这倒是件好事。这也就是你花费一些时间所得的补偿。

书^③的情况怎样？

格兰特在里士满恰恰是重演了一场耶拿战役——在战略方面——而且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包围了全部敌军²²。只是他不需要作那样长途的进军去取得这些果实。

现在，约翰斯顿也投降了，所以我在两个月以前打的赌——到5月1日南方佬再也不会有军队——算是赢了。现在谁还要抵

①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人类的主席”》。——编者注

③ 《资本论》。——编者注

抗,就要被当做盗匪逮捕,而且是合法的。约翰逊无论如何都会坚持没收大地产,这多少就会加快对南部的平定和改组。林肯则未必能坚持这一点。

此地同情南方佬的人由于对暗杀事件^①不得不发出言不由衷的叫喊,于是就用一个预言来安慰自己说:四个星期以后,大家都会讲:格兰特一世,美国的国王。这些蠢驴真是打错了算盘!

林肯被暗杀在全世界造成这样巨大的影响,“君主们”想必非常恼火。他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得到过这种荣誉。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5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什么都不必寄还给我(席利的信除外)。不过要把这些保存好。附上《自由新闻》一份(一篇关于《意大利的复兴》的奇文是祭司长乌尔卡尔特自己写的)以及《北极星》两份(一份比较早)。我订了后一种报,不再订《社会民主党人报》了。莱茵的情况如何,你从最近的《北极星》上可以看到一些。¹³⁸此外,还受伯·贝克尔控制的信徒的总数未必有一千人。

^① 暗杀林肯事件。——编者注

可别忘了告诉你！在普鲁士议院辩论中曾不止一次地暗示到你的小册子^①。例如，**格奈斯特**说：

陆军大臣^②说服不了我们，即使他的统计是借“**恩格斯的**”舌头^③说出来的。（场内活跃。）

（这段话就是这样刊登在《**柏林改革报**》上的。）

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伦敦的工人当中自然也有一批蠢驴、笨蛋和流氓聚集在一个骗子的周围。在这里，这个骗子是乔治·波特尔，一个卑鄙的人，他受到一个可以被收买的、但是作为一个鼓动家却是机智而危险的名叫**康诺利**的爱尔兰人的支持。虽然资产者也憎恨这个波特尔，认为他是罢工的罪魁，但是他们支持他来反对我们的人，因为他们觉察出他是可以被收买的，并且知道我们的人是忠诚的人。波特尔之所以有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现在是工联的正式机关报《**蜂房**》的编辑，尽管他利用它来反对我们所掌握的工联的**正式委员会**。¹²但是这家报纸是合股创办的，所以现在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工人当中尽可能多地征集股金（每股五先令）；我负责征集三十份股金。我希望你能出五英镑（单独地或者和朋友们一起），我写信给德朗克，要他出一英镑，余数由我自己交付（虽然我在中央委员会的活动所花费的钱对我的财力来说本来就够多的了）。本星期必须把钱弄到，因为下星期要开股东大会。只要有足够的力量（例如奥哲尔担保五十份股金）选出**监事会**，骗子波特尔就会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他只是一个编辑）。这件事对于整

①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② 罗昂。——编者注

③ 双关语：德文《Engelszunge》有两个意思：“天使的舌头”和“恩格斯的舌头”。——编者注

个运动有决定性意义。¹³⁹

厄·琼斯来过这里；用交际场上的话来说，他是和蔼可亲的。不过，我们私下说说，他竭力利用我们的协会**只是为了**进行选举改革运动的鼓动。我寄给他十二张会员证，他带回来十一张，连一张的钱也没有付，而贫穷的席利自己就付出了二十四张的钱。我告诉琼斯，要他把这些会员证再带回去，我以后再处理，目前我不能在英国工人面前透露这样的消息。他**逐渐会**相信，即使出于投机，也不应当对事情采取这样轻率的、甚至是轻蔑的态度。我将写信给他，要他把几份《宣言》^①交给你。你可以把它们分发给一些人。这些《宣言》放在他那里就象死东西一样。此外，他来这里是**要用**阴谋手段从乔·格雷爵士那里获得**市首席法官**的职位，这也使我不满意。

今天我要提出《**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¹⁴⁰。勒·吕贝先生想以德特弗德的代表资格回到委员会来；这家伙曾以**法国代表**的资格退出委员会^②；但是他要进来（代表必须经过我们**批准**）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希望你能在曼彻斯特组织一个分部（哪怕只有六个成员）并且当选为它同伦敦联系的通讯员。其实通讯员当然也就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在伦敦，就有权出席和表决。

在里昂、讷夏托（佛日省）和圣丹尼都组织了新的分部。法国的分部（巴黎分部除外），由于那里现行的法律，不同巴黎联系，而直接同伦敦联系。

希望我的书^③（尽管多次间断）能在9月1日以前彻底完工。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7页。——编者注

③ 《资本论》。——编者注

事情很顺利，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

你的 卡·马·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5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席利的信还给你。莫泽斯和莫泽茵^①家庭生活妙不可言的情景十分有趣。

《北极星》已收到，非常感谢。上面刊登的消息可以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反面材料得到证实，这份报纸我还要订到6月（如果在伦敦，在对你方便的地方都弄不到这种报纸，我可以继续订下去；不可能预先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

此外，这种糟糕的小报，即《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是如此贫乏，简直令人可怜。可怜的施韦泽的英雄精神已经奄奄一息。一切警句谚语和作家文选中的精辟言论都用尽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自己的读者了。甚至“耗子”^②也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耗子是新“党”的最后希望。¹⁴¹“协会生活”栏完全空着，小品文栏转载了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的文章。¹⁴²在1848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最动荡的一个时期中作了四个月的编辑工作之后，这个懒

^① 赫斯和他的妻子西比拉。——编者注

^② 赫斯（原文是文字游戏，因为莫泽斯这个名字同《Maus》——“耗子”这个词的语音近似）。——编者注

家伙就筋疲力尽了，而这正是那些曾想用一着妙棋一下子把整个德国无产阶级都吞并过去的先生们。

关于波特尔：附上五英镑；至于股份，你可以认一部分，即在我名下认五股，在赛米尔·穆尔名下认五股；我固然还没有见到他，但他一定会认一些的。我们将给你寄去参加大会^①的全权委托书。如果龚佩尔特也要认五股，你可以从那二十股中拿出五股给他，这就是：五股给我，五股给穆尔，余下的十股分给别人，但是，如果那是一些**不完全可靠**的人，你应当保留有把它们收回的权利。

至于要**我**在这里建立国际协会分部的建议，那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除了穆尔和龚佩尔特以外，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个人，因为我不能和基尔曼之流共同做这样的事，如果同他一起，我们很快会发生争执。何况，一旦出现了或建立了同工人的真正接触点，我的伦敦通讯员的地位就会给我带来各种各样难以完成的义务。而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我这样做，一点也不能减轻你的负担。

顺便说说，莫泽斯继续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攻击国际协会。¹⁴³如果你没有读到这篇东西，我把它寄给你。

银行券是：B/C 48498，曼彻斯特，1864 年 1 月 4 日。

“恩格斯的舌头”等等，如同我最初所想的，不是指我，而是指一个统计学家，即来自柏林的枢密顾问**恩格尔**，就是他给罗昂准备的那些材料受到了我的**批评**。^②

不必去管琼斯吧。我觉得他已经不大相信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另外，我在这里老是碰不上他，他总是不在。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 118—119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18 页。——编者注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5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五英镑收到,谢谢。将按照你的意见使用这笔钱。

关于曼彻斯特的委员会,你说得对。^①

至于厄·琼斯,暂时还必须和他一道前进。他,以及他的人,将同我们的代表(奥哲尔和克里默代表国际协会)一起出席即将在曼彻斯特召开的代表会议(下星期二),豪威耳(泥水匠,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以改革同盟书记的资格出席,比耳斯和梅桑·琼斯以该同盟的资产阶级代表的资格出席。¹⁴⁴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改革同盟要么永远不会产生,要么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培恩斯的提案——它本来受到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需要这样一种小的措施来应付选举运动——在下院的彻底失败(它会引起内阁更换和托利党执政),就是在最近工人阶级(也就是我们的人)提出的“放肆的”要求的直接影响下造成的。¹⁴⁵

德朗克来信告诉我,现任瑞士银行总经理莱纳赫第一打算取消只耗费开支的伦敦办事处。莱纳赫第一当然不象法济和克拉普卡那样受政治上的以及个人的考虑的约束。¹⁴⁶

在我的左膀上靠近身体的不可言喻的部分又冒出一个讨厌

^① 见本卷第119、121页。——编者注

的痛。

问候莉希夫人。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带说一下，勒·吕贝先生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作了错误的估计，现在他想以“格林威治”代表的资格回到中央委员会来！我们回答他说，这首先必须等候他在发生冲突时写到法国去的那些信寄回来。¹⁴⁷

我不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还能存在一个季度。

莫泽斯^①相信自己的地位是很巩固的，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拉萨尔的枢密全权代表这个官职的重要性。¹⁴¹ 可怜虫！

拉萨尔的遗嘱现在已经生效。除了他的“任命”以及当时“用命令口吻严厉”吩咐的行动准则以外，他没有遗赠给伯·贝克尔任何东西。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5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从报纸剪下的我那封致约翰逊的公开信^②。

① 赫斯。——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编者注

埃德加尔^①再次出现，自然使我们十分惊讶。他完全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他的经历也完全同我想象的一样。很可惜，他并不始终是加里波第的助手。他对他本来是很相宜的。但是这个可怜虫仍然十分软弱。他将较长时间地留在这里，因此，你如果能帮我恢复我的酒窖，那你就是做了件好事。

我现在象匹马一样地工作着，因为我必须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时间，痛现在依然存在，尽管它只使我感到局部疼痛，而没有影响脑袋。

在工作之余——当然不能老是写作——我就搞搞微分学 $\frac{dx}{dy}$ 。我没有耐心再去读别的东西。任何其他读物总是把我赶回写字台来。

今天晚上将举行国际的紧急会议。一个好老头子，老欧文主义者韦斯顿(木匠)曾提出两个论点，他经常在《蜂房》上为这些论点进行辩护：

(1) 工资率的普遍提高对工人不会有任何好处；

(2) 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原因，工联所起的作用是有**有害的**。

这两个论点——在我们的协会中只有**他**相信——如果被接受，那末，我们就将在这里的工联和现在大陆上流行的罢工疫面前闹大笑话。

由于这次会议将允许非委员参加，所以他会受到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的支持，这个人曾经以同样的精神写过一本小册子。人们自然希望我加以反驳。我本来应当为今天晚上的会议准备我的反驳意见，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继续写我的书^②，所以我就只

①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好临时去讲一通了。

我当然事先知道，两个主要论点是：

（1）**工资**决定商品的价值。

（2）如果资本家今天付出的是五先令而不是四先令，那末明天他们就将以五先令而不是以四先令出卖自己的商品（他们能这样做，是由于需要的增长）。

这虽然非常平淡无奇，并且只涉及最表面的现象，但是，要对完全不懂的人把与此有关的一切经济学问题解释清楚，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不可能把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压缩在一小时之内讲完。但是我将尽力而为。¹⁴⁸

埃德加尔在英国首先遇到你，他认为这是好的征兆。他对莉希很满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这个埃德加尔除了自己以外从来没有剥削过任何人，而且他始终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工人，可是他却站在奴隶主方面参加了饥饿和反饥饿的战争，另外，内兄内弟两人目前都因美国战争而遭到破产；这些都是命运的极大的讽刺。

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6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一定要原谅我长久不写信。在整个这段时间,我不断受胆病的折磨(可能是炎热引起的),而且老是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一有能够从事写作的时间,我就完全用来写我的主要著作^①。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总想寄信,但是怎么也顾不上。

我能告诉你的新闻很少。高尚的《北极星》自从我上次寄给你以后再没有出版,这大概是由于缺乏资金的缘故。今天我又收到它,但它只字不提间隔时期的情形。正如你将要看到的,这家小报只不过是庸俗心理的藏污纳垢之所。这些家伙现在宣布——在他们给伯·贝克尔的回信中——不论是谁,只要敢于对拉萨尔所阐述的真理有丝毫侵犯,就是“叛徒”。¹⁴⁹ 伯·贝克尔先生暂时把自己的主席权力让给庸人弗里茨舍(在莱比锡),并把自己的官邸迁到柏林,其目的是为了能够直接同俾斯麦先生打交道。

伊威希男爵^②的整个运动竟堕落到如此齷齪不堪的地步!但是这个家伙显然有一种真实的本能,知道如何使自己成为德国庸人的救世主!而那个“不忠实的女人”^③则以贵族夫人的资格同他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③ 海伦娜·塞尼盖斯。——编者注

的瓦拉几亚人^①快快活活地住在布加勒斯特。

我已有一些时候没有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信。这大概是因为，我在停止写信的一段时间内，很久没有回答他几乎每天写来的便条，这些便条没有内容，而且总是后一张否定前一张。

在这里发生的与国际协会有关的事件，只有以下几点值得提一下：

意大利的先生们已经回去了，在上星期二^②通知我们，他们又任命沃尔弗少校为自己的代表。看来，马志尼先生已经确信，他也许会需要我们，但我们对他丝毫不感兴趣。

一个名叫莱昂·路易斯的美国佬（现在在巴黎）当了美国书记。据我看，他虽然很有钱并且非常自负，但什么也不值。他认为，只要创办一种《平民报》，他就能使英国在二十四小时内，或者至少在六个月内革命化。他向我们建议把尚在筹划中的报纸作为机关报，但发现我们向他提出的条件非常实际，而且缺乏热忱，于是就“暂时”同他的妻子——也是个大政客——一起到法国去了；我估计是去看看在那里能不能更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杠杆”。

想知道你对下面的问题的意见：

我在中央委员会上宣读了一个报告（大约有两个印张），报告是针对韦斯顿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工资的普遍提高会产生什么作用，等等。¹⁴⁸ 第一部分是答复韦斯顿的胡说；第二部分是在适合这种场合的限度内所作的理论的论断。^③

现在人们想把这份报告印出来。从一方面看，这也许对我有

① 腊科维茨。——编者注

② 6月20日。——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编者注

好处，因为这些人同约·斯·穆勒、比斯利教授、哈里逊等有联系，从另一方面看，我有点犹豫：

（1）因为“韦斯顿先生”成为我的反对者并不是一件太值得高兴的事；

（2）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用非常紧凑但又相当通俗的形式叙述了预先从我的书^①中取出的许多新东西，同时对于许多问题我又不得不只是顺便粗略地提一下。问题是，用这样的方式预先从我的书中拿出东西是否适宜？我想，关于这一点你能比我作出更好的判断，因为你是从安静的远方来看问题的。¹⁵⁰

我也花了很大力气来抵抗席利、约·菲·贝克尔和巴黎理事会中一部分人的进逼，以便推迟预定在今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我毕竟顺利地说服了——这件事有决定性意义——这里的委员会，使它从选举法改革运动等等着想，同意今年仅仅**在伦敦**召开预备性的（不公开的）**代表会议**，外国的中央委员会可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不是由加入协会的团体派，而是由它们的领导委员会派）。我相信，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会成为泡影。事情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

我们的埃卡留斯成了伦敦的一个主要的选举法改革鼓动家，若不是现在正碰上缝纫业的大忙季节，他就会同意到各地去作一次鼓动旅行（每星期二英镑的报酬）。他有一种英国人所特别喜欢的特殊的冷淡而幽默的演讲风格。

埃德加尔^②已经完全复元。他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人，在他那里实际上一切都以食物和美服为中心；象狗和猫一样自私自利，但是人倒还善良。他的脑子又开始有些动起来了。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我不喜欢约翰逊的政策。他对单个的人采取的那种矫揉造作的严厉态度令人发笑；但是直到现在他实际上还是极其动摇和软弱。反动已经在美国开始了，而且如果不立即结束这种一向存在的松弛现象，这种反动很快就会大大加强。

关于普鲁士议院的辩论，你的意见如何？不管怎样，接二连三地揭露法律手续等等，是很好的。同样好的是，对民族联盟¹⁵¹的大普鲁士主义的公开打击，这特别表现在波兰问题的辩论中。

关于**波兰**，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埃利阿斯·雷尼奥**（就是写《多瑙河各公国史》的作者）的著作《欧洲问题，被错误地称为波兰问题》。从这本书中看出，**杜欣斯基**先生（基辅人，在巴黎当教授）用语言学的、历史的、人种学的观点以及其他观点，非常认真地维护拉品斯基关于大俄罗斯人**不是斯拉夫人**的论断；他断言，原来的俄国佬，即从前莫斯科大公国的居民，大部分是蒙古人或芬兰人等等，如同俄罗斯的再往东的部分和东南部分一样。从这本书中看出，事情的确使彼得堡当局非常不安（因为这会断然结束**泛斯拉夫主义**）。所有俄国学者都奉命写答复和反驳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在这些辩论中，关于大俄罗斯方言的纯洁性及其同教会斯拉夫语的近似性的论据，似乎更有利于波兰的观点，而不是更有利于俄国佬的观点。在最近一次波兰起义¹⁸时，杜欣斯基由于自己的“发现”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奖赏。从地质学和水文地理学的观点也同样证明，同德涅泊河以西地区相比，该河以东开始有很大的“亚洲的”差别，而**乌拉尔**绝不是分界线（默基森就已经这样主张^①）。杜欣斯基所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这个名称被俄

① 罗·英·默基森、韦尔涅、凯泽尔林格《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地质和乌拉尔山脉》。——编者注

国佬劫取了。他们不是斯拉夫人，而且根本不属于印度日耳曼种，他们是入侵者，需要把他们再驱回德涅泊河那边去，等等。俄罗斯意义上的泛斯拉夫主义是当局的臆造，等等。

但愿杜欣斯基是对的，并且希望至少这种观点在斯拉夫人当中占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他宣称向来被看做斯拉夫人的另外一些土耳其民族，如保加利亚人，也不是斯拉夫人。

祝好。

你的 卡·马·

庸人弗莱里格拉特在两星期前带着妻子和女儿^①来探望我们！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是莱纳赫，莱纳赫到这里来是为了“监督”他，这就使得他有点烦恼。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7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普鲁士；从那时候起他有没有写信给你，并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你？这个可怜的人大概需要钱，目前就是几英镑对他来说也要比往常更有价值。但是寄到哪里呢？

我也愈来愈不喜欢约翰逊的政策。他对黑人的憎恨愈来愈强

① 伊达·弗莱里格拉特和凯蒂·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烈，而对于南部的老贵族却表现得非常软弱。如果事情这样下去，六个月以后，所有从前那些脱离派骗子就都会坐到华盛顿国会中去。在那里有色人种没有选举权是不行的，而约翰逊却让战败了的奴隶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太荒唐了。但是应当估计到，事情的发展将和男爵先生们所想象的不同。他们大多数已经完全破产，并且会乐于把土地卖给来自北部的移民和投机者。这些人不久会来得很多，并且会使许多情况发生变化。我想，破落的白人将逐渐死光。这些人是不会有什么别的出路的；两代以后的幸存者将与移民溶合成为一个全新的种族。黑人也许会成为小小的移民，如同在牙买加那样。因此，寡头政治归根到底是要垮台的，但是这个在现在本来可以一下子结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却要拖延下来。

我不认为，你在同韦斯顿先生的笔战中会得到很多桂冠，而以此作为英国经济学著作的处女作，当然是不好的。^①而在其他方面我看不出预先发表你的书^②中的个别论点会有什么特别的害处——当然，如果你现在**真正**就要完成这本书的话；书写得怎样了？9月1日是最后的期限，你知道，这将耗费你十二瓶酒。

在这里的选举期间，琼斯全力以赴地为海伍德工作，而海伍德作为一个绝对不喝酒并拥护许可证法案¹⁵²的人，在工人当中是不受欢迎的。穆尔也认真地进行了工作。詹姆斯将使曼彻斯特的假绅士们感到满意；他想当法官，别的没有什么。在选举期间，单是他的委员会和同伴们喝香槟酒，就使他花费了一大笔钱。当时真可以说是收买贿赂和吃喝应酬：象大胖子诺耳斯这伙人，成群结队

① 见本卷第124—125、127—128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地来到大本营王后旅馆，在那里吃得肚子发胀，香槟酒拚命往肚子里灌，所有这些都开一张小条子了事，委员会的委员在小条子上写上：两顿便餐，三瓶香槟酒。在郎卡郡，三个候选人总共耗费了二万英镑，在所有的饭馆中白白吃喝一星期。下午五点我曾到这里的王后旅馆，雅致的吸烟室看去象从前磨坊街¹⁵³的地下室，在那里招待的不是穿缎子衣服的女招待，而是套着白套袖、围着围裙的男侍者。那一伙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到六点半钟，旅馆主人不得不让警察协助把他们赶走。我的任务是把詹姆斯的委员会的人灌醉，使他们无法执行自己的任务；而这一点，出乎意料，我在好几个人那里都获得了成功。

我在办事处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查理^①不在，弗兰茨·欧门也不在；因此工作非常多。现在轻松一些了。我正在阅读格林童话、德国英雄传说、古代弗里西安法律等等。只把这些东西浏览一下，立即就认真地研究古代北欧语。其中的诗歌由于故意隐晦和包含一些名字极多的神话而非常难懂，因此我看，这样附带研究是没有用的；当工作不太忙的时候，我应当设法用四个来星期的时间专门进行研究。

向女士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穆尔问我关于《蜂房》的股份。此事怎样了？你在对付波特尔方面结果怎样？¹³⁹

① 勒兹根。——编者注

5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7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对于我们普鲁士的米拉波躲在……**动物园**里觉得怎样？哈尔科特一伙扮演了野兽的角色，这一点恐怕俾斯麦本人也想不出来。¹⁵⁴

此外，我确信俾斯麦先生必定希望有一次冲突。我看最明显的证据是施韦泽的脏东西^①——现在它每天都被没收——的态度：工人在被号召保持安静达六个月以后，现在又被认为应当突然起来拥护代表们；应当召开群众大会等等；应当竭力从事反抗政府的鼓动。另一个证据就是反动报刊一致唱和，这些报刊把这种宴会比作巴黎的二月宴会¹⁵⁵，最后，还有政府的整个行动，无谓的挑衅等等。但是可以预料俾斯麦是要失败的。安排得也实在太笨了。

另一方面，施韦泽——贝克尔似乎想利用机会体面地下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联合会^②似乎打算关门，这样做专门是为了把这些先生洗刷清白。另外，从本月1日起我已不再读这种肮脏的小报。为它花钱，俾斯麦显然已经厌烦了，我也是如此。因此，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要靠你供给消息了。

在德国，荫凉处达到列氏三十二度！据说人们还只能住在地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下室。这里也象热带一样炎热。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①

1865年7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也许你已经猜到，我这样久不写信并不是由于最令人高兴的原因。

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使人更难忍受的要求纠缠着我。这一事实将不会使你感到奇怪，如果你考虑到以下两点：（1）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2）单是偿还**债务**和安家就花掉了五百英镑。我把花掉的每一便士（凡是属于这一项目的）都记在账本上，因为连我自己也难于相信钱这么快就没有了。天晓得在德国散布了些什么有关我的流言蜚语，以至于从那里向我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太古时代的要求。

起初我想到你那里去亲自谈谈这件事。但是现在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上星期六我向国际的小委员会¹⁵说我要外出，以便获得即便是两

^①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个星期完全自由的时间，这样就能够不受干扰地推进工作。

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就我的条件来说，我住的房子的确太贵，再就是我们这一年比往年生活得好一些。但是唯有这种办法能使孩子们维持那些可以使她们的前途得到保证的社交关系，况且，她们受过许多痛苦，也应当使她们至少有一个短时期的补偿。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如果只有我们夫妻两人，或者这些女孩子都是男孩子，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好。

至于说到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真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¹⁵⁶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用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¹⁵⁷

英文加工工作却不同。福克斯毫不怀疑，只要我一收到退回来的第一批印张，他就能替我找到出版商。那时我就会和迈斯纳约定，除了校样以外，他还得把每一印张的干净的版样寄给我；这

样，德文的校对和英文的翻译就可以同时进行。在英文翻译方面，我非依靠你的帮助不可。我期望从英文版¹⁵⁸中得到这项工作的真正报酬。

国际方面的情况如下：

我将五英镑交给克里默，用来购买《蜂房》的股份。但是，由于克里默、奥哲尔等人当时到曼彻斯特去了，事情落了空，波特尔占了上风。¹³⁹他们决定把事情推迟到下次股东大会（其实是年会）。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会有什么结果。第一，因为近来奥哲尔和波特尔之间的不和已经变成了公开争吵。第二，因为《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已经表示愿意为我们效劳。¹⁵⁹（附带说一下，在最近同《矿工》的谈判中，我们答应供给它不要稿酬的通讯。因此，如果你什么时候有工夫写一篇关于外交政策——**普鲁士的**等等——的小文章，请寄来由我交给该报发表。）

根据我们的章程，今年应当在布鲁塞尔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巴黎人、瑞士人和这里的一部分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在我没有时间为中央委员会写必要的文件的时候——这只能败坏我们的声誉。尽管对方竭力反抗，我还是做到了使布鲁塞尔的公开会议不召开，而改为在伦敦召开一个不公开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9月25日），只有各领导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会上将为以后的代表大会**做准备**。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正式理由**是：

（1）各执行委员会之间有必要预先进行协商。

（2）由于法国的罢工，由于英国的议会选举、选举改革运动和工人展览会¹⁶⁰，协会的宣传工作受到了阻碍。

（3）最近在比利时延长了外侨法的有效期，这就使布鲁塞尔

不可能再作为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地点。¹⁶¹

我没有再看《社会民主党人报》，因为工人协会^①也已拒绝订阅¹³⁵。《北极星》我也没有再订，但我有时在协会中读到它。莱茵各分部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同伯恩哈特^②分手了。

在现在的情况下，埃德加尔^③对我们来说是个耗费很大的客人，而他显然完全不打算离开我们这里。

因为天气炎热，以及由此引起的胆病，我已经又有三个月几乎每天呕吐，和从前在布鲁塞尔一样。

祝好。

你的 卡·马·

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8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五十英镑收到，非常感谢，并且感谢你这样快地给我帮助。

你信中谈到“艺术作品”的那部分我感到很有趣。你还是没有懂我的意思。整个问题在于，是把一部分手稿誊写清楚寄给出版商^④，还是先把整个著作完成？由于许多原因，我宁愿选择后者。

①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② 贝克尔。——编者注

③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迈斯纳。——编者注

就**工作本身**而言，这样做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但是，出版工作当然是耽搁了一下；另一方面，如果开始付印，现在就不能有任何间断。此外，尽管注意到温度表的度数，工作进行得还是非常快，其他人就是丢开一切艺术上的考虑也未必能够如此。再加上规定我要以六十个印张为最大限度，因此我绝对有必要把整个东西放在面前，以便知道，要压缩和删节多少才能在给我指定的数量范围内均衡地和匀称地阐述各个部分。¹⁶² 不管怎样，你可以相信，我将尽一切努力，以便**尽可能快地完成**，因为这件事象梦魇一样压着我。这不仅妨碍我做别的什么事情，而且我对于在某种程度上用未来的桂冠款待公众（其实，这样做的不是我，而是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感到万分讨厌。此外，我知道，以后的日子不会总象现在这样平静。

艾希霍夫写了几行字给我，但是由于事务繁忙，没有到我这里来，他信中告诉我说，德朗克（他昨天曾在这里）要来看我，但是信写的很乱，一点也弄不清是什么意思。这种“报告”风格象一层皮一样紧紧地贴在我们可怜的艾希霍夫身上，以致任何手术都不能把它从他身上剥下来。

你对于济贝耳的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诗歌创作有什么看法？所有这些废话似乎都是在大醉之后晕头转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它使我们这个朋友从前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

虽然我赞成你的意见，即认为柏林发出的最初的号召不是没有内阁的推动^①，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企图倒向资产阶级方面，

^① 见本卷第133页。——编者注

则是彻底失败的征兆。此外,另一个拉萨尔主义的小宗派,在我们的声明^①的影响下转而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也是一伙微不足道的败类。这些家伙不仅同伯·贝克尔及其一伙争论谁真正信仰拉萨尔,而且他们的一些分会还把哈茨费尔特老太婆授意的、直接反对我们的一些话刊印出来,这些话宣称,任何人企图推翻或者修改拉萨尔所阐述的真理中的哪怕一个字,他就是“人民”的叛徒。¹⁴⁹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李卜克内西回信了,虽然他曾经寄给我各种便条;可是现在我想这样做。他现在暂时住在汉诺威,而他的妻子^②还在柏林。我不写信一方面是因为我很忙,此外,我个人的苦恼已经够麻烦我的了。另一方面,我确实对他很气愤,因为他在柏林拉萨尔派联合会上说了些关于我的无稽之谈,这可以在老淫妇用某个席林(法寻这个名字对于他会更恰当些)^③的名义出版的关于伯·贝克尔被开除出该联合会的拙劣的小册子上读到。这家伙用他所固有的由于懒惰而忽视事实的天才,关于落到班迪亚手中的手稿^④,关于我为了贝克尔而对维也纳《信使报》^⑤所作的调停等等,胡扯了一些最无聊的话。除此以外,他还以我的“保护人”的姿态出现,并且替我向柏林的无知之徒“道歉”,说他们不了解我的工作,他这一套做法是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在一生中至今还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表明自己。¹⁶³因此我把回信推迟了一些时候,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厄内斯蒂纳·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③ 席林(Schilling)同英币先令(shilling)同音,法寻是英国最小的辅币,等于四十八分之一先令。——译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⑤ 原稿为:《观察家报》。——编者注

以免对他说些不客气的话，同时也让自己想想，李卜克内西不可能不象李卜克内西那样行动，而他的愿望是“善良的”，这样就会使自己平静下来。柏林的老帮工联合会的三万会员，以及那里的印刷工人协会，在他被驱逐时向他表示了一种热烈的欢呼。小威廉以他素常的乐观主义认为“柏林无产阶级就在我的（即他的）和我们的（你和我的）脚边”。可是他却不能在德国为国际协会建立一个哪怕只有六个人的分部，虽然这个乐天派应当懂得，我是不能把他的幻想当做事实拿给英国人。他也经常写信谈到我的“书”^①。但是，每当我为了满足他的乐观主义要求把“书”（最初是全部多余下来的《福格特》^②，后来是全部多余下来的《共产党人案件》^③）寄给他时，他却在接到这些书之后关于这一点一个字也不再提了。

杜塞尔多夫的进步党议员格罗特先生写信给他，他在柏林的活动所起的作用，比一百个进步党议员所起的作用还大。

埃德加尔^④近来伤风，影响到鼻子，由于这种意外的不幸，他的鼻子看起来完全象是巴道夫^⑤的鼻子。

当天气热的时候，我白天和夜晚都在开着的窗前工作，结果右臂，特别是肩胛骨处得了风湿病；非常疼，并且书写感到困难，特别是手臂微微举起感到困难。夜里睡在床上，我无意中举一下手臂，就不由自主地叫一声，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这种病是多么讨厌。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④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⑤ 莎士比亚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编者注

龚佩尔特知不知道治这种病的什么秘方？

当然你也会知道，可尊敬的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在巴黎的体操团体的庆祝会上，对于在这次庆祝会上作主席的犹太人授给他的桂冠，用下面的话拒绝了：“我不想要任何冠，即使是桂冠。”但是，他同时又用相当明确的词句暗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他对德意志共和国总统这个理应属于他的“职位”的要求。《北极星》好好地讥笑了他的这种滑稽戏以及他的全部**最卑鄙**的发言。¹⁶⁴ 庆祝会从举杯祝贺巴登格^①开始。

施特龙在什么地方？

在你有时间和有兴致时，别忘了写点关于“大陆的”东西寄来给《矿工》^②发表。

全家衷心问候你，我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克思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8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的风湿病我有一个医治的办法，用这个办法龚佩尔特有一次在二十四小时内治好了我的风湿病，而且那一次发作要厉害得

① 拿破仑第三的绰号（这是一个泥水匠的名字，1846年他穿上这个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编者注

② 《矿工和工人辩护人》报。——编者注

多。请找人给你缝两只大的法兰绒袋子，它们要完全能盖住患病的地方，甚至还要大一点，把这两个袋子装满糠秕(bran)，轮流在烤炉上加热，热到只要你能受得住的程度，然后轮流把它们敷在患处，要尽可能勤换。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应当安静地躺在床上，要盖暖和；这样你立刻就会感到很轻松，但你不妨继续敷下去，直到再也感觉不到一点痛苦为止（譬如说二十四到三十六小时）。

艾希霍夫刚刚来过这里，他在伦敦当上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从这件事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又要上人家的大当了，但对这个如醉如狂地把一切都看成玫瑰色的人，你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现在竟至相信，似乎在英国这里，绸缎业离开了他就根本不能经营。

书^①的事情进展得很快，这使我非常高兴，因为你上一封信中的某些说法确实引起了我的怀疑，好象你又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可能使一切都拖延到不知哪一天去。当手稿送出之日，我将尽情痛饮，要是你在第二天就能到这里来的话，我们便可共同一醉。

谢谢你寄来的几号《自由新闻》。

我们善良的李卜克内西总是不能抛掉不机智和乱写的毛病。如果是他一个人独自负责地进行工作，那末在十二个月当中就得有十个月要生他的气。但是你想怎么办呢？这就是他李卜克内西的本性呵，这里一切懊恼，一切抱怨都无济于事。在目前他毕竟是我们德国的唯一可靠的联系。

在目前情况下，在布鲁塞尔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无疑是件大蠢

① 《资本论》。——编者注

事。¹⁶¹ 回忆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个小国家里的遭遇吧¹⁶⁵。这种事情只有在英国才能进行，法国人应当知道这一点。试图在比利时这样做，纯粹是浪费金钱、时间和精力。

你有没有席林的关于伯·贝克尔的小册子^①？望你能寄来让我看几天。

施特龙是在汉堡还是在布莱得弗德，我不知道，很久以来我一点都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

莱茵的庸人们大概要疯狂地恼恨俾斯麦；“合法基础上的历史发展”如此美妙地呈现在这些蠢驴面前，这很好。你注意到俾斯麦捞钱的最新花招没有？科伦—明登铁路曾以国家保证利息为条件赋予国家**按票面价格收买**的权利（一百塔勒的股票现已达到二百塔勒），现在他竟以一千三百万塔勒的价格把这个权利卖给了科伦—明登铁路，据《科伦日报》计算，包括出卖已经属于国家的股票等等在内，他将由此**捞到三千万塔勒**。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契约不经议会批准，科伦—明登铁路是否会付这笔钱？如果它付了，那末俾斯麦又会在若干年内占上风，而庸人们就要大倒其霉了。现在这很快就会见分晓。¹⁶⁶

莉希说埃德加尔^②大概没有戴上他那顶得克萨斯帽子，否则他的鼻子是不会伤风的。

你的 弗·恩·

① 卡·席林《伯恩哈特·贝克尔主席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开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5年8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济博耳德先生的信。你不用把它寄还给我。其次，寄给你哈茨费尔特那篇肮脏东西^①，也不用寄还，不过要保存起来。也不要给任何人看。幸而这篇肮脏东西在德国报刊上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在报纸上出现的唯一与此有关的东西，是梅茨内尔（前柏林分会的全权代表）和福格特^②（仍然是他们的出纳员）的声明，上面还有威·李卜克内西的副署。声明宣称：

（1）席林窜改了报告，有些决议被隐瞒起来了，另外一些被改成完全相反的东西；

（2）既然联合会禁止老太婆哈茨费尔特进行任何干预，那末她本当不再妄加评论。

这一声明登在《改革报》^③和《人民报》上。163

我好几天以来都在服药，简直糟糕透了，完全不能工作。但是艾伦说，过几天我就会复元的。这又是胆病，是大热天进行“极繁重的”脑力劳动的结果。名义上我现在是由于国际的缘故外出了。

① 卡·席林《伯恩哈特·贝克尔主席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开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福格特。——编者注

③ 《柏林改革报》。——编者注

埃德加尔^①现在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他在个人小圈子生活中习惯了一种最狭隘的利己主义：从早到晚只求填饱肚子。但他是善良的，所以他的利己主义是属于好猫好狗之类的利己主义。这种个人小圈子生活真该诅咒。他甚至连女人都不接近了，他的性欲也转到肚皮方面去了。可是他对自己可贵的健康经常担惊受怕，另一方面这个小伙子又习惯于在毒蛇和豺狼虎豹中间感到自己“安全”。

他现在又想回到得克萨斯，然而同他那亲爱的哥哥^②碰面将不可避免。

你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他的原始的野蛮想法。开一个小烟铺或小酒铺现在成了他的理想，这当中显然有他的用意，这就是要用这种办法使自己能够最可靠地弄到雪茄烟和酒。

他喜欢把自己“装扮成”老绅士的样子，这种人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打算，再也无事可做，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活着。

此外，他还忙于打扮，罗敦路167上的“老绅士们”使他很苦恼，因为他不能摹仿他们。真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劳拉（她的左脸颊上现在恰好长了一个小疮）说，“她的舅舅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杜西^③说，“她喜欢他，因为他非常滑稽”，小燕妮说，丽娜·舍勒尔和他可以互相庆幸“彼此相安无事”。嗨，他们都是一伙！这些女孩子还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过我关于“白恩士女士”的情况。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8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哈茨费尔特的拙劣东西^①，由于它所包含的一切——赐恩赐福的拉萨尔、李卜克内西等等，真是糟糕已极。如果报道不是彻头彻尾的伪造，那末善良的图书馆^②这一次表现得比平常更软弱，更缺乏思考和更健忘。这样的辩护人真该死。

那位对香槟酒感兴趣的济博耳德也是一样。这家伙企图使你跟布林德“和解”是多么幼稚！而这里还有那些有趣的“老瑞典人”，关于他们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还需要同他们通信，以便建立“联系”。完全是哈罗·哈林式的。我愈来愈趋向于这样的见解，即从北弗里斯兰的南纬起，凡是超出资产阶级和农民政策范围的一切都是纯粹的哈罗·哈林。但是，这个蠢驴还每年都要跟你捣乱。

下星期（星期五即25日左右）我和穆尔将到德国和瑞士去，预定两周，如果可能，顺便“看一眼”意大利。¹⁶⁸倘若办得到，在归途中我当来莫丹那别墅^③稍作停留。

本月28日，即一周以后的星期一，科伦—明登铁路的股东们

① 卡·席林《伯恩哈特·贝克尔主席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开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伦敦居住的那条街的名称。——编者注

将举行全体大会，这个大会将作出能决定普鲁士今后几年的政策的决议。我不能想象，这些家伙们会这样愚蠢，以致不经议会批准就把一千三百万塔勒的现金付给俾斯麦。¹⁶⁶但是莱茵的自由资产者只要能欺骗国家，什么都干得出来，在这里，他们指望今后作为议员能使自己为失掉的东西得到报酬。如果契约没有被通过，或者它的通过受到议会批准的约束，俾斯麦先生大概就要完蛋了；这样一种财政上的失败，而且是在作了一番绝望挣扎之后的失败，连这位冒险家也是经受不起的。现在他又在和奥地利和解，这证明他在智力上和道义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他一发动战争，他立刻就会被推翻，因此他继续说大话，把一些小小的成绩算到自己头上，使德国受到全世界的嘲笑。但他几乎已经象布斯特拉巴⁴⁷那样使庸人对他深深景仰。庸人现在已不再要求自己的偶像们获得一时的成功，而只是要求他们夸口吹嘘。所以克拉森-卡佩耳曼就成了科伦的偶像，因为他在关键时刻逃之夭夭了。¹⁵⁴

济博耳德也真不错，他推荐哥本哈根的克·威·里梅斯塔德，后者是《日报》的一员！所谓工人联合会，乃是斯堪的那维亚的埃德尔丹麦人党和哈耳内阁的宣传机关。¹⁶⁹

乌尔卡尔特老爷子下月关于普鲁士王家法学家们会说些什么呢？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啊！

衷心问候女士们和埃德加尔^①。

你的 弗·恩·

①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8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由于你要出去旅行，我**不得不**告诉你，本月28日我必须付给肉铺老板十英镑欠款；而房东也很令人讨厌。顺便说一句，英国的财政看来很困难，至少税收人员这个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催得紧，于是意想不到地使我“轻装”了。

尽管艾伦已将我的肝病的痛苦除去，但我还是在生病。而现在又得了一种流行性感冒，他虽说过五六天后就会好，可是就脑力劳动而言，这种病实际上是最折磨人的。但愿这次病把我对自然所欠的债务彻底还清。

小劳拉的身体也不大健康。一年来，她瘦得比平常还要厉害。但是她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直到今天才决意和我的妻子一起去找医生。我希望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小燕妮和杜西^①都很好（埃德加尔^②的健康状况也大有改进）。我的妻子咬掉了下颌上的两颗牙齿，昨天就去补了四颗。这大概就是我们家中发生的全部“事件”。

由于身体不舒服，我只能写很少一点东西，而且还时常间断。虽然在患流感期间连书都不能好好地读，我还是利用闲暇时间随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便看了些小东西。“利用这个机会”，我又顺便“钻了一下”天文学，这里我想提一件事，它对我说来至少是新鲜的，你或许早就知道了。你知道拉普拉斯的行星系形成学说以及他是怎样解释各种天体的自转等等的。有一个美国佬柯克伍德根据他的学说发现了一种关于行星自转的**多样性的**规律，而这种多样性从前看来是无规可循的。这个规律是：

“每颗行星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一周，其**自转次数的平方和它的引力范围的直径的立方成正比。**”

在每两颗行星之间有一点，在这一点上它们的引力达到平衡；因此，在这个点上的物体是静止不动的。相反，如果偏离这个点的一方或者另一方，这个物体就会落到这个或那个行星上。于是这个点便构成一个行星的**引力范围**的极限。按照拉普拉斯的说法，当一个行星最初从原始气团中分离出来的时候，由气体环形成了这个行星，上面所说的引力范围正是该气体环的宽度的尺度。柯克伍德由此断定，如果拉普拉斯的假说是正确的，那末在行星的自转速度和形成它的气体环的宽度或它的引力范围的宽度之间，应当存在一定的关系。他通过分析计算加以证明之后，在上面那个规律中表明了这种关系。

老黑格尔关于当一种力量“超过”另一种力量的瞬间向心力“突然转变”为离心力的现象说了几点非常机智的意见；例如，在太阳附近向心力最大；因此，黑格尔说，离心力也最大，因为它正在超过向心力的这一**最大限度**，——反过来说也是如此。还有，这两种力在近日点和远日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上是处于**平衡状态**的。因此，它们**再也**不能摆脱这种平衡状态等等。¹⁷⁰此外，整个说来，黑格尔的论辩可以归结如下：牛顿的“证明”对刻卜勒的运动“概念”

并没有补充什么新的东西，这一点，现在差不多已经是公认的了。

你知道，瑞士银行的**行长**现在是**卡尔·福格特**先生，他在自己的朋友法济离开日内瓦之后立刻就出卖了他，而同莱纳赫（他本身是总经理）一起进行诈骗。我曾经问过弗莱里格拉特，福格特先生作为银行界人士在瑞士名声很坏，他是怎样获得这种荣誉职位的呢？**回答**是：瑞士人在“瑞士银行”中几乎已经没有任何股份了。柏林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人现在主宰一切。而这些人却拥护福格特。莱纳赫把我们可怜的弗莱里格拉特欺负到如此地步，以致后者很有骨气地写信给他，说甚至普鲁士警察都没有这样迫害过他。据说，法济诈骗了银行一百五十万法郎。¹⁴⁶

几周前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提利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后者被描绘成一个革命者。文中有许多不加批判的东西（这出自一个英国人之手是意料中的事，例如对凯撒当时的地位就作了错误的描述），但是对寡头政治和“尊贵人物”表现出强烈憎恨这一点是很好的，还有对英国那些职业的“无聊文人”的打击。在同一期《评论》上还发表了**哈里逊**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证道，《政治经济学》提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对共产主义。¹⁷¹我觉得，英国人的头脑**现在**比德国人的头脑有更多的活动。后者正在为庆祝克拉森-卡佩耳曼而忙得不亦乐乎。

问候莉希夫人。孩子们希望，你在归途中不会绕过伦敦。

你的 **卡·马·**

1857年和1858年国会关于银行事务等等的报告，不久以前我不得不再翻一翻，这些报告荒谬的程度，你真是一点也想象不到。¹⁷²如在货币制度中，资本=黄金。有时又是对亚当·斯密的

羞答答的回忆以及把关于金融市场的胡说八道和他的“开明”观念调和起来的骇人听闻的企图。最突出的是现在终于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的麦克库洛赫。这家伙显然从奥维尔斯顿勋爵那里领到了一笔可观的小费；因此他不得不宣布后者是“金融界的巨子”，并千方百计地替他辩解。对所有这些宝贝东西我只能在以后的一部著作中来进行批判。¹⁷³

6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8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寄给你二十英镑的前半截，B/G 56794，曼彻斯特，1864年1月9日，只要你一通知我已经收到，立即将后半截寄去。在我还不知道我们的收支平衡情况如何之前，不能多寄，而这一点要等我回来以后，或者还要晚一些才会知道。

关于柯克伍德的规律的事，无论对我或穆尔都是新鲜的。但这是否确实已经得到证明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假说呢？这种东西还需要查考一下。

我希望你们现在全都恢复了健康。劳拉的病和以前小燕妮的病一样，恐怕没有多大严重性，但你却不该让她如此固执。在这种情况下，你应当象专制家长那样采取强制手段。现在天气温暖，你患的流行性感冒大概好了吧，得这种病是讨厌的，但现在很容易治好。

老女仆们刚刚来打扫办事处，要把我从座位上赶走；因此不得不匆匆结束。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8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寄来二十英镑的前半截收到了，非常感谢。我本来不应当如此打搅你，但是一季度的终了和积累起来的欠账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至于柯克伍德的规律，毫无疑问，这个规律说明了自转次数（例如木星和金星等等的自转次数）的差异，而这在过去看来完全是偶然的。但是，他是怎样发现和证明这条规律的，我却不知道，不过下次去英国博物馆的时候，我将尽力找到原著，并将详细情形告诉你。在我看来，这件事情上的唯一“任务”是用数学方法来确定每颗行星的引力范围。属于假说性的东西大概只是以拉普拉斯的学说作为出发点。

我患的流行性感冒使我的鼻子大吃苦头，它现在象得克萨斯青年^①的“小鼻子”一样了。与此同时，喷嚏也打得很厉害，脑子里昏昏沉沉，就象在拉普拉斯的火焰迷漫的宇宙中一样。

^①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国际的会员和朋友们终于探听到，我没有外出，因此我接到了出席今天的小委员会¹⁵会议的邀请。我没有露面的这四个星期，完全给医生的药方糟蹋掉了。

在鲁普斯^①遗留给我的书籍中，还有一本埃格利著的《**新商业地理**》。这个瑞士人在序言中说道，他往往在

“……商业地理传记中间”“插入一幅生活的图画，凝视着这幅画面，在那间你会悠然神往，心灵得到愉快的休息……这些插入的风俗画……生活的片断，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生活只是从生活中发展起来的。”

这个天真的瑞士人所说的“生活的图画”究竟是什么东西，你可以从下面这段话中看出：

“马克格雷弗列尔葡萄生长在缪尔海姆和巴登村庄的阳光灿烂的小山丘上，难怪可爱的黑贝尔歌唱道：

邮局之旁一酒家，
这个鬼世道真不象话！
别来我这儿喝酒，
别把它当橄榄油吞下。
邮局之旁一酒家！”^②

这位天真的瑞士人为了证明“我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任务”，把他用过的书开了一张单子，这张单子上整整有二十本书，其中除了象《各种发明》等等这类纯粹的“儿童读物”外，还有这位埃格利先生本人的两本书^③。

全家衷心问候你。

你的 卡·马·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引自黑贝尔的诗歌《布莱斯高的黑林人》。——编者注

③ 约·雅·埃格利《高等学校实用地理学》和《学校和家庭实用瑞士地理》。——编者注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10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的伦敦计划总是落空。我只是在回到这里来之前的第三天才见到了母亲^①，而且是在奥斯坦德见到的，因此，自然是一天空也抽不出来。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见到她，因为无论她或我都不知道，在那之前两三天她会在什么地方。而在9月15日我就应当回到这里¹⁶⁸，因为这一天查理^②要离开，而且真的走了。从那以后，就象往常我每次旅行回来时一样，棉花市场上就搞起鬼来了；我又要做查理的工作，又要做自己的工作，而这并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在两周内，棉花由每磅十八便士上涨到二十四四个半便士，棉纱每磅竟涨了八到九便士，各种电报象雪片一般飞来。我希望这种情况现在已经过去了，而查理也将在下星期初回来，这样，我将恢复原状。这种忙得要命的情况确实使我无法写信给你，哪怕是三言两语；自到这里后，我根本无法写私人信。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写封详细的信给你；同时，请你告诉我，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关于“书”^③的事进展如何？我想，只要我们这里料理出个头绪来，我将能到你那里去住上三天。但是我们的办事处看起来象猪圈一

①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② 勒兹根。——编者注

③ 《资本论》。——编者注

样，哥特弗利德^①给我雇了三个小伙子，他们一点都不中用，可是哥特弗利德根据合同硬要我培养他们。情况就是这样。我势必要把一两个撵走。

你的 弗·恩·

衷心问候大家。

我“已经”到士瓦本人那里去过了，但他们现在已不办诗人学校，而是纺纱或流浪。

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10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将于明天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抵曼彻斯特，并往你办公的地方¹⁷⁴。

你的 卡·马·

^① 欧门。——编者注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11月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星期五晚上我到达这里。施特龙曾坚持邀请我到 he 那里去住几天，但我心绪不宁。我知道伦敦的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因此我想回到原地来。

莉希夫人对我所预言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真是一件也不少。首先是一到金兹-克罗斯^①，我的箱子就不见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回来。最伤脑筋的是，里面放着由我负责的“文件”。其次我发觉孩子^②的病还很不轻。再就是房东来过，并且进行威胁，我的妻子只是以**我很快就会回来这个说法**才使他安静下来。那家伙说要让**评价员**¹⁷⁵到家里来，并且还要停止租约，这样做，在他完全是名正言顺。紧跟着房东出现的还有其他所有无赖，有的是亲自登门，有的是写恐吓信。我看到妻子是那样伤心，因而**竟没有勇气**把事情的真实情况详细告诉她。**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此外，还必须买煤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除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外，有一个好消息。在法兰克福的两

① 伦敦的一个火车站。——编者注

②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个姑母之中的一个^① (七十三岁) (另一个^② 小两岁) 死了, 但是没有留下遗嘱 (因为她害怕一立遗嘱就会死去)。因此我能够和其他继承人分配遗产, 要是没有遗嘱的话, 情况就不会这样了, 因为她并不把别人放在心上。此外, 还有一个好的情况, 就是正在等待从好望角寄来尤塔先生的委托书。

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情况对我的身体有一些影响, 因此我不得不在这里马上再服龚佩尔特的药。

祝好 (并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11月13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将与此信同时收到一封附有十五英镑的挂号信, 信和钱我在星期五已经准备好, 并且交给了我们的仆役去寄。星期日没有接到你的回信, 我就有点奇怪, 这才想起那个小伙子星期六早上并没有把信的收据交给我。今天我一查问, 才发现那个无赖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信还在他的口袋里。这次疏忽大意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因而被赶走了。这件事使我感到极不愉快, 因为 you 在这期间一定会以为, 我把你的上一封信漠不关心地搁在一边,

① 艾丝苔·科泽耳。——编者注

② 巴贝塔·布吕姆。——编者注

把事情丢开不管，连一个字也不写给你。

你的 弗·恩·

埃德加尔^①走了吗？

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1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请你原谅，我今天才告诉你我非常感激地收到了你寄来的十五英镑，并且要到**明天**才能给你写信。我忙得不可开交，今天怎么也顾不上给你写信。

小燕妮患的是白喉，我希望很快就会过去。

附上的信，就其风格和文体来说，要比莱茵工人写的好得多，你看完后请马上寄还我。这封信由于礼貌的关系需要答复。¹⁷⁶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11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直到昨天晚上才交给我。我将调查一下，这封信怎么搁了这么久。

我希望小燕妮已经痊愈，至少，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已经过去了。为了增强她的心脏机能，我今晚寄给她一箱波尔图酒、雪莉酒和克拉列特酒。当我读到白喉这个词时，吓了一跳；这个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柏林人的信实在使我非常惊奇。¹⁷⁶ 这封信显然是由一个比小威廉^①更有头脑的人写的，而这个人提到小威廉时，看来也不是不带有一定的讽刺口吻。但是这封信肯定不是一个工人写的，信中用得完全正确的格林式缀字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对这件事的真实性不是一点没有怀疑的。无论如何，对于这三个签字人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小威廉一定认识这三个人。我怀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这封信件的形式，它的内容看来同形式非常不一致。既然你不准备去柏林建立新的组织，那你写信给这些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把这封信退还你。

你对于牙买加的黑人起义和英国人的残酷镇压¹⁷⁷有什么看

①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法? 今天的《电讯报》^①说:

“如果不列颠军官被剥夺了枪毙或绞杀任何一个以武力反抗不列颠王国的不列颠臣民的权利,那我们将感到十分遗憾!”

你的 弗·恩·

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11月^②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小燕妮正在恢复健康,衷心感谢你的葡萄酒。

关于钱的事,向德朗克求援是无济于事的。为了避免房东找麻烦(因为这是主要的),我已说服房东接受一张2月中到期的期票,因为本季还有三分之二的房租要付。至于其他债权人,我用这十五镑满足了那些要账要得最急的人。现在,我正在设法至少弄到一笔不大的款子来应付一下其他人。你的资助是十分慷慨的,一当我的著作^③完成并且得到出版,就必须通过其他办法弄到不足的部分,要是不能如愿,没有办法可想,那我们就要迁移到象瑞士那样生活费用比较低的地方去住。

柏林的信¹⁷⁶是真实的。在接到那封信几天以后,我就接到了李卜克内西有关此事的信,他和这些柏林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从

① 《每日电讯》。——编者注

② 原稿为:10月。——编者注

③ 《资本论》。——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的信里也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下流货非常愿意重新和我们建立联系。你从下面一段话里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总是抱着多么大的幻想:

“从柏林同你联系的那些人是**我们的**朋友。你如果能来,哪怕是露一露面,收获就会很大。如有可能,就请来吧。”

李卜克内西本来应该知道,就是我现在能够作为一个普通的访问者到柏林去,我在那儿也只能不露声色和进行一些私人的活动,而不能在工人俱乐部发表演说!¹⁷⁸

李卜克内西又写道:

“曼海姆的埃卡尔特教授(如美因兹的施土姆普弗在一封信里所说的,这个人现在是南方的激进派“头目”)愿意把《周报》^①交给我们支配。你和恩格斯如能替它写几篇文章,但是不要**太**尖锐,那他一定很高兴。”

《**工人辩护士报**》仍然是那样软弱无力。但是看来还销得出去,因为上星期它以扩大号出版了。详细情况我不了解,因为明天我将第一次重新出席协会的会议。巴黎人发表了关于**代表会议**的报告,同时还刊登了我们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拟定的**纲领**。这些都登在巴黎**所有的**自由主义的、号称自由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报纸上。¹⁷⁹在下面这个我从《**工人辩护士报**》上剪给你的福克斯关于我们委员会上次会议的报道中,你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件事是多么欢迎。我们的巴黎人感到有点惊讶,他们**不想要的**关于俄国和波兰的章节,恰恰引起了最大的震动。¹⁸⁰我希望你有空还是时常随便给《**辩护士报**》写点东西。

巴黎既然已经发表,那我就不用花费力气去写法文报道了。

^① 《德国周报》。——编者注

牙买加事件突出地暴露了“真正英国人”的卑鄙无耻。¹⁷⁷ 这些家伙一点也不比俄国人逊色。但是,善良的《泰晤士报》说:这些该诅咒的黑人享有“盎格鲁撒克逊宪法的一切自由”。¹⁸¹ 这就是说,他们除其他自由以外,还享有被课重税的自由,以便为殖民者提供输入苦力的资金,从而把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的支出降到最低限度。这些神经过敏的英国狗大叫“野兽巴特勒”,是因为他下令绞死一个人(!)并且不准戴金刚钻的黄色的前女殖民者们去侮辱联邦士兵!在美国战争以后,最充分地暴露英国人的伪善的,要算是爱尔兰事件¹⁸² 和牙买加的屠杀了!

不要忘记从诺耳斯那里替我弄到必要的资料(并且**越快越好**):走锭精纺机的男纺纱工或环锭精纺机的女纺纱工的**平均周工资**;一个人**平均每周纺纱多少**,需要**多少**中等的(或任何等的)**棉花**(包括纺纱过程中的损耗);此外,自然还要棉花的任何一种(和工资相适应的)**价格以及纱的价格**。我在得到这些详细情况以前,就无法着手抄写第二章。¹⁸³

厄内斯特·琼斯现在的地址是公主街 47 号。

祝好。

你的 卡·马·

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12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记入本月份的两张五英镑银行券。收到后请来信摩宁顿街86号通知我，或者如有可能，请于明天早上电告南门街7号，为了不引人注目，我这一次没有用挂号信寄。

埃卡尔特教授，就我从德国报纸所见，是一个南德意志的民主主义者，是由民族联盟¹⁵¹退出的士瓦本人和巴伐利亚人当中的一员。我还不清楚，我们应该怎样同他合作，这有点象科拉切克。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先生们还愿意再同我们建立联系，这是这一伙无赖的特点。他们以为每个人都象他们那样卑鄙龌龊。似乎俾斯麦已经看出他们的软弱无力，因而把他们抛弃不顾，并且终于发生一件诉讼案，把施韦泽判处监禁一年¹⁸⁴。现在伯·贝克尔也和施韦泽断绝了关系，并且放弃了人类的主席这个职位，所以现在一切都处在最彻底的瓦解当中。而破坏了这整个破烂摊子的，不是我们的干涉，而是我们的不干涉。这种正式的“拉萨尔主义”就是这样迅速地达到了它的最后阶段。

随着每次邮件的到来，牙买加的暴行¹⁷⁷变得越来越疯狂了。英国军官们关于他们镇压手无寸铁的黑人的英雄行为的书信是极其珍贵的。英国军队的精神终于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了。“士兵们以此取乐”。甚至《曼彻斯特卫报》这一回也不得不出来反对牙

买加的官方了。

我还要看一看能为《工人辩护士报》写点什么，你先把该报给我寄来。你真不知道，这里要买到这些廉价的周报，要伤多少脑筋，要跑多少腿，因为这种报纸的价钱抵偿不了卖报人的劳动。就是订了它，预先付了钱，也还是得不到报纸。你或者把白恩士女士登记为订阅人，让这份报纸由邮局寄来。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G/P 62563, 伦敦, 1865 年 8 月 4 日, 五英镑和 E/M 35757, 利物浦, 1865 年 5 月 15 日, 五英镑。

你开出的期票是多少钱, 几时到期?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 年 12 月 2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刚刚回家 (我刚才在博物馆^① 找材料), 看到你的信。还来得及告诉你, 十英镑收到了, 非常感谢。其余的明天再谈。

祝好, 并向莉希夫人致意。

你的 卡·马·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 年 12 月 26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请你原谅我,直到今天我才以全家的名义写信感谢你寄来的圣诞节礼物,这么久以来,我连一封信也没有给你写。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操了不少心,花了很多时间到处奔走,左也谈判,右也交涉,满足了甲,又陷入了乙的纠缠中,如此等等,以致我的工作大部分只能在夜间进行,因此,计划第二天写信的良好愿望天天都没有实现。

国际协会以及和它有关的一切事情,因而也就好象梦魇一样压在我的身上,要是能够把它摆脱掉就好了。但恰好现在没有这种可能。一方面,以国会议员休斯先生为首的各式各样的资产者想把《**工人辩护士报**》变成一种正规的**有保障的**报纸,而我作为理事之一,应该监督谈判的进行,以便不致受到欺骗。¹⁵⁹另一方面,我们创立的改革同盟已在圣马丁堂举行了非常成功的群众大会,这是我寄居伦敦以来举行过的所有群众大会中规模最大和工人最多的一次。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我们**委员会的人,他们按照我们的精神发表了演说。¹⁸⁵我要是明天躲开了,那些对于我们(外国异教徒们)的幕后影响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占据优势。在德国工人运动遭到彻底失败的情况下,瑞士的工人分子就更加靠拢当地的国际协会的支部。本月中,在日内瓦出版了第一期《**国际工**

人协会报瑞士罗曼语区支部》，不久还要在那里出版一种由贝克尔^①主编的德文机关报¹⁸⁶，由于《北极星》的死亡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威信扫地，这个报纸有很大希望。（老贝克尔催着要文章，并且委托我也赶紧就这件事写信给你，因为他目前还没有撰稿人。）最后，在法国，在没有任何其他的运动中心的情况下，协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躲开，就会给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害；从另一方面说，在目前时间不足的情况下，下面这种情况也真不是闹着玩的：我每星期要到伦敦西头区或西蒂区参加三次群众大会，接着又要出席国际的委员会的会议，随后又是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还有《工人辩护士报》的理事会或股东会！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写。

我接到了李卜克内西的一封短信。他住在莱比锡法院路2号，通信时写约·密勒^②先生。他看来和平常一样生活很坏，但他有希望当上字典编纂人，并取得莱比锡市民权，成为博伊斯特的臣民。

库格曼医生也给我写了信。尤斯图斯·麦捷尔的继承者、鄂斯纳布鲁克的现任市长米凯尔先生，现在是公开的叛徒；目前他虽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但是“已经”倾向于贵族方面。有一个叫韦迭金德的人，当过某地的领事，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并且是民族联盟¹⁵¹的热心的成员，为了报答他的劳绩，已经把他招为女婿。库格曼在科伦看到了“温柔的亨利希^③”。他现在被正式任命为《莱茵报》的编辑。他责怪我在科伦时没有去看他，把他当做“变节者”

①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编者注

②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③ 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看待云云。而他据说一向是“忠于事业的”，现在只不过是同资产阶级一起进行反对贵族的工作，“以便促进**阶级对立**的发展和明朗化等等”（而他在不到一年以前，在科伦的一次演讲当中，还宣称阶级对立是不存在的！）。

在我看来，波拿巴的地位比以前更加不稳。大学生风潮是军队本身的矛盾冲突的可怕征兆，但是最重要的是墨西哥事件¹⁸⁷和作为没落帝国¹⁸⁸的世袭罪恶的**债务**！过去这一年里，这个家伙没有能够完成任何一种变革。事实上，他已经落到了这种地步：俾斯麦已经作为他的劲敌出现在他面前了！

帕麦斯顿的死在这里显然起了作用。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总督埃尔就会因为有功劳而获得勋章！

弗莱里格拉特在结束这一年时也是很痛快的。犹太人莱纳赫在这里的营生彻底垮台了，他特地为这件事来到了伦敦。弗莱里格拉特本来就欠银行的钱，更不幸的是在有势力的莱纳赫到达这里的前三天，一个店员携款一百五十英镑潜逃了。然而这个老头子在另一方面却有可以依赖的有力的靠山。他的在巴黎的普隆-普隆分子⁵¹朋友们（例如前陆军上校基什，他娶了法国前任大臣、百万富翁图温奈尔的女儿，现在是某大股份公司的头子）是会替他找到新的职业的。

恭贺新年！并向莉希夫人祝贺。

你的 卡·马·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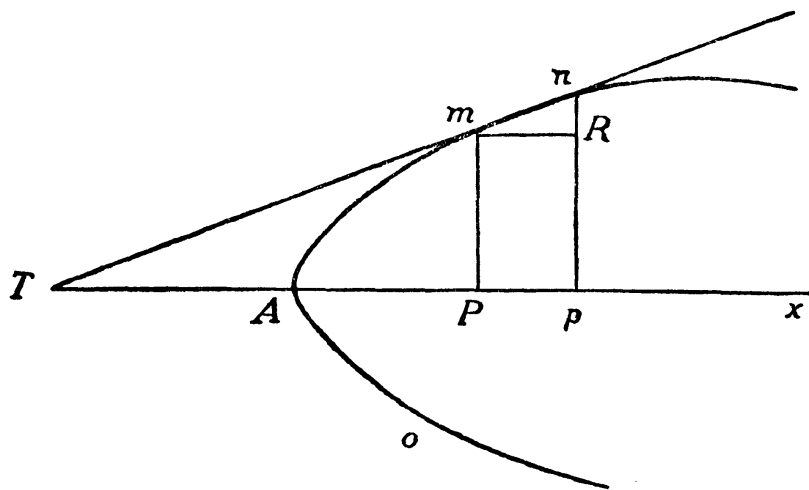
马克思致恩格斯¹⁸⁹

曼 彻 斯 特

[1865 年底—1866 年初于伦敦]

附 件

我上次在曼彻斯特的时候¹⁷⁴你有一次曾经要我谈谈微分学。从下面这个例子中你可以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全部微分学本来就是求任意一条曲线上的任何一点的切线。我想就用这个例子来给你说明问题的实质。



假设 mAo 是任意一条曲线，其性质（是不是抛物线、椭圆，等等）我们并不知道，在 m 这个点上要求作它的一条切线。

Ax 是轴。我们对横座标 Ax 作一条垂直线 mP （纵座标）。现在假设， n 是曲线上无限地接近于 m 的一个点。如果我对轴作一

条垂直线 np , 那末 p 就应该是无限地接近于 P 的一个点, 而 np 就应该是无限地接近于 mP 的一条平行线。现在你再对 np 作一条无限小的垂直线 mR 。现在你如果假设横座标 AP 为 x , 纵座标 mP 为 y , 那末 $np = mP$ (或 Rp) 加一段无限小的增量 $[nR]$, 或者 $[nR] = dy$ (y 的微分), 而 $mR = (Pp) = dx$ 。既然切线的这一段 mn 是无限小的, 所以它同曲线本身相应的部分是吻合的。因此我可以把 mnR 看做是 \triangle (三角形), 把 $\triangle mnR$ 和 $\triangle mTP$ 看做是相似三角形。所以: $dy (=nR): dx (=mR) = y (=mP): PT$ (它对切线 Tn 说来是次切线)。所以次切线 $PT = y \frac{dx}{dy}$ 。这就是所有的曲线的各个切点的一般的微分方程。如果我现在需要进一步解这个方程, 并利用它来确定次切线 PT 的长度 (如果后者已经有了, 我只要用一条直线把 T 和 m 这两个点连接起来, 就可得出切线), 那末我必须知道曲线的特性是什么。按照它的性质 (例如抛物线、椭圆、蔓叶线等等), 它有对于每个点的纵座标和横座标的确定的**一般的方程**, 这种方程来自代数几何学。例如, 如果曲线 mAo 是一根抛物线, 那末我就知道 y^2 (y 是每个任意一点的纵座标) $= ax$, 在这里 a 是抛物线的参数, 而 x 是相当于纵座标 y 的横座标。

要是我把 y 的这个数值代入方程 $PT = y \frac{dx}{dy}$, 那末我就应该首先找出 dy , 也就是说, 求出 y 的微分 (这是当 y 无限小地增长时附加于 y 的部分)。如果 $y^2 = ax$, 那末我根据微分学知道, $d(y^2) = d(ax)$ (当然我应该求出方程两边的微分), 结果是 $2y dy = a dx$ (d 到处总是表示微分)。因此 $dx = \frac{2y dy}{a}$ 。如果我把 dx 的这个数值代入公式 $PT = \frac{y dx}{dy}$, 那末就得出 $PT = \frac{y \cdot \frac{2y dy}{a}}{dy} = \frac{2y^2 dy}{a dy} = \frac{2y^2}{a} =$ (因为 $y^2 = ax$) $= \frac{2ax}{a} = 2x$ 。或者: 抛物线的每一点 m 的次切线等于同一点的双倍的横座标。微分的量在运算中消失了。

1866年

7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①1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十英镑，这是英格兰银行的两张银行券。给房东的那张期票怎么样啦？请将数目和期限告诉我，以便安排。

在舒尔采-德里奇的小册子里凶狠地收集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丑事，这些材料已经由一位不知名人士从柏林寄给我了，有这样一种提纲式的摘录总是不错的。舒尔采-德里奇还表示，要在最近发表一篇对拉萨尔的答复，在这篇答复里他将给拉萨尔致命的打击。¹⁹⁰

腊科维茨因患肺结核死去了，你也已经知道了吧；如果窦尼盖斯女士从前曾经销声匿迹的话，现在又该重新出头露面了。

黑耳德先生的发言也由柏林寄给我了。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柏林无赖。

^① 原稿为：1865年。——编者注

波拿巴先生肯定在走下坡路。军队中由于墨西哥而引起的事件闹得很严重，巴黎的大学生风潮¹⁸⁷也是如此。巴黎大学生尽管头脑还很混乱，但是他们站在无产阶级这方面，这是十分重要的。那些技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不久准会跟上去的。这个无赖要是能够亲身经历自己的崩溃，那就再妙也没有了，现在几乎就可以看出这种局面来了。俾斯麦那里也是每况愈下，倘若不是科伦那些猪猡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他也许现在已经完蛋了。¹⁶⁶

我焦急地渴望着即将举行的议会。目前各旧党的危机一定正在迅速地发展。约翰·布莱特显然是在追求大臣这个职位——虽然他昨天的发言我还没有看到。¹⁹¹

你读过丁铎尔的《热能是一种运动》吗？如果还没有读，那末应该读一读。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且事情已开始具有一种合理的形态；原子理论已经被引向这样一个极端，以至于它不久必定要破产。

不要忘记把《工人辩护士报》和《自由新闻》寄给我。

衷心问好，并向你们全家致新年的良好祝愿。

你的 弗·恩·

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1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十分匆忙。

十英镑收到，非常感谢。

期票是2月18日到期，数目是四十八英镑。我本来想让房东只接受两季到期的房租，不包括1月底到期的第三季房租。但是他当时坚持自己的意见。

现在已经有人在搞反对**国际协会**的阴谋，在这方面我需要你的协助。以后再详细说吧。现在只来谈谈下面一件事：勒·吕贝先生和韦济尼埃先生（韦济尼埃知道正在调查他过去的历史；他又在布鲁塞尔）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法国人支部¹⁹²（事实上是反对派的支部），《左岸》的编辑龙格也在里面，而在布鲁塞尔的整个一伙蒲鲁东主义者也和这个支部有联系。最初，韦济尼埃在《**佛尔维耶回声报**》上刊登又臭又长的文章来反对我们，——当然是匿名发表的。后来，在散布对我们协会的诽谤的这**同一家**报纸上（其中还把托伦和弗里布尔称做波拿巴主义者），伦敦的支部发表了一个纲领和未来的章程草案，**他们**这些真正的人是想要把它们提到代表大会上去。¹⁹³

争论的真正中心是**波兰问题**。这些家伙们全都被蒲鲁东—赫尔岑的俄国佬精神束缚住了。因此，我要把这些先知们以前在《**人民论坛报**》上发表的反波兰的文章寄给你，你务必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寄给我们的日内瓦各机关报（如“德文的”^①），或者寄给《工人辩护士报》。¹⁹⁴ 俄国的先生们在“青年法兰西”的蒲鲁东主义化了的部分中找到了最新的同盟者。

你的 卡·马·

① 《先驱》。——编者注

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①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劳拉完全忘记了把一星期以前我已经准备好的《论坛报》^②给你寄去。她今天补做这件耽误了的事。同时寄上一份《工人辩护士报》。

随信附上：

（1）维也纳出版商的信¹⁹⁵。（务请寄还。）

（2）库格曼医生的信。

（3）迈耶尔^③由柏林寄来的信。（我今天才答复了这些人。一直没有工夫。）

在此期间，我们已经把韦济尼埃在比利时和勒·吕贝在伦敦搞的可耻的阴谋彻底打垮了。¹⁹³《左岸》的编辑和罗雅尔的朋友龙格以及克雷斯佩耳先生，这两个人是勒·吕贝所建立的支部^④里面最有文化修养的会员，他们成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的支部已经宣布反对他而拥护我们。中央委员会要求韦济尼埃“论证他所提出的非难，如果他论证不了，就把他开除”。例如：这个家

① 原稿为：1865年。——编者注

② 《人民论坛报》。——编者注

③ 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编者注

④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编者注

伙在《佛尔维耶回声报》上就曾这样责难我们：

“这个委员会承受了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委托，而它却轻率地放弃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堕落成**一个为波拿巴主义效劳的民族委员会。**”

我们的这种堕落就表现在我们维护波兰反对俄国¹⁹⁶。

“由于屈服于有害的影响，〈这头蠢驴以为议程中关于波兰的条款是巴黎代表的主张，其实这些代表认为它是“不适宜的”，并竭力要把它删去〉^①委员会在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中列入了超出协会的目的，并且和权利、正义、自由、博爱以及和各民族各种族的团结相矛盾的问题，例如‘消灭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等等’的问题，这正好发生在俄国解放本国的和波兰的农奴的时候，而波兰的贵族和教士却始终拒绝给他们自己的农奴以自由。人们至少应当承认，这个时机是选择得不好的。在赞同**这些条款**以前，委员会中的英国委员就应该问问自己，英国贫穷状况的惊人的发展、女工的卖淫、大不列颠工人的苦难、爱尔兰的饥荒和人烟绝迹等等，是否也同样应该马上终止！至于说到委员会中的德国委员，那也要请他们告诉我们，俾斯麦先生的政策在欧洲的影响是否也同样必须铲除；普鲁士和奥地利不是也参加了波兰的瓜分，对压迫这一不幸的民族的罪行承担有与俄国同样的责任吗？而当波拿巴的士兵占据被他们炮轰了的罗马，并且在毁灭法兰西共和国之后又在屠杀墨西哥共和国的保卫者的时候，所谓的巴黎代表们是不是应该来痛斥俄国的影响呢？人们如果把这些政府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比较一下，那就应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该因本族压迫者犯下的罪行而遭到人类的咒骂，中央委员会的义务是宣布一切民族的团结、友爱，**而不是把它们当中任何一个从欧洲驱除出去。**”

然后，他又加上下面一段谎言：

“这个重大错误已经造成了极不幸的后果：大批的波兰人要求加入委员会，而且马上会在里面形成压倒的多数。〈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个**波兰人是博勃钦斯基大尉；因为霍尔托普不算数，他本人正在和勒·吕贝搞秘密活动。〉他们已经毫不迟疑地说，他们要利用**协会**来达到他们民族的复兴，而不关心

^① 本卷中凡是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工人解放的问题。”

波兰人——他们刚好派了一个代表团来我们这里——读到这些地方时，哈哈大笑不止。我们将于1月23日庆祝他们的革命¹⁹⁷。

你对于自作聪明的德尼**对蒲鲁东的最终祈祷**¹⁹⁸准会感兴趣的。这个“耸人听闻的作者”，以他的一知半解，以他拉萨尔式地卖弄博学（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博学），以他所谓的高于社会主义宗派主义者的批判能力，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勒·吕贝等于零。福克斯称他为“有孩子气的爸爸”^①是正确的，但是韦济尼埃这家伙是完全拥护俄国人的。作为作家，他没有多大价值，正如他的《新凯撒传》以及他的反对波拿巴的其他小册子所表明的那样。但是他有才能，修辞能力很强，精力充沛，最突出的是十分放肆。

祝好。

你的 卡·马·

8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1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使我耽搁下来的是：对于俄国农奴的解放究竟是怎样实行的，

① 双关语：原文«Père enfantin»，意思是“有孩子气的爸爸”，同时还有“安凡丹天父”的意思（暗指勒·吕贝模仿圣西门主义者安凡丹“天父”）。——编者注

农民获得了什么样的土地,谁为此付钱,农民现在在对地主的关系上实际上所处的地位怎样等问题,我既没有材料,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贵族和沙皇^①以前的方案我倒看见过,但不知道这些方案是怎样实现的。你有这方面的材料吗^②?

你的 弗·恩·

注意:我不会直接提到 1864 年《论坛报》^③上的文章,这太抬举它了。¹⁹⁴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 年 2 月 10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里茨:

这一次差一点送了命。家里人不知道这次的病是多么严重。如果这东西再以同样的形式重复三四次,那我就成了死人了。我非常消瘦,并且极度虚弱,虚弱的不是头部,而是腰部和腿部。医生们说得完全正确:此病复发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的夜间工作**。但是,我不能把**迫使我这样过度工作**的种种原因告诉那些先生们,而且那样做也毫无意义。现在我身上还长着各式各样的小疮,很痛,但已不再有什么危险了。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72 页。——编者注

③ 《人民论坛报》。——编者注

使我最不愉快的是，必须打断自1月1日即我肝痛消失时起已有出色进展的工作^①。“坐”自然谈不上，这在目前对我说来还很困难。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我也还是躺着继续苦干。真正理论部分我无法推进。脑力太差，对此不能胜任。因此我对《工作日报》一节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我现在“加进去的”是对你的书^②到1865年止的（简略的）补充（我在注释中指出了这一点）¹⁹⁹，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你对将来的估计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我的书一经出版，你的书就必须出第二版，而且也是容易做到的。理论上必要的东西由我提供。至于谈到你要以你的书的附录形式作进一步的历史补充，那末，除《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和《卫生部门的报告书》²⁰⁰外，所有材料都是纯粹的废物，不能应用到科学上来。以你的没有被痛损害的劳动力，可以很容易地在三个月之内完成对这种材料的处理。

关于俄国，我没有任何材料。一当我的情况许可，我就为此去博物馆^③，并到波兰人那里去找一找。《工人辩护士报》²⁰¹遇到巨大危机，明天将作为《共和国》出版，这种转变是由资产阶级分子造成的，并且是因为我没有出席委员会的缘故。然而我在病榻上以书信相威胁，也还粉碎了一个阴谋，结果当编辑的是埃卡留斯，而不是《非国教徒》中的某个先生，并且任命了一个编辑监察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委员会由我、福克斯、豪威耳、韦斯顿和迈奥尔（《非国教徒》的出版者兼编辑，现在是我们的出版者）组成，四个无神论

① 写作《资本论》。——编者注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③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者对一个“新教徒”。你的文章^①现在是可怜的埃卡留斯迫切需要的（因为阴谋很多，而我又不能支持他；我的写作时间完全属于我的书^②）。

你的葡萄酒现在在我身上产生了奇迹。当病情严重时，我必须购买劣等的波尔图酒，因为痛严重时只能喝这种酒。

顺便提一下。我从最近的一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中得知，约翰·瓦茨发表了一本《论机器》的小册子²⁰²。请用我的名义要他寄一本给我。

对于威廉^③的软弱，我将写一封有份量的信给他。我们所期望的正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整个拉萨尔派垃圾的毁灭。²⁰³

里昂（那里的工人）已寄来八英镑给国际委员会。

祝好。

你的 摩尔

8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④

1866年2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刚刚在这里和龚佩尔特谈过话，并且和他研究了你现在的

①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③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④ 信封上印有：“阿尔伯特俱乐部。曼彻斯特”。——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
(1866年)

情况。他坚决主张，你应当试服砒剂。他曾经对一种痲和一种非常厉害的疖子用过这种药，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内完全治好了。他现在正给三位妇女服用此药，已经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她们因此而长胖了。他所给的福勒氏溶剂，我记得是每天三次，每次三滴（我已经记得不那末清楚了），病人**每天整个算起来能得到大约一喱砒剂**。鉴于在所有皮肤病中砒剂有特殊效用，这里也可以指望收到良好的效果。龚佩尔特认为铁质只能治标，起增强体质的作用。在服用砒剂时，丝毫不需要特别规定的饮食，**只要注意好好调养就行了**。

为了摆脱该死的痲，你的确应该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了，即使因此让书^①耽误三个月也无妨。事情确实会逐渐变得非常严重的，当你的脑子，如你自己所说的，不能胜任理论工作时，那你的确应该休息一下，别管这些高深的理论吧。放弃一段时期的夜间工作，过一过多少有点规律的生活。如果你身体复元了，那就到这儿来住两个星期，或者随便你住一些时候，借此换一下环境，并且，你还可以带一些笔记本来，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在这里稍微做点工作。此外，六十个印张足有厚厚的两大卷。¹⁶²你能不能这样安排一下：至少将第一卷先送去付印，第二卷再晚几个月？这样，出版者和读者都会感到满意，并且实际上一点也不会损失时间。

也还要考虑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大陆上可能发生迅速的变化。在普鲁士，事情进展得特别迅速。俾斯麦使事情迅速地达到了顶点。最初是最高法院的决议²⁰⁴，现在又有了国王对宪法作权威性解释的威胁。庸人们对和平的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幻想破灭了。既然现在士兵已经集中在边界上，那末一有合适的借口，即使

^① 《资本论》。——编者注

只是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发生的严重的纠纷，就可以引起冲突；甚至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使没有更加一般的借口，也会发生事情，虽然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当事变惊动我们的时候，你即使已经写完了你的书的最后几章，然而却未能把第一卷付印，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在法国，也是每天都可能出点事情，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和解的企图，只能使矛盾尖锐化²⁰⁵。

最后：注意你的健康，并请为了这个目的试服砒剂。

你的 弗·恩·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告诉或写信给龚佩尔特，要他将药方及服用方法寄给我。我既然信任他，那他单是为了《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就应该抛开职业上的礼俗，从曼彻斯特替我诊治。

昨天我又躺倒了，因为恶毒的痲在左腹股沟上发作了。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完全一样。但在上述情况下，这暂时还不行。

关于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12月底已经**完成**。单

是讨论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²⁰⁶我白天去博物馆^①，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点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作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期间，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关于日本的新资料（如果不是职业上的需要，通常我是绝不看游记的）在这里也是重要的。因此，就象1848—1850年英国狗厂主把“换班制度”²⁰⁷用在**同一些**工人身上一样，我也把这个制度用在自己的身上。

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

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但是痛又出现了，以致直到现在未能再向前进，而事实上只能对已经按计划完成的部分加以充实而已。

在其他方面，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当第一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②。不过要完成它，我至少要能**坐着**才行。

不要忘记写信给瓦茨^③，因为我现在已经写到关于机器的一章了。²⁰⁸

你能否在“**柏林**”这一栏很快写一篇论述普鲁士的文章寄给《共和国》？你想想，在伦敦站稳脚跟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关于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79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

波兰的论文^①还有时间来写。而你用你所掌握的那些德国报纸，可以毫不费力地写出这篇论述普鲁士的文章。我在这里的影响部分地取决于：人们终于看到我并不是完全孤单的。

政治事态不象**经济**状况那样使我(不是作为个人，而是因为书的缘故)不安，经济状况的威胁越来越大，大有成为危机之势。

祝好。

你的 卡·马·

问候“爱尔兰的”女友^②。爱尔兰妇女，也就是奥顿诺凡-罗萨等，已对我们报纸转载呼吁书和发表福克斯的文章表示感谢。²⁰⁹

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五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收到了，十分感谢。

至于谈到那个“维也纳人”^③，我早已写信告诉他，叫他写信给你。我表示非常愿意为他帮忙，只是不知道在目前情况下我是否能为第一期提供稿件。¹⁹⁵

痲这个恶狗还在活动，但我希望在几天内把它制服。

普鲁士的情况非常混乱。不过我们的朋友倒是表现了极大的

①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编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③ 阿尔诺德·希耳堡。——编者注

④ 1866年2月14日

耐心。如果俾斯麦把他们送回家去，那末，这时一切都将以宴会和克拉森-卡佩耳曼而告终¹⁵⁴。反之，议会开得太久，就可能产生不好的后果。²¹⁰

祝好。

你的 卡·马·

8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的十英镑银行券，我本来放在口袋里准备给你的，但是昨天没有能够单独和你谈话²¹¹。希望今天到期的期票会幸运地过去，没有因为总数缺一点而发生不愉快的事。

我把什么都忘了：《小察赫斯》^①放在你的屋子里靠沙发角的书柜里的一排书上，即放《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和《共和国》的地方。请寄给我一份《共和国》，这样我也可以读一读福克斯的文章²¹²。

上边那个痛和下边那个在大腿上的痛怎么样了？我还没有能够看到龚佩尔特。

你的 弗·恩·

衷心问候女士们，小杜西^②的黑猩猩特别向她问好。

① 霍夫曼《小察赫斯》。——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可以想象十英镑寄来得多么是时候。我家两次面临被查封财产的危险：一次是因为没有付可恶的六英镑九先令市政税，另一次是为了一先令十六便士的国税。支付期限到星期五截止。

至于痛，情况是这样的：**上边那个**，我根据自己的长期的实践曾对你说过，一般地说来，应当**切开**。今天（星期二）接到你的信后，我拿起锐利的刮脸刀（亲爱的鲁普斯^①的纪念品）**亲手切开了这个坏家伙**。（我不能让医生来动生殖器的地方。另外，艾伦证明，我最好是动手术。我始终承认**必要性**。）

正如洛尔米埃太太所说，脓血一个劲儿地流，简直象喷泉一样。我认为这个痛算是好了，不过还需要加以护理。

至于**下边那个**，它越来越凶恶，**非**我所能控制，并使我彻夜不能成眠。如果这个坏家伙继续逞凶，那末我自然不得不找艾伦，因为这个坏东西长的地方使我无法观察，也无法自己治疗。不过，一般地说来，关于痛，我显然比大多数医生懂得多。

另外，我仍然坚持我最近在曼彻斯特时对龚佩尔特说过的看法，那就是：两年半以来腹股沟发痒和它的后果**脱皮**对我的体质的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损害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厉害。这个病从我背上长第一个特大的痈以前半年就开始了,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

亲爱的朋友,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比任何时候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

明天我将寄给你《察赫斯》^①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

我亲爱的,你明白,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这特别令人高兴,因为在其余方面,这个民族是天下**最愚蠢的民族**。

由李比希“发现”并推动申拜因进行他的研究的事实是:土壤上层所含的氮总是比下层的多,虽然,由于植物吸收,土壤上层所含的氮似乎应当少些。这个**事实**是所有的化学家所公认的。只是原因不详。

到目前为止,腐烂被认为是氮的唯一来源。所有的化学家都否认(**李比希**也同样)大气氮可以成为植物的营养物质。

申拜因(通过实验)证明,大气中任何燃烧着的火焰都把一定数量的大气氮变成硝酸氨,任何腐烂的过程也都是硝酸和氮的来源,水的简单蒸发是形成植物的这两种营养元素的手段。

最后,李比希对这一发现发出了“欢呼”声。

“一磅煤或木材燃烧时,空气中不仅得到回收这一磅木材或在一定条件下煤所必需的元素,而且燃烧过程**自在地**〈注意黑格尔的范畴〉使一定数量的

^① 霍夫曼《小察赫斯》。——编者注

大气氮转化为生产谷物和肉类所必需的营养物质。”²¹³

我以德国人而自豪。我们的职责就是解放这个“能深刻思索的”民族。

你的 卡·马·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2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小察赫斯》^①等已收到，谢谢；我认为这证明你已收到十英镑。

我刚从龚佩尔特那里回来，由于我患流行性感冒和多次到他家没有碰上，直到今天晚上才见到他。他主张你**立即开始服砒剂**。这对你决没有害处，而只有好处。艾伦说什么这对你不适宜，是胡扯。其次，他还认为采用热敷剂是荒谬的；它只能引起**皮肤发炎**，而这正是必须防止的，并且对排脓毫无作用。用冷压布要好得多，但是目前你还在艾伦的手中，只有他开这个方子，你才能用。不过，你要恢复体力，首先需要海滨空气。应当在南海岸选择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季节那里的天气比这里好，但如果你愿意住在龚佩尔特的附近，那末这里的海边上有的是地方，离曼彻斯特只有一小时的路程。

① 霍夫曼《小察赫斯》。——编者注

你看，我好不容易说服了龚佩尔特，他现在坚持要你立即开始服砒剂，即使艾伦正在给你进行外敷治疗，而他以前由于礼节上的考虑是根本不愿意过问这件事的。这一次请你给我赏个面子，服用砒剂吧，并且只要你的情况允许，就请来这这里，以便你能够最后复元。老是这样拖延和耽搁下去，只会毁灭你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地忍受痲这种慢性病，更不用说有一天可能出现一个让你回老家的痲。到那时候，你的书^①和你的家眷怎么办呢？

你知道，我准备尽我的可能去做一切，而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甚至准备比我在其他情况下有权冒险做的更多做一些。不过你要理智，并且只是给我和你的一家赏个面子——**治治病罢**。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整个运动会怎样呢？如果你这样一意孤行，事情**必然**要弄到这个地步。说真的，在我使你不陷入这种境遇以前，我日夜不会平静；每天，只要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忐忑不安，以为你的病又恶化了。

注意，以后你不能让痲封口；应当切开。这很危险。

向女士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① 《资本论》。——编者注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3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事情快熬到头了。我想，明天，最迟后天，我不但能起床，甚至能出门，并且就这一季来说，这个凶恶的坏家伙好了，这批痲就全好了。总的说来，我觉得好多了。这最后一次发作是很凶的。它不仅迫使我停止了一切工作，而且甚至除了瓦尔特·司各脱的作品之外停止了一切阅读。

我对砒剂起初（感到桂皮味道很强烈）并不厌恶。现在这种特殊的味道开始使我感到讨厌。不过我认为它是有效的。我从一开始就每天服三次。

你给《共和国》写的文章^①情况怎样？约翰·瓦茨的小册子《论机器》^②又怎样？

我一直躺了九天的那张沙发，是在我的工作室里，但是紧靠着窗户，所以白天在一定的时间内，例如现在，可以呼吸到一股十分新鲜的空气。

你不必再为我担心，就真正的发作来说，你可以认为已经过去了。

① 弗·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78、181页。——编者注

祝好。

你的 卡·马·

小杜西^①“向她的黑猩猩致良好的祝愿”。

9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3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龚佩尔特坚决认为，只要你的情况允许，你就应当至少到海滨去四个星期，无论如何应当换一换空气，怎么样？你愿意到这里附近的一个海滨浴场（看来，可以到利撒姆、布拉克普耳或新布莱顿）或者到南海岸去吗？请你作个决定，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就请到这里来。为此所需的费用我来筹措，正如我答应你的，甚至还可以多一些。痲老是这样复发，总得设法除根，不然你不但不能工作，而且什么事也做不了。因此，下决心吧。

我给《共和国》写的文章^②被你自已弄坏了，因为你除了关于波兰的东西之外，还要关于普鲁士的东西^③。因此一篇文章打断了，而另一篇又没有及时写成。给席勒协会²¹捐款的事（我对你讲过这件事）突然堆到我身上，上星期我每天晚上都为这件事忙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81—182页。——编者注

碌，就连现在还必须马上去张罗^①。我希望两星期后能摆脱这件事，然而这个星期我无论如何要寄出一篇关于波兰的文章。

关于牙买加的揭发很好，《泰晤士报》因此而出丑，还有罗素声明辞职。这家报纸正在急剧地走下坡路。²¹⁴

如有可能，请设法看一看科伦一明登董事会关于卑鄙的交易的声明。据说，就董事会参加这个交易来说，这只具有私法的性质；但是既然国王^②批准，那他就必须考虑问题的国法方面。换句话说，科伦资产者自己不希望有任何宪法。²¹⁵

向女士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3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既然我应当离开这里，那末我想最好到马尔吉特去。那里的空气特别好。另外，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离伦敦也近。最后一个痈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是伤口还没有愈合，所以乘火车作较远的旅行对我来说，是疲劳的。

现在“在自由的状态下”(?)按照龚佩尔特的嘱咐我究竟应当怎么办？

① 见本卷第599—602页。——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我今天第一次又出门呼吸新鲜空气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3月10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保密!

弗莱里格拉特向我打听一个庸俗的商人，同时对你的病表示同情并提出善意的意见。现将我给他写的一封信摘录如下：

“马克思需要摆脱夜间工作和操心而去休养，同时需要海滨的空气和良好的条件。这会使他恢复健康。象布林德那样脑满肠肥的市侩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然而，可怜虫总是倒霉，不管怎样费尽力气和耍花招，除了布林德自己之外，谁也不愿意谈到他。这样的家伙痲长在脑袋里面。关于这个‘无耻的说谎者’就说到这里。

你过得怎么样？我听说伦敦的银行^①分行关门了。归根到底，这对你是有利的，同法济之流的联系今后总有一天会使你身败名裂¹⁴⁶。当然，不久你又会得到一个体面的差事。”

匆匆。

你的 弗·恩·

^① 瑞士银行。——编者注

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3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上星期二的几行字^①,你收到没有?我必须知道这一点,以便确定我的信是否受到暗中检查。信是寄给白恩士夫人的。

如果我必须去海滨,那就应当马上行动,因为我不应当浪费时间。我在最近的一封信中曾对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去**马尔吉特**,所以为此所必需的一切现在就得准备。我在那封短信中还问过你,龚佩尔特所说的“治疗”是指什么?是应当继续服砒剂等等还是服另外的药?

国际总委员会和报纸^②的理事会里一片混乱,并且出现一种反抗缺席的“暴君”、同时使整个小店铺垮台的强烈愿望。^③我的伤口(最后一个痛的)算是好了(到目前为止没有长新的),所以我在下星期一、二可以出去走动走动了;但是另一方面,参加在弗利特街上的一个角落²¹⁶里举行的夜间会议,我未必吃得消。更坏的是,我很容易激动,所以我未必能把这一切风暴控制在“纯理性的范围”内;相反地,我可能大发雷霆,而这是不合适的。

① 见本卷第190—191页。——编者注

② 《共和国》。——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95—197页。——编者注

关于波兰的第一篇文章^① 到底什么时候寄来？

你的 卡·马·

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②

1866年3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带这封信的人是不朽的烈士^③的兄弟和我们协会的会员奥尔西尼公民。他将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几个月后回来。你在商业方面的忠告也许对他会有益处。无论如何，你会高兴地亲自同他认识。

忠实于你的 卡·马克思

曼彻斯特圣玛丽街南门街7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收。

又及：我知道布莱德洛是个正派人，在西蒂区当律师，相当有名望。

① 弗·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编者注

②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③ 费利切·奥尔西尼。——编者注

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3月16日]于马尔吉特兰塞尔街5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昨天晚上来到这里。今天（洗完温海水澡）在户外散步了一整天，刚回到住所（紧靠大海），以便在邮局关门以前把我的住址寄给你。明天你将得到较详细的报道。你的关于波兰的第一篇文章^①将不在这个星期，而在下个星期发表。这里的空气太好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3月24日于马尔吉特兰塞尔街5号

亲爱的弗雷德：

这封信的迟迟寄出向你表明，我在这里是作为“职业病号”消磨时间的。我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写。为了一天服三次砒剂，必须严格安排用餐时间以及游逛海滨和附近山冈的时间，以致“没有

^① 弗·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编者注

工夫”干别的事情。到了晚上太疲倦，除睡觉外，再也不能做别的事情了。一般说来，这里的气候有些寒冷——经常刮东风，相当凉，但是对此也很快习惯了。上星期日，我在不到四小时内步行到坎特伯雷（离这里十七英里），你由此可以看出我的健康恢复得怎样了。至于社交，在这里当然没有。我可以同迪河岸上的磨坊主合唱：“我不关心人家，人家也不关心我”^①。

前天晚上我不得不到伦敦去参加我女儿们的“晚会”。我的舅父^②在圣诞节寄给她们五英镑。为了日常的需要，“借用了”她们这笔钱，直到收到你的钱，才还给她们。因此她们举行了自己的一年一度的“聚会”，并发出一封封信对我轰击，以致我——如诺特荣克先生所喜欢说的——“奔往”伦敦。而第二天一早（即昨天）我返回了这里的住处。

在来这里（3月14日星期三）以前，虽然当时健康状况还很坏，但我不得不在3月12日和13日连续两天出席夜间会议：第一次出席《共和国》的股东会，第二次（13日）出席中央委员会。

克里默先生为第一个会议做了一切准备，要把埃卡留斯撤掉，若是我不出席，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会议的结果只是克里默先生“自愿”退出编辑部。这件事后来怎样，我不知道，因为一切只是“暂时地”决定下来，在一星期内有效，股东大会延期到3月19日举行。但是在这里，*beati possidentes*〔有产者是幸福的〕这句话看来也是对的，而这次会议的结果，有产者正是埃卡留斯。

中央委员会里的阴谋同在报纸方面的争夺和互相嫉妒（豪威耳先生想当主编，而克里默先生也想当）有密切联系。勒·吕贝先

① 英国民歌中的歌词。——编者注

②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生利用这一点来破坏“德国人的影响”，在3月6日的会议上曾出现暗中精心策划的场面。这就是：沃尔弗少校突然出现并以他自己、马志尼和意大利团体¹⁴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演说，反对荣克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寄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对韦济尼埃的攻击的答复¹⁹³。他十分猛烈地攻击荣克和（影射）我。奥哲尔、豪威耳和克里默等人的旧马志尼主义得到了发泄。勒·吕贝煽风助火，结果通过了一项在某种程度上向马志尼和沃尔弗等人道歉的决议。可见，事态是严重的。（“外国人”只有几个出席，而且没有一个人投票。）从马志尼方面来说，这可能是不坏的一着——让我为协会取得那么多的成就，然后把协会据为己有。他要求英国人承认他是大陆民主派的首领，好象英国先生们有权为**我们**任命首领似的！

星期六（3月10日），协会的各国书记在我家里召开作战会议（杜邦、荣克、龙格、拉法格、博勃钦斯基）。决定我必须出席星期二（13日）的委员会会议并代表**所有的**各国书记**抗议**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因为沃尔弗不再是委员会委员^①，当他在场时不应通过与他个人有关的问题的决议。其次，我必须说明马志尼对我们的协会和大陆的工人政党的态度等等。最后，法国人必须带上切扎雷·奥尔西尼（附带说一句，他是马志尼的私人朋友），他能提供关于马志尼、沃尔弗和“社会主义”在意大利的状况的材料。

完全出乎意料，事情进行得很顺利²¹⁷，可惜的只是英国部分没有强有力的代表（由于为改革同盟¹⁰⁵奔忙）。我把勒·吕贝训斥了一顿。无论如何，英国人（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只是寥寥的少数）已

① 见本卷第107页。——编者注

经开始明白，整个大陆部分象一个人一样站在我这方面，这里根本谈不到吕贝先生诽谤的所谓**德国人**的影响。吕贝曾经竭力向他们证明，我作为委员会的**英国部分**的首领要压倒其余的**大陆部分**；相反地，英国的先生们现在确信，只要他们一做蠢事，我就可以在大陆部分的帮助下把**他们**完全掌握在手中。关于这一点，下次再详谈。

在来这里以前，我在家自然把最迫切的债务付清了，因为不然我在这里一小时也得不到安宁。如果你能在本月底再寄点钱来，那就很好。同时，好望角方面的委托书总会来的，我的钱柜里总可以有点进款，虽然数量不大。

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

马尔吉特

1866年3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根据你没有给我写信这点，我断定你有了不工作的诚意，所以正准备写封贺信给你，你的信就来了。这封信使我放心不少，不然我就会猜测，老不来信是否由于又长了痈。要多在新鲜空气中散步，继续步行去拜访坎特伯雷大主教；这样就能把病根除。在这件事情上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能长久地忍受海滨的寂寞单调；你应当尽可能在这里度过整个4月份，以便根治这个病。

刚才希尔老头子来了，打搅了我。因此，今天只好就此搁笔。
附上十英镑。

E/T96963, 曼彻斯特, 1865 年 1 月 20 日。

你的 弗·恩格斯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 年 4 月 2 日于马尔吉特兰塞尔街 5 号

亲爱的弗雷德：

首先要告诉你，十英镑已收到，谢谢。

当我不在时，《共和国》更换了布景，或者更正确地说，更换了理事会；这将在下星期生效。奥哲尔任编辑；福克斯任副编辑；“劳动之子”^①应邀每周供给一篇稿子，稿酬十先令；克里默被排除了，他还辞去了国际协会总书记的职务。总的说来，我丝毫不反对这次更换。埃卡留斯未必能够（或者，他至少不应当）设想，当报纸赢得地位时，人们还会给他保留名义上的领导权。我警告过他，但是没有效果。从我这方面来说，向他的坚决要求让步，并在一封信中提议他担任他现在辞去的职务，是一个“政策上的”错误。要不是我有病，他不可能从我这里达到这一点。我早已知道，事情将落到我的肩上。当然，对我们来说，避免个人意图的一切表露或滥用个人影响以达到秘密的目的以及同英国人取得很好的谅解，要比满

① 埃卡留斯的笔名。——编者注

足埃卡留斯多少合法的野心更为重要。

象埃卡留斯这样枯燥的人也具有某种枯燥的利己主义，而这种利己主义很容易把他们引上歧途。当改革同盟决定在圣马丁堂举行大会时，同盟理事会委派他为演讲人之一。波特尔集团中的人反对他，说他是外国人。我直截了当地警告过他，劝他不要接受“委派”。但是他相信能克服一切障碍，以在首都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沾沾自喜。结果完全失败了。这个可怜的人自然渡过了一段充满失望的生活，而英国人主动提出让他担任象“国际”副主席之类的荣誉职位，又使他头脑昏昏然了，以至于相信现在一下子就可以把他过去的一切都捞回来。如果他听我的话，慢点行动，谨慎从事，一切都会很顺利。如果说我不顾他的无纪律和任性行为，甚至为了他而自己卷入这一齷齪的事情中，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始终同我们一起工作而从来没有得到果实。但是谁被这种考虑束缚住，谁就总要犯错误。

至于报纸^①本身，危险在于——由于缺乏资金——《非国教徒》集团的日益加强的侵袭和优势^②。

一切英国运动的可诅咒的传统性又在选举改革运动中表现出来了。几星期前人民党以极大的愤怒加以否决的——他们甚至否决了布莱特关于赋予房客以选举权的极端要求——那个“局部让步”，现在被看成是体面的斗争成果。为什么？因为托利党人正在喊救命。²¹⁸ 这些家伙缺乏老宪章派的热情。

你对普奥纠纷²¹⁹有什么看法？我不看任何一家大陆报纸，但是我明白，普鲁士人的后台是俄国，知道这一点的奥地利人不得不

① 《共和国》。——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77页。——编者注

以法国的帮助来自慰。这些国君的绝妙玩艺！非此即彼，这就是德国庸人一次又一次地经常驱使我们去做的永久的抉择。对波拿巴来说，德国真正的内战确实是上帝的赐予。

当然，也可能有朝一日事情完全以可尊敬的俾斯麦的辞职而结束。但是从攻占杜佩尔²⁰时起，“征服者威廉”^①一直相信自己的“英勇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而在内部冲突中第二个奥里缪茨^②甚至对他来说也必定是冒险²²⁰。

几天来这里的天气一直很坏，好象是专门为来这里过复活节的伦敦人准备的。砒剂要服多久？

向白恩士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马·

我的朋友考布从巴黎给我来信说，一个叫勒布尔的先生发明了一种把水分解为氢和氧的方法；用这种方法，熔铁所需的费用一天只要花两苏^③。但他目前还保守秘密，因为过去他的一项发明曾被盗窃并在伦敦取得了专利权。只要活着总会看见。你知道，我们两人是怎样地经常幻想有一种从水中取火的廉价方法。

① 威廉一世(讽刺地将他比做 1066 年征服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编者注

② 捷克称作：奥洛摩茨。——编者注

③ 法国旧辅币名，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译者注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

马尔吉特

1866年4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希望你已收到我寄到马尔吉特的十英镑。我是在威尔士过的节，今天终于打算给你写信。

奥尔西尼曾来到我这里，遗憾的是，我不能帮他做任何事情；我在纽约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而在这里根本找不到一个人会同他一起做海鸟粪的生意并为此拿出钱来。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家伙。

关于波兰的第三篇文章^①明天晚上可以完成，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什么打扰的话。我将把它直接寄给《共和国》编辑部埃卡留斯。可惜校对工作很糟糕，而且现在也是该停止每周转载《非国教徒》的社论的时候了。从迈奥尔方面来说，如此公开地把该报当做《非国教徒》的纯粹的附属物，的确是无耻已极。

关于俾斯麦，你有什么看法？看来，他现在正在把局势引向战争，从而给路易·波拿巴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不费一点力气就得到莱茵河左岸的一块地盘，以此来终生巩固他的地位。虽然每个参与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如果战争真的爆发——都应当受

^① 弗·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编者注

绞刑,虽然我完全公正地希望这也扩展到奥地利人身上,但是我的主要愿望还是要使普鲁士人受到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有下面两种可能:(1)奥地利人在两周内在柏林强迫媾和,以此防止外来的直接干涉,同时使柏林目前的制度不能存在下去,并出现一开始就摒弃独特的普鲁士主义的另一种运动,或者(2)在奥地利人到来以前,在柏林发生政变,那时也会出现运动。

从军事上来看,我认为双方的军队大体差不多,战争将是十分残酷的。但是,贝奈德克比起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来,自然是一个较好的将军,如果弗兰茨-约瑟夫不帮助贝奈德克,或者,如果弗里德里希-卡尔没有得力的和有威信的参谋人员,那末我认为普鲁士人会被打败。单是杜佩尔²⁰以后的自吹自擂就已经表明要重蹈耶拿的覆辙。

如果第一仗以普鲁士人的大败而结束,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奥地利人向柏林挺进。如果普鲁士获胜,它却没有力量渡过多瑙河,尤其是通过佩斯向维也纳进攻。奥地利能够单独迫使普鲁士媾和,而普鲁士却不能单独迫使奥地利媾和。因此,普鲁士的每一个成就都将鼓舞波拿巴进行干涉。总之,这两只德意志狗大概现在已经在互相拚命追赶,争先把德意志的地方奉献给第三只法国狗。

你的 弗·恩·

1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马尔吉特

1866年4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也认为普鲁士人很可能有俄国人做后台。奥地利的古尔登纸币几乎又接近票面价值，因此又不得不再次降低它的牌价，仅仅这一情况就令人怀疑，但是同时发生的库扎事件²²¹尤其令人怀疑，如果没有俄国人做后台，这位可爱的俾斯麦恐怕未必会这样胆大妄为。这件事可能已经进展得很远，无论俾斯麦或是老驴威廉都再也不能作主，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将完全由彼得堡人考虑决定。此外，这个俾斯麦是多么笨拙！他把可怜的奥地利人说成是进攻的一方，未免太可笑。但是更妙的是，他真正打算在6月1日召开德意志议会来修改联邦宪法。这必定会起反对小邦的作用：他——俾斯麦本人——撇开各邦政府诉诸于人民。这一点甚至在德国庸人中间引起了普遍的讥笑。²¹⁹

自从《共和国》变动^①以后，我已经根本不能及时把所需要的文章^②寄给编辑部了，因为寄送这些文章必须绕道马尔吉特，所以我把它们寄给你，以备下一号使用。有关俄国农奴解放的材料，我已在《两大陆评论》上马扎德的一篇文章²²²中找到。

你的健康状况到底怎样？你没有再长新的痈或小疖子吧？情

① 见本卷第198—199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文章。——编者注

况究竟怎样，胖了没有，结实了没有？是不是还步行到老“坎特伯雷人”那里去？砒剂必须至少服三个月，而这对你不会有危害。

此外，这里除了令人讨厌的东风和大量的灰尘，没有什么新东西。

你还打算在马尔吉特住多久？至少到这个月底吧？

选举改革运动是普遍萎靡不振的普遍供认。多么微不足道的局部让步！²¹⁸

你的 弗·恩·

1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4月6日于马尔吉特兰塞尔街5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在这里疗养得很有成效，可恶的痛已经没有一点复发的迹象。长过最后一个最厉害的痛的地方，还有点隐隐作痛。可能是伤口愈合太快，在愈合的皮肤下面还有少量的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洗温海水澡和用粗毛巾擦身，这个坏家伙可能会破，但实际上，两天来，这最后一个小伤口似乎也完全消失了。唯一糟糕的是右肩上的风湿病在这里复发，疼痛难忍，很影响睡眠。我在这里已经快四星期了，并且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活着。该结束了。

我们的信岔开了，然而你好象在答复我的信。你忽略了从意大利进行有利于普鲁士的出击的可能性。

虽然俄国允许波拿巴先生在前台扮演仲裁人的角色，但是它自己却做普鲁士人的后台，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应当（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忽略多瑙河的水雷²²¹和俾斯麦的行动²¹⁹同时爆炸。

即使假定——这是可能的——这些普鲁士狗缩了回去，但德国若不发生革命，霍亨索伦狗和哈布斯堡狗将会再一次通过国内（王朝）战争把我国抛回到五十至一百年以前，这一点毕竟是清楚的，甚至德国庸人也必定是清楚的。

我应当坦率地对你说，国际的情况很糟，尤其是由于法国人没有耐性，代表大会确定在**5月底**举行。

问题在于，伦敦的英国首领们在我们给他们建立了地位之后对我们的比较狭隘的运动很冷淡（加上每个英国人没有同时做两件事的能力）。我将近三个月不在，**造成的损失很大。怎么办？**在法国、比利时、瑞士（以及在德国的某些地方，甚至偶而在美国），协会取得了巨大的和巩固的成就。而在英国，我们发动的改革运动却几乎断送了我们。如果日内瓦代表大会不确定在5月底举行，如果巴黎人——这个运动对他们来说是**唯一可能的**——不以自己的出版物《代表大会》使代表大会的延期几乎不可能²²³，这本来并不那么重要。英国人经过一个短时期就会亲眼看到目前形式的改革运动的微不足道的性质。在我回去以后，向波特尔集团献媚的威胁等等很快又会把一切引上正轨。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对英国人来说，代表大会的失败甚至是无所谓的。而对我们来说呢？**这是欧洲的耻辱！！**真的，我几乎看不到任何出路。英国人放过了使代表大会具有某种适当形式的一切机会。怎么办！你是否认为我应当到巴黎去，以便在那里向人们说明现在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请立即回答。我看只有同巴黎人取得协议才是可能

的出路。另一方面，我知道，如果代表大会不开，他们的地位本身就会遭到危险。怎么办！**韦济尼埃**先生向我们的巴黎人**要求决斗**。他要求他们到比利时同他决斗。糊涂虫！关于奥尔西尼，我知道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不能拒绝把他介绍给你。

你的 **卡·马·**

103

恩格斯致马克思

马尔吉特

1866年4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看来，俄国人**希望战争**；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在俄国统治之下恢复波兰，如有可能，再兼并摩尔达维亚。《科伦日报》自然非常害怕战争，所以派它的军事问题专家尤·冯·维克德到波希米亚^①去查对关于奥地利在那里备战的传说。他——4月3日，即俾斯麦的照会²¹⁹发出后过了两星期——到达那里，发现到处都是最低的平时编制，只有几个**波希米亚**团被调到西部地区，以便能够尽快地将它们转入战时编制。没有一个归休兵应召归队，没有一个要塞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什么情况也没有。可见，整个荒唐传说是**俾斯麦有意煽动的**。

其次，俄国人在波兰的奥地利边境和**普鲁士**边境集结军队，兵士们完全公开地说，只要普军一进攻奥军，驻在普鲁士边境的俄军立即就会占领**波兹南**。更不用说，俄军马上会控制普属波兰的

^① 捷克。——编者注

余下的部分，他们还负有使命镇压柏林可能发生的革命运动。然而，这个算盘很可能是打错了，至少，在将来会使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成为不可能。

最后，今天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愚蠢的、虚伪的、笨拙的社论，坚决站在普鲁士方面，认为奥地利是进攻的一方。这是奉命而写的。

因此，我认为战争是没有疑问的，而且由于奥地利向联邦呼吁的新照会和俾斯麦先生关于德国议会的建议²²⁴（他是何等的愚蠢，竟然相信这会对他有哪怕是丝毫的帮助！），由于德国本身的种种原因，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奥地利的照会的出发点看来是：反正事情要弄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否则他们至少会留下一条后路，以便使普鲁士人能够通过俾斯麦辞职而进行退却。但是，既然他们诉诸联邦，这一点就失去了意义；任何别的普鲁士内阁也同样不会服从联邦的多数。

当然，波拿巴至少在最近时期会保持平静的态度。俾斯麦已把萨尔布吕肯等等奉献给他，必要时还会把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奉献给他。他知道俄国人站在普鲁士方面，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事情真的弄到非打不可的地步，那末事态的发展将破天荒第一次取决于柏林的行动。如果柏林人及时出动，情况就会顺利——但是谁能够信赖**他们**呢？

至于国际的代表大会，我不完全明白你们怎样打算不开。我也不认为再行延期会有很大的好处。归根到底，任何这样的表示在一定意义上——至少在我们的心目中——总是一种耻辱。但是在欧洲面前呢？我认为甚至现在也是可以避免这一点的。要知道，将把一切事情抓在自己手里的就是精通多种语言而能做到这

点的德国人，而德国人正好是拥护我们的。只要能够避免任何丑事，代表大会通不通过象样的**决议**是次要问题，而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理论性的或关于对罢工的国际支持等等的一般决议一定会被大胆地通过。不过，这一点你想必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坐在这里不能很好地作出判断。但我决不会因此去巴黎。你没有任何人保护，所以警察会毫不客气地逮捕你，认为你是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的公开的工人协会的使者，而在这种革命倾向后面容易隐藏其他秘密的东西——这就够了。整个这件事确实不值得这样冒险。

你最好在马尔吉特再住一个时期，直到最后愈合的患处完全不敏感为止，并且要多在新鲜空气中散步。谁知道你在不久的什么时候又需要健壮的身体。大气中充满了电，我们也许不久又将处于暴风雨之中；这也将有助于克服代表大会方面的困难。

我尽可能给你寄一点钱。同时我正在设法见一见龚佩尔特，以便向他问清楚何时结束海滨治疗和在这以后你是否还要服砒剂。

你的 弗·恩·

104

恩格斯致马克思

马尔吉特

1866年4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因为我不能肯定你目前是否还在马尔吉特，今天寄给你的夫人：

E/R 13430, 曼彻斯特, 1865年1月21日, 十英镑和

E/P 43331, 曼彻斯特, 1865年1月20日, 十英镑, 共二十英镑, 并且告诉她, 我把这件事通知了你。

可见, 俾斯麦虽然没有他的拉萨尔, 还是玩弄了普选权的把戏。看来, 德国的资产者在作过某些反抗以后是会同意的, 因为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 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 因此, 在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方面, 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 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 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 但是, 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 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把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宣布为自己的利益。俾斯麦先生现在就这样接受了民族联盟¹⁵¹的纲领。是否实行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 但是俾斯麦是很难由于德国资产者而遭受失败的。一个刚回到这里的德国人说, 他看到许多人已经吞下了这一钩饵; 据路透社报道(见下面), 卡尔斯卢厄人已经赞同这件事情, 《科伦日报》在这件事情上的张皇失措清楚地表明了即将到来的转变。

至于俾斯麦同俄国人达成了直接的协议, 这首先可由如下的事实证明: 不仅《泰晤士报》, 而且**路透社**也一反往常, 开始替普鲁士撒谎。现在电讯稿在翻译上的错误,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这是一种手法: 不久前**反对普鲁士**, 现在**反对奥地利**。路透社的电讯说: 只有奥地利的一切省份(可见也包括**非德意志的省份**)都有代表, 奥地利才会同意这个计划。德文原文只是说: 假如奥地利部分也有代表。——其次: 据《勃罗姆堡日报》和《波罗的海报》(这是俄

国的报刊)报道,俄军正在波兰王国的西南各省直到普鲁特河不断地集结兵力,而且很缓慢和秘密;兵士们认为,他们将和普鲁士一起共同反对奥地利,而驻扎在瓦尔塔河上的兵士反复说,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波兹南,以便普军能够从那里进军。

此外,俄国人已经可以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暂时交给普鲁士人,因为由于维也纳和约和兼并,给他们保证了主要东西:伦敦条约和由此在**丹麦**取得的成果²²⁵。既然拿下了松德海峡^①,何必还垂涎基尔呢?

无论如何,你最好留在马尔吉特,直到你的患处再也没有任何感觉和你完全肯定彻底好转为止。

尽快来信。

你的 弗·恩·

1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 年 4 月 23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很久不写信完全是因为两个多星期来一直为牙痛和风湿病所苦,情绪不佳。然而今天看来毕竟出现了转机。

因为风湿病的疼痛(夜间特别厉害,结果吐了好几次)使我睡眠受到妨碍并且搅得全家都不安宁,所以我曾经认为应当停止,或

① 丹麦称作:厄勒海峡。——编者注

者确切些说暂时停止服砒剂。现在（当确实出现了转机的时候）我将再继续服砒剂。疖子或痈现在连一点迹象也没有了，我毫不怀疑，一旦消除这种与天气有较大关系的偶然性发病，我将完全复元。的确是时候了，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这么多的时间！

国际的情况如下：自从我回来²²⁶以后，纪律完全恢复了。此外，国际对缝纫工人的罢工进行的成功干预（通过法国、比利时等书记的信件）在这里的工联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²²⁷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我决定尽力在这里促使它成功，但是我不能亲自去那里。我要以此摆脱领导它的一切个人责任^①。

至于《共和国》，只有迈奥尔及其同伙至少贡献出相当的一笔钱作为他们的侵犯的基础，他们的侵犯才比较容易被忍受。但是这些先生毫不吝惜好心的忠告和喃喃的怨言，却十分吝惜现金，所以报纸一星期一星期地苟延残喘。读者的范围每星期在扩大，但是一家便宜的报纸即使取得了最好的成绩，也至少必须有一年的资金。要在较短的时期内收回成本，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说报纸还没有变得比它现在的样子坏，那要完全归功于不断进行斗争的福克斯。

看来，在我们的祖国事情毕竟暂时还没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普鲁士吹牛家什么时候还有胆量拔出剑来！无论如何，我们满意地看到，普鲁士不论在国内和国外都丢了脸。虽然如此，事情是否有朝一日会达到战争的地步，这似乎还是个疑问。俄国人希望战争（虽然他们实际上仅仅从德国的冲突和战争威胁中就已经捞到和正在捞到许多东西），而对波拿巴来说战争是上帝的赐予。无论

① 见本卷第530—533页。——编者注

如何，俾斯麦先生在德国又掀起了“运动”。

在国内战争时期之后，美国只是现在才进入革命时期，那些相信约翰逊先生万能的欧洲明哲之士不久将会失望。

在英国，托利党人和帕麦斯顿的辉格党人真正值得感谢，因为他们使罗素的温和的调解化为乌有²²⁸。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格莱斯顿先生本人“忧郁地”确信，现在与他的乐观的期望完全相反，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斗争”。

你对世界上“第八号”明哲之士——穆勒有什么看法？

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10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希望你顺利地制服风湿病和牙痛，并重新坐下来勤奋地写书^①。书写得怎样了？第一卷什么时候完成？此外，你应当继续服砒剂，至少必须服三个月，它和风湿病等等毫不相干。肝病破坏消化和血液的形成，因而可能促成痛，正因为如此，你今后必须每天进行几小时有规律的散步，放弃夜间工作，使一切恢复正常。肝充血倾向一旦具有象你身上那样典型和系统的形式，这种倾向自

^① 《资本论》。——编者注

然就不会马上消失。

你不再为代表大会和国际协会着急，这很好。附带提一下，有五十七名**德国裁缝**被装上船运到爱丁堡，目的是要搞垮罢工，而且还可能有另外两批，大概来自汉堡。你们能不能在爱丁堡打听一下详情，并加以阻止？²²⁹

俾斯麦无论如何是**希望**战争的，自从他在波希米亚^①遭到失败以后，他似乎在意大利将获得成功²³⁰。我希望，如果他获得成功，柏林人会起义。如果他们在那里宣布共和国，那末整个欧洲在十四天内就会天翻地覆。但是他们会这样做吗？我们在那里的联系怎样？

小路易·勃朗现在作为一个善良的帝国民主义者，在《时报》上宣称，如果普鲁士要并吞德意志小邦，那末法国**至少**应当得到莱茵河左岸，这个声明你看到了吗？这就是那些真正的革命者！

这几天，为了重新激起我的一些旧仇恨，我读了1849年德勒斯顿的囚犯勒克耳关于他在狱中的遭遇的书^②。萨克森人的这些卑鄙行为是我前所未闻的。对于很多恶棍将来必须进行严厉的审判。1848年**以前**的旧时代根本没有这种污秽行为，当时的普鲁士监狱与目前的相比就象是天堂。

这些亚杜兰分子到底是些大蠢驴，竟这样去反对可怜的改革法案，反对这个在这里所能搞得出来的最保守的东西。²²⁸但是 *quem deus vult perdere etc.*^③。

① 捷克。——编者注

② 奥·勒克耳《萨克森的起义和瓦尔得海姆的感化监狱》。——编者注

③ *quem deus vult perdere prius dementat*——上帝要毁灭谁，首先使他失去理智。——编者注

三星期以前我就已把我的关于波兰的第三篇文章^①寄给《共和国》，并说，如果它供这星期用已太晚的话，请寄还给我。一星期后，我收到福克斯的回信，说它只能在上一号上发表；同时他把文章寄回。星期三，我又把它寄出，但是太晚了。那时你还在马尔吉特。只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必须立即直接寄到那里，以后的几篇我还是要寄给你。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不来信使我感到不安；我十分担心你的健康又恶化。你又长痲了吗？

瞎子^②科亨朝着又瘦又长的俾斯麦开了五枪，一枪也没有打中，甚至反而让他给抓去了，这真是怪事。对于俾斯麦没有比这更称心的了。²³¹

使我惊奇的是，普鲁士人的动员比奥地利人落后两星期，在本月底以前不可能开始进攻。如果奥地利人利用这一点，他们就能

① 弗·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编者注

② 双关语：“瞎子”原文为Blind，音布林德，科亨的继父姓布林德。——编者注

够打一个大胜仗，并在普鲁士人集结兵力以前进驻柏林。

你的 弗·恩·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没有长任何痼！但是可恶的风湿病和牙痛把我折磨得够受，直到用纯酒精涂擦以后，风湿病似乎终于退却了。同时必须坦白地对你说，我还是感觉脑袋有些**不顶用**，工作能力只是**慢慢地**在恢复。这可能是由于中断砒剂治疗的缘故。遵照你最近的来信，我又开始服用了。

科亨是一个很好的（虽然不是特别有才能的）青年，我对他特别同情，因为他是我的穆希^①的老朋友。弗莱里格拉特昨天自然马上就跑到布林德那里，又从他那里来到我这里，我不在家。弗莱里格拉特最伤心的是，布林德败坏他和其他人（《联邦》^②的正式撰稿人，《联邦》的标志是一只拿着匕首的手和一句箴言：「haec manus tyrannis」^③云云）的名誉。他说，他已有九个月没有到布林德那里去了；人们对这件事甚至无论怎样也无法“谅解”。总之，他实际上担心的只是这件事对伦敦庸人可能产生的印象。此外，这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② 《德意志联邦》。——编者注

③ «manus haec inimica tyrannis»——“这只打击暴君的手”。——编者注

个巴登的滑头又巧妙地欺骗了他：装成一个十分伤心的样子，不让自己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发觉他在极痛苦的最初一瞬间就十分镇静，以便利用这个悲剧作为替自己和自己的小家庭在伦敦各报上进行宣传的巧妙的广告。这个滑头从来不放过有利可图的事情。他的妻子^①自然是极伤心的；整个这件事的滑稽之处在于，布林德用自己的刺杀暴君这种蠢话不是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而是把老科亨的以撒^②送上了自由祭坛作牺牲。

由于 1859 年的痛心的经验²³²，奥地利人处于该死的状况，以致坐失良机，而即使情况迫使他们采取**主动**，他们也做不到，或者至少拖着。当然，欧洲“舆论”没有给他们带来一点好处并且从他们那里要求不合理的东西。同是这些自由派蠢驴，现在承认奥地利受人挑拨，承认存在着一个反对它的有计划的阴谋，而明天，如果奥地利首先出击，而不静待它的敌人发信号，他们（包括英国的爵士们）就会大喊大叫。

尽管我十分讨厌波拿巴，但是他在奥塞尔的勇敢行动使我非常高兴²³³。老蠢驴梯也尔和为他喝采的立法团的受过训练的狗们自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玩弄路易-菲力浦主义！蠢才！

俄国人扮演他们的角色象往常一样巧妙。在把勇敢的普鲁士人挑动起来以后，他们以欧洲的和事佬和仲裁人出现，而同时别有用心地告诉波拿巴先生说，在将来召开的大会上自然不可能谈到波兰，——一句话，俄国可以干涉欧洲事务，但是欧洲不应当干涉俄国事务。

① 弗雷德里卡·布林德。——编者注

② 暗示圣经中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以撒作牺牲的故事（圣经《创世记》第 22 章第 9 节）。——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六十年代中期)

鉴于德国和丹麦的裁缝被输入爱丁堡，我们，第一，派了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丹麦人^①（两人都是裁缝）去爱丁堡，他们已经破坏了输入者和被输入者之间的合同；第二，我以国际协会的名义在德国发表了对德国裁缝们的警告^②。这件事在伦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²²⁹

必须一下子交付二十五英镑学费，这使我很伤脑筋。这笔三个季度的学费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因为燕妮和劳拉要退学；劳拉在校外不上任何课，而燕妮一星期只上一堂音乐课（鲍麦尔已经离开学校）。

《共和国》发展很快；大概一年之内可以收回成本。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我们也许不久将不得不停刊。

祝好。

你的 卡·马·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5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事十分有趣，使人很开心。这是由于他依附可尊敬的流亡者而脱离了“党”。至于布林德，既然注意到他的“这只打击暴君的手”，就必须向他说明，小孩子不许玩弄火器。

① 豪费和汉森。——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警告》。——编者注

此外，从这件事中十分清楚地看出：当时俾斯麦穿着一件钢甲内衣。²³¹所有的子弹本来应当都射中他；有人认为最后三枪直接命中，因为这支手枪的构造是这样的，即它的瞄准不完全保证射击密集度，所以在其他可能性是没有的。这种东西现在制造得很薄，但还是很坚固。想必是他的朋友波拿巴弄了一件推荐给他。

显然，俾斯麦先生对各小邦已大失所望，因此以帝国宪法和卞尼格先来恫吓。财政上的失败局面大概也出现了。同一个威廉，在1849年以总司令的资格埋葬了帝国宪法，而现在又愿意，或者更确切些说不得不重新使它复活，人们能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俾斯麦扮演“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²³⁴的恢复者，这简直太滑稽了。后备军和动员起来的预备兵的情况，看来也不十分妙：在格尔利茨，他们当中发生了一场大骚动，常备军被迫出动和后退，因为这些家伙不愿意受那样的干涉。如果这些人再带着武器驻扎三四个星期不打仗，他们是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的。既然不论普鲁士或意大利都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他们至少还会那样呆到5月底。

毫无疑问，俾斯麦先生卷入了他和目前整个制度力所不及的事件。如果事情和平结束，他所支配的资金就会耗费掉，因此，他会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如果发生战争，他就得把底层的力量发动起来，而这些力量必定会把他吞掉。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公民议员的直接胜利也具有革命的性质，并且应当继续向前发展。

尽管这样，我总不能想象，在十九世纪中叶，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互相反对，仅仅是因为俾斯麦为着俄国和波拿巴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对普鲁士人可能不利。看来，这一次奥地利人打算拿出一切力量，即使他们关于九十万大军的吹

嘘是荒唐的，他们以相当大的优势兵力进入萨克森总还是可能的。普鲁士根本不能指望莱茵军团和威斯特伐里亚军团去同奥地利作战，而只能指望萨克森军团的一部分。其余的能够开去抗击敌人的六个军未必有二十四万人。据说，如果奥地利人最初在意大利采取守势，那末他们在那里只需要十五万人，这样就完全能够派出三十至三十五万人去抗击普鲁士，除非俄国强迫他们用强大的力量去占据加里西亚。那时决定性的会战可能是在十八万普军对二十四至二十八万奥军的情况下进行；这几乎必定是又一个耶拿，并且会直捣柏林。但是这一点还很难说，因为奥地利人的军队数量纸面上总是比实际上多得多，而正是现在他们在大吹牛皮。

很遗憾，查理^①先生带着总账簿外出了，其中有我的账，所以现在我无法判断我的情况如何；因为再过六个星期，会计年度就要结束，那时我必须有一定的资本投入营业，所以我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我一有可能，就一定清理一下自己的借方和贷方，并且尽可能寄一些钱给你。不管怎样，你能指望我在7月初，即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立即寄五十英镑给你。

看一看《十字报》是怎样拥护普选权、波拿巴主义和维克多-艾曼努尔等等，是很有意思的。这些家伙现在不得不吞下大量的脏东西。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勒兹根。——编者注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5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关于波兰的文章^① 怎样了? 不论报纸^② 是否还出版, 你应当尽可能地供给稿件。这里的波兰人等待着续篇, 他们不断询问, 使我感到厌烦。²³⁵ 一般说来, 这些文章是引人注意的。**小福克斯**早些时候赞扬过这些文章, 前天却在中央委员会上对于你把波兰被瓜分归咎于波兰贵族的腐败那一节进行了攻击。同时, 他特别攻击了那些借助于萨克森王朝等等而去破坏波兰的德国人。我简短地答复了他。²³⁶

当然, 爱说大话的普鲁士人想改变主意, 而俾斯麦还遇到那个粗鲁家伙^③ 的强烈抵抗。但是在意大利几乎不可能撤退, 而这又会对普鲁士有影响。伊戚希^④ 的死, 对他自己来说是何等的损失! 否则俾斯麦现在也许会让他扮演一个角色。俾斯麦一定会咒骂我们(并且把我们当做奥地利的代理人), 说我们对于他轻易玩弄工人的做法起了破坏作用。

本星期初, 我终于又恢复了工作^⑤。如果你能寄一点葡萄酒

① 弗·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编者注

② 《共和国》。——编者注

③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④ 拉萨尔。——编者注

⑤ 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给我，那很好；因为突然戒酒也许对身体有害。

马志尼先生直到组成一个同我们对立的国际共和主义者委员会才安静下来。加入委员会的有蠢驴霍尔托普、梁格维奇、赖德律、金克尔、布林德，好象还有博勒特！我们的协会一天天在扩大。只是在德国，由于蠢驴李卜克内西（虽然他是个好人！），什么成就也没有。

目前的危机，我觉得只是过早的特殊的财政危机。只有美国的情况恶化，这种危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现在恐怕还不是达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对于你们棉花大王有什么影响？棉花跌价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祝好。

你的 卡·马·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5月25日于[曼彻斯特]摩宁顿街

亲爱的摩尔：

无论如何恐慌来得太早，而且对我们来说，它可能使本来会在1867或1868年到来的那个真正强大的危机受到破坏。如果不是偶然地同时发生棉花价格暴跌的情况，危机在这里几乎触及不到我们。股份有限公司和财政骗局的破产早已是意料中的事，因而它几乎没有触及到我们的商业。但是同时发生的棉花巨大亏损，有使这里的事态起严重变化的危险；这里和利物浦的许多商号，通

过它们在孟买等地的支店而卷入了这一事件；因为这是同金融恐慌和贴现率提高到百分之十同时发生的，所以对于那些拥有大量棉花的人来说，其后果是严重的。不管怎样，这种混乱现象在这里还远远没有消失。

如果奥地利人十分聪明，不首先进攻，那末在普鲁士军队中一定会产生骚动。这些家伙在这次动员中表现出的那种叛逆情绪，是从从来没有过的。可惜，我们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只知道极小的一部分，但是这也足以说明，用这样的军队打进攻战是不行的。如果这些小伙子被大量地集中起来，他们开始统计自己的人数并发现四分之三的兵士的心情是相同的；再如果在代表大会期间，他们不得不带着武器驻扎三四个星期不打仗，那就必然会引起危机，并且有朝一日他们会拒绝服从命令。借口总是能找到的；在这样的军队里，只要有一个营开头，瞬息间就会蔓延开来。但是，即使能够避免公开的暴乱，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并以老威廉为总司令，以弗里德里希-卡尔和太子^①为两翼司令官的这支军队，无疑立即会被以贝奈德克（贝奈德克不允许硬塞给他任何大公，也不允许对他的司令部人员的任命进行任何干预，他手下有三十至三十六万人）为总司令的狂怒的奥军所击溃。这一点连老蠢驴也知道，而且我深信，只要他有可能，他就会由于军队的这种情绪而撤退。我在去年写的那本小册子^②中关于**动员起来的普鲁士军队的性质**的那些话，已完全得到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自民族联盟¹⁵¹活动家们的纲领被俾斯麦剽窃以后，他们陷入了困境；这些家伙现在只好出来反对他们自己的大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普鲁士言论，正如《十字报》反对它自己的封建言论一样。

《曼彻斯特卫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说，在这次演出中，路易·波拿巴约定，作为他的赞同的报酬是：从意大利取得撒丁，从普鲁士取得卢森堡、萨尔鲁伊和萨尔布吕肯（他只是忘记把兰道也算在内），而这还是最低限度。

我要看看，明天能不能写好我的波兰论文²³⁵。老实说，我已作出了牺牲——在蠢驴迈奥尔的线条下面发表作品，而且每一次都清楚地记得，编辑部对于发表在这条线下方的通讯不负责任，而对发表在这条线上面的一切蠢话却负责任。²³⁷如果我事先知道，这家报纸^①——它现在表面上仍然是我们的，至少是工人政党的——会怎样对待我们的文章，我们在这家报纸上只是会被容忍，而我们可以说还要对此表示感谢，那我连一行字也不会写。然而当时你患病，我不愿做任何可能妨碍你治疗的事情。但这件事仍然使我生气。可是，既然已走了第一步，也就必须走第二步。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6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的处境很困难，因为再也没有可以典当的东西了，而人们又

^① 《共和国》。——编者注

在猛烈地向我进逼。至于身体的情况，幸好没有再出现痛的征兆。然而为了肝病我不得不到艾伦那里去，因为龚佩尔特不在这里，而这种病又不能同医生分处两地来医治。我还有差不多一整瓶砒剂，但是我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服用，因为我目前的生活方式不适于服用此药。

你们也由于联合银行而受到损失吗？罗德博士前天在这里，他幸灾乐祸地说，德朗克由于巴尔奈特的破产而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如果不出现奇迹，战争终究是要爆发的。普鲁士人将自食其说大话的恶果，而且无论如何，德国的田园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巴黎大学生中的蒲鲁东派（《法兰西信使报》）鼓吹和平，宣布战争是过时的东西，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²³⁸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而他们自己愈是厉害地叫喊“社会科学”，就愈加陷入贫穷和愚昧的统治之下，他们简直太可笑了。在他们关于法国当前农业危机的论文中，他们的“学问”非常令人惊讶。

俄国人经常玩他们的老把戏，唆使欧洲蠢驴们互相反对，一会儿做甲的伙伴，一会儿做乙的伙伴；近来无疑在教唆奥地利人，第一，因为普鲁士人在奥登堡问题上还没有作出足够的让步，第二，为了在加里西亚捆住奥地利人的手，以及第三，也确实是因为亚历山大二世先生和亚历山大一世（在他的晚年）一样，在遇刺²³⁹后产生一种保守的忧郁情绪，而他的外交官先生们至少也应当使用“保守的”诡计，同奥地利的联盟就具有保守的性质。一遇到适当的时

机,他们就会暴露出相反的一面。

普鲁士这个“血和铁”的国家的官方腔调表现了严重的胆怯心理。他们现在甚至竭力恭维 1789 年的法国革命! 他们抱怨奥地利易于激动!

这里在可鄙的议会辩论中产生的最妙的东西,就是迪斯累里向不幸的克拉伦登提出的那份罪行录²⁴⁰。

祝好。

你的 卡·马·

意大利的热忱大概会被泼上一桶冷水。只要背景上画的不是对巴登格的希望,甚至那种一般地和意大利民族的性格相符合的传奇剧风格也是可以被容忍的²³⁰。我不能忘记我的伊威希^①。如果他还活着,他会干出多么荒唐的事来啊!

1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 年 6 月 9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十英镑已收到,非常感谢。

不管事情多么紧迫,我的工作^②自我从马尔吉特回来后,由于纯粹身体的情况一直进展得不好。最近几个星期我身体更弱,连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国际协会也不能再去。昨天我按龚佩尔特的药方（治肝病的）配了药，因为艾伦的药方对我一点效用也没有。此外，为了根除牙痛，我拔了一个牙，也许还得接着拔第二个。

如果你的酒的贮藏允许的话（也就是说你不必为此去现买），希望你寄一点葡萄酒来，因为我现在绝不能喝啤酒。

诗等待着你的“注解”。它们在我手中等于零。

今天晚上我不得不出席《共和国》报的“理事和朋友”的会议。事情已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除了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外，还有内部的政治上的困难。因为布莱得弗德的工厂主当中的那头蠢驴凯耳先生（他给过五十英镑，他的兄弟也给了这么多，而且他们答应还更多给一些）完全使迈奥尔听命于他，所以布里奇斯博士、比斯利教授、哈里逊（都是孔德主义者）不仅以自己退出相威胁，而且以公开声明他们退出相威胁。

这件事使我感到厌烦，今天晚上我将向这些先生建议，把他们的破了产的企业卖给凯耳及其一伙，从而结束由一个布莱得弗德工厂主领导伦敦的“工人机关报”这样一种可笑的局面。不管怎样，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辞职。这家报纸依靠自己的资金维持不了多久了；因此，它会依赖资产阶级的贷款，从而失去自己的性质。我在这件事上表现了很大的耐心，因为我总是希望工人自己作出足够的努力，使这家报纸独立地办下去；另一方面，因为我不愿使人扫兴。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已被聘为苏黎世的教授。

自战争叫嚣开始以来，“萨克森的”很多工人加入了国际协会。祝好。

你的 卡·马·

向莉希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顺便说一下，拉法格对我说，以罗班为首的整个新法兰西显微镜生理学派，反对巴斯德、赫胥黎等人，赞同自然发生。他将把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新著作的名字告诉我。

1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今天晚上寄给你一箱波尔多酒。这是从波克罕那里弄来的一种好葡萄酒。我本来可以早些寄给你，但是我这里的小伙子们部分地由于工作繁忙而把这件事耽误了。他们那里早已有我写的地址。希望这些酒和有规律的散步会对你有好处。你是否到这里来住一星期，比如说本月底来，然后在7月初也许就可以带着钱回去，你觉得怎样？同时，你还可以请龚佩尔特仔细诊断一下。

我们在这里的一系列银行倒闭中没有受到损失，算是度过了。德朗克自己对我说，巴尔奈特的破产触及了他，然而这多半是由于必须更换银行业主造成的。他在那里有三千英镑的信贷，但他又是这个银行的股东，在这一点上他吃了亏。艾希霍夫也获得了这样的荣幸，他的银行业主破产了，而他的十六英镑遭了殃。这很少波及他，因为如果他不能偿付应当偿付的期票，可以干脆让它作为未偿付的好了。

哥·金克尔先生每年都散播苏黎世聘请他为教授的谣言，莫

非苏黎世人终于相信了他的话？

德国的情景一天比一天具有革命的性质。柏林和巴门的失业工人成群结队气势汹汹地走过大街。哥·欧门星期五从德国回来了，他对我说，在科布伦茨的莱茵桥上他同一个普鲁士中尉谈论战争；那个人认为事件的结局很难说，但是承认奥地利的士兵和指挥人员比较高明，并且对于哥·欧门提出的如果普鲁人失败怎么办的问题回答说：“那时我们会爆发革命”。另一个庸人告诉我，他在科伦从可靠方面听说，后备军将要一连一连地分到常备军中去，而后备团又用常备军中的士兵来补充；这项命令似乎已经发布了。不管怎样，看来这个军队的状况是，只有在奥地利人**首先**越过边境的情况下它才有希望取胜，但是这一次奥地利人似乎绝对不愿意这样做。正因为如此，普鲁士人也不愿意出动。这样，这种状态还会继续一星期，直到局势紧张到发生破裂的地步。

历史对俾斯麦的讽刺是非常妙的。他说出自由主义言论的时候，正是他要采取专制主义的行动的时候。他想一下子宣布德意志帝国宪法和停止普鲁士宪法生效（命令已经准备好）。多好的主意——企图依靠容克而不是依靠农民在对待资产阶级的关系上扮演波拿巴的角色！

在这次战争中，后备军对普鲁士人来说就象1806年的波兰人一样危险，波兰人也曾构成军队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作战以前就把整个事情搞垮了；区别只是，后备军在失败以后将不是逃散，而是暴乱。

整个莱茵河左岸已经没有军队，在卢森堡只有两个后备团，据说那里的要塞已经悄悄地撤空；在萨尔鲁伊只有一个不完整的后备营。据说，海特男爵为了弄到一笔钱，已通过奥本海姆做成了

关于萨尔布吕肯煤矿和国有铁路的交易；威斯特伐里亚国有铁路据说也将出卖给贝尔格—马尔克铁路。借贷所的收据被普鲁士银行以预支的形式交给国家换取它的**科伦—明登股票**¹⁶⁶；这件事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在这件事情上所有的柏林银行业主都和政府采取共同行动。

我想，两星期内在普鲁士就会爆发战事。如果这个机会不被利用，而人们把它放过去，那末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收拾起自己的革命行囊，而专心致志地去搞纯理论。

施梯伯被任命为战地警察局长；他正策划“布林德阴谋”，并且为此目的又把我们的朋友格莱夫派往伦敦。难道不能让人把他揍一顿吗？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可恶的天气对我的身体产生了特别糟糕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告诉你酒已经收到而且根本没有给你写信的原因。到曼彻斯特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离开家；此外，由于国际的缘故，我也必须留在这里，我的法国朋友们已经利用了一次我不在场的机会，在现在这种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以

协会的名义干了蠢事。²¹⁷

至于这里的报纸，据我看来，如果事情在曼彻斯特没有什么结果，最好是给《泰晤士报》寄一篇有份量的军事论文去，你可以对该报自称为达姆斯塔德《军事报》^①的驻英记者。在这里，政治上的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伦敦的一切报纸都同样糟糕，而问题是要找到最广泛的读者。²⁴¹

你现在一定要“批判地”向我报道一下意大利和德国的事件经过。

昨天国际总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战争问题。这是事先通知了的，我们的房间里挤满了人。意大利的先生们也派来了代表。果然不出所料，讨论归结到了“民族特性”问题和我们对该问题的态度。这个题目将在下星期二继续讨论。²⁴²

法国人出席会议的人数很多，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意大利人的从心底感到的厌恶。

此外，“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一切都应当分解成小“团体”或“公社”，然后它们又组成“联合会”，但并不是国家。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相互性”向前发展的同时，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一切正是傅立叶期待于他的模范的法伦斯泰尔²⁴³的。此外，所有用旧世界的“迷信思想”来使

^① 《军事总汇报》。——编者注

“社会”问题复杂化的人都是“反动”的。

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

此外，现在处境是困难的，因为一方面必须反对愚蠢的英国的意大利主义，另一方面也同样必须反对法国对它进行的错误论战，特别是必须防止可能把我们的协会引到片面性的道路上去的任何表现。

祝好。

你的 卡·马·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7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银行券的后半截。可惜，你的电报在十二点以后才到达，因此我未能在第一邮班寄出。

你对普鲁士人有什么看法？他们以极大的努力利用了初步的成果，如果没有这种迅猛的行动，贝奈德克也许会沉着地向奥里缪茨^①撤走；但是昨天他显然是被迫应战，从所发生的一切来看，结

^① 捷克称作：奥洛摩茨。——编者注

果是用不着怀疑的。这样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八小时之内结束，还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其他情况下也许要继续两天。²⁴⁴但是针发枪是一种惊人的武器，另外，这些人打得确实很勇敢，这还是我在这种和平军队中从未见过的。对于防御者来说，进攻者在夺取阵地时所遇到的困难，抵销了他们在武器方面的优势，而在这方面，普鲁士人看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贝奈德克虽然有深谋远虑的“计划”，但实践的检验表明他不仅是一头蠢驴，而且是一个贪睡的懒虫。他本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在山林中出色地捉住这些家伙的！

无论如何，俾斯麦现在企图建立自己的德意志帝国，把他打算从奥地利人那里夺过来的波希米亚^①列入帝国版图，以便恢复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之间的联系。他在同意大利的条约中规定要取得“与威尼斯相等的奥地利领土”。²³⁰

柏林又干了习以为常的卑鄙勾当，结果在昨天的选举²⁴⁵中选出的尽是大臣。我们的进步党蠢才⁵⁸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西北部的滑稽剧演得很妙，而现在这种滑稽剧很快也将在南部作美妙的演出。

防止俾斯麦同波拿巴搞叛卖阴谋的唯一保障，就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巨大成功。现在他很难作大的让步了，看来，比利时人不得不忍受一下。²⁴⁶

向女士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① 捷克。——编者注

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 年 7 月 7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首先对于加利福尼亚的进款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我仍然没有可能偿付我应付给房东的两季房租。我必须首先偿还每日每时来打扰我的那些家伙的一部分债务。

至于我的健康状况,最近两星期我又**全力地工作**,如果身体情况能保持这样,我希望在 8 月底完成第一卷^①,把它单独出版。然而我每天仍然不得不服用龚佩尔特的肝病药,否则我就不能工作。问题是:此药和**砒剂**(我已经有不少星期**没有服用**了)是否相容?我问这一点是因为四天以前在右锁骨的上部又出现了痛的征兆。我感谢波尔多酒甚于一切药物。一般说来,我只在白天工作,因为偶尔试试(一两次)夜间工作,立刻就引起很不好的后果。

在谈一般问题之前,请把《*put stretches upon the mule*》译成德文,并且告诉我,织造业中的《*picks*》和纺纱机上的《*flyer*》德文叫什么。

伦敦工人的游行示威,和我们 1849 年以来在英国看到的比起来,规模非常巨大,这完全是由**国际**一手组织的。譬如特拉法加广场上的主要人物鲁克拉夫特先生就是我们委员会的委员。²⁴⁷ 这里

① 《资本论》。——编者注

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而不在公开的场合出头露面，另一种是民主党人的做法，他们在公开场合大出风头，可是**什么事情也不做**。

《共和国》周报快完蛋了。福克斯下星期就要脱离该报。

顺便告诉你一下，施土姆普弗从美因兹给我来信说，工人对你的《**状况**》^①一书的需求日益增加；就是只从党的利益出发，你也务必要出第二版。同时，根据他个人的观察，他认为，战争一结束，“工人问题”在德国就会提到显著的地位。

弗莱里格拉特对于自相残杀的战争发表了一些哀伤的抒情废话^②；他的女儿凯蒂把它译成英文，刊登在今天的《雅典神殿》上。

除了普鲁士人的大失败——这也许（正是柏林人！）会导致革命——以外，没有比他们的巨大胜利更好的了。梯也尔如此成功地揭露了波拿巴帮助普鲁士“干”的政策（因为除了英国人以外，法国人真正**憎恨**的只是普鲁士人），以致布斯特拉巴⁴⁷不得不修改钦赐给法国人的宪法，并且下令（命令刊登在《通报》上）“**停止**”关于请愿书的辩论。（附上茹·法夫尔关于墨西哥的发言和格累-比祖安的拙劣的诙谐话，让你看看，在战争爆发之前布斯特拉巴的处境是怎样的。²⁴⁸）波拿巴先生估计，在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斗争中，双方一定是互有胜负，这样，最后他就能在疲惫不堪的人当中以丘必特-斯嘉本^③的姿态出现。如果他不能操纵媾和的条件，普鲁士人的胜利就会使他在法国的政体遭到真正致命的危险（这是美国内战以来他的第二次大失算）。另一方面，这样的胜利（现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威斯特伐里亚的夏歌》这首诗。——编者注

③ 斯嘉本是莫里哀的喜剧《斯嘉本的诡计》中的人物。——编者注

在我们已经不是在1815年)使得普鲁士王朝除了奥地利**必定**要拒绝的条件外,不可能或者几乎不可能接受任何其他条件,更不用说要美男子威廉,或者叫做亚历山大大帝,把德国土地割让给法国了。普鲁士人取决于在彼得堡的“外甥”^①。后者将怎样做,是无法断定的,因为那要掌握俄国内阁办公厅的材料。但是对我来说,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俄国人既然还由于奥地利拒绝他们的帮助而受到侮辱,怎么能让奥地利再得到喘息的机会,而放过这个对自己的多瑙河—土耳其演习有利的时机。维克多-艾曼努尔先生也处于困境。威尼斯现在属于波拿巴。如果他从波拿巴那里把它作为礼物接受过来,他的王朝就会灭亡。但是另一方面,他能用**什么**去对抗法国,他现在能从**什么地方**去进攻奥地利呢?²⁴⁹

你对我们的**小福克斯**有什么看法?前天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们家,大叫道:“波拿巴**救了**德意志!”这也是比斯利、哈里逊等人以及整个孔德派的见解。请尽快回信,因为在这个多事的时期,必须用笔墨来弥补个人交往的不足。

向莉希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小燕妮希望知道你的“非洲人”²⁵⁰的情形。

祝好。

你的 卡·马·

现在,在采用针发枪或其他威力相等的武器以前,波拿巴当然不愿意战争。有一个**美国佬**^②曾在这里献给陆军部一种步枪,一个普鲁士流亡军官(维耳克)肯定地告诉我,这种枪构造非常简单,不易发热,不大需要擦拭,而且又便宜,这样就使针发枪显得落后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② 斯奈德。——编者注

了，就象针发枪使“老拜斯”²⁵¹显得落后一样。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 [Menschen-abschlachtungsindustrie] 中得到更为光辉的证实呢？你的确值得费一些力气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书^①中作为附录。请你考虑一下。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应当放在专门探讨这个题目的第一卷里。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

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象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

1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7月^②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历史，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变得越来越富于讽刺性了。有什么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原稿为：“6月”。——编者注

东西能比波拿巴的学生俾斯麦对波拿巴的这种实际的嘲弄更妙呢，尽管俾斯麦是个土容克，但他突然超过自己的老师，并且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这位欧洲的仲裁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由于受到宽恕才得以生存。其次，这个俾斯麦为了有可能在国内进行几个月显然是封建的和专制的统治，对外就极力奉行资产阶级的政策，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做准备，走上了只有靠自由主义的、甚至革命的手段才能走下去的道路，同时迫使自己的土容克每天同自己的原则相对抗。那些授与弗兰茨·博姆巴荣誉牌的人同加里波第结成同盟，而君主制的维护者，蒙上帝保佑，在吞并土地上并不亚于维克多-艾曼努尔！²⁵²没有什么东西比最近四个星期的《十字报》更妙的了；已故的天才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来的那个历史的封建的政党，现在由于奉它自己首领的命令不得不吞下脏东西而噎得喘不过气来。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普鲁士有五十万支针发枪，而整个其余世界还不到五百支。在两三年或五年之内，没有一支军队能够配备后装枪，而在此以前优势在普鲁士一边。难道你认为俾斯麦不想利用这个时机吗？当然要利用。波拿巴将注意不发生争吵，至于俄国人，诚然，他们在《圣彼得堡报》上叫嚷得很凶，可是在军事方面他们现在并不比先前可怕。我不怀疑，普鲁士实力的突然巨大增长会促使波拿巴和俄国人联合起来，而他们将首先努力去阻止普鲁士的实力有任何进一步的增强。但是他们提防把事情引向战争；至于法国，它的积极干涉也许是使南德意志人完全投入普鲁士怀抱并使他们忘记内战²⁵³的一种最好办法。至于俄国人，那末俾斯麦先生正是一个要毫不客气地用新的波兰起义来威胁他们的人，而他们也都知道，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是做得出这种事来的。总

之，俾斯麦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也知道，这样的力量对比只能维持几年，因此我认为，他将尽最大可能利用这一点。此外，波拿巴归根到底总是会被人用比利时收买的，而法国和荷兰瓜分比利时（在这种情况下荷兰应当把卢森堡让给法国）的计划，在战争以前不久就在哥尔茨、波拿巴和荷兰太子^①之间的会谈中“审查过了”。我认为，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还可能发生不少事情。

看来，俄国人确实已有一些时候转到奥地利方面去了，而普鲁士的这种巨大胜利使他们绝不可能回头。而且，奥地利现在就会充分做好准备，使波斯尼亚或瓦拉几亚归属自己以代替威尼斯，俄国则将取得莫尔达维亚。

此外，你可以看到，我对普鲁士军队的判断是多么正确，因为我始终认定，它蕴藏的东西比人们通常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这支军队在取得了这些成就和在无限光辉的行动之后，它的自我认识和战斗经验已经大为增加，即使法国人也有了后装枪，它明天还是能同他们较量，何况法国的刺刀如同某个时候的西班牙长矛一样，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在后装枪普遍推广的情况下，骑兵将重新占据重要的位置。

如我早就打算的，我一定要向燕妮写一篇关于“非洲人”²⁵⁰的完整的报道。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① 奥伦治亲王威廉。——编者注

11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7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已经把你的事写信告诉在威尔士的龚佩尔特。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所以必须先寄到他这里的住处；这样当然会耽搁一些时候。我一收到回信，就立刻写信给你，但是现在我劝你放下别的药，**立即服砒剂**，以便遏止可恶的痲。无论如何要消灭**这个坏东西**。

波拿巴的可怜的计划以及他的干涉，一部分是他从前同俾斯麦的口头协议的结果，但确实也是想以成立新的莱茵联邦等等来对俾斯麦进行威胁。但是这个家伙怎么会愚蠢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宣扬**这样的计划**，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²⁵⁴正如沙佩尔愚蠢到**这样的程度**……要知道，这会把整个南德意志推入普鲁士的怀抱，甚至在这里会使那些交易所的老庸人发狂。一个老法兰克福人对我说：“这对普鲁士来说比增援十万人更有价值。”

你看，愚蠢的南德意志人宁肯让人家各个击破，也不愿费点力气联合起来。²⁵³很快就会重复这样的事情：我们被出卖，人们想把我们送上屠宰台！象在1849年一样。这些家伙很可惜，他们都是很好的兵士。现在人们才开始懂得，法国人怎么会在反对“帝国”方面取得这样的成果，但是仍然不懂得，帝国怎么还能够那样长期

地对抗法国这样一个集权的君主国。²⁵⁵

关于杀人工业，我将尽力写给你。^①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7月^②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很侥幸，痛自行消失了。但是在现在的炎热天气下，我由于肝病已经遭受了并且正在遭受着极大的痛苦。虽然如此，工作^③进行得很好，并且将照样进行下去，如果目前的状况能继续保持的话。当然，再加重你的负担，我感觉很不好过，但是我从附上的条子（你必须把它寄还给我）可以看出，拖延就有危险^④。我费了很大劲把欠款拖到下星期二归还。从你的上一封信中我怀疑你是否在曼彻斯特。我也再没有收到《曼彻斯特卫报》。是不是那里没有再发表你的文章？²⁴¹

① 见本卷第236页。——编者注

② 原稿为：“1月”。——编者注

③ 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④ 这句话出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的著作《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编者注

在收到停战或维也纳决战的消息之前，必须放弃对目前局势作任何判断。不管怎样，事件的进程表明奥地利制度是极端腐败的。

目前我们的英国人象往常一样颂扬胜利者。伟大的阿尔诺德·卢格也在两星期前完成了他拥护普鲁士的宣言，而伟大的金克尔做得还更早。如果普鲁士人一直胜利到底，会有怎样一个猎取职位和拯救祖国的人群涌向法兰克福啊！

“幻想中的人物”、“丘必特—斯嘉本”、“欧洲的古怪天意”，^①无论如何是受到了震动，而且甚至被俾斯麦超过。这是令人快慰的。

几天以前在这里出版了第五号《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包含了最后一部分调查材料，不过还要补充出版一份关于有时在农业中采用的妇女和儿童的“有组织的组合”的报告。1850年以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没有受到过比这五本蓝皮书更沉重的打击。此外，几天以前出版了第八号《卫生部门的报告书》，其中有关于无产阶级居住条件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材料。²⁵⁶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1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7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但愿你这次收到了银行券。我准是心不在焉，把登记银行券号码的纸条装进了信封，而没有把银行券装进去。银行券却被我顺手夹在我的文件夹里，收到了你的电报起初使我吃了一惊，醒悟过来后，我才在那里找到了它。希望这笔款子还到得及时。

目前我觉得德国的情况相当简单。自从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军队极其成功地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小德意志计划²⁵⁷的时候起，德国的发展就这样坚决地采取了这个方向，以致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只好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至于事情的民族方面，俾斯麦无论如何要把小德意志帝国建立在资产阶级所说的境界以内，就是说，要把德国的西南部包括在内；关于美因河线和可能建立一个单独的南德意志联邦的说法，那完全是讲给法国人听的，而在这期间普鲁士人正在向斯图加特挺进。此外，奥地利的德意志省区在不远的将来也将落到这个帝国手里，因为奥地利现在必将成为匈牙利的²⁰⁵，而德意志人将成为帝国中的第三个民族——在斯拉夫人之下。

在政治上俾斯麦将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他需要资产阶级以便与帝国的王公们相抗衡。也许目前还不需要，因为现在他还有

足够的威望和军队。但是，就是为了从议会那里为中央政权取得必要的条件，他也必须给资产者一些东西，而且事物的自然进程将会不断地迫使他或他的继承人一再请资产者帮忙；因此，即使俾斯麦现在给予资产阶级的东西可能不会超过他**必须**给的，他仍然会愈来愈被推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这件事情有这样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使局势简单化了，同时由于它消除了各小邦首都之间的争吵，而且无论如何是加速了发展，所以革命就容易发生了。归根到底，德国议会的确是和普鲁士议院完全不同的。所有的小邦都将被卷入运动，地方割据的最恶劣的影响将会消失，各个党派将最终成为真正全国性的，而不再只是地方性的。

主要的坏处是普鲁士主义在德国将不可避免地泛滥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坏处。其次是德意志的奥地利暂时分离，这种分离的后果将是波希米亚^①、莫拉维亚、克伦地亚的斯拉夫化的立即加强。可惜这两件事都是无法阻止的。

因此，据我看来，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不加赞许地承认这一事实，并尽可能利用现在已经出现的较大的可能性，把德国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

李卜克内西老兄成为狂热的奥地利拥护者，这是用不着施土姆普弗写信告诉我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毫无疑问，正是他从莱比锡给《新法兰克福报》寄去了激昂的通讯。这家置王公于死地的布林德的《新法兰克福报》已经走得这样远，以致指责普鲁士人诽谤“**可敬的黑森选帝侯**”^②，并且醉心于可怜的瞎

① 捷克。——编者注

② 路德维希三世。——编者注

子韦耳夫^①!

我已经不再给《卫报》^② 写东西了。

向女士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 年 7 月^③ 27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十英镑收到,非常感谢。它们来得正是时候。

我没有写信给施土姆普弗,因为他要求规定一个“行动方针”,而我的意见是,在事件肯定之前,他最好完全放弃任何“行动”。²⁵⁸ 这样一种意见,我认为不用信的形式告诉他更妥当些。据我所知,美因兹现在仍然被包围,因此,邮政往来大概也中断了。你给施土姆普弗写信没有?

法兰克福的喜剧给胜利者的自我陶醉以一定的奖赏。你看,真没有想到! 二千五百万哪! 市长先生^④ 上吊了! 而普鲁士人从自己方面正式宣布,法兰克福必须拿出钱来,因为它的报纸“凌辱了”征服者威廉陛下。²⁵⁹ 施梯伯在布隆^⑤ 的职务只不过是临时的,

① 乔治五世。——编者注

②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③ 原稿为:“8月”。——编者注

④ 费耳纳尔。——编者注

⑤ 捷克称作:布尔诺。——编者注

恐怕他终于还会成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市长，此外，我总觉得法兰克福人是十足的坏蛋。埃德加尔·鲍威尔将被他们任命为最高监察官。至于埃申海麦尔街²⁶⁰，那末枢密顾问敦克尔在这里也许是合适的，但是现在他是加塞尔的统治者。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肮脏东西。不过在这种“初恋开始的日子里”^①离开得远远的，毕竟是一种愉快。普鲁士人的骄横、美男子威廉的愚蠢（他相信，自从取得梦一样的胜利以后，除了他变得强大有力等等以外，什么变化也没有）都将发生作用。奥地利人现在正处在布拉格的斯拉夫狂热者在1848年想使他们陷入的那种境地。²⁶¹但是，奥地利人失去威尼斯和被迫集中力量目前对俄国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利的。如果奥地利本身成为泛斯拉夫帝国，那它更是同俄国佬不相容了。诚然，哈布斯堡王朝的极端衰败使人担心奥地利人会逐渐被俄国人引诱去一起进攻土耳其。

使资产阶级集中起来的一切，对工人来说当然都是有利的。但是即使明天就缔结和约，它无论如何也要比维拉弗兰卡和约和苏黎世和约更带有临时性。²⁶²一旦敌对双方实行了“武器改良”，就会象沙佩尔所说的那样再“厮杀起来”。无论如何波拿巴也遭到了失败，虽然从左右两方面建立军事王国是符合普隆-普隆的“普遍民主”的计划的。

在此间，政府差一点引起了一场暴动。英国人当然首先需要革命教育，但要是理查·梅恩爵士可以独断独行地发号施令的话，只要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做到这一点。的确事情大有一触即发之

① 席勒《钟之歌》。——编者注

势。假如拿栅栏上的木板条来向警察进攻和自卫——眼看就这样做了——并把他们打死二十来个，那末，军队就一定要“干涉”，而不光是摆摆阵势了。到那时可就有意思了。毫无疑问，这些固执的、脑袋几乎是专门为警棍而长的约翰牛，要是不和统治者发生一场真正的流血冲突，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老蠢驴比耳斯和同样的老蠢驴沃尔波尔之间的动人的场面，随后是这个细嗓音的、纠缠不已的、装腔作势的和由于“热爱真理”时常在《泰晤士报》上寻找自己的道路的侯里欧克，——都不过是谦恭和放任罢了。然而正当这伙恶棍互相恭维和互相讽刺的时候，梅里勒榜警察分局头子恶狗诺克斯狺狺作吠，凶相毕露，这充分表明，如果伦敦是牙买加，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²⁶³

迪斯累里使自己处于十分可笑的境地，第一，因为他在下院伤感地声明，“他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家”，第二，因为正是在这个家里安置了强大的兵力，虽然，第三，那群人（预先受过改革同盟成员的教导）故意不触犯“维维安·格雷”^①先生的家。这个家连一块石头也没有受到损失。可是埃耳科的窗子上的玻璃却受到了较多的损失。我曾经暗示克里默和其他组织者，是否可以拜访一下《泰晤士报》？因为我的暗示没有“被理解”，或者他们不愿意理解，所以我没有再提到它。

霍乱已经向我们（我指的是伦敦人）厉害地问了好；在上星期发表的第八号《卫生部门的报告书》中汉特医生关于《贫民住宅》的报告²⁵⁶，可以作为霍乱太太的向导，告诉她，她到哪里去拜访最好。

^① 讽刺地暗指同名小说的作者迪斯累里。——编者注

向莉希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马·

1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8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上封信中的幽默使我断定你的肝病是好多了，尽管你没有提到这一点。至于法兰克福²⁵⁹，你也许只听到这里的法兰克福人发出的哀号，他们在这里有一大群人，并且从他们的弟兄等等那里不断收到令人惊恐的信件。当然，普鲁士中尉是以他固有的文雅态度来对待这件事，然而事先可以预料，这些先生将虚惊一场。在南德意志的其他地方，法兰克福人也不特别讨人喜欢，他们的骑墙态度受到了斥责，而且人们高兴的正是他们受到这样的斥责。我亲眼看到过这一类信件。

总之，俾斯麦是胜利了，而小威廉^①对自己的王公、贵族和忠臣抱和解的态度，但同时坚决地说，如果再拒绝给他钱，那末，很抱歉，他“必然”要用未经同意的钱开支。如何能够即使在这个议院中解决冲突，我还不清楚。何况还有德意志议会，或者更确切些说，北德意志议会，关于议会的可能的地位或者至少是权限，欧伦堡先生绝对拒绝提供任何消息，——这一切已经描绘出即将发生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的动乱的美妙图景。俾斯麦本人的确竭力避免冲突，他并不那么愚蠢，但是霍亨索伦的老畜牲想必会执拗起来，那时他将从自己的有思想的军队²⁶⁴那里得到不少意想不到的东西。

至于事情很快又会闹到打起来的地步，那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法国人会先动手。波拿巴十分聪明，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想方设法避免这一点，但是法国的群众，特别是对德国的任何强大都抱敌视态度的资产阶级，眼光太短浅并且情绪狂热，因为法国只能向德国方面扩张，而现在这种扩张对它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在农民和最落后的工人中间，同普鲁士作战也是受欢迎的；因此很难说决定性的时刻要多久会到来。

韦纳刚从汉诺威回来，他对我说，在那里普鲁士军官已经激起人们强烈的憎恨，正象官僚和警察那样。

今年我大概也不会在德国留多久。在北方有胜利者的狂态，在南方有受黑森选帝侯^①鼓励的共和党人的号叫，叫人呆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设法绕道去哈尔茨，因为那里幸好没有任何守备部队。

《科伦日报》现在口沫飞溅地为排除南德意志而叫喊着。这是俾斯麦为了让波拿巴易于退却而发出的口令，而《科伦日报》也朝着这个方向狂热地卖力气，这使人们立即看出是怎么一回事。比它更卑鄙的报纸还没有过。起初它是和平的狂热维护者，但是当它确信俾斯麦并没有动摇时，便立即转过来，提出口号：“奥地利要战争！就朝它打吧！”从此它就变成了俾斯麦的好朋友——诚然，不是由于能力，而是由于热心。这是一家下流报纸。

^① 路德维希三世。——编者注

如果那个美国人献给这里的政府的新式后装枪是斯奈德—恩菲耳德式步枪，那末这种枪没有多大价值。但是，也许你说的是另外一种。^①一般说来，比针发枪的射击速度更快没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实际上这种差别几乎等于零；相反地，现在具有愈来愈大的意义的是射击的精确性。我又在重读格里斯海姆的战术^②，其中所讲的一切现在几乎都已经陈旧了！

向女士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8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从我的上封信中断定我的健康状况好转，这是对的，尽管这种状况还不稳定。但是，又有能力从事工作的感觉，对于一个人有很大的作用。遗憾的是，我经常被物质上的困难烦扰，我为此消耗了很多时间。例如，今天肉铺老板已不再供应肉了，甚至我储存的纸张到星期六也要用完。

从昨天起，劳拉同我的那个学医的克里奥洛人拉法格先生半订婚了。她对他的态度象对其他人一样，但是由于克里奥洛人固有的那种过分的感情，由于有些担心这个青年人（二十五岁）自

^① 见本卷第235—236页。——编者注

^② 古·格里斯海姆《战术讲义》。——编者注

杀等等，由于劳拉有些喜欢他但始终保持冷静（他是一个漂亮的、有知识的、精力充沛的小伙子，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体操家），这一切使得事情多少带有半妥协的性质了。起初这个青年对我有些依恋，但是很快就把自己的依恋从老头子移到女儿身上。他的经济状况中等，因为他是从前一个种植场主^①家庭的独生子。他由于参加列日代表大会而被勒令从巴黎大学退学两年，¹⁸⁷但是现在他想在斯特拉斯堡完成毕业考试。我觉得他有非凡的医学天才，可是他对医学比我们的朋友龚佩尔特更抱有无限的怀疑。看来，医学上的怀疑论在巴黎的教授和大学生中间很流行。例如马让迪宣称，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医疗都是骗人的。但是这种怀疑论照样不仅不排斥迷信，而且包括迷信在内。例如拉法格相信酒精和电是重要的医疗手段。幸而他有加莱尔教授（流亡者，研究高等数学、物理和化学）这样一个好的指导者，并且在伦敦各医院的实践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通过第三者给他找到了这条门路。

有一本很好的书，一旦我做好必要的摘记就寄给你（但是以寄还我作为条件，因为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的），这就是1865年巴黎出版的比·特雷莫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尽管我发现了一些缺点，但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它的两个基本论点是：异种交配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产生差别，而是产生种的典型的统一。反之，地质的构成（不光是它本身，而是作为主要的基础）**造成差别**。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而在这里却是必然的，是以地球发展的各个时期为基础的。达尔文不能解释的退化，在这里解释得很简单；同样，纯过渡

① 弗朗斯瓦·拉法格。——编者注

类型迅速消失而种的发展缓慢的问题，也解释得很简单，因此，那些对达尔文有妨碍的古生物学上的空白，在这里是必然的。同样，一经形成的种的稳定性（且不说个体偏离和其他的偏离）是必然的规律。使达尔文感到很困难的杂交，在这里反而是分类的依据，因为它证明，实际上只有在异种交配停止产生后代，或者异种交配成为不可能等等之后，种才会确定下来。

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比达尔文更有意义和更有内容。对于某些问题，例如民族特性等等，在这里第一次提供了自然的基础。例如他纠正波兰人杜欣斯基，大体上证实杜欣斯基关于俄罗斯和西斯拉夫土地在地质上的差异的学说，同时指出他关于俄罗斯人不是斯拉夫人而很可能是鞑靼人等等的意见^①是错误的；认为由于在俄罗斯占优势的土壤类型，斯拉夫人在这里鞑靼化和蒙古化了；他证明（他在非洲住了很久），一般的黑人典型只不过是一种更高的典型的退化的结果。

“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沙皇力图把波兰人民变成俄国人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同一块土地上会出现同一的天性、同一的特性。破坏的工作不可能永久继续下去，恢复工作才是永恒的……斯拉夫种族和立陶宛种族同俄国人之间的真正界线是一条重大的地质界线，它从尼门盆地和德涅泊盆地以北穿过……在这条重大的界线以南，这个地区所特有的素质和典型现在不同于而且将来会永远不同于俄罗斯所特有的那些素质和典型。”²⁶⁵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129—130页。——编者注

1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8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不知道，对于劳拉的“半订婚”是应当完全祝贺，还是应当半祝贺或者完全不祝贺。但是，不论允许用什么数量来祝贺，这同祝贺的质量无关，因此我就诚心诚意地祝贺了。

特雷莫的书^① 售价大约多少？如果它不是由于插图或其他原因而很贵的话，我可以买一本，这样你就用不着寄来了。

为了缓和狂暴的肉舖老板的怒气和恢复纸张的储存，附上 J/F 65865 和 65866 两张五英镑的银行券，总共**十英镑**，曼彻斯特，1865年1月30日。我很想每年保证给你二百英镑以上，但是可惜办不到。如果一切顺利，我当然能多收入五十英镑；可是现在棉花又跌价，而波拿巴关于1814年的边界的照会²⁶⁶使庸人大为恐慌，这影响到平衡。

波拿巴的这个照会似乎表明，他和俾斯麦之间有了障碍。不然这个要求一定不会提得这样粗鲁和突然，而且正是在对俾斯麦最不适宜的时候。毫无疑问，俾斯麦毫不费力就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但是现在他怎么能这样做呢？胜利的军队对于这点会说什

① 比·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编者注

么呢？而德意志议会、两院、南德意志人又会说什么呢？而老蠢驴^①——他现在一定正象我那只黑白花狗狄多吃得饱饱的时候那样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傻相，并且曾经声言，不放弃德意志的一寸土地等等——又会说什么呢？

发出照会是波拿巴的一种极愚蠢的行为，但是，反对派的喊叫，也许还有军队的喊叫，似乎迫使他加紧去干这件事。这对他来说可能是很危险的。要么俾斯麦竭力让步，那他为了进行报复，将不得不一有机会就同波拿巴开战；要么他无法让步，那事情就会更快引向战争。在这两种情况下，波拿巴都不得不冒险去进行违反自己意志的、没有适当的外交准备和没有可靠的同盟者的战争，去进行为求达到露骨的侵略目的的战争。此外，俾斯麦在很多年前就对汉诺威的大臣普拉滕说过，他要把德意志置于普鲁士的钢盔之下，然后，为了“把它铸成一个整体”，让它去反对法国。²⁶⁷

在这里传看着勒波克分发的通知信，信中邀请参加因虔诚的哥特弗利德去苏黎世而举行的“大诗人和伟人”“金克尔欢送会”。我已表示愿意参加一份，总共出一个法寻。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1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曾写了两行短信，衷心感谢你寄来十英镑，但是星期六琳蕻^①去邮局太晚，没有来得及把它寄出。

即使我今天**根本**不写信给你，你也应当原谅。我有些最紧急的麻烦事堆在身上。今天我用法文写了一封长信给拉法格，告诉他，在把这件事继续下去并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我必须得到他的家庭关于他的物质状况的明确报告。^②昨天他把一个著名的巴黎医生^③的信交给了我，这封信是替他说话的。

书的名称是：**比·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1865年巴黎**（阿舍特出版社）版第一册。第二册还没有出版。书中没有任何插图。地质图在该作者的其他著作中。

附上李卜克内西的拙劣信件。同时还寄给你几份他的报纸^④，这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²⁶⁸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20—522页。——编者注

③ 穆瓦兰。——编者注

④ 《中德意志人民报》。——编者注

我还将得到上面提到的那个巴黎医生的一本主要著作^①，看完后就寄给你。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8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今天只写几行。同拉法格的事闹到这种程度，以致他的老头子^②从波尔多来信，请求把他儿子的婚事定下来，并提出了非常良好的经济条件。此外，小拉法格在考虑结婚之前，自然应当在伦敦然后在巴黎通过他的博士考试。在这个意义上事情已经决定了。但是我昨天还对我们的克里奥洛人说，如果他不把自己的狂热感情降低到英国风格的水平，劳拉会毫不客气地把他赶出门去；他必须完全懂得这一点，否则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结果。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但也是个娇生惯养和过于纯朴的人。

劳拉说，在她正式订婚之前，必须得到你的同意。

我身上总是不断地出现新痛的征兆，但每次都消了；这迫使我把自己的工作时间严格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

衷心问候莉希。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托·穆瓦兰《生理医学讲义》。——编者注

② 弗朗斯瓦·拉法格。——编者注

1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9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给穆尔的收据（昨天刚刚从德尔那里得到这个收据）。²⁶⁹

房东**梭耶尔**先生来信通知我说，三个季度的房租款（四十六英镑）10月2日到期。我还没有从荷兰得到过一个法寻，所以不能指望这笔钱。

法国先生们打算把除了“体力劳动者”以外的一切人排除出去，首先从国际协会会员当中排除出去，其次，至少是从有权当选代表大会代表的人当中排除出去。作为向法国先生们的示威，昨天英国人提议**我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我声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接受这个建议，我自己则提出**奥哲尔**，于是他就再度当选，虽然有些人不顾我的声明仍然投了我的票。此外，杜邦使我识破了托伦和弗里布尔的行为。他们从**只有工人能够代表工人**这一“原则”出发，企图在1869年当立法团的**工人**候选人。因此，由代表大会来宣布这个原则，对这些先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²⁷⁰

在昨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戏剧性场面。例如，当福克斯而不是克里默被任命为总书记时，克里默先生大吃一惊。他费了好大劲才抑制住自己的怒火。另一个场面是：向勒·吕贝先生正式宣布，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他被开除出中央委员

会。他在长时间的演说中公开说出了自己烦恼的心情，对巴黎人大发雷霆，把自己说得十分可敬，并且胡说一些关于阴谋的话，说什么同他友好的民族（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由于这些阴谋而未能参加代表大会。最后，他要求中央委员会的信任投票——这件事将在下星期二讨论。²⁷¹

祝好。

你的 卡·马·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10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不知道在上封信中是否告诉过你，我必须偿付一张房租的**期票**（这张期票已经不在房东的手里）。梭耶尔通知我，期票本月2日到期，也就是明天到期。昨天我去找过他，因为按我的计算，可能是10月3日才到期，那是我在7月1日开的一张为期三个月的期票，因此还得加上优惠的三天。结果是我算得对。总数是四十六英镑（三个季度），可是我已经好几个星期一个钱也没有了。因为还能通过当铺得到的那个小数目也用完了。

此外，因为我现在又被近几个月积累的日常“额外支出”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在目前情况下（拉法格在这里），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避免把事情声张出去，所以，我想立即到大陆去看看，我能否“亲

自”在那里收到点效果。但是我必须把这件事推迟到我的手稿^①结束,这样就可以把它随身带上,不致再把工作中断。

请原谅,我经常用自己的家务事来麻烦你,使你苦恼。我过于指望从荷兰得到钱了。

你的 卡·马·

你觉得穆瓦兰^②怎样?

1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10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没有对我说,你开了一张四十六英镑的期票;因此昨天我只寄给你四十英镑银行券的半截,今天再把另外半截寄上,还加上一张五英镑的银行券——I/F 98815,曼彻斯特,1865年1月30日。

我们的出纳员没有另外五英镑的银行券,而去邮局汇兑已经太晚,因此不能附上不足的钱数,然而你一定会克服**这个障碍**。

关于穆瓦兰和特雷莫,我将在这几天较详细地写一写;后者的书^③我还没有读完,但是可以断定,光是下面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他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关于黑人圣玛丽亚以及关于白人变为黑人的事,简直要笑死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托·穆瓦兰《生理医学讲义》(见本卷第255页)。——编者注

③ 比·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编者注

人。²⁷² 塞内加尔黑人的传说似乎值得无条件相信，**这正是因为他们不会写作！**更妙的是，把一个巴斯克人、一个法兰西人、一个布列塔尼人和一个亚尔萨斯人之间的差别归结到土壤类型的不同上，而土壤类型不同的罪过自然还在于这些人说的是四种不同的语言。

为什么我们这些居住在我们的泥盆纪的过渡层（这些岩山早在石炭纪以前就已经上升到海面以上）上面的莱茵省居民很久以来没有变为白痴和黑人；也许他在第二卷中会加以解释，或者会宣布我们实际上就是黑人。

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是与一切事实相矛盾的纯粹的虚构；作者所举出的每个证据，都需要再用新的证据来加以证实。

向女士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10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期票可以看出，我在昨天和今天经受了一场怎样的风险。昨天并不象梭耶尔所说的是付款期。推迟一天，在其他情况下本来是令人高兴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却非常糟糕。我昨天收到你的信后，由于没有东西可典当，便立即跑到我们的面包舖老板威塞斯那里，向他借了一英镑。但是今天早上拿到期票一看，原来

是四十八英镑十五便士，而不是象我以前所想的四十六英镑。我没有把钱数记下来，这自然是我的错误。我以为梭耶尔扣除了我已经付出而在支付上次期票时也未扣除的房屋税（依照法律应由他负担）。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这些将在支付下一季的款项时扣除。）我的四十六英镑的错误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今天早上九点钟期票就送来了，我发现还差二英镑十五便士，吃了一惊。怎么办呢？我就向持票人说，请他等一下（在我们家），我去换钱。无法可想，只好又到那个非常善良的面包舖老板那里去；他显出了很为难的样子，因为我欠他的面包钱已经不少。不过他还是照办了。

关于特雷莫^①。你的评语是：“光是下面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他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你的这种评语，在居维叶的反对**物种变异**说的《论地球表面的灾变》一书中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他在那里就嘲笑德国的科学幻想家，说这些人把达尔文的基本思想**表述得**十分清楚，不过不能**证明**它。但是这并不妨碍居维叶是错误的，而正确的是表述新思想的人，尽管居维叶是大地质学家，自然科学家中少有的历史文献批评家。在我看来，特雷莫关于**土壤影响**的基本思想（自然他没有考虑到这种影响的历史性变化，而我认为由于耕作等所引起的土壤表层的化学变化，以及象煤层等这些东西在不同生产方式下所起的不同影响，也都属于这种历史性变化），就是这种只需要**表述出来**以便在科学中永远获得公认的思想，而这完全不依赖于特雷莫叙述得如何。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比·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编者注

1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10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开了期票连它的钱数都不知道，这样的天真使我感到好笑；不过好在差额不大，好心的面包舖老板就在附近。为了使你能够马上把这笔钱还给这个善良的人，从而维持信用，现寄给你五英镑，I/F 59667，曼彻斯特，1865年1月30日，同时退回已付款的期票。

关于特雷莫^①。上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我才读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是最糟的三分之一（开头）。第二个三分之一是对各学派的批评，好得多；最后的三分之一是结论，又很糟。作者的功绩是：他比前人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土壤”对于人种以及种的形成的影响，其次是对杂交的影响，他比他的前辈发挥了更正确的意见（虽然在我看来仍很片面）。达尔文对杂交的**变异**影响的想法也有正确的一面，其实特雷莫也默认这点，他在对自己方便的地方也把杂交看做是变异的手段，尽管最终还是起拉平作用的手段。达尔文等人并没有否认土壤的影响，如果说他们还没有特别强调这种影响，那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土壤是**怎样**发生影响的——除了知道肥沃的土壤发生良好的影响，贫瘠的土壤发生不好的影响。其实特雷莫所知道的也不见得比这多多少。关于晚形成的土壤一般

^① 比·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编者注

说来对于高等种的发展更为有利的假说，含有某种颇为合理的成分，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当我看到特雷莫想用多么可笑的证据（这些证据十分之九是根据不可信的或被歪曲的事实，而十分之一是什么也没有证明）来证明它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把对假说创造者的怀疑转向假说本身。当他进一步宣布由杂交校正过的较新的或较老的土壤的影响是造成有机的种以及人种变异的**唯一**原因的时候，无论如何，我就没有理由跟着这位作者跑这样远了，相反，我还有了許多反驳这种说法的理由。

你说居维叶也指责过肯定种的变异性的德国自然哲学家不懂地质学，可是这些哲学家是正确的。不过那时这个问题与地质学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作者**完全依靠地质学**来创造种的变异性的理论，同时又犯了这样一些地质学上的错误，**歪曲**一系列国家（例如意大利，甚至法国）的地质，而自己其他的证据又是从一些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它们的地质情况的那些国家（非洲，中亚细亚等）弄来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关于人种学方面的例子，凡是和人所共知的国家与民族有关的，无论就地质条件，或者由地质条件而得出的结论来说，几乎毫无例外全是错误的；作者把大量的和他的理论相反的例子完全放过去了，例如，西伯利亚内部的冲积平原，亚马孙河的广大冲积盆地，拉普拉塔河以南几乎直到美洲的最南端（科迪勒拉山脉以东）的整个冲积地区。

土壤的地质结构与一般能生长东西的“土壤”有密切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真理，就象这种能生长植物的土壤对生活在他上面的动植物的种产生影响一样。而到现在为止这种影响几乎还没有被探讨过，这也是事实。但是从这里到特雷莫的理论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他强调了至今还没有被注意的方面，这的确是他的功绩；

并且如我已经指出的，关于土壤因其地质年代大小的不同而对**加速**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的假说，在**一定范围内**或许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但是他所做的所有进一步的结论，我认为如果不是完全错误，就是非常片面的夸大。

穆瓦兰的书^①，特别是其中关于法国人利用活体解剖所取得的成果，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是确定某些神经的功能及其失常的后果的唯一途径；这些家伙显然把折磨动物的方法发展到了十分完善的地步，所以我很能理解英国人对活体解剖的伪善的愤怒，因为这些实验对这里的懒人说来往往是很不愉快的，常常推翻了他们的抽象推论。至于发炎理论中的新东西，我无法评论（我想把这本书给龚佩尔特看看），不过，在我看来，这整个法国新学派带有一些不踏实的作风，喜欢对许多东西下断语，而且随便拿出证据。至于药物方面，其中没有为任何一个高明的德国医生所不知道或不采用的东西；穆瓦兰只是忘记了（1）往往必须用害处较小的药物来克服害处较大即本身具有直接威胁的病症，就象没有其他办法时只好施行外科手术来破坏组织一样；（2）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只有采用药物。穆瓦兰如果能用他的电疗法来医治梅毒，汞很快就会不用，但是在这以前，恐怕未必能不用。总之，但愿现在没有人向我说，只有德国人会“创造”体系，因为法国人在这方面彻底打败了他们。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① 托·穆瓦兰《生理医学讲义》。——编者注

1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 年 11 月 8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没有写信一定使你感到诧异。我原来以为收到五英镑的事已经通知你了，因为劳拉答应做这件事，后来才知道，她把这件事忘记了。总的说来绝望的处境妨碍了我提笔。你知道，你在动身前寄来的十英镑是准备只用来缴税的，而后来的五十英镑是用来交房租的。所以几个月来我两手空空。所谓的遗产^①至少是在二十个人中分配，在夏初我也收到了我的一份——八十塔勒！所有我想在德国或荷兰弄点钱的打算都落空了。当铺（我的妻子已当尽了一切，以致她几乎无法出门）使人想到的就是它要利息。所以我不得不象在流亡中的最困难时期那样，在伦敦左借一点，右借一点（这也只限于几个自己也缺钱的人），来维持最必要的现金开支。另一方面，给我们供应东西的人又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其中有几个已经声明停止赊售，并且以向法院起诉相威胁。加之拉法格（直到几天前动身到波尔多去为止）一直呆在家里，又必须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知道真实情况，因而这种状况就更加使人难堪。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不仅常常中断我的写作^②，而且还由于竭力想在夜间弥补白天损失的时间，以致在离阴茎不远的地方长了一

① 见本卷第 157 页。——编者注

② 写作《资本论》。——编者注

个奇怪的痛。自然，我知道你已经尽了你的一切力量，而且超过了你的力量。但是还必须想点办法。可不可以采取借债或者类似的办法呢？

祝好。

你的 卡·马·

1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年1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衷心感谢你的迅速支援和波尔图酒。我十分了解你的情况，因此给你加重负担使我加倍痛苦。自然，这种事最终总有结束的一天，但是这只有等我到大陆去，在那里亲自进行活动的时候才有可能。

手稿的第一部分^①终将在下星期就要寄给迈斯纳了。今年夏天和秋天的拖延的确不是由于理论，而是由于身体情况和生活问题引起的。从第一个痛动手术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了。从那时以来，这东西停止发作都是一些短暂的间歇，龚佩尔特一定能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你得了这种鬼毛病，一切工作中要算搞纯理论工作最不相宜了。

至于现在这个痛，两星期左右就会治愈。我现在很了解怎样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对付它，我已经又开始服砒剂了。

匆匆。

你的 卡·马克思

1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11月11日于[曼彻斯特]
摩宁顿街86号

亲爱的摩尔：

衷心感谢你寄来的《自由新闻》。你能否把8月和9月的各号寄给我？这些报纸我没有收到。

现附上一张三十英镑银行券的后半截。我很想多寄点给你，但是实在办不到。看下月是否可能，因为到12月31日我们又将进行决算，如果决算的结果良好，也许还能尽一点力。

得知手稿^①将发出的消息，我真象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现在终于到了如刑法典所说的“开始实行”的时候²⁷³。因此我要特别为你的健康干一杯。你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本书造成的；你一旦摆脱了它，就又会成为完全另外的一个人了。

我指望伯奇昨天就把波尔图酒寄出去了，不过我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一点，无论如何，无论在星期一晚上或者星期二早晨它一定会寄到的。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普鲁士人毕竟是普鲁士人。为了报答特韦斯顿和弗伦策耳投票赞成豁免责任,就因为他们在议院的演说而把他们送交法庭²⁷⁴。这样的蠢事真令人无法理解,可是它却成了原则。法兰克福市民们仍在愤怒不已,他们现在仿效波兰人,行路穿丧服,打上法兰克福地方色彩的领带²⁵⁹。萨克森豪森有一个普鲁士少尉走进一家饭馆,正逢满座。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人站起来走了;旁边的一人叫这位少尉坐在这个空位子上,但是他不坐,他说他不高兴坐热椅子。这个人说:“啊,这您用不着担心,自从普鲁士人来到这里以后,我们大家都象坐在冰块上一样。”

关于帝国作战的情况,我在这里听见目击者谈了一些令人十分吃惊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还从来没有过。例如,拿骚人奉命要在赫希斯特附近的美因河上架一座桥。由于**暴风雨**(美因河上的暴风雨!)他们第一次没有能架成,他们第二次再架时,突然发现他们的**浮桥船太少**,只能把桥架到美因河的**中央**。因此,他们便写信到达姆斯塔德,请求借几条浮桥船给他们,浮桥船终于运来了,于是一座横跨这条“汹涌的”河流的桥架成了。可是拿骚人马上接到向南撤退的命令。他们便把桥扔下完全不管,只是把它交给一个老船夫照应,要他注意,不要让桥随水冲走。过了几天,普鲁士人来了,占领了这座现成的桥,把它加固后,便从桥上开过去了!

你的 弗·恩·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6 年 12 月 8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迈斯纳还没有动手排印^①，因为他想先把别的东西弄完。希望他下星期一有信来。总的说来，推迟一点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摆脱痛这个讨厌的东西才不过几天，而且债主先生们又对我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我只是苦于私人不能象商人那样名正言顺地向破产法庭提出破产声明。

不久前，《喧声》杂志上一篇诽谤柯林斯的《白衣女》的拙劣作品中出现了用黑体字刊印的对“**硫磺帮**”的攻击。这篇肮脏东西的作者是可怜的贝特齐希，如果证明这是奉金克尔或哈茨费尔特的命令干的，那我是不会奇怪的。我也不怀疑李卜克内西的被捕是这个猪猡一手造成的。²⁷⁵

这些普鲁士猪猡们的做法正象我们应当希望的那样。现在事情到了非杀头不可的地步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1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12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简直不会相信，现在有多少各式各样的人包围着我。有顾客们介绍到这儿来谋事的青年人，有代理人或者想当代理人的人，加上这个星期还有我的住在伦敦的可爱的外甥布兰克，——这些人络绎不绝地来，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抽出点时间来写作是多么困难。这中间有时还跑来一个象写附上的这封信的作者那样的人，对我进行威胁。²⁷⁶我一读来信，就立刻猜出是谁指使这个市侩来纠缠我的，那就是品德高尚的罗德博士，当这个市侩来办事处找我的时候，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无耻的罗德竟对我做出令人吃惊的事来。起初，在克林格斯来到这里之后^①他就挑起了我和克林格斯的无谓争吵，随后他甚至发展到支使这样一些人来找我，把我当成全体流亡者的出纳员。如果这家伙还要干这种事，他可以相信，我是要给他苦头吃的。他为什么要使我不得安宁，要知道我和他甚至素不相识。

普鲁士的猪猡们的确干得很出色。我原来认为他们怎么也不会这样蠢，但实际上他们蠢得难以想象。这就更好。事情既然已经动起来了，革命就会更快开始，而这一次，如你所说的，大概到了

① 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非杀头不可的地步了。

办事处要关门了，我也必须结束。附上五英镑的银行券两张：

I/S 38969 }
I/S 62239 } 曼彻斯特，1866年1月26日。

我还不知道我的情况如何，所以不敢冒险多寄；而这要等结账以后，我才会知道。

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谢谢你寄来的十英镑。

谈到罗德，他是有拉政治关系和喜欢装得了不起的癖好。既然这种癖好使你感到讨厌——这完全正当，——那末你有机会就写信告诉他，你没有这种荣幸结识他，也不能容许别人对自己这样随便。

《两大陆评论》和《现代评论》刊登了两篇关于国际的详细文章，它们都认为国际和它的代表大会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接着《双周评论》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²⁷⁷可是实际上我们由于缺乏资金甚至缺乏人手而无法行动，因为所有的英国人全去搞改革运动了。法国政府（很幸运）开始对我们采取敌视态度。²⁷⁸首脑²⁷⁹

斯提芬斯的加入（在纽约）是我们的成问题的收获之一。

教皇^①对法国军官发表的演说难道不妙吗？只有意大利的教士，才能用祝福的形式在全欧洲面前给波拿巴这样几拳。²⁸⁰

波拿巴和征服者威廉^②两人的头脑都不十分正常，这是局势的极大特点。威廉相信上帝赋与他的特殊使命，波拿巴则被墨西哥¹⁸⁷和俾斯麦简直弄得不知所措，以致有时他真的发疯了。

你是不是也认为和平至少还会维持一年（如发生偶然事件，象波拿巴死掉等等，当然不算）？要知道所有这些家伙都需要时间来进行改组和生产武器。

迈斯纳先生处毫无音信。我想，现在快到年底了，他的事情一定非常多。此外，合同保证我不会碰到可能的意外。第二次最后修订的合同并没有规定关于脱稿^③日期的任何条件。不过如果到明天还收不到回信，我将再写信去。

既然你能向某个书商赊账，而我现在又不可能花一个法寻去买书，所以你如果能给我尽快弄一本詹·爱·撒·罗杰斯的《农业史》，那我就太感激了。我必须把这本书读一遍，我并且专门为此在一章中留出了空位²⁸¹。这本书虽然已出版很久了，但是图书馆里到现在还没有。埃卡留斯断言米迪那里也没有（米迪是埃卡留斯的《共和国》报订户）。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讽刺地将他比做1066年征服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1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12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也认为西欧的老爷们将尽可能在最近一年内维持和平，直到普遍用后装枪装备起来。但是俄国是不是会认为这正是他们在俾斯麦帮助下摧毁奥地利、兼并加里西亚和把土耳其分割为许多小斯拉夫国家的好机会，那是另一个问题。此外，法国也可能出现认为战争是必要的情况——还是由于那个法国军队改组问题，因为没有战争，我们勇敢的布斯特拉巴⁴⁷就无法实行改组。上次战争^①的结果使这家伙陷于进退两难的滑稽境地：如果他让一切维持原状，那末就无法与普鲁士匹敌，如果他实行改组，那末第一，由于自己极端不得人心，第二，由于军队完全**非波拿巴化**，他就会把自己断送掉。法国一旦实行某种形式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御用军²⁸²自然就不再存在，现在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的超期服役军人大部分也会消失。但是代役制²⁸³既然还要保留，那末波拿巴先生这次将处于滑稽可笑的境地，被迫抛弃**农民**而依靠**资产阶级**。但是事情的发展对这个高贵的骑士确实毫不留情，如果他对上帝和人民完全失去信心，那就只好向他告别了。我希望他象我那样，读一读自己的贺雷西的诗句“大胆地支持正义

① 普奥战争。 编者注

事业”^①来振奋一下精神。老贺雷西有些地方使我想起来，海涅向他学了很多东西，而在政治方面实质上也是同样下流。请设想一下这个在“暴君面前”^②挑战、匍匐在奥古斯都跟前的正直的人吧。不过这个老混蛋在其他方面还是很可爱的。

我尽可能设法在下星期把书^③给你弄来。《两大陆评论》和《双周评论》上的文章我还没有读，但是它们的发表使人很高兴。《现代评论》这里没有。²⁷⁷

不久前到过德国的韦纳转述了卞尼格先（民族联盟¹⁵¹成员）亲口讲的一件有趣的事。卞尼格先在战前和俾斯麦会晤的时候，俾斯麦向他解释了他的完全符合民族联盟精神的整个德国政策；卞尼格先因而问道，他怎么会选择战争的复杂道路，而不象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完全“依靠人民”来实行这一政策？俾斯麦惊讶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说道：“您能骑一匹瘦弱不堪的弩马跳过壕沟吗？”他还带来一个消息说，不幸的王储^④从前是那样的宽宏大量，自开战以来却变得比老头子^⑤还要狂暴得多了，而这无论如何，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为了使你过节不致手无分文，再寄给你五英镑的银行券两张：

M/W 34768，伦敦，1866年10月12日，

I/S 49080，曼彻斯特，1866年1月26日，

我希望——不是没有根据——年终决算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① 引自贺雷西《颂歌》第3册。——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詹·爱·撒·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编者注

④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⑤ 威廉一世。——编者注

向女士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12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祝你新年快乐！并祝莉希夫人新年快乐！祝俄国人、普鲁士人、波拿巴和英国的陪审官来年倒霉！

附带说一下。法国政府没收了给我们的文件和手稿，并把它们送进了警察的档案库里，这些文件和手稿是由法国代表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后带过国境的。我们通过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声明这些东西是“英国的财产”，要求发还。可怜的波拿巴也就真的只好通过外交部把这些东西发还我们²⁸⁴。这不坏吧？他丢了脸，甚至自己还不知道是怎样丢脸的。

我今天得到一个很伤心的消息，我的表舅^①死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死得很自若，很快，子女都在身旁，神志完全清醒，并用伏尔泰信徒的微妙的讽刺去对待神父。

全家祝你新年快乐。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1867年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1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迈斯纳在很久不来信——据他说是由于事情太忙——之后，写信给我说，我的计划“不合他的意”。

(1)他想一下子就拿到两卷现成的书¹⁶²；

(2)不是一点一点印，他想每天交出一个印张，只让我作最后一次校订。

我回答他说，我对于第二点无所谓，因为在短期内他就可以收到第一卷的全部手稿。如果他迟一点付印，但印得快一点，事情还是一样。但是他应当好好考虑一下，一本有大量的各种外文注释的书，采用他所希望的那种校对方法，能不能避免因印刷错误而受到严重歪曲。至于第一点，如果不把整个事情大大推迟，是办不到的；况且在我们的合同中也根本没有作出规定。我向他提出了种种理由，但是还没有回音。

除开延期不说，我也不能立即着手搞第二卷，因为在第一卷出

版后，我为了健康需要休息一下，而且必须往大陆去一趟，看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改善一下我的处境。我现在处境一天比一天糟，一切都使我严重地受到了破产的威胁。单单是面包舖老板就要讨二十英镑的债，还有肉舖、杂货舖老板和各种捐税等等鬼东西。这一切还不算，不久前，我收到了托尔基的某某伯顿先生的一封信，通知我说，他从梭耶尔那里买了房子，（1）要求我缴付第四季度的房租和（2）鉴于到三月份我的租约就满期了，要我表明是否愿意继续租用房子，是较长期租用呢，还是以一年为限。起初我没有回答。但我昨天又收到了一封信，要我表明态度，否则他的“代理人”就要采取步骤把房子租给别人。情况非常严重。

至于我的身体，最近几星期来好一些了，左腰部长了几个小痛，但是不严重。只是可怕的失眠症使我得不到安宁，但它多半是心理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罗杰斯的著作^①收到了，谢谢。书中有很多材料。关于曼彻斯特的罢工问题，或者至少是同纺织工人的冲突问题，希望你把事态的发展精确地告诉我，因为我还可以在书^②中采用它。

政治上的冰冻，就连俄国熊也感到太冷了。普鲁士人打起他们的黑白红三色旗真妙极了！²⁸⁵

向莉希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龚佩尔特关于穆瓦兰的书^③有什么看法？

你的 卡·马·

① 詹·爱·撒·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见本卷第271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托·穆瓦兰《生理医学讲义》。——编者注

1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我受到市侩们的不断纠缠，所以没有赶上第一邮班把后半截银行券寄出，现在随信附上。

迈斯纳大概会赞成你的意见。无论如何，你在第一卷出版之后，必须休息六个星期，并且看看在大陆上你能做些什么来弄点钱，这是很明显的。如果你亲自把最后一部分手稿^①带给他，我相信事情一定会办妥。

关于工人和工厂主的情况是这样的：印度、中国和近东等地方商品充斥；因此六个月来细布几乎无人问津。个别地区的工厂主便稍稍企图缩短劳动时间。但是这些企图是分散的，因此经常遭到失败。同时工厂主们还把此地没有人愿意买的商品**运到**印度、中国这些地方去**委托销售**，这样一来，商品更加过剩了。结果，这种做法对他们也没有用了，终于他们向自己的工人提出要降低工资百分之五。对此工人们提出了反建议：每周只工作四天。老板们拒绝。不满。最后，两星期以来，在织布厂以及供应它们棉纱的纺纱厂中已经逐渐实行，而最近这几天更是到处都在实行每周工作四天的办法，不过在有些地方工资降低百分之五，有些地方则

① 《资本论》第一卷（见本卷第265页）。——编者注

不降低。可见，工人们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做得对。²⁸⁶

俾斯麦这个无赖在缔结布拉格和约时巧妙地欺骗了波拿巴这个无赖，正象波拿巴在维拉弗兰卡欺骗了奥地利人一样。波拿巴就意大利的流亡君主们的问题宣称他们**将返回**自己的国土，但不能有外国军队²⁶²。俾斯麦也象这样说：南德意志各邦在国际上可以**独立存在**，只要它们**自己愿意这样**；它们一表示**愿意**跟我们合并，就应该给他们行动自由，否则，它们就**不是独立的了**。²⁸⁷ 可怜的波拿巴不是德意志大学学生会会员，从来没有在传统的狂饮会上学过解释的艺术，因此远不是可敬的俾斯麦的对手。汉诺威充满了反普鲁士人的可怕的愤怒²⁵²，不仅城里这样，而且在农民中更加厉害，他们成群结队到王后^①那里去，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供她支配。

这里有许多可笑的温情，同对尉官们和宪兵们的憎恨夹杂在一起；例如，同一批人自己说管理已经大大改善等等，但是又说普鲁士人在这里也证明自己有引人憎恨的天才。这一点我是向两个不久前还在那里的人打听到的，他们都是赞成合并的汉诺威人。

如果可能，我在本星期或者下星期末到你那里去几天，即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晚上。只是天气不要再冷才好。

向女士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① 玛丽亚。——编者注

1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2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写信的事我一天一天地拖下来了，但现在已迫在眉睫。到星期六（后天）我要付给一个杂货铺老板起码五英镑，不然我的家产就要照他的要求被查封。

我有两笔急需的费用：第一，两英镑的香槟酒（一小瓶），这是用来给劳拉治病的，第二，还要预付两英镑给中学，根据医生的建议我必须再把劳拉送进中学去。

著作^①即将完成，如果不是近来受到各方面的打扰，本来今天就可以完工。

从随信附上的库格曼医生寄给我的一则简讯（鉴于我计划中的旅行，它使我感到很不愉快）中可以看出施梯伯的手。²⁸⁸

你的 卡·马·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1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二十英镑。

附上库格曼医生的信。

现在我只能给你写这几行字，因为房东的代理人正在这里，我对他不得不扮演巴尔扎克喜剧中的梅尔卡岱^①的角色。讲到巴尔扎克，我建议你读一读他的《不出名的杰作》和《言归于好的麦尔摩特》。这两本小杰作充满了值得玩味的讽刺。

祝好。

你的 卡·马·

14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没有给你写信，一则是因为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缠住了，一则

① 巴尔扎克的喜剧《生意人》中的主角。——编者注

是我有意这样做，想等到“书”^①最后完成以后再写，现在我希望它已经弄好了。那末，你究竟什么时候到迈斯纳先生那里去呢？我要给你一张凭据，以便收取我最近那本小册子^②的稿费。

谈到这本小册子，拉萨尔派的先生们现在总可以相信，我关于普选权的作用、关于它将给乡村贵族的权力所说的话是正确的。²⁸⁹拉萨尔派的先生们甚至连**两名议员都不能**选上：通过了的两名萨克森工人候选人很有问题，而且很象符特克那一类人。不过整个说来，选举毕竟表明，法国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事，还远不是德国所能做的，这总算不错了。我还相信，德国的每次新选举，愈是受到官僚的干涉，便愈会产生敌视政府的结果，象法国那样连续十五年选举受政府控制，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的。

高贵的议会当然是一种堂皇的废物。²⁹⁰他们会不发什么怨言就强作欢颜地兜售普鲁士宪法中已经存在的一些可怜的保证，为的是间接吞并各个小邦的六百万公民，而他们事实上没有得到任何宪法就已经被吞并并成为附庸了²⁹¹。这些家伙不管搞出什么东西来，实质上是无所谓的；现在当庸人向俾斯麦顶礼膜拜的时候，他们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舆论，并且只是遵照资产阶级的意旨行事。善良的资产者看来决心不要再有任何“冲突”。运动——不管是很快将要再度掀起的内部运动，还是欧洲的运动——一定会很快越过这整个废物，去解决自己的当前任务。

在这次选举中无赖施韦泽在好几个地方自我提名为候选人，但都落选了。从巴门给我寄来了两本关于他的小册子，其中的一本随信附给你，另一本短一点，因为不在身边，随后给你寄去。附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寄给你的这个东西显然是出自哈茨费尔特那伙人之手。

施梯伯由于艾希霍夫在《海尔曼》上的文章，又在《人民报》上神气活现。科勒尔也在《海尔曼》上抛头露面。可以看看《海尔曼》。²⁹²

德国实行普选权的温和结果，无论如何有助于使这里的房客的选举权突然受到官方的欢迎。如果房客的选举权竟能因此而被通过，那倒不坏，因为那时这里的许多东西都会迅速改变，而运动也会再度兴起。

这里的商业仍然处于极其严重的停滞状态中。印度和中国因工厂主们实行委托销售而商品充斥，在斯托克波尔特有两万人罢工。到处都在缩短开工时间，如果这种情况不迅速改变，那末到今年5月我们这里就会出现最出色的生产过剩危机。这只能促进**激进的**改革运动。

《外交评论》这一次非常精彩。只要戴·乌尔卡尔特这个老头掌握了事实，他就能干得不坏；但博伊斯特的奇怪手法早已使我警惕起来。尽管萨克森人（见冯·泽巴赫先生在克里木战争中的作用²⁹³）总是欺骗俄国人，尽管博伊斯特在丹麦战争期间²⁹⁴曾把他的浮夸的粗暴的紧急报告送给俄国人，但我仍然很难断定，**俄国人是真的收买了**这个家伙呢，还是无偿地和不知不觉地获得了他呢？在我看来，单是这个渺小的卑微的萨克森人的无止境的虚荣心就足以说明这整个事件——当然俄国人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机会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庸俗民主派，我这几天……^①

① 信以下的部分缺损。——编者注

1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4月2日^①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下决心，只要不能够告诉你书^②已经完成，就不写信给你。现在已经写好了。我也不想向你多说再次推迟的原因，这就是臀部和阴茎旁边的痛，痛最后的残余现在正在收口，在长痛的时候我只有忍受剧痛才能坐下来（当然，也才能写）。我没有服砒剂，因为服了会使我糊涂，而我至少在能写作的时候，需要清醒的头脑。

下星期我必须亲自带手稿到汉堡去。迈斯纳先生最近一封信的口气使我很不满意。此外我昨天还收到了随信附给你的波克罕的这篇肮脏东西。我有充分的把握猜想“大陆朋友”就是枢密顾问布赫尔。²⁹⁵ 波克罕为了要到西里西亚去料理自己的家庭私事，写了一封信给布赫尔——这封信他念给我听过——，布赫尔立刻给他写了回信。因此我感到在这些谣言后面有一种阴谋，我必须亲自紧紧抓住迈斯纳，否则这个家伙可能压下我的手稿（我估计大概在二十五个印张以上），并且借口要“等待”第二卷目前**不予付印**。¹⁶²

现在我首先必须把我的衣服和表从当铺取出来。我也不能让

① 原稿为：“3月27日”。——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我的家庭继续象现在这样一文不名，而债主却愈来愈蛮横。最后，我不会忘记：本来打算用来买香槟酒给劳拉治病的钱全都花光了。她现在必须要有红酒，但是要比我能买得起的好些。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的国际获得了一次巨大胜利。我们为巴黎罢工的铜器工人争取到了伦敦工联的金钱援助。老板们一知道这个消息马上就让步²⁹⁶。这件事情在法国报纸上引起了一片喧嚷，现在我们在法国已经是一支实实在在的力量了。

关于卢森堡事件，我觉得在俾斯麦和波拿巴之间有勾结。可能，但说不定，俾斯麦不能或者不愿实践自己的诺言。²⁶⁶ 俄国对德国事务的干涉已经很明显，因为：

（1）维尔腾堡和普鲁士的条约已经在8月13日先于其他一切条约签订了；

（2）俾斯麦关于波兰的言论。²⁹⁷

俄国人活动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他们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播弄是非。奥地利本身是很衰弱的。而英国先生们在美国正被人捉弄。

祝好。

你的 卡·马·

1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4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乌拉！当我终于在白纸黑字上看到第一卷^①已经完成，你想立刻把它带到汉堡去的消息时，我禁不住这样欢呼起来。为了使你不至于缺少 *nervus rerum*^②，随信附上七张五英镑银行券的半截，共三十五英镑，其他的半截一接到你通常的电报，就立即寄出。不要去为布赫尔那篇肮脏东西²⁹⁵——这无疑出自他之手——感到不快。这是普鲁士警察的鬼话和象不久前的那种有关波兰的旅行事件²⁸⁸之类的流言蜚语。附上一张给迈斯纳的便条，以便你也能领取我的稿费^③。

关于俾斯麦和俄国人的联盟再也没有丝毫疑问了。但是俄国人为了买到同普鲁士的联盟，从来还没有被迫付出这样重大的代价；他们不得不牺牲他们在德国的全部传统政策，如果这一次他们按照习惯，以为这“只是暂时的”，那末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同关于“帝国”等等的一切悲惨叫喊相反，德国的统一看来现在已经开始凌驾于俾斯麦和全体普鲁士人之上了。因而他们——即俄国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直译是：“事物的神经”；转意是：“一切事物的动力”，这里是指钱。——编者注

③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这本小册子（见本卷第281页）的稿费。
——编者注

人——一定要在东方更迅速地推进；目前这种有利的形势大概不会保持多久。俄国财政困难之大，工业进步（如果还说得上进步的话）之迟缓，从克里木战争结束十一年之后这些家伙还没有一条通往敖德萨和贝萨拉比亚的铁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而这样一条铁路现在对他们说来可以抵得上两个军！因此，我也认为，如果俄国人一切都很顺利，那末也许今年就要达到动武的地步。

卢森堡事件看来采取了萨尔鲁伊和兰道事件那种进程。²⁶⁶ 1866年俾斯麦大概曾提议出售卢森堡，而路易^①当时对这桩买卖好象还没有动心，他希望以后所得的礼物还要多得多。我确切知道，普鲁士公使伯恩施托尔夫前两天曾对汉撒同盟驻伦敦公使（格夫肯）说，他已经接到紧急通知，在卢森堡问题上普鲁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步。《猫头鹰》报所说的就是这个紧急通知，通知说英国曾被邀请出面在海牙作某些说明，这种说明似乎已取得一定成果，即荷兰不再参加这笔生意了。问题在于，在目前形势下，俾斯麦不能允许法国人吞并即使是极小的一块德国领土，否则他的全部成就就会变成笑柄。此外，威廉这头老蠢驴有一次就说过，他不会让出“任何一个德国村庄”，这就把他本人也牵连进去了。但是还不能断定说，这笔生意确实做不成了；《科伦日报》歇斯底里地叫道，千万不能因为卢森堡而发动战争，德国甚至对它没有任何权利，卢森堡已不能再算作是德国的地方了等等，一句话，真是无耻到了前所未见的地步。

俾斯麦虽然不是浮士德，但却有他自己的瓦盖纳^②。这个可怜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② 此处和下面都是俏皮话，因为瓦盖纳和瓦格纳这两个名字的发音很相近。瓦格纳是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年轻学者，在一切方面都模仿浮士德）。——编者注

Manchester 4 April 1869.

Dear Prof

Spinn! dieses Anding von mirgeschickel
als ich mich bey mir auf mich bei dem das ich bey
festig ist. Ich habe mich damit beschäftigt
viele. Denn der Grund davon weiß ich.
Wird es dir nicht geben selbe feingeste
zusammen L. 25. - Ich habe die ersten fünf
den nach Erfahrung der gewöhnlichen Zusammen
auf. Den vier von denen - von denen 4 an
Licht - das die nicht genau. Hauptstück ist:
jüngstest & literaturstück von der Contain der
mehrerer polenveringerte. Ich habe die einen
Jahre bei an meinen, denn die auf meine
Jouren auf dem Land.

Da der Alling nicht
weiß nach der ersten la. 25. Ich habe die
die Lagen der ich mich Alling auf meine Contain
jüngstest ganze hartwunderstück in der
nicht sie zum Lagen bringen davon sie nach gewöhnlich
nicht sie nicht einmal an dem sollte die sie zum "von
manchen" so könnten sie sich sehr leicht unterscheiden.
die dritte Einheit ist sehr sehr sehr sehr sehr
+ es ist darauf ausgeht denn die erste ich geschickel
bringen über den Kopf zu verstehen. Diese vier wissen
sie im Grund davon wissen - die Lagen, nämlich - die fünf
jüngstest Contain sehr sehr sehr sehr. Aber die fünf
nicht die fünf weiß die fünf sehr sehr sehr sehr sehr
Wort, ich weiß, in der Lagen sehr, die die Karte nach

虫用来把他的老爷和主子的话译成瓦格纳的语言的方法简直要笑死人。不久以前，俾斯麦又用马作了一个比喻。瓦盖纳在这件事上也竭力模仿他，在一次演说结束时喊叫道：“先生们！我们再不骑我们的‘木马’玩了，让我们跨上德意志这头高贵的纯种马吧！”。

«Montez Mademoiselle!» [“上马吧，小姐！”]①——巴黎人在恐怖时代这样说道。²⁹⁸

希望你的痛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而这次旅行将促使它们完全消失。今年夏天你**一定要**根绝这种讨厌的东西。

向女士们和拉法格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4月13日于汉堡

亲爱的弗雷德：

我昨天中午十二点到达这里。轮船星期三早晨八点钟从伦敦开出。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海上旅行的全部经过。天气恶劣，风浪很大。而我在幽禁了很久之后，却觉得“痛快得无以复加，象五百头老母猪一样”②。左右尽是一些因晕船而软弱无力的人，如果不是有某种核心牢牢地支持着，到头来这次旅行会被他们弄得非常扫兴的。这是一个十分“混杂”的核心：一个德国船长，他面貌很象

① 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人们把断头机称为“小姐”。——编者注

②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编者注

你，但身材矮小；他也象你那样非常幽默，也有和你同样慈祥的、轻快的眼神；一个伦敦牲口商，在一切方面都很笨拙的道道地地的约翰牛；一个伦敦的德国钟表匠，可爱的小伙子；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德国人和另一位德国人——这是主角——，他在秘鲁东部一个不久才上了地图的地方流浪了十五年，那里，顺便说一句，人们当真还在吃人肉。这是一个粗暴的、精力充沛而快活的小伙子，他身边带有一批非常珍贵的石斧等收藏品，这些都称得上是从“洞穴”中发掘出来的东西。还有作为附加物的一个女人（其他的太太们都在女客舱里，因为晕船而呕吐），是一匹没有牙齿的老马，说一口漂亮的汉诺威话，是一个姓冯·贝尔或者类似姓氏的人家的女儿；祖上曾有人当过什么汉诺威大臣；老早她就做了教养人的教师，她是一个虔诚派教徒，关心工人的状况；她认识茹尔·西蒙，充满了心灵的美，这使我们的牲口商朋友讨厌得要死。好家伙！星期四晚上暴风雨真厉害，所有的桌椅板凳都跳起舞来，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饮酒作乐，这时，那匹老马躺在一张长沙发上，船身的晃动同她寻开心，不时把她抛到地板上，抛到船舱当中。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是什么东西把这位美人牢牢地抓住了呢？她为什么不到女客室去呢？我们这位德国野蛮人在津津有味地叙述野蛮人性生活方面一切猥亵事情。这就是使这位温柔、纯洁而优美的女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举一个例子：他在一个印地安人的茅屋中作客，恰巧这一天家中有个女人生孩子。他们把胎盘烤熟了，作为好客的最高表示，让他也分享了这种美味食品！

我们到达以后，我立刻就到迈斯纳那里去了。他的一个手下人告诉我，三点钟（下午）以前他不会回来。我留了一张名片，并邀请迈斯纳先生到我那儿吃饭。他来了，但还带着一个人，他要我到

他家里去,因为妻子在等他。我谢绝了,但约好他晚上七点钟来找我。他顺便告诉我,施特龙非常可能还在汉堡。因此,我便到施特龙的兄弟那里去。但是我们的朋友刚好在这天早上到巴黎去了。晚上迈斯纳来了。他是一个亲切可爱的人,虽然稍微有点萨克森人的气质,他的名字就表明了这一点。经过简短的磋商后,一切都安排停当。手稿便立即送往他的出版社,锁在保险柜里。几天之内就要开印并且会印得很快。随后我们一起喝酒,他声称,能够有幸和我认识,感到非常“兴奋”。他现在想把书分成**三卷**出版。尤其是,他反对照我原来打算的那样缩减最后一本书(**历史文献部分**)的篇幅。他说,考虑到书的销路问题和“普通的”读者大众,他的最大希望正是寄托在这一部分上。我告诉他,在这方面听凭他决定。²⁹⁹

无论如何, **我们已经找到迈斯纳这个完全听从我们支配的人**,——他对所有的流氓文人都极端轻蔑。你的那张小账单,我认为最好暂时不提^①。最愉快的意外事件总是在最后。

好吧,老朋友,再会!

你的 卡·马克思

向白恩士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① 见本卷第281、285页。——编者注

1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4月24日于汉诺威

亲爱的弗雷德：

我在库格曼医生这里作客已经有一星期了。为了印书^①的事情，我不得不留在汉堡或汉堡附近。情况就是这样。迈斯纳想在四五个星期里就把事情办妥，这就不能在汉堡印刷，因为汉堡印刷工人不够，校对员也缺少训练。因此他要送到奥托·维干德那里去印刷（更确切些说，是送到他的儿子^②那里去印刷，因为这只妄自尊大的老狗只是名义上参与营业而已）。一星期以前，他把手稿送到莱比锡去了。现在他希望我就**在他身边**，以便校对头两个印张，**同时确定一下，如果我亲自校对一遍，“能”否加快印刷**。要是那样，全部工作可望在四五个星期里告成。但是，那个时候复活节周却到了。小维干德写信给迈斯纳说，他只有在本周末才能开始。鉴于这个情况，我便应库格曼的坚决邀请（从经济上考虑，这样也好些）到他这儿来度过这段时间。在谈到“此地的事情”之前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迈斯纳希望你并且通过我请求你写一篇**对俄国的警告**，同时要友好地对待德国和法国。如果你同意写的话，他希望能快一点拿到。不过他宁愿你能**多写一些**，因为薄薄的小册子从出版观点讲是不大合算的。关于条件，你在寄稿的时候，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胡果·维干德。——编者注

可以写信告诉他，因为，照他的话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有分歧。你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写”，因为迈斯纳认为不必抱任何慎重态度。

现在来谈谈汉诺威的情况。

库格曼在他的专业即妇科方面是一个杰出的医生。微耳和以及其他的权威（包括柏林有名的迈耶尔），以前还有哥丁根的冯·济博耳德和维也纳的泽姆魏斯（在他神经错乱以前），都同他有通信联系。当这里在妇科方面碰到疑难的病例时，他总是被请去会诊。为了说明同行相嫉的现象和当地的愚蠢，他告诉我说，他起初在这里受到冷遇，即不允许他加入医师公会，理由是，“妇科”是一种“不道德的污秽行业”。库格曼也有很大的技术才能。他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曾发明了很多新器械。

其次，库格曼是我们的学说和我们两人的狂热的（在我看来是过于威斯特伐里亚人式的热情洋溢的）崇拜者。有一次他的热忱使我感到厌烦，这种热情是同他当医生的冷静性格相矛盾的。但是**他能体贴人，极其正派**，不怕吃亏，肯作自我牺牲，而最重要的是，**有信念**。他有一个可爱的身材不高的妻子和一个逗人喜欢的八岁的女儿^①。他所收集的我们的著作，比我们两人的加在一起还要完备得多。在这里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他送了我一本，还将寄给你一本。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人民群众，而在首府汉诺威甚至资产阶级，都有**极端仇视普鲁士人**的情绪（在**库尔黑森**也是如此），一有机会，就表现出他们的想法。他们

① 盖尔特鲁黛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公开表示自己的愿望——**跟法国人走**。当人们向他们指出，这是不爱国的行为，他们就说：“普鲁士人所干的也是一样，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军官们带头吹嘘法国的援助——如果必要的话。”韦纳的父亲在这里很受尊敬，也被认为是韦耳夫派³⁰⁰。昨天俾斯麦派了他的一名爪牙瓦尔内博耳德律师到我这儿来（**不要告诉别人**）。他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冯·卞尼格先明天也要来访问我。

我们两个人在德国，尤其是在“有教养的”官场中的地位，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例如，本市统计局局长梅尔克耳访问我，说他研究货币流通问题多年，但徒劳无功，而我却一下子就把问题彻底搞清楚了。他对我说：“不久以前，我在柏林的同事恩格尔当着王室的面对你的德奥古利——恩格斯——作了应有的赞扬。”这些都是琐事，但是对于我们却是重要的。我们对于这些官员的影响比对庸人的影响要大些。

我被邀请加入“欧洲人”协会。在这里，人们这样称呼那些仇视普鲁士的北德意志民族联盟¹⁵¹盟员。蠢驴！

本地铁路管理局局长（如施梯伯所说的**主脑**³⁰¹）也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我去了，他有甘醇的葡萄酒和“热忱的夫人”，在离开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与他的“无上的光荣”。

我必须向我们委员会^①的委员、“帝国保险公司”经理威勒尔先生偿还**十英镑**的名誉债款。如果你能以我的委托把钱寄给他，那我就十分感谢，他的地址是：（伦敦）“**东中央区格雷沙姆街27号乔治·威勒尔先生亲启**”。我也很担心我在伦敦的家陷入极端困境。

①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编者注

尤其是，5月1日是可怜的善良的小燕妮的生日，这使我心里更加难过。为了能弄到一些钱，我已经撒下了网。我必须等待结果。

我的身体大大地复元了。旧病没有任何痕迹了。此外，尽管境况十分艰难，我的心情却很好，肝病没有复发。

快点回信，写几个字也行（通讯处：汉诺威库格曼医生）。

问候白恩士夫人。

你的 摩尔

弗莱里格拉特在德国的公开行乞³⁰²，使他蒙受了耻辱。迈斯纳告诉我说，他在北德意志已被人遗忘了。

1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汉诺威

1867年4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后一封是昨天下午收到的，如果我知道回信的地点，第一封信我早就回了。先谈几件事情。我已经给你的夫人（今天早晨我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寄去十英镑，欠威勒尔的十英镑下月初寄去。在这方面你可以多少放心些了。从你的信看来，可喜的是，未来终于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前景。我一直认为，使你长期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不把这个担子抛掉，你就永远不会而且也不能脱出困境。这个一辈子也搞不完的东西，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

得喘不过气来，我非常清楚地了解，现在，你摆脱这个梦魇后，会感到自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特别是这个世界，只要你一重新投身进去，也就会感到它已经不象过去那样黑暗。特别是你已经有了一个象迈斯纳这样的出色的出版商。不过我担心，加速印刷的结果，只会使你一直都要留在近旁，即留在大陆上；我看，荷兰也是非常适于达到这个目的的地方。我不认为，莱比锡的校对人员有能力校对你那本书。我的那本小册子^①迈斯纳也是在维干德那里排印的，那些混账家伙把我的书校成了什么样子！我深信，书出版后立刻会产生很大的效果，但是，极其有必要稍微推动一下有学问的市民和官吏们的热忱，并且也不要看不起小小的手腕。为了这个目的，在书出版后，可以在汉诺威做点工作；朋友济贝耳（据他说，他现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日内就要离开马德拉回国，而且要经过英国，因此可以请他很好地做些事情。为了对付那帮无赖文人集团有必要这样做，他们强烈憎恨我们，这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此外，大部头学术著作如果没有这种辅助手段，要发生作用是很迟缓的，而一旦有了这种手段——想一想《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等等——就象“着火”一样³⁰³。但是，这一次必须做得更踏实，更努力，因为这里还有个**财政**结果的问题。如果搞得好，迈斯纳就会乐意接受出版文集，因此又可以得到钱，而且更可以获得著作上的新成就。《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雾月十八日》^②等等现在将受到庸人的极大重视，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争得某些进展，那末很快还会出现各种别的财源。情况的这种彻底转变使我高兴得不得了，第一，是为了这件事情本身，第二，特别是为了你和你的夫人，第

①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三,因为现在的确是使这一切都得到改善的时候了。再过两年我和猪猡哥特弗利德^①的合同就要满期,根据目前这里的情况来看,我们两人都不见得希望延长它;甚至分裂更早发生也不是不可能的。果然这样,我就要**彻底抛弃**商业;因为如果现在还独自创业,那就是说,要极其辛勤地操劳五六年而得不到什么显著的结果,然后再干五六年才能收获前五年的果实。这会把我彻底毁掉的。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尤其是我当上老板之后,负的责任更大,情况也就更糟了。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我真想再当办事员。无论如何,再过几年我的商人生活就要结束,那时收入就会减少很多很多。我脑子里老是在转,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事情照目前这样发展下去,即使到那时不发生革命,一切财政计划也没有终止,那末事情也总是会安排妥当的。假如不发生革命,等我脱身出来的时候,我打算开他一个大大的玩笑,写一本有趣的书:《**英国资产阶级的苦恼和欢乐**》。

迈斯纳的建议我不能接受。一两个印张倒是可以很快就搞好的;但是更长的,譬如六到八个印张,那就要求付出更多劳动,而且对目前的战争叫嚣说来,会**赶不上时机**。总不能象福格特的《研究》³⁰⁴那样去胡诌。况且,这种东西多少会被人看成是党的宣言,因此我们事先也必须商量一下。不过,我早就想写一篇反俄的东西了。如果事态有可乘之机,我立刻就动手,并写信告诉迈斯纳。对我说来,问题只在于,把“民族原则”³⁰⁵放在首要地位呢,还是把“东方问题”放在首要地位。

俾斯麦会来敲你的门,我是料到的,虽然没有想到会这样

^① 欧门。——编者注

快^①。这很能说明这个家伙的思想方法和眼界：他总是以己度人的。资产阶级当然能颂扬今天的大人物，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体现。波拿巴和俾斯麦借以获得成就的一切品质就是商人的品质：用耐心等待和实验的办法去追求既定目标，直到有利时机的到来；经常开着后门的外交；善于讨价还价；为了利益可以受屈辱；硬着头皮说：“我们决不骗人”，总之——在一切方面都是商人的气质。哥特弗利德·欧门，从某一点来看，也象俾斯麦一样是一位大政治家，如果探索一下这些大人物们的手腕，那末你总是会感到是走进了曼彻斯特的交易所。俾斯麦想：只要我继续去敲马克思的门，我终究会交一次好运的，那时我们就共同来干一桩好买卖。这真是道道地地的哥特弗利德·欧门。

我没有想到，你那里对普鲁士人的憎恨会那么强烈。但是，这和选举的结果怎么相符呢？民族联盟¹⁵¹的那些蠢驴们不是选上了一半，而在库尔黑森不是全都选上了吗？

福格特让人在《凉亭》上刊登了一张他的全身像。近年来他更加肥得象头猪了，看起来够神气的。

我最近得到一期《民主研究》，上面有一篇特利尔的西蒙的文章，他整页整页地抄袭《波河与莱茵河》^②上面的话，简直幼稚得很，也没有想一想，他是从多么有毒的来源中汲取养料的^③！还有一个中尉，他在《我们的时代》上写军事论文，在《武装的普鲁士》这篇文章中，他大量抄我的小册子^④，自然也没有指明出处。

① 见本卷第294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③ 路·西蒙《德意志和它的两个大国》。——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吕斯托夫无论如何想弄个普鲁士将军当当，以为这件事情象在加里波第那里那样容易办到。在他那本论战争的糟糕透了的和肤浅的书^①中，百般向征服者威廉和亲王^②献媚。因此他搬到柏林去住了。

这几天我看见了厄内斯特·琼斯；有四个地方——其中也有曼彻斯特——建议他根据新选举法³⁰⁶参加竞选。他拚命地咒骂这里的工人，他认定普鲁士要战胜法国，而且拿什么打赌都行。我希望这场肮脏的战争不要发生，我看不出，它能带来什么好处。一场事先规定有占领义务的法国革命是非常可恶的；看来波拿巴只要得到一点点东西就会满足，但是军队的统治者是否允许美男子威廉也让出这一点点东西呢？——这我们就必须等着瞧了。

请向库格曼医生——虽然我们不相识——热情问好，并感谢他送给我的《神圣家族》^③。

你的 弗·恩·

① 威·吕斯托夫《从军事政治观点来看 1866 年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编者注

1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5月7日于汉诺威

亲爱的弗雷德：

首先非常感谢你在最紧急的危难关头出面干预，其次也感谢你那封详尽的信。

先谈几件事情。该死的维干德直到4月29日才开始印刷^①，使我到前天，即我的生日那天，才拿到第一个印张来校对。真是历尽艰险！印刷上的错误不算太多。要在这里等到全书印完，是不可能的。第一，我担心，书印出来会比我原先估计的厚得多，第二，他们没有把原稿退给我，因此，许多引文，特别是有数字和希腊文的地方，我只好查对留在家里那份手稿。此外，对于库格曼医生的款待我也不能叨扰过久。最后，迈斯纳要求第二卷最迟在秋末前完成。因此，必须尽快开始工作，尤其是关于信贷和地产的那几章，自从初稿写成后，又有了很多新材料。今年冬天应该完成第三卷，以便明年春天能够摆脱这整部作品¹⁵⁶。当已经完成的手稿的清样源源送来而书商又在后面催促的时候，写起书来自然完全不同了。

在这里，时间总算没有白过。我向各方面发出了信件，许多德国报纸也都刊登了预告。

我希望，并且坚信，再过一年我会成为一个不愁吃穿的人，能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够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且终于又能站稳脚跟。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象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另一方面，也不瞒你说，我还要受一年的折磨。我所走的这一步，有许多事都要取决于它，即是说，我能不能从那个唯一可能的来源获得几百英镑要取决于它。获得肯定结果的希望相当大，但是，在大约六星期内，我还得处于飘摇不定的状态。我不能更早得到最终决定。但是除了没有把握以外，我最怕的是回伦敦，然而再过六至八天我却非回去不可。我在伦敦欠下的债务相当多，摩尼教徒们³⁰⁷正“迫不及待”地等我回去。然后又是家庭的烦恼，内部纠纷和忙碌，而不能以蓬勃的朝气，无牵无挂地进行工作。

库格曼医生和他的夫人对我的招待亲切极了。他们哪怕只是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有什么希望，也都一一办到。他们真是太好了。他们事实上不让我有时间来窥探“自我的阴暗道路”。顺便说说！关于俾斯麦那件事你千万要完全保密。^①我决心不告诉任何人，就连库格曼也不告诉，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但是，我当然作了思想上的保留，你是例外。

你觉得奇怪，既然这里人们非常仇恨普鲁士人，民族自由党人³⁰⁸（或者，如库格曼所说的**欧洲人**）在选举^②中怎么会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其实非常简单。他们在一切比较大的城市中都失败了，而在小地方，由于他们从哥达党³⁰⁹时代起就已经存在的组织，他们获得了胜利。总之，这些家伙表明，党的组织是多么重要。上面

① 见本卷第294、297—298页。——编者注

② 指北德意志联邦国会选举（见本卷第298页）。——编者注

所说的是汉诺威方面的情况。在库尔黑森，普鲁士的恫吓，受到民族联盟¹⁵¹ 成员的叫嚣的支持，产生了无限的影响。同时普鲁士人在这里完全象波斯人那样作威作福。他们固然不能把居民迁移到他们的东部各省去，但是，他们确实把官员以至铁路管理员以及军官都迁走了。就连穷苦的邮差也不得不迁到波美拉尼亚去。同时，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载着到美国去侨居的黑森人、汉诺威人等等的列车源源开往不来梅。从善良的德国存在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人从它的各个角落涌向大西洋彼岸去。他们有些人是为了逃避赋税，有些人是为了逃避兵役，还有一些人是为了逃避政治环境。而所有的人都是为了逃避军刀的统治和日益逼近的战争风暴。

这里的资产者（都是亲普鲁士的）使我感到很好玩。他们要战争，但是，希望**立刻**就爆发。他们说，各种行业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了，生意长此萧条下去，鬼知道拿什么去缴捐税？此外，你很难想象得出，上次战争和捐税对普鲁士农村居民的压力有多大。在这里，例如在和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毗邻的地方，占主要地位的还是爱尔兰生活方式。

附带谈一谈，前几天本地一个合股经营的铸造厂（主要生产自来水管和瓦斯管）的经理邀我到该厂去参观了一下。整个说来，工厂组织得很好；采用了很多完全现代化的设备。不过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东西（零件）是用手工做的，而英国人和荷兰人在这些地方已采用自动的机械了。我和那个经理一起参观了一个作坊，那里正在制造阿尔米纽斯圆柱。建造纪念像同建造德国本身一样慢。阿尔米纽斯的头尺寸非常大，你在旁边就显得象一个小孩，它看起来很温厚，诚实得有点傻，而阿尔米纽斯先生首先是一个外交

家。威斯特伐里亚人的忠厚只是他用来掩盖一个非常狡猾的头脑的假面具。在我离开伦敦之前不久，偶尔在你所知道的格林出版的历史资料^①中又一次看到阿尔米纽斯先生的生平。

你还记得(比雷菲尔德的)尤·迈耶尔吗？他曾拒绝刊印我们论施蒂纳等等的稿件³¹⁰，并把青年克利盖的东西硬塞给我们。这位迈耶尔几星期前在华沙——他因事到那里去——从窗口跳出来痛快地摔死了。

我们的那位老是说准备为统一而牺牲自由的朋友米凯尔，据说竟在追求高官厚禄。在我看来，这个好心人打错算盘了。如果他不是这样无条件地、狂热地卖身投靠俾斯麦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赏钱的。但是，现在！有什么用？他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的发言³¹¹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强烈憎恨，以致他和普鲁士人锁在一起了，就象一个囚犯和另一个囚犯锁在一起一样。而普鲁士人，大家都知道，是不喜欢“无谓的”和多余的开支的。不久以前，一家俾斯麦报纸，无耻的布拉斯的《北德总汇报》，刊登了一篇嘲讽这些民族联盟盟员的很俏皮的文章，它说，甚至“关于死者，是记善不记恶的”^②这个原则也不能遵循。这家报纸在狠狠地揍了北德意志联邦的拥护者、俾斯麦在民族联盟内的奴仆一顿以后就把他们抛开了。

谈到战争，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目前它只能是有害的。推迟战争，即使是推迟一年，对我们说来也很宝贵。一方面，波拿巴和征服者威廉^③必然会出丑。普鲁士的反对派将会重新活跃起

① 雅·格林《德国古代法》。——编者注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学家的生平》第1卷第3章。——编者注

③ 威廉一世。——编者注

来（它现在的唯一的一家机关报是雅科比^①创办的柏林的《未来报》），而在法国则可能发生事变。工商业的萧条愈来愈严重，无论是条顿人的或者高卢人的大话都不能掩盖大陆上的匮乏。

在我看来，战争的推迟**完全**要归功于得比内阁。这个内阁是反俄的，而俄国在对英国放心之前，不敢发出信号。格莱斯顿这个贩卖空话的商人（他完全处在帕麦斯顿夫人、舍夫茨别利、库伯勋爵等人的影响下）和布莱特，不要忘记还有罗素，会向俄国保证英国将有合适的气氛。1859年得比也曾下野，以便能演出意大利的那场戏^②。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俾斯麦被迫用最粗暴的方式向波兰人挑战²⁹⁷，从而把灵魂和肉体都出卖给了沙皇^③。

在普鲁士军队较好的军官中，对俄国人都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这一点是我在这里从冯·伯耳齐希上尉（近卫团军官，曾在陆军幼年学校受过训，普鲁士皇家的人，但是这个小伙子还不坏）那里亲自了解到的。他主动地说：“我不懂俾斯麦在北什列斯维希的行动。只有俄国人希望我们同丹麦的紧张关系保持得愈久愈好”。他还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一个“名声有问题的人”，他把德国变成了俄国的仆从达半世纪之久。他说，俄国军官都是“下流坯”，俄国军队除近卫团外，毫不中用，单是奥地利就对付得了俄军云云。我还说了许多关于俄国佬的事情，这使他很愤慨。

再见。向莉希夫人致最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你。

你的 摩尔

① 约翰·雅科比。——编者注

② 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编者注

③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1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5月22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摩宁顿街86号

亲爱的弗雷德:

星期日^①回到伦敦。今天来到这里³¹²。但是,你注意,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圣路易斯的海·迈耶尔先生,我刚才把他留在车站餐厅里,现在正准备去找他,准备把他安顿在这附近的“明星”旅馆里。

他是魏德迈逝世时留在他身边的最后一个人,他把他的(魏德迈的)也已经奄奄一息的妻子从圣路易斯送到了她的朋友的家里,并给了她援助。他是带着雅科比^②(纽约)的介绍信来找我的。

这个迈耶尔在去德国的旅途中专门为了拜访我们两人才到英国来。他是昨天到的。我不在家。我的妻子告诉他,我今天要到曼彻斯特去看你。

以上讲的这些足以向你说明,他是怎样和我一起到这儿来的。他在这里只住两天。起初我不大高兴。但是,看在魏德迈的面上!这位迈耶尔是个善良的、能干的家伙。但思想迟钝,有点枯燥。

祝好。

你的 摩尔

① 5月19日。——编者注

② 阿伯拉罕·雅科比。——编者注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6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看了随信附上的维干德的便条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把第十个和第十一个印张寄给你，而且以后的校样^①也不再寄给你。不过，你将收到已送给我的最早的五个印张的清样。你可以留八至十天，但是，在这以后，你一定要把你的意见详细告诉我：关于**价值形态**的阐述，有**哪几点**在附录中应当特别通俗化而使庸人们能看懂。

关于芬尼亚社社员的书³¹³已经订了。托我办的别的事将逐件办理。

你可以看看上星期的《**海尔曼**》。它现在是弗莱里格拉特先生的专门通报了，他通过尤赫每周报告关于这里捐款的进展情况。³⁰²小燕妮说，如果她的父亲也干这种事情，她要公开宣布同他脱离父女关系。拉法格反问她：“你的母亲对这种事情会怎么说呢？”这位高贵的诗人^②可真狡猾，他现在竟然已经宣布，他将为了参加莎士比亚的翻译工作而**必须**留在伦敦了。斐迪南和伊达^③，伊达和斐迪南，这两个人真是佳偶天成！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③ 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编者注

顺便说一句。我在回答龚佩尔特的时候告诉他，拉法格在圣托马斯医院工作。但这错了。他是在**巴托罗缪医院**工作，并要我纠正这个错误。

不要忘记加洗你和鲁普斯^①的照片。

向莉希夫人、穆尔和氯化马^②致良好的祝愿。

祝好。

你的 卡·马·

我读了《泰晤士报》的巴黎通讯，得知巴黎人发出了反对亚历山大而拥护波兰的呼声等等³¹⁴，这真使我感到满意。蒲鲁东先生和他那个学理主义的小集团不是法国人民。

1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6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一星期来，由于和哥特弗利德^③先生的各种各样的争执，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件和打扰，我简直得不到安宁，很少能安安静静地研究价值形式。否则我早就把各个印张^④寄还给你了。第二个印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马克思对化学家肖莱马的戏称。——编者注

③ 欧门。——编者注

④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张特别带有一些受痛困扰的痕迹，但是现在已经无法修改了，同时我认为，你不必在这上面再作任何补充，因为庸人确实不习惯于这种抽象思维，而且一定不会为价值形式去伤脑筋。至多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就是说，用历史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检验，虽然这方面最必要的东西都已经说过了。但是你在这方面掌握了许多材料，所以你一定能够就这个问题写出很好的补充论述，从而用历史方法向庸人证明货币形成的必然性并表明货币形成的过程。

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当用黑格尔的《全书》^①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成简短的章节，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附带的说明和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就可能有点象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

和以前的论述（由敦克尔出版的）^②比较起来，在辩证发展的明确性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就论述本身来说，我更喜欢第一种形式的某些地方。恰恰是重要的第二个印张受了痛折磨的影响，这是十分可惜的。但是这已经无法修改了，谁能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它。其余各印张都很好，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你能够很快再给我寄来五六个印张（同时请你再把第五个印张寄来，以便我不致失去叙述的线索）；把这里分开读过的各个印张合起来读

①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要好得多。

我还发现了几处刊误。我只把那些确实失去原意的列成勘误表。

昨天我到龚佩尔特那里去了。可怜的人！他日益堕落。任何科学问题甚至政治问题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感到兴趣的是街谈巷议，只是街谈巷议！而他对人们不常到他那里去还感到奇怪。

霍夫曼的书^①已经读过。这种比较新的化学理论，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比起以前的原子理论来是一大进步。作为物质的**能独立存在**的最小部分的分子，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范畴，如黑格尔所说的，是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点”³¹⁵，它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从前被描写成可分性的极限的原子，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虽然霍夫曼先生自己时时刻刻都在回到旧观念中去，说什么存在着真正不可分割的原子。总起来看，这部书中所证实的科学的进步的确是极其巨大的，肖莱马说，这种革命还每天都在进行，所以人们每天都可以期待新的变革。

向你的夫人、女孩子们和电学家^②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今天寄回五个印张。

① 奥·威·霍夫曼《现代化学通论》。——编者注

② 保·拉法格（暗示拉法格想把电应用在医学上）。——编者注

1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6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将同这封信一起收到其次四个印张^①，这是我昨天收到的。这些家伙对于我校正得很清楚的刊误还有很多没有改。《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②我们错改为 Childrens'。因为 *Children* 是复数主格，所以“，”是表示属格的符号。我再看蓝皮书²⁵⁶的时候，就立即发觉了这一点。

金来信说，《芬尼亚社社员》³¹³ 还没有出版。他们将尽可能地拖延下去，并且力图拖延到议会会议结束时。

我希望你对这四个印张感到满意。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示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无论如何，我希望资产阶级毕生都会记得我的痛。他们究竟怎样卑鄙，现在又有了新的证据！你知道，童工调查委员会已经工作五年了。在委员会的第一个报告于1863年出现以后，那些被揭露的部门立刻受到了“惩戒”。这次议会会议一开始，托利党内阁就通过沃尔波尔这株垂柳提出了一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委员会的全部建议虽然大大打了折扣，但都被通过了。受到惩戒的那些家伙，其中有规模庞大的金属加工厂的厂主，以及“家庭手工业”的吸血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童工调查委员会》。——编者注

鬼,当时弄得很难堪,不敢说话。现在他们却向议会呈递请愿书,要求**重新调查!**说过去的调查是不公正的!他们指望改革法案³⁰⁶吸引住公众的全部注意力,让这件事趁刮起反对工联的狂风³¹⁶的时候悄悄地私下了结。《**报告书**》中最丑恶的东西是**这些家伙的自供**。他们知道,重新调查的意思只能是“我们资产者所希望”的——**剥削期限再延长五年!**幸而我在国际中的地位使我能粉碎这些畜生的如意算盘。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解除一百五十万人(成年男工还不计算在内)的痛苦**的问题!³¹⁷

至于说到**价值形式**的阐述,那末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式地加以叙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加上**特有的小标题**。我要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辩证法的**”读者,要他们跳过 $x-y$ 页而去读附录。³¹⁸这里指的不仅是庸人,而且也是有求知欲的青年人等等。此外,这部分对全书来说是太有决定意义了。经济学家先生们一向都忽视了这样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实:**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这一形式,只是**20 码麻布 = 2 英镑**这一形式的未经发展的基础,所以,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商品的价值还没有表现为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而只是表现为和它自己的天然形式**不相同的东西**——就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在第一次的论述(由敦克尔出版的)^①中,只是当价值表现已经以发展的形式即作为货币表现出现时,我才对**价值表现**作应有的分析,从而避免了阐述中的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困难。

你对霍夫曼^①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此外，你从我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由于单纯的量变——资本家的第三章结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在正文的一条注释中（当时我正好听过霍夫曼的演讲）我提到了**分子理论**，但是没有提到霍夫曼，因为他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发现，只是给它上了一点**光泽**，而提到罗朗、热拉尔和维尔茨，后者是这一理论的**真正创始人**。³¹⁹ 你的来信使我模模糊糊地想起了这回事，因此我重阅了我的手稿。

在最近两星期，排印工作进展迟缓（只有四个印张），也许是因为降灵节的缘故。但是奥·维干德先生必须弥补这一点。附带说一下，**你的书**^②还可以弄得到。工人协会^③向奥·维干德订购了两本新的，并且已经收到了（1848年第二版³²⁰）。

现在谈谈私事。

我的孩子们不得不在7月2日邀请其他的女孩子们来家参加舞会，因为她们在这一整年中没有请过客，只是被请，没能回请，可能因此失去自己的全部朋友。尽管我目前十分拮据，我不能不同意这件事，并且指望你的酒（克拉列特酒和莱茵酒），也就是指望你在下星期内把这些酒给我寄来。

第二，真是“祸”不单行，丽娜^④也说下周来访。那时我的妻子欠她的五英镑必须归还，你知道，在挡住第一次债主风潮之后，我

① 指奥·霍夫曼的《现代化学通论》。——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③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④ 舍勒尔。——编者注

拿不出这笔钱了。

事实上，我对于那些答应给我钱而毫无消息（至少是到今天为止）的人非常愤怒。他们个人对我发生兴趣。我知道这一点。他们也知道，没有一定的安宁，我不能继续工作。然而他们还是毫无消息！

“高贵的”诗人弗莱里格拉特会得到一大笔款项³⁰²。这是由于向南美……中国（！）和西印度（！）的德国富人行乞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这些人认为这是**民族的事情**！同时，弗莱里格拉特一家象从前那样生活**相当阔绰**，经常请客，经常赴宴。这就是伦敦的德国商人不是那么慷慨的一个原因。胖子本人（我的妻子曾去过他那里，她这样说）看来十分焦急、苦恼和沮丧。但是伊达^①容光焕发，象罂粟花一样，在她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愉快的时候。

热情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为了名誉的缘故，你必须替我要到**龚佩尔特夫人**的照片。

15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6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到第十二个印张为止的各印张^②均已收到，谢谢，但我才看到

① 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第八个印张。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章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的一章³²¹，就叙述和内容来说，是迄今为止最光辉的两章。我昨天把它们译给穆尔听，他对它们的理解完全正确，并且对于这种简单的取得结果的方法非常惊异。同时，我解决了由谁把你的书译成英文的问题：这就是穆尔。他现在的德文水平能够毫不费劲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并且会很快地熟悉你的风格（价值形式和术语除外，这我必须大力给以帮助）。自然，全部工作将在我的直接监督下进行。只要你一找到能对他的劳动（注意）付给一些报酬的出版者，他就会很乐意去做。这个人勤勉可靠，而且具有人们对一个英国人所能期待的理论修养。我已经对他说过，分析商品和货币的那一章，你本人将用英文重新改写。而其余各章也需要有一套翻译黑格尔用语的术语（英文的），关于这一点你目前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是不容易的，但却是必须做的。

究竟排好了多少印张，我怎么也弄不清楚，现在总该排好半本书了吧？我高兴的是，经济学家先生们在碰到上述两处时将陷入窘境。诚然，价值形式的阐述揭示了全部资产阶级的垃圾自身，但革命的结论还表现得不很明显，人们可以较容易地避开这些抽象的东西而用空话敷衍过去。可是在这里却不行，这里谈得十分清楚，我看不出他们能对此说些什么。

我希望能够阻止资产者先生们去进行新的调查³¹⁶。几天以前，我听到一个铸铁厂兼机器厂厂主大叫灾祸临头。但是，委员会使设菲尔德的秘密法庭永远不可能存在³²²，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种地方恐怖主义及其深受人们赞扬恰恰使这些人不去参加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运动，并加深了他们的地方局限性。资产者的嚎叫是滑稽可笑的。似乎资产者先生们自己没有在澳大利亚和加

利福尼亚等地设置他们的秘密法庭和“监视委员会”，他们的这些机构也正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杀人的规模更加大得多罢了。

我将把葡萄酒寄给你，本月底以前，再寄上十英镑。我希望你们的晚会稍稍迟于7月2日举行。你知道，我要是在结算年度的第一天就要来一百英镑，一定很引人注目，我必须防止办事员对我一次用这么多钱干什么作过多的猜想。

关于分子理论，肖莱马对我说，它的主要人物是热拉尔和凯库勒；维尔茨只不过把它通俗化并使它更加完备而已^①。肖莱马将送给你一本叙述该问题的历史发展的书。

是否有一些可以从中找到术语材料的培根以前或甚至洛克以前的旧英文哲学著作？我觉得似乎有这类东西。把黑格尔用语译成英文的尝试怎样？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6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为了履行我昨天信中的诺言”，特附上两张半截的五英镑银行券，另外两个半截将于明晨第一邮班寄上，明晚就会到达你的

^① 见本卷第312页。——编者注

手中。

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我还有以下的意见。工厂主和庸俗经济学家马上会一起反驳你：如果资本家对于工人十二小时劳动时间只付给六小时的价格，那也不可能由此产生任何剩余价值，因为这样一来，工厂工人的每一劳动小时只算做半个劳动小时——与他所得的报酬相适应，——并且只按这一价值进入劳动产品的价值。接着他们会用通常的计算方式来作为例证：原料若干，折旧若干，工资若干（每一个实际的小时产品的**实际开支**）等等。虽然这种论据极其肤浅，虽然它把交换价值和价格、把劳动价值和工资完全等同起来，虽然它的前提十分荒谬，认为一个劳动小时只支付半小时的报酬，那它只作为半小时进入价值，——但是，我对你没有注意这一点还是感到惊奇，因为**肯定**会对你马上作出这种反驳，最好是预先把它排除。也许你在以后的印张中会回头来谈这个问题。

你必须给我一个在伦敦的地址，以便我下星期能将一百英镑寄去。我打算一星期以后和莉希经过格里姆斯比去汉堡、什列斯维希和哥本哈根等地，大概将外出四个星期。所以，我要在星期四或星期五通过我们的出纳员把钱寄往伦敦，为此我需要一个**无关紧要**的地址，最好是**商业**的地址。你必须考虑一下委托谁，并立即通知我。

等我把莉希从汉堡送回格里姆斯比以后，我还将访问迈斯纳和库格曼，然后去莱茵。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6月①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两张半截的五英镑银行券收到了,非常感谢。地址就写**波克罕**的好了。他知道我的情况,当然不很清楚,只知道我认为必须告诉他的事情。如果他知道你借钱给我,这对我说来甚至更好一些。只是你应该写信告诉我,**什么时候**把钱寄给他。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还要把一个第三者的庸人牵扯进来。

你今天会收到邮寄的《芬尼亚社社员》³¹³。

你昨天的信使我十分高兴,这一点我用不着再向你说明。

我最后收到的是第二十印张^②。全书大约会有四十到四十二个印张。**清样**除去寄给你的以外,直到今天我**一张也没有**收到。你手中的那些在你启程时寄还给我。

关于你所提到的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不可避免的怀疑(他们自然忘记了,如果他们把**有酬劳动算做工资**,那他们就把**无酬劳动算做利润**等等),要是科学地把它表达出来,就可归结为下面的问题:

商品的价值怎样转化为它的生产价格,在生产价格中

(1)全部劳动似乎是以工资的形式得到报酬;

① 原稿为:“7月”。——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2）但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在利息、利润等等名称下，采取了**成本价格**（= 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价格 + 工资）的**增加部分**的形式。

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

一、阐明例如**劳动力的日价值转化为工资或日劳动的价格**。这在本卷**第五章**中已经谈到。³²³

二、阐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如此等等，要阐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阐明**资本的流通过程**，因为资本周转等等在这方面是起作用的。因此，这个问题只能在第三册里加以叙述（第二卷包括第二册和第三册）¹⁵⁶。在这里将指出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怎样产生的：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象后面说的这样，那末还要**科学**做什么呢？

如果我想把所有这一类怀疑都**预先打消**，那我就会损害整个辩证的阐述方法。相反地，这种方法有一种好处，它可以到处给那些家伙**设下陷阱**，迫使他们过早地暴露出他们的愚蠢。

此外，紧接你手中的最后的第三节《**剩余价值率**》后面一节是《**工作日**》（为劳动时间的长短而进行斗争），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将**清楚地**表明，资产者先生们**实际上**对他们利润的来源和实质了解得多么透彻。这也表现在**西尼耳**身上，他的例子说明了资产者确信他们的全部利润和利息是从**最后的无酬劳动小时**中得来的。³²⁴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在回来的路上，你一定要在这里停留几天。

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把我的私事告诉**迈斯纳**先生是绝对不合适的。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6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孩子们向你致衷心的谢意。

我今天已经写信给迈斯纳，告诉他“莱比锡的”方法以后是不行的。自星期一以来，**什么都没有收到**。总之，校样^①来得完全不正常，使得我不时要打断其他工作，总是处于完全不必要的紧张状态中。整个星期也许只接到一个印张，而**星期六晚间**终于又寄来一个印张，可是已不能再付邮了。我写信告诉迈斯纳，维干德必须于**约定的一定日期内至少**寄来三个印张，但什么时候如果他能寄得**更多些**，我总是欢迎的。

如果我还能及时收到第十三和第十四印张的清样，那你星期日会收到它们。我希望你在旅行以前还能看到我对西尼耳的训斥和关于**工作日**部分的引论。³²⁴而关于《工作日》的一节占了五个印张，其中自然是以实际材料为主的。为了使你看，我在附录中是怎样准确地遵照你的建议做的^②，我这里把这一附录的结构——**章节和标题等等——抄给你**。³¹⁸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08页。——编者注

第一章第一节附录

价值形式

I. 简单的价值形式

第一节 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 (a) 两种形式的不可分离性。
- (b) 两种形式的两极性。
- (c) 相对价值和等价物，两者都只是价值的形式。

第二节 相对价值形式。

- (a) 相等关系。
- (b) 价值关系。
- (c) 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相对价值形式的质的内容。
- (d) 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 (e) 相对价值形式的总体。

第三节 等价形式。

- (a) 能直接交换的形式。
- (b) 等价形式中不包含量的规定性。
- (c) 等价形式的特点。
 - (α) 第一个特点：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物即价值的表现形式。
 - (β) 第二个特点：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物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
 - (γ) 第三个特点：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物的形式，即成为具有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δ) 第四个特点: 商品形式的拜物教在等价形式中比在相对价值形式中更为触目。

- 第四节 价值形式或价值的独立的表现形式 = 交换价值。
第五节 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 = 商品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
第六节 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 = 物的简单的商品形式。
第七节 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的关系。
第八节 简单的相对价值形式和个别的等价形式。
第九节 简单的价值形式向扩大的价值形式的过渡。

II.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 第一节 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的无限性。
第二节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中包含的进一步的规定。
第三节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的缺点。
第四节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特殊等价形式。
第五节 向一般价值形式的过渡。

III. 一般价值形式

- 第一节 相对价值形式的变化了的形态。
第二节 等价形式的变化了的形态。
第三节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平衡的发展关系。
第四节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两极性的发展。
第五节 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IV. 货币形式

(此处是由于论述上的联系才谈到货币形式，——也许不到半页。)

第一节 一般价值形式向货币形式的过渡同以前发展中的过渡的区别。

第二节 从相对价值形式到价格形式的转化。

第三节 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秘密。

到此结束了!

你的 卡·摩尔

你在起程之前，不要忘记给波克罕写上几行，以免发生“误会”^①。

关于英文翻译^②的事情，我试在伦敦找一个能付给优厚稿酬的人，这样可使穆尔作为译者、我作为作者共分这笔稿酬。如获成功，莉希夫人(在这个场合，你必须允许我享受这种愉快——虽然鸟儿还没有捉到手)也应该得到一套伦敦服装作为她的一份。哈里逊之流的先生们渴望用英文研究这部书¹⁵⁸，这使我有了一些希望。埃卡留斯当然对他们说过，他是我的一个小学生(他对穆勒的批评³²⁵使以前信仰穆勒的这些先生们对他大为敬服)，并告诉过他们这位先知先生现正在德国发表(即付印)智慧的结晶。

那份关于芬尼亚社社员的报告³¹³使我感到讨厌。这些猪猡把对待政治犯不比对待杀人犯、路劫犯、伪造货币犯和鸡奸犯更坏

① 见本卷第317页。——编者注

② 指《资本论》第一卷(见本卷第314页)。——编者注

这种情况誉为英国的人道!而这位被判了谋叛罪的奥顿诺凡-罗萨不向他的死敌摇尾乞怜,真是“一个奇怪的人”!的确是一个奇怪的人!普鲁士人自己本来是会比垂柳^①的这些使者——这位诺克斯(应读成:Ox^②)和波洛克(应读成:Bull-Dog^②)——更为官僚主义的,诺克斯和波洛克自然完全相信隶属的“狱吏”的供词。如果你们不相信狱吏,那你们就去相信警察厅长维尔穆特吧!

奥顿诺凡-罗萨夫人在起程去美国时,给国际写了一封非常称赞、非常亲切的信^③。

俾斯麦的“北德意志的”先知^④对斯坦利和得比关于卢森堡条约的声明³²⁶所怀的愤怒,把我的胃病治好了。蠢驴布拉斯竟说这是标新立异!帕麦斯顿曾经一劳永逸地定下了一条原则:一般性条约只赋予每个国家以干预的**权利**,而绝没有让它承担干预的**义务**。那末,英国为了波兰的利益在维也纳会议上对普鲁士和俄国所承担的义务又算什么呢?同样地,法国所承担的义务又算什么呢?

① 沃尔波尔。——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Ox》音“奥克斯”,意为“牛”;《Bull-Dog》音布尔道克,意为“哈巴狗”。——译者注

③ 见本卷第182页。——编者注

④ 《北德总汇报》。——编者注

1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汉诺威³²⁷

1867年7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急忙写这几行，希望寄到汉诺威时你还能收到它。事情不容延缓。老拉法格邀请我的三个女儿到波尔多（她们明天同书记^①一起动身）；她们从那里将同老拉法格夫妇一起去海滨浴场。我不能拒绝这一邀请，因为从这三个女儿目前的健康状况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幸福。但是让西班牙书记支付旅费是不体面的。因此我必须交给他大约三十英镑（往返的旅费）。还有她们的表、衣服等等要从当铺赎回。这样，我留着8月3日付房租的四十五英镑使用光了。（用我的名义开的期票）。

现在除了给你写信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信寄到你的手中，即请来信并附上给波克罕的信，让他支给我一笔钱。

你在德国可读一读：古斯达夫·司徒卢威和古斯达夫·腊施的《十二个革命斗士》。你在那里在“革命斗士”弗莱里格拉特的标题下会看到，这个可尊敬的好汉是怎样公开地背叛我们。^②

你的 卡·马·

①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55页。——编者注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8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今天收到德朗克从曼彻斯特寄来的一封绝妙的信，现附上。他花了大约两星期的工夫，给我出了一个“出卖”酒和咖啡来弥补寄费的好主意！

此外，小法国人今天又来这儿，扬言要写信给老拉法格。我所能做的就是以答应星期二早晨他可拿到钱来安慰他。

星期一将从这儿寄出一卷《**法兰西信使报**》和两份新出的《外交评论》。

祝好。

你的 卡·马·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8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幸好我昨天拿到一张五英镑的银行券，现附上，希望它能满足你的法国人。同时附上德朗克的信。可见，这个小家伙由于从事

小投机而着实地搁了浅。我怕他将不得不通过破产法庭来摆脱对巴尔涅第股份的责任。这对于这个小家伙是非常沉重的：起先因保险问题打过官司，现在又遭到这种种打击。然而他还有他的代办业务，利用这种代办业务和少搞点投机活动，他不久又将重整旗鼓。

我粗略地读到第三十二印张^①，以后将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匆匆地初读一遍，觉得在这一部分里，大量的例子多少模糊了相互间的联系。但是其中有些精彩的地方，资本和它的谄媚者都将永远感激你。

在回来的路上，我还遇到一件开心的事情：一颗子弹穿透玻璃，在我的胸前不到十二英寸的地方飞过车厢。大概有个志愿兵想再一次证明，不能把枪交给他。这是我所经历的最奇异的铁路事故。

莉希在回来的路上也不大痛快；她说再也不走海路了。

向你的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从附上的东西中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星期五缴不上税（总计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十一英镑九便士), 我就有财产被查封的危险。其次, 本周末我必须付给当铺一英镑十五先令的利息, 否则东西就当死了。我到现在才把整个这些倒霉的事情告诉你, 是因为在这以前我曾经设法在伦敦弄钱, 可惜白费力气。

你今年已经寄给我很多钱, 如果不是有二百多英镑旧债, 我也不至于这样狼狈。为了使事情走上正规和不这样紧地逼迫你, 我还绝对必须向别处借债, 哪怕为此需要再去一次大陆。但是在付印^①完成之前, 我一步也动不了。今天收到第四十八印张。看来, 本星期内这些讨厌的东西就会印完。

祝好。

你的 卡·马·

1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8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三张五英镑银行券:

| | |
|-----------|--------------------|
| I/V 65551 | } 曼彻斯特, 1866年1月29日 |
| I/V 65113 | |
| I/V 44954 | |

并寄回税单。在**这种情况下, 极其重要的是**, 我回来的消息要对波克罕保密, 使我在**九月**尽可能晚一些向他付清, 不然我将很为难,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因为你知道,正是由于新的半年开始了,我这里有許多笔款项要支付。另外,由于棉纱价格下跌,我们的存货从平衡表来看与我离开这里时的价格比较大约少值二千五百英镑。这也算一件痛快事!

你打算什么时候收回一部分印张?肖莱马请求我在看完之后一个印张接着一个印张地给他,当然,这将取决于你。现在我(粗略地)读完了全书,仍然觉得第二卷也**非常需要**,你愈快地写完愈好。¹⁵⁶现在我还要把整本书,即理论方面所有最重要的地方,再看一遍。这些家伙看到最困难的问题,如象李嘉图的利润理论,“以这种方法”如此轻易地得到解决,一定会感到惊奇。³²⁸

向你的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鲁普斯^①1809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②,卒于1864年5月9日。

1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第四十九印张)刚刚校完。**用小号字排印的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占了 $1\frac{1}{4}$ 个印张。³¹⁸

序言也已校完并于昨日寄回。这样, **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塔尔努夫。——编者注

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¹⁵⁶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附上清样两个印张。

十五英镑收到了，非常感谢。

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

你的 卡·马克思

等到书出版以后，我才需要索回清样。

16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8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仔细读完了将近三十六个印张^①。我祝贺你，只是由于你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我还祝贺你，实际上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而又互相联系的叙述。看到你掌握了工艺术语，我也感到很满意，这样做对你来说一定有许多困难，因此曾引起我的各种各样的担心。个别的笔误我用铅笔在旁边改正了，还冒昧地补充了某些字句。但是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二百页，才只分四个部分，这四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很难找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断,而且所说明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括,以致经常从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这使人非常疲倦,在没有密切注意的情况下,甚至会使人感到混乱。在这里题目分得更细一些,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³²⁹,在准备英文版时这一点一定要做到。总的说来,在这一叙述中(特别是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部分)有几点我还不完全清楚,对于这几点我不能确定,你以什么事实为基础只作一般的阐述。从叙述的外表形式判断,这第四章看来是写得最快并且仔细加工最少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主要的是,经济学家先生们在这里找不到他们可以突破的任何一个弱点。其实我倒有兴趣听听这些先生们将说些什么,他们是什么把柄也抓不着的。罗雪尔之流当然会感到快慰,但是对于这里的英国人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本来不是为三岁小孩而写作的。

要是你能够再寄给我若干印张,我会感到非常愉快。我很想把关于积累的一章³³⁰合在一起阅读。

向你的夫人致良好的祝愿。女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

你的 弗·恩·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8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自从我把最后两个印张的清样^①寄给你以来,再也没有收到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什么东西。迈斯纳使我感到愤怒。显然，他把维干德寄给他的东西留下来，以便**一次全部**寄出——为了节省四便士的邮费！

这位迈斯纳上星期写信告诉我，他把我的序言的某一部分单独付印（而他确实选择了**需要的东西**），以便送登德国各报。我去信叫他立刻寄给我几份样本，我打算让你把这个东西译成**英文**（我将把它寄给《蜂房》，它是穆勒、比斯利和哈里逊等人都订阅的），让拉法格在劳拉的帮助下译成法文，寄给《**法兰西信使报**》，最后，我再把一份样本寄给自己的美国通讯员。³³¹ 为了节约四便士，迈斯纳**什么也不**寄来。他将一起寄出。但是这样一来就要损失**很多时间**！

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这一点将特别在第二卷¹⁵⁶中表现出来。古典经济学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

请把你的要求、批评、问题等等都**写到清样上**。这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我预期迟早会出第二版的。³³² 至于第四章，我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这些东西的本身**即它们的**联系**的。^① 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在最后**加工**时，**蓝皮书**²⁵⁶接踵而来，而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我的理论上的结论已经完全被事实证实了。最后，这是在痛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写成的！

我现在正在写第二册³³³（**流通过程**），在这一册的结尾部分，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和许多年前一样,有一点我必须再向你请教一下!

固定资本譬如说要在十年以后才能以实物的形式得到补偿。在这一期间,随着用它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出售,它的价值一部分一部分地和逐渐地流了回来。只有固定资本作为实物(例如机器)已经报废的时候,才需要把这种逐渐增长的流回用来补偿固定资本(修理这类事情除外)。但是,在这期间,资本家掌握了这些相继流回的东西。

我在好几年前曾写信告诉你,积累基金就是这样形成的,因为资本家在用流回的货币补偿固定资本以前,在这一期间已经使用了这种流回的货币。你曾经在一封信中有些粗略地表示反对这种看法。³³⁴后来我发现,麦克库洛赫把这种折旧基金说成是积累基金。我确信麦克库洛赫决不会想出什么正确的东西来,所以就把这件事丢开了。他在这方面进行辩护的意图已经被马尔萨斯主义者驳倒了,但是他们也承认事实。³³⁵

你作为一个厂主一定会知道,在必须以实物的形式去补偿固定资本以前,你们是怎样处理那些为补偿固定资本而流回的货币的。你一定要回答我这个问题(不谈理论,纯粹谈实际)。

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孩子们还在波尔多附近的鲁瓦扬。

1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8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关于[固定资本的]补偿基金问题，明天写信详细告诉你，并附有计算表。我还要再问几个厂主，看我们的方法是一般的或者只是例外。问题在于：在机器的最初费用为一千英镑的情况下，第一年扣除一百英镑，按照惯例，第二年是扣除**一千英镑**的百分之十呢，还是扣除**九百英镑**的百分之十，如此等等。我们用的是后一种办法，所以事情当然就无限地拖下去，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这使账务非常复杂化。毫无疑问，在机器损耗以前，厂主**平均**在四年半的时间里使用或者至少支配补偿基金。而这就算做对无形损耗的某种保证。换句话说，厂主声明：机器在十年中完全损耗这一假定只是大致正确，也就是说以十年期间一开始就每年付给我一定数量的补偿基金为前提。不管怎样，将把计算表寄给你，至于这件事的**经济意义**我还不完全清楚：我不懂，厂主怎么能用这种方法长期欺骗其他瓜分剩余价值的人，或剩余价值的最后消费者。注意，机器设备通常扣除**百分之七点五**，也就是说损耗期大约是十三年。

穆尔附上自己的照片，并且提醒你，你曾经答应把你的照片给他，他很想收到它。

关于积累的一章非常出色³³⁰。

你的 弗·恩·

16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 年 8 月 27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寄上关于机器设备的两个计算表,它会帮助你完全弄清问题。惯例是这样的:每年从最初的总额中通常扣除百分之七点五,但是我为了计算简便起见算做百分之十,这对于某些机器来说也不算太多。

例如:

| | |
|--|----------|
| 1860 年 1 月 1 日购置 | 1 000 英镑 |
| 1861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 100 英镑 |
| | <hr/> |
| | 900 英镑 |
| 新购置 | 200 英镑 |
| | <hr/> |
| | 1 100 英镑 |
| 1862 年 1 月 1 日从 1 200 英镑(1 000 英镑 + 200 英镑)中 | |
| 扣除 10% | 120 英镑 |
| | <hr/> |
| | 980 英镑 |
| 新购置 | 200 英镑 |
| | <hr/> |
| | 1 180 英镑 |
| 1863 年 1 月 1 日从 1 000 英镑 + 200 英镑 + 200 英镑中 | |
| 扣除 10% | 140 英镑 |
| | <hr/> |
| | 1 040 英镑 |
| | 等等 |

其次,在第一表中我假定,厂主用扣除的数额去**生息**;在他必须以新机器更换旧机器的那一天,他有**1 252.11 英镑**,而不是一千英镑。第二表假定,厂主每年把这些货币立即投资购买新机器。最后一行表明在十年的最后一天全部购置的机器的价值,从这里看出,厂主在这一天拥有的机器的**价值**没有超出一千英镑(而他也不可能拥有更多,因为本来他投入的**价值**正好等于损耗,因而机器的**总价值**经过这一过程不可能增长),然而他年复一年的扩大了自己的工厂,而且使用的机器设备十一年平均名义上值一千四百四十九英镑,也就是说,他所生产的和赚得的大大超过最初的一千英镑。假定他是一个纺纱厂主,并且每英镑代表一个纱锭(连走锭精纺机在内)。这样,他平均是用一千四百四十九个纱锭而不是用一千个纱锭进行生产,在最初的一千个纱锭完全损耗以后,他从1866年1月1日起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时他拥有在十年期间购置的一千三百五十七个纱锭,此外还要加上用1865年的扣除购置的二百三十六个新纱锭,也就是说,他总共将有一千五百九十三个纱锭。因此,由于扣除的数额都是预付给他的,他不从**自己的利润**中付出一文钱用于购置新机器,就能靠自己的旧机器,使自己的机器数量几乎**增加**百分之六十。

在两个表中没有提到修理。百分之十的扣款应该弥补机器本身的修理费用,也就是说,这项费用已经包括在扣除额中。其实这些费用对问题毫无影响。因为它们或者包括在百分之十之内,或者相应地延长机器的寿命,其结果是一样的。

我希望第二表你能看懂,如果不清楚请写信来,我这里另外抄了一份。

匆匆。

你的 弗·恩·

一、厂主使更新基金收到 5% 的利息

| | | | |
|--------------------------------------|-------|----|-------------|
| 1856 年 1 月 1 日购置机器 | 1 000 | 英镑 | |
| 1857 年 1 月 1 日扣除损耗 10% | | | 100 英镑 |
| 1858 年 1 月 1 日扣除损耗 10% | 100 | 英镑 | |
| 100 英镑的利息 | 5 | 英镑 | 105 英镑 |
| | | | 205 英镑 |
| 1859 年 1 月 1 日 205 英镑的利息 | 10.5 | 英镑 | |
| 扣除 10% | 100 | 英镑 | 110.5 英镑 |
| | | | 315.5 英镑 |
| 1860 年 1 月 1 日 315.5 英镑的利息 | 15.15 | 英镑 | |
| 扣除 10% | 100 | 英镑 | 115.15 英镑 |
| | | | 431 英镑 |
| 1861 年 1 月 1 日 431 英镑的利息 | 21.11 | 英镑 | |
| 扣除 10% | 100 | 英镑 | 121.11 英镑 |
| | | | 552.11 英镑 |
| 1862 年 1 月 1 日 552.11 英镑的利息 | 27.13 | 英镑 | |
| 扣除 10% | 100 | 英镑 | 127.13 英镑 |
| | | | 680.4 英镑 |
| 1863 年 1 月 1 日 680.4 英镑的利息 | 34 | 英镑 | |
| 扣除 10% | 100 | 英镑 | 134 英镑 |
| | | | 814.4 英镑 |
| 1864 年 1 月 1 日 814.4 英镑的利息 | 40.14 | 英镑 | |
| 扣除 10% | 100 | 英镑 | 140.14 英镑 |
| | | | 954.18 英镑 |
| 1865 年 1 月 1 日 954.18 英镑的利息 | 42.15 | 英镑 | |
| 扣除 10% | 100 | 英镑 | 142.15 英镑 |
| | | | 1 097.13 英镑 |

| | | | |
|------------------------------------|----------|-----------|-------------|
| 1866 年 1 月 1 日 1 097.13 英镑的利息..... | 54.18 英镑 | | |
| 扣除 10%..... | 100 英镑 | 154.18 英镑 | |
| 第十年年底的结果..... | | | 1 252.11 英镑 |

或者说 1866 年 1 月 1 日代替
1 000 英镑磨损了的机器的是
 现金 **1 252.11 英镑**

二、更新基金每年用于购置新机器

| | 新投资 | 损耗 百分比 | 1866年 1月1日 的价值 |
|--------------------------------------|----------|-----------|----------------------|
| 1856 年 1 月 1 日购置机器 | 1 000 英镑 | 100% | — 英镑 |
| 1857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并重新投资 | 100 英镑 | 90% | 10 英镑 |
| 1858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1 000 英镑 100 英镑 | 100 英镑 | 110 英镑 | 22 英镑 |
| | 210 英镑 | | |
| 1859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1 000 英镑 100 英镑 | 210 英镑 | 121 英镑 | 36 英镑 |
| | 331 英镑 | | |
| 1860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1 000 英镑 100 英镑 | 331 英镑 | 133 英镑 | 53 英镑 |
| | 464 英镑 | | |
| 1861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1 000 英镑 100 英镑 | 464 英镑 | 146 英镑 | 73 英镑 |
| | 610 英镑 | | |
| 1862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1 000 英镑 100 英镑 | 610 英镑 | 161 英镑 | 97 英镑 |
| | 771 英镑 | | |

| | | | | | |
|----------------------|-----------------|--------|--------|-----|--------|
| 1863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 1 000 英镑 | 100 英镑 | | | |
| | 771 英镑 | 77 英镑 | 177 英镑 | 30% | 124 英镑 |
| | 948 英镑 | | | | |
| 1864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 1 000 英镑 | 100 英镑 | | | |
| | 948 英镑 | 95 英镑 | 195 英镑 | 20% | 156 英镑 |
| | 1 143 英镑 | | | | |
| 1865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 1 000 英镑 | 100 英镑 | | | |
| | 1 143 英镑 | 114 英镑 | 214 英镑 | 10% | 193 英镑 |
| | 1 357 英镑 | | | | |
| 1866 年 1 月 1 日扣除 10% | 1 000 英镑 | 100 英镑 | | | |
| | 1 357 英镑 | 136 英镑 | 236 英镑 | 0% | 236 英镑 |
| 新机器的名义价值 | 1 593 英镑 | | | | |
| 新机器的实际价值 | 1 000 英镑 | | | | |

按一英镑一个纱锭计算, 厂主进行生产:

| | |
|--------|------------|
| 1856 年 | 用 1 000 纱锭 |
| 1857 年 | 用 1 100 纱锭 |
| 1858 年 | 用 1 210 纱锭 |
| 1859 年 | 用 1 331 纱锭 |
| 1860 年 | 用 1 464 纱锭 |
| 1861 年 | 用 1 610 纱锭 |
| 1862 年 | 用 1 771 纱锭 |
| 1863 年 | 用 1 948 纱锭 |
| 1864 年 | 用 2 143 纱锭 |
| 1865 年 | 用 2 357 纱锭 |

11 年共 15 934 纱锭

平均 1 449 纱锭

并且在 1866 年开始他有 1 357 纱锭

236 纱锭

1 593 纱锭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8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的两封信和计算表已收到。谢谢。

在**下星期二**（9月3日）以前，我必须付给两个讨厌的小店铺老板四英镑，这都是陆续的欠账。我发现这些家伙今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难对付。

孩子们要在下下星期天（早晨）回来。我本来希望她们再多住一些日子。她们在那里过得很愉快。但是拉法格应该回自己的学校了。（每当我问他：“难道你不到自己的学校去啦？”他总是不高兴。）

这里去参加（国际）洛桑代表大会³³⁶的是埃卡留斯、列斯纳、杜邦。此外，还有考文垂的织带工人协会主席^①和阿·华尔顿先生（威尔士的）。埃卡留斯在询问《泰晤士报》之后，已接到该报关于代表大会通讯的稿约。

根据巴黎各方面的消息看来，波拿巴的地位在那里很不巩固。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丹尼尔·斯旺。——编者注

1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9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刚刚收到一笔并不指望的五英镑的老账，这使我有可能会明天支票一兑现就如数寄给你。不然的话，因为要偿还波克罕四十五英镑的债，我就有些为难了。波克罕情况如何，他回来了吗？我可以而且很想现在结束这件事。

八个印张^①收到了，谢谢。理论部分很出色，剥夺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也很出色。关于爱尔兰那一部分的补充写得太匆忙，对材料加工太少。读第一遍常常完全不能理解。等对问题进一步思考以后，再详细告诉你。关于剥夺者被剥夺的概括是非常光辉的，它会收到应有的效果³³⁷。

幸而书中“上演的”可说几乎全是英国的事情，不然普鲁士刑法典第一〇〇条“谁……挑拨国家臣民互相仇恨或鄙视”等等就会生效——并且引起没收的后果。看来俾斯麦本来就认为有必要对工人采取一次小的佯攻。在爱尔福特，或者其附近什么地方，一个崇拜拉萨尔的诗人，一个印刷厂主和一个出版商被控犯有叛国罪；而在爱北斐特，甚至连高贵的施韦泽的一部拙劣的作品^②也被没收了。因此，看来书在普鲁士有可能被禁止，但是在目前情况下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约·巴·施韦泽《资本的利润和工资》。——编者注

这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目的的。

你的 弗·恩·

1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9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英镑银行券一张。皇家学会的一份《会刊》你一定是收到了。你能不能把曾经答应给我的7、8月份的《自由新闻》寄给我？

在巴黎，处境看来非常困难；日拉丹开始的关于1829年和1847年的回忆³³⁸，每天都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而从充满退位情绪的利尔演说中似乎可以看出，正当现在他^①需要的时候，在南德意志和奥地利，显然仅仅由于后者的危急形势，却不能有任何作为。“由此还可以看出”：只有“软弱的政府”才惯于借助外部冲突来摆脱内部的困难。³³⁹最后，这样一再提到“我的儿子”^②，看来也并不表示特别相信由婚姻证明的“父亲”的寿命长久。加紧搞第二卷¹⁵⁶吧，很快就会发生事情的。

根据我星期六看到的加利福尼亚报纸来判断，八小时工作日运动似乎在那里的建筑工人中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对抗这个运动，老板们成立了维护十小时工作日的协会并且大喊大叫。由于八小时工作日事件，取消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合同。³⁴⁰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② 欧仁·波拿巴。——编者注

龚佩尔特已经回来了，他说在库尔黑森对普鲁士人的憎恨象在汉诺威一样强烈，虽然表现得不是那样明显。据他说，只要军队一撤，所有的“普鲁士人”都会被打死。别的不说，普鲁士人在加塞尔就没收了由**军官的强制捐款**所构成的军官寡妇基金和抚恤金基金。而汉诺威的情况他比我看得还要严重。

库格曼也打算作为观察员出席洛桑代表大会³³⁶；把这一点通知埃卡留斯，也许是好的。他大概会在法兰克福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上遇见昨天启程（取道格里姆斯比）的肖莱马。穆尔大约三个星期后将去绍林吉亚，他在那里要学习六个星期德语；我打发他到那里是为了不让他走英国旅行者的路线。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1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9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五英镑已收到，谢谢。

几天前，波克罕从伯尔尼给我写来一封信，并为了得到“指教”而寄来他打算在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的草稿³⁴¹。他还期望得到你的帮助。按照我们的约定，我写信对他说你还没有回来。但是你可以把钱寄给他的股东**席勒尔**，通讯处是：芬丘奇街65号。不过钱数不是四十五英镑，而是五十英镑。我后来查看了

一下,发现期票是四十八英镑,于是波克罕对我说,可以给我五十英镑的整数。我以前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天天等待有人答应给我的一笔钱,并打算自己偿还这五十英镑。

附上:

(1)最后一批印张;

(2)两期《外交评论》和一号《法兰西信使报》。

至于最后一批印张,他们不顾我的规定,用大号字排印了补充注释,而用小号字排印了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³⁴²。这样做是为了使书不多不少正好五十印张。我认为,迈斯纳把售价从三塔勒提高到三塔勒十银格罗申是一个大错误。但是,他可能后来又得到许多可靠的订单,以致从商业观点来看他的做法对。

为了向你解释《法兰西信使报》(阅后务请寄还)上的文章《和平的条件》,我向你谈谈如下的情况:

你知道,我在总委员会里发言反对与和平空谈家为伍。我的发言历时约半小时。担任书记兼记录员的埃卡留斯给《蜂房》写了一篇报道,它只刊登了我的发言中的几句话。《信使报》转载时又把关于军队面向俄国的必要性和关于这些家伙的怯懦性的话删去了。³⁴³但是这件事毕竟引起了纷纷议论。和平代表大会组织者当中的蠢驴们(他们在伦敦的代表是科勒维尔先生)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纲领,并在新的、民主得多的纲领中甚至添上了“经济利益和自由相结合”的话,这句含糊不清的话也可以表示一般的贸易自由。他们给我寄来了一封封的信,甚至厚颜无耻地给我寄来现在附上的载有新纲领的废纸。无耻之处在于,他们在提到我时称我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正如你就会看到的,他们在巴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信使报》在脱离他们。由于我在大约两

个星期前给韦莫雷耳（我不认识他）写了一封私人信^①，这家《信使报》就改变了对俄国的政策。

主要的是，组织和平代表大会的大人先生们——维克多·雨果、加里波第、路易·勃朗等等过去非常藐视我们的国际协会。现在我已经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是一种力量。

我从那不勒斯收到头两号《自由和正义》。他们在第一号上宣布这个报纸是**我们的机关报**。我把这一号交给埃卡留斯，让他带给代表大会看看。在我将寄给你的第二号里，有对**马志尼**的很成功的攻击。³⁴⁴ 我认为巴枯宁与这件事有关系。

至于说到我的书会被没收和禁止的问题^②，要知道禁止关于选举的抨击性小册子是一回事，而禁止一本有五十印张，而且还具有如此学术形式，甚至附有希腊文的注释的书则是另一回事。当然，我就是不用十二个英国郡，而用十二个普鲁士行政区来说明农业工人的状况，事情并不会发生变化。同时我还认为，俾斯麦先生在挑起我从伦敦和巴黎对他的制度进行攻击以前，一定会再三考虑。

此外，从**中央统计档案馆**馆长奥·许布纳尔在致选民书中发表的如下声明中可以看到普鲁士是怎样一种情况：

“人民的负担已经非常沉重。除了兵工厂，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萧条了。每一种小的职务，都有成百的饥饿者去争夺，城市里空房子和付不起房租的人的数目在增加，大量的产业和房屋被拍卖，慈善机关被**残废的胜利者**和失业者所包围，到处对现在和将来缺乏信心，穷人一算账就明白，**他为享受国家服务所付出的多于服务本身的价值。**”

① 见本卷第 556—557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40 页。——编者注

在柏林，无论政府和民族自由党³⁰⁸都没有使一个候选人当选。³⁴⁵而现在代表极左翼的这些进步党人⁵⁸愚蠢到了何等程度，这仅仅从他们的“最激进的”机关报《**未来报**》上摘录的下面一段话就可以证明：

“一种‘**主张一切均等的势利小人气**’浸透了整个英国民族，这种风气使一切个人活动都不方便。而这种**势利小人气**继续主张**缩短工作时间**，并由于工联的缘故而禁止**加班**工作！”

能够想象出任何类似的东西吗？的确，同德国报刊相比，巴黎报刊甚至现在就是一个巨人！

你的 卡·马克思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9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匆忙中给你写信。

附上列斯纳的一封信。我已有《洛桑日报》。³⁴⁶《**泰晤士报**》把埃卡留斯的文章³⁴⁷删改得很不象话。同时寄上最近的《外交评论》和几号《**法兰西信使报**》，但后者务必寄还。《**法兰西信使报**》毫无道理地篡改我寄给它的一篇关于许布纳尔的短评，把«tomber sous la subhastation»〔“被拍卖”〕^①一语（**拿破仑法典**的用语）改为«tomber sous le marteau des démolisseurs»〔“陷入破坏者的

① 见前页上的许布纳尔致选民书的引语。——编者注

铁锤之下”〕^①。

再见。

你的 卡·马克思

1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9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本来打算昨天和今天写信，但是被商业事务耽误了。《信使报》^② 随信寄还。韦莫雷耳干得不坏，他赞扬了法国人对代表大会的影响、他们的严肃性格和他们**没有发表一篇演说**。³⁴⁸ 可怜的埃卡留斯！

我祝贺你的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照这个样子，最有成见的人也能够理解。我还祝贺序言。但《蜂房》上发表的可耻的、文理不通的译文是谁译的？³⁴⁹ 你为什么不把这东西寄给我和不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担心这会损害你在比斯利等人的心目中的威信，他们会以为，这篇译文是你自己译的。

附带提一下，“大西洋**彼岸**的洋”在哪里流过？^③

明天再详谈。

你的 弗·恩·

① 即“被毁坏”。——编者注

② 《法兰西信使报》。——编者注

③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9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至于“大西洋**彼岸**的洋”，纠正类似的笔误是最后的校对人的事情。在转载了大部分序言^①的《**未来报**》上，我又发现了这种绝妙的“洋”。

《蜂房》上的译文^②出自埃卡留斯之手。我认为大部分错误不是他造成的，而是因为他的字写得很坏而由《蜂房》的校对人造成的。我自然愿意由你来翻译。但是没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埃卡留斯一开始就表示愿意效劳，而且他现在又是《蜂房》的撰稿人。

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鲁东派的蠢驴们于死地。在我的书没有出版和我们的协会没有扎下根以前，我用外交方式进行这整个事情，而不愿**亲自**出面。此外，我将要在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中（尽管巴黎的空谈家用尽了全部力量，他们也没有能够阻止我们再次当选³⁵⁰）给他们以严厉的斥责。

在这期间我们的协会有了很大的成就。本来想完全不理睬我们那个卑鄙的《**星报**》，昨天在社论中说我们比和平代表大会³⁴¹更重要。舒尔采-德里奇阻止不住他在柏林的**工人联合会**加入我们的组织。³⁵¹ 英国工联主义者中曾经认为我们走得太“远”的那些

① 《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的一部分译文。——编者注

猪猡，现在也向我们跑来了。除了《**法兰西信使报**》，还有日拉丹办的《**自由**》，以及《**世纪报**》、《**时尚报**》、《**法兰西报**》等，都报道了我们大会的情况。事情在向前发展着。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会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把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请把这一点同马志尼等人三十年来的活动的结果比较一下吧！而且我们没有经费！此外，在巴黎有蒲鲁东主义者的阴谋，在意大利有马志尼的阴谋，在伦敦有怀着嫉妒心的奥哲尔、克里默和波特尔的阴谋，在德国有舒尔采-德里奇和拉萨尔分子！我们可以十分满意了！

昨天我的孩子们和拉法格一起精神饱满地回来了。拉法格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水晶玻璃的高脚酒杯（能容一杯半）。你的“大西洋彼岸的洋”看来使他很佩服。

拉法格在他重新开始上课以前的几天里打算到你那里去做三天客。最伤脑筋的是，他（自然不了解我的金钱情况的秘密！）要我陪他去，我还没有找到正当的借口拒绝这种对我来说不可能的旅行。

我对迈斯纳很生气。他在出版书的事情上误了好几个星期。为什么？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上列斯纳的第二封信³⁵²。

附带说一下。为肥胖的抒情诗人^①进行的乞讨，从最近一期

① 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的《海尔曼》看来,成绩并不理想,但是有了一个好的结果。³⁰² 粗腿肚的小凯蒂^①订婚了。她和一个叫克勒克尔(最富有诗意的名字!)的订婚启事登在《未来报》上!

1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9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看来,这一次法国人真的把代表大会引到自己方面去了,蒲鲁东主义的决议数目毕竟太多。好在下次代表大会将在比利时召开,在那时以前也许在北德意志还可以做些事情,那时,就会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阻挡这种潮流。但是一般说来,在中央委员会还留在伦敦的时候,这些决议终究是没有意义的。看来我们亲爱的菲力浦·贝克尔又犯了一些他固有的错误,老鼓动家的这些错误必须原谅³⁵³,因为当时没有领导在场。

至于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写了报道³⁴⁷,这件事必须暂时保守秘密。报纸对这些报道的“校订”会严重地伤害他。下次他再给这个报纸写东西时,必须更多地考虑:担任编辑工作的资产者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利用他的幽默,使整个大会,而不只是使几只癞蛤蟆⁴⁰处于可笑的境地。

既然你和韦莫雷耳还有联系,那末你就不能抑制一下这个人

① 凯蒂·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关于德国所说的蠢话吗？这个蠢驴竟要求**波拿巴**变成**自由主义者**，变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然后开始进行把德国从俾斯麦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战争，这太岂有此理！³⁵⁴ 这些癞蛤蟆，即使他们搞革命的话，也必须很小心地对待德国，而他们却认为，通过小小的自由主义改革，他们又可以扮演老角色了。我认为，正是在发生革命的时刻，让这些先生们习惯于同我们以互相平等的地位进行谈判是很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德国的俾斯麦主义是德国的一种自然属性，必须借助于他们的干涉来消灭；而他们的波拿巴主义却纯粹是偶然现象，通过简单的内阁改组就可以消灭，并且变成相反的东西。

伟大的施韦泽在爱北斐特和巴门的虔诚的人们的帮助下顺利地当选了³⁴⁵，现在他有机会以歪曲的形式利用你的书^①中的个别地方在“联邦国会”中大发议论。毫无疑问，他一定会这样做的。但是这只会带来好处，并且给我们一些开心的机会；在书出版以后，这种事只会带来好处。

提到巴门，我想起了济贝耳。可怜的人又患了重病，并且不得不又离开巴门，到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他可能活不过冬季。看来他的健康情况很糟糕，所以我不指望他帮忙在报纸上掀起有利于你的书的争论了。他给这里写过信，信中充满了绝望。

工联不法行为调查委员会³¹⁶在这里只是查明了七年前就已经查明了的的一桩陈旧的无聊事情。如果他们发现不了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就可以歇业了。只须想想，制砖和砌砖竟被看做曼彻斯特的主要工业部门！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这里试验沙斯波式步枪暴露出来的缺点，同在柏林鉴定出来的完全一样，这些缺点汉诺威的伯耳齐希已经告诉我了。当时我以为是故意拿坏的样品给普鲁士人看的，现在不得不认为，这里实际上有些毛病，这样，这种枪要比普鲁士人的针发枪差得多。

看来，莱比锡的迈斯纳的人还要把书的发行拖延很久。到处都还没有广告。你认为，为了推动事情，我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迈斯纳或济贝耳一定会把这种文章登在报纸上的³⁵⁵。至于书会被禁止，^①我自己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担保某个检查官不会过于热心，如果起诉开始，你可以指望自己的“朋友”利佩。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致良好的祝愿，女孩子们大概已经回来了吧。

《外交评论》收到了，谢谢。

你的 弗·恩·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迈斯纳的拖延真糟糕。在洛桑代表大会³³⁶上他本来是可以推销许多本书的。而且书还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事件来讨论。我

^① 见本卷第340、444页。——编者注

不能理解这种愚蠢行为。到这个星期六，我把最后的校样寄到莱比锡去就要满四个星期了！^①

你从资产阶级观点对书进行抨击的计划是**最好的作战方法**。但是我认为，书一出版之后，这件事通过济贝耳或里特尔斯豪兹而不通过迈斯纳来做比较合适。甚至最好的出版商也不应该让他们太多地知悉内情。另一方面，你应该给**库格曼**写信（他已经回来了），对于他应该强调的肯定方面给他一些指点。否则他会做出**蠢事**来，因为在这里单凭热情是不够的。我本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象你一样不受拘束地活动。

关于埃卡留斯的事^②，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个工人，特别是象埃卡留斯这样议论枯燥的人，是缺乏外交手腕的。他给《**泰晤士报**》写稿，好象是给《**新莱茵报评论**》^③写稿一样。但是这没有关系。伦敦这里有人说：“国际工人协会一定很强大，因为《**泰晤士报**》都登载了关于它的活动的报道。”埃卡留斯的嘲笑被当做《**泰晤士报**》的嘲笑³⁴⁷。

卑鄙的**瑞士法语区人**有很多代表，他们给巴黎的法国空谈家提供了自由活动的机会。老贝克尔做的蠢事最多。³⁵³首先他推翻了我的纲领规定的议事日程，突然提出了**自己关于自由的建议**。因此巴黎人有机会肆无忌惮地进行活动。

但是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召开了代表大会，而不是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们的总报告中，巴黎的聪明人将受到足够的嘲笑。他们十分伤心的是，通过了这样的决议：**谁不交费**

① 见本卷第328—329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49页。——编者注

③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巴黎人没有交过分文),将来就不能派代表。应该努力做到,下次有二十个英国人和三十个德国人到布鲁塞尔去³⁵⁰。至于比利时人自己,他们每五百人只能派一个代表,所以人数不会太多。此外,他们宁可说是反对巴黎人的。

注意:最糟糕的是,我们在巴黎没有人能够同敌视蒲鲁东派的工人支部(他们构成多数!)建立联系。如果杜邦能在巴黎呆几个星期,那就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是警察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

我将逐渐写些私信把韦莫雷耳关于德国政治的愚蠢想法^①从他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但是需要逐渐地做,因此我故意从美国、俄国和土耳其谈起,因为这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中立”地区^②。

劳拉和拉法格正在给《法兰西信使报》翻译序言的一部分³³¹。祝好。

你的 卡·马·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寄上这个第二封信,因为刚刚收到埃卡留斯的信。

① 见本卷第349—35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56—557页。——编者注

附带说一下。埃卡留斯没有得知下面的情况³⁵⁶：路易·勃朗躲开了日内瓦代表大会^①，是因为他怕“我的”人会在那里开玩笑；茹尔·法夫尔是因为《法兰西信使报》仿效伦敦的榜样接受了“阶级问题”^②（他在六月事件中曾是卡芬雅克的战友，他的良心自然是有愧的）。

你的 卡·马·

18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9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列斯纳的第二封信你**没有**附来。如果拉法格要来，我很希望你和他一起来^③，因为我的确不知道我在办事处上班时间对这位伙伴怎么办。如果可能，请明天或后天一早就动身，以便我们在一起度星期六和星期日，而且星期一我还可以稍稍逍遥一下。但是请事先来信或来电，我好张罗住处（除了星期六上午十一时以后和星期日，电报可打到办事处）。

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寄给你五英镑，你可以在扣除来这里的路费之后留给你的夫人。

这里的报刊对国际也比以前尊重了。所有这里的报纸都部分

① 和和平自由同盟的。——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48页。——编者注

地刊载了讨论情况^①，《观察家时报》^②则发表了一篇表示庸人善意的社论。

关于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是否也应当在德国报纸上刊登，譬如说，在《未来报》上刊登？小威廉^③可能还会想出点什么办法。顺便问一下，这位贵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拉萨尔分子中间又发生了新的争吵。哈根的赖因克大夫和施韦泽势不两立。赖因克为了在哈根、杜塞尔多夫和佐林根当选，同进步党集团——毕尔格尔斯和欧·李希特尔——联合了起来，但是后两个人都失败了。

我们必须努力在德国再同工人取得更直接的联系，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而在其他方面，事情搞得不坏。

一个名叫凯蒂^④的姑娘的订婚启事，我在《科伦日报》上看到了。

关于从德国打给代表大会的电报，当我们见面时请你告诉我。

《信使报》^⑤奉还。关于在什列斯维希的投票，这些蠢驴的声明真是妙极了：**我们从地图上**看到，霍尔施坦是在什列斯维希境内（或者相反）！照他们的话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说，首先开进卢森堡的是**联军**，然后是**荷兰军队**（而不是卢森堡自己的军队）。而他们还打算向愚昧无知作斗争呢！³⁵⁷

你的 弗·恩·

① 洛桑代表大会上的。——编者注

②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编者注

③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④ 凯蒂·弗莱里格拉特（见本卷第349页）。——编者注

⑤ 《法兰西信使报》。——编者注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电报]

1867 年 9 月 13 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 1 号卡尔·马克思致圣玛丽街南门
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下午四点一刻从尤斯顿车站出发。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 年^①10 月 4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从曼彻斯特回来后，³⁵⁸直到今天，几乎一直患流行性感冒。我是在铁路的灾难中着凉的。

因为我在这封信里必须告诉你一系列公事和私事，所以为了不致遗漏起见，我先从书^②说起。你要在 C 表里寻找蔬菜类耕地的减少（第 695 页讲了这一点），那是徒劳的。维干德先生在这里

① 原稿为：“1859 年”，恩格斯改为：“!!1867 年”——上面还有一个批注：“哈哈，老马克思！”——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刊印的是C表,而不是B表;在B表(第690页)“**蔬菜类**”一栏里可以读到,从1861年到1865年荒芜了十万零七千九百八十四英亩³⁵⁹。总之,你从第784页上的勘误表中可以看出,维干德先生由于希望把整个勘误表全印在最后一页上,便擅自**缩短**这个表,而从第292页开始勘误。关于爱尔兰的一节,自然,写得很仓卒,出第二版时稍作形式上的修改,便可以弄好。主要的是,这是一些甚至在英国都没有人知道的事实³³⁷。

从迈斯纳那里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对波克罕说,他请求每用现款订购五册就另寄给他五册**代售**,但是迈斯纳回信说,他没有那么多书让他代售。不过这可能只是迈斯纳的外交手段。从附上的李卜克内西(附带提一下,他第一次在联邦国会里登台讲话³⁶⁰,给我们带来光荣,见10月1日第229号《**未来报**》)的信可以看出,迈斯纳并不是一切都确切地执行。曾经约定由他寄一册给李卜克内西,另寄一册给魏斯博士转编辑部(《**未来报**》)。

比斯利教授现在已经回来了,日内我就能得到他的消息。至于济贝耳,我也想知道,他是否收到了给他的一册和给里特尔斯豪兹的一册?后者做了些什么事情?

关于福格特。你在附上的库格曼的信中会发现有关福格特的某些事情³⁶¹。在库格曼离开^①而那一伙党徒以为他们也摆脱了波克罕以后,举行了最后一次的德国人会议,波克罕在会上突然出现并且目睹了下面这件事。戈克先生递给副主席毕希纳一张条子,其中宣布关于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等等的传说是虚构的,并且对这个据说他已经认识二十年的人作道德证明。他要求毕希纳在这

① 离开和平和自由同盟成立大会。——编者注

张纸上**签字**，就是说，**证明**纸条的内容已经告诉了他。毕希纳自然照办了。这时，小博伊斯特便跳出来，递上一项书面声明说，戈克说的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在瑞士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这个意见等等；他也要求毕希纳签字证明他的**抗议**，后者也照办了。福格特的花招就这样破产了。这个家伙堕落到了怎样的地步！

和平代表大会³⁴¹的另一个偶然事件！路德维希·西蒙走到戈克跟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在发言人名单中往前移？你们为什么让波克罕在我之前发言？”戈克回答道：“这些家伙——**无产者**——在德国副主席中有四个自己人。为了把**我们的格律恩**拉进来并使波克罕放弃自己的位置，我们不得不向他作这种让步等等”。花花公子^①的最后一句话刚一说出口，他回头一望，看见微微冷笑的埃卡留斯在他身后，不禁大吃一惊。

关于施土姆普弗。很可能，施土姆普弗了解我，但是我不了解施土姆普弗。也许你比较走运，能够给他“标出”“贫困化的科学等级”，而且还能够根据他藏在衣袋里、对谁也不告诉的“证据”作出“正确的结论”。附上他的信。

关于德朗克。波克罕在巴黎同一个人谈过话，这个人很了解德朗克的情况，把他叫做“小偷”。铜矿公司一年前已经通知德朗克，说他已被解雇。这个公司和格拉斯哥的一家商行合并，所以不再需要英国的代理商了。据说，德朗克在最近一年内犯了大“盗窃”案，受到“刑事”追究。我希望这事情将能私下了结。

关于科勒特。附上的有趣的东西，说明如下：科勒特的小女儿（你认识她）和她的弟弟前几天来我们这里。男孩子和拉法格斗

① 双关语：“花花公子”的原文是 Geck，与 Goegg（戈克）这个姓的发音相近。
——编者注

拳，拉法格最后把他按在地上，使他受了屈辱。于是，这个男孩子说：“回想一下你们在滑铁卢的事情吧！”由此产生了这封滑稽的信件，因为小女孩向老子告了男孩子的状。

科勒特退出了《外交评论》，虽然他的名字这一次还出现在杂志上。我一下子就看出编辑部换了人，因为只给我寄了一份。我一看完，就给你寄去。这是非常愚蠢的一期。加里波第被描绘成一个“普通的强盗、无神论者、傻瓜等等”；可是奥尔良主教杜邦鲁先生却被当做当代的大人物抬出来。大卫^①最后是不是又会成为天主教徒呢？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据说是俄国人制造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声名狼藉的代理人巴枯宁”派到那里去。我以为，《外交评论》已经奄奄一息。

关于国际协会。在有人提出要连选奥哲尔之后，根据我的提议，废除了主席一职³⁶²。——福克斯在埃卡留斯回来^②以后，抓住一切机会，表现对他的极大憎恨，他扬言，在下次会议（星期二）上他打算把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³⁴⁷提出来讨论，让总委员会给予评价。使福克斯大吃一惊的是，我针对这一点也宣布，打算在最近的星期二就福克斯的一封“密信”向他提出质问，这封信是他写给贝克尔^③的，他要求贝克尔“尽他的一切力量把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³⁶³。正是这个非常荒诞古怪的福克斯，自以为他必须在总委员会中形成一个“反对派”，来反对象他所说的“德国的独裁”。他会对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奇的！

关于波克罕。先讲讲下面的事实。波克罕讲了（或者更正确

① 乌尔卡尔特。——编者注

② 从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回来。——编者注

③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编者注

地说,宣读讲稿)二十多分钟,其实程序规定只有十分钟³⁴¹。自然,他以为,既然允许加里波第和埃德加尔·基奈那样做,他也可以那样做。第二,他上了讲台,非常激动,正如埃卡留斯所说的,“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话。人们只听清有关舒尔采-德里奇的几句话——福格特一听就跳起来,攥紧两个拳头——以及有关哥萨克的几句话。这是一种真正的幸运。他的演说被认为是有份量的,因为听不懂。所以,他在《泰晤士报》³⁶⁴和法国报刊上扮演了某种角色。但是这却带来了麻烦。这个蠢货打算用德文、英文、俄文和**法文原文**刊载他的演说。我现在手头有法文本^①。他寄给我这个文本,是为了让拉法格看一遍。除了我向他提示的几个论点之外,这不仅是**无味的胡说八道**,而且简直是一堆废话。不过最妙的是他的法文!例如:

«Sans stultification il serait impossible de discuter, s'il faudrait d'abord faire enlever la femelle Isabelle, faire sauter le mâle Bismarck ou faire s'évanouir l'agile hermaphrodite Beust. Il y a de grands orateurs, de profonds penseurs français, membres de cette union, mais fûssent-ils tous des Mirabeaux achevés et des Descartes consommés, les têtes Allemandes seraient trop carrées pour le trouver rond, qu'il fût d'abord et avant tout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l'abolition duquel introduirait l'ère de la paix internationale»^②.

① 西·波克罕《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编者注

② “要不陷入可笑的境地,就不能争论从何着手的问题:是迫使母的伊萨伯拉滚蛋,还是要公的俾斯麦下台,或者迫使狡猾的半公半母的博伊斯特消失。在本同盟的成员中间,有伟大的演说家,深刻的法国思想家,但是即使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米拉波和道道地地的笛卡儿,德国人也不会同意说,正是和首先是推翻法国政府会开辟国际和平的纪元,因为德国人太愚蠢了。”——编者注

够了！

他很少怀疑“自己的法文”水平，这从他在寄给我的手稿的页边上所写的如下的边注中可以看出：

“劳驾，请让拉法格先生赶快看一遍，让他在页边上修改一下不妥当的法文句子，**如果〈！〉碰到这类句子的话！**”

我自然不得不告诉他，拉法格必须同他见面，因为他不在场，拉法格既无法“删节”（拉法格想一古脑儿把前半整个地删掉），也无法“修改”。因此，波克罕**今天晚上**要来我这里。此外，拉法格给我指出几乎每一个句子里都有**法国商品推销员的行话**，例如：«Parlons rondement!»〔“说干脆的！”〕

私事。我同波克罕谈过是否可能在伦敦为我借一笔至少一百英镑的债。他答应说行，同意做一个保人，如果你做另一个保人的话。但是他还是想事先听到你本人对这件事的意见。老实说，目前的情况是：如果摩尼教徒³⁰⁷不能让我得到哪怕是几个星期的安宁，我就既不能完成第二卷¹⁵⁶，也没有工夫来交涉英文版的事情，而且在英国简直呆不下去了。如果英文版能够出版，而在德国——这并不那样困难——能做到使出版第二版³³²很快成为必要，那末危机将会被克服。

这可诅咒的一年更糟糕的是，拉法格直到目前还住在我这里，劳拉春天就要出嫁等等。

祝好。

你的 卡·马·

18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0月8日于曼彻斯特南门街7号

亲爱的摩尔：

明天再给你写详细的信。现在只是退还信件，并请回答一个问题：关于借款的事情，是波克罕给我写信，还是他等待**我**给他写信？报纸明天寄给你。

迈斯纳大概是经过书店把书^①寄给魏斯和李卜克内西的，这样，它们在**10月1日**前后才到达柏林，也就是说，这时其余的早已运到那里并已开始出售。《科伦日报》和《奥格斯堡报》^②只是在几天以前才把广告登了出来³⁶⁵。

你的 弗·恩·

1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0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波克罕等待你先去信告诉他你同意做共同的保人。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总汇报》。——编者注

可怜的拉法格今天要受最后一次的折磨——把波克罕的**序言**改成象样的法文（如果这有可能的话！）。波克罕给他的大作命名为：**《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³⁴¹。真奇怪，想当作家和求名的欲望，竟能使一个本来是相当聪明的小伙子变成蠢才！

福克斯昨天简直要砍掉埃卡留斯的头。他作了一小时以上的控诉性发言。他非常阴险地把最坏的地方收集起来，施用了老贝利^①的律师的一切手法，还不断地攻击我。我在反驳他时好好地教训了他一顿，以致使他在最后的答辩中失去了任何的自制力。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辩论。结果：我的关于“转入议事日程”的提案（更正确地说，修正案）被大多数通过。但是在辩论期间，埃卡留斯挨了不少骂。

请看一看**《信使报》**^②上我打了线的**《第三个小偷》**（妙得很，法国人已经毫无顾忌地称**自己的波拿巴**为小偷之一）³⁶⁶。你将和这封信同时收到这份报，我一收到洛尔米埃退回的几号，就把关于墨西哥事件的有趣的报道寄给你。¹⁸⁷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施特龙昨天在这里呆了一天。他以为，在他最近逗留曼彻斯特期间，你有意用“对呀，商品推销员在布莱得弗德还起一定的作用”这句话来刺激他。我尽力打消他脑袋里的这种糊涂想法。他说，德朗克本人替铜矿公司找到了一个英国的股东。他大概曾为此要求补偿，并且肯定提出了虽然站不住脚，但是有

① 伦敦的一个区，中央刑事法庭设在此处。——编者注

② 《法兰西信使报》。——编者注

某些法律根据的要求，想占有或扣留经他手的一部分铜。施特龙不认为德朗克会直接地和毫无理由地去冒违反刑法典的风险^①。那就更好。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0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从附上的库格曼的信中可以看到，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³⁶⁷。你能够比我自己更好地向他谈论我的书^②。只是让他不要作任何详细论述，并且不要把文章寄给我们校对，等文章发表后再寄来。你要向他说明，整个事情就在于“制造轰动”；这比文章怎样写或写得如何有内容更重要。

附上的迈斯纳的字条，没有什么新东西。在他自己的售书广告登出之前，他怎么能够期望书评呢？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358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1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0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多谢你寄来的信和报纸，日内即奉还。

我写信给波克罕说，我愿意同他一起作保，如果他能够把事情安排得使一切不声不响地进行，而不要求我，例如，写任何保荐书的话，因为按照契约，我不得做保人，而我和哥特弗利德^①先生处于这样一种关系，就是他可以抓住一切口实，向仲裁法庭控告我做错了事。如果波克罕不能这样办，那末我准备向他提出负责的声明，我和他共同为一百英镑作保，或者让他提出其他办法。也许，譬如由弗莱里格拉特为我写个保荐书，足够了吧？事情必须背着所有同我在商业上有联系的人来解决。看看再说吧。

明天下午我要给库格曼准备好一点东西；如果我们等他**把书**^②读完，那末我们就不会有有多大进展。我也要给济贝耳写信。我不知道你希望从歌颂弗莱里格拉特的里特尔斯豪兹那里得到什么；**我完全不认识他**，但是据我所知，他根本不是我们的拥护者。

我还有许多事情想要告诉你，但是你认识的那个该死的老犹太人累贝耳·霍腊斯来了，打搅了我整整一小时。在他之后，又来了一个人。这一星期来，顾客们把我纠缠得真够受，今天上午还来

① 欧门。——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了两个人。明天上午我还要等一个人。加上和哥特弗利德无休止的争吵；这真要使人发疯了。

所以，明天再谈。

你的 弗·恩·

18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0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已把从不同观点写的两篇关于书的文章寄给了库格曼^①。我想，这两篇文章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可以接受，随后库格曼可以依照它们的样子再写一些文章。这总会帮他一点忙。

我明天要给济贝耳写信，我必须先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以及他的健康状况怎样。

已经给波克罕写了信。

李卜克内西干得很出色：他毕竟从我们这里学会了足够多的东西，以致他懂得：唯一正确的政策是要**毫无例外地投票反对一切**。到现在为止，他一直在认真地这样干。如果你这几天再给他写信的话，可让他注意如下的一点：迁移自由法的最后一条说：“本法不涉及管理外侨事务的警察机构”³⁶⁸。这样，作为北德意志联邦的公民赢得的东西，又作为“外侨”丧失了。如果李卜克内西提

^① 见本卷第564页。——编者注

出一个议案：“取消管理外侨事务的警察机构”，在这里会产生巨大的效果。这种无聊的机构，毕竟只存在于大陆上；这个提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总之，应劝导他经常提醒资产者，**他**这个共产主义者，竟必须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反对他们**。此外，《科伦日报》对李卜克内西的演说³⁶⁰的叙述，比《未来报》的叙述要好得多。

关于福格特的消息^①，使我十分高兴。尽管他要尽花招，但你的攻击^②已使他彻底完蛋，只有自由资产阶级还把他当做德国的维隆抓住不放。

施土姆普弗^③所希望的只是要你给他指出关于小资产阶级怎样逐渐转入无产者队伍的理论的和实际的材料。其实，这一点你知道得并不比我差，你无非是想逃避这个工作。的确，老实的施土姆普弗以为这很容易，一张信纸就成了，并且以为这就使**他**能够利用这个材料。而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

德朗克^④。波克罕和这个矮子^⑤一样，也是个好搬弄是非的人，所以当两人互相议论对方的时候，永远是六个对半打。在德朗克的脑袋里装了足够的法律知识，所以在存在引渡条约³⁶⁹的现时代，他会提防直接的刑事诉讼。此外，你知道，在商业中就是最直接的刑事案件，也可以在通常的民法形式的掩盖下处理的。无论如何，这个矮子是太狡猾，太贪婪了。

施特龙还是那样一个怪人。同一个见解，同一句话，他自己虽

① 见本卷第357—358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58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358页。——编者注

⑤ 德朗克。——编者注

然说过多次,但只要**我**一说,他就认为指的是他!①

我正在焦急地等待波克罕的《明珠》②。在追求著作家的虚荣方面,这个家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

龚佩尔特有一位堂兄弟在他那里作客。这个人过去是库尔黑森的尉官,现在是普鲁士的尉官。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转入普鲁士军队,但是发现旧的一套士兵的机械训练在那里也很盛行。体操等等是按**命令**进行的,还有阅兵式的步法教练、严格的队列教练等等。可能,这里某些东西被夸大了,但是毫无疑问,由于最近的成就³⁷⁰,一套阅兵式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法定下来了。这种夸大是出于新参加的军官早已有一种不愉快的感受:他们觉得他们十个有九个永远当不上校官。现在这个小伙子一心找机会要爬出这个泥坑。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女孩子们和拉法格。

你的 弗·恩·

1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0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从附上的尤赫的第二号信可以看出,阿基里斯^③虽然死了,

① 见本卷第363页。——编者注

② 西·波克罕《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编者注

③ 拉萨尔。——编者注

贝塔仍然活着。尤赫所以要写这封信，也许是因为贝塔颂扬了金克尔，而没有颂扬弗莱里格拉特，而且贝塔的文章中也有一些对尤赫的攻击。当弗莱里格拉特同尤赫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是连普通的俏皮话都编不出来的。于是就需要来挑唆我，因为在贝塔的那篇臭文章《伦敦的德国人》中——文章以诺曼人的征服开始，以吹捧卑鄙的犹太人本德尔为英国唯一的杰出人物结束——我被称为“最恶毒的东西”。

尤赫先生把他那乏味的报纸^①版面奉献给我以供“自我吹嘘”，大概是第六次了，这是他对布林德、金克尔、弗莱里格拉特、海茵茨曼使用的惯技，对于他们，他自然是用得成功的。我只给他写了几行字，而且是弗莱里格拉特先生所不乐意的。我私下向他叙述了我在齐根海纳、弗莱里格拉特和我们的威·沃尔弗陪同下，到贝塔的刊物《您好！》编辑部时发生的情形。为了用一句普通的俏皮话来酬谢他的辛劳，我对他说，我对金克尔并不抱过多的希望，他无非是这个贝塔^②的 α 和 ω ^③。

这也是尤赫的特点：他给我寄来派奈的那份载有罪证的人民历书³⁷¹（这种历书和德国的一切脏东西如《凉亭》等等一样，有二十五万订户），又附来了一张十一便士的必需偿付的账单，这笔钱我立刻在我的回信中附去了。的确，他又差一点进破产法庭，好不容易才同他的债主谈妥每英镑每月付二先令六便士。

① 《海尔曼》报。——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贝塔是贝特齐希的笔名，同时也是希腊字母中的第二个字母《β》的名称。——编者注

③ 《α》是希腊字母中的第一个字母，《ω》是最后一个字母，“《α》和《ω》”意思是“全部”、“一切”。——译者注

附来的纳美尔的那封信,我该怎样回答呢?³⁷²

波克罕是否已将那份载有我的序言^①的译文的《法兰西信使报》寄给你了?我所以要打听这件事,是因为可怜的拉法格每天都在等待着“你的判决”。我今天收到比利时的《自由报》,它也转载了序言,³³¹并加上了一段非常“抬举”我的按语,向比利时政府提起我被驱逐的事¹⁶⁵。

我已经给了李卜克内西回信,但是今天应该再给他写封信,因为今天才得到关于“工联事务调查委员会”的两个法令³⁷³。你的建议^②已经包括在我的信中了。

祝好,问候白恩士夫人。

你的 摩尔

1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0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非常匆忙,只写这么几句:

波克罕想要用我的名字签出期票,这是我绝对被禁止做的事。我已写信告诉他,我可以保证一百五十英镑(因为我已经把数目增加到这样大),并愿私下向他以任何方式担保,在1868年8月1日以后随时可以付清,同时我还问他,根据这种条件是否能弄到钱。

① 《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66—367页。——编者注

关于借款的事他再也没有提起。你是不是最好能见见他？他准备在本星期末离开，外出两个星期。

你的 弗·恩·

19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0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已写信告诉波克罕，我无论如何不能承兑期票，而且在我向他保证了数目以后，一切就取决于他获得信贷的可能性，因为我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信件奉还。李卜克内西也许是生了病，否则他在讨论关于联合的法案时是会说点什么的。也许这样更好一些。施韦泽表明自己是一个虚荣心极重的蠢驴和空谈家。³⁷⁴ 这个人已经不可救药了。

信上谈到贝塔的地方使我感到很有趣^①。

《法兰西信使报》已经收到，但是今天我实在没有时间对它作出评论^②。

关于你的书^③，我还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再写四五篇文章，但是我不知道寄往何处。有人知道济贝耳在什么地方吗？可能在阿尔及尔，或者在巴勒摩！我还是希望很快能收到他的回信。要是你

① 见本卷第369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70页。——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在伦敦能找人把这些文章誊写一遍,使人们认不出我的笔迹,那末寄给迈斯纳也许最为恰当。

热情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0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至于说到**波克罕**,我当时已经对他说过:恩格斯写什么,就是什么,不必“讨价还价”了。他(今天已经动身往波尔多)只好同我这样约定:他交给我四十英镑,并且答应,如果你**没有**其他办法,他要在11月10日以前弄到余款,不再推托了。但是他这个商人和犹太人,还一定会要花招的!

顺便说一说,波克罕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沙贝利茨在《书报业行市报》^①上刊登了一篇颂扬波克罕的《明珠》^②的短评,在这篇短评中波克罕被比做**对俄国来说**的隐士彼得。真妙!《莫斯科报》^③把它(译文)作为奇闻加以**转载**,于是波克罕便满意地看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名字**用俄文**也刊印出来了!他给我看这份报纸,并且把有关的地方译给我听。

①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编者注

② 西·波克罕《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编者注

③ 即《莫斯科新闻》。——编者注

拉法格费了很大劲才把波克罕写的法文稿译成了至少还过得去的法文^①。当然我也不能不帮助他，特别是引证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话，波克罕本人即使从德文来看这些引文恐怕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这些人的作品在他的书库中都有。

我很高兴，现在事情算是就绪了。在最近几个星期里，一天想写作两小时以上都不可能。除了来自外部的逼迫，家里还有一些不愉快的事，一直在影响我的肝脏。我又开始失眠了，而且有趣得很，我发现在生殖器附近隆起了两个小的疝。幸而现在已经开始消了。我的病老是从脑袋开始。由于刚才谈到生殖器，我向你推荐一下十六世纪法国讽刺诗人**马屠朗·雷尼埃**的几首诗，请你转给**穆尔**。虽然在这方面我曾看过许多书，但是我还不记得有谁这样用诗体来描写 *chaude pisse*。

Mon cas, qui se lève et se hausse,
Bave d'une estrange façon;
Belle, vous fournistes la sausse,
Lors que je fournis le poisson.

Las! si ce membre eut l'arrogance
De fouiller trop les lieux sacrez,
Qu'on luy pardonne son offence,
Car il pleure assez ses péchez.

同一个诗人的下面的诗也不坏：

Fluxion D'Amour.

L'amour est une affection
Qui, par les yeux, dans le cœur entre,
Et, par la forme de fluxion,

^① 见本卷第 360 页。——编者注

S'écoule par le bas du ventre.

最后:

Lisette tuée par Régnier.

Lisette, à qui l'on faisait tort,
Vint à Régnier tout éplorée,
Je te pry, donne moi la mort
Que j'ay tant de fois désirée!
Luy, ne la refusant en rien,
Tire son..., vous m'entendez bien,
Et dedans le ventre la frappe.
Elle, voulant finir ses jours
Luy dit: Mon cœur pousse toujours,
De crainte que je n'en rechappe.
Régnier, las de la secourir,
Craignant une seconde plainte,
Lui dit: Hastez-vous de mourir,
Car mon poignard n'a plus de pointe.①

附上有关弗莱里格拉特的两页剪报³⁷⁵。

还有两份《**法兰西信使报**》和一份《**自由报**》。这些报纸不必寄还了。但是要保存好!《**信使报**》上关于**军事艺术**的那篇无聊的东西,我没有读,可是我读了蒲鲁东论自然发生的文章!我想都是差不多的货色。³⁷⁶

海·迈耶尔前天来到这里,要由此前往美国。也许他还能见到你。

把你准备投给德国报纸的方案^②寄来。我找人誊写,并设法

① 马·雷尼埃《讽刺诗集》。——编者注

② 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妥善安排。至少有一部分甚至可以**利用两次**，因为迈耶尔在那边也需要这种东西，他将会找到采用它们的地方。这件事在德国一旦办妥——**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里**的事情大部分取决于那里的局势——你还应当再为《双周评论》写一篇书评³⁷⁷。比斯利会安置它。这是在伦敦找到出版商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份杂志是隐蔽的（隐蔽到没有一个人察觉出来）孔德派的杂志，但是它愿意让**一切**观点都能发表。如果路易斯先生（歌德的崇拜者，可惜也是一个半孔德主义者）由于书评而对书发生兴趣（他也是《双周评论》的秘密的共有者），那末寻找出版商就容易了。无论如何，即使没有这种情况，要找一个出版商也会比较容易一些。在最近一期上登载了桑顿的一篇毫无价值的文章，它以极其庸俗陈旧的形式重复了马尔萨斯主义（杂志的老板们并不相信它）³⁷⁸。

我们党所缺乏的就是钱，附上的埃卡留斯和贝克尔的来信又使人痛切地感到这一点³⁷⁹。要是没有这个缺陷，那我们今天，不管遭到多大的无可补偿的损失，也会象1848年一样是最强大的。

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19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0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贝克尔和埃卡留斯的信件奉还。当然，缺钱对党来说是很大

的不幸,对这些可怜的人来说则是更大的不幸。

济贝耳从莱茵河畔霍内夫来信说,他将在11月初到达这里,以便从利物浦乘船再去一趟马德拉。他要我**立刻**把文章寄去;我打算今天晚上坐下来给他写几篇东西。³⁸⁰我给**德国**报刊写的文章当然都是**隐晦的**,给美国写文章可以不这样,那里可以说得明显一些。

赛·穆尔从爱森纳赫来信,看来他的德文已有显著的进步。

李卜克内西使我十分愉快。这真是幸运,他还保留了不少南德意志联邦的观点,所以他才能抱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并且以无比的义愤来反对俾斯麦的制度。比较带有批判性的辩证的观点,只会在头脑中引起混乱,使他困惑不解。他显然模仿了鲁普斯^①在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行为,并且也光荣地赢得了要他遵守秩序的叫喊,因为他把国会骂作是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的遮羞布。你当然已经读到,他在关于联合的法律中加进了保护童工的一段文字。³⁸¹

进步党拒绝了调查委员会³⁷³,认为它不属于联邦国会的职权范围。**联邦**有权过问一切工业事务,但是**联邦国会**不能任命委员会,只能向联邦政府提出这种要求。

在辩论高利贷问题时,俾斯麦拒绝给抵押银行以国家帮助,因为要说给予国家支持,那末,据他说**只能给予工人团体**。这个无赖还相信他能够欺骗工人。

维克多-艾曼努尔似乎在玩弄非常危险的把戏。同时,罗马的纠纷还没有结束³⁸²。风云日紧,如果明年春天雷雨交加,这绝不会使我感到奇怪。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女孩子们和艾曾巴尔特医生^①。

你的 弗·恩·

我很高兴，波克罕的事总算弄妥了。**现在**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因破坏契约而使哥特弗利德·欧门获得同我解约的口实。但愿钱能帮助你摆脱痛；不要忘记，多做户外活动。

我很乐意给《双周评论》写篇书评。³⁷⁷但是请告诉我大约可以写多长。你大概喜欢文章写成概要形式，使书^②中的主要点——资本的产生——剩余价值——工作日——对李嘉图定律的修改等等——都得到简要的叙述，因为我是 impossible 去批评这本书的。我也想知道这篇东西大约要在什么时候写好。11月1日这一期已经来不及了，就给12月1日那一期吧。

1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1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出了什么事了？怎么我一点也得不到你的消息？自从你上次来信以后，我一直担心你又长了痛。你再也没有得到那边的音信吗？关于为你的书写文章的事，库格曼或迈斯纳那里没有消息

① 拉法格（恩格斯在这里戏谑地用德国江湖医生艾曾巴尔特名字来称呼拉法格。艾曾巴尔特已成为巫医的代名词）。——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吗？我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很少。

迪斯^① 不仅欺骗了辉格党人，而且也瓦解了托利党人。前天同这双方的两个人的一次谈话向我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也认为：

- (1) 爱尔兰教会以及英国的国教会最近就要垮；
- (2) 长子继承权和限嗣继承权的法律³⁸³ 不能再保持了；
- (3) 女王^② 死后，这里也许很快就會发生革命。

你的 弗·恩·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1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最近我身上的确没有长什么真正的痼，它们一直随长随消，但是使我很受折磨。再加上有原有的失眠症。不过最近三天来已经好些了。对我的书^③ 的沉默，很使我不安。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德国人是非常奇怪的家伙。**他们**作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意大利人在这方面的奴仆所做出的功绩，的确使他们有权对我的书置之不理。我们的人在那里又不善于宣传。那就只好象俄国人那样——等待。忍耐是俄国外交和成功的基础。但是咱们大伙都只有一条命，等到头来会等死的。

附上德意志共产主义协会的来信³⁸⁴。用意是好的，但是文体

① 迪斯累里。——编者注

②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非常蹩脚。

附上莫恩的信,这是一个食利者,老欧文主义者,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家伙。这些人的目的显然是要使自由思想者的运动摆脱职业鼓动家布莱德洛等人的影响。我已经委婉地拒绝了。³⁸⁵固然我一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认识一下那些同英国报刊有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而这种机会对我来说又非常少。但另一方面,我根本没有时间,而且我认为在任何一个英国派系的领导委员会中出面都不相宜。

有一个名叫埃哲顿·赫伯特的,是卡纳尔文勋爵的兄弟,是斯特普尼(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的表兄弟,此人在社会主义方面搞了许多花样,如合作社的骗局等等,他通过斯特普尼要求同我见面。我想先了解并试探一下这个人,便约他于下星期二在我们开会的克利夫兰大厅相见。可能这是一条通往书商的“渠道”(福格特)³⁸⁶。

附带说一下。现在又该缴国际的会费了。穆尔一旦回来,请把你们的会费**邮汇**给我(寄到切林-克罗斯支局),不过要写明由我们的财务委员**罗伯特·肖**收,地址是伦敦西区霍尔公园路霍尔街62号。肖莱马最好也能够同你们一起寄来哪怕几个先令。他回来了吗?我什么时候才能收到他的《化学》^①?

我不晓得你是否知道意大利事件³⁸²的经过;关于这些事件的零碎的偶然的消息是以摘自俄国报纸和其他报纸的新闻的形式出现在英国和德国的报刊上的。这条线索往往很容易被忽视。

在发生卢森堡事件²⁶⁶的时候,波拿巴先生同维克多-艾曼努尔签订了一项协定(非正式的),根据这项协定,后者有权兼并除罗

① 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德文版由卡尔·肖莱马同作者共同整理》。——编者注

马以外的其他教皇领地，条件是在战争发生时结成反对普鲁士的进攻同盟³⁸⁷。现在当普鲁士的肮脏勾当²⁹¹获得圆满解决的时候，波拿巴先生对所做的诺言觉得很惋惜，他以他惯用的狡猾手段企图出卖艾曼努尔，并企图同奥地利接近。正如大家知道的，在萨尔茨堡也没有搞出什么结果³⁸⁸，因而欧洲的魔女之锅似乎一时还没有煮开。同时，那些照例弄到了协定副本的俄国先生们，认为把它向俾斯麦先生报告的时机已到，俾斯麦则通过普鲁士大使^①把它献给了教皇^②。于是根据教皇的指示，出现了奥尔良主教杜邦鲁的小册子³⁸⁹。另一方面，艾曼努尔起用了加里波第。不久以后，腊特塔齐作为普鲁士的敌人和波拿巴主义者而被免职。目前混乱的局势就是这样。现在波拿巴这条臭狗的处境非常困难。或者是战争——不仅同意大利，而且要同普鲁士和俄国作战，而且还是为了一个在法国会引起巴黎等地的疯狂的愤恨、在英国会引起憎恶等等的问题，——或者是再一次退却！这个家伙想挽救自己，他向欧洲呼吁，请求召开**欧洲会议**。但是普鲁士和英国已经对他作了答复，要他自己去收拾局面。这个家伙选错了时机。他已经不再是俄国在欧洲的秘密将军了。

如果他退却，那末在法国保持目前的粮价、工商业危机和不满的情况下，有朝一日就会爆发革命。

我们这位俾斯麦虽然是俄国阴谋的主要工具，但他把法国推向危机，总算做了一件好事。至于说到我们德国的庸人，他们的全部过去已经证明，他们只有靠上帝和刺刀的保佑才能得到统一。

在曼彻斯特对芬尼亚社社员的审判不出人们所料。你也许已

① 乌泽多姆。——编者注

② 庇护九世。——编者注

经知道，在改革同盟中的“我们的人”做出了怎样的丑事。³⁹⁰ 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³⁹¹

祝好。

你的 卡·马·

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几天以前出版的今年的《农业统计》³⁹² 以及逐出土地的方式，都说明了英国人的凶残。爱尔兰总督阿比康^① (大概是这样叫法) 勋爵最近几个星期用强迫迁出的手段在他的领地上“清扫”了好几千人。其中也有一些富裕的佃户，他们改良土壤的费用以及其他的投资就这样被没收了！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异族统治，都没有对当地居民采取这种直接的剥夺形式。俄国人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实行没收；普鲁士人在西普鲁士则实行赎买。

1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1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的这篇东西已由济贝耳刊登在《爱北斐特日报》上³⁸⁰。实在可惜，这个可怜的人(他明天可能会来这里)正好现在要走，不然他一定会再搞出一些名堂来的。我还是想看看，通过他能再做一

① 詹姆斯·汉密尔顿·阿伯康公爵。——编者注

些什么，也许还能做成一些事情。

我们的朋友库格曼对汉诺威的一些报纸看来也估计错了。至少使我非常奇怪的是，我发现我寄给他的文章^①中的一篇，而且是最不得罪人的一篇，竟以压缩和歪曲的形式登在《未来报》上！早知如此，我们未必值得找朋友来帮忙，无论如何，对于**这家**报纸我会有另一种写法。而我原来是为他所赞扬的民族自由党人的报纸写的。

事情应该另行安排。你有李卜克内西现在的地址或者他的莱比锡的旧地址吗？请寄给我，我要催他一下。我看我必须自己来写所有的文章（埃卡留斯当然也可以写一篇）；大陆上的人们还远远没有消化这本书，如果我们等待他们消化，时间就错过了。我要再给库格曼写封信，他至少应该告诉一下他是怎样处理另一篇文章的³⁹³，他是否还有办法安排其他文章。你应当写信给迈斯纳，问问如果把文章寄给他，**他**能否安排，安排在何处。此外，关于《莱茵报》我还要给科伦的克莱因写封信，并给他寄篇文章，万一行了就可以用。非常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不在场。要是我们在德国，我们早就使所有的报纸轰动起来，使人们把这本书**当做叛逆**，而这常常是最好的手段。

巴黎的路易^②已经智尽技穷。他已经使自己陷入一种很妙的境地。或者是再一次的退却，或者是为教皇^③进行一次战争。我简直不能相信，他真的会向意大利人提出要清扫罗马领地的最后通牒，同样也很难相信，他会只限于让穆斯蒂埃发一份抱怨的照

① 关于《资本论》第一卷。 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③ 庇护九世。——编者注

会³⁹⁴。不管怎样,他是没有希望了。从蒙马特尔公墓的事件³⁹⁵中已经可以看出巴黎的情况。骚乱随时都可能发生,我不相信这位大人物还能再一次庆祝他的12月2日^①,无论如何,这一定是最后一次。他已经如此没落,甚至任何一个庸人在这里也只是把他当做普通的冒险家看待了。

如果事情发展到终局,那末现在革命所处的形势到处都会和1848年完全不同。在德国,自从去年以来已经再也不可能存在当时那种分散状态了,尽管还很难指望在柏林立即发动武装起义,但是只要一有推动,也就会在那里引起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必然是现存制度的垮台。俾斯麦先生很快就不再是局势的主宰了。英国这一次很快就会被卷进来,而最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在全欧洲将被立即提上议事日程。

英国的法官堕落到如何地步,这可从布莱克本昨天的问话得到证明,他问一个证人贝克(此人最初为威廉·马丁宣誓作证,后来又说,这是约翰·马丁):你已经为威廉宣誓了,你的意思是说为约翰宣誓吗?我认为,对每一批新被告人来说,起诉将会越来越糟糕;为了得到二百英镑的报酬而作伪誓,真是闻所未闻³⁹¹。

你能不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读到关于阿伯康勋爵所实行的逐出土地的较详细的材料^②?

巴黎的路易不得不再一次提防炸弹和枪弹。意大利人是不会让人这样开玩笑而不加以惩罚的。

可能明天给你寄去几份《信使报》^③。

① 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纪念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1页。——编者注

③ 《法兰西信使报》。——编者注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女孩子们和热恋中的鞋匠^①。

你的 弗·恩·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 年 11 月 7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谢谢你寄来的《爱北斐特》^②。

李卜克内西的旧地址是：“莱比锡酿造街 11 号”。不过信件由库格曼转交也许比较可靠，他和李卜克内西的一个莱比锡的朋友有联系。

我在上星期六的信^③中忘记告诉你，《双周》^④顶多只需要一个印张³⁷⁷。如果在半个印张以上，可以采取第一篇短评、第二篇短评的形式。

至于谈到迈斯纳，我觉得让他过多地看到我们的底牌，是缺乏外交手腕的。他自己能做到的，他自己本来就会做。给奥地利的《国际评论》(阿尔诺德·希耳堡出版，维也纳科洛夫拉特路 4 号)寄去一篇较详细的报道(也许可以分作几篇)，倒是很重要的，目前甚至比给英国写文章更重要。既然阿尔诺德·希耳堡把你和我算

① 拉法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81 页。——编者注

③ 11 月 2 日(见本卷第 378—381 页)。——编者注

④ 《双周评论》。——编者注

做他的撰稿人(并且曾经通过我邀请我们两人撰稿),那就不会有什么障碍。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开放的唯一的德文“评论”。

在伦敦这里,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德国人的事情,如对德国语言学、自然科学、黑格尔等等颇为关心的唯一的一家周刊,是**天主教的周刊《纪事》**。他们有一种明显的倾向,这就是要表明他们比信奉新教的对手更有学识。上周末我给他们送去了一本书^①和一封短信,内容是说我的书所维护的观点不同于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周刊的“科学的”性质可以使人设想,“他们对于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不会不予以注意”。我们瞧吧!现在在比较文雅的人士中(当然我说的是它的知识分子),对于学习辩证方法有很大的需要。可能这是吸引英国人的一条捷径。

在附上的**《外交评论》**中最有趣的,就是普罗克希的那本新书^②的摘要。

关于阿伯康实行的逐出土地的详细描述^③,载于大约两个星期以前的**《爱尔兰人报》**(都柏林)。也许我还能再弄到这一号,人家只把它借给我看了一天。

在狄克逊上校担任主席、布莱德洛报告爱尔兰问题的会议^④上,我们的老韦斯顿在福克斯和克里默的支持下,提出了一项维护芬尼亚社社员的决议案,它已被一致通过。本星期二,当阿克兰做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安·普罗克希-奥斯顿《一八二一年希腊人脱离土耳其帝国成立希腊王国的经过》。——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81、383页。——编者注

④ 指改革同盟分会的会议。——编者注

关于改革法案的报告时，在克利夫兰大厅（正好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正在地下室的咖啡室中开会），也极热烈地显示了对芬尼亚社社员的声援。这件事使这里的工人阶级中有知识的那部分人非常激动。

对于目前正在欧洲上演的外交滑稽剧来说，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正当波拿巴干涉意大利的时候，法国、意大利和普鲁士却遵照俄国的旨意，共同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一份威胁性的照会。

祝好。

你的 卡·马·

老乌尔卡尔特连同他的天主教等等，已经越来越令人讨厌了。

在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一份记录上，可以看到一个修女这样一段自白；她天真地对着圣母像祷告说：“我求求您，圣母，给我任何一个人，让我同他犯罪吧！”可是俄国人即使在这方面也更厉害一些。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一个很健壮的小伙子在一个俄国女修道院中只呆了二十四小时，被抛出来就已经成了死人。修女们把他折磨死了。的确，听取忏悔的神父**并不是每天都到她们那里去的！**

19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1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非常匆忙！

济贝耳明天将要来这里，或者去利物浦，我要去看他。他还可以安排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我立刻就准备好了，接着我们马上就发了出去。³⁸⁰要是我知道他耽搁这么久，他在巴门早就收到这些文章了。

关于《国际评论》的事，我也想到了，并且将这样办。《双周评论》也是如此，只要文章确实能被采纳³⁷⁷。但是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德国的日报上轰动一下，迫使那些可怜的经济学家非写文章不可。

在此地的审判中，警察当局的破产比我预料的更快和更彻底。而今后可能还会更妙。老布莱克本似乎也改变了腔调，今天他对厄内斯特·琼斯的辩护词大大地恭维了一番。³⁹¹

你有没有看到俾斯麦给乌泽多姆的训令（载于《奥格斯堡晚报》，当然是被否认了）³⁸⁷？这个家伙毫不客气地揭露了意大利人同波拿巴的阴谋；应该承认，如果他觉得方便，他可以完全不顾外交礼仪。（《科伦日报》在星期三也转载了这件事。）俾斯麦的这种态度也说明为什么意大利人实行退却和吞下了这颗苦药丸。

请看普鲁士官僚主义是怎样进行视察、检查和干涉的吧：我的

弟弟来信说，工厂主们想在莱茵和鲁尔组织一个协会，象这里的一样，让熟练的工程师定期检查他们的锅炉。接着他又谈到政府的检查：

“这里一个区的工程师在我们这里用半小时检查了七个锅炉<!!>，非常满意地回家了；一个官吏在另一个工厂中**用两小时检查了三十五个锅炉!!**谁要是这样愚蠢，以为经过这种检查就可以高枕无忧，那就错了。要是能废除这种无聊的制度而代之以合理的、实际的措施，那就谢天谢地。有一次在检查时，**我首先**向区的工程师说明锅炉各方面的结构，**接着**就是接受**他的**指示，**最后**我为他**写出了一份给政府的报告。**”

你瞧这些普鲁士人！这是他们自己描写的。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³⁹⁶

曼 彻 斯 特

1867 年 11 月 9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库格曼的信。

祝好。

你的 摩尔

[劳拉·马克思的附笔]

亲爱的恩格斯：

作为摩尔的秘书，我真不好意思寄出这样一封信。

忠实于您的 白鸚鵡^①

①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19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1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善良的库格曼在信中说到他无可奈何，写得多么动人啊！他对瓦尔内博耳德的态度表现出他是多么不了解人！这个家伙从他那里探听到了全部秘密，而这是一个普鲁士间谍！你**应该**帮助库格曼认清这只狗，至少要做到普鲁士人不能再打听到我们的一切事情。³⁹⁷ 这只狗滥用你的信任，这就使你解除了对他的一切义务。

昨天我在利物浦见到济贝耳。我怕这个可怜的人活不久了。自从我见到他以来，病情大大加重；他在巴门弄坏了身体，接连三次患胸膜炎，咳嗽十分厉害（他称之为痉挛性阵咳，这种咳嗽完全是定期复发的），但是他最近在莱茵河畔霍内夫又有些复元，也强壮一些了。我同他单独谈话的时间可惜太短，除了他的夫人以外，总有几个亲戚在那里。但是我们已经把最主要的事情安排妥了。

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济贝耳**虽然在给迈斯纳的信中要求书**^①一出版立刻给他邮寄一本，但是直到今天**他既没有收到也没有看到一本书**。相反地，一点也没有出力的里特尔斯豪兹先生却收到了一本，济贝耳以为你有意把书寄给里特尔斯豪兹，而不寄给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他，这显然使他很恼火。当然这件事我已经向他作了解释，但是希望你给他写几行字，可以附在给我的信中寄来。你现在应该立刻要求迈斯纳对这种疏忽进行解释。这件事使我们损失了二十篇短评，济贝耳本来可以立刻把它们刊登在各家报纸上，但是他没有书，这就办不到了。其次，我这里**起码要在11月22日以前**有一本书，才能给济贝耳寄到马德拉去。他要在那里尽可能弥补过去的损失。对这种拖拉作风该说些什么呢？而这就是德国人，他们要求自治，可是又管不好自己的事。

我随身带了三篇文章，我们立刻就寄出了两篇，寄给《法兰克福行市报》和《杜塞尔多夫日报》³⁹⁸。后一篇文章对于多疑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先生倒是合用的：我的那篇文章——一篇简单的概要，没有任何评语，是为**民族自由党人**的报纸写的——竟使这个畜生疑虑重重！³⁹³第三篇文章由济贝耳带走，也许他会寄给《巴门日报》。此外，只要济贝耳收到这本书，在各种画报和其他报纸上就会出现短评。其次，《威塞尔报》也会同时收到他的一篇小品文和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它将要选择：或者是两篇全登，或者是一篇也不登。（济贝耳用一些小品文引诱编辑们，因为他们需要这些东西，他也常常让他们把稿酬装进他们自己的腰包。）他只要有了书，还会想出其他办法。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这个善良的庸人负债大约六千英镑，其中的四千英镑是借瑞士银行的，用曼斯菲尔德公司的股票作抵押，而这些股票现在已一文不值，其余的是名誉债款。委员会³⁰²商妥，对这笔债偿还百分之五，对零星的债务偿还百分之十。所以弗莱里格拉特完全破产了。捐款将会有三万塔勒左右。弗莱里格拉特一直在向委员会撒谎，他隐瞒了债务，装作似乎他的妻子并不知



卡尔·马克思
(1867年)

道这件事,也不应当知道,所以委员们最后对他就很不客气了。甚至当他知道伦敦会有信来提到他的名誉债款是二千英镑的时候,他还说只有一千五百英镑等等。总之,他的行为是卑鄙而怯懦的。我说:我确信善良的伊达^①知道全部详情。他回答说:要是这样,今年夏天她怎么还会在巴门举行宴会呢?请设想一下吧:伊达行乞,同时又用没有到手的钱来设宴招待她所乞求的人。

我很奇怪,怎么我还没有从杜西^②那里得到我捐给弗莱里格拉特善后基金的捐款收据?这不象办事的样子。

你的 弗·恩·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 年 11 月 14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一封俄国来信³⁹⁹和一封佐林根来信⁴⁰⁰。我觉得这位在俄国的德国人^③就是迈耶尔^④告诉我们的那个人。

库格曼给我寄来一份《德意志人民报》(汉诺威),上面载有他写的一篇关于我的书^⑤的短评。在这篇短评中,他模仿你的一篇

① 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约瑟夫·狄慈根。——编者注

④ 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编者注

⑤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文章，而且极不成功。这是一家民主派的报纸，他本来可以更详细地谈一谈书的内容的。此外，他把这样一个的确“很令人惊异的结论”硬加在我的身上：“全部资本是由**无偿的劳动力**产生的”。在他想听取其“意见”的“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大师”中，“孚赫”先生（幸而印成了“陶赫”）排在**第一位**，罗雪尔排在最后。

你对弗莱里格拉特的“揭露”，在我家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为了摆脱困境，波拿巴现在需要一场暴动或者巴黎的秘密团体。目前他把和平同盟³⁴¹看做是这种团体。皮阿这头蠢驴恰好现在从这里替他准备着必要的物证。

我的右背上长了一个可恶的疔。

祝好。

你的 卡·马·

2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1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信件奉还。

昨天早晨，托利党人假借科耳克腊夫特先生之手，真正完成了英国同爱尔兰的彻底分离。³⁹¹ 芬尼亚社社员唯一还缺少的就是殉难者。得比和格·哈第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殉难者。正是由于三名芬尼亚社社员^①的被处决，对凯利和迪集营救才成为英雄行为，

① 拉尔金、阿林和奥勃莱恩。——编者注

在爱尔兰、英国和美国的每一个爱尔兰儿童的摇篮旁边将要歌唱这一英雄行为。爱尔兰的妇女将会象波兰妇女一样把这件事干得很出色。

在文明的国家中，因类似事件而判处死刑的唯一的例子，据我所知，就是在哈帕尔斯渡口发生的约翰·布朗事件⁴⁰¹。芬尼亚社社员不可能希望有更好的先例。可是就是南方佬也还讲些礼貌，把约·布朗当做是**叛乱者**；但是在这里却想尽一切方法把政治行刺变成刑事犯罪。

大家知道，路易-拿破仑在布伦曾经带领一群流氓，用枪向一名值日军官射击⁴⁰²。这就是说，波拿巴**做出了**，据说阿林做过，但实际上**没有做**的事情。英国政府为此绞杀阿林，而英国女王^①却吻路易-拿破仑的面颊，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则舐他的屁股。

最后这一点真应当登在报上。

你的 弗·恩·

2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1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说有封信谈你的私事^②，这封信我没有收到。

迈斯纳建议再登一次广告，把书评的摘要包括在内。这个建

①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议也是我在济贝耳的文章（即我交给他的那些文章^①）刚一出来就想向你提的。从《未来报》上所作的那段摘要⁴⁰³很好，要是再多摘几段就更好了；其实他应该把那些东西全部寄给你，让你根据它来写一篇广告。如果你不愿意，他可以寄给我，由我来写。使我惊异的是，第一篇广告同过去为我那本薄薄的小册子^②出的广告大小完全一样，而且没有附上一句话。⁴⁰⁴

如果情况不能很快改变，我只好写信给迈斯纳，——当然要得到你的同意，——建议他把我的文章登在他所指定的那些报纸上。这样做是不会对你有什么损害的。

我正好赶在停收邮件以前把迈斯纳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告诉了济贝耳。当然这些理由是很有力的。当时济贝耳身体很坏，只是在霍内夫才又复元。

我星期日的信连同退还给你的信，你也许已经收到了^③。现在把制革工人的信退还，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自修者。^④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一点：其他民族不能产生这样的制革工人。哲学在雅科布·伯麦的时代还只不过是鞋匠^⑤，现在前进了一步，采取了制革工人的形象。

痈怎样了？我觉得它生长的部位是不好的；希望拉法格已经替你把它割掉了。这种东西是必须根治的。

①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爱北斐特日报〉作》，和《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92—393页。——编者注

④ 指狄慈根。——编者注

⑤ 暗指雅·伯麦的职业是鞋匠。——编者注

波克罕是否已经付钱给你了? 尽管我是保人, 他却没有给我来信。

你的 弗·恩·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11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讲到我的私事(在星期六^① 我就想写信告诉你了, 但是在当天和以后这几天都没有写成, 因为有各方面的人来找我商议芬尼亚社社员的案件³⁹¹ 等等, 总之, 我的时间被充公了), 波克罕先生——我想这一定是违背他的善良的愿望的——使我在整个这个月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从他昨天来的最后一封信中, 你可以看出, 这又要不知延期到哪一天了。最糟糕的就是他曾清清楚楚地答应我至迟在本月10日把钱全部付清。我也就根据这一点对债主们做了安排。他回来以后事实上只付给我五英镑。因此你可以想象, 我的处境是多么困难。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恶化, 根本谈不上工作了。此外, 我每天都等着法院的起诉, 真不知道日子该怎样打发。

至于谈到**迈斯纳**, 我想, 他的广告他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因为任何别的做法又会拖延时日。提姆对波克罕说, 迈斯纳要求所有书商把至今尚未卖出的书^② 都退还给他(或他在莱比锡的代理

^① 11月23日。——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人)。我从工人协会^①的书商约克那里也知道,目前要从迈斯纳手中得到此书是**很困难的**。这只是证明:(1)迈斯纳手中存书很少;(2)他想知道**不在他手中的**存书实际上卖出了多少;(3)他想迫使他的同行“朋友们”自负盈亏尽量多留些书。我将写信告诉迈斯纳,如果他需要一些评论或书评登在某几家报纸或杂志上(但是他应该给我**指明**是哪几家),他可以从我的朋友例如你以及其他那里得到。让他给我写信来好了。

莱比锡的政治经济学讲师孔岑博士,是罗雪尔的追随者和门徒,也是李卜克内西的朋友,他通过后者向我要一本书,答应写一篇详细的评论。你看,这件事通过迈斯纳已经办好了。同孔岑的这笔交易倒不坏。

李卜克内西把他的小册子^②给我寄来了五十本(今天我寄一本给你),要在此地出售,每本三便士。列斯纳想看看在工人协会中是否有办法推销。

李卜克内西把他在柏林工人联合会³⁵¹中关于推迟解决“社会问题”的发言摘要以附录形式刊印出来,这个发言摘要无疑是引起库格曼责难的原因。既然李卜克内西邀请你和其他一些人为他的那份即将出版的小报⁴⁰⁵撰稿,那末你可以私下给他出一些主意,帮助他**把政治上的反对派立场同社会鼓动结合起来**。

附上李卜克内西和库格曼的来信。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② 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编者注

我应该收到的那本肖莱马先生的《化学》^①到底怎样了?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注意到了,我没有将波克罕的两封信附寄给你。但这也没有必要。昨天我和他进行了他所要求的“谈判”。他又回到(两个月以前我曾建议他这样做)向“阿特拉斯”人寿保险公司借债这个方案上来了,该公司的秘书是他的朋友。我昨天在他那里填写了借据。你在借据上只充当保荐人。数目是一百五十英镑(波克罕将要从其中取出四十五英镑),偿还期是9月1日。

我不再相信波克罕的办法会有什么结果。**他的好意我是不怀疑的。**

你得到他的《明珠》^②(到现在为止是法文的和德文的)了吗?

附上席利的重要信件。你必须**马上**寄还;同时陈述你的意见。无论如何,我不允许莫泽斯^③从我的著作^④中捞到“油水”,除非同时对我也有些好处。⁴⁰⁶

对于芬尼亚运动我应该讲点外交。我不能完全保持沉默,但是

① 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德文版由卡尔·肖莱马同作者共同整理》。——编者注

② 西·波克罕《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编者注

③ 赫斯。——编者注

④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也决不能让这些家伙从我的书的批判中归纳出我是一个煽动家。

我把属于波克罕的**根茨**的书(书中有一篇论述俄国的重要文章⁴⁰⁷)寄给你,但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你一看完,就马上寄回。

我现在长了很多疖子,我很愿意这样。它排挤了痈。

祝好。

你的 摩尔

问候白恩士夫人。燕妮自从曼彻斯特的处决以来便穿上黑衣服,并且用一根**绿**带子佩带着她的波兰十字章⁴⁰⁸。

20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为了暂时救急,先附上三张十英镑的银行券,号码是 O/U 56068—70,曼彻斯特,1867年1月9日,共三十英镑。波克罕的信你没有附来。我也接到库格曼的一封信,现附上,看后请寄还;我必须给他回信。

李卜克内西不刊印小册子^①更好一些。他刊登在《科伦日报》上的发言比收在小册子中的要好些,而附在最后的那个东西的确清楚地表明,他已经荒唐到了什么程度。^②虽然有些我已经在信里

① 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96页。——编者注

告诉他了，但是现在当他又要创办小报⁴⁰⁵的时候，还必须对他把全部真相说出来；如果我们允许把自己和奥地利的拥护者、南德意志的联邦主义者、教皇至上主义者以及失国君主混同起来的话，那末俾斯麦是没有比这更满意的事了。我天天在等着他的信，到时候我也要把这一点写信告诉他。

你的健康情况怎样啦？

你的 弗·恩·

明天再详细写。

库格曼信中提到的英国人是穆尔，他的德文已经很好了，现在正在努力钻研《资本论》。肖莱马的书^①还一直没有出版！！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三十英镑收到了，非常感谢。

库格曼的信退还给你。要注意，他在满腔热情中不要干出蠢事来。譬如对米凯尔的事³⁹⁷。

关于《欧洲联邦》这个报纸以及有人从日内瓦约我为它写稿的事，纯粹是无稽之谈。卡·格律恩先生可能是编辑。这事本身就

① 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德文版由卡尔·肖莱马同作者共同整理》。——编者注

注定要失败。

祝好。

你的 卡·马·

尽管天冷和心绪不好，我在几天内也要更多地到荒阜^①等地方去散步。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⁴⁰⁹

曼 彻 斯 特

1867 年 11 月 29 日[于伦敦]

你看，我是多么健忘。刚才寄给你一封信，没有把库格曼的信附进去。

20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 年 11 月 29 日于曼彻斯特南门街 7 号

亲爱的摩尔：

席利的信退还给你。天啊，这个老莫泽斯^②又来干肮脏勾当了！他在庆幸你已经向他证明：当他说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时，

① 指的是汉普斯泰特荒阜。——编者注

② 赫斯(见本卷第 397 页)。——编者注

他是对的！

对这个庸人我要稍稍留他一手。这样他准会上钩，而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完全**掌握住**他，我们是不能过多信任他的。我的意见是，你可以暂时**允许**他从书^①中摘录一些东西登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看他打算怎样对待这些东西。他自然会在文章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他在我们面前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悔过的罪人。**然后**你可以谈谈整个书的翻译工作，这是他有意要做的事；**你的**审稿权一定要保留；一旦找到出版商，就可以谈条件了。至于席利谈到的勒克律的情况，我认为很重要，因为这个人懂德文的⁴⁰⁶。

关于芬尼亚社社员，你说得完全正确^②。我们无权由于英国人干出卑鄙可耻的勾当而忘记这个宗派的领导人大半是蠢驴，一部分是剥削者，我们决不能对任何密谋活动中都不可避免的蠢事负责任。而这些蠢事是准会发生的。

我不说你也会知道，黑色和绿色也在我家里占优势⁴⁰⁸。英国报纸又干出了最下流的勾当。据报道，拉尔金昏倒了，其他人^③也显得面色苍白和惊慌失措。在场的天主教神父宣称这是谎言。他们说，拉尔金在一处不平的道路上**绊了一下**，三个人看起来都显得非常勇敢。索尔福的天主教的主教大肆抱怨说，阿林不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他认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要是他能够获得自由，他还要再干一次。天主教的神父一般都表现得很大胆，在星期日那天，在所有教堂的讲坛上都宣布：这三个人被**杀**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97—398页。——编者注

③ 阿林和奥勃莱恩。——编者注

害了。

我昨天的信连同三十英镑，你想必已经收到了^①。关于人寿保险公司的事^②，假定波克罕手中保留**原本**，只是把**副本**交给那位秘书，如果这样做能使事情顺利进行的话，那我愿意**担保**所说的数目。

我也认为，疖子的出现意味着以前的病到了转变期。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女孩子们和拉法格。

由于李卜克内西现在又办了一种小报^③，而责任又要落在**我们**身上，所以，注意他在德国政策上不干蠢事，是十分重要的。我在焦急地等候着他的信。

附带提一下。《国际评论》已与**普鲁茨**的一种杂志^④合并，并且将从1月1日起以该杂志的名义继续出版。这可能使我们的计划^⑤全部落空。同希耳堡一起着手干这件事，你看怎么样？在这方面必须机警一些。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398—399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97页。——编者注

③ 《民主周报》。——编者注

④ 《德国博物馆》。——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384—385页。——编者注

2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关于莫泽斯^①的事,我完全按照你的意见去做。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利用这个人,同时又要防止他滥用我们对他的信任。讲到希耳堡,如果能够掌握住这个至今唯一能为我们利用的评论^②的话,那的确不错,但是怎么做呢?我还不清楚。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肖莱马寄来的一本书^③,我为此要谢谢他。

如果你已经看过报纸,那你大概已经知道:1. 国际总委员会为了芬尼亚社社员的事已向哈第送去了意见书⁴¹⁰, 2. 关于芬尼亚运动的辩论(上星期二)^④是公开进行的,而且《泰晤士报》也报道了这方面的消息⁴¹¹。都柏林的报纸《爱尔兰人报》和《民族报》也都有记者在场。我到得很晚(大约两星期以来,我一直发烧,最近两天才退烧),而且实际上我也没有打算发言,这首先是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其次是由于情况复杂。但是,主席韦斯顿想硬要我发言,因

① 赫斯(见本卷第400—401页)。——编者注

② 《国际评论》。——编者注

③ 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德文版由卡尔·肖莱马同作者共同整理》。——编者注

④ 11月19日。——编者注

此我建议延期，从而我被责成在本星期二^①发言。实际上我没有为本星期二的发言准备发言稿，而只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②。但是爱尔兰的记者没有到，我们一直等到九点钟，而我们开会的地方只能用到十点半。福克斯经我动员（由于委员会中的争执，他已经有两个星期不露面了；此外，他还送来一份表示不愿继续担任委员会委员并粗暴地攻击荣克的辞职书⁴¹²）准备了一篇很长的发言稿。因此，会议开始后，我宣布，因为时间晚了，我把发言权让给福克斯。实际上，由于同时发生了曼彻斯特的处决，我们的题目——“芬尼亚运动”和当前的激昂和愤怒情绪连到了一起，这就会迫使我（而不是讲话空洞的福克斯）不按原计划对事态和运动作客观的分析，而必须爆发一阵革命怒吼。所以，爱尔兰记者的迟到和因此造成的推迟开会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不愿意同罗伯茨、斯提芬斯等这样的人物混在一起。

福克斯的发言是好的，因为，第一，这是一个**英国人**讲的，其次，所涉及的仅仅是问题的政治和国际方面。但是正因为这样，它是很表面的。他提出的议案是荒谬的和没有内容的。⁴¹³我反对这个议案，把它交给了常务委员会¹⁵。

英国人还不知道，自从 1846 年以来，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的经济内容，因而还有政治目的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因为如此，芬尼亚运动的特点是：它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即作为反对强占土地的运动）倾向，而且是下层阶级的运动。把伊丽莎白或克伦威尔想用英国移民（罗马式的）来排挤爱尔兰人的那种野蛮行为同想用羊、猪、牛来排挤爱尔兰人的当前这种制度

① 11 月 26 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编者注

混为一谈，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呢！1801—1846 年的制度（那时逐出土地只是例外，大都发生在土地特别适宜于畜牧业的伦斯特）及其高额地租和中间人，已经在 1846 年一起垮台了。谷物法的废除（部分地是由于爱尔兰的饥荒，至少是这次饥荒起了促进作用）剥夺了爱尔兰在平常年景供给英国谷物的**垄断权**。羊毛和肉变成了口号，这就是要把耕地变为牧场。因此，从那时起就系统地合并农场。积债地产法令使一批过去的发了财的中间人变成了地主，加速了这一过程⁴¹⁴。**清扫爱尔兰的领地！**——这就是英国目前在爱尔兰的统治的唯一含义。当然，在伦敦的**愚蠢的**英国政府对于 1846 年以来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甚至是一无所知。但是爱尔兰人却知道这一情况。从**米格尔的声明**（1848 年）直到**亨尼西的选举宣言**（托利党人和乌尔卡尔特派）（1866 年），爱尔兰人都以极其明确和极其有力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对这件事的认识。

试问，**我们应当对英国工人提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取消合并**这一条（简单地说，就是**1783 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⁴¹⁵。这是能被**英国党**采纳到纲领中去的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合法的**，因而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即使这种情况会及时发生，我也不太相信。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 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 土地革命。英国人即使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能替爱尔兰人实行这种革命，但是能够给他们合法的手段，让他们自己去实行。

3. **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英国。**从1783年到1801年，爱尔兰的一切工业部门都繁荣起来了。这种合并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已经建立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摧毁了爱尔兰的全部工业生命。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点麻纺织业所能补偿的。1801年的合并对爱尔兰工业的影响同英国议会在女王安、乔治二世等人统治时期对爱尔兰毛纺织业所采取的压制措施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爱尔兰人一旦获得独立，需要就会使他们变成保护关税派，就象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发表我的意见（下星期二，好在这次不会有记者出席）之前，我非常希望你能把你的意见简单地告诉我。

祝好。

你的 卡·马·

因为莫泽斯^①是**希尔施**的表兄弟，所以他长出一对角^②我并不奇怪。他有了这对角很得意^③。

① 赫斯。——编者注

② 双关语：希尔施的原文是 Hirsch，是姓，也有“牡鹿”的意思。长角，意谓妻有外遇。——译者注

③ 这一段是马克思附加在第一页信的信头上的。——编者注

2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2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已经把保荐书交给了贷款公司，我声明说：根据了解到的内情，我确信马克思先生有能力到期偿还借款。

波克罕的信退还。我希望这件事能顺利进行。

库格曼和李卜克内西的信，明天或后天寄给你。两个人都希望能把各种各样的评论^①送交各小报发表；今天或明天晚上我要办这件事。

关于迈斯纳的广告^②，不要太急。这东西可在新年后登报，否则会淹没在圣诞节书籍广告的浪潮中。

你的 弗·恩·

① 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93—394、395页。——编者注

2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2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库格曼（连同附件）、李卜克内西和济贝耳的信以及证明劳、希尔德布兰德和舒尔采-德里奇收到寄品的三张回执⁴¹⁶。库格曼的信连同附件和济贝耳的信，请马上寄还，给济贝耳的信星期一晚上发出，我也要给库格曼写信。你觉得士瓦本的小报^①怎么样？看来，库格曼把一切想得出来的办法都用上了。

我已经详细地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不只是攻击普鲁士人，而且也应当攻击他们的敌人，即奥地利人、联邦主义者、韦耳夫派³⁰⁰和小邦制的其他拥护者。这个人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具有南德意志人的狭隘性。他和倍倍尔签署了一封向维也纳市参议会的祝贺信，说北方是受奴役的，祝贺奥地利是南方新兴的自由国家！他在国会上做一些观点模糊的发言，这倒还罢了，但是办一种小报^②，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责任将落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是不能让自己同奥地利的拥护者、联邦主义者以及韦耳夫派混淆起来的。我在信中也告诉他，停止社会鼓动的想法是愚蠢的。^③

今天晚上我给燕妮寄去关于审判阿黛拉伊德·麦克唐纳的报

① 《士瓦本信使报》和《观察家报》。——编者注

② 《民主周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96、398—399页。——编者注

道，阿黛拉伊德曾用手枪对警察射击⁴¹⁷。她同阿林的关系不清楚。阿林和另外一个女孩子订了婚，据说本来要在“犯法”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结婚。

匆匆。

你的 弗·恩·

借债的事想必办妥了罢？

今天要去问问人寿保险的事。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 年 12 月 7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昨天到贷款公司去检查身体。这不光是一种手续，因为万一我要在 9 月以前死去，这个公司就一文钱也收不回来。我曾担心是不是必须脱光衣服（一个和我一同在场的英国人就遭到这种命运）。第一，我不喜欢这样检查，第二，我正好现在不光是生了许多疖子，而且离生殖器不远的左腹股沟处还一直长着一个痈。幸亏我的胸腔使那个家伙很满意，因此他没有继续检查。星期一中午十二点我就能得到钱。

济贝耳的信你忘记附在信中。库格曼的信连同附件寄还给你。此外还有一封他给我的信和附件也给你寄去。毕尔格尔斯的脏东西³⁹³可以归入文件。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们完全有理由提醒这

头蠢驴曾经在拉萨尔在世时声明,(1)“他要从实际情况出发”;(2)“他丢掉了**阶级斗争的幻想**”;(3)在舒尔采-德里奇那里他找到了解开所有过去和未来的社会问题之谜的办法。^①

关于士瓦本小报^②,欺骗一下福格特的朋友、士瓦本的迈尔,倒是件有趣的事。这做起来很简单。一开始这样写:对本书^③的倾向无论抱什么态度,这本书还是使“**德国精神**”获得荣誉,正因为如此,一个普鲁士人在流亡中而不是在普鲁士把它写成了。普鲁士早已不再是使任何一种科学首倡成为可能或者成为现实的国土,特别是在政治、历史或社会领域中。普鲁士现在代表的是俄国精神,而不是德国精神。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区别其中的两个部分:作者所做的正面的叙述(另一个形容词是“切实的”)和他所做的倾向性的结论。前者直接丰富了科学,因为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迈尔”由于福格特的缘故喜欢用这个流行的字眼)方法进行考察的。**例如:**(1)货币的发展;(2)协作、分工、机器制度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是怎样“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

至于作者的**倾向**,也同样需要加以区别。当他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这是迈尔的本来面目)是包括了这一点的,而作者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着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

① 见本卷第498—499页。——编者注

② 《观察家报》。——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种批评的观点，作者同时也就——也许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

与此相反，作者**主观的**倾向——他也许由于自己所处的党的地位和自己过去的历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他自己怎样设想或怎样向别人表述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同他对实际的发展的叙述没有共同之处的。如果篇幅许可比较详细论述这个问题，那也许可以指出，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

拉萨尔先生辱骂资本家，并且向普鲁士土容克献媚，与此相反，马克思先生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并且痛击了专事消费的贵族容克地主。马克思是多么不赞成他的不忠实的学生拉萨尔关于俾斯麦能承担实现经济上的千年王国的任务的想法，这一点他不仅在他以前反对“**普鲁士王国的社会主义**”的抗议中已经表明，^①而且又在第762和763页公开宣布出来，他说，现在在法国和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结果必然导致俄国的鞭子对欧洲大陆的统治⁴¹⁸。

按照我的意见，这就是欺骗士瓦本的迈尔(他总算发表了我的序言³³¹)的方法，而他那个讨厌的小报虽小，却是法国所有联邦主义者的最孚众望的预言家，并且在国外也有读者。

讲到李卜克内西，他对于他所掌握的许多地方小报连一些简短的小文章都没有主动送去，这的确是一种耻辱，而这并不需要进行违反他的本性的研究工作。施韦泽先生及其同伙在这方面却表现得本领更大一些。这你可以从附上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看出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来。⁴¹⁹ (这是库格曼给我寄来的。) 我昨天已经给《未来报》的格维多·魏斯送去一份对比性的材料(这只是**我们私下谈谈**): 一边是冯·霍夫施泰滕的歪曲了原意的剽窃, 另一边是我书中原文的段落。⁴²⁰ 我同时写信告诉他, 这**不应该用我的名义**, 而应该用《未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如果这办不到, 或者就用《未来报》一个柏林读者的名义)。魏斯如果接受这一点(**我相信他会这样做**), 那不仅柏林的工人们由于引证他们直接感兴趣的段落而会对此书加以注意, 并且也将展开一场极有益的争论, 使**施韦泽**冷淡此书、而又盗用它的内容的计划遭到破产。这些家伙实在可笑, 他们竟然相信可以按照**拉萨尔**的办法^①继续干下去。霍夫施泰滕和公民盖布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大会上共同糟蹋我的关于《工作日》的段落⁴²¹, 还有比这种做法更幼稚可笑的吗?

祝好。

你的 卡·马·

问候白恩士夫人。肖莱马的教科书^②我非常喜欢。

① 见本卷第536页。——编者注

② 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 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德文版由卡尔·肖莱马同作者共同整理》。——编者注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忘记给你寄《社会民主党人报》⁴¹⁹，这件事发现得太晚了。我现在补寄给你，并附上一期《信使报》^①，这上面有美国将军克吕泽烈写的一篇关于门塔纳和加里波第的文章³⁸²，你会感兴趣的。这一束《信使报》你一定要寄还给我。我需要搜集这些材料，因为这是能够使我**经常得到交易所情报**的唯一报纸。

祝好。

你的 摩尔

2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2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从星期日以来，牙疼、流行性感冒、喉炎、发高烧，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在我身上进行了大演习，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恢复了工作能力，今晚将按照你的方案^②，来对付士瓦本的迈尔。方

① 《法兰西信使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10—411页。——编者注

案很出色,只是分量太重了一些,这会使文章延长两倍。

毕尔格尔斯的信已经归档。命运的讽刺是:库格曼寄给他的那篇文章^①的导言,把他这个落选的杜塞尔多夫的国会候选人好好地刺了一下。我在文章里非常明确地写道,自从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里有了自己的代表之后,人们已不能再对这个党的存在保持沉默了,而它的代表们一定会把这部书看做自己的圣经⁴²²。库格曼以他惯有的机警将这篇文章寄给了亨利希。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②我把这些全忘了,直到看了亨利希在自己感人的信件中把这一切看得十分认真,才使我重新想起了这件事。

同《未来报》的事情办得很好。^③如果这篇东西^④登出来,请来信告诉我,因为我不能花费很多时间每天到席勒协会²¹去读《未来报》。

库格曼变得越来越天真了。想写信给布赫尔。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俾斯麦呢⁴²³?他在12月3日写给你的信中说,在给我的信中附有迈斯纳的信,我不明白,或者我忘记了。

附上:(1)退还库格曼给你的两封信;

(2)库格曼给我的信和施土姆普弗给库格曼的信;

(3)济贝耳的信。

邮局马上就要关门了。衷心问候女士们和拉法格。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作》。——编者注

②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12页。——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剽窃者》。——编者注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7年1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在克勒肯威尔发生的最近一次芬尼亚社社员的英雄行动⁴²⁴，是一件大蠢事。曾对爱尔兰表示非常同情的伦敦群众，会因此被激怒，而投身到政府党的怀抱中去。人们不能期望，伦敦的无产者为了赞扬芬尼亚社社员的使者而让自己毁灭。一般说来，这种秘密的、戏剧性的阴谋手段总是会带来不幸。

我在星期一得到了钱，还了波克罕四十五英镑外加一英镑一先令手续费。

你能不能费心替我问一下厄内斯特·琼斯，在伦敦办理非宗教仪式的结婚手续在哪里最方便，是在民法博士会馆，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4月初，劳拉要结婚。由于不在教堂举行，所以曾打算在巴黎结婚。但这太麻烦了。我在那里必须证明自己的身分，这样一来，就可能惊动警察。另一方面，我的妻子希望，如果是在伦敦举行这种非宗教仪式的婚礼，要尽可能不要声张，免得在英国熟人当中引起议论。还要问一下琼斯，证明拉法格的双亲同意的手续怎样办理。是否这项同意必须预先得到（也许是英国的？）驻巴黎公使的证明？我知道这种手续在英国是不需要的。但是按照**法国**的法律，必须有这种手续，结婚才被认为有效。因此，在这方面任何手续都不可疏忽。

在英国，**证人**需要哪些手续？

关于《未来报》，还没有什么消息^①。最糟糕的是这类报纸篇幅小，特别是当各栏都充满了议会的政治闲谈的时候。

我们的朋友施土姆普弗的头脑显然十分混乱。

济贝耳的信退还给你。在对待朗格的问题上是他错了。这个人应该“购买”此书^②，而且一定早已买了。和亨利希^③之间发生的“误会”的确很有趣^④。

祝好。

你的 卡·摩尔

2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2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李卜克内西的信，他的头脑也十分混乱，特别是在对待奥地利的事情上。因为奥地利正处在自己的1789年的**前夜**，所以李卜克内西就称赞奥地利为自由的国家！我还没有给他回信，等你把信寄回来，我就给他写信。

给库格曼寄去了：（1）给士瓦本的迈尔的文章，（2）给《工商

① 见本卷第412、414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414页。——编者注

业报》的文章⁴²⁵。也给济贝耳寄去了给曼海姆各报的文章。以后还会陆续给士瓦本那边寄去文章。

给《未来报》的文章^①已经发表了。我现在从席勒协会²¹转手买到这份报纸,以便好好地读一读。

匆匆。

你的 弗·恩·

结婚手续非常简单。婚礼在区的登记官那里举行,他在两周以前在他的办事处张贴结婚预告。两名或两名以上的证人是必要的。从这个登记处那里你可以得到对每一个问题的答复。在英国再不需要别的什么了。至于在法国如何生效的问题,琼斯也无法告诉你;老拉法格应该去问他的波尔多的律师。此外我将查一查民法典。

龚佩尔特也是这样结婚的。你的夫人可以对邻居的庸人们说:所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劳拉信仰基督教,而保尔信仰天主教。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威廉^②的信退还给你。你在回信时要谨慎一些。处境很困

① 卡·马克思《剽窃者》。——编者注

②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难。要完全正确地行动，就需要比我们的威廉具备多得多的批判能力和辩证法的灵活性。我们只能防止他犯重大的错误。另外，对普鲁士的仇视是一种激情，他的劲头和明确的目的性正是由于这种激情。他已经正确地看出，真正的资产阶级构成了“民族自由党人”³⁰⁸的核心，这就使他有可能给他政治上的憎恶找到更高的经济上的灵感。愤怒出诗人^①，也使我们的威廉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机智起来了。

你如果用英文写稿的话，《爱尔兰人报》在这里的记者愿意接受一篇占一栏篇幅的书评^②（但是在这里要给爱尔兰以特殊地位），以他写的通讯的形式在这个都柏林的报纸上发表。我把该报寄给你几份，你看该怎么办。

《未来报》在刊误方面很有天才^③，由于格维多·魏斯博士手中有原稿，所以就更加令人吃惊了。

我的左臀部上面长了一个痈，虽然小，但是非常讨厌。

“要是骑士没有屁股，
那他又怎样骑马呢？”^④

昨天，我在我们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但是还有其他三个德国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共约一百人），就爱尔兰问题做了一个半钟头的报告⁴²⁶，因为现在对我说来“站着”是最轻松的姿势。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这里是套用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编者注

③ 指发表卡·马克思的《剽窃者》时。——编者注

④ 歌德《完整无缺》。——编者注

2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1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同小威廉^①通讯，当然要谨慎一些。正象我以前写信告诉你的那样^②，狭隘片面的明确的目的性，是他的幸运和他在国会中获得成功的秘密。可惜，只有这么一次；发言稿的公布^③——更不用说库格曼的信了——表明事情做得**太过份**了。现在又加上这种小报^④，它将把这种流行的话变成白纸黑字，而其责任将落到我们身上。其次还有关税议会⁴²⁷，如果不给小威廉一点启发的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又会使我们出丑。由于他有犯错误的卓越才能，所以他在这里犯大错误原来就是意料中的，而且现在也还会再犯。当然我们只能防止他犯最大的错误，但是他给维也纳的祝贺信^⑤以及他和联邦主义者，也就是和格律恩（!!）的友谊，已经是够大的错误了。因此，我只能给他提出两点主要意见：（1）对1866年的事件和结果所持的态度，不应该单纯是否定的也就是完全敌对的态度，而应该是批判性的（这对他来说当然是困难的）；（2）对俾

①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76页。——编者注

③ 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编者注

④ 《民主周报》。——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408、416页。——编者注

斯麦的敌人，同对俾斯麦本人一样，都应该给以严重打击，因为他们同样是一钱不值。你看，他已经多么糟糕地和格律恩及其同伙搞到了一起。我们或我们的人如果同这一伙人结成联盟，那就会是俾斯麦的极大的胜利！现在，我们必须等候，看事情怎样发展。

克勒肯威尔的愚蠢举动⁴²⁴，显然是一些特别狂热的人干的；所有密谋活动的不幸，就在于它们会导致类似的蠢事，因为“总得干它一番，总得有所行动”。特别是在美国，这种爆炸和放火的做法谈论得不少，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蠢驴，干出了类似的蠢事。而这些吃人恶魔似的人又大都是些最大的胆小鬼，象以前提过的阿林，似乎已经成了告发同党的证人。此外，用放火焚烧伦敦一个裁缝铺的办法来解放爱尔兰，这算什么主张！

你读了俄国人的威胁性的声明（《俄国残废者》报）⁴²⁸了吗？声明说，法奥同盟会使欧洲的和平成为不可能，因为它妨碍解决德国问题、意大利问题和东方问题。真行。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看来现在要采取攻势了。

你的“朋友”利佩成了奉献给失国君主的幽灵的牺牲品⁴²⁹——他的免职是使民族自由党人放弃反对给韦耳夫和拿骚人^①拨款二千五百万的一种代价。

热情问候女士们。

你的 弗·恩·

① 乔治五世和拿骚公爵阿道夫。——编者注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64年10月—1867年12月

1864年

1

马克思致卡尔·克林格斯

佐林根

[草稿]

1864年10月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

从您9月28日的信中再次得到莱茵工人的消息，我感到很高兴。

伯·贝克尔还是**莫·赫斯**？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两人参加运动都很早。两个都是好人。两人中没有一个能够领导规模稍为大一点的运动。贝克尔实质上是个软弱无力的人，而赫斯则头脑不清。因此要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是困难的。而且我认为，从这两人中，你选谁都是一样，因为到了决定性时刻，也必定会找到所需要的人材。⁸

有人——例如从柏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问我是否同意担任主席^①职务。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现在，我还

^①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编者注

被剥夺在普鲁士居住的权利。^①

但是如果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我，那就会是一次反对普鲁士政府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很好的党的示威**，而我也就可以在公开的答复中说明，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这一选举**。采取这样的步骤尤其重要是由于以下原因：9月28日，在伦敦这里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公开的工人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此外，巴黎工人还派来了自己的代表团，率领代表团的是托伦——一个工人，他在最近一次立法团选举¹¹中被巴黎工人阶级提名为候选人。

为了代表工人利益，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它直接同巴黎工人发生联系，并且有伦敦工人的领导人参加。我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当选（同我一起当选的还有我的老朋友裁缝埃卡留斯）。^②因此，如果德国的代表大会选举我，那末，即使我在目前不得不**谢绝**这一选举，它仍然会被委员会、从而会被伦敦和巴黎的工人看做是德国工人的一种示威。

委员会将于明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可惜我不能亲自参加这次大会，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是被禁止进入比利时这个模范国家，就象不能进入法国和德国一样。

一有**可靠**的机会，我就给您带几份《**宣言**》^③去。

这封信将通过我的一位巴门朋友^④给您带去。

① 接着在草稿中删去了：“此外，如果我来担任领导，政府就会立即加以禁止。”——编者注

② 接着在草稿中删去了：“以便在德国工人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之间进行联系。”——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④ 接着在草稿中删去了：“巴门的卡·济贝耳”。——编者注

整个这一年我都在闹病（受到痢和疖子的折磨）。要不是这样，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现在我希望再过几个月就完成它，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祝您健康，并请您相信，工人阶级永远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忠诚的先锋战士。

您的 卡·马·

2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草稿]

1864年10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伯爵夫人：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病得很厉害，一直躺在床上，因此不得不拖到今天才来回答您在10月1日寄来的十分友好的信，很抱歉。

请您相信，我对拉萨尔的死这个既成事实直到现在还不能信以为真！我眼前的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智力，有毅力、有志气和十分年轻的人，现在突然默默地停止了呼吸——我无法想象这种转变，所发生的事情就象一场恶梦那样使我感到沉重。

您认为，没有人比我更能看清拉萨尔身上的长处和优点了，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本人非常清楚这一点，这从他给我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在我们通信尚未中断以前，我一方面经常告诉他，我非

常热情地赞扬他的优点,另一方面,对于所有我认为是缺点的东西,我也总是坦率地向他提出自己的批评性意见。

他在最后给我的一封来信中曾经以他固有的热情表示,他对这种做法是满意的。但是不管他的创作才能怎样,我个人对他经常想念的。最糟糕的是,我们彼此都一直隐瞒着这一点,就好象大家都指望能永远活下去似的……^①

3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64年11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尼尔施坦葡萄酒十分差劲。酒是到了,但显然已经变质:酒味已经完全不是在你们那里所尝到的那样了,因此,今后我只好不再订购它了。

在我看来,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还能产生影响的只有以下三种情况:

(1)由于印度传来的不利消息而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破产。但是最有关方面人士并不这样想。印度已经在春季渡过了危机,当时孟买的贴现率是百分之三十二。

(2)棉花大量运入利物浦,每星期约十万包左右,结果就会有必要立即对大量的亏本的供货业务进行结算,这样就会导致破

^① 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产。然而这种危险看来也已经过去。利物浦人知道，他们在投机活动中已经陷得很深，所以彼此都很能容忍。谁要是不能**全部**偿付差额即其亏损，可以提出支付一部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都能达成协议。再加上一批批进口商品的数量并不很大，因而完全可以预料，通过海路运来的棉花（四十万包从印度和中国运来）肯定将逐渐到达，不会引起大的动荡。

对于这**两点**来说，金融市场的根本改善和信用的恢复是一个有利情况。

(3) 如果在美国林肯**不能**重新当选。但是他的重新当选是有把握的，因为在美国一般来说事情是有把握的。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不论谁当总统，战争都将继续下去，直到彻底战胜南部为止，可是如果当选的是麦克累伦，那末当大家还不确切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的时候，至少在半年内会充满怀疑。但是，从个别州进行的选举来看，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将是：美国的战争显然会延长到明年年底，以南部匪帮进行盗匪式的袭击告终，就象两年前在那不勒斯所发生的那样⁴³⁰，而且一定会烧掉许多棉花。因此，我们所能指望的只是去年的棉花产地。从这些产地来的棉花数量增长很慢。由于价格昂贵，消费日益缩减，因此成品的储备，其中包括在单个消费者手里的成品，现在为数很少；但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很大数量的棉织品，因此我认为，需求的增长完全可以同籽棉运进数量的增长相抵，因此今后的价格不仅不会降低，而且相反，到来年夏天以前，这里的价格一般还会上涨。

在金融危机时期，棉花的价格不是由棉花市场的情况决定的，而是由金融市场的总的状况决定的。我认为，这种现象现在已经

结束了,价格又将象往常一样由供求来决定;因此,在市场情况正常、储备十分缺乏和目前价格较低的情况下,可以预料,事情会顺利地,价格一般会上涨。

个别的打击(例如来自印度或利物浦)还可能接着来。这种打击可能会再度使我们的价格暂时稍有降低,但是它未必会长久持续下去而发生重大的影响。无论如何,指望这一点而想利用物价降低进行投机是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完全相信,由于本地顾客方面的原因以及由于金融市场的状况,迅速抬高物价的任何企图都会立即遭到失败。这种情况昨天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棉花价格超过最低点三个至三个半便士,棉纱超过一便士,在某些情况下超过一个半便士。昨天纺纱厂主要求再增加一便士左右,于是市场随即停顿下来。如果我们能够把利物浦的价格再压低半便士到一便士,那末,纺纱厂主就可能接受求售的价格;不然的话,归根结底还是得买主支付这种加价,因为需求无疑是存在的。

缝纫线还是滞销得很,特别是七缕的,这种线没人想买。

这些就是我的意见。我们的东西够一两个月用,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可望有大宗的定货。

问候恩玛、孩子们、鲁道夫一家、布兰克一家和博林一家。如果你往恩格耳斯基尔亨写信,也请问候一下母亲和那里的人。和价格下跌相连的尔虞我诈使我甚为烦恼。

你的 弗里德里希

4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圣路易斯

1864年11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终于又有了你的消息，真高兴。我们几年来一直没有你的地址，否则你老早就能得到我的消息了。我的地址仍然是：欧门—恩格斯公司；这个地址还将有一个时候不会变动，如果德国不发生事变，也许五年左右都不会变动。马克思的地址是：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不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写伦敦马克思博士收也能收到。

小肥猪布林德在欧洲这里，也象在大洋彼岸一样，一有可能就企图钻空子——这是这个渺小人物所能做的唯一消遣。他干这种事很热心，他的热心本来应该用来做点好事并得到更大的成功。不过，自从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文中扎扎实实地骂了他一顿之后，他极力想离我们远一点。

至于拉萨尔向俾斯麦献媚，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布林德引证的话，拉萨尔确实在杜塞尔多夫的辩护词中说过，甚至还让刊登出来，⁶因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拉萨尔尽管有各种优点，他却具有犹太人那种看重瞬息间的成就的特点；因此他不能不对路易·波拿巴深感尊敬，不能不象他所做的那样露骨地说出波拿巴主义的原则。对于那些比较了解他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对这件事感到多么不愉快，就象猪仔布林德感

到这是十分求之不得的事一样。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在拉萨尔活着的时候就不希望同他的整个鼓动有什么共同之处，况且我们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因而应当弄清楚，他的鼓动只是一时的冲动，还是在它背后隐藏着什么实在的东西。⁵⁷

你大概已经听说，我们不幸的鲁普斯^①今年5月9日在这里逝世了。对于党来说，这一损失比起拉萨尔的死，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接近群众、在最困难时刻总是在需要的地方的坚强刚毅的人，象他这样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再有了。整整一个月他受到头痛病的痛苦折磨；给他治疗的德国医生没有重视这一点，结果，由于血压太高，他的脑血管破裂。渐渐失去了知觉，过了十天他就逝世了。

在欧洲这里正处于沉闷的时期。对波兰起义¹⁸的镇压是最近一次重大的事件；俾斯麦由于在这一事件上帮了忙而得到沙皇^②的许可，从丹麦人手里拿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波兰要想重新站起来，即使有外界的援助，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波兰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十分必要的。德国自由派庸人们的卑鄙无耻要对这一点负责；如果这些狗东西在普鲁士议会中表现得更懂事、更勇敢一点的话，一切事情可能会进行得很顺利。奥地利时刻准备着给波兰以援助，只是由于普鲁士的态度和波拿巴先生的背叛才阻碍了这件事的实现，当然，波拿巴只是在行动起来**很有把握**的时候，就是说，在得到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履行自己对波兰的诺言。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你们那边的战争的确是人们所能经历到的最大的事件之一。尽管北军做了许多蠢事(南军也做得够多的),但是进攻的浪潮的确在缓慢而稳定地向前推进,在1865年总会有一天,南部的**有组织的抵抗**突然瓦解,而战争将变成一种土匪式的活动,就象西班牙的卡洛斯派战争和最近在那不勒斯所发生的情形那样。⁴³¹这种人民战争(双方都是)是有了大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它的结局无疑地将决定整个美国今后几百年的命运。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奴隶制度一经粉碎,这一国家就会繁荣起来,在最短期间它就会在世界历史上占据完全不同的地位,它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陆军和海军,也很快就会找到用武之地。

此外,北部在建立陆军和培养将军方面费了很大力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南部的寡头政治一开始就控制了国内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它提供军官,还窃取了兵工厂。北部除了民军以外,没有任何军事骨干,而南部多年来一直在训练自己的军事骨干。南部一开始就有大批擅长乘骑的居民可以组成轻骑兵,而北部在这方面是落后的。北部采取了南部实行过的指派某一党派的拥护者分担各种职位的方法,而处在革命中和军事独裁下的南部却可以不考虑这件事。由此就产生了一切错误。我并不否认李比北部所有的将军都强,他最近在里士满的营垒周围所进行的几次军事行动²²的确是杰作,光荣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也可以从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格兰特和薛尔曼的坚决进攻终于使这整个战略失去了作用。格兰特牺牲了大量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事,但是,他另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点也不了解你们的军队的纪律,不了解他们在炮火下的坚定性、他们忍受战争重担的能力和**精神准备**,特别是不了解他们的**士气**,也就是在不使军心涣散的情况下可以

向他们提出多高的要求。因为处在大洋的这一边，得不到足够的消息，又缺乏适用的地图，所以只有把上面那一切先弄清楚，才能够下判断。但是在我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由薛尔曼指挥的军队是你们最好的军队，它比胡德的军队好得多，正象李的军队比格兰特的军队好得多一样。

你们的操典和基本战术，听说完全是法国式的，可见基本队形是各排之间有一定距离的纵队。你们现在使用什么样的野炮？要是你能把这方面的情况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

伟大的安内克的情况怎样？自从他由于没有得到他根据普鲁士操典应该得到的东西而险些在匹兹堡—兰丁打败仗之后，我就不知他的下落了。在参加整个战役的德国人中，最沉着的看来是维利希了；济格尔则相反，他无可争辩地表明自己是平庸之辈。而叔尔茨，这个在枪林弹雨中吓得屁滚尿流的勇敢的叔尔茨，他现在能消灭什么样的敌人呢？

顺便说一下。在六千五百步距离内摧毁杜佩尔^①和宗德堡⁴³²的普鲁士火炮，就是我们老式的从尾部装弹的二十四磅长管青铜后装线膛炮，而炮弹的重量是五十四磅，装药的重量却是四磅！我亲眼见到过这种炮。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丹麦称作：杜贝尔。——编者注

5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1864年11月26日星期六[于伦敦]

亲爱的伯爵夫人：

我简单写几行（现在离邮局关门恰好还有点时间）以便通知您：我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立即**对布林德进行揭露，并有力地回击他对我们的拉萨尔的攻击。

星期一我就把我的驳斥寄给您，这是以寄给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的一封短信^①的形式写成的。从中您可以了解到事情的细节。

忠实于您的 卡·马·

6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1864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爵夫人：

从附件中您可以看到，由于多么偶然的的机会，我又得以恢复我同前大学生布林德的争论，并且以拉萨尔的名义顺便给他一击。

您应当促使您所掌握的报纸刊登它，但是**不要早于**接信后的

^① 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编者注

两天,以便不给士瓦本的迈尔,也就是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以任何借口来拒绝刊登这篇短文。²⁹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圣 路 易 斯

1864年11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魏维:

重新得到你和你一家的消息,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高兴。我妻子说,她是**最后一个**给你的夫人写了信,因此一直在盼望她的复信。

与此信同时,我给你寄去四份印好了的《宣言》^①,那是我起草的。不久前成立的国际工人委员会(这个《宣言》就是以它的名义发表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它的**英国**委员大部分是本地工联的领导人,也就是伦敦真正的工人国王;正是这些人组织了对加里波第的盛大欢迎,并且通过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由布莱特主持)阻挠了帕麦斯顿发动他已经准备进行的**反对美国的战争**。¹³委员会中的法国委员是一些影响不大的人,但是他们直接代表着巴黎的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同不久前在那不勒斯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举行过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团体¹⁶也有联系。虽然多年来我一直避免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等等，但是**这一次**我接受了建议，因为这是一桩可以取得显著成效的事业。

十四个月来，我几乎一直在长痲，经常有生命的危险。现在看来已经痊愈了。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鲁普斯^①，这件事情恩格斯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了。

非常凑巧，我在上星期五收到哈茨费尔特老太婆从柏林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要求我维护拉萨尔，反击布林德在其《共和派的抗议》中对他进行的攻击，而在第二天，就收到你给恩格斯的信，信中引证了**大大修改过的**这篇胡说八道的东西的**美国版**。与此同时，由于第三个偶然机会，我收到了两份至今从未见到过的士瓦本《观察家报》（在斯图加特出版）。在第一份报纸中，编辑^②嘲笑了布林德先生给美国国民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由“布林德先生”从英文翻译过来并由布林德寄给该编辑和其他南德意志的编辑们的；布林德在这封信中根据“**几乎是正式的要求**”（如他所说的）表示极其赞同林肯当选等等。⁴³³编辑在这一份报纸中说，从我写的反对福格特的书^③中可以看出，虚荣心把布林德引到了何等地步等等。对于这一点，布林德通过他的傀儡、布莱得弗德的布朗纳医生送来了**现在附上的**这份答复，他在答复中（1）叙述了他在美国所起的巨大影响，（2）无耻地断言福格特事件已经“结束”。²⁹

这使我有可能会（利用并转述你信中涉及布林德的地方）写了那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卡尔·迈尔。——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篇为哈茨费尔特老太婆所要求的声明^①来反对这个小丑，而不表示同意拉萨尔的鼓动中我所不能接受的方面^②。请速来信。

你的 卡·马克思

我给你抄录布林德自我吹嘘的信的《观察家报》(斯图加特)是1864年11月17日第268号。

希望你给我写几行关于布林德先生在美国的影响，以便在报刊上发表，这很有必要。

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4年11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敬爱的朋友：

今天您将从邮局收到六份我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请费心转送一份给马克海姆夫人(富耳达的)，并代我向她衷心问好。同时也请转送一份给米凯尔先生。

协会——或者确切些说它的委员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加入协会的有伦敦工联的领导人，正是这些人筹备了对加里波第的盛大接待，并且通过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挫败了帕麦斯顿同美国作战的计划。¹³ 巴黎工人的领导人也

① 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2—34页。——编者注

同委员会有联系。

近几年来，我经常害病（例如最近十四个月来我又在长痲）。我的家庭情况由于母亲^①死后继承了一笔遗产而有所改善。

我想，我的关于资本的著作（六十个印张）终将于明年整理好付印。¹⁶²

我在拉萨尔活着的时候**没有**同他的运动发生过关系，其原因您当然是了解的，用不着我来详细说明。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我——尤其是当他的亲近的人要求我这样做时——在他死后为他辩护，来反驳象饶舌家卡·布林德这样的坏蛋^②。

我担心明年夏初或春季中期就会爆发意奥法战争。这对法国和英国国内正在显著高涨的运动将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

希望很快能得到您的消息。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9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11月29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尽管气候很坏，但愿你依然很健康。这里一切都很顺利。只是在本月初我左胸下又长出一个很厉害的痲，已经折磨了我两三

①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2—34页。——编者注

个星期，全家对此都非常惊恐。其他一切都好。

商业危机⁴³⁴——在它爆发以前我早就告诉你它行将来临——，在这里早已失去了它的尖锐性，虽然在工业地区它的影响仍然很大。可是，据我看来，明年春天或夏初，将要发生一场政治危机。波拿巴又弄到了非靠打仗获得贷款不可的地步。威尼斯问题已准备好（我认识那里的几个代表）在需要时作为起点。⁴⁵也许，波拿巴会再找到一条出路，那时和平就能保住（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拿破仑），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很大。

附上的一份印好的《宣言》^①是我写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9月间，由于举行维护波兰的示威，巴黎工人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工人这里来。趁此机会建立了国际工人委员会。这件事情决不是不重要的，因为（1）在伦敦，为首的是这样一些人，正是他们组织了对加里波第的盛大接待，并且通过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有布莱特参加）**防止了同美国的战争**。¹³一句话，这些都是伦敦真正的工人领导人，除了一两个人以外，本人全都是工人。（2）巴黎人方面为首的是托伦先生（他本人也是工人）等人，也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由于加尔涅-帕热斯和卡诺等人的阴谋，才未能在巴黎最近的选举中作为巴黎工人代表而参加立法团¹¹，（3）意大利人方面，参加的有四十至五十个意大利工人团体的代表；几个星期以前，他们在那不勒斯举行了自己的全体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甚至连《泰晤士报》也认为相当重要，以致用了一二十行的篇幅来报道它。⁴³⁵

出于对一向喜欢空谈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礼节上的考虑，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我不是在《宣言》中、而是在《章程》^①的引言部分不得不加了几个无用的字眼。^②

几天前,我接到我的一位朋友、驻扎在圣路易斯(密苏里州)的部队的上校魏德迈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可惜,我们被留在圣路易斯这里,因为这里有大量的‘保守’分子,经常需要军队来防止叛乱和防止为数众多的南部俘虏可能被人解救……整个向弗吉尼亚的进军,是一个使我们遭到大量牺牲的错误。然而,南部是不可能再支持很久的:它把所有兵力一个不剩地投入了战斗,已经没有新的军队了。这一次入侵密苏里州,也象进攻田纳西一样,只是带有突然袭击即盗匪式侵袭的性质:根本没有想到在长时期内收复失地的问题。”⁴³⁶

亲爱的表舅,三年半以前,即林肯当选时,问题只是在于不对奴隶主作出**任何新的让步**,然而现在,**废除奴隶制**已是大家公认的、并且一部分是已经实现了的目的,如果注意到这一点,那末就应当承认,象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大转变还从未有过**。它将会对全世界发生极其良好的影响。

这个星期,我们的同种族人**本杰明·迪斯累里**再一次大丢其丑,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说⁴³⁷,俨然自命为高教会派的和教会税的警戒的守护天使以及反对在宗教问题上进行批评的保卫者。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证据,证明没有信仰的巨大天才造成的是坏蛋,即使是身着金银饰边制服的“可尊敬的”坏蛋。

以昔日的牧师金克尔为首的德国蠢驴们又在这里的弥勒事件上大丢其丑。^③

① 卡·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7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4—25页。——编者注

全家都向你热情问好，我向小耶特、医生、弗里茨^①等人问好。

忠实于你的

外甥 卡·马·

10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草稿]

1864年12月2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伯爵夫人：

几天前一位汉堡朋友给我寄来了一份登载有我的——有印错而歪曲原意的地方——反对布林德的声明^②的《北极星》。

我按您的意愿作了这个声明，而且是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最后定下来，因为我并不同意拉萨尔的政治策略。但是布林德在圣路易斯出版的《西邮报》上对死者的无耻攻击³⁴扫除了我的一切踌躇。您把我的声明送到哪几家报馆去——这我根本不知道。我最没有想到的是《北极星》。可是布龙先生抓住了这一点，做出“不体面的姿态”来反对我，并且在对声明的评论中向公众暗示，我是从后门寻找通往他的报馆的途径的，而且只是由于第三方面的特别庇护，我才得到了他的仁慈。我不怀疑，他在美国的同谋者^③会

① 罕丽达·范·安罗伊、范·安罗伊医生和弗里德里希·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编者注

③ 布林德。——编者注

利用这一点。布龙先生是否想强迫我公开揭露他这个高傲的小人物呢？

如果布龙、伯恩哈特·贝克尔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想要用某种我认为是对工人运动本身有害的方式来反对我和我的意图，那末在这些先生们的头顶上将会刮起他们所意想不到的风暴。在对待拉萨尔的关系上束缚我手脚的旧的私人友情和党的利益方面的考虑，在这些 *dii minorum gentium*^① 身上是根本用不上的。我把这一点一次说清楚，免得以后说我口是心非或残酷无情。

我要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刊印《雾月十八日》了，如果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什么步骤，那末应当停止下来。⁴³⁸

我几乎不敢向您表示什么新年祝愿，因为我知道，亲爱的伯爵夫人，过去的一年给您留下的只是一些回忆。

忠实于您的 卡·马·

11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4年12月2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济贝耳：

新年好！

你大概已经看到，恩格斯和我答应给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⁴³⁹。我们之间可以这样说：要么报纸放弃对拉萨尔的崇拜，要

^① 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么我们放弃这个报纸。不过可怜的小人物们是有困难的。

你大概已经收到给你寄去的几份《宣言》^①，并且能猜到这是我写的。为了**这里的**运动的利益，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从德国工人团体那里获得关于它们加入这里的中央委员会的消息（从意大利和法国已经得到不少这样的消息）。同时，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我，柏林印刷工人联合会将会加入，不过，由于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的阴谋，全德工人联合会⁷的加入是十分成问题的。这位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的作用是拉萨尔“**发现**”的（我们私下说说，这也许是拉萨尔的**唯一发现**）。

今天，我给哈茨费尔特老太婆写了一封威胁性的信，当然**语气是温和的**。^②

我认为，最好你能到佐林根去一个短时期，以我的名义向制刀匠**克林格斯**说明，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使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今年12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加入国际协会的决议⁴⁴⁰。你可以顺便暗示一下，象伯·贝克尔等人这样的渺小人物所关心的当然不是事业，而是“无限小的小事”，也就是自己个人。但是这种暗示要做得**巧妙些**，不要牵涉到我。

你知道，要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只是适应开始时的需要，即为了反对我们这里的敌人。这个联合会的整个组织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以后应当予以摧毁。

要是你再不给我写几句，那末我将认为，你完全背叛了我，而我就要把你革出教门了。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1865年

12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1月8日左右]于曼彻斯特441
牛津街多维尔街58号

亲爱的荣克：

这个星期的《蜂房》和《矿工报》^①上说，在我们委员会的上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邀请比斯利、格罗斯密斯、比耳斯和哈里逊几位先生参加1月16日晚会的决议”，我看了有点诧异。

我姑且不谈日期上的完全错误：要知道在上星期二的会议上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

但是我要反对纯粹是捏造的报道：说邀请了格罗斯密斯先生。

虽然这个格罗斯密斯很少出席或者根本不出席我们的会议，但是他在我们的所有宣言中都以委员会委员的身分署名。

我们委员会怎么会邀请我们的委员来参加我们委员会举办的晚会呢？这或许是对经常不出席我们每周会议的行动的一种奖

① 《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编者注

励吧？

因为我在下周末以前不能回伦敦，所以如果您能在下星期二
的会议上提出以下的质问，我将非常感激，

《蜂房》和《矿工报》的报道的作者是谁？

谁委托这位作者把我们的委员会变成吹捧**格罗斯密斯先生**的
“不知不觉的”工具？

当然，您一下子就会明白，根除一切想把我们委员会变成满
足渺小的虚荣心的工具或者各种阴谋诡计的工具的企图有多么
重要。

您如果提出这一质问，那就请您按上述地址写信告诉我您得
到怎样的答复，这将使我非常感激。⁴⁴²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克思

13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巴 门

1865年1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道夫：

我对美国战争的看法是：南军的力量逐渐耗尽，而且他们不可
能补充自己的军队。北军则还有一半后备力量没有使用。南部被
迫限于防守，以致弄到象朗斯特里特在谢嫩多厄河谷举行那种反
攻⁴⁴³的时机现在已经失去了。胡德还试图采取这种行动，但是立
即就暴露出自己软弱无力，这便决定了整个进军的命运。北部处

处都胜过自己的南部敌手，而且还拥有薛尔曼的四万军队，这支军队可以随意运动，在南部地区到处消灭南部的部队，破坏他们的电讯设备、物资和储备。查理斯顿一旦被薛尔曼从陆地包围，最多不出四到六个星期就一定会陷落⁴⁴⁴。南部只剩下了现在驻在里士满的一个军团²²。这个军团在今年肯定将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这样南部**靠大军**进行的防守将告结束。随后可能开始游击战，土匪骚扰活动等，这种局面可能会延长到明年。

如果南部武装自己的黑人，——这对北部就更有利了，但是南军对此是存戒心的，非万不得已不会这样做。要知道黑人没有这样蠢，竟会为了保卫抽打自己的鞭子而去送命。

自然，南部的情况将来还会有比现在稍好的时候，但是这种情况曾多次出现过，这决不会把我弄糊涂。在这种时候**必须出售**。

如果说我们能从美国得到棉花，我不相信，而如果说我们这儿的的价格暂时要下跌，我相信。棉花现在成了这样的投机对象，以致舆论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它的价格。而且，利物浦已经存放着五十万包，这儿的公众总是喜欢走极端，高喊：南部完蛋了，再过两星期就投降了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要考虑涨价的问题。我们将根据以后的消息行事，同时也不要忘记利物浦的棉花库存比去年还要多一倍。此外，我想到1865年底价格会比现在要低，因为从世界各国可望还有大量的棉花运来英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14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65年1月11日于曼彻斯特
多维尔街58号

我亲爱的孩子:

我原来准备明天离开曼彻斯特,但是恐怕在星期天(1月15日)以前走不成了。我必须和厄内斯特·琼斯谈谈,而他现在正在附近几个城市里忙于工作,他邀我(和恩格斯)在本星期五晚上到他那儿去,那时他将回家来。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以前没有可能会面。这是我延期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不会在这里呆到星期天以后。

《美因兹日报》转载了《告工人阶级书》^①的德译文,《柏林改革报》和伦敦《海尔曼》转载了《给林肯的公开信》^②。自然,我们得到这种荣誉应当归功于尤赫先生的担心,他深恐他的竞争者本德尔将要独占“我们的青睐”。

这里的气候很讨厌。今天,正如弥勒所说的,“阳光灿烂”,可是阳光却照射在肮脏街道的冰块上。在这里甚至阳光也只好永远照着讨厌的东西。

我还没有见着博尔夏特家的任何人,而龚佩尔特家的人,我到昨天晚上才和医生谈了几分钟。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编者注

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没有见着弗雷德里克。我看到了他留下的便条，说他猎狐去了，到六点钟回来。而且，他早已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恭候 «*entrée joyeuse*»^①（你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不用猜就知道 «*entrée joyeuse*» 是什么意思）。他这次搬家是不是搬到了较好的地方，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房东都不是那种蛮横的人。

附带说一下。近来在弗莱里格拉特的一伙人中“丑闻”层出不穷，因为这伙人和瑞士银行总行有关系。日内瓦出现了抨击文章，揭露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天然首长”法济的可耻的财务问题。⁴⁴⁵法济被迫辞去该行总经理的职务，而“为了挽救还能挽救的一切”（一字不差地这样说），委任了犹太人莱纳赫担任他的职务，另外还派了一个法国人以及卡尔·福格特做他的助手。福格特用最卑鄙的手法背叛和攻击法济，公开指责自己以前崇拜的对象，而福格特实际上是这个人的“亲信”。

您或许已经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第一个“预订号”已经被柏林警察当局没收了。⁴⁴⁶从实质上说，这是一件大好事。这些家伙很需要这种小小的政治“折磨”。

但愿家里一切都顺利。猫儿不在家，老鼠闹翻天。请代我问候妈、“成功”、“我自己的”和“先知”^②。亲爱的亚伦，我昨夜梦见了你。我梦见你穿着自己那套运动服，巧妙地表演了达文波特的戏法⁴⁴⁷以后，作了几次极其惊人的翻腾，几乎飞到空中去了。我的老朋友的这种成功使我充满了骄傲的感情，使我的自豪感得到很大的满足，我也清楚地回想起很久以前你在旷野上在金犊前面

① 古时法国君主第一次进入一个城市或教堂时举行的隆重仪式。——译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劳拉、爱琳娜和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所表演的不太轻盈的舞蹈。^①

把附上的信给妈看看。她一定记得从巴黎来的博胡姆-多尔夫斯。他现在已是十个孩子的幸福的爸爸，和孩子们一起在人间“游荡”。

15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

柏 林

[草稿]

1865年1月16日于伦敦

阁下：

您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虽然存在不久，但是已经**第二次刊登对国际协会的攻击**^②。只等“**第三次**”攻击，我便要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公开声明和贵报断绝一切联系**。要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不得不涉及一些我从党的立场考虑迄今还没有谈过的事情，并对此进行绝不合某些先生口味的“**批评**”。对国际协会的首次攻击出现在伯·贝克尔的《呼吁书》的一个荒谬地方⁴⁴⁸。我没有要您对这些攻击负责，正是因为这是《呼吁书》，不过，不幸的是您和全德工人**联合会**⁷(必须把它和工人**阶级**严格地区别开)有正式的关系。

至于莫泽斯·赫斯先生的无耻造谣⁵⁰，情况就不同了，只要您多少考虑到我和我的朋友们，就**无论如何也不会登载**，您之所以要

① 在这里，在这一页的下边剪去了一小条，看来这儿是签名。下面的一段是在第一页的左角上添写的。——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45、56页。——编者注

登载只是为了达到向我挑战的目的。

关于莫泽斯的作品本身，我打算在收到巴黎的某些消息以后再公开地发表意见^①。至于您刊载了这篇卑鄙文章一事，那末请您告诉我，我应不应该把这看做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宣战？

您的最顺从的仆人 卡·马克思

16

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⁴⁴⁹

柏 林

[1865年2月13日于伦敦]

……由于今天接到的第二十一号上所刊登的莫·赫斯的通讯，我们的声明^②已经有一部分过时了，因此，这件事可以先放一放。的确，我们的声明也还包括另外一点，即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波拿巴主义的态度，并示意德国工人学习这个榜样。这对我们来说比反对赫斯更为重要。但是，我们关于工人对普鲁士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意见，将在其他地方详细说明。

您在2月4日的来信中说，我本人曾经警告过李卜克内西，要他谨慎一些，以免被赶走。这是事实。但是，我同时写信告诉他，如果采取适当的形式，一切话都可以讲^③。反对政府的论战即使采取柏林条件下“可能的”形式，也截然不同于向政府谄媚，甚至截然不同于对政府作表面的妥协！我写信对您本人说过，《社会民主党

① 见本卷第71—72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5—56页。——编者注

人报》连这样的影子也必须避免^①。

我从您的报上看到，内阁在废除联合法的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希望以此赢得时间。同时，《泰晤士报》的一条电讯则说，内阁赞许拟议中的由国家帮助合作社这件事。⁸⁶ 如果《泰晤士报》这次例外地刊登了正确的消息，这丝毫也不使我感到奇怪！

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例如，表现在下面这事实上：甚至有选举权和共和国的美国工人也还是少不了工会——，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联合权除此而外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它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控制^②；总之，这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进步党⁵⁸，也就是说普鲁士的任何资产阶级反对党，只要没有发疯，都会比普鲁士政府，尤其是比俾斯麦政府快一百倍地表示同意！与此相反，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凡是了解普鲁士情况的人，都预料得到，帮助的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深信随着“新纪元”的到来政权会因摄政王的恩典而落在自己手里⁹⁷，才使自己出了丑并且落到了目前这步田地，同样，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

^① 见本卷第5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2页。——编者注

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

17

马克思致维克多·勒·吕贝

伦 敦

1865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吕贝：

我们协会的成就本身就要求我们慎重。我认为让比耳斯先生加入我们的委员会将使整个事业遭到破坏^①。我认为他是一个正派和忠实的人。然而他也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可能是别的。他意志薄弱，庸碌无能并且爱慕虚荣。他在当前的议会选举中想列名为梅里勒榜的候选人。仅仅因为这个事实就应当取消他加入我们委员会的资格。我们不能做实现卑鄙的议会野心的台阶。

您或许会相信，如果让比耳斯进来，我们现在的争论所特有的那种真挚，诚恳、坦率的发言就会消失，而将代之以空谈。跟着比耳斯来的是**泰勒**，这是个令人十分厌恶的爱慕虚荣的人。

比耳斯的加入在公众的心目中会认为我们协会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会变成他允许保护的许多团体中的一个。他挤进哪里，出身于他那个阶级的其他人也会跟着到那里，我们为英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一切监护而作的有效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

我早已知道，如果让比耳斯进来，那末将来提出的一系列问

^① 见本卷第85—86页。——编者注

题，主要是社会性质的问题，会迫使他辞职。我们不能不对**土地问题**等发表宣言，而他**不可能**在上面签字。现在不接受他不是比让他以后和我们脱离关系更好吗？^①

我知道，在德尔先生干了蠢事之后^②，要处理这个提名是会有些困难的。

我估计，如果平心静气地和几个主要的英国委员商量，那末在他回委员会之前就可能把整个问题[顺利解决]^③。

致兄弟的敬礼。

卡·马克思

附带说一下。比耳斯先生虽然对波兰很热情，但是到现在他除了在……公爵^④领导下取消了所有保卫波兰的游行以外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干。昨天他又想重施故伎，进行挑唆^⑤。

18

恩格斯致奥托·迈斯纳

汉 堡

1865年2月22日于曼彻斯特

阁下：

您本月17日的那封亲切的信，我直到现在才收到，因为经过

① 下面两段，在英文文本上没有，是根据法译文的手抄稿发表的。——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6页。——编者注

③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④ 原稿空缺，看来是指唐森侯爵。——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85—86页。——编者注

奥斯坦德的邮路中断了整整三天。我很感谢您马上同意出版，特别是很快就排印。^①

我同意稿酬为一印张两个金路易，请您自行确定印数，不过您必须在下封信里把印数告诉我；自然，我只同意[第一版]^②按这个稿酬计算。

报上的小篇介绍文章将马上提供。

您说得对，稿子[寄发]似乎被耽搁。这由以下情况造成：我在2月11日星期六晚上脱稿，深夜写好附函；13日星期一上午十点钟发信，星期一晚上就由多维尔的邮船运走，也就是说并不比星期六晚上发信晚些。墨守陈规的英国人在星期天晚上是没有邮船出海的，至少是不到奥斯坦德。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格斯

我期望在27日或28日能把十二本样本邮寄到这里。

19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⁴⁵⁰

汉诺威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

埃卡留斯从我在工人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所作的一些简短的摘

① 指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见本卷第80页)。

——编者注

② 这封信的原稿是用复写纸复写下来的拷贝。手稿中有两个地方缺损了；方括号中的字是按恩格斯1865年2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补上的。——编者注

要，有些地方所包含的意思同我实际上讲的完全相反。¹⁰³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信给他，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在他的下一次通讯中更正这些地方，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没有多大意义。

2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敬爱的朋友：

昨天我接到您的一封使我很感兴趣的信，现在就来逐项回答。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象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即将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愈来愈暧昧不明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

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令人厌恶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鄙的布林德^①（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发表了^②）。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答应同恩格斯一起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²⁷，而且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③），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计划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名为撰稿人²⁴。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保证）。1864年9月底，他本来要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⁵⁷可惜拉萨尔没有能演出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显得极其愚蠢可笑！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以此永远结束！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④，是由于民族联盟¹⁵¹对一个小

① 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0—441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82、87页。——编者注

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可以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的良好手段,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⁹⁷,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⁴⁵¹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利浦二世的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①,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甚至到处都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甚至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要接着谈上面中断了的那个话题!《**社会民主党人**

^① 波扎侯爵和菲利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利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编者注

报》刚一创办，立刻就表明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瓦盖纳(《十字报》的)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⁷、《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个美妙的计划，由于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①。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便防止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象对进步党人⁵⁸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特·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②。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对待他从拉萨尔那里根据遗嘱继承下来的重要性。

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愈来愈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联合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完全废除联合法，因为这样做就会把官僚制度打开一个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⁸⁷，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③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联合法，政府就会用**言词**(如社

① 见本卷第4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8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72、77页。——编者注

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词)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⁹⁶,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之流的先生们。(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①。

同时,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¹⁷⁸我如果要在哪里进行**宣传活动**,那就只有采取冯·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会被允许。

我倒万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的。¹⁰⁵

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受到了拉萨尔的信徒的反对，因为他们：（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这是使德国远远地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的那种“**现实**”。）

由于每一个花一先令取得会员证的人都能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以及比利时人）受法律禁止以“协会”的形式参加我们的组织而选择了这种个别取得会员资格的方式，由于德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求我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们成立小团体，不管每个地方的成员有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都将得到一个英国会员证。由于英国的协会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办法就是在法国也不会遇到任何阻碍。我非常希望您以及和您最亲近的人用这种办法和伦敦建立联系。

感谢您开来的药方。真是怪事，在接到药方前三天，讨厌的病又复发了。因此，药方来得正是时候。

过几天我再寄给您二十四份《宣言》^①。

刚才来了一个朋友，使我不得不停止写信，而我又很想把这封信寄出，所以您信中的其他问题我下次再答复吧。

您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21

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5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济贝耳：

马克思已把我们反对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声明^①寄给你了。为了也用肯定的形式抗议把我们和俾斯麦精神揉在一起的企图，我写了一本小册子^②，汉堡的奥·迈斯纳已经答应出版。请你设法把这本书的介绍刊登在《杜塞尔多夫日报》和其他你能找到门路的报纸上，内容大致如下：

“最近汉堡的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将出版**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写这本小册子的原因是一家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报纸^③邀请作者在该报上谈这个问题^④。但是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需要比报纸所能提供的更多的篇幅；加之最新的‘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亲俾斯麦方针使《新莱茵报》的代表不可能参加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的工作。由于这些情况，所以这本著作作为**单独的小册子出版……**”¹¹⁰

你必须快点进行，因为迈斯纳来信说，小册子在2月24日就要**分发**出去。它会引起拉萨尔那伙人的狂怒，也会引起进步党人⁵⁸的狂怒，而俾斯麦先生的怒火也不会比他们小些。它在不少地方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46—48页。——编者注

尖锐地谈到了人们多半是讳言的东西。如果报刊由于牵涉到各个方面而不能再对它默然回避⁴⁵²，那它就会产生应有的效果。

所以，请快点行动！这是主要的。我将通过科伦的克莱因医生给《莱茵报》提供必要的材料。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注意：你还可以补充一点，说小册子也发挥了1848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捍卫的既反对政府，也反对进步党的观点。

22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圣路易斯

1865年3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终于可以答复你1月20日的来信了。我把它寄给了马克思，他耽误了——他生了病，也是一个原因——很久，实际上直到上星期才寄还给我^①，所以要赶上**上一班**轮船给你写信已经来不及了；那天公司里的业务也实在太忙。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问题作了详细的答复^②。由于本地报纸对军事行动的报道漫不经心，我已经弄不清“联合”行动的线索了。雷德河远征仍然使我完全不能理解，而且薛尔曼从维克斯堡向东

① 见本卷第8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2页。——编者注

运动⁴⁴也很不清楚，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从新奥尔良出动的南部军团。在这些联合行动中军队会合点不仅被指定在敌人的活动范围以内，甚至还在敌人的后方，这表明毫无军事经验的人的战略观念是多么幼稚。可是，如果高贵的弗兰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在丹麦战争³中没有掌握比敌人多一倍的兵力，那末他们也不见得会做得好些。密松达战役⁴⁵³和进攻前对杜佩尔²⁰的两次难以理解的“佯动”（这种行动没有叫法，姑且这样叫吧）甚至还要更加幼稚。

至于格兰特在里士满附近的行动²²，我想作不同的解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从西部进攻里士满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由于得不到确实消息而且距离又这么远，只能这样判断——格兰特宁愿从东部进攻，有两个理由：

（1）因为他在那里比较容易得到给养。在西部他只能利用通往弗雷德里克斯伯格和田纳西的铁路（这两条铁路所通过的都是受过战争摧残的地区），可是在东部他既可以利用通往弗雷德里克斯伯格的铁路，又可以利用约克河和詹姆士河。我考虑到大军团供应的困难在整个战争中所产生的极大的影响，所以在没有弄清这方面的情况以前，我不能随便指责格兰特。你责备格兰特背海作战，但是只要有了制海权，有了给军队上船的可靠地点（门罗和诺福克），那末背海作战也是**有利的**。请比较一下威灵顿在西班牙的几次战局和克里木战局，当时联军虽然在阿尔马打了胜仗，但只是为了能从海洋掩护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南的后方，他们的确是**逃走了**。很明显，占据谢嫩多厄山谷，是对华盛顿的安全的最好保障。但是又发生了下面一个问题：

（2）格兰特（和林肯）是不是**想使华盛顿避免任何危险呢？**我

认为不然，由于联邦宪法不严密，并且由于北部某些州对战争的态度十分冷淡，林肯实际上从来没有认真下定决心把同盟军从里士满驱逐出去，而相反地是想让他们留在阵地上，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华盛顿、宾夕法尼亚，甚至纽约。我以为，他不这样做就不能得到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新兵和经费。我很相信，最近三四个月以来，格兰特很想把里士满夺过来，但是力不从心。我估计他的兵力有七万到九万人，而李有五万到七万人。要是力量对比大致就是这样，那末他在他所采取的这场战略上显然是错误的进攻中，使李丝毫没有进行攻势防御的机会，并且至少从三个方面包围了里士满，就算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过去两年以来，李在北部和南部的将领中是以善于进行出色的反攻闻名的，因此，我不能设想他现在会放弃这种作战方法，除非他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北部不寻常地占了便宜，因为南部的精锐部队——出于对荣誉的幼稚理解——一直被北部牵制在里士满附近，也就是说，一直被牵制在南部地区的一个角落里，这时密西西比河流域被占领，接着薛尔曼完成了进军⁴⁴，而附近全部地区也就被切断了，南部在军事上也就被瓦解了，最后联邦现有的全部军队也就能够向里士满推进并以决定性的打击来结束全部战争。看来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从纽约传来的最新消息是2月25日的，即关于占领查理斯顿和威耳明顿以及薛尔曼从哥伦比亚向温斯博罗推进的报道。这个薛尔曼看来是北部唯一善于利用士兵的两条腿来取得胜利的人。他所指挥的一定是一些出色的小伙子。我焦急地等待事态的发展。要是李正确地估计到他的绝望的处境，那他除了撤出营垒向南转移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是到哪里去呢？对他**开放**的只有通往林奇堡和田纳西的一条路。但是进入只有一条铁路而

正面又有诺克斯维耳和恰塔努加两个要塞的狭窄山谷，是太冒险了。而且，这样很可能就得牺牲博雷加德和哈第的军队以及在北卡罗来纳的同盟军的其余部队，把自己的翼侧暴露给薛尔曼。或者是向彼得斯堡出动，绕过格兰特的左翼，一直南下去攻击薛尔曼？这是冒险的，但也是最有利的一着，只有这样，才能把败逃的残兵集合起来，用破坏铁路和桥梁的办法来阻挡格兰特的行动，并以优势兵力去袭击薛尔曼。如果薛尔曼同这些联合起来的力量作战，那毫无疑问，一定会失败；如果他退往海边，那就为李让出了一条通往奥古斯塔的道路，在那里李就可以让他的军队作第一次休整。但是那时薛尔曼和格兰特无疑会会师，李又得对付那些优势兵力，而且这一次又差不多是在旷野作战，因为我不以为同盟军还能再一次在国内任何地点集中起足够的要塞炮来建立一个新的里士满。但是他们即使做到了这一点，那也只是逃出一个陷阱，又落入了另一个陷阱。也许还可以向北部进犯？杰弗逊·戴维斯是完全能这样干的，但是如果真是如此，一切就会在两星期以内结束。

但是李也可能只向南方派出一部分兵力，协同博雷加德以及其他部队去拦阻薛尔曼，我觉得这是最可能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薛尔曼很可能象南德意志人所说的，狠狠地“揍他们一顿”，这以后李就再也不能有任何作为了。但是即使薛尔曼失败了，李也只能得到一个月的喘息时间，而从沿海各方面调来的军队——且不说格兰特可能战胜被削弱了的里士满守军——又立刻会使他象过去那样陷入恶劣的境地。不管怎样——战争是快要结束了，我迫不及待地等候每一艘轮船——，令人兴奋的消息现在正在源源不断地传来。这里许多同情南方佬的人对战略的种种推断是极端可笑的：这些推断可以归结为波兰—普法尔茨的将军施奈德在

每次逃跑时常常说的那句箴言,即“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

我很感谢你关于美国武装力量的情况的说明,幸亏有它们,才使我对美国战争的许多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轮廓。拿破仑大炮,我早就知道了;当路易·波拿巴重新发明这种炮的时候,英国人早已弃而不用了(这是一种十二磅轻型滑膛炮,装药重量为炮弹重量的四分之一)。普鲁士的榴弹炮,你要多少有多少,因为现在它们已被废弃了,代替它们的是六磅和四磅线膛炮(它们可以发射十三磅和九磅的炮弹)。至于你们的榴弹炮的射角只有五度,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旧式的法国长管榴弹炮(在1856年以前)的射角也不超过五度,如果我没有弄错,英国榴弹炮的射角只稍大一点。很久以前,只有德国人用榴弹炮进行大射角射击,但是由于命中精度很低,特别是距离远一点更是如此,因此它的名声很坏。

现在再来谈谈别的事。

有一个姓“冯·施韦泽”的法兰克福的律师,在柏林创办了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报,邀请我们为它撰稿。因为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要参加编辑部,我们也就答应了^①。但是,后来这份报纸开始宣传令人难以忍受的对拉萨尔的迷信,同时我们也已经确实获知(哈茨费尔特老太婆告诉过李卜克内西,要他按照这个方针办事)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关系比我们过去怀疑的还要密切得多。他们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协定,这个协定走得这样远,以致规定拉萨尔要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去发表关于把这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的演说,而俾斯麦给的只是关于实行普选权之类的并不肯定的诺言,以及关于联合权和社会性质的让步、国家帮助工人合作

^① 见本卷第22、23—24页。——编者注

社等方面的比较肯定的诺言。愚蠢的拉萨尔没有从俾斯麦那里得到**任何保证**，相反地，一旦他没有了用处，人家就会把他毫不客气地关进监狱。《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先生们**全知道这一切**，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越来越起劲地宣传对拉萨尔的迷信。此外，这帮家伙还被瓦盖纳（《十字报》的）的**威胁**吓倒了，于是就去巴结俾斯麦，向他献殷勤，种种丑态，不一而足。这太不象话了。我们发表了附去的这篇声明^①，就退出了该报，李卜克内西也跟着退出了。于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声明我们不属于社会民主党¹¹³。当然，这样革出教门，我们毫不在乎。整个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⁷走上了这种错误的道路，真是不可救药。再说它的日子也不长了。

有人要我写一篇有关军事问题的文章，我已经写好了，但是由于局势复杂化，文章扩大成了小册子^②，以单行本发行，现在随这班轮船给你寄去一本。从我收到的报纸来看，这篇东西，特别是在莱茵，似乎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如何，对于阻止工人目前接近反动势力，是大有好处的。

伦敦的国际协会工作很有进展，巴黎的情况特别好，但是伦敦也并不差。在瑞士和意大利，工作都很顺利。只有德国的拉萨尔派搞不好，目前就更不用说了。不过我们正在收到德国各地的来信和建议，情况已有决定性转变，其余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的。

对尊夫人所提的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我还没有举行过**宗教仪式**的婚礼。

附上鲁普斯^③的和我的照片。我的那张照片暗一点，不过我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只有这一张了。

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攻下了查理斯顿——乌拉！
盼速回信。

你的 弗·恩格斯

23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3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克里默先生完全**不了解**我（我**马上**就写信同他谈谈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在星期二^①晚上对那些旧的决议⁴⁵⁴提出新的修正案，今天收到您的来信之前，我还在给席利的信中寄去了**这些决议**。我要他在本星期四以前不要外传，以便让勒·吕贝先生有时间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让他自己散发决议。对克里默以及福克斯，我只是说，要不是勒·吕贝和沃尔弗^②先生以愚蠢的行为惹得大家生气，浪费了时间，那末决议本来一定能**写得更委婉**一些，同时也能更有**逻辑**一些，例如第二项决议（关于委派勒弗尔为法国报刊辩护人），只要增加一小句，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而第四项决议也对勒弗尔做了**过大的**让步，等等。这些本来都是可以纠正的，我虽向克里默先生表示遗憾，因为在决议的**内容**表决以后，没有把它们交给小委员会¹⁵去使它们具有应有的**修辞形式**。

① 3月14日。——编者注

② 鲁伊治·沃尔弗。——编者注

可是我认为，把已经在某一次解决了的而且——就决议的实质说来——解决得完全正确的问题再提出来，是**极其荒唐的**。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勒·吕贝和沃尔弗采取了这样的态度，那末**哪怕是删改一个字**，对于中央委员会说来也是不体面的。何况我给席利的信已经根本**排除了**这种可能。

当然，如果您把您的那篇关于事件经过的评论寄给我，我将非常感激您，但是请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想读一读，因为问题本身使我很感兴趣，而决不是为了要检查您写的东西。⁴⁵⁵

我早就相信您是不会使关系紧张起来的。但是我担心勒·吕贝先生已经十分幼稚地私下把消息寄给了**他的**朋友们。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2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杜伊斯堡

[副本]

1865年3月29日于曼彻斯特南门街7号

阁下：

我对您本月2—4日的友好的来信迟迟未作答复，请多多原谅。不过请您先不要责怪我，容我分说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最初几天我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急需进行一些积压下来的日常工作，另一方面要处理一些急迫的信件，而在经过长期的“没有虚度的(也许是虚度的)闲暇”^①之后，又要立刻和公众见面，并且又发

^① 西塞罗《为塞克斯蒂乌斯作的辩护词》第45章。——编者注

生了象我们和小小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所经历的那种有趣的奇事²⁴，在这种时候信件总是经常不断的。此外，我搬了家，因此我的文件有些乱，您的信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前天我才又把它找到，现在就赶快给您写回信。

您打算把您的《斯芬克斯》和其他出版物寄给马克思和我，我非常感谢这一友好的建议。⁴⁵⁶我在这里的书商是曼彻斯特的弗兰茨·提姆先生，一切东西您都可以经他转寄给我。把书寄到这里通常需要三四个星期；所以您哪怕就是把最前面的几期按印刷品平寄给我(这花不了多少钱)，我也将非常感谢，并且将非常乐意地偿还您的花费。寄给马克思的东西请经我转寄，寄到这里以后十二小时他就可以收到。正象您自己正确地看到的，现在我不能就今后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对您作出任何诺言，让我们暂时不对它作出决定吧，虽然我们和您合作也无论如何不会冒被人怀疑的危险，仿佛我们想从英国控制德国无产阶级的某一部分。

我的回信不得已而拖延下来，倒使我有机会接到了您的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①；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完了它。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②时，我也曾经由于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而感到惊奇。不过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最可耻的是它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正确地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

① 弗·阿·朗格《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见本卷第98页)。——编者注

②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规律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⁴⁵⁷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或对古代奴隶制都是不起作用的；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

马尔萨斯牧师的这个理论，同他所有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他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只有两种级数的纯粹武断的运用，才属于他自己。⁴⁵⁸在英国，这一理论本身早就被经济学家纳入了合理的范围：人口不是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而是对**就业手段**产生压力；人类能够增加得比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能要求的更快。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根据，它宣布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发展中必须消除的障碍。

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现在已经由于接连不断的商业危机而使这个社会走向崩溃并且最后走向消灭——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并且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以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象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

东南部和美洲西部的天然肥沃的极其富饶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⁴⁵⁹的时候。

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产**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亡率不断提高。如果突然来一个工业繁荣（这是常有的现象），使这种劳动变得能用来生产利润，那末劳动就能得到钱买东西，而且总能找到生活资料。这就是整个经济所陷入的无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总是把资产阶级关系的总体作为前提，然后证明，这个总体的任何个别部分都是必要部分，即“永恒的规律”。

您对舒尔采的合作社⁴⁶⁰的描述使我非常感兴趣。这一切也都在这里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过，而现在大体上都已经过去了。在德国的人们一定还会出现无产阶级自豪感。

我不能不提一下您所说的关于老黑格尔缺乏较深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的意见。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甚至他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没有能力把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整理出版。据我所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⁴⁶¹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格罗夫——《力的相互关系》，我记得该书最初是在

1838年出现的⁴⁶²)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当然,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尊敬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5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1865年4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爵夫人:

我坚决请求您把那本我在边上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的《雾月十八日》交给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⁴³⁸

我非常愤怒地读完了贝克尔^①对您的攻击文章。根据各方面的人给我的信来看,这个骗子所损害的并不是您,而只是他自己。我完全同意吕斯托夫先生的看法,即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任何一个分会听到这些诽谤会漠然置之,是不可思议的。⁴⁶³ 只要是有普通的礼貌,也就不容许干出这种卑鄙的事。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伯恩哈特·贝克尔。——编者注

2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4月13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荣克：

在**苏黎世教堂街223号**的《**白鹰报**》第三十号上，登载了一篇关于3月1日我们的波兰大会¹¹⁴的报道。这篇报道想必译自《**每日新闻**》，或者另一家故意抛弃以国际协会的名义提出并在圣马丁堂群众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的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您既然是**瑞士**通讯书记，您就有责任更正这篇报道，并要求报纸的**编辑**把下面这篇包括《蜂房》上的报道⁴⁶⁴的逐字逐句的译文的短文刊登出来。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亲爱的荣克，结束语您当然可以斟酌修改。因为您几乎是一个法国人，而我只是想用德文给您勾出一个轮廓而已。

27

马克思致莱昂·封丹⁴⁶⁵

布鲁塞尔

[草稿]

1865年4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在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见附件），我被任命为比利时临时书记，以代替公民勒·吕贝，他辞去总委员会委员职务一事已被一致通过。由公民杜邦接替他担任法国书记。

如果您愿意，我以后可以简单地跟您谈谈中央委员会里存在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我认为，一切事情的真正的罪魁就是同我们总委员会作梗的那个自命为意大利爱国者的、但是又同无产阶级利益顽固敌对的人^①，而如果不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共和主义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的新形式。据他的最盲目的工具之一^② 供认，难道他不是竟然要求从我们的《宣言》^③ 的意大利译文中删去所有敌视资产阶级的句子吗？

尽管有这些痛心的事件，尽管有些人多少是自愿地辞了职，我们的协会仍然在胜利地前进。它存在才几个月，仅仅在英国就已经有将近一万二千名会员。

倘蒙您把关于**我们协会目前在比利时的状况的正式报告**寄给我，中央委员会将十分感激。

① 马志尼。——编者注

② 方塔纳。——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Fontenay 20. ¹⁸⁶⁵ Rue grand Thorigny, à Bruxelles.

15 Avril. Hydre Hellmuth:

April 11th. 1865. At a sitting of the Central Council
on April 11th inst. Citizens Charr was unanimously
elected corresponding secretary Pro tem for
Belgium in view of Citizens LaLuz resigned.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Council

G. Odysse - President. W. Drees - Don Juan Secret.

Don't of propose as Secrets and to do so.

Hellmuth.

Citizens

Bruxelles 15 April 1865.

Il y a eu dernière séance (dans l'absence) le Conseil
Central a élu pro tem secretaire correspondant pour
Belgique à la place du Citoyen LaLuz, dont la
résignation comme secr. du Conseil a été unanimement
acceptée. Le Citoyen Dreyfus aura le remplacement en
raisonnable pour le travail.

Je vous le demande, je vous dois en plus tard une liste
d'incidents désagréables survenus au sein du
Conseil Central. Dans mon opinion, leur nature n'est

马克思 1865 年 4 月 15 日给封丹的信的草稿

1864—1865 年马克思的笔记本中的一页

务请您在您的通讯中把将来要归入中央委员会档案的正式信件,同承情写给我的私信区分开来。

我的通讯处是:“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阿·威廉斯^①先生收”。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2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4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星期一晚上(八点钟,如您觉得太早,那就晚一些)请到我家来吃便饭,您将看到厄内斯特·琼斯。除了您两位,只有奥哲尔、克里默和彼·福克斯。如果我再多邀请几位客人,那末人数就太多,就不符合这次晚会的目的了。这话请勿转告他人。

我刚才给克里默写了信,要他立刻起草一份给比·万萨德的委托书。应该让杜邦很快设法把它交给万萨德。如果杜邦能够把这份文件直接送给万萨德,而不经弗里布尔,那就再好不过了。

万萨德已经写信告诉吕贝,说他如果不是直接从伦敦收到委托书,他就不予接受⁴⁶⁶。吕贝在给弗里布尔的信中答应把这件事告诉中央委员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我有根据猜想,后来弗里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布尔“遗忘”这件事并不是无意的。

关于巴黎以后发生的事情（大体说来会有好的结果），我将口头告诉您，而现在请您给杜邦以指示。

·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克思

29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1865年5月27日以前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

我真希望《公开信》的译文能够登载在《改革报》^①和《莱茵报》上。当然必须说明原文是用英文写的；而且也不妨说我就是作者。⁴⁶⁷ 资产阶级报纸至今还在骂我们，因为阿·林肯对祝贺他再度当选的各种贺信的回信中，只有对我们那封贺信^②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③。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柏林改革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2—53页。——编者注

3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1865年6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好久没有写信了，因为一直疾病缠身，同时在我有能力工作的那些时间，工作又很繁重。此外，在你的那些来信中，也没有什么非要立刻回信不可的事情。

《北极星》已有一段时期没有出版了，看来是因为缺乏资金吧？总之，这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收到它了。这份肮脏的小报！联合会^①的各个分会的声明宣称：不论是谁，只要是对拉萨尔所阐述的信条有丝毫侵犯，他就是大叛徒，简直是杰作！^②真是意味深长，妙不可言！

伯·贝克尔先生在柏林干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报》怎样“维持”？

你对库格曼医生完全猜错了。我同他书信来往已经有好几年。他早在1848年在杜塞尔多夫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至于皮佩尔，他在这里的时候连库格曼的名字也不知道。⁴⁶⁸

我还没有给施土姆普弗写信，因为在这段时期我什么信也没有写。至于他交给布龙的那些便条，当然我也没有收到。

尽管得到德国那种“广泛的支持”，国际协会进展得很顺利。⁴⁶⁹

① 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26页。——编者注

至于《路易·波拿巴》^①，我从你对这件事的突然沉默中就猜到没有成功。⁴³⁸ 我倒也很高兴，因为今后我要把它收在我的文集中。哈茨费尔特老太婆在干什么？遗产纠纷的情况怎样？⁴⁷⁰ 祝好。

你的 卡·马·

埃·鲍威尔先生、布赫尔先生这批家伙现在在干什么？埃德加尔^②也许还要长久地留在这里^③。

3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1865年7月3日于[伦敦]少女塔

亲爱的小人国小姐：

您要原谅我回信“迟延”了。我这个人在决定一件事情以前总要想上两遍。所以在我收到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哪个调皮鬼给我的请帖以后，我真有点糊涂了。但是我相信，您一定办得很光彩，您同包办筵席的人一定安排得很体面，我很愿意借着这次多少有些意外的机会来享用您的饮食。但是请您不要看轻喝的东西，据说女孩子是有这个坏习惯的。我有风湿病，所以希望在您的客厅里不要有穿堂风。必要的通风，我自己会来安排的。我的右耳有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②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24页。——编者注

些聋，所以请您在我的右边安排一个谁也不喜欢同他交际的不爱说话的家伙。在我的左边希望您安排一个美人儿，也就是说，您的客人中的最美丽的女士。

我有嚼烟叶的习惯，请把烟叶准备好。我从前同美国佬打过交道，因而染上了吐痰的习惯；希望痰盂多放几个。因为我的举止很随便，我受不了这种闷热的英国空气，所以您应当做好准备：我要穿象亚当那样的衣服来。我希望您邀请的女客也穿这种衣服。

再见，我亲爱的不认识的小淘气鬼。

永远是您的 怪人博士

希望不要有英国酒。

32

马克思致莱昂·封丹⁴⁷¹

布鲁塞尔

[草稿]

1865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很早以前我曾托一个路过布鲁塞尔到德国去的英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但是至今我既没有得到您的消息，也没有得到那个英国人的消息。现在不谈我给您的回信，只谈谈目前的事情。

勒·吕贝先生已经以英国一个支部^①代表的资格回到中央委员会，而伦敦的意大利团体¹⁴又让沃尔弗先生来当他们在委员会的代表了^②。

① 格林威治的（见本卷第12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27页。——编者注

由于《工人论坛》被查封，我们的一位巴黎通讯员沙尔·利穆津先生在巴黎找不到承印人，于是就到了布鲁塞尔，想在那里出版报纸。他在布鲁塞尔听到了我们的事业的情况。有人告诉他，在您提议的关于同我们协会合并的决议一致通过以后，联邦团体拒绝执行这个决议：

首先是因为该团体坚持自己选举自己的通讯员的权利，不要中央委员会委派的通讯员。

其次是因为该团体拒绝缴纳会员证的费用，同时也拒绝象过去那样继续提交一法郎五十生丁的捐款。

据利穆津先生的信中说，您后来到印刷工人协会去交涉过，但是由于同样的困难，结果还是那样。

至于谈到通讯员的选举，中央委员会认为加入协会的团体才有权自己选举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员会自己只保留了批准权。在布鲁塞尔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那里还没有正式形成的团体。能不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些团体承认您是通讯员，而他们那方面也象巴黎和日内瓦那样再选出一个领导委员会？

至于谈到会费，那些团体本身也明白，如果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认为可以不缴纳会费，那末中央委员会就根本不能实行任何一般性的措施。看来，只是要求缴纳**双重**会费才会引起反对意见。这个问题能不能和和气气地加以解决？中央委员会准备采取各种同它所担负的义务不相抵触的让步。

我个人相信，您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您对共同事业的热心，我向您的这种热心呼吁，建议您走上和解和恢复关系的道路。如果您立即回信，我将非常感激，首先是因为我应该把这件事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其次是因为9月25日要在伦敦举行由各领导委员会的成

员参加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¹⁷⁹。

中央委员会确信今年不可能召开代表大会，但是伦敦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可以为它做准备^①。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克思

33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汉诺威

1865年9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一知道你还在汉诺威，就马上告诉你信件中断的原因，并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9月25日，这里的国际委员会将同瑞士、法国和比利时理事会的代表举行（秘密的）**代表会议**。你能不能设法作为德国的代表被派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136—137页。——编者注

3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汉诺威

1865年9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密勒^①：

昨天下午才收到你的信，要立即回信已经太晚了。疾病简直弄得我很久不能写信。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想现在也不必去说了。就是现在，还是有许多事情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所以我的回信只能写这几行。

你们的**报告**^②（当然是英文的）有很大意义。下星期一（9月25日）必须把它送到这里来。除非你由莱比锡邮局**直接**给我寄信，否则是不能及时送到的。

瑞士人选出了两名代表：杜普累先生，法国人；**菲利浦·贝克尔**先生，德国人。

哈茨费尔特老太婆现在住在巴黎。这个老妖婆在那里同那个“戴绿帽子的”“社会主义”之父、她的最忠顺的奴仆**莫泽斯**^③一起搞阴谋。正是由于她的怂恿，他才敢在《北极星》上登载他的《警告》，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他的无耻诽谤。⁴⁷²她现在正同他一起对她的过了时的“奥狄浦斯”^④大事“吹捧”。《社会民主党人

①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② 给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编者注

③ 赫斯。——编者注

④ 拉萨尔。——编者注

报》伦敦通讯员大概是傻头傻脑的维贝尔^①。所有这些消息都是从巴黎传到我这里来的。至于谈到我本人，我是存心不去注意这个运动在柏林和汉堡的“机关报”^②在搞什么。这个所谓的运动是那样令人讨厌，你越少听到它越好。

我们在这里办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周报《工人辩护士报》。如果你能为它写一些通讯(英文的)寄给我，我们将非常感激你。

忠实于你的 阿·威廉斯^③

35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汉诺威

1865年9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真不走运，偏要在我离开这里到大陆去三个星期¹⁶⁸的时候写信给我，所以我一直到回来以后才发现你的来信。附上你要的五英镑——银行券 B/V 68754，曼彻斯特，1865年1月16日。

我今天不能写很多，因为我还想赶上把银行券寄出去；我只告诉你，马克思当然有理由生你的气。你在柏林的辩护词中驳斥贝克尔^④反对马克思的那些无稽之谈，说得太软弱无力了。而在班

① 路易·维贝尔。——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北极星》。——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④ 伯恩哈特·贝克尔。——编者注

迪亚事件和其他许多问题上,你也象贝克尔先生那样,把一些事实都说错了,而你从《福格特先生》中是很容易找到比较正确的资料的。¹⁶³ 这些令人很不愉快的东西,现在正由哈茨费尔特夫人借用你的话,以这种歪曲的形式在世界上到处散布。^① 而你居然还希望摩尔对这件事心平气和。

你的 弗·恩·

3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9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明天(星期日)我等您来吃午饭(完全是家常便饭)。我也邀请了德·巴普和贝克尔^②。务请以我的名义邀请一下考布。今天上午我忙于各种事务,所以不能写两封信。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马克思

① 见本卷第139页。——编者注

②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编者注

37

马克思致所罗门·富尔德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65年11月9日于伦敦

博士先生阁下：

由于我遗失了我姑母的地址，烦您将所附的信转寄给巴·布吕姆夫人。

尊敬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3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1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从曼彻斯特回来¹⁷⁴以后发现您的来信，非常遗憾地得知您还在生病。我很担心，您每次总是停止医疗，过早地开始工作。

星期日午后我到您那里去。我很想在您那里见到杜邦，因为我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他。

我全家人都很关心您，希望您早日复元。

代我向荣克夫人问好。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39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65年11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有这样一些问题：

一、有关协会的问题

- (1) 有关它的组织的问题。
- (2) 建立协会会员的互助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

二、社会问题

- (1) 合作劳动。
- (2) 缩短工作日。
- (3) 女工和童工。
- (4) 工联。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5) 在国际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
- (6) 国际信贷：设立国际信贷机构，它们的形式和生活方式。
- (7) 直接税和间接税。
- (8) 常备军及其对生产的关系。

三、国际政策

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

四、哲学问题

从宗教思想同社会、政治和理智的发展的联系中来谈宗教思想。

其余的**决议**，例如关于代表大会等等的决议，您可以在登载关于代表会议的三天会议的那一期《**工人辩护士报**》上找到。⁴⁷³

不要忘记向韦济尼埃要**正式**报告。

请把**考布的地址**告诉我，我不知道把他的地址放到哪儿去了。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4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汉诺威^①

1865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密勒^②：

自从代表会议¹⁷⁹在这里开过以后，我又大病了一场。后来又

①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②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为家务事离开了伦敦。¹⁷⁴ 所以我一直就没有写信。至于你的报告¹⁷⁴，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你在柏林演说中，犯了些令人很不愉快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只有你才能犯的，因为所涉及的事实只有你知道，但是这些事实被你讲错了，而且有一半也被你遗忘了。^① 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接到了一封柏林来信¹⁷⁶，正准备回信。到柏林去，我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即使我能去，也谈不到做什么鼓动工作，这你知道得很清楚。普鲁士政府宣称，对我来说，大赦仍然不给我在普鲁士居住的权利，只准许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路过俾斯麦的天下，¹⁷⁸ 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这几天内我将给你寄去几号《工人辩护士报》。你可以随意用任何题目给它写点东西，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都行。目前这份报纸立意很好，但是还太平淡。当然，我本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时间为它撰稿，虽然我是它的理事之一²⁰¹。（由于讨厌的病经常复发，我曾经不得不暂时停止去最后完成我的书^②，现在我只好把全部时间都放在这上面，而有一部分时间仍然被国际协会占去。）恩格斯曾经答应撰稿^③，但是还一点没有做。其他一些人也是这样。

代表会议决定5月底在日内瓦举行公开的代表大会。也批准了届时要讨论的问题大纲^④。但是，只有属于同我们有联系的团体并由它们派出的代表，才能出席大会。我现在十分郑重地建议你（在美因兹我要通过施土姆普弗来建议，而且还要把这点写信告诉

① 见本卷第139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61、164页。——编者注

④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柏林人^①)带几个人参加协会,人数多少无所谓。我会把**会员证**寄给你,钱由我来付,这样你就可以**把它们分发出去**。但是现在就要行动起来!任何**团体**(不管它有多少人),只要付五先令就可以集体加入协会。可是那些每张收一先令的**会员证**就使你有权取得个人会员资格,这对于所有到外国去的工人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要把这个金钱问题看得太重。主要的是在德国招募会员,既要个人会员,也要团体。在代表会议上,佐林根是唯一派了代表的地方(他们已经把代表权力赋予我们的老朋友贝克尔^②,如果你认为此人是哈茨费尔特这个泼妇的工具,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大纲(代表大会上要讨论的问题)我在下一封信里寄给你。在巴黎,所有的自由派报纸和共和派报纸都对我们的协会大事渲染。著名的历史学家**昂利·马丁**在《**世纪报**》上发表一篇关于协会的热情洋溢的社论¹⁸⁰。

关于**昆施特**,我什么也没有听到⁴⁷⁵。

有一件事也许会使你感到奇怪:在收到柏林工人的信以前不久,我也从那个城市——当然也就是从“启蒙运动的中心和基地”——收到了**洛塔尔·布赫尔**的一封信,邀请我担任《**普鲁士国家通报**》的金融问题的伦敦通讯员,他向我示意,凡是一生中还想对德国有影响的人,就应当“投靠政府”。我已经给他写了几行回信,他大概是不会发表的。你当然也不必在报纸上**公布**这件事,但是你可以私下告诉你的朋友们。

弗莱里格拉特的伦敦的小铺子,也就是说,瑞士银行的伦敦分

① 奥古斯特·福格特、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泰奥多尔·梅茨内尔。——编者注

②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编者注

行,就要停业了,在1866年以前绝不会复业。

代我向你的夫人和阿利萨^①衷心问好。

忠实于你的 阿·威廉斯^②

我弄到几封有趣的信,这是伯恩哈特·贝克尔在很久以前住在伦敦时写给罗德博士的。

我又拆开了这封信(撕破了一些),想再写几句:今年春天我给库格曼医生寄去了一封信和我们协会的一些会员证。我连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⁴⁷⁶你说的那封信,我也没有收到。请你写信把这情况告诉他。如果他要给我写信,就让他写“阿·威廉斯先生收”,不要再写别的称呼。

41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⁴⁷⁷

布鲁塞尔

[1865年11月25日左右于伦敦]

一、有关协会的问题:

(1)组织问题,

(2)协会会员的互助办法,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

二、社会问题:

(1)合作劳动,

① 厄内斯蒂纳·李卜克内西和阿利萨·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 (2) 缩短工作日,
- (3) 童工,
- (4) 工联, 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5) 在国际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斗争中的行动,
- (6) 国际信贷, 建立银行, 活动的方式,
- (7) 直接税和间接税,
- (8) 常备军及其对生产的关系。

三、关于国际政策的问题。

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抵制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

四、哲学问题: 从宗教思想同社会、政治和理智的发展的联系中来谈宗教思想。

1866年

42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①

[1866年1月13日左右]于伦敦
西北区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贝克尔：

你一定生我的气了，这是“公正的”，同时也是“不公正的”（你反正已经从海因岑那里知道我是个“诡辩者”）。我必须誊写一千二百页手稿^②，而且我的出版商^③早就埋怨我了，并且承蒙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¹⁵和《工人辩护士报》理事会的关注我在这种巴比伦^④中大量地耗费了时间，除此以外，我还有非常伤脑筋的艰难的“家庭状况”，这曾迫使我短时间离开伦敦¹⁷⁴，而且至今还没有

①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③ 迈斯纳。——编者注

④ 根据圣经传说，有人企图在巴比伦修建一座高可接天的塔，在开工后，天神发怒，“弄混了建筑者的语言”，使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以致停工。因此，巴比伦一词就成了混乱的同义语。——译者注

得到妥善安排,如此等等。

从我**今天**收到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我的妻子收到的)随信附上的字条中,你可以知道,我在**将近两星期以前**寄给你的一个纸包被大受夸奖的法国警察没收了。那里面主要有几本《**共产党宣言**》和一张字条,字条上我根据你提的问题简单地告诉你,**本德尔**不反对我把你的号召书的**英译文**登载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其他还有一份关于在瑞士的活动的报告等等。⁴⁷⁸

我们决定不发表关于代表会议的任何正式报告¹⁷⁹,这不仅是由于经费不足,也不仅是由于根据**章程**我们有责任向代表大会作全面的总结报告,从而想避免重复,主要是因为,公开宣扬代表会议本身的情况,特别是它的十分“不完整的”性质,对我们来说是弊多利少的,而且会给我们的敌人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武器。我们知道,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勒·吕贝和韦济尼埃正等待着利用这个机会。事件证实了这一点。起初是韦济尼埃在《**佛尔维耶回声报**》上攻击中央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紧接着在同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勒·吕贝所制定的原则宣言和章程草案,他想以他所创立的那个同我们相对立的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名义,强使协会接受这个草案。^①然而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支部抛开了它的创始人。它的两个优秀的成员龙格(《**左岸**》的编辑)和克雷斯佩耳加入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决定,韦济尼埃必须证明他的诽谤性断言,否则将被开除。¹⁹³

目前我不能寄给你任何文章,因为我连**一小时的空也没有**。可是,**恩格斯**只要一收到第一期^②并把情况弄清楚,就会马上寄给

① 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

② 《先驱》杂志。——编者注

你。**李卜克内西**也会从莱比锡寄文章。我也会写信给汉诺威的库格曼医生和美因兹的**施土姆普弗**。

杜普累的刊物^①的第一期很贫乏。荣克已就这一点写信给他。

李卜克内西的通讯处(寄给:**约·密勒**^②):莱比锡法院路2号。

这里的运动,从一方面说,开展得很顺利,而从另一方面说,并不如此。我们建立的改革同盟举行了要求普选权的群众大会;这是我在伦敦见到过的最大的一次群众大会¹⁸⁵。在会上讲话的都是工人。甚至《**泰晤士报**》都非常惊慌,就这一“讨厌的”怪事发表了两篇社论⁴⁷⁹。另一方面,这个运动耗费了我们优秀工人的力量。

《**工人辩护士报**》很贫乏。现在由**埃卡留斯**主编已开始好转。^③但是筹划经费非常困难。

我收到一封从柏林寄来的由福格特、梅茨内尔和其他工人签名的信,信中深思熟虑地和批判地分析德国工人运动的现状。不加批判的只是他们的一个要求:要我到柏林去把事情掌管起来。难道他们不知道,普鲁士政府“禁止”我在普鲁士居住。^④

在你通知我**用什么办法**给你寄一本《宣言》^⑤以前,我试图**经过美因兹**寄一本。里面有些东西对你的杂志也许有用。

各德国人支部最好暂时都加入日内瓦的组织,同你保持经常

① 《国际工人协会报》。——编者注

②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77—178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59、160—161页。——编者注

⑤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的联系。一有这类情况，请马上通知我，以便我终于能够**在这里**报道一点德国的成就。⁴⁸⁰

由于担心“法国的没收”，我把这封信寄到杜普累那里。我看，帝国在动摇。起初是同墨西哥和美国的事件。接着是法国的三个团的暴动⁴⁸¹。后来是大学生的风潮。¹⁸⁷波拿巴在修改《罪犯引渡条约》⁴⁸²问题上同英国相骂时和在查封奴性的《比利时独立报》时表现出的张皇失措。最后是由于从英国和整个欧洲向美国过多的输入而大大加速到来的**工商业危机**。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4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1月15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

祝您新年幸福并衷心感谢您的友好的来信。

由于目前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只能写这样短短的几行，请原谅。下一次我将写得详细些。

附上两张会员证，在下一封信里我将把5月底在日内瓦召开的公开的代表大会²⁷⁰上所要讨论的问题告诉您。

我们的协会有了很大的进展。它已经有三个正式的机关报，一个是伦敦的《工人辩护士报》，一个是布鲁塞尔的《人民论坛报》，

一个是在瑞士的法国人支部的《**国际工人协会报。瑞士罗曼语区支部**》（日内瓦）；瑞士德国人支部的一个刊物《**先驱**》过几天就要出版，由**约·菲·贝克尔**主编。（通讯处：日内瓦摩尔街6号约·菲·贝克尔收，如果您什么时候有政治性或社会性的通讯要寄给他，可以用这个通讯处。）

我们终于把一个唯一真正庞大的工人组织，即过去**仅仅**关心工资问题的英国**工联**吸引到运动中来了。几星期以前，我们建立的争取**普选权**的英国协会^①（这个协会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半数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工人）在工联帮助下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讲话的都是工人。¹⁸⁵《**泰晤士报**》接连两号都在社论中论述这次大会，由此您可以看出它所产生的影响了。⁴⁷⁹

至于我的著作^②，现在我每天用十二个小时去誊清。我想在3月间就把第一卷的手稿带到汉堡去，并且借这个机会看看您。

尤斯图斯·冯·麦捷尔的继承人^③的翻筋斗使我觉得很有趣。一个有天才的人到这样一些琐事中去寻求并得到满足，这是多么可悲！^④

至于毕尔格尔斯，这当然是一个好心人，但是他太软弱。一年多以前，他曾经在科伦的一次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称（科伦的一些报纸上都刊登了这件事）：舒尔采-德里奇彻底“解决了”社会问题，只是他（毕尔格尔斯）**同我的私人友情**使他走上了共产主义的歧途！既然他作了这样的**公开声明**，我还能不把他看做“变节

① 改革同盟。——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③ 米凯尔。——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66页。——编者注

者”吗?①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4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②

1866年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

恭贺新年!

我一直沉默,而且现在又只写短短的几行,务请原谅。你不会相信,我的时间多么少。**疾病**总是周期性地发作,各种偶然事情使**我不愉快**,由于国际协会而**忙碌**等等,这一切迫使我把每一分钟的空闲时间都用来誊清我的手稿③。我希望,能在3月份亲自把第一卷带给出版商④排印。(但全部两卷要**同时**出版。¹⁶²这是**好事**。)

因此,十分简单地告诉你:

今天寄给你最近两号《**工人辩护士报**》,现在它的主编是埃卡留斯。⑤如果你想寄给他**文章**——这是我所希望的,——请寄到我这里来(政治的,社会的,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还附上几张**会员证**。我已经为它们付了钱,因此你可以把它

① 见本卷第166—167页。——编者注

②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③ 《资本论》。——编者注

④ 迈斯纳。——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177—178页。——编者注

们交给你想要给的人,只是必须把姓登记下来,在“英镑”那一栏写一个0,而在第二栏写二先令一便士。

条件大致如下:**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协会的**团体**,得到**集体会员证**,每年缴纳五先令会费。如果这种团体的所有成员是**单个地**加入的,那末他们将得到我寄给你的那种会员证。这对于工人很方便。会员证在国外可以作为证件,这样在伦敦、巴黎、布利斯托尔、里昂、日内瓦等地的同行就可以为他们找到工作。

协会有了很大的进展。它已经有一家英文的正式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一家布鲁塞尔的《**人民论坛报**》,一家日内瓦的法文报纸《**国际工人协会报。瑞士罗曼语区支部**》,还有日内瓦的一家德文刊物《**先驱**》过几天就要出版。通讯处:**日内瓦摩尔街6号约·菲·贝克尔收**,如果你什么时候想为老头子写点东西(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可以用这个通讯处。

我还认为,你应当很快让我能够在这里宣布莱比锡支部的组织,并以它的名义发表一篇**英文**通讯。(到那时候这篇通讯对于《**工人辩护士报**》也是有用的。)虽说人愈多愈好,但是重要的不在于人数多少。

如果人们想作为一个团体集体地加入,那末,象你所知道的,他们必须每年缴纳**总会费**五先令——**一个很小的数目**。

约·菲·贝克尔给我写道:

“在莱比锡、哥达、斯图加特和纽伦堡将要组织支部;在这些支部达到一个大的数目并且在德国组成中央委员会以前,我们在这里应不应该暂时接受它们?”

我对这一点的回答是**肯定的**。^①但是,因为在一个城市可以有

^① 见本卷第496、497页。——编者注

几个分支，所以你和你的支部可以直接同我们保持联系。

我收到了几个柏林人^①的第二封信。今天我终将写信给他们。同时还要写信给库格曼医生。

祝好。

你的 卡·马·

将在5月底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那些问题²⁷⁰，下次通知你。

45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柏 林

1866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在寄给您会员证的同时，我写给福格特^②先生一封详细的信。我以为，使用两个不同的通讯处，我做得很恰当。看来，我唯一的错误是把福格特的通讯处16号写成了6号。

因此我请求您务必到邮局去查问一下，并把结果告诉我。自从上次写信给您^③以后，我长了一个新的痈，它的部位使我坐着很疼痛，因此我每天为出版商^④誊清我的手稿^⑤以后，就觉得周身

① 奥古斯特·福格特、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泰奥多尔·梅茨内尔。——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福格特。——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73页。——编者注

④ 迈斯纳。——编者注

⑤ 《资本论》。——编者注

无力。

您的 卡·马·

46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⁴⁸³

伦 敦

1866年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列斯纳：

从附上的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你可以看出是怎么回事。
请尽力而为。

祝好。

你的 卡·马·

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我找不到了。这个妇女一定会把乌尔麦尔
的详细情况告诉你。他的妻子死了，他没有钱埋葬。我们的协会^①
要立即采取一些办法。钱应当寄给弗莱里格拉特。

^①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爱琳娜和劳拉

47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66年3月16日于马尔吉特⁴⁸⁴
兰塞尔街

我亲爱的孩子：

我昨天晚上七点三刻到达这里。按照你的意见，我把行李存放起来，单身乘公共马车到一个名叫“王徽”的不大的旅馆里去。我要了一份炸肉排，走进灯光十分暗淡的餐厅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胆小的毛病你是知道的）：我看到一个瘦长的、古板的人，象是介乎牧师和商品推销员之间的什么人物，独自一动不动地坐在壁炉旁边。我从他毫无表情的呆滞的目光断定，他是个瞎子。使我深信这一点的还有，在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块狭长的、白色的、排列有匀称的小窟窿、象围巾一样的东西。我猜想，瞎子拿着故意剪成这样的纸，是为了把旅客的施舍物收在里面。当晚餐给我端来的时候，瞎子微微动了一下，缓缓地脱下鞋子，把他的一双大脚放在炉火边取暖。由于这个愉快的景象，由于想到他失明，以及由于那块炸肉排——它原来一定是一头病牛身上的一部分，——我在马尔吉特的第一个夜晚过得不是特别愉快的。可是我的卧室是舒适的，床铺整洁柔软，睡得很香。

当我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昨天那个陌生人走了进来。原来他是个聋子，而不是瞎子。使我特别弄不清楚的那个东西——就是放在他膝盖上的那块白色的东西——原来是一块形状特别的、浅

灰色的带黑圆点的手帕；我把这些黑圆点错当做了小窟窿。因为这个人老是使我难受，我很快付清了账，乱走了一阵，发现了我现在这个紧靠海边的住所，有一间宽敞的起居室和一间卧室——十先令一星期。我已经同他们说定，如果你到这里来，这间卧室将**免费**供你使用。

我先洗了一个温海水澡。真令人神往。这里的空气也令人神往。多么新鲜的空气！

这里的公寓现在都空着，我从图书馆馆员那里打听到，它们大概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待客人。至于餐厅，不容易找到好的，但是这个障碍也会慢慢克服。

现在请代我向全家衷心问好，再见。

你的 **摩尔**

今天我已经步行了五小时。

48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6年3月18日于马尔吉特
兰塞尔街5号

亲爱的姑娘：

你从我的地址可以看出，我被我的医学顾问放逐到这个靠海的小地方来了，在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这里根本没有人。马尔吉特完全是为着那些每逢游泳季节涌到这里来的伦敦人而存在的。在其他月份，它完全被冷落。能摆脱任何交往，甚至同我的书的交

往,我个人感到很高兴。我租了一个紧靠海边的私人住所。住旅馆或饭店怕遇上单身旅客,怕别人唠唠叨叨地议论当地的政治、教区的事情和左邻右舍的是非。现在是“我不关心人家,人家也不关心我”^①。然而这里的空气异常新鲜,令人神爽,并且能够同时呼吸到海洋和山地的空气。我本人变成了一根游荡的手杖,整天东游西逛,处于被佛教视为人类极乐的精神虚无状态。你当然会领悟这句美妙的俗语:“魔鬼在生病的时候想当修道士;魔鬼在病好了的时候,他算个什么修道士!”

只要稍许离开海边到邻近的农业区去走走,就会使你不愉快地联想到“文明”,因为你到处可以碰到贴着以《牛瘟》为标题的政府布告的大木板牌。对于执政的英国寡头,从来没有哪个人认为他们会对“人类的全部疾苦”表示丝毫同情,但是关系到母牛和公牛的时候,他们却大动感情。在议会开会的时候,上院和下院这两院的畜牧业巨头议员们猛烈地向政府进攻。他们所有的发言都象是翻译成英文的牛群叫声。他们不象善良的皇帝维斯瓦米特拉那样,“想通过斋戒和战争弄到瓦西施塔的母牛”^②。相反地,他们抓住了牺牲人民把牛的疾病变为“叮当作响的金钱”的时机。⁴⁸⁵顺便说说,从东方经常传来一些美妙的东西——宗教、礼节和各种瘟疫。

得知 Waaratje^③ 最后的奇遇,我很高兴。说实在的,亲爱的

① 英国民歌《迪河岸上的磨坊主》中的歌词。——编者注

② 海涅诗集《归乡集》中的一篇。——编者注

③ 这个废弃不用的荷兰字《Waaràtje》(“真是如此”),是希尔德布兰德的小说《映画镜》中一个人物的用语。在这封信中大概是指牧师罗德黑岑。——编者注

表妹，我一向对这个人很有好感，并且总是希望他那多情的心迟早能得到一个归宿，希望他不再扮演童话《野兽和美人》^①中的讨厌的角色。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他心爱的女性是博默耳人还是一个外面来的人？

我在离开伦敦的前几天认识了奥尔西尼先生，他是个很可爱的青年人，是那个因为想把波拿巴送到意大利去而被杀害的奥尔西尼的兄弟⁴⁸⁶。现在他由于商业上的事务从英国到美国去，在我们相识的短短几天中，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虽然他是马志尼的亲密朋友，但是他并不赞成他的陈腐的反社会主义和神权的观点。情况是这样，当我迫不得已而长时间没有出席国际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马志尼费了很大的劲掀起一种暴乱来反对我的领导。“领导”从来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所以我绝对不去追求它。我一直记着你的父亲^②关于托尔贝克说的一句话：“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但是，一旦认真地做我认为是重要的事，我这个“不安分的”人当然不愿意让步。马志尼这个自由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死敌，非常嫉妒地注视着协会成就。我粉碎了他想把协会变成他的工具并把他自己制定的纲领和原则宣言强加给协会的第一次尝试。^③他在这以前在伦敦工人阶级当中的很强烈的影响，已经化为乌有。看到我们成立了英国的**改革同盟**¹⁰⁵并创办了《共和国》周报——为该报撰稿的是伦敦最先进的人，我回到伦敦以后将寄一份周报给你——他简直气得发疯。当《左岸》（青年法兰西的报纸，受《拉宾的演说》⁴⁸⁷的作者罗雅尔领导）的编辑龙格和其他人参加

① 勒普兰斯·德·博蒙的童话。——编者注

②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5—17页。——编者注

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当他知道我们的协会在大陆上扩展的时候，他的怒气就更大了。他利用我缺席的机会，在几个英国工人中进行阴谋活动，挑起他们对“德国人的”影响的嫉妒心，甚至把他的一个叫沃尔弗少校的骗子（祖上是德国人）派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以便在那里发泄他的不满，并且或多或少地直接指责我。他想要人们承认他是“大陆上民主运动”的“领袖”（显然，要靠上帝保佑）。他在这方面做得十分起劲，因为他非常讨厌我的原则，在他看来，这些原则体现着最可怕的“唯物主义”。整个这场戏是在他们确信疾病使我无法出席以后背着我演出的。英国人动摇了，而我，尽管身体还很虚弱，还是在奥尔西尼先生的陪同下赶去参加了下一次会议。奥尔西尼根据我提的问题向他们宣称，马志尼甚至失去了他在意大利的影响，而且就他的过去和他的成见来说根本无法理解新的运动。⁴⁸⁸ 我们所有的各国通讯书记都支持我，如果你，我们的荷兰书记⁴⁸⁹ 出席的话，我相信你也一定会投票赞成你的忠实的仆人和尊敬者。不管怎样，我已经彻底战胜了这个厉害的敌人。²¹⁷ 我想，马志尼现在被我处罚得够了，而他虽然吃了亏，但还装作满不在乎。

希望你写几行来。别忘了我在这里象个修道士。

你的最忠实的朋友 布洛赫

49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

伦 敦

1866年3月20日于马尔吉特
兰塞尔街5号

我亲爱的白鸚鵡^①：

真是个好消息！我看格拉赫夫人比格拉古兄弟俩的母亲好。⁴⁹⁰我很高兴我住的是私人的房子，而不是旅馆或饭店，不然的话，就未必能避免关于当地的政治、教区的丑闻和左邻右舍的是非的那种令人厌烦的议论。但是我仍然不能象迪河岸上的磨坊主那样歌唱：“我不关心人家，人家也不关心我”^②，因为这里有我的女房东——是个聋子，象个树桩，还有她那个嗓音总是嘶哑的女儿。不过，她们是非常好的人，殷勤而不使人厌烦。至于我自己，则已经变成一根游荡的手杖，白天大部分时间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一睡就是十个小时，什么也不阅读，写得就更少了，完全陷入佛教视为人类极乐的精神虚无状态。然而，尽管如此，我也不会在星期四^③变成可尊敬的芭伊-芭伊^④幻想中那样一个如画的美男子。脸右边的牙痛还没有完全好，同一边的眼睛又发了炎。眼睛真的只剩了一条小缝，而且得了一种坏习惯，想流泪就流泪，一点也

①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② 英国民歌《迪河岸上的磨坊主》中的歌词。——编者注

③ 3月22日。

④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不顾它主人的情绪。要不然我一定照了相，因为在这里十二张四寸相片只要三先令六便士，而四十八张只要十先令。如果“小妈咪”^①能到霍尔先生那里去为我订购一点治眼睛的锌溶液（他一定知道这种液体的成分），我将非常感激；希望在我到达伦敦之前他就能配好。那只发炎的眼睛使我夜不成眠。在其他方面觉得好些了。

只要稍许离开海边到附近的农业区去走走，就可以到处碰到上面有《牛瘟》字样的大木板牌，这些大木板牌会使你不愉快地联想到“文明”。木板牌上都贴有一张政府的法令，这项法令是上下两院畜牧业巨头议员们在议会开会时向政府猛烈进攻的结果。⁴⁸⁵

“啊，英明的皇帝维斯瓦米特拉，
你是多么愚蠢，
为了一头母牛，
你竟然吃斋并想奔去战斗！”^②

但是，如果善良的国王维斯瓦米特拉象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徒那样，为了拯救母牛撒巴拉而苦苦地折磨自己，那末完全具有现代殉教者风度的英国绅士，却为了因自己的母牛生病而奖赏自己，宁愿叫人民放血。非使他们绝对服从不可！号角在响，号角在响，聪明的芭伊-芭伊多么热情地用各种调子一再重复着。

星期日我下决心步行到坎特伯雷去。可惜我是在用了两个小时把整个码头等地方来回走遍了之后，才作出这个重要的决定。因此在我到大主教府邸，或者到你更喜欢的主教辖区去以前，我体力已经耗费得太多了。要知道，从这里到坎特伯雷有整整十六英

① 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海涅诗集《归乡集》中的一篇。——编者注

里。我从坎特伯雷到马尔吉特是坐火车回来的，可是还是累过了头，整夜都没有阖眼。背和腿倒不痛，但是脚掌痛得要命。关于坎特伯雷，当然，它的一切你都知道——无论如何比我所能夸耀的多些，——因为你的伊夫斯^①是所有英国夏娃的可靠知识泉源（难道你在交往中坚决不说不好的双关笑话了吗）。不过请注意：萨克雷做得还更坏一些，他让夏娃和母羊押韵。^①

幸亏我由于太累，而且当时已经太晚，没有去参观有名的大教堂。坎特伯雷是个古老的、极难看的、中世纪类型的城市；从两边把旧式的建筑物围起来的一些现代的英国式兵营和一个不美观的凄凉的火车站，丝毫没有使这个城市显得漂亮些。这里也一点没有在大陆上这类古老的城市中所能看到的那种诗意。在大街上傲慢地走来走去的兵士和军官多少使我想起了“祖国”。在曾经给我端来几小块冷牛肉的那个旅馆里，我听到了最无聊的谣言。有人说，上尉勒·梅尔尚在星期日夜间被警察扣住了，因为他挨户去敲所有最受尊敬的公民的门。由于这种天真的消遣，他将受法院审讯；威严的上尉就要向高贵的市议会议员低头。这就是我的整部《坎特伯雷故事集》。^②

现在，白鸚鵡，代我向爱莉^③问好，我过几天写信给她，她的信使我非常高兴。小妈咪也会在最近得到我的音信。

拉法格这个讨厌的小伙子以它的蒲鲁东主义来折磨我，而且，我要是不用一根结实的棍子揍他的克里奥洛人的脑袋，想必他是

① 文字游戏：这里的伊夫斯(Eves)、“夏娃”(Eves)和母羊(Ewes)字形和发音相近。——编者注

② 暗指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编者注

③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不会安静下来的。

向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你们的 主人

奥尔西尼来得及收到我寄给他的信吗？

50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66年3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你们的诉状在律师那里；可惜我今天到他家去没有碰到他，所以不能告诉你，他是否已经把它寄往利物浦，以及要他誊清的有关材料已经誊清了多少。这几天内我还要到他那里去催一催。

今天写信给你是想谈谈你寄来的往来账，为了查对这笔账，我不得不挑了一个比较空闲的日子，因为你们所记的1864年下半年的账，同这里记的完全不符。因此，我不得不从头查对这一整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而现在终于把它清理好了。除了根据你们1864年7月20日的信直接记入我在恩格斯公司中的账上的那些转付汇票以外，个别项目是符合的。所以这些项目也应当列入我在恩格斯公司中的往来账上。这些项目是：

| | | | |
|------------|-------------|----------------------------------|-------------|
| | 通过阿波耳达的转付汇票 | 2. 2. 2 英镑 | |
| 1864年6月30日 | { | 通过慕尼黑的转付汇票 | 1. 2. - 英镑 |
| | | 通过里斯林根的转付汇票 | 8. 19. 6 英镑 |
| 1864年7月3日 | | <u>通过伦敦的转付汇票，总共 287. 3. 3 英镑</u> | |

我发现,根据你们的往来账,在把余额往这些账上转的时候我直接受到了损失。根据精确统计,在十八个月内差额有**1.14.9 英镑**,所以我以为今后可以每六个月寄给你一次往来账,因为我当然要承认按照这里公司的往来账作出的清算。为了方便起见,我仍然要单独算你们的账。

请费神**尽快地**把恩格斯公司中我的账摘出来寄给我,以便我能就我个人的账目作结算。摘录应当从1864年年中开始,因为根据我的记忆,从那时候起我没有从你那里收到这些账的任何摘录。(如果你没有作出1864年上半年的结算,那就从**1864年年初**开始的寄来。)

去年9月以来情况又有了好转;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很繁忙,而现在简直繁忙不堪,同时又在安装几台新的«D. T.»型机器。价格也提高了,1865年下半年我们赚了不少钱,我抵补了我从1864年6月起的开支,还有一点剩余;在我入股的第一年我们一个钱也没有赚,甚至连机器的耗损也一点没有扣除。现在我们的情况一定会很顺利,但是,如果棉花价格由于供货量增加而下跌,例如奥尔良的中等棉跌到十八便士以下,那我们还是会受损失。不过我希望不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优等美国棉总会维持在大约十九便士的水平上,而苏拉特棉的价格当然会暴跌。此外,我想,我们得到的棉花不会比我们所需要的多,而且直到秋季奥尔良中等棉的价格一般会维持在十九便士左右。秋季可能又开始投机活动,促使价格猛涨。

这几天内我一有空就写信给母亲^①;她的信我在上星期一收

^①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到了，得知她的身体又好一些，非常高兴。

代我向她和弟弟妹妹们衷心问好。

弗里德里希

顺便提一下。你知道，在这里记在我名下的资本，在1864年6月30日就已经略微超过一万三千英镑，因为我没有责任把多于一万二千英镑的款项放在公司里，所以你们没有必要为了通过我们办理购货而缴纳一笔保证金；你也可以用转付汇票来抵补几笔付款，特别是由于在6月底又到了偿付总数将近三百英镑利息的期限。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用你们的款子向丰克支付；这样，你们可以在6月30日以前或者现在就发出大约一千五百英镑的汇票，只是不要把汇票发给我们，哥特弗利德^①反对这样做；他认为，由于公司的名称相同，这样做可能被看成开空头期票。

安东^②已经得到四至五张营业执照。对他来说，这是暂时的事情；在报纸上经常可以读到发给他营业执照的消息。

51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66年4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你3月27日寄出的往来账已收到，非常感谢，看来，这笔账大

^①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② 安东·欧门。——编者注

体上是对的。只是很难核对利息，因为它们没有象其他往来账中的利息那样逐条计算出来，所以只好相信“利息账”是对的。可是根据你的计算，1865年12月31日你从巴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拨给我2 112.21.8塔勒，而根据巴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往来账，这笔拨款是**316.18.2 英镑**，按照行情6/20是**2 169.1.8 塔勒**。这一点我不明白。

你们是12月31日结账，而我们是6月30日结账，这是不太方便的。因此，我只能寄给你们一次往来账——12月31日寄出；而这总是不会同你们的完全相符，但是归根到底这是不重要的。

为了清楚地划分我们簿记上的账，我请求把“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所有**公务上的清算**记入巴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账簿，而把所有**私人的清算**记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公司”的账簿。

关于代理人布朗的消息，我直接告诉了弗·博林。卡尔特公司写信给我们是为了其他事情。

我不主张你象往常那样通过我们来订购缝纫线。哥特弗利德·欧门会不断设法把他从彭德尔伯里弄来的棉纱塞给你们，而这大概不会一直对你们有利。此外，只要业务一开始扩大，他立刻就会要求百分之二的代售佣金。但是，如果你们能使用他的棉纱（既然我们在使用这种棉纱，为什么你们就不能？），那当然最好向我们提出。今天由邮局寄上十六支样品；这种棉纱在他的仓库里有一百二十包，每包重十英磅长七缕；这种十六支棉纱他大概卖两先令一个半便士，也许还会便宜些。这样的棉纱你还可以从经纪人施米特那里得到。可是哥·欧门特别不感兴趣的细支纱线和筒子纱，我们可以不断供给你们。

霍赫海姆酒的售价多少？这是主要的事情。尽量多买一些。

你要立刻寄三打来,而不是三瓶。

关于波尼马我要去打问一下。但是强壮的好马,现在这里的需求很大,价钱也很贵,要一下子买一对好的,不得等很久。

很明显,在你们那里也不相信战争?如果弄到这种地步,而这一切又不是很快能结束,那末事情就很糟糕。不久前,当这种喧嚣开始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似乎我在摩塞尔的什么地方处于大军之中。这象是一种志愿民军;周围有各式各样的人郑重其事地走来走去,他们当中偶尔有人喊叫:“我们被敌人包围啦!”于是所有的人都逃窜了。最后我到了大本营,原来这里军队司令是彼得·欧门和哥特弗利德·欧门,而安东^①是总参谋长。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但是得到了如此奇怪的回答,以致我最后问他有没有他所在的这个地区的地图?他很神气地看了我一眼回答说:“地图?我们这里没有地图也干得很出色。”当我要向他解释,没有地图他就会一事无成,甚至无法给自己的人安排宿营等等,他回答说:“如果这是绝对必需的,那我们也有地图”,说着洋洋得意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完全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地图,这个地方在亚琛和马斯特里赫特以北。这一切并不是我想出来的愚蠢玩笑,而是确实有过的。

衷心问候妈妈^②和弟弟妹妹们,这几天内我将写信给妈妈。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欧门。——编者注

②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52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66年4月6日于马尔吉特
兰塞尔街5号

亲爱的密勒^①：

你从我的地址可以看出，我的医学顾问把我放逐到海边来了。

自从我收到你的上一封信和我们的柏林朋友^②的几封信以后，我的病情简直很危险。有一段时间很难说我是是否会被我所患的那种血液病征服。直到三月中我才好容易到这里来。现在我已恢复健康，而且很快就要回伦敦。但是三个月的时间又白白过去了！

请立即按我伦敦的地址写信给我。

我回到伦敦后，将按时寄《共和国》（《工人辩护士报》现在用的新名称）给你。它只是在几星期前才办理了转寄国外的注册。埃卡留斯现在已经不是编辑，而只是一个撰稿人。本来就可以预料，一旦这家报纸赢得了一定的地位，人们就不会让一个外国人长久地做它的名义上的领导。^③

请写信告诉我：

①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福格特、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泰奥多尔·梅茨内尔。——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

(1)“我们的”运动在德国的情况,

(2)德国的政治局势。

忠实于你的 卡·马·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5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4月6日于马尔吉特
兰塞尔街5号

亲爱的朋友:

后天我就要从这里回伦敦去。我的医生把我打发到这个靠海的小城来,在这里我的确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可是,又是两个多月——2月、3月和4月的半个月——对我来说是完全浪费了,而我的书^①又要延期完成!这真要把我急死。

我长的是痛,不是疖子。这一次很危险。当然您说得对,在“饮食卫生方面”犯的过错起次要的作用。我过于习惯在夜间工作:白天研究,夜间写。如果再加上各种家务和公事的烦扰,以及——当我工作非常忙的时候——不注意按时进餐和运动等等,那就不能不使血液变坏。

门克先生给国际的十塔勒同您的信一起收到了。我这里没有

^① 《资本论》。——编者注

在巴黎的法国朋友的通讯处。但是，如果门克先生去找我的朋友卡·考布(三柱教堂街33号)，那末后者会把维·席利(德国人)以及托伦、弗里布尔和巴黎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介绍给他。

从德国来的消息很少有令人快慰的。普鲁士正被俄国(和波拿巴)推向战争，奥地利则被波拿巴推向战争(它只是出于自卫才不自愿地这样做)。我们的庸人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更不用说那些小粪甲虫)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和对德国的重新瓜分!

意大利方面的运动也许会帮助普鲁士。但是，如果拿奥地利和普鲁士本身来说，那末后者想必会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普鲁士人关于杜佩尔²⁰说了种种大话。无论如何，贝奈德克比起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来，是一个更好的将领。奥地利也许能用自身的力量迫使普鲁士媾和，但是普鲁士不能迫使奥地利媾和。普鲁士的每一次胜利都可能鼓励波拿巴进行干涉。

很可能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俾斯麦又象蜗牛那样藏起了自己的触角。但是这只能使冲突延迟一些时候。我想这样的延迟是有可能的。

德国的这种混乱对波拿巴非常有利。他的地位摇摇欲坠。可是战争又能使他苟延残喘。

请尽快写信给我，特别是关于德国的事情。

您的 卡·马·

5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①

1866年5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由于我停止写作^②那么久，现在正忙于弥补失去的时间，所以请原谅我这次只写这几行。

今天我将把最近一号的《共和国》寄给你。这家报纸的财政状况是：它一星期一星期地苟延残喘，对国外通讯连一个法寻也付不出来。它的发行量虽在增长，但是你是知道的，一种便宜报纸至少需要有两万订户，而且只有刊登大量广告才能收支相抵。而《共和国》创办不久，还没有这些必要的条件。

日内瓦代表大会延期到今年9月3日举行。²⁷⁰ 协会发展得很快，特别是在法国。最近意大利的一些团体也加入了。^③ 伦敦的宣传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主要是因为伦敦的缝纫工人和制筛工人的罢工，在我们干预下，即由于我们阻止老板们企图从法国、瑞士、比利时招募工人而取得了胜利。这样一证明协会能带来直接的实际好处，就在讲求实际的英国人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⁴⁹¹

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上对德国裁缝们的《警告》，也是为了同一目的，我请你把它登在你能找到门路的那些德国报纸

①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② 写作《资本论》。——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38页。——编者注

上²²⁹。同时也请你把登载《警告》的那些报纸给我寄一两份，并请把转载它的那些报纸的名称告诉我。库格曼在这件事上也可能帮忙。

向李卜克内西夫人致良好的祝愿。衷心地感谢她对我的健康的友好的关怀。

致兄弟般的敬礼。

阿·威廉斯^①

55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伦 敦

1866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如果您想继续维持您同我女儿^②的关系，您就应当放弃您的那一套“求爱”方式。您清楚地知道，并没有肯定许婚，一切都还没有确定。即使她同您正式订了婚，您也不应当忘记，这是费时间的事。过分亲密很不合适，因为一对恋人在长时期内将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必然会有许多严峻的考验和苦恼。我惊讶地看到您的举止在只有一个星期的地质年代里，一天一天地起变化。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如果

① 马克思的化名。

②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您借口说您有克里奥洛人的气质，那末我就有义务以我健全的理性置身于您的气质和我的女儿之间。如果说，您在同她接近时不能以适合于伦敦的习惯的方式表示爱情，那末您就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明白人，只要半句话就会懂的。

（2）在最后肯定您同劳拉的关系以前，我必须完全弄清楚您的经济状况。我的女儿以为我了解您的情况。她错了。我所以没有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由您采取主动。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要不是我直接干预（这是我的弱点！），要不是我对您的友谊影响了我女儿的行动，事情绝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所以我个人就负有全部的责任。至于谈到您目前的状况，我偶然听到的、但也是不愿意听到的那些消息，是很难令人放心的。但我们暂且把这一点放下不谈。关于您的总的情况，我知道：您还是一个大学生；您在法国的前程由于列日事件¹⁸⁷而断送了一半；您要适应英国的环境暂时还没有必要的条件——语言知识；您的成功的希望至少也是很靠不住的。我的观察使我相信，按本性说您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尽管您也有一时的狂热的积极性和有善良的愿望。在这些条件下，您为了同我女儿开始生活就需要从旁得到帮助。至于您的家庭，我一点也不了解。即使它有一定的财产，这还不能证明它准备给您一些资助。我甚至还不知道它对您所筹划的婚姻有什么看法。再说一遍，我很需要听到对这几点的明确的说明。此外，您这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能期望我象唯心主义者那样对待我女儿的未来。您作为一个如此讲求

实际以致主张取消诗的人，一定不愿意沉湎于诗中来损害我的女儿。

(3) 为了防止对这封信的任何曲解，我向您声明：您要是想今天就结婚，这是办不到的。我的女儿会拒绝您的。我个人也会反对。您应该在考虑结婚以前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而且无论对您或对她来说都需要长期考验。

(4) 我希望这封信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等待您的回信。

您的 卡尔·马克思

5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8月23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朋友：

尽管收到过您好几封友好的来信，但我长期沉默，为此您完全有权对我生气。然而您要原谅我，因为我目前的处境非常特殊。

由于我长期患病，我的经济状况达到了危机。我负债累累，这些债务象恶梦般压迫着我，因此除了把我整个吸引住的工作以外，我什么事也干不了。要是我不能弄到至少一千塔勒的借款，哪怕是付百分之五的利息，那我的确看不到有任何出路。尽管我从德国收到不少善意的来信，但我不知道应该向谁启齿。我只能接受私人朋友的帮助，而不能接受公众的帮助。您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写信是很困难的。

我还没有同美国恢复我从前那种能带来收入的联系⁴⁹²。那里

人们正忙于自己的运动，对欧洲通讯的任何支出，都被当做无益的开支。如果我本人能迁移到那里去，也许对事情会有些帮助。但是我认为，我的职责是留在欧洲并完成我已经从事多年的著作^①。

至于这部著作，我并不设想在10月以前能把第一卷（现在共分三卷¹⁵⁶）的稿子送到汉堡去。我一天只能做几小时的有效工作，否则身体就立刻感到不舒服，为我的家庭着想，我应当遵守——尽管违反我的意愿——卫生规则，一直到我完全恢复健康为止。此外，我的工作也常常由于外来的干扰而中断。

我虽然花很多时间筹备日内瓦代表大会²⁷⁰，但是我不能到那里去，而且也不想去，因为绝不能长期中断我的写作。我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我这部著作所能提供的东西比我个人参加任何代表大会所能做的工作都更重要。

我认为欧洲的国际局势完全是暂时的。至于专门谈到德国，那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²⁹¹出发，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种符合于改变了的环境的办法来利用革命热情。至于普鲁士，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注视并揭露它同俄国的关系。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① 《资本论》。——编者注

57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66年8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匆匆写几句，请你把丰克的证件在他签了字以后寄给曼彻斯特的公证人霍尔和杰尼昂，而不要寄给我。

明天我到德国去。

向全家问好。在玛丽亚·布兰克的婚礼以后，我打算来恩格耳斯基尔亨。

你的 弗里德里希

58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

海斯丁斯

1866年8月28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白鸚鵡^①：

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可是已被拆开，因为它已经通过了皇帝的有力的手指。

我总认为，要彻底完成对你的教育，还需要经过象住宿学校的

①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她曾担任马克思的私人秘书。——编者注

那种训练。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愁容骑士^①在他住房的拐角离开了我。因为在此以前他的内心已受到很大的震动，**同我告别时他倒象英雄那样若无其事的样子。**

向士∞干^②致良好的祝愿。

附寄五英镑。其余的在下星期寄出。

你的顺从的 **老头子**

妈妈明天或后天要出远门。⁴⁹³想使她动一动是需要很大的压力的。

59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③

1866年8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荣克当代表大会²⁷⁰的主席是非常必要的：

(1)因为他能说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

(2)荣克是中央委员会的**正式代表**，而奥哲尔(而且他只懂本国语言)**不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我们选出了以荣克为首的四名代表；奥哲尔只有自己弄到钱(当然要由我们作担保)才能走。

① 即唐·吉河德，这里指的是拉法格。——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他没有为协会做过什么事。

(3) 克里默和奥哲尔策划了极其卑鄙的阴谋, 企图在最后时刻阻止荣克和埃卡留斯动身。

(4) 奥哲尔希望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以便得到这些英国人的景仰, 并且违反**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的意愿**, 设法在明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5) 不论克里默或是奥哲尔, 他们两人都在改革同盟中**出卖**了我们, 他们在那里违背我们的意志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²¹⁸

(6) 克里默先生在**道德上完全堕落了**。他所追求的只是得到一个“**有报酬的**”职务, 而且不做工作。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在代表大会上选他当**总书记**(这是唯一有报酬的职务)。应当在总书记必须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这个托词下——其实是完全合理的——选举**福克斯**。

(7) **中央委员会主席**不应当由代表大会选举, 而应当在这里, 即在**伦敦选举**, 因为这个人**只具有地方性意义**。

(8) 在选举**代表大会主席**时你应当当场声明, 只有会说几种语言的人才能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担任主席, 这至少是为了节省时间, 等等。

(9) 请把这件事通知杜普累。

(10) 如果你能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请埃卡留斯把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为伦敦代表们写的《指示》^①译成德文, 那就很好。

祝好, 握手。

你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编者注

60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

海斯丁斯

[1866年9月于伦敦]

我亲爱的白鸚鵡^①：

你应当原谅我只写这几行。我们希望附上的三英镑汇票能在第一次邮班、即在上午十一点以前寄出。请费神写信告诉我们，你下星期坐哪次列车离开海斯丁斯，以及**什么时候**到达这里。

可怜的孩子，这次牙痛你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你听我的劝告，去找我的私人“牙医生”医治的话。

你的上一封信使我们非常高兴（除了说你牙痛以外），因为我们从信中得知，我们的白鸚鵡能够多么沉着坚定地行动。

告诉古古^②，灾祸就要临头。皇帝^③觉得他被**自己的**臣民遗忘了，因而有些抱怨。

忠实于你的 老头子

①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6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海斯丁斯

1866年9月5日[于伦敦]

我心爱的±∞干老师：

无论蒙您扮演什么角色——无限小的或无限大的，我对您的无限量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您的信使我们非常高兴，读到老姑娘在博览会上突然爆发那一段动人的描写，我们简直笑破了肚皮。

大猩猩的后裔^①弄得我烦死了。他好容易才同他所倾心的温柔的小老鼠^②分了手。要是他能象我那样清楚地了解她，他自然还会更象在乌利斯坐船离开以后不能自慰的嘉丽勃莎。如果她是嘉丽勃莎，那他可怎么也不象乌利斯，却非常象热恋中的怪人。可是他还是理应受到我的称赞，因为他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一直在翻译我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草拟的《指示》^③。他还非常热心地当裁缝，给你们缝制一些体操用品。最后一点（按次序而不是按重要性来说），就是他表现出十分专心地听我对他唠叨科学问题，尽管我同他对这种精神消遣都已经心不在焉。

① 拉法格。——编者注

②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编者注

前天,洛尔米埃夫妇来了,小黑人^①也来了。老洛尔米埃借口想表演一套体操绝技给他看,就“秘密地”当然也是婉转地告诉他,在抽烟的时候,不要把痰不断地飞到壁炉里去。这两个人在厨房里秘密地讲好回到屋里以后,我们这位可怜的小黑人很沉闷,他的样子就象一个“乖孩子”。

老实说,我倒挺喜欢这个小伙子,但同时我也有一点嫉妒他,因为他想夺走我的前任的“私人秘书”^②。

不要忘记快点写信告诉我,你一个星期要付多少钱。

该死的天气!希望它能转好。

小妈咪^③的通讯处是:“多维尔‘玫瑰和王冠’旅馆古德班太太收”。再见了,我的亲爱的孩子。紧紧地吻你和永生的白鸚鵡。

你的 $\frac{0}{\infty}$

不要给妈妈写信,因为她可能在星期五早晨离开多维尔到别的地方去。

① 拉法格。——编者注

②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6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10月^①9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我不必根据您长久不来信得出结论说，我的上一封信^②在某一点上得罪了您。事情恰好相反。一个人在处于绝望的境地时，有时是会感到有必要向人倾吐胸怀的。但是他只是对他特别信任的人才会这样做。我对您说实话，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麻烦事所以使我感到恼火，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妨碍我去最后完成我的著作^③，而不是由于任何个人的或家庭的原因。如果明天我愿意去找一个有收入的职业，而不为我们的事业工作的话，那末明天我就能结束这种状况。我也希望您不要因为无法帮助我解决这种困难而烦恼。这是一个完全不成理由的理由。

现在来谈谈某些一般的情况。

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²⁷⁰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到那里去，但是给伦敦代表拟定了一

① 原稿为：“11月”。——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22—523页。——编者注

③ 《资本论》。——编者注

Le Congrès recommande aux sections de former partout où les circonstances le permettent des sociétés de s'exercer des années autant que possible sur les mêmes bases et selon certains principes, pour améliorer le bien-être matériel du peuple.

Ces sociétés développeront progressivement ou s'élèveront d'elles-mêmes dans la Suisse allemande et dans quelques localités d'Allemagne, que là où les gouvernements défendront absolument ces sociétés, elles ont pu être remplacées par le gymnastique, les fêtes par les bals.

Toutefois, l'assemblée approuve les principes développés par les auteurs, elle se déclare en faveur des associations permanentes et pour l'organisation générale du peuple et approuve toutes les propositions.

(*) Dans le mot allemand on dit qu'on finit d'accepter la résolution proposée par le conseil suisse.)

La question 9. Des idées religieuses et leur influence sur le développement social, politique et intellectuel.

La délégation française adresse la proposition suivante:

Le congrès affirme la liberté physique et intellectuelle de l'homme et constate que l'influence des idées religieuses ^{à leur} tend à être libre arbitre et la dignité de l'homme; répondant toutes ces idées religieuses se référant aux investigations de la raison le congrès se borne à protester énergiquement contre cette influence et à parler contre.

Il est à noter un passage d'une brochure allemande qui fait une distinction entre la religion et la morale, soutient que celle dernière ne dépend nullement de la première et conclut à une séparation complète. L'auteur s'indigne avec force de l'éc

马克思对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评语

个纲领^①。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愚昧、虚荣、傲慢、饶舌、唱高调，他们几乎把一切都败坏了，因为他们出席大会的人数同他们的会员人数是根本不相称的。在报告中我将要不指名地谴责他们几句。

同时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使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对资本作斗争，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我为日内瓦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由于工人的正确本能也同样被提出来了。⁴⁹⁴

由我们中央委员会在这里掀起（此事我有大功^②）的改革运动，

① 卡·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编者注

②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编者注

目前已经有了巨大的规模，并且已经发展到不可抗拒的地步¹⁰⁵。我一直没有出头露面，而且既然事情在顺利进行，我也就不再为它操心了。

您的 卡·马克思

附带说一下。《工人报》是庸人的报纸，它和我们毫无共同之点。《共和国》周报是我们的人办的，可是现在完全变成了(一方面是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是政治原因)改革运动的机关报。

不久前我读了1866年巴黎出版的托·穆瓦兰医生的《生理医学讲义》。那里有许多幻想和太多的“理论”。但是毕竟对旧的医疗提出了合理的批评。我希望您读一读这本书，并把您对它的看法详细地告诉我。我还要向您推荐特雷莫的《论生物的起源等等》。这本书虽然写得很粗糙，充满了地质学上的错误，历史文献方面的批评也很差，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比达尔文前进了一步。^①

6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10月13日星期六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由于我想给您立即回信和您的信刚好在邮局关门以前才寄到(而明天是星期日，这里不发信)，所以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被截去

^① 见本卷第250—251页。——编者注

的那封信⁴⁹⁵的主要内容。(这样截取别人的信件当然是令人不快的,因为我并不想让俾斯麦先生知道我的**私事**。如果他想了解我对**他的**政策的看法,他可以直接来找我,而我当然会直截了当地说的。)

因为我长期生病和为治病花了很多钱,所以我的经济情况非常恶劣,以致在**不久**的将来会遇到财政危机,这除了直接影响我和我的家庭以外,在政治上对我也是极有害的,因为在伦敦这里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外表上的体面**。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您知道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因为这种事**决不需要公开**)能借给我大约一千塔勒,利率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时间至少两年?我现在出百分之二十至五十的利率借小额款项,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比较久地拖延债主们的要求,因此我面临着彻底破产的危险。

从我给您写倒数第二封信以来,我的病老是复发,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搞理论。(国际协会的实际工作照常在进行,而且工作很多,因为实际上我必须领导整个协会。)下月我将给迈斯纳寄去第一批稿子^①,以后再寄下面的,最后一批我将自己带到汉堡去。那时我一定来看您。

我的情况(由于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工作老是被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象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¹⁵⁶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加以概括而编成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⁴⁹⁶。我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显然,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是不够清楚的。例如,拉萨尔在他的《资本和劳动》^①中自以为表达了我的论述的“精神实质”,其实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而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他肆无忌惮地剽窃我的著作的时候。可笑的是他甚至重复我在历史文献方面的“错误”,因为我有时引证光凭记忆,没有核对原著。我还没有最后决定,我是否应该在序言中对拉萨尔的剽窃行为讲几句。他那班盲从的信徒无耻地跑出来反对我,就证明这样考虑无论如何是正确的⁵⁹。

英国工联伦敦理事会(他的书记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现在正在讨论是否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的问题。如果它这样做,那末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祝好。

您的 卡·马克思

^① 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第三章。——编者注

6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10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马上写这几行：

（1）谢谢您为我费心；

（2）告诉您这封信以及前几封信都收到了；

（3）您完全误解了我和恩格斯的关系。他是最亲近的朋友。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秘密。要不是他，我早已被迫去干某种“有收入的工作”。因此我决不需要任何第三者为我去向他提出请求。当然他所能做的只限于一定的范围。

（4）工人们曾写信告诉我，雅科比医生^①已经成了十分体面的资产者，因此决不应该用我的私事去打搅他。⁴⁹⁷

我考虑一下该怎么办。我知道，您已经尽了您最大的努力，所以我请您把这件事作为罢论。

我现在不给《共和国》写稿。

您的 卡·马·

米凯尔之流在当上普鲁士大臣以前，是一定会长期等待的。

^① 亚伯拉罕·雅科比。——编者注

65

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

波尔多

1866年1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先生：

我希望热恋先生^①已为我的不可原谅的沉默向您表示了歉意。一方面，疾病数次复发，使我不得安宁，另一方面，我正在写作一部大书^②，花掉了我许多时间和精力，以致把和自己最亲近的朋友通信的事都忽略了。如果我没有把您算在亲近的朋友中间，那我永远不敢这样失礼。

衷心感谢您寄来的葡萄酒。我自己出生在酿葡萄酒的地区，过去还是葡萄园主⁴⁹⁸，所以能恰当地品评葡萄酒。我和路德老头一样，甚至认为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没有无例外的规则。）不能否认，英国的政治运动就曾由于和法国签订了商约⁴⁹⁹和输入法国葡萄酒而加速发展了。这是路易·波拿巴所能做的好事之一，而倒霉的路易-菲利浦被北方的工厂主所吓坏，就不敢和英国签订商约。遗憾的只是，象拿破仑政体这样的建筑在社会上两个敌对阶级的精疲力竭上的政体，以普遍的腐化堕落为代价换取某种物质上的进步。幸好工人群众是不可能被腐蚀的。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

您也许和我一样为约翰逊总统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失败⁵⁰⁰

①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而高兴。北部的工人终于清楚地理解到：在黑人的劳动被打上屈辱的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永远不能解放。

星期六晚上我收到外科医生协会书记通过杜邦公民给保尔^①的信。他问起文件，它们既没有在我女儿^②那里(除了学士学位)，也没有在给您的儿子保管东西的人那里。所以，应当**立即**把这些文件寄来。

请转告您的儿子，如果他不在巴黎进行宣传，我将非常感激他。现在是**危险**时期。他可以在巴黎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把时间用来和穆瓦兰医生来往。如果他暂时把自己的论战力量保存起来，他一点也不会受损失。他能控制自己的时间愈久，就愈能在必要的时刻成为一名有用的战士。

我女儿请您把保尔与拉法格夫人的合影以及您的照片寄来。

我们全家和我一起向拉法格全家致友好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66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伦 敦

1866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星期一以前必须结束的工作，占去了我全部时间，因此无法立

① 拉法格。——编者注

②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即给您回信。如果您觉得我写给您
的独白太尖锐,因而感到委屈,
那末请您原谅。您不要生气,即使
在您有理的时候。

祝好。

卡尔·马克思

1867年

6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您是否能设法把随信附上的我的《辟谣》声明刊登在《北德报》上，要是它拒绝的话，就设法刊登在汉诺威任何一家别的报纸上？这对我说来很重要，因为再过几个星期我真的打算到德国去。整个那段消息都带有施梯伯的气味。²⁸⁸

日内我将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道寄给您，这些材料现在就要在此地的一家用英文和法文出版的报纸上连续登载。⁵⁰¹《共和国》报已完全被选举改革运动所吞没。它的编辑部掌握在很糟糕的人手里。目前，由于某些原因，我们暂且听其自然，虽然我们可以以股东的身分进行干预。

近来，我们的协会同波拿巴先生发生了种种冲突。²⁷⁸过两天我将把详情告诉您。请告诉我，李卜克内西的情况怎样，他在哪里。

您的 卡·马·

6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电报]

1867年4月16日于汉堡

路·库格曼医生

汉诺威

将于今晚九时左右到达。

马克思

69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7年4月17日于汉诺威

亲爱的朋友：

为了把第一卷的稿子交给迈斯纳先生，我上星期三^①乘船离开伦敦，经历了一路的风暴，好不容易在星期五下午到达汉堡。第一卷在本周初即已付印，因此五月底就可问世。全书将分三卷出版。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包括**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无疑是向资产者

① 4月10日。——编者注

(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现在,重要的是,你们要在报刊上,即在你们有门路的报纸上,引起公众对该书即将出版一事的注意。

不妨把下一期的《先驱》杂志寄给汉堡的奥托·迈斯纳,他可能也有助于推广你的杂志。

我必须就此搁笔(以后再详告),因为库格曼医生(他让我向你衷心问好)想让我欣赏汉诺威的全部秀丽景色。

忠实于你的 卡·马克思

70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纽 约

1867年4月30日于汉诺威

亲爱的朋友:

您一定会把我想得很坏,而当我告诉您,您的来信不仅使我非常高兴,而且在接到来信的这段极端困苦的时期中对我也是一种真正的安慰时,您就会想得更坏。想到我已给我们党物色到一个原则性很强的能干的人,那末最坏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补偿。此外,您的来信也充满了对我个人的最真挚的友谊,您会了解到,当我正在和(官方的)世界作最艰苦的斗争的时候,我是决不会低估这种友谊的。

那末,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

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

这一著作的**第一卷**在几个星期内就会由汉堡的**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出版。著作的名称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我是为了送稿子才到德国来的，而在回伦敦的途中在汉诺威的一个朋友^①家里住一些日子。

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除了一般理论上的阐述，我还根据从来没有被利用过的**官方材料**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英国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最近二十年**的状况，以及**爱尔兰**的状况。您从一开始就会了解，我只不过是把所有这一切当做令人信服的证据。

我希望全部著作能够在明年这个时候出版。**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¹⁵⁶

至于国际工人协会，它在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都已成为一种力量。请您在美国尽可能多成立一些分部。会费是每个会员每年一便士（约合一个银格罗申）。但是每个支部可以尽自己的力量交纳。今年的代表大会将于9月3日在洛桑召开。³³⁶每个支部可派一个代表参加。请您把关于这件事的情况以及您自己在美国的近况和一般情况写信告诉我。如果您不写回信，那我就认为您还没有原谅我。

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库格曼。——编者注

7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毕希纳

达姆斯塔德

1867年5月1日于汉诺威

（回信请寄：库格曼医生）

阁下：

虽然我同您素不相识，但我不揣冒昧就个人的同时也是科学的问题写信给您，这是出于我对您这位学者和具有明确政治见解的人的信任。

我到德国来，是为了把我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卷交给在汉堡的我的出版商奥托·迈斯纳先生。我还要在这里住一些日子，看看是否能够以迈斯纳先生所设想的速度把书印好，也就是说，看看以这种方式出书校对员的业务能力是否办得到。

我亲自写信给您的原因如下：我想等书在德国出版后，再用法文在巴黎出版。我不能亲自前往巴黎——至少这是不安全的——因为我曾经两次被驱逐出法国：最初是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后来是在路易·波拿巴（当时他是总统）时代；⁵⁰²此外，我流亡伦敦后，经常攻击路易先生。因此，我不能亲自去物色译者。我知道，您的著作《力和物质》已用法文出版，因此，我想您能够——直接地或通过其他人——使我和适当的人接洽。由于我必须在夏季准备第二卷的付印工作，在冬季准备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的付印工作，¹⁵⁶因此我没有时间亲自为书的法文版进行修改。⁵⁰³

我认为，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不久前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²⁷⁰上，以及在我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同巴黎支部的联系中，经常遇到蒲鲁东主义的最恶劣的后果。

我不知道我还要在这里逗留多久，所以，您如能尽快回信，我将十分感谢。如我在伦敦能为您效点劳，我将欣然从命。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7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67年5月5日于汉诺威

我亲爱的孩子：

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它是用真正皇帝^①的笔调写的。我希望，在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长得更丰满、鲜艳，象五月的玫瑰。

随信附去的照片，本应在你的生日寄给你，但那时没有洗好。在我的照片下面还有一张田格夫人的照片(附带说一下，她是埃德加尔^②常向我们谈起的贝尔姐妹的姑母)。其实，她的真人远没有她的照片那样漂亮。不过，她确实是一个很崇高的人，性情非常温柔，为人诚恳坦率。在她身上没有一点点“自命博学”的样子。她的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是意大利血统)都说得非常流利。她虽然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但是从不妄谈艺术而使人生厌，相反，

① 指燕妮的绰号——皇帝。——编者注

②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她憎恶这种行为。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尽管她在这方面知道的东西很少。她的特点首先是非常善良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我相信,你们和她很快就会成为亲近的朋友。库格曼夫人也是一位非常小巧可爱的女人。

今天,正逢我生日的时候,拿到了第一印张^①来校阅。我担心,书印出来也许会太厚。因为复活节周的关系,4月29日以前没有开始排印,迈斯纳对这种延误气得要命。但是,这段时间并没有白过。几乎所有德国报纸都刊登了出书的广告。库格曼的联系很广,所有的关系都利用起来了。

你生日^②那天,我们在这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

除一部分资产阶级、律师等等以外,在汉诺威这里笼罩着仇视普鲁士人的强烈气氛,这使我很开心。

我听说你得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波兰礼物,心里很高兴。这类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却有历史价值⁴⁰⁸。

战争的推迟只能归功于得比内阁。只要他还在当英国政府的首脑,俄国就不会发出战争的信号,——顺便说一下,这句话是真正科勒特的口吻。

哪一天回家,还不能说定。我还要等各地的来信。准备从这里取道汉堡(在那里我还要同我的出版商^③见一次面)直接回伦敦。

我来这里后不久,就写了一封信给李卜克内西。他也来了回信。他的妻子已无法挽救了。灾难就要临头,她向你们大家问好。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5月1日。——编者注

③ 迈斯纳。——编者注

你们给她的几封信使她的精神得到很大的振奋。

黑格尔的照片需要去找，在汉诺威无法弄到。至于他的《历史哲学》，我将设法在伦敦找到。

我认为白鸚鵡^①早就该写封简短的信给我了，但我原谅她，因为她正在练习骑马。

再见吧，我亲爱的“乔”^②。祝你们一切都好。

你的 老头子

附上几句给杜西^③的话。

73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5月13日于汉诺威

我漂亮的小白鸚鵡：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以及可敬的古古^③的来信。

你抱怨说，我没有显示一点还活着的象征，但是如果你重新把问题想一想，你会看到，一般说来，我每周都发出了信号。此外，你知道，我的性格是不大喜欢“感情外露”的，我习惯于闭门不出，懒得写信，懒得活动——换句话说，我象古古所说的是一个胆小的

①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② 路易莎·奥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中的人物。——编者注

③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男人。

后天我将离开汉诺威，大概会乘第一班轮船由汉堡返回伦敦。但是，你不要等我告诉你回来的日子和时间。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和我的出版商^①商谈；不管怎样，这是我留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星期了。

我非常高兴，我的照片受到了这样好的接待。无论如何，照片比真人给你们带来的麻烦要少一些。

至于田格夫人，我对你的问题——她长得怎么样？漂亮吗？——感到很诧异。我把她的照片藏在我的照片下面寄给了燕妮，怎么会丢了呢？但是，我还是回答你的问题：她三十三岁，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与其说漂亮，不如说惹人喜欢，并且无疑不是专门喜欢说俏皮话的人。但她是一个杰出的女人。至于说到“调情”，那末，必须是一个有胆量的男人才敢。“钦佩”——我承认，而在她那方面，则对你的非常顺从和“谦逊的”君主或许有点估计过高。你知道，尽管谁也不能在自家的粪堆上（象征地说）成为先知，但一个人很容易被别人估计过高，他们不是胡乱议论，就是胡乱吹捧，从一个很平常的人身上他们想找到什么就能找到什么。她已于上星期四离开汉诺威。

一周前，天气还寒冷多雨。现在已经夏意颇浓了。总的来说，此地的天气就象伦敦常有的天气那样糟糕而且变幻无常。只是空气稀薄些，而这是一件大事。

这些大陆居民的日子要比北海对岸我们那里好过一些。在这里只要有两千塔勒（三百英镑）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例如，这里有

^① 迈斯纳。——编者注

各式各样的花园(类似克勒莫恩花园⁵⁰⁴,但是“很有气派”,那里可以遇见各种游客);它们比伦敦任何花园都布置得有意思得多,每天晚上,那里都演奏悦耳的音乐等等,只要花两塔勒(六先令)就可以买一张可供全年使用的游园证,而且全家都可以使用!这只是说明这里的普通人所过的低廉生活的一个例子。青年们进行娱乐比较放任自由,而且相对来说,几乎不要什么破费。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气氛有些枯燥单调。这里的生活太低级。这是小人儿的命运,你无须往高处站,就能感到象格列佛到了小人国一样。

今天早晨收到了从柏林寄来的一些相当“激动人心的”信件。看来,人们担心工人同警察发生冲突。这一次我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是,某种东西正在成熟。德国各大中心的工人阶级,在开始采取比较坚定和强硬的态度。总有一天,这里会大干一场的!

而现在,我的可爱的小雀眼、白鸚鵡、秘书、厨娘、骑手和诗人,再见了。向小妈咪、“古古”和“奎奎”、海伦、^①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向我们“共同的朋友”^②致良好的祝愿。再见。

你的君主 老尼克^③

附上黑格尔的照片^④,这是库格曼送给拉法格先生的。

①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女儿爱琳娜和燕妮,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②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548页。——编者注

7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6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这封信回迟了，这使我或多或少“有理由被怀疑”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我只能提出一点理由来减轻自己的罪过，这就是，我在伦敦“住下来”才不过几天工夫。在这以前，我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³¹² 不过您和您亲爱的夫人现在当然都非常了解我，定会认为这种对待通信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我说来是正常现象。然而，我无日不在怀念你们。我把在汉诺威的逗留看做是人生的荒漠中的一个最美好和最令人愉快的绿洲。

我在汉堡没有碰到什么别的意外的事情，不过虽然我尽量提防，我还是认识了威廉·马尔先生。凭个人素质说来，他是一个按基督教精神改造过的拉萨尔，当然，价值要小得多。我在汉堡逗留期间，尼曼先生正好在那里作巡回演出。但是，我被汉诺威的朋友们惯坏了，不愿看差一点的班子的演出。因此尼曼先生的演出我也就没有看上。

顺便告诉您。迈斯纳同意出版您打算写的医学小册子。您只需把稿子送给他，并提到我就行了。至于详细条件，您随后可亲自和他商谈。

这次从汉堡回伦敦，总的说来很顺利，只是第一天的天气有些寒冷。在抵达伦敦之前几小时，有一位德国小姐——她的军人风

度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声称，她当晚要从伦敦到威斯顿-修珀-梅里去，而她带了很多行李，不知怎么办才好。情形更为糟糕的是，在英国星期六很难找到搬运工人。我请这位小姐指给我看她到伦敦后要去的火车站。她的朋友们把车站的名称写在一张名片上。这是西北车站，我也要打那里经过的。于是，我象一个真正的骑士那样建议送她到约定的地点去。我的建议她接受了。不过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发现威斯顿-修珀-梅里在西南，而我要经过的和那位小姐指出的车站却在西北。我便去请教船长。结果弄清了，她该去的那个地方确实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而且完全相反。不过，既然我自己已经提出愿意效劳，当然只好勉为其难。下午二时我们到了。我伴送这位流浪妇女到她去的车站，在那里才知道，火车要到晚上八点才开。这样，我算倒了霉，不得不和这位小姐一起消磨掉六个小时：我们在海德公园游逛了一番，又去吃了点冰激凌，等等。原来，她名叫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她是**俾斯麦的外甥女**，刚刚在柏林他家里住了几星期。她认识很多军人，因为我们的“勇敢的军队”中有不少英勇的健儿就是出自这个家庭。她是一个愉快的和有教养的女孩子，但是连鼻子尖上都带有贵族气味和黑白色彩⁵⁰⁵。当她知道，她落入了“赤色分子”手中之后，不胜惊讶。但是，我安慰她说，我们的会见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并平安无事地送她上了车。你想想看，这该会给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多么好的把柄：我同俾斯麦有秘密勾结！

今天我送走了第十四印张的校样^①，这些校样大部分是我在恩格斯那里时收到的；他对它们非常满意，他认为除第二和第三印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张以外，其余的都写得**非常**通俗易懂^①。他的评价使我安心，因为我的东西印出来后总是很不合我的意，尤其是第一眼看到它们的时候。

请您代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特别致谢，感谢她对我的友好而诚挚的款待。我现在只寄给她一张我第二个女儿劳拉的照片，因为其他的照片都被拿光了，只好重新去洗。恩格斯也为你们洗了一张他自己的照片，以及一张沃尔弗^②的照片。您寄给他的东西，使他很高兴。

我向“小女士”^③致最深切的敬意。爱琳娜上学去了，否则她定会给她写信的。

再见！

您的 卡尔·马克思

7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7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寄来的黑格尔像和小女士^③的照片⁵⁰⁶。

现在简单地回答以下各点。

恩格斯现在在丹麦，本月内他将抽出一天工夫去拜访您³²⁷。

① 见本卷第307—309页。——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关于恩格斯：您记得，您曾经告诉我，门克（记不清你们汉诺威统计局对这个人是怎么叫的了）十分称赞我那本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①。我耍了一个花招，对恩格斯说，门克对我说过，他十分称赞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种虔诚的欺骗的目的（而我为了同一目的曾耍过各种花招），是要促使恩格斯写好和出版第二卷：包括从1845年到现在这一时期。我终于从他那里得到了答应动笔写的诺言。因此，如果你们偶尔谈到了这位统计学家，千万不要露了马脚。

关于我的妻子的旅行还没有确定，而且也不好确定，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我的三个女儿打算到波尔多老拉法格^②那里去。

我劝您不要到巴黎去。在这种巴比伦^③中，在蜂涌的人流中，是不可能研究什么东西的，除非您至少在那儿住上六个星期，而这要花很多钱。

我的书^④总共约有五十个印张。您看，对于它的篇幅我是如何估计错了。两天前我已把附录寄到莱比锡去了，标题是：《价值形式，第一章附录一》。这个计划的倡导者您是知道的；趁此机会，我为他的这个主意向他表示感谢⁵⁰⁷。

请您原谅我就此搁笔。新的校样刚才又送来了。

衷心问候您的夫人和小女士^⑤。

您的 卡·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弗朗斯瓦·拉法格。——编者注

③ 根据圣经传说，有人企图在巴比伦修建一座高可接天的塔，在开工后，天神发怒，“弄混了建筑者的语言”，使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以致停工。因此，巴比伦一词就成了混乱的同义语。——译者注

④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⑤ 盖尔特鲁黛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下一封信里我将把库格曼夫人和田格夫人的**会员证**寄去⁵⁰⁸。有一位女士，即罗夫人被选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

爱琳娜衷心感谢送给她邮票。照片稍后再寄给您。

7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副本]

1867年7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是不读德国那些浅薄的肮脏东西的，但是，我无法回避朋友们不时从德国给我寄来的一些涉及我个人的报刊摘录。例如，昨天我收到了某个腊施的标题为《十二个革命斗士》的作品中一切有关我的地方。请你向我解释一下下面这段话：

“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一切关系都中断了……：**马克思的一个完全不可饶恕的举动**（关于这个举动我不打算在这里谈），使这些关系受到了最后一击。这个举动只能由马克思的坏脾气来解释。有一次，我由于对此感到愤慨，要求弗莱里格拉特把**详情**告诉我，他为了宽恕马克思，避而不作解释。”⁵⁰⁹

你的 卡·马·

77

马克思致伦敦某书商

1867年8月14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阁下：

请把下列书籍寄给我：

关于奥里萨的饥荒的两个报告。

《**调整工时法**》，只要它一印好就请寄来，还有《**手工业者和工人住宅法案**》。⁵¹⁰

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78

马克思致奥古斯特·韦莫雷耳

巴 黎

1867年8月27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公民：

我对贵报^①的方针、勇气、善意和才能感到钦佩，但有两件事

^① 《法兰西信使报》。——编者注

情使我不解:

(1)您把贵报变成了**俄国人**(以及希腊人,因为他们是俄国人手中的玩物)制造的关于所谓克里特岛的革命的**谣言**的回声。我荣幸地把一段从**英国报刊摘录**下来的关于克里特岛的真实情况的**报道**寄给您。

(2)您重复了(由**俄国**编造的)所谓北美将倡议同土耳其人展开斗争的谎言。您应当知道,美国总统无权宣战。这项权利只属于参议院。如果说约翰逊总统——他是**前奴隶主们手中的肮脏工具**(尽管您非常天真地把他变成了第二个华盛顿)——搅乱外交事务,在国外吹牛夸口,力图以此博得某种声誉,那末要知道,美国佬不是孩子也不是法国人。单凭所有这些试探的**倡议**出自约翰逊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些试探没有任何重大意义。

请原谅我不揣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我们追求着无产阶级解放的同一目的。因而,我们有权彼此开诚相见。

请您**不必公布**这封信。我是把您作为朋友并且是以私人的方式写信给您的。

敬礼和兄弟情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

卡尔·马克思

还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您竟欢迎和平同盟³⁴¹。要知道,这(我指的是和平大会)是一种活动着的怯懦精神。让他们在柏林和巴黎进行抗议吧,如果他们由于胆小而不敢这样做,那他们就不要用暧昧不明的、徒劳无益的、虚张声势的示威举动来欺骗公众。^①

^① 见本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79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纽 约

1867年8月2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迈耶尔：

附上我的著作^①第一卷序言的摘要，该书将在下星期出版。请您尽量设法把这个摘要刊登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如有可能，也请在美国的英文报纸上登载。凡是登载了这篇摘要的报纸都请您寄一份给我，因为这对我的出版商^②说来很重要。

关于**维贝尔**^③。他的父亲^④是一个傻瓜，巴登侨民，钟表匠。小维贝尔——您在美国正享受同他交往的乐趣——是个无赖。哈茨费尔特选中他来刺杀打死拉萨尔的人^⑤。他拿到了钱，并跟在预定要成为他的牺牲品的人后面，一直追踪到奥格斯堡（要不就是该地附近）。后来他吓得要死，便拿着哈茨费尔特的钱（他企图用威胁手段再从老太婆那里敲诈一些）从德国逃到美国去了。

他的住在这里的可敬的父亲和兄弟^⑥，向此地的共产主义协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迈斯纳。——编者注

③ 威廉·维贝尔。——编者注

④ 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编者注

⑤ 腊科维茨。——编者注

⑥ 路易·维贝尔。——编者注

会（德意志的）^①声明说，我向德国警察局密告了这个勇敢的年轻人。他们用这个说法来解释他的退缩和他对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欺骗。我到协会去了一趟，揭露了这些无赖，因此，小维贝尔的兄弟被可耻地从那里撵走了。

现在，您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祝好。

您的 卡·马克思

80

恩格斯致劳拉·马克思

伦 敦

1867年9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小劳拉：

你的亲切的来信收到了，书^②到后我马上就分送给了有关的收件人，送给伊曼特和施特龙的书是从邮局寄去的，包扎得很严实；送给我那本，我立即交给了装订工人，对此，我要大大感谢摩尔。

你听到一定会很感兴趣，就是上星期三发生的伟大的芬尼亚解放战役的战场⁵¹¹，我曾在上个星期六指给拉法格看过。我们的确到过距铁路桥拱不出十步远的地方，但这一点他恐怕记不大清楚了。

为了使你能看见，人类，尤其是从事棉织业的人类有多大的

① 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本事,我送给你一件他们最近的可耻作品,即用光滑的棉纱制成的假发。类似的怪的东西,现在正在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

你的朋友图书馆^①击败了利佩伯爵,在萨克森的施奈堡顺利地被选入大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他大概不久就会发表一篇初次登台的长篇演说。可谓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真诚的 弗·恩格斯

8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7年10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两封来信。如果您能尽可能地经常写信给我,那将使我十分愉快。但是,请不要指望严格的有来有往,因为我的时间很不容易应付我必须进行的广泛的、多方面的通信。

在开始谈我的书^②以前,有几句话先讲一讲,或者说,先讲一件事。我担心,波克罕会无意地和我开一个很厉害的玩笑。他要用法、德、英、俄四种文字出版他的《在日内瓦的演说》^③。此外,他还给这个演说加上了一篇离奇的、充满引文的平淡无味的序言。在我们私下——同时也为了党的利益——我必须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

①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西·波克罕《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编者注

您。波克罕是一个能干的甚至机智的人。但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唉，他就不知轻重，言语乏味。而且，他又没有进行过必要的学习。他象野人一样，以为用种种惹人注目的色彩把自己的脸刺上花纹就美化了自己的脸。在他的话中，庸俗平淡和滑稽可笑的词句，比比皆是。他本能地给他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戴上了小丑尖帽。如果不是他的无限的虚荣心的话，我本来可以不让这本小册子出版，并且对他说明：他幸运的是，在日内瓦，除了他演说中某些恰当的俏皮话以外，他的话没有人听得懂。另一方面，我很感谢他在福格特问题上的表现⁵¹²，所以他是我的私交。他在他的演说等中，有某些话用滑稽的^①形式说出了我的观点。现在，对我的敌人（福格特在《新苏黎世报》上已经暗示过，我是这一演说的隐名的作者⁵¹³）来说，不批评我的书，而要我对波克罕先生负责，对他的愚蠢和个人的狂妄行为负责，将是非常有利的。一旦发生任何类似的情况，您必须通过瓦尔内博耳德等人在您能找到门路的报纸上发表短小的文章来揭穿这种策略，并且在毫不伤害波克罕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有别有用心或采取极端非批判的态度，才会把截然不同的事情等同起来。我们的观点在波克罕的头脑中以离奇而混乱的形式反映出来（他不是说出来，而是写出来），这种形式当然给一伙卑鄙的下流文人提供了极合心意的攻击借口，甚至可能成为他们间接损害我的书的手段。

如果报界对波克罕的著作保持沉默，——我几乎不敢这样指望，因为他把自己的作品严实包装后，分送给了所有报纸——那末**无论如何都不要打破这种庄严的沉默。**

① 原稿中是：«verkladderadatscht»，这是马克思根据德国的讽刺性刊物《喧声》的名称而造的字。——编者注

如果波克罕不是我的私交,我就要公开否认他代表我的意见。您了解我的**被人误会的处境**,同时也了解我的烦恼。当你向公众提供一部经过千辛万苦写成的著作(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以便把党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并通过叙述方式本身使庸俗观点无计可施的时候,——而就在这个时候,竟有一位身穿五彩衣服,头戴小丑尖帽的党员和你一道登场,那么,很自然,飞向他的烂苹果和臭鸡蛋就可能落到你的头上,并且把党玷污!

我认为您在日内瓦为反对福格特而使用的策略非常成功。³⁶¹

您喜欢我的书,这使我感到愉快。

至于您的问题:

厄内斯特·琼斯应当在爱尔兰作为党的代表向**爱尔兰人**讲话,就是说,应当**反对**大土地所有制,因为在那里大土地所有制和**英国对爱尔兰的占有**是一回事。在英国政治家的竞选演说中,永远也不要去找什么原则性的东西,而只用找有利于达到**最近目的**的东西。

抵债劳动,就是借款由以后的劳动来抵还。这种借款和通常的高利贷造成同样的后果。劳动者不仅终身是债权人的债务人,从而被迫为债权人劳动,而且这种从属关系还要传给他的家庭和后代,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债权人的**财产**。⁵¹⁴

我的第二卷的完成¹⁵⁶主要取决于第一卷的成功。我必须有一这一成功,才能在英国找到出版商;如果**我找不到出版商**,我的经济状况就仍将十分困难和令人忧虑,以致既没有时间也不能安心来迅速完成著作。当然,这种事情我是**不愿**让迈斯纳先生知道的。总之,第二卷要经过多久才能出版,现在取决于我的德国党内朋

友的才干和积极活动。不论来自敌人或来自朋友方面的认真的批评,都不会很快出现,因为这样一部篇幅巨大而且某些章节十分难懂的著作是需要时间才能读完和领会的。但是,决定最近的成功,不是认真的批评,而是——用粗话来说——吵吵嚷嚷,吹吹打打,来迫使敌人也发表意见。首先最重要的,不是人们说了**什么**,而是人们**说话了**。**最主要的就是不要错过时机!**

我已把您最近的来信寄给恩格斯,让他向您提出必要的意见^①。他能够比我自己更好地谈论我的书。

请代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②致最衷心的问候。过几天我将把阅读我的书的方法告诉她。^③

您的 卡·马·

请把德国出现的一切有关第一卷的事情随时告诉我。

保尔·施土姆普弗(美因兹)写信给我,他把波克罕的演说说成是“**我的**”演说,而我目前又**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因此,请您写信给他,向他说明情况,劝他在波克罕的小册子出版时**保持沉默**。我们私下不妨说,当施土姆普弗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就十分令人讨厌!

① 见本卷第364页。——编者注

②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77页。——编者注

82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0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库格曼：

马克思把您8日的信转给了我。他认为，在应当从哪些观点来批评他的书^①方面，我能比他更好地向您提供您所需要的意见。为了免得您多费辛苦，我一次写好了两篇文章，阐述了在我看来最能为公众所接受的一些观点，这两篇文章肯定适用于任何一家资产阶级报纸⁵¹⁵。这两篇东西也许有助于您在还没有亲自读完五十个印张的巨著之前就写出一些其他的文章和短评。主要的不在于写什么和如何写，而在于使人们来**谈论**这本书，使孚赫、米哈埃利斯、罗雪尔和劳这班家伙也**不得**不来表示自己对它的看法。应当尽量设法在一切报纸上发表文章，不管这些报纸是政治性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只要它们肯发表就行，既要有长篇书评，也有短小简评，主要的是要多要经常。必须使这班先生们无疑试图奉行的完全沉默的政策行不通，而且要**尽快**使它行不通。文章的校样希望每一次都能寄一份给马克思，以便我们和迈斯纳都能知道，正在做什么事情。

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畜舍^②的表现很好。他始终不渝地**总是**反对票，并发表了精彩的第一次演说³⁶⁰，当时西姆桑这个克伦纳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指北德意志联邦国会。——编者注

士神的儿子宙斯马上就打断了他。然而他的建议却是唯一合理的建议。

我希望，在我离开之后³²⁷，您家中诸事如意。我在这里绕着办公桌子转，为讨厌得要死的商业耗费大量时间，又已经有两个月了。关于芬尼亚社社员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小小的勇敢的突击，您大概已经听说过了。事情策划得很周密，并且完成了，但是，遗憾的是，领导者们被捕了。³⁹¹

由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马克思恳切地请您立刻把所有这些文章刊登在当地报纸上，等这些文章发表之后才把它们寄给他。^①

8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0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您不要写信给波克罕。而且这也没有用，因为关于他的著作^②的广告已经在《书报业行市报》^③上刊登出来，而著作本身已经由沙贝利茨出版。此外，波克罕本人现在在波尔多。您如果写那样一封信，除了会使波克罕和我**发生争吵**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① 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写在信边上的。——编者注

② 西·波克罕《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编者注

③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编者注

事情既然做了也就算了。不要紧！起初我由于夜间工作，身体很疲劳，所以夸大了这件事的害处。事实上 *Je suis puni par ou j'ai péché!* [我已经受到了我的罪过的惩罚！] 起初一想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将使日内瓦那班可敬的庸人暴跳，我曾觉得很可笑。我只是没有预见到**公布演说的后果**。此外，我本来应当想到，波克罕在制定自己的计划的时候**自然**不肯受我在自己的信中向他指出的那些适当的界限的限制。现在唯一明智的政策是：只要我们的敌人不讲话就**保持沉默**；而只要他们一讲话并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那就不用几句**普通的俏皮话**来应付，如说他们为了**逃避**对我的书^①的回答，不得不把波克罕的越轨行为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此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波克罕应当**抱着善意**，因为，归根到底，除了他在著作上的虚荣心以外，他总算是一个能干和好心的人，同时是一个好的实干家，只要他没有被当作家的邪念迷住心窍。

你现在大概已经收到恩格斯的方案⁵¹⁵了。我正同李卜克内西和贝克尔^②通信。

所谓“书的成功”，我的意思不是别的，是说它由于在英国产生了影响，**销售得快**。

《**法兰西信使报**》（现在巴黎最受欢迎的一家日报）和布鲁塞尔《**自由报**》都发表了我的序言的法译文，并加上了一段抬举我的按语³³¹。

纽约有一个纳美尔自告奋勇当英译者³⁷²。不行。

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演说³⁶⁰使我很高兴。我从这里给他出了一些主意。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编者注

可怜的贝克尔竟处于这样的境地，以致想停止自己的全部政治和著作活动。³⁷⁹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给予帮助，这是多么令人难过呵！

向您亲爱的夫人和我的小朋友^①问好。为了小朋友的照片，我还应当感谢您。

您的 卡·马·

84

恩格斯致海尔曼·迈耶尔

利物浦

1867年10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迈耶尔：

今天早上收到了您的来电，我不能在今天晚上去利物浦，实在万分遗憾。我的合伙人和我们的高级办事员^②明天都要离开这里，而我必须留下，以便签署支票，亲自料理一切。此外，我们在星期六下午一时就下班，由于您自己只是在今天晚上约十一时才抵达利物浦，而“俄罗斯号”在十二时启碇，因此，您自己知道，这是毫无办法的。

请把您的通讯处和魏德迈夫人的通讯处写在附上的纸上，并在旅馆把信发给我。请代我向魏德迈夫人衷心问好，并告诉她，如果我知道她的通讯处的话，我早就写几行字给她了。

希望您能够引起美国的德文报刊以及工人们对于马克思的

① 盖尔特鲁黛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② 哥特弗利德·欧门和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书^①的注意。由于在美国现在展开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³⁴⁰，因此这本书及其关于**工作日**的章节非常合乎时宜，而且总的来说，在许多方面将使人头脑清醒。您在这方面的每一进展，都将是对争取我党在美国的前途的斗争立下的巨大功劳。

此外，也请代我向在纽约的雅科比^②热情问好。

祝您一路平安！

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5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1月8日和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库格曼：

自从我上次写信给您^③以来，马克思和我都没有得到您的音信，然而我不相信您钻进了某个 *anteflexio uteri*，以致使人完全无法接近。我也要寄信给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建议我把信寄到您这里，因为我们没有李卜克内西的准确的通讯处，并且我们不知道他是在柏林还是在莱比锡。因此，附上这封信。

德国报刊对于《资本论》仍然保持沉默，而十分重要的是使人们说话。我在《未来报》上发现了寄给您的那些文章当中的一篇^④。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阿伯拉罕·雅科比。——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64—565页。——编者注

④ 指发表在《未来报》上的弗·恩格斯对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编者注

可惜我不知道这篇文章会交给该报发表，要知道，在那里本来是可以更大胆地说话的。不过，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经常不断地发表对该书的评论。由于在这种场合下，马克思的手脚受到束缚，而且他象少女一样腼腆，所以正是我们这些第三者，必须来做这件事。因此，请您让我知道，到目前为止您在这方面已做了些什么事情，您还打算利用哪些报纸。我们在行动时，用我们的老朋友耶稣基督的话来说，要象鸽子一样驯良，象蛇一样灵巧^①。那些勇敢的庸俗经济学家毕竟是相当聪明的，他们对这本书小心翼翼，不强迫他们，他们就绝口不谈它。因此，我们必须强迫他们发表意见。如果在十五至二十种报纸上同时出现了对这本书的评论——不论是肯定的或否定的，不论是文章、通讯或刊登在最后一版的给编辑部的信——只要是把它当做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那末在这以后整个那一伙人自己就会喧嚷起来，那时孚赫、罗雪尔、米哈埃利斯以及麦克斯·维尔特之流，就不得不发表意见。要知道，我们的该死的义务是，在报纸上，首先在包括反动报纸在内的欧洲报纸上尽可能同时刊登这些文章。在反动报纸上人们可以注意到，庸俗经济学家先生们在议会中，在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上大吹大擂，而在这里，当人们向他们提出从他们的科学得出的结论时，他们却谦恭地一言不发。如此等等。如果您需要我的协助，就请通知我，您需要的文章是供给哪一家报纸的，——我随时准备为党服务。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也谈到了同一问题，如果您能用可靠的方法把这封信转寄给他，我将非常感谢您。

罗马事件³⁸²又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觉得，高贵的波拿巴已

① 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编者注

经奄奄一息,一旦这个插曲在法国结束,加上英国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加革命化,而意大利面临着革命的必然性,那时,“欧洲人”^①在德国的王国当然也就完蛋。在英国这里,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工作正在迅速向前推进,与此同时,越来越革命的形势正在形成。迪斯累里用他的改革法案³⁰⁶瓦解了托利党人,粉碎了辉格党人,然而他这样做所达到的,只是使旧的一套无法保存下去。这个改革法案或者将毫无作用(而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运动非常强大有力),或者必须紧接在它之后立即制定一些走得远得多的大不相同的法案。根据人口多少选举代表以及无记名投票——这就是必须立即得出的直接的结论,这样就能消除旧的废物。迪斯累里的巨大功绩是,他由于憎恨他自己党内的农业贵族,憎恨辉格党人,而把这里的运动变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新选举法一生效,这里发生的情况将会使您感到惊奇,将会使那些认为英国已被埋葬的德国庸人更加感到惊奇。爱尔兰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骚乱因素,而伦敦的无产者日益公开地拥护芬尼亚社社员¹⁸²,从而第一,拥护暴力运动,第二,拥护反英运动,这一点在这里完全是闻所未闻,确实是好极了。

您是否按照我的治疗办法去做,开始骑马了?自从我回来以后³²⁷,我又体会到骑马的好处,您自己会证实,每天骑马溜一个钟头,您的全部不舒服和对酒的恐惧心理,将会迅速消除。您作为一个妇科医生,为了科学必须这样做,因为妇科学和骑马有极密切的联系,因此,妇科医生在各个方面必须稳坐在马鞍上。

肖莱马曾在法兰克福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上找过您,但他肯

^① 见本卷第294、301页。——编者注

定地说,您不在那里。

亲爱的朋友,请尽快来信吧。鲁普斯^①的照片已拿去加印,一旦天气晴朗就可印出来,——要知道在我们这里,可惜冬季是很少晴天的。请代我向您的夫人^②问好,虽然我们还不相识。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

通讯处:曼彻斯特欧门一恩格斯公司弗·恩·收。

11月20日

在我写好这封信以后,马克思把您给他的信寄给我了,从信中遗憾地知悉,在您那里大概不能继续在报刊上发表短文。是否可以——也许要通过第三者,——在报纸上刊登一些不论是从资产阶级观点或者从反动观点来**攻击**本书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一条妙计,而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其次,科学刊物以及美文学刊物和半美文学刊物的情况如何?

至于《莱茵报》,在一事无成的情况下,我将要写信到科伦去。³⁹³

大概毕希纳也能在报纸上把文章登载出来。至于文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您可劝他找我。您得老催着他。

照片我还没有收到,但最近一定会送来。

再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86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马德拉岛

1867年1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济贝耳：

暂时把我个人使用的这本书^①寄给你。同时我已写信给迈斯纳，他真是该死！要知道，我曾托他把在德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寄给你。我希望，马德拉岛对你有好处。

卡尔·马克思

87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67年1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回你的两封信。造成这个过错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我相信棉纱的价格暂时不会上涨，因此——既然你们目前不需要棉纱——推迟回信对你们一点危险也没有。

缝纫线（我们通常送走的比较细支的缝纫线都是经过漂白和染色的）是我们自己用送给你们的那种筒子纱（三十六至四十五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泰勒和比较细的诺耳斯型号) 自己并合的。这些筒子纱我们也可以替你们在这里交给拈线工去加拈, 这样, 缝纫线的价钱目前就是:

支数:

| | | | | | |
|-------|---------|-----------|-----------|------------|-----------|
| 36 | 40 | 50 | 60 | 70 | 80 |
| 19 便士 | 19.5 便士 | 2 先令 1 便士 | 2 先令 7 便士 | 2 先令 11 便士 | 3 先令 3 便士 |

但是, 对于两便士的“钻石”, 我们使用并纱机上并合的弱拈纱线。目前这种纱线的价钱是:

支数:

| | | | | | |
|-------|---------|-------|-----------|-----------|-----------|
| 36 | 40 | 50 | 60 | 70 | 80 |
| 18 便士 | 18.5 便士 | 20 便士 | 2 先令 1 便士 | 2 先令 3 便士 | 2 先令 5 便士 |

从最后几种纱线品种中, 现在附上六十支的纱线作为样品, 而今年春天, 你们也已经从我们这里得到若干包三一九号纱线(4 月 9 日的发货单), 因此, 你们可以判断, 你们用这种比较便宜的纱线呢, 还是需要价钱比较贵的真正的缝纫线。

由于美洲的大丰收,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估计会跌价。在新奥尔良, 中等棉卖六个半便士, 还包括运到船上。但是现在纺纱业是很亏本的生意, 因此, 一当情况好转, 棉纱的价格想必不会变动, 即使棉花的价格下跌。细线的价格将保持最高, 而通常的合股细线现在就已经比 1860 年便宜了(六十支的由十八便士降为十六便士)。上面谈到的那些价格大致同 1859 年底和 1860 年初的价格差不多; **比较贵的**六十支那时保持在二先令五便士水平上, 四十支保持在十九便士水平上, 比较便宜的六十支那时甚至还要贵一点。精确的对比我无法列举, 因为那时我们用的是另外的棉纱。

这里一切照旧。有时我同安东吵一会儿，有时又同哥特弗利德^①吵一会儿，我已注意使旧交情不要冷淡下去。

由于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代表你们大家向我自己祝贺，并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这几天内我就给妈妈^②写回信。

你的 弗里德里希

88

马克思致维克多·席利

巴 黎

1867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席利：

我一接到你的信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迈斯纳，叫他把一本给勒克律的书^③寄给你。我认为，勒克律在有一个德国人协助的条件下，是完全合适的法文译者。在翻译中我将对个别地方作某些修改，同时保留最后的审稿权。⁴⁰⁶

首先应该尽快地在《**法兰西信使报**》发表这部书的一些片断。我不明白，为什么赫斯要找一个第三者来做这件事。最好由他自己来做。我也认为，他拟定的题目——英国的工厂立法——最适于作导言。但是，在这里也必须把**价值理论**先谈上几句，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蒲鲁东把人们的头脑搞得十分混乱。他们认为，如果商品按照它本身的**成本**，即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

① 欧门弟兄。——编者注

②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加工资(即加在生产资料上的劳动的**价格**)出售,那就是按它的价值出售。他们不了解,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也是一个同有酬劳动一样重要的价值要素,现在这个价值要素采取了**利润**等等的**形式**。他们根本不知道工资**是什么东西**。不了解价值的性质,而去阐述工作日等等——总而言之,阐述工厂立法——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关于这一点必须先谈**几句**。

我的出版商^①对这部书在德国的推销情况感到满意。那一伙自由主义者和庸俗经济学家当然力图尽可能地破坏,使用了他们那套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沉默的阴谋。可是,这一次他们失败了。

附上李卜克内西写的一本小册子^②。从封皮上的声明中,你可以知道,在最近几星期内,他将开始发行他的周报^③。我受托聘请在巴黎为该报撰稿(他的通讯处:酿造街11号**密勒先生**^④)。我痛斥了他关于“社会问题”(载于附录)的说法⁵¹⁶,并且还提醒他注意,在反对俾斯麦的论战中,他必须避免南德意志的非批判态度。雅科布·费奈迭成为他的崇拜者一事,应当会使他自己感到难堪。

尽管如此,李卜克内西在国会的大胆发言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我全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阿·威廉斯**^⑤

这里的运动正在向前发展!

① 迈斯纳。——编者注

② 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编者注

③ 《民主周报》。——编者注

④ 李卜克内西的化名。——编者注

⑤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8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迟回信的原因只是身体不好。我又犯病已经几个星期了。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帮忙。恩格斯已经(或者将要)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此外，李卜克内西(和圭茨等人一起)打算在国会里要求**调查工人的状况**。他写信给我谈到了这点，按照他的要求，我把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英国议会法令^①寄给了他。这个计划落了空，因为按照既定的议事日程，没有时间这样做。有一件事情，由您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比由恩格斯或我写更为合适。这就是：他的直接责任是在**工人的集会上**引起人们对我的书^②的注意。这件事，如果他不去做，拉萨尔派就会把它抓在手里，就会歪曲一切。

孔岑(莱比锡的讲师，罗雪尔的学生和追随者)通过李卜克内西要一本我的书，为此他答应用他的观点详细地评论这部书。迈斯纳已把书寄给他了。这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您的短评^③中，有一处很可笑的刊误：把«Faucher»印成了

① 见本卷第370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91—392页。——编者注

«Taucher»^①。孚赫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游方传教士”。这个人还谈不上象罗雪尔、劳、莫耳等等这样“博学的”德国经济学家。甚至只是提到他一下,对他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了。因此,我从来不把他看做一个名词,而只把他看做一个动词。^②

请告诉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读我的书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最后再读《原始积累》。⁵¹⁷不明白的术语,您必须向她解释。如果还有疑难,我可以为你们效劳。

在法国(巴黎)很有希望出现对我的书的详细评论(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可惜是在蒲鲁东主义的机关报上!),甚至会翻译我的书。⁴⁰⁶

一待我病情好转,我将多写一些。目前希望您能经常来信。这对我总是起着鼓舞作用的。

您的 卡·马·

[爱琳娜·马克思的附笔]

我亲爱的小弗兰契斯卡^③:

因为爸爸非常急于寄出这封信,所以我只来得及向你热情问好。

爱你的 爱琳娜·马克思

① «Taucher» 意为“潜水者”, Faucher (孚赫) 是德国一个庸俗经济学家的姓。——编者注

②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孚赫 (Faucher) 的姓是由动词 «fauchen» (“吼叫”) 变成的。——编者注

③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9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如果在德国有六个象您这样的人，那就能够克服庸人群众的抵抗，专家和报界的贱骨头的沉默的阴谋，至少能开展一场严肃的辩论。但是必须等待。这句话包含了**俄国政策**的全部秘密。

附上一个在俄国的德国工人（制革工人）^①的信。看后请把信还给我。³⁹⁹恩格斯说得对：从这个制革工人来看，自修哲学——工人自己研究哲学——比鞋匠雅科布·伯麦时代大大前进了一步；另外除了“**德国的**”工人，其他任何工人都没有能力从事这样的脑力生产。^②

波克罕昨天问我，《未来报》上的文章是谁写的^③（他是该报的订户）。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我们写的，因为您曾把清样寄给他。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请注意：不要让人过多地看到我的底牌！

衷心地感谢您的亲爱的夫人为抄写这些信件付出的辛劳。您不应当为了榨取“剩余劳动”而这样厉害地剥削她。

① 狄慈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94页。——编者注

③ 指发表在《未来报》上的弗·恩格斯对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编者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已经告诉过您,布赫尔本人曾建议我担任《普鲁士王国国家报》^①的**经济问题的通讯员**。这样,您知道,如果我愿意利用这种来源,我无须任何人介绍就能够做到这一点。⁴²³

我的病情依然如故。危险一点也没有,但很痛苦。

向您的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②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 卡·马克思

91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2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库格曼:

我十分感谢您的热忱,但是,在我看来,您显然把我的空闲时间估计得太多了。您11月30日的来信,我已于12月2日收到,同马克思商量了一下,因为一连串问题需要讨论。我本来现在就可以寄给您几篇文章,要不是星期日由于牙疼、流行性感冒和喉炎,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随之而来的发高烧而使我病倒了的话。幸而这一切都是急性发作的,所以今天我就又能够工作并且立即着手办事了。但是,您不要以为,就同一本书^③写十几篇评论,同时每一篇都要有点新东西,而且要写得使人看不出所有这些评论都是出自一人之手,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里常常需要停下来

① 即《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见本卷第491页)。——编者注

② 盖尔特鲁黛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进行思考。

我不主张直接写信给米凯尔。³⁹⁷ **口头上**可以对这种人谈很多东西，但是要写出来就恐怕得冒险。他说不定在什么时候还要到汉诺威来。

《欧洲联邦》是一个死产儿。而且主编——福格特的弟弟^①和他的亲信——什么名堂也不会搞出来。

访问过布兰德斯的那个英国人——我们在这里的一位朋友穆尔，他为了研究德语在爱森纳赫住了七个星期。我没有想到他将取道汉诺威回来，否则我会托他带封便信给您。即使没有我的信，他本来也许会去看您，但他竟莫名其妙地误认为您是住在汉堡。他很可能把马克思的书译成英文。

我曾写信告诉李卜克内西，他用南德意志的叫喊声是不会有成就的。他的演说^②最好不出版。——印在书面上它们就失去了效果，因为有些**荒诞不经的话**太明显了。关于他的推迟社会问题的奇怪理论⁵¹⁶，我也写信同他谈过。其实，您记得，今年秋天我就对您说，由于对普鲁士人的憎恨，他变得太象**奥地利人**了。

我把这些简短的意见告诉您，只是为了使您能够了解情况。文章过几天寄去；无论如何，在这以后您还可以答应给中校^③几篇文章。那时他就有活干了⁵¹⁸。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我刚刚从办事处被撵出来，因为要关门了。

① 古斯达夫·福格特。——编者注

② 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编者注

③ 佐伊伯特。——编者注

92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2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库格曼:

“为履行鄙人昨日信中之言”——您自然不应完全忘掉商业文体——兹附上两篇文章:一篇是谈书的内容,是给《观察家报》^①的,另一篇只报道书中的实际材料,是给《工商业报》和《邦报》的⁴²⁵。

您知道,《观察家报》的主编就是《福格特先生》中所提到的那个“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卡尔·迈尔”⁴²,他当然决不会自愿为我们效劳,估计到这一点,您就会了解,在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要克服多大的困难。您自己知道,送去的只应是这两篇文章的抄本,但我还是要请您把全部原稿保存下来,因为事先无法知道它们还会有什么用处。

对于《信使报》^②,我也要写点东西寄去,但是目前我已不能再在晚上做很多工作——这使我太兴奋。譬如,昨夜我写完那两篇文章以后,又几乎完全不能入眠。天气,事务,有时还有从上星期日起就在我身上发作的难受的神经痛,使我不能骑马,因此,我不能恢复正常生活。

①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编者注

② 《士瓦本信使报》。——编者注

我没有读《未来报》关于济本马克案件⁵¹⁹的报道，我很少看到这种报纸。

就此搁笔。已经晚上六点钟，是办事处关门的时候，而我也是又累又饿了。

您的 弗·恩·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不早于 1864 年 11 月 29 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可怜的摩尔又长了一个很大很痛的疖。因此,他必须躺着,很难动笔写东西。我希望,过几天我们就能制止住这个刚刚发作的疾病。真可怕,这个病又复发了。您想象不到,他誊写那本书^①的工作事实上进展得有多么顺利。准备好付印的稿子已经有一大堆了。坐得太久,一直写到深夜,以及与此有关的紧张——这就是旧病复发的真正原因。卡尔希望工作不致中断很久,甚至今天就想试试写点东西。他附上小威廉^②的一封来信,以及给魏德迈的一封信;我们不知道魏德迈的通讯处,所以请您代寄一下。^③国际协会会员证收费一先令一便士,但是摩尔认为,谁也不妨碍这些先生们缴纳五至十先令。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我们全家向您多多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顺便说一下,终于收到了我们的老“小舅”埃德加尔^④的几行

① 《资本论》。——编者注

②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434—436 页。——编者注

④ 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字。看来,柏林人对他的态度是恰如其分的。娃娃写道,过生日时别人“送给”他礼服,裤子,坎肩,手套,雪茄烟和“祈祷书”。他们请来的医生说,他有心脏病。当医生们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他们总推说是“一般的”心脏病。我认为,他很可能是肺部和脑子有病。

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3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衷心感谢您的来信和剪报,剪报随信奉还。在“小威廉”^①使您和摩尔重新陷入麻烦处境⁵²⁰的情况下,最糟糕的是,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摩尔在哪里。¹²¹我一点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在德国还是在荷兰。报上所有这些脏东西,我都抱着碰运气的心理给他寄去了。同贝克尔^②这样的人在报上进行斗争似乎是不能容许的,然而为了那些轻信施特劳宾人⁵²¹,还是有必要把事实讲出来。在这件事情上最可笑和最可恼的是,听说象罗伊舍先生这样一些人作证说,“拉萨尔也怀着敬意谈到马克思”。拉萨尔——他抄袭我丈夫的一切东西,甚至把弄错的地方也抄上了,他做我丈夫的朋友和学生达十五年——这个人居然也怀着敬意谈到他。那些提出证据说怀有好意的人,只是在最近两年来才同拉萨尔结交

①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伯恩哈特·贝克尔。——编者注

的,而在此期间,拉萨尔已经完全走上了一条歪道,这条歪道把他象他的朋友布赫尔一样引到俾斯麦阵营,引入内阁,或者引到最后容身之地——意大利。这些在遗嘱中受到关怀的“自由战士”自然要拯救他们的拉萨尔!但是,这些社会流氓只不过是跟在他们的大鼓动家后面亦步亦趋罢了。此外,罗伊舍先生也不过是象他的主子和导师所做的那样,经常剽窃我丈夫的作品,不断地复制《福格特先生》中的每一句妙语,例如,他在自己最近的作品中就剽窃了卡尔的这样一句话:“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一无所有的荒唐的小丑”(反对卡尔·布林德的一个说法)⁵²²。这个三执政**赐与**摩尔的高贵保护最使人气恼。此外,拉萨尔对老头子菲·贝克尔的尊敬也只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的。在1862年8月,他还认为贝克尔是一个被收买的代理人(我不知道是被谁收买),并且不愿意和他有任何来往。同样,他有一次突然大喊大叫地(在这种时候他的嗓音总是嘶哑的)对我说,巴黎的莫泽斯^①是一个毫不中用的、昏头昏脑的人,他不愿同他保持关系。我替那个普隆-普隆分子⁵¹辩护,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昏头昏脑的人。我每天都在盼望卡尔的消息;这种杳无音信的状况比其他一切事情都更使我感到不安。

我们大家身体都好,并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赫斯。——编者注

3

卡尔·马克思

自 白⁵²³

1865年4月1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您喜爱的优点：

一般人……………纯朴。

男人……………刚强。

女人……………柔弱。

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您喜欢做的事：……………看小尼达^①。

您厌恶的缺点：……………逢迎。

您能原谅的缺点：……………轻信。

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

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

您厌恶的是：……………马丁·塔波尔。

您喜爱的英雄：……………斯巴达克、刻卜勒。

您喜爱的女英雄：……………甘泪卿^②。

您喜爱的诗人：……………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歌德。

您喜爱的散文家：……………狄德罗。

您喜爱的花：……………瑞香。

您喜爱的菜：……………鱼。

① 南尼达·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编者注



| | |
|------------------------------|-------------------------------------|
| Your favourite virtues | simplicity |
| | strength |
| woman | weakness |
| Chief characteristic | infirmity of purpose |
| Idea of happiness | |
| misery | |
| The vice you excuse | gullibility |
| detest | vanity |
| Aversion | Mark Twain, Violet powder |
| Favourite occupation | bookworming |
| Part | Dark Alex. Hughes, Mathews, Götthe. |
| Prose writer | Ziess, Lessing, Keibel, Del? |
| Flaw | Speakers, Keibel |
| Flavour | goutchen. |
| Colour | Daphne. |
| Colour of eyes & hair | Red. |
| names | black. |
| Irish | Tenny, Laves |
| The character in history you | fish |
| most dislike | |
| - Napoleon | nihil humani a me dicendum quibus |
| motto | De omnibus Libitandum. |
| Karl | Wass |

您喜爱的格言:…………… 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人
所具有的都具有〕。

您喜爱的箴言:…………… De omnibus dubitandum〔怀疑一切〕。

卡尔·马克思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①

[1866年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先生:

我的丈夫因那危险的和极其痛苦的老毛病复发而卧床已有一个星期了。这次发病之所以使他感到更加痛苦,还因为他不得不再度中断刚刚开始的书^②的誊写工作。我想,这次旧病复发完全是过度紧张和睡眠经常不足引起的。卡尔为他不能出席国际的会议感到非常遗憾,因为目前正关系到《工人辩护士报》的存亡问题;迄今为止,它已经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而且现在庸人们和神父们已表示愿意向它提供资金。现在的任务是,把钱弄到手,同时在原则问题上不向“高利贷者”让步。^③与英国人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改革问题,也使工人们花去了很多金钱、时间和注意力,大大分散了他们对其他事情的关注。^④您的《先驱》杂志卡尔和我都非常喜欢。多么勇敢的语言,多么勇敢严峻的态度!附上列斯纳的一

①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77—178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13页。——编者注

封信，谈的也是这方面的事。受我委托递送《宣言》^①的那个人写信告诉我，他已经顺利地躲过法国警察的耳目把《宣言》保护过去了，现在就可以把它们送往日内瓦。但是邮费无法支付，因此，您要告诉我，您为此付了多少钱。这笔款子将来可以同《先驱》的订费一起汇给您。

在愚昧的英国，在对待宗教方面目前也正在开展一个巨大的运动。以赫胥黎（达尔文的学生）为首的一些极著名的学者——丁铎尔、查理·赖尔、包令、卡本特尔等人在圣马丁堂（在那里的华尔兹舞曲使人记忆犹新⁵²⁵）给人民作启蒙的、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和勇敢的讲演，而且是在每星期日晚上，正好是上帝的羔羊通常到神主的牧场上去朝圣的时候。大厅里经常挤满了人，人民的情绪非常热烈，在第一个星期日晚上，当我同我的女儿们来到大厅时，就有两千多人不能进入这个已经挤得满满的、闷热的场所。神父让这种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三次。昨天晚上，大会得到通知，在神父们提出的反对“星期日人民讲演会”的诉讼案结束以前，不应再作任何讲演。大会坚决表示了愤慨，并且立即募集了一百余英镑作为诉讼费用。神父们干涉这件事是何等的愚蠢啊！使这帮人感到十分恼怒的是，在晚会结束时还有音乐；大家齐声高唱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森和古诺的歌曲，而且这种歌唱受到了英国人的热烈欢迎；在这以前，每逢星期日英国人只许大声唱赞美诗：“耶稣，温和慈悲的耶稣”，或者到酒馆去。

卡尔（他今天由于剧痛而躺下了）和我的女儿们向您衷心问好，特别是最小的一个^②要我替她向“好贝克尔”致最友好的问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候。我在远方握您的手。

您的 燕妮·马克思

5

燕妮·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柏 林

[1866年2月初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阁下：

我的丈夫因那危险的和很痛苦的老毛病复发而卧床已有一个星期了；这次旧病复发使他更加难过，因为他不得不再度中断刚刚开始的书^①的誊写工作。他感到很遗憾，您竟没有收到他那封长信，因为他现在不能再写了。他还担心信已被人截走，否则它早就应该退回来了。此外，通讯处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我亲自把它同其他许多信件和报纸一起送到邮局的，这些信件和报纸全都寄到了。至于《宣言》^②，我的丈夫希望，这一历史文件能象它最初出版时那样精确地翻印出来；印错的字非常明显，以致每一个人都可以改正它。国际的《宣言》^③他一有机会就给您寄去。

此外，如果您离开柏林，他请您把新通讯处通知我们，以便继续通信。福格特先生^④是否也能告诉我们一个别的通讯处？因为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④ 奥古斯特·福格特。——编者注

他现在的通讯处我们感到不十分可靠。当您再给我们写信的时候,请写……阿·威廉斯^①先生收。

我的丈夫让我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6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6年2月26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尊敬的先生:

我的可怜的丈夫因十分痛苦的和危险的老毛病复发而卧床已有一个月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全家都很担惊受怕,惶惶不安,这些都用不着向您多说了。正是在1月初,他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书^②的全部稿件以便付印,誊写工作进展得非常快,因此抄稿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卡尔感觉很好,也很幸福,因为已经做了这样多工作,可是,却突然长了一个疖,不久又接着长了两个。最后一个非常疼痛,而且拖了很久,特别妨碍着他的行走和一切行动。今天早上,血出得多一些,而病势却稍有减轻。我们用砒剂来治疗已经两天了,卡尔希望这种疗法会有好的效果。书的最后完工再次推迟,这对他说来简直是要命,每天夜里他说梦话都说到个别章节,对这些章节总是念念不忘。今天早上,当我把您的信交给他的时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候，他正躺在床上。他对您的友好来信感到很高兴，并托我立即以他的名义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此外，目前在争论关于即将举行的国际协会代表大会的问题²⁷⁰和讨论关于新的工人周报的方针和编辑部人选问题时，他的参加就更有必要了；这个报纸现在已用《共和国》²⁰¹的名称在这里出版，它代表了不久以前成立的工人政党⁵²⁶和合作社联社，同时也代表了国际协会。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操心，自然使他的整个健康状况大大恶化了。我们希望，到春天，他的健康就能恢复，可以去探望他在德国的朋友们。他对这种会见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卡尔让我向您衷心问好，我尽管没有和您见过面，但仍然是忠于您的

燕妮·马克思

7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4月1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尊敬的先生：

昨天晚上我收到一封从汉诺威寄来的挂号信，估计是您寄来的。遗憾的是，我只能在明天把它寄往马尔吉特我丈夫那里⁴⁸⁴，因为在笃信上帝的英国，每逢星期日一切邮电通讯都停止了。由于这种耽搁，大概回信也要推迟一些，因此，我今天赶快先告诉您，信

已经及时收到了；同时借此机会，请您原谅我最近一直没有给您写信。当一位从西蒂来的青年人受您的委托来探询我丈夫的健康状况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应当多么感激您对我丈夫的深厚同情和感人的友谊。在我上次给您的那封信之后不久，卡尔就得了重病；长出了一个新的痈（不是疖子），而且是急性发作，疼痛异常，以致我可怜的丈夫几乎有三个星期不能动弹，牢牢地被困在沙发上。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这种病如果在几年内一再发作，那就会有很大危险，因此，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日日夜夜是多么忧愁。

遵照曼彻斯特龚佩尔特医生的劝告，我的丈夫决定开始服砒剂，在疮口愈合后到海滨去休养几个星期。现在他在马尔吉特——离此不远的——一个海滨疗养地——休养已经差不多有两个星期了，我们觉得他的健康状况在那里有了很大的好转。下星期他就要回家，以便精神焕发地完成他经常被中断的著作^①。

昨天他寄了一张照片给我；您虽然没有同他见过面，却给了他深厚的同情，您如果得到他的照片，或许会感到愉快，因此我在这封信里附上一张照片。

尽管没有机会和您见面，但仍然忠于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资本论》。——编者注

8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12月24日]星期一下午一时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筐子刚送到,酒瓶摆得整整齐齐,摆在前面的是莱茵酒!对您的友谊我们多么感激啊!星期六寄来的十英镑使我们能够经受住圣诞节的猛烈冲击,并且愉快地度过圣诞节的前夕。今年的酒来得特别及时,因为有年轻的法国人^①在家里,大家愿意照老习惯办事。

如果汉堡书商^②真的能够把书印得象他所说的那样快,那末书无论如何可以在复活节前出版。看到自己面前摆着这样一大堆誊写干净的稿子^③,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我的肩上卸下了一个沉重负担;但是,劳神操心的事还有很多,特别是,女孩子们可能恋爱订婚,而且是同法国人和医科大学生恋爱订婚!我也愿意象别人那样把一切都看得很美好,但是,多年来无数操心事,已把我变成一个惊恐的人,我常常把未来看得有些阴暗,而朝气蓬勃的人却是很乐观地看待一切事物的。这是我们私下说说。

对您送来的霍赫海姆酒和其他东西再次表示万分感谢。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② 迈斯纳。——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9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7年10月5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贝克尔先生：

我想您已经收到我的信了。您大概会感到奇怪，第一封信才到，怎么第二封信又这样快地接着来了。我的丈夫想知道巴枯宁的地址，而我相信，您在日内瓦能很容易地打听到它，通过赫尔岑也许可以打听得到。我的丈夫想把自己的书^①寄给他，并且还要谈一点事情。

我们全家特别是我向您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10

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2月24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库格曼先生：

您无法想象，您昨天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和出乎意料的快乐。我甚至不知道，应当怎样感谢您的一切友谊和关怀，而现在还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要感谢您送来的诸神之父宙斯的雕像——这是您惦记着我们的一个最新的明证，这个雕像现在在我们家里已经取代了“圣婴基督”的地位。今年我们的圣诞节又是十分暗淡，因为我可怜的丈夫因旧病复发而躺倒了。又发作了两次，其中一次相当厉害，疼痛难忍，因此卡尔只能侧身躺着。希望不久我们就能把病治好，在下一封信里您将看不到临时私人秘书的笔迹。

昨天晚上我们全都坐在地下室——按照英国的楼房设计叫做炊事部门，供上面各层楼享受的“尘世的福利”就是从那儿来的——认真细致、诚心诚意地制作圣诞节吃的布丁。我们把葡萄干洗净(这是特别麻烦和费事的事情)，把杏仁、桔子皮和柠檬皮捣碎，把板油剁烂，再把这些东西同蛋和面粉一起制成令人垂涎的杂拌。这时突然响起了铃声，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传来一阵上下楼梯的神秘的脚步声，整个楼房充满了一种低声细语和沙沙声；最后，从上面传来了一声：“大雕像到啦”。即使我们听到的是“着火了，着火了，烧起来了，芬尼亚社社员来了！”，我们朝上跑的时候也不会象这样慌慌张张、急急忙忙，——这时一尊威严雄伟、一尘不染、完整无损(只是台座边撞坏了一点点)的古代雷神丘必特的雕像已矗立在我们惊异和赞赏的眼前。等到人们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们才来读您那封由波克罕转来的友好的附函。我们向您表示衷心感谢之后就立即开始了争论，在哪里找一个最合适的壁龛来安置新的“父坎，天地之主”。关于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且在骄傲的首脑获得它受人尊敬的位置以前，还会进行多次的尝试。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您对卡尔的书^①的巨大关怀和为它不断的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操劳。看来，德国人宁愿用沉默和不作声来表示自己的赞同。您认真地推动了那些拖拉疲塌的人。亲爱的库格曼先生，请您相信我，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如果工人们知道，为了完成这部只是为了他们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写的著作，曾经不得不作出多大的牺牲，那末他们大概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关心。拉萨尔分子显然是最先抓到了这本书，以使用适当的方式来歪曲它。不过，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搁笔之前，我还要责问您一件事：您为什么要这样庄重地称呼我为“尊敬的”，对我这个老兵、白发斑斑的运动参加者、忠实的战友和伙伴使用这样的字眼？

我很想在今年夏天去拜访您、您可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①，关于小弗兰契斯卡，我的丈夫不断怀着十分喜爱和亲切的心情谈起她。我是多么渴望在十一年之后重新看到德国啊！⁵²⁷ 今年我经常生病，最近一个时期，又遗憾地感到自己失去了不少“信心”和活力。我常常觉得挺直身子都很难。不过，由于我的孩子们去长途旅行了——她们应拉法格双亲的邀请到波尔多去了——所以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出门，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希望，希望在明年能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

卡尔向您的夫人和您致最衷心的问候，女孩子们也向你们衷心问好，我在远方握您和您可爱的夫人的手。

不是“尊敬的”、也不是“尊贵的”，而是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盖尔特鲁黛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11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⁵²⁸

1866 年 3 月 19 日于库柏街
卡尔顿大厦

“席勒协会”成立已有六年,现在充分证明,它是一个符合实际需要的组织;由于和房东签订的合同将在明年 6 月以前满期,而房东又坚决拒绝延长合同期限,所以本会不得不从明年 6 月起迁离现在的会址。

因此,理事会面临的任务是:为协会提供一个符合于它的目的的会址。

我们曾多方设法寻找合适的房屋,但都没有成功,之后又想找一个能修建房屋以便租给我们协会的承包人,可是也没有找到,因此我们只好设法筹集必要的资金来自行修建。

为此我们应当考虑的主要几点是:

建筑物应当座落在市中心区。

一楼也必须能为协会所使用。

各间厅屋决不能比现在的小。

为了协会今后的发展,我们必须实现这些条件。但是,除此以外,最好是所设计的新建筑物能容纳曼彻斯特现有的各个团体。如果把上面一层用来修一个能容纳二百五十到三百人的大厅,这个目的就能达到。修建这样一个大厅只略微提高建筑造价,但同时出租后却能给协会带来额外的收入。

因此，我们尽力来寻找合适的地皮，并算出了整个设施的价值。

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

| | |
|-----------------|---------------------|
| 建筑面积为350—400平方码 | |
| 的地价····· | 6 000—7 000 英镑 |
| 建筑造价····· | 3 500—4 000 英镑 |
| 添置家具····· | 500— 500 英镑 |
| | 总计：10 000—11 500 英镑 |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计，用这样的地皮和建筑物作抵押，可以借到五千至六千英镑，而考虑到协会以往的财务领导经验和今后收支增加的前景，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支付这笔借款的利息是完全有保证的。

由此看来，要实现我们的计划，我们自己的资金需要有五千至六千英镑。

席勒协会虽然接收各民族的代表为自己的会员，非德意志人也广泛地参加它的活动，但是它实质上毕竟还是德国人自己的组织。

协会现有会员三百多人，为他们举办了：

图书馆，目前藏书已有四千多册；

阅览室，订有五十五种杂志，大部分是德文杂志；

科学和文学报告会，首先在协会内部为此目的组织的专门小组中进行。

所以，协会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进了德国文化的发展，给利用它的建筑物的人提供了交往的机会，这种交往对于那些刚从

德国来不久、在曼彻斯特尚无联系的人特别有益。

我们深信，如果实现我们的计划，扩大了建筑物，协会今后就能更多地担负起这些任务，而这又会促进财政状况的改善。

因此，我们首先向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人呼吁；我们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为达到上述目的筹措必要的资金。

为了不使协会一下子负担过重的利息，理事会决定试用募捐的办法来筹集这笔资金；但是考虑到将要修建的建筑物只是用来满足协会的需要，所以它还决定，一旦席勒协会停止活动，捐款人就成为他所捐款项的债权人，这一点将在发给他们的收据上特别注明。

当要给协会兴建自己的新楼，借以保证其存在的意图一传出，在它的会员中就掀起了促使这一意图实现的热潮，理事会在几天之内就收到了大约一千二百英镑，这都是作为会费缴纳的，每份金额二十五英镑以及此数以下不等。

这笔无疑是可观的款项主要是刚到曼彻斯特不久的德国人所作的自我牺牲努力的结果，而他们恰巧也属于协会将带给直接利益的人之列。

这一结果证明，协会现在已经成为这里为数不少的德国人的一种需要；我们受到这一成果的鼓舞，现在向那些即使与协会关系尚浅的人呼吁；协会追求上述目的，它的使命是：一旦立足于稳固的基础，就成为团结曼彻斯特所有德国人的中心。

我们吁请您们协助募款以实现我们的计划。

理事会表示相信，这项对大家有好处的任务将得到曼彻斯特所有德国人的支持。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指望实现这项措施。

所以理事会认为自己有权利来非常热情地推荐这种办法。

受理事会委托

主 席 弗·恩 格 斯
财务委员 伊·格·韦 纳
书 记 阿·布尔克哈德

12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

致认捐席勒协会兴建新楼基金的先生们

理事会去年为前述目的发起的认捐工作，在募集了二千八百七十五英镑以后，由于战争^①和商业危机而停止了。从那时候起，协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在兴建新楼的规划上。因此，理事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个文件中向认捐的先生们作必要的解释。

由于 1866 年 3 月 19 日通告中预定的数字没有募集到（总共要募集五千至五千五百英镑），以及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按时募集到不足的款项，所以理事会只好物色临时的会址。

根据协会的基本原则，协会应设在市中心，可是结果查明，在市中心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会址。因此理事会不得不把现在的会址保留到 1868 年 6 月底，而这是在把租金增加了一倍（从二百二十

^① 指 1866 年普奥战争。——编者注

五英镑增加到四百五十英镑)以后才办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推迟解决以下的问题了:协会设在市中心区,即商业区,是否真有这样的必要;由于地价和房租的大幅度增加,为了这样的优点而花的代价是否太大;比较便宜的地段(表面上不太适中,在诸圣教堂附近),对于大多数来协会参加活动的会员来说实际上是否更为适中、更为方便。

根据去年拟定的计划,即使用募捐的办法募集到五千英镑,协会还得要负担五千至六千英镑的抵押债务,也就是说需要每年支付二百五十至三百英镑的利息。可是由于市中心区的地价从去年 3 月起就上涨了很多,当时所预计的买价和为此而需要的抵押贷款,以及随之而来的协会年度开支也都要增加。最近这两年协会的预算规定房租不得超过二百英镑。虽然较好的会址可望有更多的会员和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是未必够付上述利息,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为租赁会址而支出的每一英镑,都会减少协会准备用于教育方面的经费。去年我们能够用来订阅杂志的钱只有八十英镑,用于图书馆的只有二十英镑,虽然协会的总收入有五百英镑。

如果把会址迁移到诸圣教堂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除其他优点外,有完全符合我们目的、位置很好的地皮,用一千七百英镑就可以买下,另外再缴纳二十六英镑的免役租金。我们就以这样的地皮为例来计算一下:

| | |
|------------|--------------|
| 地皮购置费····· | 1 700 英镑 |
| 建筑造价····· | 3 500 英镑 |
| 添置家具····· | 500 英镑 |
| | 总计: 5 700 英镑 |

根据这个数字,完全可能借到二千英镑的抵押贷款。这样一来,就只需要用认捐建筑基金的办法募集三千五百至四千英镑左右,也就是比在市中心区建筑新楼少一千至一千五百英镑。在去年的认捐工作取得成功之后,在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肯定能指望在短期内募集到不足的款项。

所需的捐款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是协会的财政状况却会有很大的改善。除了二十六英镑的免役租金以外,只需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一百英镑,因此一共只要一百二十六英镑,不象去年要支付房租二百二十五英镑,今年要支付四百五十英镑,也不要根据去年的修建计划准备支付二百五十至三百英镑。所以,即使在上一会计年度的收入情况下,每年能够用于协会图书馆和阅览室的钱就不会是一百英镑,而是一百七十四英镑,也就是比这方面预定的经费几乎多一倍。其次,由于有了新楼,在厅屋可以出租和会员增加的情况下,协会肯定会获得新的财源,由此而得的收入也几乎可以全部用来充实协会用于思想文化发展方面的基金。

如果协会今后仍在市中心区,那末即使通过认捐募集到五千至五千五百英镑,它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出现不利情况,就不得不再向曼彻斯特的德国侨胞呼吁。

如果它迁移到地价比较便宜的地区,那末通过认捐募集三千五百至四千英镑就不仅能一劳永逸地为协会创造稳固的存在条件,而且还能使它每年的收入多于支出,多出的钱归根到底将能全面地满足协会最重要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对于决定的正确性不可能再有怀疑了。它决定把协会会址迁到诸圣教堂区,并且对基本原则作相应的修改。7月6日,它召开了会员大会,出席的人很多,会上除一票反

对外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会员大会认为最好用以下形式来表述基本原则第一条：

认为在本市创办文学艺术俱乐部是适宜的，地址尽可能设在市内比较适中的地区，定名为‘席勒协会’，

因此，委托理事会根据基本原则第七条和章程第二十条进行表决”。

据此，理事会为进行最后的表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最后表决将在 8 月底举行。

现在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已经通过了迁移协会会址的决议，为什么不找一幢长期出租而租金又较便宜的楼房。理事会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曾经找过这样的楼房，没有找到；这样的楼房只有在比诸圣教堂区离市中心更远的地区才能找到；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去租这样的楼房，而且即使这样做了，至少也要募捐一千五百至二千英镑，以便进行随时都有必要的改建和更换设备，而这个会址到头来还是临时性的。从这些考虑出发，理事会就完全放弃寻找这样的会址。

如果有必要的多数赞成修改基本原则——这一点没有理由怀疑——理事会打算：

如果募集到足够的款项，就在诸圣教堂附近购置一块地皮，按去年的计划动工兴建，也就是：为体操团体修一个地下室，在二楼修一个能容纳歌咏团体的大厅，以实现最初的愿望，即把曼彻斯特的所有德国人团体联合在一起。

如果用募捐的办法募集不到必要的款项，那末就相应地削减修建新楼的费用，但是无论如何要兴建一幢比现在的房屋更能满足协会要求的楼房。

理事会要求你们了解修建计划的这些变动情况，同时通知你们：从理事会成员中选出的一个代表团将拜访你们，以便取得你们的同意。

受理事会委托

主 席 弗·恩格斯

财务委员 伊·格·韦纳

书 记 阿·戴维逊

1867年6月28日于曼彻斯特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恩格斯在 1864 年 9—10 月间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去了一趟。——第 5 页。
- 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绰号鲁普斯）于 1864 年 5 月 9 日逝世，他在遗嘱中指定马克思及其家属为他的微薄的财产的主要继承人。要完成领取遗产的法律手续，就需要到处奔波，为了尽力帮助马克思，恩格斯承担了其中一部分工作。——第 6、19、20、23、91、97 页。
- 3 丹麦议会于 1863 年 11 月 13 日违背 1852 年的伦敦议定书，通过了宣布把什列斯维希并入丹麦的新宪法（伦敦议定书原来规定，丹麦和该公国只能通过君合国的形式联合起来）；普鲁士和奥地利以此作为借口来占领公国——起先是霍尔施坦，然后是什列斯维希——并且向丹麦提出关于废除新宪法的最后通牒。在什列斯维希的军事行动于 1864 年 2 月 1 日开始，六万名普奥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弗兰格尔的指挥下侵入了什列斯维希的领土。丹麦战争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一个重要阶段。根据 1864 年 10 月 30 日签订的维也纳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 年普奥战争后，这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鲁士。——第 7、462 页。
- 4 1864 年 9 月初，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路过伦敦时曾经在马克思家里作客。——第 9 页。
- 5 指斐迪南·拉萨尔同罗马尼亚贵族腊科维茨决斗受伤后于 1864 年 8 月 31 日死去。——第 10 页。
- 6 1864 年 6 月 27 日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法庭上发表了辩护词。辩护词

全文第一次发表于1864年《杜塞尔多夫日报》第176—178号。后来这篇辩护词出版了单行本：《1864年6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上诉法院对拉萨尔的诉讼》1871年莱比锡版（«Der Prozeß wider Ferdinand Lassalle, vor der korrekationellen Appellkammer zu Düsseldorf am 27. Juni 1864». Leipzig, 1871）。——第10、429页。

- 7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1869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第11、113、442、448、457、466页。

- 8 卡尔·克林格斯在1864年9月28日写信给马克思。克林格斯在信中写道：“现在谣传，拉萨尔在死前提议法兰克福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做他的继承人。这一点确实与否我们不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对贝克尔很不了解，所以也不能按别人的意见把他选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去，因为看来在这个时期会出现危机。我们打算选举莫泽斯·赫斯。因为时间紧迫，因为主席选举在11月份就举行，所以请您马上告诉我们，您对这件事意见如何，您认为我们选谁合适。”——第11、423页。

9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这时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即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相当大量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第11页。

10 由伦敦工人于1863年11月起草的题为《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To

the Workmen of France from the Working Men of England»)的呼吁书,发表于1863年12月5日《蜂房报》第112号。——第11页。

- 11** 指1864年3月法国立法团的补充选举。在选举前夕,即1864年2月,提出工人候选人的工人团体发表了证明工人已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决裂和工人已经开始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所谓《六十人宣言》。——第11、424、438页。

- 12** 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已经壮大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

工联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和秘密投票协会 (Trades' Unionists Manhood Suffrage and vote by Ballot Association) 是1864年9月成立的。协会的主席是奥哲尔,书记是哈特威耳,财务委员是特利姆列特。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第12、118页。

- 13** 1863年3月26日,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由工联伦敦理事会组织的工人群众大会,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在北美各州反对奴役的斗争中同它们团结一致,并且抗议英国站在南部各州一边对美国内战进行武装干涉。主持大会的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约翰·布莱特。

1864年4月初,加里波第到英国作宣传旅行,想募集经费组织向意大利的新的远征。加里波第还指望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某些帮助来进行旨在反对奥地利在威尼斯的统治的远征。英国政府考虑到热情洋溢地欢迎意大利民族英雄的英国人民群众的情绪,起初给加里波第以正式的礼遇。但是他为波兰起义者辩护的言论使英国资产阶级大为扫兴,他们开始在报刊上掀起反对意大利革命家的运动。加里波第不得不马上离开英国。——第12、434、436、438页。

- 14** 指居住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于1864年6月底成立的互助会——共进

会(Associazione di Mutuo Progresso)。该会在成立初期有三百人左右,处于马志尼的影响之下;加里波第当选为该会名誉主席。1865年1月,该会加入了国际。——第12、86、107、196、481页。

- 15 小委员会(Subcommittee)是为了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由临时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一个委员会;上述工作完成后,委员会继续存在,通常每周开会一次,成了总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从1865年夏天起也称做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总委员会主席(直到1867年9月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废除这个职位为止)、名誉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参加了常务委员会,实际上起了领导的作用。——第12、41、90、102、134、153、404、467、494页。
- 16 鲁·沃尔弗在1864年10月8日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章程乃是《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条例》的英译本;这个条例于1864年7月在《工人协会报》(«Giornale delle Associazioni Operaie»)上发表,并于1864年10月底在那不勒斯举行的受到马志尼分子影响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通过。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二十五个组织的代表,会上成立了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会。马志尼及其拥护者向国际工人协会提出这个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写成的章程,是打算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第15、435页。
-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页。——第17页。
- 18 指1863年1月在被沙皇俄国并吞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民族解放起义。旨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1863—1864年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危机以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造成的。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城市的劳动群众——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代表;从1863年夏天起,参加起义队伍的很大一部分人是农民。领导起义的、由小资产阶级和小贵族分子组成的中央国民政府(委员会)在1863年1月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具有民主性质的土地要求。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和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农民群众就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教训之一。——第

17、53、129、430 页。

19 马克思在坚持不懈地同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作斗争时，在揭发性文章中利用了保守派政论家、前外交家戴维·乌尔卡尔特在他的《公文集》（《The Portfolio》）、《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和《外交评论》（《The Diplomatic Review》）等杂志上发表的文件。《自由新闻》和《外交评论》杂志登载过马克思的个别文章。与此同时，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观点，并经常着重指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乌尔卡尔特分子的反动立场根本不同。——第 18 页。

20 “内部的杜佩尔”（《Düppel im Innern》）一词最早是俾斯麦的机关报《北德总汇报》在 1864 年 9 月 30 日的一篇政治评论中用来表示“内部敌人”的用语，后来被广泛引用。

杜佩尔（丹麦称做：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作战（见注 3）期间，于 1864 年 4 月 18 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第 18、200、202、462、518 页。

21 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 1859 年 11 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 1864 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见本卷第 599—606 页）。1868 年 9 月，在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曾经决定邀请卡·福格特在协会中作讲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写信给席勒协会理事会，决定“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的职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66—367 页）。理事会秘书戴维逊于 1868 年 10 月 2 日代表理事会请求恩格斯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恩格斯没有同意。1870 年 4 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此后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 20、34、62、92、189、414、417 页。

22 指北部各州军队为了占领南军的一个极重要的据点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南部同盟的首都）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对里士满的围攻是在北部各州的全部军事力量于 1864 年 5 月间开始发动的总攻时期进行的。驻守

里士满的南部各州军队利用了里士满附近构筑的营垒进行抵抗，1865年4月这个城市被格兰特将军的部队攻占。——第20、64、111、116、431、445、462页。

- 23** 1863年4月，由于停止从美国运进棉花（见注31）而引起了英国棉纺织区的生产缩减和大量失业，针对这一点，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工程法令（Public Works Act）。这个法令规定拨给棉纺织区各城市的地方当局一笔基金，用以雇佣失业者去进行公共工程、主要是城市公用事业（铺设下水道、修筑道路等）方面的修建。这些工程的组织和工资的支付由救济委员会负责进行，这种委员会归根到底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失业者不得不同意从事繁重的劳动而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1848年的国家工厂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命令在法国建立的。政府建立工厂追求两个目的：要使当时在工人中间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关于“劳动组织”的思想失去影响和依靠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计划没有成功，而国家工厂的工人愈来愈充满革命情绪，资产阶级政府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这些工厂。这就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第六章里研究了公共工程法令在英国所起的作用。——第21、92页。

- 24** 指1864年11月11日约·巴·施韦泽和威·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请他为正在筹办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11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他们就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威·李卜克内西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该报发表过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论蒲鲁东》以及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屡次批评报纸的路线（见注75）。在证实了该报编辑施韦泽继续奉行向政府和容克地主谄媚的拉萨尔主义政策并企图散布对拉萨尔的迷信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2月23日

- 声明同该报断绝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88、95—98页）。紧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威·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这个机关报撰稿。——第22、26、455、469页。
- 25** 恩格斯在给施韦泽的这封信里同意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第23页。
- 26** 马克思指泽尔菲在金克尔的示意下在英国报纸上为1860年9月在波恩被捕、并以不服从地方政权的罪名送交法庭审判的英军大尉——麦克唐纳辩护，以及金克尔、尤赫等人为1864年秋因杀害一个英国人而被英国判处死刑的德国人弥勒辩护。——第25页。
- 27** 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者自己的德译文；马克思在译文中作了一些修改（德译文中最重要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脚注）。——第26、455页。
- 28** 加·昂德腊尔《医学临床，或慈善医院（列米尼耶先生医院）病历举例》1827年巴黎版第4卷第511、532、533页（G. Andral. «Clinique médicale, ou Choix d'observation recueillies à l'hôpital de la Charité (clinique de M. Lerminier)». T. IV, Paris, 1827, p. 511, 532, 533）。——第27页。
- 29** 指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在1864年11月17日《观察家报》第268号上匿名发表的一篇寄自布莱得弗德的通讯，其中极其夸大地描述了布林德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同时企图推翻卡·马克思在其《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对布林德在波拿巴的密探卡·福格特诽谤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问题上的胆怯态度所作的揭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5—509、510—511、513—525页）。马克思于1864年11月28日写信给《观察家报》编辑（见注37），回答了布林德的这种攻击。马克思还应拉萨尔的朋友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请求，在信中反击了布林德对拉萨尔的攻击。——第27、32、33、82、434、435页。
- 30** 指1864年10月23—24日在莱比锡举行的德国教育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约有七十个在舒尔采-德里奇和进步党人（见注58）影响下的工会

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在舒尔采-德里奇的拥护者和拉萨尔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拉萨尔派当时在教育工会中影响越来越大，使教育工会逐渐归附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见注7））。——第27页。

31 指由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个蓄奴州所造成的来自美洲的棉花供应中断而引起的棉业危机。英国的棉荒发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并同它交织在一起。——第27、39页。

32 指施韦泽1864年1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为了答复恩格斯的询问，他在信中提出了设想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人：莫·赫斯、格·海尔维格、伯·贝克尔、约·菲·贝克尔、威·李卜克内西、弗·威·吕斯托夫、约·卡·亨·符特克等人。——第30页。

33 李卜克内西在1864年12月2日的复信中告诉马克思说，洛·布赫尔和约·洛贝尔图斯已转到普鲁士政府方面。——第31页。

34 布林德在同拉萨尔拥护者的论战中，在1864年9月29日《新法兰克福报》第270号、10月8日《海尔曼》第2407号以及在圣路易斯（美国）出版的《西邮报》上发表了《共和派的抗议》一文，他在文章中引用了拉萨尔于1864年3月间在柏林的审讯中发表的辩护词。

在这里提到的1864年11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索·哈茨费尔特向马克思征求意见，是否可把在拉萨尔死亡事件中起不良作用的海·塞尼盖斯和在决斗时打死拉萨尔的腊科维茨的照片收入李卜克内西编的关于拉萨尔的小册子中去。——第32、440页。

35 约·魏德迈在1864年10月给恩格斯的信中揭露了布林德在美国的自我吹嘘和诽谤拉萨尔的言论。马克思在他《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27页）中摘引了这封信。——第32页。

36 指《人民报》排字工人维耶和费格勒所作的 *affidavits*（向法庭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他们指出布林德是1859年6月《人民报》所转载的传单《警告》的作者。布林德胆怯地否认自己曾参与草拟这份揭露卡·福格特是波拿巴的密探的传单，这样就使马克思反对福格特的诽谤的斗争复杂化起来，给进一步揭露福格特造成了很大的

困难。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和他《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的声明中揭露了布林德的胆怯行为（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0—524、743—744页；第16卷第24—27页）。——第33页。

- 37 《观察家报》编辑部只发表了马克思这封同文件一起寄来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页）和它对于马克思信中所附的声明的“评论”。

马克思预料到他的信可能不被刊登，就把信的原文寄给索·哈茨费尔特，要她在其他德国报纸上发表（见本卷第433—434页）。哈茨费尔特曾把它登在1864年12月10日《北极星》第287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27页）。——第34、39页。

- 38 由马克思起草的祝贺林肯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的《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公开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0—22页）得到常务委员会的赞同，1864年11月29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通过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林肯总统。——第35页。

- 39 在1864年11月2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彼·福克斯的建议通过了以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的名义起草一封给波兰人民的公开信的决定。公开信的起草工作被委托给小委员会，而小委员会又把这项工作委托给彼·福克斯。关于福克斯起草的公开信在小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中进行讨论的情况，见马克思1864年1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注48。——第35、41页。

- 40 癞蛤蟆（crapaud 原意是“池塘里的癞蛤蟆”）是坐在国民公会会议大厅的最低的地方并经常投票拥护政府的一些法国国民公会成员的讽刺性绰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件中常常把这个用语作为“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以及法国的蒲鲁东派。——第35、349页。

- 41 指1859年夏季爆发的、与争取规定九小时工作日的群众性运动有关的伦敦建筑工人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是组织在建筑工人联合会中的建筑工人，改良主义者乔治·波特是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59

年7月底，伦敦的建筑工人为了回答企业主拒绝缩短工作日的要求而举行罢工，罢工一直延续到1860年2月。企业主在他们1859年7月27日举行的联合会议上公开向各个工人联合会宣战，一致决定不雇用属于工联的工人，8月6日又宣布同盟歇业，解雇两万余名工人。罢工最后以妥协告终：企业主同意雇用工联会员，而工人则被迫撤销关于九小时工作日的要求。——第35页。

- 42 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的这些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1、610—611页。

亨·海涅在自己的诗歌《阿塔·特洛尔》(第22章)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3章)中辛辣地嘲笑了士瓦本反动的浪漫主义学派代表、极其平庸的诗人卡·迈尔。——第38、581页。

- 43 指海尔曼·贝克尔(绰号红色贝克尔)1864年12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莱茵报》编辑部拒绝发表他反对布林德的声明(见注37)。编辑部拒绝的理由，是不愿意替布林德这样的“小人物”进行宣传。——第38页。

- 44 指威·提·薛尔曼将军于1864年5月7日开始的著名的通过乔治亚“向海洋进军”，这次进军是北军指挥部实行粉碎南部同盟的新战略计划的结果。尽管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联军的进攻还是不断取得胜利。1864年9月2日，薛尔曼的军队占领了阿特兰塔，12月10日到达海边。这样，薛尔曼的进军就把同盟的领土切成两部分，为1865年春季在弗吉尼亚粉碎南军主力准备了条件。——第39、88、462、463页。

- 45 意大利威尼斯地区曾于1799年至1805年和1814年至1866年期间归入奥地利帝国版图，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奥地利压迫的经常策源地。为了争夺在德国的领导权而准备同奥地利打仗的普鲁士统治集团，利用了意大利人对奥地利帝国在威尼斯地区继续进行统治的不满情绪。——第40、438页。

- 46 指1864年12月7日发表在由科勒特出版的《自由新闻》第12号上的文章《俄国关于罗马教皇的计划》(«Russia's Designs on the Pope»)。——第41页。

- 47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42、147、234、272页。
- 48 除了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提到的1864年12月6日在小委员会中对福克斯起草的给波兰人民的公开信（见注39）进行的初步讨论外，1864年12月13、20日和1865年1月3日在总委员会里又围绕这个文件展开了争论。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曾经两次（12月13日和1月3日）就这个问题发言。马克思根据波兰和法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大量实际材料，指出福克斯美化了法国统治阶级对波兰的传统的对外政策，并揭示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政府在波兰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反动实质。马克思认为在国际中提出波兰独立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这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有可能揭露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时，马克思认为，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是一种能够摧毁俄国沙皇政府的实力，并使俄国境内革命民主运动加速发展的力量。——第42页。
- 49 在1864年11月8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马克思提出并得到格·荣克支持的建议，决定凡是不能参加总委员会会议的人都不能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关于名誉会员的决议，看来也是在这个时候通过的。——第42页。
- 50 莫·赫斯的这篇通讯载于1865年1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8号。——第44、448页。
- 51 普隆-普隆分子是从普隆-普隆来的。普隆-普隆是拿破仑第三的堂弟拿破仑亲王的绰号，他住在罗亚尔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0页）中，谈到“两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即土伊勒里宫式的和罗亚尔宫式的”，因此，普隆-普隆分子可以作为波拿巴分子的同义语。——第44、56、167、587页。
- 52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逗留的时间大约是在1865年1月7日到

14 日。——第 45 页。

- 53 马克思指总委员会在 1865 年 1 月 24 日会议上讨论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一事。

1864 年底，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开始在巴黎进行活动，这个支部的创始人是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具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工人昂·托伦和沙·利穆津。除托伦集团外，曾经参加 9 月 28 日会议的准备工作的法国律师昂利·勒弗尔也以国际的奠基人之一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自居。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勒弗尔同法国通讯书记勒·吕贝以及力图使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屈从自己影响的在英国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人物们保持着联系。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指责托伦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特别是同绰号叫普隆-普隆的约瑟夫·波拿巴亲王）有联系——指责由莫·赫斯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中转述了出来。马克思曾就此事询问席利和施韦泽，席利在 1865 年 1 月 19 日寄来了答复，内中说道：诬告托伦陷入波拿巴主义的，是同各合作团体的机关刊物——法国《联合》杂志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在该杂志编辑部的成员中也有勒弗尔。席利答应很快就把补充消息寄来。——第 45、61、90、94 页。

- 54 指 1865 年 1 月 16 日在剑桥大厅举办的庆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晚会。——第 45 页。

- 55 国际的瑞士各支部是在报上刊载圣马丁堂集会的报道后立刻开始建立的。以装订工人杜普累为首的一批日内瓦工人于 1864 年 10 月 11 日在日内瓦组织了临时委员会，以便同其他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1865 年 1 月 17 日，杜普累声称，日内瓦委员会正在为在瑞士建立国际工人协会支部进行宣传；他为此目的请总委员会把所有已发表的文件寄去。1865 年 1 月 24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听到日内瓦工人加入国际的消息后表示十分赞许。瑞士的通讯书记荣克给杜普累寄去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他代表总委员会建议瑞士工人建立全瑞士的中央委员会并且同伦敦的总委员会建立经常的联系。——第 45 页。

- 56 指 1863 年 7 月 28 日在伦敦成立的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National

League for Polish Independence)。同盟的前驱是由于波兰起义遭到镇压而于1863年7月22日在圣詹姆斯大厅召开的那次有名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成立国际的准备步骤之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国工联的代表，国际民主运动的活动家以及从巴黎来的法国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向外交大臣约·罗素转交会议对英国政府的抗议书，抗议它对波兰起义者采取两面政策。罗素拒绝接见代表团成了1863年7月28日在《蜂房报》编辑部再度集会的原因，在这次会上也就成立了同盟。同盟的主席是激进主义者艾·比耳斯，名誉书记是约·罗·泰勒。

马克思所说的地方的波兰组织是指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分子，他们聚集在领导1863—1864年起义(见注18)的波兰国民政府的代表周围。在有全国同盟和波兰国民政府的代表出席的1865年1月1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协会有责任利用它所有的一切手段来协助举行虽然遭到失败但仍是光荣的1863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活动。”

马克思所提到的大会在1865年3月1日举行(见注114)。——第45、85页。

57 威·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1月20日以前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走上了同俾斯麦的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他答应在普鲁士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问题上从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给俾斯麦以支持，交换条件是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这个政治“遗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1928年发表的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完全证实了李卜克内西所报告的消息。——第45、48、430、455页。

58 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

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发生在1860年2月，原因是普鲁士议会下院

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下院批准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1862年3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年9月底，组成了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10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47、64、66、232、345、450、457、460页。

59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的注释中实现了这个意图。——第50、536页。

60 1865年1月，由于工人起来反对当时通行的工商业条例而在普鲁士议会上提出了关于联合权的问题。资产阶级议员利用工人运动的高涨，力求首先废除条例中束缚资本家的那些条目。进步党人（见注58）舒尔采-德里奇和孚赫曾把关于废除条例第一八一条的建议提交众议院讨论，这一条规定企业主不得为了迫使工人让步而停止生产。为了达到蛊惑性的目的，进步党人也要求废除关于惩治工人煽动罢工的第一八二条。而工人首先要求废除关于必须经警察当局许可才得组织工人团体的第一八三条，以及关于禁止罢工的第一八四条。

1865年2月14日普鲁士议会只废除了工商业条例的第一八一条和第一八二条，而工人关于联合自由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关于1791年6月14日制宪议会通过的禁止工人组织团体的法案（所谓的列沙白里哀法案），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3节。——第51页。

61 指布莱特1865年1月19日在北明翰商会上的演说，1865年1月20日《泰晤士报》第25087号刊载了关于这篇演说的报道。

1847年6月8日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在工厂做工的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6节）。——第51、54页。

62 1865年1月30日威·施特龙写信给马克思，说他会晤了出版商奥·迈

- 斯纳,迈斯纳同意按入股的原则出版《资本论》,并且要求把稿子送去看一下。另外,施特龙还告诉他济博耳德的情况,告诉他迈斯纳打算出版阿·卢格和卡·布林德的报纸以及斐·弗莱里格拉特答应为布林德的报纸撰稿。——第 51、58 页。
- 63** 1865 年 1 月 28 日美国公使亚当斯受阿·林肯的委托转交了他对总委员会的信(见注 38)的答复。这个答复作为亚当斯的信以《林肯先生和国际工人协会》(«Mr. Lincol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为题发表在 1865 年 2 月 6 日《泰晤士报》第 25101 号上。——第 52、62、68 页。
- 64** 反奴隶制协会 (Emancipation Society) 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于 1862 年 11 月在伦敦成立的。协会支持工联伦敦理事会反对英国站在美国南部奴隶主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在运动的进程中发现英国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力图利用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第 52、54 页。
- 65** “波兰之友文学协会”是波兰流亡者当中以亚当·查尔托雷斯基为首的保守主义的贵族保皇派于 1832 年 4 月在巴黎成立的。——第 53 页。
- 66** 在 1865 年 1 月 31 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比利时全国民主联盟成员莱·封丹 1865 年 1 月 29 日的来信,信中说联盟已作出加入国际的决定,并且打算把协会的文件译成法文。不久就发现封丹和工人群众没有联系,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建立支部。比利时的第一个支部是在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工人政论家塞·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 1865 年 7 月 17 日成立的。——第 53 页。
- 67** 指一批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预定在 1865 年 2 月 6 日举行的选举法改革拥护者筹备会。——第 53 页。
- 68** 在 1 月 31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选出的参加选举法改革拥护者筹备会的代表团人员中,除埃卡留斯和勒·吕贝外,还有卡特、奥哲尔、惠特洛克、克里默、威勒尔和德尔。——第 54 页。
- 69** 从李卜克内西 1865 年 2 月 16 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在马克思提到

的海尔曼·贝克尔写的这篇《莱茵报》社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和拉萨尔分子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始终和民主派站在一起反对现存政府的忠诚的革命者，而拉萨尔分子则和政府站在一起反对民主派。

关于进步党人，见注 58。——第 55、61 页。

- 70** 指 1865 年 2 月 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 号发表的一篇注明“1 月 28 日于巴黎”的没有署名的短文，内中对国际法国会员(托伦、利穆津)进行了诬蔑，继续说他们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关于这次诽谤攻势的开始，见注 50 和 53)。《社会民主党人报》驻巴黎的记者是莫·赫斯。——第 56 页。
- 71** 指 1848 年 11—12 月普鲁士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结果解散了所谓的协商议会，即 1848 年 5 月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在柏林召开的国民议会。在解散议会的同时公布了实行两院制的钦定宪法。第一议院由于年龄资格和财产资格的限制变成了享受特权的“贵族院”；根据 1848 年 12 月 6 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有资格参加进入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1849 年 4 月弗里德里希-威廉解散了根据钦定宪法选出的议院，并于 1849 年 5 月 30 日颁布了新选举法，规定以高额的财产资格和各阶层居民的不平等的代表权为基础的三级选举。——第 57 页。
- 72** 旅行证书是根据立法机关的命令(在普鲁士这个命令是在 1831 年实行的)发给工人的证明文件，内中载明该工人到过的所有地方和对他的可靠程度的评价。——第 58 页。
- 73** 指 1865 年 1 月 6 日和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 号和第 6 号的两篇社论，——《教会和现代文明》(«Das Kirchenthum und die moderne Civilisation»), 《俾斯麦内阁和中小邦的政府》(«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und die Regierungen der Mittel-und Kleinstaaten»)——以及从 1865 年 1 月 27 日该报第 14 号开始连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阁》(«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文章的作者是约·巴·施韦泽。——第 59 页。

- 74 马克思把这封短信写在他转寄给恩格斯的 1865 年 2 月 4 日威·李卜克内西给他的信中，李卜克内西在信中谈到了他的生活困难的情况。——第 60 页。
- 75 马克思把《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0 页）的草稿附在 1865 年 2 月 6 日的信中。由于该报多少改变了一下自己的调子，并且在 1865 年 2 月该报第 21 号上刊登了一篇莫·赫斯的短文，他在短文中放弃了自己对国际法国会员的诽谤性说法，这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坚持发表这篇声明，同时他们决定暂时不再给该报投任何稿件。在 1865 年 2 月 18 日马克思写的新的声明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彻底决裂，这个声明由于他们的坚决要求，发表在 3 月 3 日该报上（声明注明的日期是 2 月 23 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88 页）。——第 61、71、76 页。
- 76 指 1865 年 2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8 号上刊登的社论，是一组社论中的第二篇，这组社论的标题是《俾斯麦内阁》，作者是约·巴·施韦泽。——第 63 页。
- 77 指 1865 年 2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9 号上登载的约·巴·施韦泽写的社论《德国社会民主党》（«Die deutsche Social-Demokratie»）和该报同一号上刊登的注明“2 月 4 日于巴黎”的莫·赫斯的短文。——第 65 页。
- 78 指普鲁士陆军大臣罗昂 1865 年 2 月 8 日在众议院就他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普鲁士现行兵役法的法案所发表的演说。这些修改具有向议院中在野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作某些次要的让步的性质，但是，这并没有使宪制冲突获得解决（见注 58）。——第 65 页。
- 79 马克思支持勒弗尔作为国际在巴黎的报刊辩护人的候选人，他根据 1865 年 2 月 5 日席利给他的信，以为巴黎支部中的冲突已经解决，指望借此把参加合作运动的法国工人吸收到国际的队伍里来，并利用《联合》杂志来宣传国际的思想。可是勒弗尔被委任后，冲突却变得更加尖锐了（见注 53）。

- 在 1864 年底把《临时章程》翻译成法文时，巴黎支部的蒲鲁东主义领导作了许多歪曲，这些歪曲后来被同马克思敌对的分子利用来反对国际。尤其是霍恩攻击了临时章程中一条被歪曲成了蒲鲁东思想的那部分：“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而这一条的原文是：“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第 68 页。
- 80 林肯的答复(见注 63)刊登在 1865 年 2 月 6 日《快报》上，标题是《林肯总统和国际工人协会》(«President Lincol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第 68 页。
- 81 恩格斯考虑了马克思的意见，在援引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要求时，把自己的小册子中的这个地方表述得不致被解释成作者同意拉萨尔派的口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76—77 页)。他还接受了马克思在下面提出的建议，改变了对德国资产阶级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的立场的说明(同上第 63 页)。——第 69 页。
- 82 1849 年 3 月 27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了一个包括直接的普选权的选举法。选举法的全文由帝国摄政约翰大公公布在 1849 年 4 月 12 日的法令公报上。由于帝国宪法被普鲁士国王拒绝以及革命遭到失败，这个选举法没有在 1849 年实施。——第 69 页。
- 8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83—84 页。——第 70 页。
- 84 托利党宪章派或托利党慈善家是参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建立的“青年英国”社的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迪斯累里、波尔斯威克和弗兰德等人)。托利党慈善家表达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增强的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性的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观点评价为封建的社会主义。——第 71 页。
- 85 马克思把 1865 年 2 月 11 日施韦泽寄给他的信转寄给恩格斯。这封信就莫·赫斯那篇诽谤国际的法国活动家的通讯以及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事件的声明(见注 75)作了解释。——第 71 页。

- 86 1865年2月11日,贸易大臣伊岑普利茨伯爵在普鲁士议会辩论联合权问题时宣读了一份政府文件。政府为了在联合问题上争取时间,阻挠完全废除禁止联合的法令,就借口说,工人所希望的物质状况的所谓改善要取得任何成果,与其说要实行联合自由,不如说应该努力促进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泰晤士报》在1865年2月13日的一则电讯中报道了上述的普鲁士政府文件。——第72、77、450页。
- 87 马克思讽刺地把普鲁士通行的禁止工人联合和罢工的工商业条例(见注60)以及1854年关于雇农权利规范的法律称为奴仆规约。
所谓“奴仆规约”是十八世纪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地主专横地对待农奴。——第72、77、457页。
- 88 天鹅骑士团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骑士团,创建于1443年,在宗教改革时期衰落下去。竭力想恢复反动的封建王朝气派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3年企图重建这个骑士团,这个普鲁士国王希望通过骑士团的慈善活动来突出普鲁士王朝的所谓社会使命,从而提高普鲁士王朝的威望。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这种打算始终未能如愿。——第73页。
- 89 争取联合权的运动是1865年初在柏林印刷工人中间开展起来的,运动受到威·李卜克内西决定性的影响。1865年2月1日,伯·贝克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个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全权代表的通告,要他们召集工人开会,通过关于废除普鲁士工商业条例第一八三款和第一八四款的决议。在通告发表之后不久,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贝克尔是一个目空一切的小丑,以‘党的领袖’自居,但是他至少是对政府采取了正确的革命的立场。他需要我们,我们不需要他。”——第73页。
- 90 指格·埃卡留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通讯。在马克思实际上停止撰稿(见注75)以后,埃卡留斯还继续为该报撰稿。——第73页。
- 91 马克思在1865年2月14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厄·琼斯1865年2月10日写的预定在委员会宣读的信。琼斯在信中以自己的名义叙述了马克思拟定的计划:在总委员会的领导下吸引广大英国工人群众参加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并在给予全体成年男性居民以选举权

- 的口号下开展工人阶级的广泛运动来对抗自由资产阶级的鼓动。——第 74 页。
- 92 总委员会在国际成立时期极为重视吸收工人团体首先是英国工联参加国际的问题。临时章程第八条责成总委员会在英国工人中进行直接的宣传并吸收他们加入国际的队伍；在 1864 年 11 月 22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9 页）。这个决议草案是 1865 年夏季发出的《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79—580 页）的基础。——第 74 页。
- 93 马克思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科伦工人马策腊特 1865 年 1 月 8 日给列斯纳的信转寄给恩格斯，信中谈的是联合会中伯·贝克尔和克林格斯之间的分歧。马策腊特代表联合会的一批成员请求马克思发表意见并帮助分析这个问题。从恩格斯 1865 年 2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来看，克林格斯这方面遭到了失败。——第 75 页。
- 94 普鲁士众议院讨论联合权问题（见注 60）时，多特蒙特的代表海尔曼·贝克尔于 1865 年 2 月 11 日提出关于工商业条例第一八一条和第一八二条的废除也对农业工人有效和废除 1854 年 4 月 24 日关于限制雇农权利的法律（见注 87）的提案。——第 75 页。
- 95 指李卜克内西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一事。李卜克内西在 1865 年 2 月 16—17 日的信中把这件事告诉了马克思。——第 76 页。
- 96 指施韦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阁》中的第三篇，发表在 1865 年 2 月 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3 号上，也就是说，是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他不再向俾斯麦谄媚以后发表的。在这些文章中，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第 76、458 页。
- 97 普鲁士亲王威廉（从 1861 年即位为国王）在 1858 年 10 月开始摄政时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

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 1862 年宪制冲突(见注 58)和 1862 年 9 月俾斯麦执掌政权就结束了“新纪元”。——第 78、450、456 页。

- 98 马克思是指在布林德领导下创办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杂志《德意志联邦》，该杂志于 1865—1867 年在伦敦和汉堡出版；杂志编辑部的成员有卡·布林德、路·毕希纳、斐·弗莱里格拉特、路·费尔巴哈、恩·豪格等人。——第 79、91 页。
- 99 马克思把不知是谁抄写的关于波拿巴王朝的成员们的丑行的材料附入给恩格斯的这封短信中。——第 81 页。
- 100 1865 年 2 月初，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发表演说，批评了拉萨尔分子的观点，特别是他们的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工人生产合作社的说教。在 1865 年 2 月 1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发表的由格·埃卡留斯写的关于这次庆祝会的报道中，马克思的演说的内容被歪曲了。
-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 1840 年 2 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9)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的大部分人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 1850 年 9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协会的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 82、83 页。
- 101 指 1865 年 2 月 2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5 号上刊载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北德总汇报》的一篇社论的转载。——第 82 页。
- 102 路·库格曼在 1865 年 2 月 1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附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米凯尔 1864 年 12 月 22 日给他的信。米凯尔在信中硬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真正新鲜的东西不多”，它的结论对德

- 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不适用。同时米凯尔竭力为他自己转到现存制度维护者的行列中去进行辩解。——第 82、87 页。
- 103 埃卡留斯在关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马克思的演说(见注 100)的报道中写道,马克思反对关于俾斯麦内阁可能给予工人以国家帮助的幻想,并且指出只有摧毁普鲁士王朝才能取得劳动的解放。在通讯的结尾,埃卡留斯把以下说法错误地加到马克思的头上: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第 83、84、454 页。
- 104 由于李卜克内西和济贝耳的帮助,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见注 75)曾经发表在许多德国报纸上。从 1865 年 3 月 1 日济贝耳给恩格斯的信中看出,声明最初发表于:《巴门日报》、《爱北斐特日报》、《杜塞尔多夫日报》、《莱茵报》;1865 年 3 月 1 日声明又发表于:《柏林改革报》第 51 号、《新法兰克福报》第 60 号、《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第 102 号、《公民报》(«Staatsbürger-Zeitung»)第 60 号;后来又在德国其他许多报纸上发表了这个声明。——第 84 页。
- 105 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 1865 年 2 月 23 日在圣马丁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现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单座楼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在此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而表现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

运动发生了分裂，在 1867 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第 84、85、102、113、196、458、506、534 页。

106 关于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见注 53。

从席利 1865 年 2 月 25 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保存在马克思的笔记簿中的《席利的个人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92 页）来看，马克思的指示可以归结如下：竭力保持总委员会监督巴黎支部事务的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受到相当一部分巴黎无产阶级支持的巴黎支部脱离国际。——第 84、98 页。

107 蒲鲁东分子所特有的那种认为工人组织中的负责人员只能是工人的错误观点，在 1866 年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遭到彻底的批驳。——第 85 页。

108 1865 年 2 月 21 日，总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参加为纪念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一周年而举行的支持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会问题。会上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 3 月 1 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纪念波兰革命一周年的大会并邀请自己的朋友参加”。——第 85 页。

109 指从 1865 年 2 月 24 日《晨星报》上剪下的一篇短评《德国的民主》（《German Democracy》）。它谈到《德意志联邦》杂志（见注 98）即将出版。从短评的内容来看，它是卡·布林德写的。——第 86 页。

110 指恩格斯写的预告他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即将出版的匿名简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89 页）。

克莱因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说，《莱茵报》将发表对恩格斯的小册子的评介和可能由海尔曼·贝克尔作的小册子的摘要。——第 87、460 页。

111 由于德国的报纸广泛地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见注 104），施韦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才被迫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这个声明。——第 88 页。

- 112 指 1865 年 3 月 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8 号上发表的施韦泽写的《俾斯麦内阁》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即第五篇。——第 88 页。
- 113 指 1865 年 3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9 号在“政治部分”栏下发表的施韦泽的文章。文章说，站在全德工人联合会队伍之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属于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竭力通过这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在德国的最亲密的战友的攻击来冲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与该报决裂的声明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还可参看恩格斯 1865 年 3 月 10 日给魏德迈的信。——第 89、91、466 页。
- 114 纪念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一周年的大会是 1865 年 3 月 1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组织这次大会的发起人是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见注 56）。在准备和举行这次大会方面，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见注 108）。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伦敦的自由派日报《每日新闻》，只叙述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比耳斯、利弗尔逊等人）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决议案和总委员会委员彼·福克斯和格·埃卡留斯的发言却只字不提。马克思利用 1865 年 3 月 4 日《蜂房报》第 177 号刊登的关于大会的完整报道，写了一篇以《更正》为标题的短文。这篇短文是写给转载过英国报纸的歪曲报道的苏黎世报纸《白鹰报》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06—107 页）。——第 90、102、473 页。
- 115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59—380 页）。1852 年 6 月底，小册子的稿子委托给表示愿意帮忙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德国付印。后来查明，后者是个警探，他把小册子出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马克思不久便在 1853 年 4 月写的、发表于美国报刊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公开揭露了这个曾一度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4—48 页）。——第 93 页。
- 116 这里提到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的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28—629 页。——第 93 页。
- 117 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比·贝律兹 1863 年在巴黎创立的“劳动信

- 贷”(«Crédit au travail»)银行,其目的是贷款给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并动员工人储蓄来开展合作运动。这个银行存在到1868年。——第94页。
- 118 指《关于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告瑞士全体工人、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团体书》1865年日内瓦版(«Aufruf an alle Arbeiter, Arbeitervereine und Arbeiterassoziationen in der Schweiz zum Beitritt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Genf, 1865)。——第95页。
- 119 在1865年3月15日《德意志联邦》第1号上发表了卡·布林德请求所有的朋友给该刊物撰稿的邀请书,以及古·司徒卢威的文章《在德国的“愁眉不展的面孔”》(«Die«Teig-Gesichter»in Deutschland»)和古·腊施的《殉难者(麦克斯·多尔图)墓上的不朽的花圈》(«Ein Immortellenkranz auf das Grab eines Märtyrers (Max Dortu»)。——第95页。
- 120 这里谈的是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上发表的海尔维格和吕斯托夫不给该报撰稿的声明。为了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态度和他们不再给该报撰稿的原因,施韦泽给上述声明加了一个后记,在其中引用了1865年3月5日《新法兰克福报》第64号上的卡·布林德的文章。——第96、97、100页。
- 121 1865年3月19日马克思到扎耳特博默耳(荷兰)去看亲戚,在那里住到1865年4月8日。——第100、105、107、586页。
- 122 在施韦泽从布林德文章中摘来的引文中,提到1864年9月12日马克思因拉萨尔之死写给索·哈茨费尔特的私人信中的一句话:“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一样。”这句话从信中被抽出来,没有告诉马克思,也没有取得马克思的同意,就署上马克思的名发表在1864年12月15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用来歌颂拉萨尔。马克思向施韦泽提出了坚决的抗议,反对这种随意滥用。——第100页。
- 123 马克思实现了他的意图,1865年3月15日写成了《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发表于1865年3月19日《柏林改革

- 报》第 67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95—98 页）。——第 101 页。
- 124** 马克思在信中附去了由他起草的并由总委员会在 1865 年 3 月 7 日会议上批准的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关于这次冲突，见注 53），以及对总委员会在巴黎理事会的特派代表席利的个人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91—92 页）这两个文件。——第 102 页。
- 125** 1865 年 3 月 11 日在罗德累斯饭店举行了由英国选举法改革运动的参加者所筹办的一次会晤，一方是 1865 年 2 月 23 日会议（见注 105）选出的代表团，一方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代表团的成员有工联的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总委员会的代表。这次会晤是建立改革同盟的一个阶段，参加会晤的约有二十名工联代表，其中有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数也一样，其中包括四名议员。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的领袖约·布莱特建议把选举权只扩大到房主和房客（Household Suffrage）。普选权的要求被资产阶级的代表否决了，因而没有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第 102 页。
- 126** 指的是由卡·布龙出版的《北极星》在 1865 年 3 月 4 日第 299 号上的两篇社论，编辑部在社论中反对同政府妥协。这两篇社论对施韦泽这一类人的评语是阴谋家。——第 103 页。
- 127** 指的是许多德国报纸（《莱茵报》、《柏林改革报》等等）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的长篇报告的摘要，这个报告是威·李卜克内西 1865 年 2 月 28 日在宣布加入国际的柏林印刷工人联合会上作的。该联合会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 1865 年 2 月 23 日的声明。——第 106 页。
- 128** 1865 年 3 月 11 日《北极星》第 300 号上发表了格·海尔维格、威·吕斯托夫和弗·罗伊舍的抗议，抗议 1865 年 2 月 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登的通讯说拉萨尔向普鲁士专制制度谄媚。——第 106 页。
- 129** 1865 年 3 月 22 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分会会议上，联合会的主席伯·贝克尔发言诽谤国际工人协会，还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

- 西。马克思在《“人类的主席”》一文中驳斥了伯·贝克尔，文章载于1865年4月13日《柏林改革报》第88号和《莱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00—105页）。在此以前，1865年3月27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讨论主席问题的会议上，威·李卜克内西就揭露了伯·贝克尔。1865年4月1日《北极星》第303号上登载了吕斯托夫的反贝克尔的声明。——第107页。
- 130 勒弗尔关于不再参加国际的活动的声明，载于1865年4月《联合》杂志第6期。——第107页。
- 131 在1865年3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总书记克里默以总委员会代表团（埃卡留斯、韦斯顿、荣克、福克斯等人）的名义，报告了他们同全国鞋匠工会的代表们会谈的结果，以及该工会所通过的以下的决议：“我们全心全意赞同国际协会的原则，这些原则已由该组织的代表团阐述得十分明白。我们一定要加入协会，以便有助于促进这些原则，并在我们的组织中宣传爱好自由的崇高的思想。”——第108页。
- 132 西·波克罕在1865年1月10日和4月1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谈到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科拉切克打算使《时代呼声》（《Stimmen der Zeit》）这份杂志复刊，科拉切克还想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它撰稿。科拉切克的愿望并未实现。——第108页。
- 133 指1865年4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3号上登载的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会议的报道。——第109页。
- 134 在1865年4月8日《北极星》第304号上发表的文章《假扮的朋友和赤裸裸的敌人》（《Falsche Freunde und offene Feinde》）中，作者替海尔维格、吕斯托夫和约·菲·贝克尔辩护，因为他们拒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见注120）而被伯·贝克尔称为“假扮的朋友”。作者在这篇感伤的文章中，援引了他们向垂死的拉萨尔立下的誓言：誓将拉萨尔的事业进行到底；同时把伯·贝克尔、施韦泽以及他们的拥护者称为“卖身的仆人和反动派的工具”。

恩格斯提到维利希的苹果树指的是以下这件轶事：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维利希和参加他的志愿部队的人一同在苹果树下宣

誓，宁愿死在德国土地上也不愿流亡国外。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以后，维利希的部队不顾誓言，被迫转移到中立的瑞士境内（关于这件事，参看恩格斯《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51页）。——第111页。

- 135** 根据弗·列斯纳的提议，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00）在1865年3月22日的会议上，断绝了同拉萨尔派的关系。

1865年4月5日，在协会同它的分会“条顿尼亚”和“和谐”共同讨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伯·贝克尔的行为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行为的大会上，路·维贝尔企图通过一项决议，说什么个别党派代表的政治态度是个人的事，不应当由协会的会员来讨论。这种错误的立场遭到了会议的否决，1865年4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歪曲地报道了会议的进程。

“条顿尼亚”是居住在伦敦南部的德国工人的教育团体。它加入了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作为一个分支机构。在1865年1月，它与该协会一同并入国际工人协会。“条顿尼亚”的领导人是克林凯尔和克林凯。——第113、137页。

- 136** 指1865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5174号上就1865年4月14日美国总统阿·林肯被刺而发表的《德国人告美国人民书》（《Address of German to the American Nation》）。——第114页。

- 137** 在1865年4月29日的《北极星》上刊载了一篇寄自佐林根的通讯。通讯报道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佐林根分会中的“反对派”在1865年4月23日举行的一次集会。集会上一致同意成立一个自己的分会，并选举站在马克思一边反对伯·贝克尔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杜尔特根为分会的全权代表。为了在形式上也和仍然处在贝克尔领导下的其他分会划清界限，佐林根的反对派分会发出新的会员证，并宣布《北极星》是它的正式的联合会机关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其他地方的另一些分会也加入了反对派。1865年9月初，佐林根分会改组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第一个支部。——第115页。

- 138** 这里显然是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反对派的发展，当时反对派——从

- 佐林根开始——在莱茵地区建立了另一些反对派分会。在科伦，斐·拉萨尔的继承人伯·贝克尔在一次莱茵各分会举行的集会上不得不提出信任问题。马克思提到的1865年5月6日的《北极星》报道说，很多会员离开了那次集会，在留下的二十四人当中只有十五人投票赞成贝克尔。——第117页。
- 139** 总委员会希望购买《蜂房报》的大部分股份，但是由于没有钱，并且由于在决定关头，即在1865年5月，委员会的力量转移到英国的选举法改革斗争上面，结果遭到了失败。股东大会前夕，总委员会的委员奥哲尔、克里默、豪威耳到曼彻斯特去参加改革拥护者的代表会议，这就使波特尔保持了多数票。——第119、132、136页。
- 140** 1865年5月2日总委员会的会议通过一个决定，就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被南部种植场主和纽约银行家的走狗蒲斯刺杀一事给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信写给林肯的继任者约翰逊总统。马克思在5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写的《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这封信通过美国公使亚当斯转交给总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08—110页）。——第119页。
- 141** 在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海尔维格、吕斯托夫和约·菲·贝克尔拒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之后，莫·赫斯仍为该报撰稿，而当《莱茵报》上出现了他拒绝撰稿的消息时，赫斯驳斥了这条消息。——第120、123页。
- 142** 这里指的是1865年5月1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8号在“小品文”栏转载了《总汇报》的一篇对亨·符特克的著作《波兹南省的市政手册》（《Städtebuch des Landes Posen》）的评论，在这本书中论证了德国人对波兰土地的固有权利。——第120页。
- 143** 这里指的是发表在1865年5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7号附刊上的莫·赫斯寄自巴黎的通讯，通讯中诽谤国际的法国会员和总委员会的委员。——第121页。
- 144** 曼彻斯特选举法改革拥护者全国代表会议是在1865年5月15日和16日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收到代表会议的邀请后，早在3月

21日就确定了自己的代表团，要代表团坚持关于给予一切成年男子以选举权的要求。将近二百名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其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斗争是在改革的性质问题上展开的。与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局部改革选举法的要求相对立，克里默宣布，伦敦工人授权自己的代表只投票赞成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他们不赞成范围更小的选举权。克里默的发言得到厄·琼斯和豪威耳的支持。但是在代表会议上占多数的资产阶级代表，以九十五票对五十票否决了克里默的建议。由于泰勒、比耳斯和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通过了以下要求：只有房主和交纳当地的市政济贫税的房客才有选举权。关于曼彻斯特代表会议的报道，发表在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第122页。

- 145** 1865年5月初，下院否决了爱·培恩斯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提案，提案中规定把城市中的选举资格从十英镑降低到六英镑。提案的被否决反映了被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运动吓坏了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的情绪。在曼彻斯特代表会议之前不久，即1865年5月2日，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向英国工人阶级发表宣言，号召他们为全体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而斗争。——第122页。
- 146** 这里指的是法济在当瑞士银行总行行长时玩弄的金融诡计被揭穿之后，在1864年8月日内瓦州议会选举中遭到的可耻失败。选举之后，法济的追随者对一部分投票反对他的选民进行了武装攻击，结果在瑞士政府军队开到日内瓦后，法济被迫逃往法国。——第122、150、191页。
- 147** 这里指的是在国际的巴黎支部内发生冲突（见注53）时，勒·吕贝以法国通讯书记的资格同协会驻讷夏托的通讯员艾·勒菲布尔的通信。勒·吕贝在信中企图唆使勒菲布尔反对总委员会和巴黎理事会的领导。——第123页。
- 148** 1865年5至8月在总委员会里就韦斯顿提出讨论的问题展开了争论。马克思除了在1865年5月20日总委员会的这次非常会议上作了发言（发言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以外，还在1865年6月20日和27日的委员

- 会会议上就这个题目作了报告(20日报告了第一部分,27日报告了第二部分),这就是有名的《工资、价格和利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11—169页)。——第125、127页。
- 149** 这里指的是发表在1865年6月24日《北极星》第313号上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一些分会的声明,声明是反对伯·贝克尔的。——第126、139页。
- 150** 马克思的报告《工资、价格和利润》(见注148)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没有发表。1898年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第一次在伦敦以《价值、价格和利润》(«Value, price and profit»)为标题发表了这个报告,爱·艾威林为报告写了序言。——第128页。
- 151** 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奥地利除外。在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形成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11日宣布自动解散。——第129、163、166、209、222、273、294、298、302、455页。
- 152** 许可证法案(Permissive Bill)是1864—1877年期间数次提交英国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根据该草案,酒类出售许可证的颁发权转交给教区掌管。——第131页。
- 153**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00)设于索荷区的大磨坊街。——第132页。
- 154** 1865年7月22—23日预定在科伦举行众议院中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进步党人多数派的宴会,宴会的组织者是以市代表克拉森-卡佩耳曼为首的莱茵进步党人。科伦的警察总监盖格尔禁止反对党举行宴会。由于宴会被禁止,受邀请的二百五十名议员当中大约只有八十名来到了科伦。宴会的组织者克拉森-卡佩耳曼害怕被捕,在7月22—23日离开科伦去比利时。因为预先为宴会准备的大厅被警察封闭,到来的议员在市动物园举行宴会,但是很快就被一队士兵赶走了。——第133、147、183页。

155 这里指的是1847年7月到1848年1月在法国为选举改革而举行的宴会运动,这一运动是1848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第133页。

156 马克思在结束了自己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整理工作以后,就着手准备《资本论》第一册的出版工作。1863年8月他开始誊写和从词句上对这份手稿的一部分进行加工,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叫做“这一册的现有文稿中最早的文稿”(见《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然而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马克思决定也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三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四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1861—1863年的大部分经济学手稿编成《剩余价值理论》。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对这部分手稿在准备出版时重新加工。

后来,马克思在加工完《资本论》第一、二册和第三册以后,又回到第一册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一册。为了出版《资本论》第一册,1866年整整一年马克思都在为它润色,而在1867年3月27日完成;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的过去的文稿进行新的、仔细的加工。第一册的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二册和第三册应当以《资本论》第二卷的形式出版,而第四册《经济学说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最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整理了并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四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四册的手稿,但是他在世时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第135、300、318、328、329、331、341、361、523、536、544、545、562页。

157 马克思指的是雅·格林在日耳曼学方面广泛使用的归纳历史比较法。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归纳法和演绎法从属于唯物辩证法。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辩证地分解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而在叙述中，他从抽象到具体，把这个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完全按照它的具体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再现出来。——第 135 页。

- 158** 《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译本，只是在马克思逝世后，即在 1886 年才出版。参加译校工作的有恩格斯、赛米尔·穆尔、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艾威林。——第 136、322 页。
- 159** 1865 年 7 月底，《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的所有者利诺把这家报纸交给总委员会掌握，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股份公司，以便在伦敦出版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的报纸。8 月 8 日和 15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1865 年 8 月 22 日，总委员会的定期会议结束后，召开了股份公司股东成立大会来解决工人报纸的经费问题，大会确定公司的名称是工业报公司 (Industrial Newspaper Company)。在有马克思出席的这次会议上，批准了告工人书和公司的工作纲要。1865 年 9 月 25 日，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宣布该报（它从 9 月 8 日起取名《工人辩护士报》）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从 1865 年 11 月初起，该报完全归工业报股份公司所有。——第 136、165 页。
- 160** 这里指的是英法工业展览会的筹备工作，这个展览会预定在英法和约五十周年时，即 1865 年 8 月开幕。
- 总委员会在 1865 年 5 月 30 日的会议上谴责了这项措施，因为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转移工人对政治斗争的注意力，并且削弱国际协会的影响。——第 136 页。
- 161** 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正式理由，在根据 1865 年 6 月 13 日总委员会决定起草的并由 1865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81—583 页）中得到了说明，报告是马克思积极活动的结果，他成功地说服了总委员会委员们确信召开预备性代表会议的必要性的。
- 关于把不可靠的外国人从比利时驱逐出去的法律是 1835 年通过的。它的有效期每三年延长一次。尽管在比利时报刊上、公共集会和

- 群众大会上曾展开广泛的抗议运动,该法律的有效期在1865年6月底作了第十次延长。——第137、143页。
- 162** 根据马克思和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预先商定的条件,整个《资本论》应当分两卷一次出齐,总的页数不超过六十个印张。后来迈斯纳同意修改这些条件(见本卷第291页)。——第138、179、275、283、437、499页。
- 163** 这里指的是在索·哈茨费尔特授意下写的小册子:卡·席林《伯恩哈特·贝克尔主席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开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年柏林版(C. Schilling. «Die Ausstoßung des Präsidenten Bernhard Becker aus dem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 und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1865)。小册子是关于1865年3月27日和30日该联合会的柏林分会会议的报道。在这次会议上李卜克内西起来反驳伯·贝克尔对马克思的诽谤。报道中有许多歪曲事实的地方,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的其他拥护者(泰·梅茨内尔和奥·福格特)在1865年6月22日的声明中驳斥了这些歪曲,声明发表于1865年6月24日《人民报》第145号。——第139、144、486页。
- 164** 关于巴黎的体操团体的庆祝会的报道,发表于1865年7月8日和15日《北极星》第315号和316号。——第141页。
- 165** 指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侨居布鲁塞尔期间比利时政府对他们的迫害,例如1848年3月初关于驱逐马克思的王室命令,逮捕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的事件,1848年10月初对恩格斯的逮捕以及后来对他的驱逐。——第143、370页。
- 166** 1865年7月18日俾斯麦政府和科伦—明登铁路股份公司董事会签订了一项关于把过去只属于政府的股票收买权给予公司董事会的契约。由于签订这项契约,俾斯麦政府获得了一笔总数约为三千万塔勒的钱归自己支配。这项契约本应由普鲁士议会批准,但1865年8月28日公司股东全体会议未经议会批准就一致同意了这项契约。——第143、147、171、229页。

- 167 罗敦路——伦敦的一条街，上流社会人士游玩的地方。——第 145 页。
- 168 恩格斯于 1865 年 8 月底至 9 月中去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第 146、154、485 页。
- 169 济博耳德在 1865 年 8 月 4 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在哥本哈根有一个由里梅斯塔德领导的工人联合会，他劝马克思和该会建立联系。恩格斯指出，这个工人联合会处在提出“丹麦到埃德尔河！”的口号的丹麦自由党（埃德尔丹麦人党）的影响之下。埃德尔丹麦人党要求把居民主要是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埃德尔河把它同邻近的德国地区隔开了——完全与丹麦合并。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归普鲁士和奥地利共管（见注 3）。——第 147 页。
- 170 指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讲演录：乔·威·弗·黑格尔全集第 7 卷第 1 部《自然哲学讲演录。哲学全书缩写本第二部》1842 年版第 270 节（G. W. F. Hegel. Werke. Bd. VII. Erste Abteilung.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Zweiter Theil». Berlin, 1842, § 270）。——第 149 页。
- 171 指爱·比斯利的文章《党的首领卡提利纳》（«Catiline as a Party Leader»）和弗·哈里逊的文章《政治经济学的界限》（«The Limits of Political Economy»），这两篇文章都发表于 1865 年 5 月 15 日—8 月 1 日《双周评论》第 1 卷。——第 150 页。
- 172 指的是《特别委员会关于银行法的报告；委员会议事录，证词记录，附录和索引。根据 1857 年 7 月 30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57»）和《特别委员会关于银行法的报告；委员会议事录，证词记录，附录和索引。根据 1858 年 7 月 1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 July 1858»)。——第 150 页。
- 17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对英国议会关于银行事务的法令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第 151 页。
- 174 1865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初，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第 155、168、487、490、494 页。
- 175 评价员是英国的官吏，他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第 156 页。
- 176 指的是柏林工人泰·梅茨内尔、齐·迈耶尔、奥·福格特于 1865 年 11 月 13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他们在信中详细地报道了德国的工人运动以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裂，并邀请马克思到柏林去领导联合会。——第 158、159、160、490 页。
- 177 1865 年 10 月，在英国西印度殖民地牙买加岛上，爆发了受英国殖民者残酷剥削的黑人起义（虽然早在 1833 年就已经正式废除了奴隶制）。牙买加岛总督埃尔极端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约有两千名黑人被绞死、枪杀和受到肉刑，许多村庄被焚毁。埃尔的行动引起了英国舆论的极大愤慨，英国政府被迫撤销他的总督职务。——第 159、162、163 页。
- 178 1861 年 1 月 12 日，普鲁士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大赦，蛊惑人心地准许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1861 年春天，马克思在逗留柏林期间曾经设法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但是遭到了拒绝，普鲁士当局借口他在 1845 年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的，“因此”“只能”被看做是一个“外国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667—685 页）。——第 161、458、490 页。
- 179 法国代表们关于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曾经发表于 1865 年 10 月 8 日的《民论报》、1865 年 10 月 12 日的《民族未来报》、1865 年 10 月 14 日的《世纪报》以及其他一些法国报纸上。

伦敦代表会议于 1865 年 9 月 25—29 日举行。总委员会委员和各

支部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马克思排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终于把恢复波兰的独立这一要求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161、483、489、495 页。

- 180 在 1865 年 11 月 18 日的《工人辩护士报》第 141 号上刊载了彼·福克斯写的关于 1865 年 11 月 14 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见《1864—1866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 年莫斯科版第 89—92 页）。在这次会议上，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宣读了 1865 年 10 月 14 日《世纪报》上刊登的法国代表们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前言。前言的作者是法国历史学家、国际的成员昂利·马丁。他对国际、它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及将要在 1866 年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作了高度的评价。

昂利·马丁列举了议程中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特别提出了议程中的第九点：“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64 页）。在代表会议上和代表会议以后，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托伦和弗里布尔竭力反对这一点，宣传无产阶级要放弃政治活动。——第 161、491 页。

- 181 指的是 1865 年 11 月 20 日《泰晤士报》第 25347 号的社论。——第 162 页。

- 182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先后成立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芬尼亚社社员由于自己的密谋策略及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脱离爱尔兰广大人民阶层，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这一

- 运动的革命性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曾极力引导这一运动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和同英国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道路。1865年，芬尼亚社社员准备了武装起义，但是在同年9月，英国政府逮捕了芬尼亚运动的首脑（腊比、奥利里、奥顿诺凡-罗萨），芬尼亚社的报纸被查封，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在英国掀起的声援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受到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支持。——第162、570页。
- 183** 大概马克思在整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头三本笔记以后就开始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利用了笔记上写的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绝对的剩余价值”的资料。信里提到的从恩格斯那里得到的材料，被马克思援引在第一版的第三章中。在该卷的第二版中，这些材料已被写得更准确（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1节）。——第162页。
- 184** 1865年11月24日，施韦泽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些政治性文章而被判处一年徒刑，1866年5月被暂时释放，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被赦免。——第163页。
- 185** 1865年12月12日，改革同盟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群众大会。总委员会的委员奥哲尔、利诺、朗梅德、德尔、斯坦斯比、豪威耳和哈特威耳加入了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参加大会的人大多数是工人、工联的成员；在大会上通过了要求普选权的决议。——第165、496、498页。
- 186** 从1866年1月起，由约·菲·贝克尔主编在日内瓦用德文出版了《先驱》月刊，作为国际工人协会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该杂志整个地是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该杂志于1871年12月停刊。——第166页。
- 187** 1865年12月至1866年1月在法国发生了大学生风潮，引起风潮的原因是巴黎科学院院部决定开除参加1865年10月底在列日（比利时）举行的国际学生代表大会的大学生。在该代表大会上有许多欧洲国家的青年学生代表参加，其中最大的代表团是法国的学生代表团（保·拉法格、沙·龙格、沙·维·雅克拉尔、阿·雷尼埃等人）。在大会上大多数

讲演人的演说反映了革命青年对第二帝国制度的自发的抗议。

所谓墨西哥事件，马克思指的是法国于1861年12月开始的在墨西哥进行的武装干涉，这次干涉是要推翻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并把墨西哥共和国变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干涉者还打算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站在蓄奴州一方干预美国内战的基地。最初，英国和西班牙也参加了干涉，但是由于1862年4月同法国发生了矛盾，它们就从墨西哥撤回了自己的军队。法国干涉者继续侵略行动，1863年夏天占领了墨西哥城，宣布墨西哥是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墨西哥人民在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坚韧不拔和大无畏精神，大败殖民者。1867年3月干涉者被迫离开墨西哥。拿破仑第三的墨西哥冒险在法国极不得人心，加之国际局势由于美国北部在1861—1865年内战中获胜而起了变化，这也是这次冒险失败的原因。——第167、171、250、271、363、497、521页。

- 188 没落帝国(*Lower Empire*)一词在历史文献上是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现在已泛指处于没落腐朽阶段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它来表示第二帝国。——第167页。
- 189 以《附件》为标题的这个材料，大概是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附寄的。——第168页。
- 190 恩格斯指的是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斐迪南·拉萨尔死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1865年柏林第2版(«Die Geschichte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Tode Ferdinand Lassalle's», 2. Aufl., Berlin, 1865)。小册子的作者是欧·李希特尔。

在1866年1月1日的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舒尔采-德里奇登了一篇广告，说他的新著作《拉萨尔先生取消企业家冒险。德国工人手册中新的一章》(«Die Abschaffung des geschäftlichen Risico durch Herrn Lassalle. Ein neues Capitel zum deutschen Arbeiterkatechismus»)即将出版。这一著作是对拉萨尔的《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一书的答复,不久以后在柏林出版了。——第 170 页。

191 指约翰·布莱特于 1866 年 1 月 3 日在罗契得尔群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选举改革问题的演说。这篇演说的报道发表于 1866 年 1 月 4 日《泰晤士报》第 25386 号。——第 171 页。

192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建立于 1865 年秋天。参加者除了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流亡者(勒·吕贝,后来还有皮阿)。1868 年,在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决议(1868 年 7 月 7 日),谴责费·皮阿的挑拨性的演说以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52 页),在支部中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离开了该支部,该支部实际上就与国际失去了联系。——第 172 页。

193 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韦济尼埃的诽谤性的文章,发表于 1865 年 12 月 16 日和 18 日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第 293 号和第 294 号。这篇文章歪曲了总委员会的活动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总委员会在 1865 年 12 月 26 日、1866 年 1 月 2 日和 9 日讨论了这篇文章。马克思出席了这几次会议,积极地参加了讨论并且坚决主张,如果韦济尼埃不能以事实来证实他的责难,就把他开除出国际。总委员会在 1866 年 1 月 9 日的会议上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对这篇匿名文章的答复,是荣克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并且由马克思校阅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86—596 页)。

马克思提到的由勒·吕贝起草的新的章程草案,载于 1865 年 12 月 27 日《佛尔维耶回声报》。这个草案反映了伦敦法国人支部成员、某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联邦主义观点,要把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化为乌有,使总委员会变成只具有通报和统计这些纯粹技术性职能的简单的代表机关。——第 172、173、196、495 页。

194 指的是蒲鲁东主义者艾·德尼于 1864 年 3—6 月在比利时的《人民论坛报》上连续刊载的一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标题是《波兰问题和民主》(«La Question polonaise et la démocratie»)。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 1866 年 1 月底至 4 月初写了一组文章,

- 标题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这组文章针对蒲鲁东主义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那种对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蛊惑人心地加以利用的情况,阐明了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第172、176页。
- 195** 马克思把阿尔诺德·希耳堡1866年1月2日寄自维也纳的信转寄给恩格斯,信中邀请马克思为正在筹办的杂志《国际评论》撰稿。根据希耳堡1866年1月18日写给马克思的信来看,马克思已经同意为该杂志撰稿。但是由于国际的事务十分繁忙,而且又要写作《资本论》,看来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这个诺言。——第173、182页。
- 196** 指的是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议程:“俄国佬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恢复独立和统一的波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83页)。——第174页。
- 197** 1866年1月22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三周年的大会,主持会议的是著名的波兰流亡者、民主主义者奥博尔斯基。正象波兰流亡者的民主派报纸《自由之声》(«Głos Wolny»)所报道的,大会是由国际工人协会和伦敦波兰流亡者倡议举行的。大会一致通过了由福克斯提出并得到马克思支持的决议,决议表达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及民主人士对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声援。
- 关于会议的报道,发表于1866年1月31日《自由之声》第93号,2月3日《蜂房报》第225号以及1月27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1号。——第175页。
- 198** 大概指的是德尼·德·夏托吉隆的言论,他写了《驳蒲鲁东》(«L'Anti-Proudhon»)一书,从天主教教会的立场批判了蒲鲁东的观点。德尼·德·夏托吉隆的这本书是对蒲鲁东1858年在巴黎出版的三卷集《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Église»)的答复。——第175页。
- 199** 马克思的注见《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第二节注48。
- 马克思指《工作日》一节,这一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是第

- 三章的组成部分，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是第三篇第八章。——第 177 页。
- 200** 指下列官方文件：《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书》（《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会委员的报告书（第一至四号）》（《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Reports (I—IV) of the commissioners》）和《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书》（《Public Health. Reports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第 177 页。
- 201** 《工人辩护士报》从 1866 年 2 月 10 日起改名为《共和国》周报。它的编辑部虽然已经改组，但仍然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该报发表了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其他文件。马克思任工业报公司（参看注 159）理事会成员直到 1866 年 6 月 9 日。但是工联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使马克思的拥护者失去影响，以致 1866 年 4 月奥哲尔被任命为总编辑。该报从 1866 年 9 月 8 日第 183 号开始，宣布自己是改革同盟的机关报，而且实际上完全处于激进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该报于 1867 年 7 月 20 日停刊。——第 177、490、593 页。
- 202** 马克思指的是约·瓦茨的小册子《工会和罢工。机器。合作社》1865 年曼彻斯特版（J. Watts. «Trade societies and strikes. Machinery. Co-operative societies». Manchester, 186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给了这本“小书”以致命的批评（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19 章）。——第 178 页。
- 203** 1866 年 1 月 18 日李卜克内西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位编辑霍夫施泰滕再次企图让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参加该报的工作，并建议利用这一点来宣传国际的思想。马克思断然拒绝了拉萨尔派想利用他们的名字来挽救该报的绝望状况的企图，并且指责了李卜克内西的调和主义情绪。——第 178 页。
- 204** 普鲁士最高法院于 1866 年 1 月 29 日通过决议对众议员特韦斯顿和弗伦策耳进行法律制裁，因为他们于 1865 年在议院中发表的演说，包含

有对政府机关的批评。最高法院的这一决议是违反普鲁士宪法第八十四条的，这一条规定，对于议员在议院中发表的意见，只能按议院的规章来看他们应否受到追究。最高法院的这个违反议员不可侵犯原则的决议被众议院推翻。

还在最高法院通过这一决议之前，第一审级和第二审级法院就曾经拒绝过检察机关提出的对特韦斯顿和弗伦策耳起诉的要求。但是，柏林市法院不顾议会的决议而根据最高法院的决议在1866年5月审理了特韦斯顿的案件，特韦斯顿被宣告无罪。——第179页。

- 205 指奥地利统治集团同以费伦茨·德亚克为首的匈牙利温和的资产阶级地主反对派就哈布斯堡王朝帝国国家结构的改革问题进行的谈判。谈判结果于1867年春季订立了奥匈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奥地利帝国成为一个二元(二位一体)的国家——奥匈帝国。

奥匈两国统治阶级之间达成这一妥协，目的是镇压帝国其他民族，首先是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1866年普奥战争中奥地利败北也是奥地利统治集团对匈牙利人让步的一个原因。——第180、242页。

- 206 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三册手稿第六章中阐述地租理论的。在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相当于该章的是整个第六篇：《剩余利润转化为地租》。——第181页。

- 207 换班制度(Relaisystem)是英国工厂主为了逃避法律上对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工作日的限制而采用的一种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为了欺骗工厂视察员，同一个童工或未成年工人工作若干小时后在同一天内被换到另一个车间或另一个工厂去，所以，归根到底他们的总工时并不比实行限制工作日的法律以前短，往往甚至更长(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6节)。——第181页。

- 208 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四章第四节。在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该节的是第十三章：《机器与大工业》。——第181页。

- 209 1866年1月6日按照总委员会的决议，在《工人辩护士报》第148号上转载了发表在《科克每日先驱报》(«Cork Daily Herald»)上的奥顿诺凡-罗萨夫人和克拉克-列克比夫人号召为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

(见注 182)募捐的呼吁书:《被囚禁者的状况。告爱尔兰妇女书》(《The State Prisoners. An Appeal to the Women of Ireland》)。

在 1866 年 1 月 16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宣布:福克斯收到奥顿诺凡-罗萨夫人的来信,信中感谢转载呼吁书和 1865 年 10 月在该报发表福克斯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几篇文章:《不列颠在爱尔兰实行的变革》(《The British coup d'état in Ireland》)(第 136 号),《爱尔兰的民族感情对大不列颠和合众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Irish National Feeling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第 137 号)和《爱尔兰的困难继续存在》(《The Irish Difficulty continued》)(第 138 号)。——第 182 页。

- 210 1866 年 1—2 月在普鲁士议会举行例会期间,众议院中进步党多数在所有问题上对俾斯麦政府的政策都持反对态度。众议院推翻了最高法院对议员特韦斯顿和弗伦策耳进行法律制裁的决议(见注 204),反对把劳恩堡公国在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情况下并入普鲁士,谴责警察当局禁止在科伦举行宴会(见注 154)。众议院的各个委员会都反对扩大 1866 年的军事预算,并且反对政府和科伦—明登铁路股份公司之间签订的契约(见注 166)。

为了回答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这些行动,普鲁士政府下令议会常会提前于 1866 年 2 月 23 日闭会,1866 年 5 月 9 日下令解散议会。——第 183 页。

- 211 1866 年 2 月 14 日和 18 日之间,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处。——第 183 页。

- 212 指发表在 1866 年 2 月 10 日和 17 日《共和国》报第 153 号和 154 号上的福克斯的文章《爱尔兰问题》(《The Irish Question》)。——第 183 页。

- 213 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 年不伦瑞克第 7 版第 1 部分第 72—73 页(J. Liebig.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7. Aufl., Th. I, Braunschweig, 1862, S. 72—73)。——第 186 页。

- 214 指公布了牙买加岛黑人起义镇压情况(见注 177)调查委员会的材料。

委员会谴责了英军的兽行。原来为殖民者辩护的《泰晤士报》不得不顾及舆论，于3月3日和5日发表了社论和该报通讯员的报道，谴责“穿英国军服的人”的残暴行为。

这一次关于罗素辞职的消息是不真实的。罗素政府是在1866年6月，在格莱斯顿改革法案（见注218）失败之后辞职的。——第190页。

- 215** 1866年2月21日，关于俾斯麦政府和科伦—明登铁路股份公司董事会之间的契约（见注166）问题成了普鲁士议会众议院委员会讨论的题目。委员会认为这个契约是“违反宪法的和无效的”。众议院本身由于提前闭会（见注210）而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在这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据说是公司董事会发表的关于废除契约的声明。1866年2月28日，公司董事会正式辟谣。——第190页。
- 216** 从1865年12月到1867年6月25日止，弗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开会的地方。——第192页。
- 217** 在1866年3月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受英国工联分子奥哲尔、豪威耳、克里默等人支持的勒·吕贝和沃尔弗利用马克思和他的许多拥护者缺席的机会，通过了关于总委员会对《佛尔维耶回声报》发表的韦济尼埃的诽谤性文章的答复的决议。决议说，委员会收回在这篇答复中关于“拉丁族的杰出作家”即马志尼以及他的拥护者所说的一切，换言之，否认对韦济尼埃的所谓马志尼是国际的纲领性文件、首先是它的章程的作者的胡说的反驳。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在1866年3月13日的会议上取消了这个决议，从而打退了小资产阶级分子对国际的领导地位的新的侵犯。——第196、230、507页。
- 218** 在改革同盟1866年2月28日至3月1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各种为改革英国选举法而斗争的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由福克斯、卡特、荣克、列斯纳等人组成的总委员会的大代表团）主张给予英国所有男性成年居民以选举权。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工联活动家，这些工联活动家与改革同盟和总委员会的政策背道而驰，在选举改革运动中搞分裂。他们声称，作为最近的目标，只要赋予房客选举权就行了。

1866年3月12日，罗素—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向下院提出选举法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利用了1860年被否决的罗素改革法案的基本原则，规定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即在郡里降到十英镑，在城市里降到七英镑。这个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使生活最有保障的工人成为选民以增加选民的人数。

改革同盟理事会在资产阶级激进派和主张妥协的工联领袖的影响下，在1866年3月16日和20日的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支持格莱斯顿的这个曾经引起托利党人和部分自由党人强烈反对的极端温和的法案。——第199、204、526页。

219 指1866年春天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由于普鲁士有破坏关于共管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协定的危险而尖锐化。奥地利向普鲁士发出周知照会，然后在1866年3月16日请求德意志联邦（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的成员即一些德意志邦充当普奥冲突的调停人或给予军事援助去反对普鲁士。普鲁士则蛊惑人心地指责奥地利备战，力图预先得到德意志联邦各邦的支持。1866年3月24日，普鲁士政府向德意志各邦发出周知照会，建议对德意志联邦的政治和军事机构进行改革。——第199、203、205、206页。

220 1850年11月29日，普鲁士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和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在奥里缪茨（奥洛摩茨）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普鲁士在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被迫向奥地利让步，放弃了自己干预镇压库尔黑森起义的野心。——第200页。

221 指组成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亚历山大鲁·库扎于1866年2月在反动贵族和与它有联系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联盟的压力下退位。这个联盟对库扎的国内政策不满，因为库扎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打击了封建主义制度。政变是在俄国和法国的赞同下并在普鲁士的支持下进行的。1866年3月，地主资产阶级联盟请普鲁士国王的亲属卡尔·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亲王登上王位。新国君不久就开始奉行使罗马尼亚从属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策。——第203、205页。

- 222** 指沙·马扎德的文章《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时期的俄国。——波兰起义后的俄国社会和政府》(«La Russie sous l'empereur Alexandre II. —La Société et le Gouvernement russes depuis l'insurrection polonaise»)。这篇文章发表于1866年3月15日《两大陆评论》杂志第62卷273—311页。——第203页。
- 223** 指1866年初国际巴黎支部出版的小册子《工人代表大会》(«Congrès ouvrier»)。它曾转载：协会临时章程的法译文(个别地方有严重的歪曲)、1865年夏天发出的巴黎支部告国际协会会员书、法国代表们关于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道、伦敦代表会议批准的1866年日内瓦代表会议的议程和其他材料。——第205页。
- 224** 指1866年3月16日奥地利政府的周知照会(见注219)。
1866年4月9日,普鲁士政府向联邦议会提出,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召开全德议会来解决德意志联邦的改革问题的建议。俾斯麦政府蛊惑人心地把自己说成是全德意志利益的保卫者,力图预先取得人民群众对它所准备的对奥战争的支持。——第207页。
- 225** 结束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战争(见注3)的维也纳条约规定,过去的一切有关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条约和协定,凡是与本条约(关于把这两个公国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共管)的基本内容不抵触的条款,依然有效;欧洲国家签订的1852年伦敦议定书的某些条款,包括关于丹麦王位继承问题的条款,依然有效。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称号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彼得-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王位让给了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他被宣布为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者)。这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终结时要求取得丹麦王位开创了先例。——第210页。
- 226** 马克思在1866年4月10日左右从马尔吉特回到伦敦。——第211页。
- 227** 1866年3月,伦敦缝纫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虽然多数业主已经同意,但是有一些大缝纫作坊主宣布同盟歇业来对付缝纫工人的要求。一万五千名缝纫工人受到同盟歇业的威胁。3月27日,所有的伦敦缝纫工人

开始罢工。1866年3月12日至17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全英缝纫工人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保卫缝纫工人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呼吁英国所有的缝纫工人支持这一罢工。1866年3月27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由大陆各国通讯书记号召缝纫工人拒绝到英国去的决议。这篇警告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在国际的许多刊物上。总委员会对罢工的支持对1866年4月伦敦缝纫工人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使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的名声和威望提高了。4月17日，保卫缝纫工人协会参加了国际。——第211页。

228 马克思指罗素—格莱斯顿的选举改革法案(见注218)遭到保守党人和以霍斯曼和娄为首的一部分自由党人(马克思称他们为帕麦斯顿的辉格党人,即指帕麦斯顿当初在辉格党中领导的右翼反对派)的反对。这一部分自由党人从约翰·布莱特的一段话中得到亚杜兰分子的绰号。约翰·布莱特曾经把这一部分自由党人退出自由党同圣经传说中大卫王为躲避扫罗的迫害而匿于亚杜兰洞的故事相比拟。——第212、213页。

229 1866年5月1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如何抵制把德国和丹麦的缝纫工人当做罢工破坏者运入苏格兰去破坏从1866年3月26日开始的爱丁堡缝纫工人的罢工的问题。伦敦的德国裁缝成立了以列斯纳和豪费为首的委员会,决定同总委员会联合行动,以粉碎企业主及其在德国的代理人的计划。列斯纳和豪费应马克思的请求于5月3日寄给他关于爱丁堡事件的详细材料,以便给德国报刊写短评。5月4日,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了一篇短评《警告》并把它寄给李卜克内西。它发表在许多德国报纸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184—185页)。与此同时,在伦敦发出了列斯纳和豪费写的传单,阐明伦敦德国裁缝委员会的宗旨和任务,并向伦敦的德国工人发出捐款的号召;另外,总委员会派豪费和汉森到爱丁堡去破坏老板们的计划。1866年7月,委员会发出了给在德国的缝纫工人的第二批传单。总委员会的行动促成了罢工的胜利,同时扩大了国际在英国的影响。——第213、217、520页。

230 指俾斯麦为把同盟国拖入他发动的对奥战争而采取的步骤。1866年4

- 月 8 日，普鲁士和意大利签订了秘密的同盟条约，保证共同对奥作战，直到意大利得到威尼斯地区而普鲁士在德意志得到相等的地区。——第 213、225、232 页。
- 231** 1866 年 5 月 7 日，卡·布林德的妻子的前夫之子、大学生科亨行刺俾斯麦没有成功。科亨被捕，在狱中自杀身死。——第 214、218 页。
- 232** 马克思指在 1859 年的战争中奥地利被法国和皮蒙特所战败。——第 216 页。
- 233** 俾斯麦政府在准备对奥战争时，力图预先取得法国的友好的中立。1866 年 5 月 6 日，拿破仑第三皇帝在庆祝奥塞尔农业节集会上发表演说，声称他“象多数法国人民一样，厌恶 1815 年的那些条约，而另一些政党在现时代却想使它们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唯一基础”。拿破仑第三的这一席话被看成是对普鲁士侵略的直接鼓励，首先是对俾斯麦改组根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建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企图的直接鼓励。——第 216 页。
- 234** 关于德意志联邦宪法预定要作的修改，见注 224。
《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 1848 年底通过的，它也象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一样，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基本自由；后来成了 1849 年帝国宪法的第六节。《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中的最重要的条款都被列入大多数德意志邦的宪法，但是后来，根据 1851 年 8 月 23 日联邦议会的决议，被从各邦的宪法中删除或被修改。——第 218 页。
- 235** 恩格斯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这篇文章由于《共和国》周报（这篇文章在该报发表）停刊而没有写完。——第 220、223 页。
- 236** 彼·福克斯在 1866 年 5 月 8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声称，他准备在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发言反对恩格斯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文章中《民族理论之运用于波兰》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80 页）中的一个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这封信来判断，福克斯在 1866 年 5 月 15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发了言。但是在这次会

议的记录本上既没有福克斯的发言,也没有马克思对他的发言的答复。
——第 220 页。

- 237 1866 年 5 月 5 日《共和国》周报第 165 号上刊登了编辑部声明:编辑部对于登载在划定的线条下面的文章概不负责,而由作者本人负责。这个声明的目的首先在于反对刊登在该报编辑部标出的线条下面的恩格斯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这组文章的内容。——第 223 页。
- 238 1866 年 5 月 20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5 号上刊登了一篇针对普奥之间的战争威胁而写的呼吁书:《巴黎大学生致德意志和意大利大学生》(«Aux Étudiants des universités d'Allemagne et d'Italie, les étudiants de Paris»)。呼吁书是在蒲鲁东思想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在 1866 年 6 月 5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讨论了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以各国工人名义起草的答巴黎大学生以及各国大学生和青年的呼吁书(见《1864—1866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 年莫斯科版第 258—260 页)。对这个呼吁书的内容马克思并不满意。马克思在 1866 年 6 月 19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的辩论中,对民族问题上的蒲鲁东主义立场作了全面的批判(见本卷第 230—231 页)。——第 224 页。
- 239 这里指的是 1866 年 4 月 4 日俄国革命恐怖分子卡拉科左夫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没有成功。——第 224 页。
- 240 在 1866 年 6 月 4 日的下院会议上,迪斯累里在发言中指摘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例如,说他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和在 1856 年巴黎和会上的立场不够坚定。——第 225 页。
- 241 这里指的是恩格斯打算为《曼彻斯特卫报》写几篇关于 1866 年 6 月底爆发的普奥战争的文章。恩格斯写了五篇,以《德国战争短评》为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87—212 页)发表在该报上。——第 230、240 页。
- 242 1866 年 6 月 19、26 日和 7 月 17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关于 1866 年普奥战争问题的辩论。6 月 26 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三个决议案,

一个是博勃钦斯基和卡特提出的，一个是克里默和达顿提出的，另一个是福克斯提出的。在1866年7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些决议案进行表决之前，马克思发言批评了它们，结果克里默和达顿的决议案以及福克斯的决议案被撤销；前者虽然原则上正确地谴责了侵略战争，但是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必须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进行斗争；后者也有同样的缺点，此外，没有表达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总委员会在稍加修改后一致通过了博勃钦斯基和卡特提出的决议案：“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认为，大陆上发生的冲突是政府之间的冲突，因而建议工人保持中立，并且团结起来，以便从团结中汲取为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所必需的力量。”（见《1864—1866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年莫斯科版第151页）。——第230页。

- 243** 模范的法伦斯泰尔是沙·傅立叶所计划的空想社会主义移民区。——第230页。
- 244** 指普奥战争中1866年7月3日在凯尼格列茨城（现名赫腊德茨-克腊洛佛）附近离萨多瓦村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次决战。决战以奥军的大败而结束。——第232页。
- 245** 1866年7月3日举行普鲁士议会的议员选举。——第232页。
- 246** 1865年底到1866年初俾斯麦同拿破仑第三进行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一面希望法国保证在他所准备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一面竭力使拿破仑第三感到战争对于普鲁士将是十分吃力的，并且隐约地暗示，法国可以取得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及普鲁士在莱茵河地区的某些领地来扩张自己的领土。——第232页。
- 247** 由于自由派政府辞职，并且为了向保守派政府表示抗议，1866年6月27日和7月2日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上自发地举行了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重新提出了普选权的要求（1866年3月改革同盟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放弃了这种要求（见注218））。这两次群众大会为英国的第二次选举改革斗争开创了新阶段，群众大会的实际组织者是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第233页。

248 1866年7月6日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把参议院法令的草案提交法兰西参议院讨论，根据这个草案，只有参议院有权讨论有关修改宪法的问题，禁止在刊物上讨论这类问题，废除了1852年宪法中规定立法团定期会议的期限为三个月的条文。1866年7月14日参议院批准了参议院法令的草案。

1866年6月14日在对1867年的预算进行辩论时，法国立法团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反对派的领袖之一茹尔·法夫尔发言批评法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耗费了大量资金的墨西哥问题（见注187）上的政策。资产阶级共和反对派的另一个成员、议员格累-比祖安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维护议会制度。他在列举处在专制政权下的人民时也提到了法国人，为此他立即受到立法团主席瓦列夫斯基的斥责。——第234页。

249 1866年7月4日，奥军在萨多瓦附近被击败（见注244）以后，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打电报给拿破仑第三，通知把威尼斯地区交给后者，条件是由后者把该地区转让给意大利，并请求拿破仑第三出面作交战国之间的调停人。意大利和普鲁士在遵守关于不单独媾和和把奥地利开除出德意志联邦的同盟条约的条件下接受了拿破仑第三的调停。根据1866年10月3日在维也纳同奥地利签订的和约，威尼斯地区归还意大利。——第235页。

250 这里指的是花球，它们是约·卡·尤塔从卡普施塔德（好望角）带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燕妮把它们送给了恩格斯，并详细地说明了培植它们的方法。——第235、238页。

251 “老拜斯”或“褐色的拜斯”（《*Old Bess*》，或《*Brown Bess*》），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军队对于燧发的、滑膛的前装枪的叫法。——第236页。

252 指普鲁士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胜利后，吞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和其他地方。——第237、278页。

253 许多南德意志邦（汉诺威、萨克森、巴伐利亚等），站在奥地利一边参加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第237、239页。

254 指 1866 年 7 月 11 日拿破仑第三政府所采纳的关于调解普奥冲突的方案。这个方案,根据普鲁士提出的条件,让拿破仑第三有可能通过把美因河以南各邦组织成一个同过去的莱茵联邦相似的独立的南德意志联邦的途径,成为南德意志的保护者。

莱茵联邦是 1806 年 7 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 1805 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建立这种军事政治堡垒。最初有十六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五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属。1813 年拿破仑的军队失败后,联邦便瓦解了。——第 239 页。

255 指十七到十八世纪法国进行的反对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第 240 页。

256 蓝皮书 (*Blue Books*) 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这里所说的是《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的五个报告书和《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八号报告书》,后一报告书附有医生汉特关于工人居住条件的报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中广泛地利用了汉特的报告。——第 241、246、310、331 页。

257 小德意志计划 是一个排除了奥地利而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 242 页。

258 居住在美因兹城的保·施土姆普弗在 1866 年 6 月 30 日和 7 月 10 日给马克思的信和 1866 年 7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就 1866 年普奥战争事件对于美因兹的国际会员的“行动方针”给予指示。——第 244 页。

259 普奥战争时期,1866 年 7 月 16 日,普军占领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要它承担六百万古尔登的赔款,市参议会解散,守备部队和军事机构被解除武装。7 月 19 日,普鲁士人把赔款提高到二千五百万古尔登,并要

求市长费耳纳尔开一张最有声望和最有钱的市民名单，标明他们的财产，作为该城赔款的抵押。为了表示抗议，费耳纳尔于7月23日夜上吊自尽。——第244、247、267页。

260 埃申海麦尔街 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条街，1816—1866年间，德意志联邦议会设在这里。——第245页。

261 指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领导者帕拉茨基、沙法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里茨和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留在布拉格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第245页。

262 1859年7月11日奥地利和法国在维拉弗兰卡单独签订了结束法国和皮蒙特对奥战争的初步和约。根据和约，伦巴第转归法国，但是后来拿破仑第三把伦巴第让给了撒丁，以换取萨瓦和尼斯，威尼斯仍然受奥地利统治，托斯卡纳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应当恢复自己的王位。尽管初步和约中的某些条文没有实行（例如，托斯卡纳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复位等条），或者有了改变，但整个说来和约的条件为1859年11月10日在苏黎世签订的最后和约打下了基础。

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和约于1866年8月23日在布拉格签订。根据和约，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权利让给普鲁士，偿付了一笔不大的赔款，并把威尼斯地区转交给意大利王国；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以普鲁士为领导没有奥地利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和约于1866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订。根据和约，意大利得到威尼斯地区，它对南提罗耳和的里雅斯特的要求由于普鲁士的阻挠而没有得到满足。——第245、278页。

263 1866年7月，在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过程中，伦敦的工人不得不为在

首都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的权利而斗争。7月23日,改革同盟决定在海德公园召开一次拥护普选权要求的群众大会。尽管政府禁止召开群众大会,大会还是召开了,而且事情弄到参加大会的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数十名工人被捕。7月24日和25日在海德公园周围自发地举行了一些工人群众大会,在这些工人当中有不少人是携带武器的。警察和常备军再次被调来对付工人。事实上首都实行了戒严。人民和军警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同盟的领导人开始同政府妥协。7月25日,以改革同盟主席比耳斯为首的改革同盟代表团访问了内务大臣斯·沃尔波尔,答应劝说示威者解散,如果从伦敦各公园撤走军警的话。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沃尔波尔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同意7月30日由改革同盟在海德公园重新召开群众大会。但是在筹备这次大会时,内务大臣发表了一项声明(同盟理事会成员侯里欧克表示支持),说他并没有直接允许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改革同盟理事会由于害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涨,通过决议一概不在露天举行群众大会。——第246页。

- 264 “有思想的军队”(«baïonnettes intelligentes»)一语,被认为是法国保皇党将军尚加尔涅的说法。1849年,法国制宪议会主席、资产阶级共和派马拉斯特感到来自波拿巴分子的威胁,请求尚加尔涅派兵保护议会。尚加尔涅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喜欢有思想的军队,也就是说根据政治动机来行动的军队。——第248页。
- 265 比·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1865年巴黎版第402、420、421页(P. Trémaux. «Origine et transformations de l'homme et des autres êtres». Paris, 1865, P. 402, 420, 421)。——第251页。
- 266 指1866年8月6日法国外交大臣递交俾斯麦的照会,照会要求恢复1814年边界(它符合1792年的法国边界,即法国在同欧洲联盟作战以前的边界)来作为它在普奥战争时期采取中立态度的补偿。这意味着把萨尔区、包括施涅尔要塞在内的普法尔茨、包括美因兹要塞在内的黑森一达姆斯塔德的莱茵部分交给法国。照会提出从卢森堡撤走普鲁士守备部队。8月7日俾斯麦坚决拒绝了法国政府的这些要求。拿破仑第三的这种奢望是以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的秘密诺言为根据的,这个

诺言就是：如果法国对于建立普意联盟和击溃奥地利不加阻挠，他也就不阻挠把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的德国领土让给它。但是总是想同法国打仗的俾斯麦在战胜奥地利以后，改变了自己的态度。——第252、284、286、379页。

267 恩格斯后来在他1887—1888年写的未完成的著作《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97页）中提到这件事。——第253页。

268 马克思把1866年8月10日李卜克内西寄给他的信和几份《中德意志人民报》转寄给恩格斯。这家报纸是自由派于1862年创办的，但是1866年失去了大多数订户，它的业主就把它卖给了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想把《中德意志人民报》变为民主派机关报的尝试没有成功。——第254页。

269 马克思在1866年9月25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知说，收到国际的会员赛米尔·穆尔从曼彻斯特寄来的年会费五英镑。马克思把总委员会财务委员德尔给赛·穆尔开的会费收据随这封信寄给了恩格斯。——第256页。

270 总委员会早在1865年3月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中就反对只有工人才能成为工人组织中的负责人员这种错误的蒲鲁东主义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1页）。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共同章程和条例时，法国代表托伦对第十一条“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出了修改意见，声称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是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托伦的声明受到其他代表的坚决反击。克里默和卡特在发言中强调说，国际本身的存在就有赖于许多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他们特别指出马克思的功绩，正如克里默所说，马克思一生的目的就是谋求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托伦的修改意见被否决。

日内瓦代表大会是1866年9月3—8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六十名代表，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

马克思写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23页)作为参加大会的总委员会代表的指导文件。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写了一份专门的意见书,提出了他们关于各项议程的广泛纲领来同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相对抗。

马克思提出的九点《指示》中,作为大会决议通过的有以下六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缩短工作日、关于儿童和妇女的劳动、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以及关于常备军。关于波兰问题,通过了约·菲·贝克尔的折衷性的决议案。日内瓦代表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第256、497、501、519、523、525、530、546、593页。

271 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法国代表托伦和弗里布尔的提议,把进行阴谋和诽谤活动的勒·吕贝开除出总委员会。在1866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勒·吕贝的要求,把关于代表大会开除他的问题转交常务委员会审查,常务委员会在1866年10月2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用代表大会的记录证实关于一致开除勒·吕贝的铅印的通告是正确的。(见《1866—1868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3年莫斯科版第20—21页)。——第257页。

272 特雷莫为了证实自己的学说正确,援引了塞内加尔的传教士黑人圣玛丽亚关于黑人是从白人变来的说法。——第259页。

273 刑法典(*Code pénal*)是指1810年通过、从1811年开始在法国和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实施的法国刑法典。这个法典的第二条规定:“凡已表现于外部行动,并已开始实行的一切犯罪企图,如果它被阻止或因不以实行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而未得逞,仍应与犯罪同论”。——第266页。

274 1866年9月初普鲁士众议院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豁免责任法案,即不追究政府关于在宪制冲突(见注58)期间没有通过立法手续擅自动用公款的责任。于是冲突便以资产阶级反对派向俾斯麦政府的彻底投降而告终。曾多次抨击政府政策的反对派议员特韦斯顿和弗伦策耳,现在投票赞成这一法案。但是,尽管如此,当局在1866年11月初仍然根

据 1866 年 1 月 29 日最高法院的决定(见注 204),把他们交付法庭,追究他们过去在议会里的发言,不过这次他们仍然被宣告无罪。——第 267 页。

- 275** 在 1866 年 11 月 18 日出版的讽刺性周刊《喧声》第 52、53 期上,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亨·贝特齐希,用贝塔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诽谤性作品,标题是:《白衣女。五幕话剧,根据威尔基·柯林斯的原著改编》。这一作品中包含着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的攻击。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一词成了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帮伙的通称。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密探卡·福格特在 1859 年出版了一个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控诉》;他在这本小册子里称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为“硫磺帮”。其实,在 1849—1850 年在日内瓦有个为了开玩笑取名“硫磺帮”的德国流亡者小集团,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与这个小集团毫无关系。

马克思在他的那本 1860 年写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397—754 页)里,给了福格特以毁灭性的回击;同时他也驳斥了福格特关于“硫磺帮”的臆造。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 1866 年 10 月 2 日即在柏林印刷工人协会发表反政府演说之后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徒刑。——第 268 页。

- 276** 指流亡者霍斯菲尔德 1866 年 12 月 6 日向恩格斯借钱的信。——第 269 页。

- 277** 指资产阶级政论家的几篇文章,即路易·雷博《工人的政治经济学》(«L'Économie politique des ouvriers»),载于 1866 年 11 月 1 日《两大陆评论》第 66 卷, J. E. 阿洛《社会主义的新变种。日内瓦工人代表大会》(«Une forme nouvelle du socialisme. Le Congrès ouvrier de Genève»),载于 1866 年 10 月 15 日《现代评论》第 53 卷,以及 1866 年 12 月《双周评论》第 37 期的编辑部文章。——第 270、273 页。

- 278** 指法国当局扣留国际会员的书信,没收协会章程和后来没收日内瓦代

- 表大会的其他材料，以及波拿巴集团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阻止《国际信使》报（«Le Courrier international»）刊登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材料（见总委员会向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60—362页和第615—616页）。总委员会在1867年1月初发表声明《法国政府和国际工人协会》（见《1866—1868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3年莫斯科版第199—203页），揭露了第二帝国统治集团对国际采取的行动。——第270、541页。
- 279** 首脑（*Head Centre*）是革命的芬尼亚社组织机构中对芬尼亚社秘密组织（见注182）的领导人的称呼。——第270页。
- 280** 1866年12月6日，教皇庇护九世在法国正规部队奉拿破仑第三命令从教皇国撤退之前向全体军官发表了演说。教皇在他的演说中要求他们转告拿破仑第三，他“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和基督教国家的领袖”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把教皇国并入意大利王国。——第271页。
- 28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中利用了罗杰斯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一书。——第271页。
- 282** 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御用军。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雇佣兵及军阀横行霸道的同义语。——第272页。
- 283** 军队中的代役制在法国广泛地推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它是有产阶级特权之一，使富人都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自己雇佣代役人而免服兵役。在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曾经禁止代役，然而拿破仑第一又重新使它合法化。在1855年4月对代役制作了修改：按照新法，代役人如果不是被征者的近亲，就由国家机关选定，代役款项则列入“军队补贴”特别基金。1868年的法律肯定了已有的代役制。1872年法国的代役制被废除了。——第272页。
- 284** 由英国公民、国际委员茹尔·哥特罗带给总委员会的信和印刷品在1866年9月30日从日内瓦到伦敦途中的法国边境上被没收了。总委员会要求法国外交大臣发还这些文件，但是没有得到他的答复，于是就

- 请求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协助。斯坦利通过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设法把文件还给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在1867年1月1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对斯坦利勋爵的协助表示感谢的决议。——第274页。
- 285** 黑白红三色旗是1867年成立的、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在该信写成时正在进行成立联邦的筹备工作)的国旗,后来也是德意志帝国的国旗。——第276页。
- 286** 恩格斯提供的这个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采用了。——第278页。
- 287** 指布拉格和约(见注262)第四条,这一条涉及位于美因河以南的未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德意志各邦的地位,它一方面承认这些邦有单独成立南德意志联邦的权利(这是拿破仑第三所力争的),同时它也提到南德意志各邦和北德意志各邦之间存在着民族联系,并载明了它们跟北德意志联邦合并的可能性。——第278页。
- 288** 路·库格曼在1867年2月15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寄去一则刊登在汉诺威自由派报纸《北德报》第5522号上的简讯,简讯说,马克思打算到大陆去似乎是为了准备波兰起义。1867年2月18日马克思寄给库格曼一篇辟谣(见本卷第541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0页),请他设法刊登在《北德报》上,或当地任何其他的报纸上。由于在马克思的计划中当时确实包括有德国之行,以便亲自把《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交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并同他商谈出版的手续和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发表这个辟谣就更加必要了。(旅行在1867年4月10日开始了,马克思到了汉堡,后来又回到汉诺威库格曼那里住到5月中,16—17日在回伦敦的途中再次在汉堡会见了迈斯纳。)
- 1867年2月21日《北德报》被迫为它所散布的马克思打算“积极参与在波兰即将爆发的起义的筹划”的消息辟谣。——第279、285、541页。
- 28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81—84页。——第281页。
- 290** 指根据俾斯麦宣布的普选权召集的,并于1867年2月24日至4月17

- 日举行会议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这个国会同意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并通过了联邦宪法。——第 281 页。
- 291** 普鲁士由于在 1866 年的普奥战争中获得了胜利，除直接并吞若干领土（见注 252）外，还迫使奥地利同意取消德意志联邦和建立美因河以北德意志各邦的新的联合形式，并且不要奥地利参加，它设法同北德意志十七个站在普鲁士一边进行战争的小邦签订了一系列联邦协定，稍后萨克森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也参加了。这种联合形式为北德意志联邦的成立打下了基础。——第 281、380、523 页。
- 292** 1867 年 3 月 2 日出版的《海尔曼》周刊上转载了《人民报》上的一篇施梯伯的声明，反驳《海尔曼》周刊 1867 年第 424 号上发表的一则消息，消息说，他在 1860 年 1 月企图收买周刊编辑部，以便防止继续揭露他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所进行的间谍挑衅活动。周刊编辑部在施梯伯的这篇声明的下面，发表了当时承印该周刊的印刷厂主希尔什菲尔德的声明。希尔什菲尔德的声明中有证明施梯伯在 1860 年 1 月企图收买周刊编辑部的实际材料。——第 282 页。
- 293** 1855 年法国和俄国之间通过在俄国宫廷有广泛联系的萨克森驻巴黎公使泽巴赫男爵进行秘密和谈。——第 282 页。
- 294** 关于 丹麦战争 见注 3。——第 282 页。
- 295** 1867 年 4 月 1 日西·波克罕在给马克思的便函中说，“一位大陆朋友”写信告诉他，说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很困难，需要党的帮助。——第 283、285 页。
- 296** 1867 年 2 月巴黎巴尔伯吉安厂的铜器工人实行罢工，要求规定固定的计件工资，1 月 25 日巴黎铜器工人互助会（*Société de crédit et de solidarité des ouvriers du bronze*）向自己的会员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准备全面罢工以示声援。为了对抗罢工，一百二十家企业老板于 2 月 14 日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他们以同盟歇业为威胁要求在 2 月 25 日以前解散互助会。2 月 24 日举行的、约有三千名铜器工人参加的全体大会决定同企业主进行斗争。铜器工人互助会立即专门派

了几个代表——卡梅利纳，肯纳和沃尔登纳，再加上托伦和弗里布尔——到伦敦去向总委员会报告有关的情况。根据总委员会委员荣克、杜邦等人的倡议，开始募捐支持巴黎工人。总委员会所组织的声援巴黎铜器工人的广泛运动，大大地激励了罢工工人的战斗精神，并使企业主的立场动摇。卡梅利纳等人于1867年3月17日在每周例行全会上提出的关于伦敦之行的报告，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这次会议之后，在个别企业里企业主和工人开始进行谈判，3月24日企业主联合会代表同意个别工种实行固定计件工资。——第284页。

297 为了回答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波兰议员对把波兹南公国和其他波兰领土强行并入北德意志联邦所表示的抗议，俾斯麦于1867年3月18日在国会上发表了一篇蛊惑人心的、敌视波兰人民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特别宣称，波兰农民对普鲁士和俄国当局的信任超过了对波兰贵族的信任。——第284、304页。

298 1867年3月11日，俾斯麦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发表一个演说，他在演说结束时要求：“先生们！我们加紧地干吧！我们把德国扶上马鞍吧！它已经能够骑马奔驰了。”保守党议员海·瓦盖纳在结束他的1867年3月23日的议会演说时用了这样的话：“……先生们，我想借用联邦首相先生的一个比喻来结束我的讲话：让我们终于跨上德意志这头纯种马吧，我们再不骑我们的玩具木马了。”——第289页。

299 按照《资本论》出版的新计划，马克思打算在第一卷出版以后，出版第二、第三两册，这两册合起来构成第二卷，而第四册——内容是讲经济理论史——作为结尾的第三卷（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并出版了属于第二、第三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整理并出版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的工作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做（还可参看注156）。——第291页。

300 指1866年以后由一伙主张恢复以韦耳夫王朝为首的独立的汉诺威君主国的人在汉诺威成立的一个分裂党。这个王朝在汉诺威于1866年和普鲁士合并之前一直在汉诺威保持着王位。——第294、408页。

- 301 “主脑”(《*Haupt-Chef*》)是普鲁士警官施梯伯在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案件时对暗探奸细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到挑衅的目的,力图说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马克思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294页。
- 302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崇拜者于1867年春天在德国居民中为这位因瑞士银行破产而破产的诗人筹募“人民补助金”的事情,为此目的在英国、德国和美国都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关于募捐进展情况的报道,伦敦委员会经常在《海尔曼》报上发表。——第295、306、313、349、390页。
- 303 1858年,拉萨尔的书《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出版,拉萨尔在朋友帮助下宣传这本书,并且抱着这个目的正式参加了德国老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协会,于是围绕这本书造成了一片喧嚣。这里指的就是这件事。——第296页。
- 304 1859年3月在法国和皮蒙特对奥战争前夕出版的卡·福格特的《欧洲现状研究》(《*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一书,实际上是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文章和小册子的转述。马克思在他的《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6—587页)这部抨击性著作中,对波拿巴的密探福格特的这本书给予了致命的批判。——第297页。
- 305 “民族原则”是第二帝国的当权派提出的,他们广泛地利用它来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沙皇俄国的外交也利用这个原则来散布沙皇在巴尔干,在中欧各斯拉夫民族等等中的影响。对欧洲反革命国家当权派蛊惑人心地利用“民族原则”的行为的揭露,请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6—587页)和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 16 卷第 170—183 页)。——第 297 页。

- 306** 1867 年英国在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改革运动(见注 105)。新选举法规定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在各郡每年缴纳十二英镑租金的承租人就有选举权,而在城市里,则赋与房主和房屋承租人,以及在一地居住一年以上并缴付十英镑以上的房租的房客以投票权。由于 1867 年的改革,英国选民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第 299、311、570 页。
- 307** 摩尼教徒是三世纪在近东产生的宣传禁欲主义和不结婚的宗教学说的信徒。在德国大学生的行话中“摩尼教徒”一词意味着残酷无情的债主,因为它和德文 «mahnender Gläubiger» (“逼债的债主”)的发音很相近。——第 301、361 页。
- 308**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 1866 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建立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其中包括 1866 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须“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第 301、345、418 页。
- 309** 哥达党于 1849 年 6 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国民议会的右翼自由派。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提出了下述目标: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领导之下统一全德国,并把奥地利排除在外。民族自由党和哥达党是一脉相承的。——第 301 页。
- 310** 1846 年 5—7 月通过约·魏德迈商谈了关于在威斯特伐里亚依靠当地企业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的帮助出

- 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事情。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推托之后，雷姆佩尔和迈耶尔终于拒绝拨款印刷《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献，借口是缺乏资金。但是，拒绝拨款的真正原因是，出版者本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所反对的那个派别的有关人物。——第 303 页。
- 311** 指 1867 年 3 月 9 日米凯尔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的发言；米凯尔在发言中要求把北德意志联邦建成一个以普鲁士为领导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号召其余的德意志邦为了一致和通过“铁血”政策完成德国的统一事业而牺牲自己的自由。——第 303 页。
- 312** 1867 年 5 月 22 日至 6 月 2 日左右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第 305、551 页。
- 313** 指的是根据议会命令刊印的治安法官诺克斯和军医波洛克关于英国监狱中对政治犯（其中包括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的待遇的报告：《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1867 年伦敦版（《Report of Commissioners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Treason-Felony Convicts in the English Convict Prisons》. London, 1867）。——第 306、310、317、322 页。
- 314** 指 1867 年 6 月 3 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巴黎通讯，通讯说，当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到巴黎进行访问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波兰万岁！”的呼喊声。1867 年 6 月 18 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总委员会在决议中欢迎巴黎人民群众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巴黎时所采取的行动，并且赞扬他们对俄国沙皇制度压迫下的波兰人表示声援。总委员会的决议全文发表在 1867 年 6 月 22 日《共和国》周报第 224 号上（见《1866—1868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3 年莫斯科版第 82 页）。——第 307 页。
- 315** 按照黑格尔的术语，“关节点”——这是运动的一定有的时候，这时由于逐步的量变，突然发生了质变，质的飞跃。见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第三篇第二章的注释，注释中谈到了度的关系的关节线的例子，并且认为自然界中没有飞跃。——第 309 页。

- 316** 1867年2月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英国工联的活动。调查是由于工联日益活跃而引起的,它旨在宣布工联为非法,或者至少限制它们的活动。为了对付政府的这个措施,工联在全国举行了许多群众大会和会议,并于1867年3月5—8日在伦敦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皇家委员会并没有能够对工联提起控诉。——第311、314、350页。
- 317** 1867年对劳动条件进行的新的调查的结果,是1867年8月15日颁布了关于把工厂法的实施范围扩大到新的工业部门的法令;按照这个法令,不但在工厂工业中,而且在一系列部门的小企业中以及在家庭工业中,妇女和十八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日最长限制为十小时半。——第311页。
- 318** 马克思所写的、载在书的结尾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附录(《价值形式》),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马克思作了某些修改,并且移入正文(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因此,在本卷第一版的序言中就不提这个附录了。——第311、319、328页。
- 319** 马克思是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第三章;在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它的是第三篇的第五章(V—IX)。
在这里提到的第一版正文的注释中,维尔茨被说成是第一个科学地发展了分子理论的人。在对这个问题的历史作了补充的研究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1872年)中没有提到维尔茨;在该卷第三版中,恩格斯还把对罗朗和热拉尔的作用的评价弄得更准确了(见《资本论》第1卷第9章注205a)。——第312页。
- 320** 弗·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于1845年春天问世。未售出的那部分书,后来换上印有1848年字样的新的扉页出售。——第312页。
- 321** 恩格斯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第二章(《货币转化为资本》)和第三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这两章的是第二篇和第三篇。——第314页。
- 322** 皇家英国工联调查委员会(见注316)除了其他事实以外,还调查了所谓设菲尔德的“越轨事件”,即1865—1866年在设菲尔德发生的工联个

- 别委员对工贼施加体罚的事件。由于这些事件是局部的和偶然的，委员会就不能利用这些事件来证实关于整个工联使用暴力的控诉，因此控诉被撤销。——第 314 页。
- 323** 马克思是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五章最后一节。在该卷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该节的是第六篇第十七章。——第 318 页。
- 324** 信内提到的那两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是第三章的组成部分。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那两节的是第三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西尼耳的理论的批判是在第七章第三节进行的，而工作日的分析的开头部分则分出来成为单独的一节《工作日的界限》。——第 318、319 页。
- 325** 指埃卡留斯于 1866 年 11 月—1867 年 3 月发表在《共和国》报第 192—211 号上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的标题是《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阐明和维护的若干政治经济学论点的反驳》（«A Working Man's Refutation of some Poi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endorsed and advocated by John Stuart Mill»）。1869 年埃卡留斯的这些文章出版了德文单行本。——第 322 页。
- 326** 指 1867 年 6 月 14 日斯坦利在下院和同年 6 月 20 日得比在上院所发表的声明中对关于卢森堡中立的伦敦协定所作的肯定的评价。这个协定是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尼德兰、卢森堡、普鲁士以及俄国于 1867 年 5 月 11 日签订的。这个协定的签订解决了由拿破仑第三的野心所引起的所谓卢森堡危机（拿破仑第三要普鲁士同意法国兼并卢森堡，作为对他在 1866 年普奥战争时期保持中立的补偿）。根据这个协定，卢森堡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由缔约各国保证它的中立。——第 323 页。
- 327** 从 1867 年 7 月 5 日到 8 月初，恩格斯到瑞典、丹麦和德国旅行，在汉诺威拜访了路·库格曼。——第 324、553、565、570 页。
- 328**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剩余价值率与剩余价值量》、《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劳动力价格与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几章中直接批判了李嘉图的利润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

- 论》(《资本论》第四卷)中更为详尽地批判了李嘉图的利润理论。——第 328 页。
- 329** 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 年出版)时,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全卷结构也作了重大改动。在修改时,他考虑了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不再分为六章,而是分为七篇,共二十五章。这封信中提到的第四章成为第四篇,包括四章,而且其中的第十二章分为五节,第十三章分为十节。——第 330 页。
- 330** 恩格斯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最后一章,即第六章《资本的积累过程》;在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这一章是第七篇。——第 330、333 页。
- 331**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的一部分不久就刊登在一系列德国报纸上:1867 年 9 月 4 日《未来报》,1867 年 9 月 7 日《观察家报》,以及 1867 年《先驱》杂志第 9—11 期上;该部分序言由埃卡留斯译成英文,发表在 1867 年 9 月 7 日《蜂房报》第 308 号上;由保尔·拉法格和马克思女儿劳拉译成法文,刊登在 1867 年 10 月 1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06 号和 1867 年 10 月 13 日比利时《自由报》第 15 号上。——第 331、353、370、411、566 页。
- 332**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于 1872 年由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参见 329 注)。——第 331、361 页。
- 333** 马克思是指《资本论》第二册(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最初的草稿。马克思的这个第二册草稿,估计基本上是在 1865 年写的,它只是一份手稿。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册的手稿时,考虑到有后来的草稿,所以没有利用这个最初的手稿。——第 331 页。
- 334** 指 1862 年 8 月 20 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以及 1862 年 9 月 9 日恩格斯的回信。——第 332 页。
- 335**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中更详细地谈到这一点。——第 332 页。
- 336** 国际的洛桑代表大会是在 1867 年 9 月 2—8 日举行的。马克思因忙

于校阅《资本论》第一卷的清样，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614—634页），以及各个地方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国际的组织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巩固起来。蒲鲁东主义者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强使代表大会接受了他们的议程：再次讨论了合作问题、妇女劳动问题、教育问题以及许多枝节问题，这些问题转移了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它不能专心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真正迫切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得以通过几项自己的决议案。然而他们未能夺取国际的领导。代表大会重新选出原先的委员组成总委员会，并决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仍设在伦敦。——第339、342、351、544页。

337 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最后一章即第六章的印张。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年）中，马克思考虑到恩格斯的意见，大大扩充了关于爱尔兰的一节，并且加了许多注释（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5节）。

恩格斯提到的“关于剥夺者被剥夺的概括”，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放在第二十四章末尾标题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里。——第340、357页。

338 可能指日拉丹在从1866年起属于他的《自由报》上发表的言论，其中指出了法国当时的情况与革命前的1829年和1847年的相似之处。——第341页。

339 1867年8月27日，拿破仑第三在为庆祝弗兰德并入法国的周年纪念日而旅行该地期间在利尔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相当悲观地描述了国内的对外政策方面的情况以及对第二帝国的未来的展望，指出在法国地平线上出现了“黑点”。——第341页。

340 在美国，内战结束后，争取通过立法手续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加强了。全国成立了许多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联盟，仅在加利福尼亚一州就有五十多个联盟。全国劳工同盟参加了这一运动，它在1866年8月巴尔的摩全国代表大会（见注494）上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把劳动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八小时工

作日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把它列入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并且在给总委员会的代表的《指示》中指出，必须使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5—216页）。马克思提出的这一条被通过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

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遭到美国资本家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国会慑于群众运动，于1868年6月25日通过了在所有国家企业和联邦机构的工人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第341、568页。

- 341**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在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积极参加下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同盟的成立大会原定于1867年9月5日在日内瓦开幕。在1867—1868年，巴枯宁也参加了同盟的活动。同盟的组织委员会为了预先取得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支持，分别向国际各支部以及国际的领导人个人，包括马克思在内，发出参加大会的邀请。同时通过决议，把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从9月5日延到9日，以便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可能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早在1867年8月13日就通过了不正式参加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正式参加，当时就有使组织丧失独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并且会使国际对同盟散布的和平主义幻想负责）。但是，考虑到同盟的争取和平的斗争的进步性，曾建议国际成员以个人的资格出席同盟的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1、612—613页）。

马克思满足了波克罕的请求，给他为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准备的发言稿的内容和叙述方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波克罕的发言稿不久就以《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Ma perle devant le congrès de Genève»）为题发表了，同时还译成德文、英文和俄文。——第342、347、358、360、363、392、557页。

- 342** 除了一般的脚注之外，马克思还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写了九条补充注释。这九条利用了各种来源的最新事实材料。在准备德文第二版的时候（1872年），这些注释经部分修改后成为有关正文下面的

脚注。

第一章的附录,见注 318。——第 343 页。

- 343** 指马克思在 1867 年 8 月 13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和他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1、612—613 页)。关于 1867 年 8 月 13 日委员会会议的简要报道,由埃卡留斯发表在 1867 年 8 月 17 日《蜂房报》第 305 号上,同时还发表在 1867 年 9 月 2 日《法兰西信使报》上 L. 杜布瓦的《和平的条件》(«Les Conditions de la paix»)一文中。——第 343 页。
- 344** 1867 年 8 月 24 日意大利民主派报纸《自由和正义》第 2 号刊载了一篇题为《罗马问题》(«La Questione romana»)的文章。文章中批判了马志尼主义教条。——第 344 页。
- 345** 指 1867 年 8 月底到 9 月初举行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的选举。——第 345、350 页。
- 346** 弗·列斯纳于 1867 年 9 月 5 日向马克思详细地报告了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开幕的情况,并说明《洛桑日报》上登有大会的报告。——第 345 页。
- 347** 指 1867 年 9 月 6 日在《泰晤士报》第 25909 号上发表的埃卡留斯关于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这一组文章的其余几篇分别发表在 1867 年 9 月 9、10 日和 11 日《泰晤士报》第 25911、25912 号和 25913 号上。埃卡留斯这些文章对法国蒲鲁东派代表的观点上的混乱和他们的罗嗦作了讽刺性的批评。——第 345、349、352、359 页。
- 348** 韦莫雷耳的报纸《法兰西信使报》从 1867 年 9 月 5 日起刊载了昂·托伦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文章。托在文章中赞扬法国代表在代表大会上采取的立场。——第 346 页。
- 349** 1867 年 9 月 7 日《蜂房报》第 308 号发表了马克思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的一部分。英译文是埃卡留斯译的。——第 346 页。

- 350** 指在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原总委员会的多数委员被选入新的总委员会。由于蒲鲁东主义者在洛桑代表大会上积极活动和他们终于使代表大会接受了他们的一部分决议案，为通过一系列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的纲领性原则以对抗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教条而进行斗争，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按照马克思的意思，这个任务必须在最近一次国际代表大会（1868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上完成。由于马克思及其战友们进行了有成效的准备工作，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自己的决议（特别是关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决议）打击了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影响。——第347、353页。
- 351** 柏林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1月在舒尔采-德里奇的积极参加下成立的，受进步党人的控制，宣传工联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合作主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联合会的最先进分子开始倾向于协会。1868年10月，柏林工人联合会发生分裂。一部分激进分子组成了民主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参加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各工人协会的纽伦堡组织，接受它的以第一国际的原则为依据的纲领。几乎联合会的所有成员同时也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在德国只能以个人身份正式参加国际组织）。联合会为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选举了两名工人——维耳克和克梅雷尔为主席。
- 民主工人联合会积极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1869年，联合会加入了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第347、396页。
- 352** 弗·列斯纳于1867年9月7日再一次向马克思详细地报告了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开会情况。（见注346）——第348页。
- 353** 指约·菲·贝克尔和国际日内瓦支部其他成员对和平和自由同盟的错误立场（关于总委员会对待该同盟的态度见注341）。1867年7月9日日内瓦国际会员全体会议决议，同意和平和自由同盟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纲领，并且表示完全信任它的组织者；日内瓦支部某些成员，其中包括约·菲·贝克尔和弗·杜普累，加入了同盟的组织委员会。——第349、352页。
- 354** 指刊登在1867年9月9日《法兰西信使报》第84号上的韦莫雷耳的文

- 章《行将到来的普鲁士运动》（«La Prochaine campagne de la Prusse»）。——第 350 页。
- 355**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官方科学界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保持沉默的阴谋，恩格斯使用了“军事机智”，他给资产阶级报纸写了一系列似乎是从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资本论》的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登在《莱茵报》、《爱北斐特日报》、《杜塞尔多夫日报》、《维尔腾堡邦报》和其他报纸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中文版第 232—245、254—262 页）。——第 351 页。
- 356** 埃卡留斯在 1867 年 9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 341）的几个成员西蒙、费奈迭等人反对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致和平同盟日内瓦代表大会书中肯定现代社会的阶级性的地方。——第 354 页。
- 357** 恩格斯指 1867 年 9 月 10 日和 11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85 号和第 86 号上刊载的报道。——第 355 页。
- 358** 从 1867 年 9 月 13 日马克思和保·拉法格一起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数日。——第 356 页。
- 359** 马克思所指的误刊（把«B»印成«C»）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的各版中一直存在。此外，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 B 表中所作的计算，应当是“108 193 英亩”，而不是“107 984 英亩”（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3 章第 5 节）。——第 357 页。
- 360** 指威·李卜克内西于 1867 年 8 月 31 日被选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之后在同年 9 月 30 日辩论护照法时的发言，这是他在联邦国会的第一次发言。李卜克内西在其对法案的一项补充建议中要求，警察对于各种国籍的人都不得随意驱逐和限制其居住期限。他的发言被大会主席西姆桑博士打断。李卜克内西的建议被否决。——第 357、367、564、566 页。
- 361** 路·库格曼为参加和平同盟代表大会在日内瓦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还参加了预备会议。他在 1867 年 9 月 29 日返回汉诺威之后写信给马克思谈到卡·福格特时说：“我从这次日内瓦之行得到一种满足，这就是，我在那里，在狮子窝里，替您向‘福格特先生’报了仇。在选举

和平同盟代表大会的五名德国副主席时，福格特也被提名了。我表示反对说，我希望，在这个人还没有对您关于他是拿破仑的雇佣工具的指控申辩清楚之前，不要在这里再提这个名字。尽管有从各个方面来的竭力的辩护，其中包括路德维希·西蒙，我们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选的是四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路德维希·毕希纳——您的目前仅只是本能的拥护者。第二天早晨，福格特的那帮人试图推翻昨天的决议。结果徒劳无益，又是我们的人取胜。”——第 357、562 页。

- 362** 黑尔斯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提出的废除总委员会主席一职的建议，在 1867 年 9 月 24 日的会议上得到通过。废除这个从 1864 年一直由英国工联首领之一奥哲尔担任的职务，反映了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为孤立和削弱工联机会主义首领在国际领导中的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第 359 页。
- 363** 马克思提到的信，是福克斯在 1867 年 8 月 29 日洛桑代表大会前夕寄给在日内瓦的约·菲·贝克尔的。信上注明：“亲启。保密”。福克斯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理由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使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不能更有效地领导国际协会在英国的组织。——第 359 页。
- 364** 在 1867 年 9 月 16 日《泰晤士报》第 25917 号上的关于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的社论中，除了叙述加里波第、基奈、杜邦、巴枯宁等人的发言内容之外，还提到波克罕的发言，《泰晤士报》写道：波克罕建议“取消阶级”。——第 360 页。
- 365** 出版商奥·迈斯纳关于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广告发表在 1867 年 9 月 30 日《总汇报》第 273 号上。——第 362 页。
- 366** 1867 年 10 月 8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13 号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暗示拉丰泰的寓言《驴子和小偷》。——第 363 页。
- 367** 库格曼在 1867 年 10 月 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建议发表一些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说瓦尔内博耳德表示愿意帮助把它们发表在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上，并且请求指示如何写这种短评。

关于恩格斯如何宣传《资本论》第一卷和战胜资产阶级人士对马克

思这本书“保持沉默的阴谋”，见注 355。——第 364 页。

- 368** 迁移和居住自由法是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于 1867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的。它对北德意志联邦的所有臣民都有效力。这个法律是 1867—1870 年北德意志联邦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法令中的一个环节，这些法令的目的是要为资本主义在德国的自由发展扫清封建割据时期遗留下来的障碍。——第 366 页。
- 369** 指各国之间签订的、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特别盛行的罪犯引渡条约。条约只适用于刑事犯；按照国际法，这些条约对政治犯是不适用的。——第 367 页。
- 370** 指 1866 年普奥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而告终。这次战争的结果，使许多德意志小邦并入普鲁士，它们的军队被编入普鲁士军队。——第 368 页。
- 371** 指 A. H. 派奈从 1857 年起在莱比锡每年发行一次的《家庭用插图历书》（《Illustrierter Familien-Kalender》），在这一年的历书上登载了贝特齐希的文章《伦敦的德国人》。——第 369 页。
- 372** 侨居美国的德国人纳美尔在 1867 年 9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他愿意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马克思曾向几个朋友打听纳美尔，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人。这就是马克思决定不请纳美尔翻译的原因。——第 370、566 页。
- 373** 李卜克内西在 1867 年 10 月 8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他想和另一个国会议员赖因克一同提出成立普鲁士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为了论证这个建议，他想知道英国类似的委员会的职权。因此李卜克内西请马克思把有关这种委员会的英国法律给他寄去，这件事马克思已照办。

这里指的是以下的文件：1867 年 4 月 5 日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在一定情况下保障调查工联及雇主或工人的其他组织的委员会委员进行工作的法令》（《An Act for facilitating in certain Case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make Inquiry respecting Trades Unions and other Associations of Employers

- or Workmen»), 1867年8月12日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推行〈1867年关于工联事务调查委员会的法令〉的法令》(«An Act to extend the «Trades Union Commission Act, 1867»»)。——第370、376页。
- 374** 1867年10月14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在讨论由进步党人舒尔采-德里奇提出的关于废除现行的禁止联合的法律的法案时,施韦泽做了富有煽动性的发言。施韦泽支持舒尔采-德里奇的法案,要求容克—资产阶级国会废除禁止罢工和联合的法律,以便把它们纳入合法的、和平的范围,从而防止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可能性。同时施韦泽在发言中,根据拉萨尔的观点,否认罢工和联合在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施韦泽在发言中也试图谈几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但是这些原理遭到了简单化和歪曲。——第371页。
- 375** 看来是指从《海尔曼》报上剪下来的伦敦委员会关于为弗莱里格拉特募捐(见注302)情况的报道,特别是在1867年10月19日《海尔曼》第459号发表的该委员会为弗莱里格拉特募捐的最后呼吁。在保存在马克思的资料中的这份剪报上,有他的亲笔批注:“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条谚语)。——第374页。
- 376** 指《法兰西信使报》在1867年10月发表的文章:努格斯《军事艺术和进步》(L. Nougès. «L'Art militaire et le progrès»)和《比·约·蒲鲁东关于自然发生的一些未发表的信》(«Lettres inédites de P. J. Proudhon sur les générations spontanées»)。——第374页。
- 377** 恩格斯为《双周评论》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是在晚得多的时候,即在1868年5—6月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就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交换意见。马克思信中的个别地方已被恩格斯完全采纳到他的书评中。
书评遭到杂志编辑部的拒绝(该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26—350页)。——第375、377、384、387页。
- 378** 指威·托·桑顿的文章:《即将出版的论劳动一书中的个别章节》

(«Stray Chapters from a forthcoming Work on Labour»), 载于 1867 年 10 月 1 日《双周评论》第 2 卷第 10 期。——第 375 页。

379 约·菲·贝克尔和埃卡留斯在 1867 年 10 月 7、14 日和 16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困难,在寻找生活门路,这已经影响了他们日常党的工作。例如,贝克尔面临的问题是要离开在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岗位和退出《先驱》杂志的编辑部。埃卡留斯为了寻找工作一度离开了伦敦。——第 375、567 页。

380 1867 年 10 月 19 日,卡·济贝耳通知恩格斯,说他可以在报纸上登载三、四篇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10 月 22 日恩格斯写了一篇《资本论》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1—242 页),这篇书评由济贝耳介绍发表在 1867 年 11 月 2 日《爱北斐特日报》上。——第 376、381、387 页。

381 1867 年 10 月 17 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讨论兵役法案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建议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人民。李卜克内西在响亮的演说中骂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是“专制主义的遮羞布”。

1867 年 10 月 21 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讨论关于联合的法案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对法案的第二条提出了修正案,因为第二条规定企业主在生产上有权无限地雇用任何职业的工人。工人阶级的代表在修正案中建议第二条不要废除现行的关于在生产上限制和保护童工的法律。这个修正案被联邦国会通过。——第 376 页。

382 在 1866 年威尼斯合并于意大利王国以后,为了完成国家的统一,还要把教皇国划入意大利王国。意大利的统治集团唯恐同支持教皇的拿破仑法国发生冲突而不敢采取这一步骤。出来倡议为合并罗马而斗争的是已经开始准备向罗马进军的加里波第。最初对这些行动故作不知的维克多-艾曼努尔政府,在队伍出发的前夕逮捕了加里波第。但是他的志愿军还是进入了教皇国。在罗马,爱国者在统一整个意大利的口号下开始准备反对教皇权力的起义。1867 年 10 月 17 日,教皇庇护九世向主教们发出教皇通谕,说明他所面临的威胁。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在 10 月 18 日就马上答应援助教皇,并为此开始组织远征军,准备开进意

大利。当加里波第的军队在自己的领袖（加里波第于10月14日逃出监禁地）领导下接近罗马时，法国部队已经向意大利进军，并于10月30日进入罗马。只是在法国干涉者的援助下，教皇的军队才于1867年11月3日在门塔纳击败了加里波第的志愿军。罗马问题一直到1870年才解决。——第376、379、413、569页。

383 长子继承权和限嗣继承权的法律(Laws of primogeniture and entail)是英国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的封建的继承法。按照这条法律，爵位和地产只能传给长子而不得让渡。——第378页。

384 指卡·施佩耶尔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名义写给马克思的感谢信，这封信写于1867年10月6日，是对马克思寄去《资本论》第一卷的回信。

关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00。——第378页。

385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由思想者的一些无神论团体在英国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对自由思想者运动起很大影响的是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等人，他们聚集在《国民改革者》报纸的周围，在工人中间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1867年10月，一群自由思想者不愿意再受布莱德洛以及与他接近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客的影响，决定召开一次大会，建立自由思想者中央联合会来进行纯粹是无神论的宣传。这就使他们同布莱德洛和其他激进派划清了界限，因为政治宣传已被排除在计划中的联合会的行动纲领之外。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有人提议马克思参加，但是他拒绝了 this 建议。——第379页。

386 马克思在这里讽刺地利用了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日内瓦版)(«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Genf. 1859)一书中的用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55-457页)。——第379页。

387 1867年10月，俾斯麦给驻佛罗伦萨的普鲁士大使乌泽多姆一个指令，告诉他法国同意大利正在就它们保证教皇国不受侵犯的1864年9月

15日协定的修改问题进行谈判，命令他在法国和意大利关于罗马问题的冲突中保持“纯粹观望的态度”，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第380、387页。

388 指拿破仑第三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于1867年8月18—21日在萨尔茨堡的会晤。在这次会晤时，拿破仑第三企图同奥地利缔结一项反对普鲁士和俄国的协定。但是由于奥地利不愿意重新卷入同普鲁士的冲突，由于法奥双方互不信任，这项协定并未达成。——第380页。

389 指杜邦鲁在1867年9月15日，即法国和意大利签订保证教皇国不受侵犯的1864年9月15日协定的纪念日，写给腊特塔齐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意大利政府制止主张把教皇国并入统一的意大利的加里波第运动。过了几天，这封信发表在《法兰西报》上，不久又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是：《就加里波第的行为致意大利国王内阁首相腊特塔齐先生的一封信》1867年巴黎版（«Lettre à M. Rattazzi, président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du roi d'Italie, sur les entreprises de Garibaldi» Paris, 1867）。——第380页。

390 在改革同盟理事会1867年10月23日的会议上讨论同盟主席、资产阶级激进派比耳斯的尖锐谴责芬尼亚运动的信时，英国工联领袖、同盟理事会理事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曾反对发表这封信，并且表示完全同情爱尔兰的解放运动。这是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亲密同道者以国际主义精神影响工联领袖的直接结果。但是在改革同盟理事会的以后几次会议上，即在10月30日和11月1日，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因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压力，放弃了过去的立场，宣布他们曾被误解。——第381页。

391 9月18日，为了劫救在芬尼亚社社员组织的1867年3月起义失败以后被捕的两名芬尼亚社（见注182）领导人凯利和迪集，在曼彻斯特进行了对囚车的武装袭击。凯利和迪集逃跑成功，但是有五人当场被捕，他们被控在冲突中杀害了一名警察。从11月1日到23日在曼彻斯特对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进行了审判，在审判时，为了证明芬尼亚社社员有罪，竟采用了假证明和一些无耻的手段。尽管辩护人之一厄·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花了许多力量,法庭还是判处被告死刑。其中一人(马瓜伊尔)后来被赦免,另外一人(康当)由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其余三人(拉尔金、阿林和奥勃莱恩)于1867年11月23日在曼彻斯特被杀害。

在审讯芬尼亚社社员和对他们判决时,英国工人阶级在国内展开了由国际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倡议所组织的支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规模运动(见本卷第380—381、385—386页)。——第381、383、387、392、395、565页。

392 指《农业统计,爱尔兰。附1866年平均估产表,186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从爱尔兰各港口向外移民统计表,以及每个州郡的亚麻厂的数目表》1867年都柏林版(«Agricultural Statistics, Ireland. Tables showing the Estimated Average Produce of the Crops for the Year 1866; and the Emigration from Irish Ports, from 1st January to 31st December, 1866; also the number of Mills for scutching flax in each County and Province». Dublin, 1867)。——第381页。

393 恩格斯在1867年11月5日还不知道库格曼是否安置了他的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篇书评。根据库格曼的书信,再根据恩格斯在12月12日写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414页)可以看出,库格曼曾把这第二篇文章寄给共产主义同盟过去的成员、《莱茵报》的编辑人之一毕尔格尔斯。毕尔格尔斯拒绝发表这篇文章,他在1867年11月4日给库格曼的回信中写道,马克思的著作是纯学术性的,不适于实际宣传。同时毕尔格尔斯又说工人的觉悟水平不高,不能接受《资本论》的内容,公然反驳恩格斯在书评中所表述的关于《资本论》将要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的圣经”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6页和本卷第414页)。

恩格斯不知道库格曼已经把文章寄给《莱茵报》,所以准备向克莱因提出这个要求。——第382、390、409、571页。

394 1867年11月1日,法国外交大臣穆斯蒂埃就意大利军队进入教皇国向意大利政府发出一份照会,宣称法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赞同意大利的

- 这种行动。11月4日在法国报纸《新闻报》(«La Presse»)上登了一条消息,说拿破仑第三已经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军队撤出教皇国,但是在第二天就对这条消息进行辟谣了。——第383页。
- 395** 1867年11月1日诸圣节这天,意大利独立的拥护者和法国共和党人在巴黎蒙马特尔公墓举行了示威,向意大利的爱国者丹·马宁和法国共和党人戈·卡芬雅克和路·欧·卡芬雅克的墓地献了花圈。为了防止共和党人在首都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在示威者当中逮捕了一些人。——第383页。
- 396** 马克思的这封信以及他的女儿劳拉的附笔,是写在库格曼1867年11月6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上的。——第388页。
- 397** 路·库格曼在寻找发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的机会时,曾经要求瓦尔内博耳德(此人后来证明是俾斯麦的密探)和民族自由党人米凯尔予以协助,这些人分明是敌视马克思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库格曼缺乏政治嗅觉。——第389、399、580页。
- 398** 恩格斯这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通过卡·济贝耳于1867年11月16日发表在《杜塞尔多夫日报》第316号上,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3—245页)。——第390页。
- 399** 指德国一个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在1867年10月24日从彼得堡寄给马克思的信。狄慈根这时是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制革厂的技工,他在信中对马克思“对于科学以及对于工人阶级”的贡献表示感激。他谈到他读过马克思的许多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狄慈根在信中叙述了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并且宣称,他认为“科学的任务与其说是对事实进行研究,毋宁说是对事实进行解释”。狄慈根给马克思的这封信,为杰出的德国无产阶级的自学成功的哲学家和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友谊奠定了基础。——第391、578页。
- 400** 1867年11月8日,卡·威·克莱因从佐林根写信给马克思,告诉他关于1867年春由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建立的佐林根钢铁业协作社的情况。其中他强调指出,协作社是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吸引到国际工人

协会佐林根支部的“最好的杠杆”。——第 391 页。

- 401 1859 年 10 月 16 日，美国争取黑人解放的战士约翰·布朗试图在各蓄奴州发动奴隶起义。他带领一小队伙伴占领了弗吉尼亚州哈帕尔斯渡口的国家军械库。但是布朗没有能够掀起更广泛的起义。这次发动的参加者（共二十二人，其中有五个黑人）在向政府军队作了殊死反抗后，差不多都牺牲了。约·布朗和他的五个伙伴被绞死。——第 393 页。
- 402 1840 年，路易·波拿巴在布伦发动没有成功的政变时，枪伤了一个政府军的军官。——第 393 页。
- 403 迈斯纳在 1867 年 11 月 1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寄去了两张剪报，上面有《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广告（不知道剪自哪份报纸）。在第一篇广告中列举了该卷内容的基本点，第二篇广告包括有发表于 1867 年 10 月 30 日《未来报》第 254 号附刊上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3—234 页）的摘要。——第 394 页。
- 404 出版商奥·迈斯纳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第一篇广告载于 1867 年 9 月 14 日《德国书报业行市报》第 214 号。
奥·迈斯纳关于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广告，也是登载在这家报纸上（1865 年 3 月 3 日第 27 号）。——第 394 页。
- 405 指一家德国工人的报纸，该报用《民主周报》这个名称从 1868 年 1 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 1868 年 12 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该报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 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该报被宣布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第 396、399 页。
- 406 指 1867 年 11 月 27 日席利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席利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赫斯对《资本论》的评价很好，他打算给《法兰西信使报》写一篇

文章来介绍这部著作。同时席利还告诉马克思说，赫斯建议同埃·勒克律一起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并予以出版。马克思对出版《资本论》法文译本非常重视。特别是，他希望这样一来，能够“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见本卷第546页）。马克思不反对埃·勒克律参加，但是，谈判持续了将近三年，没有导致任何结果。后来才弄清了，原来勒克律是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领导成员之一，于是他作为《资本论》翻译者的候选人资格便被取消了。由约·卢阿翻译的，并由马克思亲自校对的《资本论》法文本，于1872—1875年在巴黎分成若干分册出版。——第397、401、574、577页。

- 407** 指的是弗·根茨的一篇文章《奥斯曼政府和主要欧洲列强之间关系的历史政治概述》（«Essai historique et politique sur les rapports entre la Porte Ottomane et les principales puissances de l'Europe»），这篇文章收集在《弗里德里希·冯·根茨遗著集》1867—1868年维也纳版第1—2卷（«Aus dem Nachlasse Friedrich von Gentz». Bd. I—II, Wien, 1867—1868）一书中。——第398页。
- 408** 指在燕妮生日送给她的一个带在脖子上的十字章，这是类似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们所带的那一种十字章。从1867年底起，燕妮就用一根绿色带子把这个十字章佩带在脖子上，以表示对1867年11月被杀害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哀悼（绿色被认为是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第398、401、547页。
- 409** 这封信马克思写在库格曼1867年1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上。——第400页。
- 410** 指由马克思起草并经总委员会1867年11月20日非常会议批准的《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个意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6—247页）。总委员会致英国内务大臣格桑-哈第的意见书，是马克思在1867年秋所组织的英国工人支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文件。这个意见书的直接目的是防止正在策划的对曼彻斯特案件中被控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审讯迫害（见注391）。——第403页。

- 411 指 1867 年 11 月 21 日《泰晤士报》第 25974 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伦敦的群众大会》(«London Meetings»)。——第 403 页。
- 412 在 1867 年 11 月 5 日总委员会例会上,彼·福克斯声明,他打算放弃美国通讯书记的职务,去担任《蜂房报》的有报酬的工作。会议主席荣克谴责了福克斯的这种打算,福克斯便在下次会议,即 11 月 12 日开会时寄来了一封信,说他已放弃书记职务,并对荣克进行了攻击,指责荣克竭力想把英国人排除出总委员会。全体与会者都支持荣克,并通过了一项把福克斯的申诉转交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第 404 页。
- 413 福克斯提出的决议案如下:“本会议表示希望:英格兰民族和爱尔兰民族之间将建立起持久和平和友谊,以代替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七百年战争;为此目的,会议号召爱尔兰民族的朋友们向英格兰人民提出这一问题,同时本会议也建议英格兰人民毫无偏见地听取有利于爱尔兰自治权的各种论据”(见《1866—1868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963 年莫斯科版第 123 页)。——第 404 页。
- 414 1849 年英国成立了一个皇家专门委员会来加速和简化按优惠价格出售积债地产的过程。实施这个办法的起因是,四十年代中期,爱尔兰到处都发生了歉收,结果使许多爱尔兰土地所有者都破产了,他们债台高筑,已不可能进行有利的经营了。1849 年的法律,最初是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而通过的,后来延长了有效期,并得到 1852、1853、1854 年和 1858 年这几年颁布的法律的补充,这个法律有助于使土地从贵族土地占有者那里转移到资产阶级高利贷分子、大土地经营主手中,促进了爱尔兰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405 页。
- 415 英国在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中遭到了失败,因而引起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英国议会迫于爱尔兰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于 1782 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英国议会替爱尔兰颁布法律的权利和把这项权利移交给爱尔兰议会的法令。1783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放弃权利法令》,再次确认了 1782 年法令。这意味着在立法方面确认了爱尔兰的自治。但是,在 1798 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英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对爱尔兰的这些让步,而把英爱合

并强加给了爱尔兰。从1801年1月1日起生效的合并，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取消了爱尔兰议会。合并巩固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实行合并的结果之一是，爱尔兰议会在十八世纪末为了保护刚刚萌芽的爱尔兰工业而建立的保护关税被废除了，这样一来，爱尔兰工业便完全衰落了。——第405页。

416 1867年11月下半月，库格曼竭力设法要打破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保持沉默的阴谋”，他把自己在《德意志人民报》上发表的关于这一卷的书评，以及恩格斯在《未来报》上发表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2—235页）的校样分送给了许多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如孚赫、舒尔采-德里奇、杜林、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劳等人。他在1867年11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情。——第408页。

417 1867年11月4日，与芬尼亚社社员有联系的阿·麦克唐纳谋杀一个警卫，这个警卫负责保护一个在曼彻斯特芬尼亚社社员案件（见注391）中对被告之一阿林提供伪证的证人的家庭；阿·麦克唐纳被逮捕，并被交付法庭审判，法庭判处她五年苦役。——第409页。

418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阐明的为《观察家报》写书评的大纲，恩格斯完全接受了，他在写自己的书评时还利用了马克思这封信中的原话。书评经过库格曼的介绍于1867年12月27日发表在《观察家报》第303号上，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54—256页）。

这里提到的那个地方，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位于卷末第六章第一节的一个特意加的补充注释中。在准备德文第二版（1872年）的时候，马克思把这个注释删掉了。——第411页。

419 指1867年11月29日出版的带有两张附刊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9号，这一号上刊登了关于1867年11月24日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的详细报道。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中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人之一、拉萨尔分子霍夫施泰滕，他在自己的发言中借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一些话，歪曲它们的意思，而且既没有指出书名，也没有指出作者的名字。——第412、413页。

- 420 指的是马克思的《剽窃者》一文，它是对霍夫施泰滕在1867年11月24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的回答，发表在1867年12月12日《未来报》第291号附刊上，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8—253页）。——第412页。
- 421 马克思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三章第四节。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这个地方相当于第三篇第八章。——第412页。
- 42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6页。——第414页。
- 423 指的是库格曼在1867年12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的一项建议：利用俾斯麦的一个拥护者、民族自由党人布赫尔在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刊物《北德总汇报》上发表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这个建议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了。——第414、579页。
- 424 指伦敦克勒肯威尔监狱的爆炸，这次爆炸事件是一群芬尼亚社社员为了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而在1867年12月13日制造的。营救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的计划并未成功。这次爆炸毁坏了几幢邻近的住宅楼房，有几个人死亡，有一百二十人受伤。芬尼亚社社员进行的爆炸被资产阶级报刊利用来散布诽谤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谰言和在英格兰居民中煽起反爱尔兰的沙文主义情绪。——第415、420页。
- 425 恩格斯的这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由于库格曼的帮助发表在1867年12月27日《维尔腾堡邦报》第306号上，没有署名。——第417、581页。
- 426 指马克思在1867年12月16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议上就爱尔兰问题所作的报告；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伦敦许多别的工人团体的代表以及国际总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保留下来的只有马克思写的详细的报告提纲和埃卡留斯作的报告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06—522、637—639页）。——第418页。
- 427 关税议会 是关税同盟的领导机构，该同盟是在1866年战争和普鲁士于1867年7月8日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条约以后成立的；根据条约规定，建立了这一机构。议会由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和德国南部各

- 邦——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专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它本来只应当研究商业和关税政策问题；俾斯麦却力图逐步地扩大它的权限，把它扩展到其他的政治问题上去，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南德意志代表的顽强抵抗。——第 419 页。
- 428** 指的是 1867 年 12 月 5 日《俄国残废者》报第 336 号“非官方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第 420 页。
- 429** 1867 年 12 月 6 日俾斯麦政府向普鲁士众议院提出了一项向汉诺威国王和拿骚公爵提供赔偿的条约草案，因为他们的领地在 1866 年普奥战争后归并给普鲁士了。为了保证获得议院的支持，政府通过了关于免去司法大臣利佩职务的决定，利佩是俾斯麦实行违反宪法的措施的驯服工具，是大多数议员所痛恨的人。代替利佩担任司法大臣的是前汉诺威司法大臣莱昂哈特，他是最先承认汉诺威同普鲁士合并的人之一，任命他的目的是为了把民族自由党人以及和普鲁士合并的地区的议员吸引到政府方面来。俾斯麦的打算实现了。普鲁士众议院赞同了赔偿条约。——第 420 页。
- 430** 指以那不勒斯前任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为首的反革命势力为反对 1861 年 3 月建立的意大利王国而进行的武装斗争。那不勒斯反革命分子的行动带有强盗袭击的性质。——第 427 页。
- 431** 卡洛斯派战争 是卡洛斯派在 1833 年至 1840 年发动的西班牙国内战争；卡洛斯派是反动的教权派专制主义集团，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天主教僧侣，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卡洛斯派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而且导致了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
- 关于那不勒斯事件，见注 430。——第 431 页。
- 432** 宗德堡（现名森讷堡）是 1864 年普奥对丹麦战争（见注 3）时控制通往阿尔森岛的渡口的杜佩尔筑垒阵地上的一个据点。普鲁士军队于 1864 年 4 月 18 日占领了杜佩尔阵地。——第 432 页。
- 433** 在 1864 年 10 月 21 日《观察家报》第 245 号一篇题为《谦虚是一种节日

- 服装》(«Bescheidenheit—ein Ehrenkleid»)的编辑部文章中谈到并且援引了布林德给美国人民的信。——第435页。
- 434** 见马克思1864年8月17日给菲利浦斯·莱昂的信。——第438页。
- 435** 关于意大利工人团体那不勒斯代表大会(见注16)的简讯发表在1864年11月4日《泰晤士报》第25021号上。——第438页。
- 436** 马克思引的是约·魏德迈在1864年10月写给恩格斯的信。——第439页。
- 437** 指迪斯累里于1864年11月25日发表的演说,关于演说的报道刊登在1864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第25040号上。
高教会派 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第439页。
- 438** 指索·哈茨费尔特打算再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打算没有实现;威·李卜克内西出版马克思这一著作新版本的愿望到1869年才实现。——第441、472、480页。
- 439**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刊登在1864年12月15日该报试办的第1号上。——第441页。
- 440** 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关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第442页。
- 441** 1865年1月7日到14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第443页。
- 442** 1864年12月29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邀请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比斯利、比耳斯和哈里逊参加1865年1月16日庆祝协会成立的晚会,当时并把决议载入了会议记录(见《1864—1866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年莫斯科版第23页);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没有发表,而克里默在给报纸送去1865年1月3日会议的报道时,却把这个决议包括了进去,并且还再一次地把它写到会议记录本里。不仅如此,他还擅自在决议中添上了格罗斯密斯的名字,格罗斯密斯是总委员会委员,按情况不需要专门邀请。报道发表在1月7日《蜂房报》第169号及《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97号。从1865年1月11

- 日荣克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在1月1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马克思的抗议。克里默承认自己粗心大意,因而从1月3日的会议记录中删去了格罗斯密斯的名字。——第444页。
- 443** 指1863年夏天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军事行动。——第444页。
- 444** 恩格斯的这一个以及其他几个预言基本上都得到了证实。例如,查理斯顿就是在1865年2月17日陷落的(关于薛尔曼的进军,参见注44)。——第445页。
- 445** 看来是指1864年11月至12月发表在《新苏黎世报》的一组文章,标题是《詹姆斯·法济及其生平事迹》(«James Fazy. Sein Leben und Treiben»)。——第447页。
- 446**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头三号是试办的。1865年1月4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才是第一个预订号。由于报纸被没收,马克思向施韦泽祝贺,强调指出必须公开和俾斯麦内阁决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7页)。——第447页。
- 447**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两个魔术师达文波特弟兄所表演的戏法。——第447页。
- 448** 指1864年12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发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伯·贝克尔给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呼吁书。呼吁书中暗示联合会不可能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可能损害联合会的组织,不会带来实际的好处。——第448页。
- 449** 这封信只剩下了马克思在1865年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断(见本卷第76—78页)。——第449页。
- 450** 信的这一部分保存在马克思1865年的笔记本中,马克思在1865年2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引用了这段话(见本卷第83页)。——第453页。
- 451** 普鲁士的领导地位(«preußische Spitze»)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说中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

- “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an die Spitze)”。在争取德国统一时期，这个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第 456 页。
- 452** 恩格斯指德国报刊对他匿名出版的两本抨击性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1859 年)和《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 年)保持沉默。——第 461 页。
- 453** 密松达 是丹麦的一个筑垒据点,1864 年 2 月 2 日在丹麦战争(见注 3)中被普鲁士军队占领。——第 462 页。
- 454** 指总委员会于 1865 年 3 月 7 日通过的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见注 53)的各项决议。——第 467 页。
- 455** 总委员会委托荣克就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经过起草一篇简短的述评,用以通报法国的国际会员。荣克在 1865 年 3 月 12 日的信里把这件事告诉了马克思,并要求在这方面给他帮助。3 月 18 日,马克思与荣克见面时,就把他对这份文件的书面意见交给了荣克。这份意见书以《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给海·荣克的便条》为标题载于《1864—1866 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 年莫斯科版第 195—199 页。——第 468 页。
- 456** 1865 年 3 月初,卡·济贝耳把德雷泽曼寄给他的一封信转寄给恩格斯,信中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弗·阿·朗格打算创办的报纸《斯芬克斯》(«Sphinx»)撰稿。——第 469 页。
- 457** 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人口律”的批判,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3 章注 79 和《剩余价值理论》第 9 章第 2 节、第 14 章第 2 节。——第 470 页。
- 458** 关于马尔萨斯在《论人口律》一书中的抄袭行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得比较详细(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3 章注 75)。——第 470 页。
- 459** «*Caveant consules ne 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 (“为了共和国不受损失,执政官应该警惕”)是古罗马元老院在国家遭到外部或内部危险的威胁时所使用的一句名言;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就被赋予独裁的权力。——第 471 页。

- 460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舒尔采-德里奇进行这种“贮钱箱”鼓动是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第 471 页。
- 461 黑格尔的著作《逻辑学》包括三部分：（1）客观逻辑，存在论；（2）客观逻辑，本质论；（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 471 页。
- 462 指威·罗·格罗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关系》（W. R. Grove. «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该书第一版 1846 年在伦敦出版。——第 472 页。
- 463 伯·贝克尔在 1865 年 3 月 22 日的演说中还激烈地攻击了索·哈茨费尔特。格·海尔维格和弗·威·吕斯托夫在他们发表在 1865 年 4 月 1 日《北极星》上的《注意》和《声明》这两篇东西中对此表示反对。——第 472 页。
- 464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附寄了一篇给苏黎世报纸《白鹰报》的短文，该报转载过英国报纸关于 1865 年 3 月 1 日纪念波兰起义大会的歪曲报道（见注 114）。马克思在写这篇短文时，曾利用 1865 年 3 月 4 日《蜂房报》第 177 号上关于大会情况的完整报道。短文在稍加改动后以《更正》为标题刊登在 1865 年 4 月 22 日《白鹰报》第 48 号上，署名是海·荣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06—107 页）。——第 473 页。
- 465 这封信的草稿保存在马克思 1865 年的笔记本中。信中附有总委员会 1865 年 4 月 11 日会议记录的摘录：“在今年 4 月 11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公民马克思被一致选举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以代替离职的公民勒·吕贝。”此外，在笔记本中马克思又注了一句：“此信已于 1865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发出。”——第 474 页。
- 466 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一项决议，规定吸收 1848 年革命的老战士、工人政论家比埃尔·万萨德参加巴黎支部理事会。马克思指望万萨德参加巴黎支部的领导工作，将会促使法国的国际会员接受四

- 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但是，万萨德借口生病和工作繁忙，没有接受这一委任。——第 477 页。
- 467** 指总委员会就 1865 年 4 月 14 日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被刺身死一事委托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08—110 页）的德文译本。——第 478 页。
- 468** 李卜克内西在 1865 年 5 月 2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误认为汉诺威的库格曼医生是皮佩尔的朋友，而且认为他是通过皮佩尔才接受“共产主义”的。——第 479 页。
- 469** 马克思在这里取笑李卜克内西在许多信中断言国际得到德国的广泛支持。——第 479 页。
- 470** 指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同斐·拉萨尔的母亲打官司，后者对拉萨尔的遗嘱提出了抗议。——第 480 页。
- 471** 马克思从到比利时去过的国际法国会员沙·利穆津 1865 年 7 月 6 日写给总委员会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的信中，了解了那里的情况，然后写了这封信。1865 年夏天，一群布鲁塞尔的工人对莱·封丹不尽职感到不满，决定组织一个国际的比利时支部。但是他们遭到了封丹的反抗，后者借口他是总委员会委派的布鲁塞尔通讯员，要求承认他是唯一的代表，是总委员会的联系人。7 月 17 日，在塞扎尔·德·巴普的积极参加下，在组织上正式建立了比利时支部。支部同马克思建立了直接联系。封丹在支部中并没有起积极作用。这封信的草稿保存在马克思 1865 年的笔记本中。——第 481 页。
- 472** 《北极星》在 1865 年 8 月 19 日，以《警告》为标题发表了莫·赫斯的一篇文章，警告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要对全德工人联合会实行改组。在 1865 年 8 月 30 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由赫斯写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改期举行》的巴黎通讯，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加以诽谤。——第 484 页。
- 473**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工作的详细报道，载于 1865 年 9 月 30

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4期，标题是《一次盛大的国际性的工人代表会议》(«Gre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Working Men»)。在这篇报道中，有些方面叙述得比保存下来的由克里默、勒·吕贝和豪威耳所做的记录(见《1864—1866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年莫斯科版第165—182页)还要详细。——第489页。

474 指李卜克内西为伦敦代表会议起草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第490页。

475 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11月中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说，有一个来自柏林的昆施特，准备通过书面形式请马克思帮助在一些学术性杂志上发表关于《资本论》的批评文章。——第491页。

476 指马克思于1865年2月23日写给库格曼的信(见本卷第454—459页)，库格曼在1865年12月20日才写回信(马克思在1866年1月15日写的对这封信的回信，见本卷第497—499页)。——第492页。

477 马克思的这封信曾经由德·巴普于1865年11月25日在国际的布鲁塞尔支部会议上宣读。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只记下了这封信中列举了代表大会几项议程的那一部分。记录与马克思在1865年11月20日给荣克的信(见本卷第488—489页)中所写的略有不同。——第492页。

478 指1865年11月在日内瓦发出的《国际工人协会瑞士中央委员会德国人分部给工人的通告信》(«Rundschreiben der deutschen Abtheilung des Zentral Komite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für die Schweiz an die Arbeiter». Genf, 1865)，该信号召加入国际，通报说协会的德文机关报(《先驱》杂志)和法文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报》)已经出版。

这份号召书的某些段的英译文发表在1865年12月1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5号上。

关于国际在瑞士的活动的报道发表在《先驱》杂志的创刊号上，标题是《我们协会的发展》(«Entwicklungsgang unserer Association»)。

——第 495 页。

- 479** 指 1865 年 12 月 13 日《泰晤士报》第 25367 号上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以及 1865 年 12 月 14 日第 25368 号上的社论。——第 496、498 页。
- 480** 约·菲·贝克尔所领导的在瑞士的各德国人支部中央委员会从 1865 年 11 月起成为许多德国人支部的组织中心，这些支部所包括的不仅有在瑞士的德国工人，而且有德国、奥地利以及有德国工人流亡者居住的国家里的德国工人。约·菲·贝克尔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是他所办的《先驱》月刊，在德国国内还缺少建立组织的条件的时候，大大地促进了国际的思想在德国工人中间的传播。——第 497 页。
- 481** 1865 年 10 月 27 日在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的太子港，法国的三个步兵团发生暴动。他们拒绝参加在墨西哥的军事行动。——第 497 页。
- 482** 1865 年法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把法英于 1843 年签订的关于互相引渡刑事犯的条约（见注 369）扩大适用于政治犯，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对方同意。——第 497 页。
- 483** 在马克思的这封信上有弗·列斯纳写的如下字样：“寄自卡尔·马克思。弗·列斯纳，1901 年 1 月于伦敦”。——第 502 页。
- 484** 从 1866 年 3 月 15 日到 4 月 10 日左右，马克思在马尔吉特治病和休养。——第 503、593 页。
- 485** 指 1866 年 2 月 6 日英国议会开幕那天开始的，围绕提交议会讨论的关于在发生兽疫时给予牲畜主人以金钱补偿的法律草案进行的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于 2 月 20 日以通过该项法律而结束。——第 505、509 页。
- 486** 意大利爱国者费利切·奥尔西尼由于组织行刺拿破仑第三未遂，于 1858 年 3 月被处死。奥尔西尼被捕后，烧炭党人的秘密革命团体（1831 年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时曾加入这个团体）的最高温特写信给路易·波拿巴，提醒他在加入该团体时曾发誓为把意大利从异族人手中解放出来而斗争。奥尔西尼死后，温特对拿破仑第三作出了正式的死刑判决。——第 506 页。

- 487 阿·罗雅尔的《拉宾的演说》(A. Rogeard. «Les Propos de Labienus») 是 1865 年出版的一本激烈的抨击性小册子,小册子形式上是批评尤利乌斯·凯撒统治时的罗马帝国,实际上是批评拿破仑第三的帝国。——第 506 页。
- 488 切扎雷·奥尔西尼在 1866 年 3 月 13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驳斥了鲁·沃尔弗关于在意大利似乎没有法国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声明,并且指出了马志尼对社会主义的敌视态度和他对科学的反动观点。——第 507 页。
- 489 南尼达·菲利浦斯作为国际的荷兰支部的成员,在她给马克思的信中总是详细地报道荷兰发生的事情,所以马克思戏称她为荷兰书记。——第 507 页。
- 490 马克思在这里根据格拉赫 (Grach) 这个姓和古罗马改革者格拉古 (Gracchus) 兄弟的姓的语音近似而玩的文字游戏。马克思夫人燕妮把一千三百塔勒存入特利尔银行家格拉赫的银行,而格拉赫向存户隐瞒了自己的银行破产。格拉赫的妻子答应在她得到遗产后归还这笔钱,燕妮·马克思根据她的请求没有对格拉赫提起诉讼(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 1855 年 3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但是从马克思后来的信件中看不出她是否偿还了他丈夫的债务。马克思在这里指的大概是同这个问题有关的某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第 508 页。
- 491 关于伦敦缝纫工人的罢工,见注 227。
1866 年 4 月 23 日,伦敦的制筛工人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当天,罢工委员会分别给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各大城市去信,要求这一生产部门的工人不要在罢工期间到伦敦来应募工作。在总委员会的帮助下,这样的信件也发到了法国和德国。在 1866 年 4 月 24 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伦敦铁丝工人联合会委员佩提斯表示感谢总委员会对罢工者的协助,并宣布铁丝工人打算加入国际协会。——第 519 页。
- 492 指马克思从 1851 年 8 月到 1862 年 3 月持续十年以上为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定期撰稿的事。——第

- 522 页。
- 493 燕妮·马克思从 1866 年 8 月底至 9 月中在海滨休养。——第 525 页。
- 494 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于 1866 年 8 月 20—25 日在巴尔的摩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六十人，代表加入工会的六万工人。大会讨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立法问题、工人的政治活动问题、合作社问题、吸收全体工人参加工会的问题、罢工问题、居住条件问题等。大会通过了建立全国劳工同盟的决定。——第 533 页。
- 495 后来查明马克思在 1866 年 8 月 23 日给库格曼的信（见本卷第 522—523 页）到 1866 年 11 月 27 日才收到。——第 535 页。
- 49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一章中概括了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177 页）一书的内容。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商品和货币》这一章成为第一卷的第一篇。——第 536 页。
- 497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库格曼 1866 年 12 月 23 日来信的答复；库格曼在信中曾向马克思建议找恩格斯和住在纽约的名医、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之一阿·雅科比帮忙借钱。——第 537 页。
- 498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在摩塞尔地区有一个不大的葡萄园。——第 538 页。
- 499 指 1860 年 1 月 23 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对英国出口货物所课的过高的保护关税，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税。商约授予法国向英国输入法国货物时大部分可以免税的权利。商约签订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流入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第 538 页。
- 500 指民主党在 1866 年 11—12 月的国会选举中的失败，美国总统安·约翰逊就属于该党。约翰逊执行和南部各州种植场主妥协的政策，反对给予黑人选举权。选举的结果共和党人在国会中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赢得了胜利。——第 538 页。
- 501 关于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见注 270）的报道，登载于英文版和法

- 文版的《国际信使》报上。英文版登载的日期是1867年2月20日,3月13、20日和27日,4月3、10日和17日。法文版登载的日期是1867年3月9、16、23日和30日,4月6、13、20日和27日。——第541页。
- 502** 1845年1月马克思第一次被驱逐出法国,这是基佐内阁根据普鲁士政府要求作出的。驱逐的借口是,马克思参加了猛烈抨击普鲁士反动制度的《前进报》(«Vorwärts!»)的撰稿工作。2月初,马克思被迫迁到比利时。
- 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到了巴黎,1849年7月19日,法国当局通知他,要把他从巴黎放逐到布列塔尼一个不利于健康的沼泽地区摩尔比安。这一决定促使他于1849年8月24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第545页。
- 503** 当时马克思关于把《资本论》译成法文的谈判失败了。关于《资本论》的法文译本,见注406。——第545页。
- 504** 克勒莫恩花园——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伦敦的一个花园;1877年封闭了。——第550页。
- 505** 黑和白——普鲁士国旗的颜色。——第552页。
- 506** 库格曼寄给马克思一张自己的女儿弗兰契斯卡的照片,以及一张黑格尔的照片。——第553页。
- 507** 库格曼在马克思于1867年4—5月间在他家里作客时说服了马克思写一篇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第554页。
- 508** 指接受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田格夫人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事。——第555页。
- 509** 弗莱里格拉特在自己的回信中对马克思的问题避而不答。——第555页。
- 510** 指的是:(1)《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关于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的文件和通讯,包括救灾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孟加拉副省长和印度总督的备忘录。根据1867年5月31日下院的指令刊印》(«East

India (Bengal and Orissa Famine).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Famine in Bengal and Orissa, including the Report of the Famine Commission and the Minutes of the Lieutenant Governor of Bengal and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1 May 1867»);

(2)《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的饥荒)。对尊敬的下院 1867 年 7 月 4 日的质询的答复。根据 1867 年 7 月 30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East India (Madras and Orissa Famine).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4 July 1867.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67»);

(3)《调整在作坊劳动的童工、青工和女工工时法, 1867 年 8 月 21 日》(«An Act for regulating the Hours of Labour for 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Women employed in Workshops, 21st August 1867»)。——第 556 页。

511 指曼彻斯特市内 1867 年 9 月 18 日那天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武装袭击囚车以营救两名被捕的芬尼亚社领导人(见注 391)的那个地方。——第 559 页。

512 1860 年 2 月, 马克思着手写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 他写信给当时他还不相识的西·路·波克罕, 请求他提供关于 1849—1850 年存在于日内瓦的所谓“硫磺帮”(见注 275)的全部情况。波克罕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 并于 2 月 12 日写信给马克思, 提供了有关“硫磺帮”的最详尽的材料,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引用这些材料来揭露卡·福格特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诬蔑。从这个时候起, 波克罕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561 页。

513 指卡·福格特评论 1867 年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文章, 该文章发表于 1867 年 9 月 13 日《新苏黎世报》第 254 号。福格特在文章中硬说波克罕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注 341)是马克思替他起草的。——第 561 页。

514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把墨西哥和多瑙河各公国的“抵债劳动”,

- 看做隐蔽形式的奴隶制（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注40）。——第562页。
- 515 指恩格斯写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两篇书评。其中之一由于库格曼的帮助发表在《未来报》上（见注403），而另一篇，恩格斯寄给了《莱茵报》，但该报未予发表（见注393）。——第564、566页。
- 516 指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的附录；在附录中摘引了他1867年10月在柏林工人联合会上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批评了他的演说中关于暂时中止社会鼓动的主张（见本卷第396、408页）。——第575、580页。
- 517 马克思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几个章节。在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这几个章节的是第八、十一、十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第577页。
- 518 中校佐伊伯特是作家和维尔腾堡陆军部的官员，库格曼找了他帮忙发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从库格曼1867年1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附在信中的佐伊伯特在1867年11月28日写的一封信来看，佐伊伯特提出帮忙在下面几家报纸上发表这些书评，如《观察家报》、《士瓦本信使报》、《维尔腾堡邦报》等。恩格斯分别为《观察家报》和《维尔腾堡邦报》写了书评（见注418和425）。——第580页。
- 519 指舒尔采—济本马克公司1867年底控告柏林毛纺织工厂的一个女工隐藏羊毛的案件。在审讯期间揭发了企业主们的不光彩的伎俩，他们发给工人的羊毛是湿的，在加工期间羊毛的重量减轻了，于是公司就向工人课大量罚金。这个案件轰动一时，在工人中引起了反响。——第582页。
- 520 指1865年3月27日和30日威·李卜克内西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会议上的发言（见注129和163）。——第586页。
- 521 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亲近的人用这种名称叫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他们也用这个绰号来称呼某些参加

当时德国工人运动、暴露出有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倾向的人,尤其是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第 586 页。

522 引自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7 页)。——第 587 页。

523 马克思的这篇同莱昂·菲利浦斯和南尼达·菲利浦斯的信一起发表在 1956 年《社会历史国际评论》上的《自白》和它的另外两个文本稍有出入。这两个文本,一个是在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纪念册中保存下来的手抄稿,本卷发表的照片就是这个手抄稿的真迹复制品;另一个是劳拉·马克思的手抄稿(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04—305 页)。——第 588 页。

524 下面是在马克思的长女燕妮的纪念册中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自白》的一种文本(见注 523)的译文:

您喜爱的优点:

一般人 纯朴。

男人 刚强。

女人 柔弱。

您的特点: 目标始终如一。

您对幸福的理解: (没有答案)。

您不幸的理解: (没有答案)。

您能原谅的缺点: 轻信。

您厌恶的缺点: 逢迎。

您讨厌的: 马丁·塔波尔、莖菜粉。

您喜欢做的事: 啃书本。

您喜爱的诗人: 但丁、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歌德。

您喜爱的散文家: 狄德罗、莱辛、黑格尔、巴尔扎克。

您喜爱的英雄: 斯巴达克、刻卜勒。

您喜爱的女英雄: 甘泪卿。

您喜爱的花:……………瑞香。
您喜爱的颜色:……………红色。
您喜爱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黑色。
您喜爱的名字:……………燕妮、劳拉。
您喜爱的菜:……………鱼。
您厌恶的历史人物:……………(没有答案)。
您喜爱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您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第 588—589 页。

- 525** 暗指 1865 年 9 月 28 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周年庆祝晚会。马克思同他的女儿们一起参加了晚会,在晚会参加者的演说中间穿插有音乐节目,唱歌和跳舞。——第 590 页。
- 526** 指改革同盟(见注 105)。——第 593 页。
- 527** 燕妮·马克思指的是 1856 年她的德国之行。她从 1856 年 5 月 22 日起到 9 月 10 日左右同自己的三个女儿一起住在特利尔。她到德国去的目的是探望她生病的母亲,她的母亲死于 1856 年 7 月 23 日。——第 598 页。
- 528** 1866 年和 1867 年以传单形式发表的两份《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是当时的席勒协会(见注 21)主席恩格斯直接参与起草的文件。这两份《通告》揭示了他的广泛的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第 599 页。

人名索引*

A

阿伯康公爵, 詹姆斯, 汉密尔顿 (Abercorn, James Hamilton, Duke of 1811—1885) ——爱尔兰总督 (1866—1868 和 1874—1876)。——第 381、383、385 页。

阿道夫 (Adolf 1817—1905) ——拿骚公爵 (1839—1866), 卢森堡大公 (1890—1905)。——第 420 页。

阿尔米纽斯 (Arminius 公元前 17—公元 21) ——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领袖, 曾领导日耳曼部落反对罗马人的斗争, 并于公元 9 年在条多堡森林中击败了罗马人。——第 302 页。

阿克兰 (Acland) ——英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385 页。

阿拉戈, 多米尼克·弗朗斯瓦 (Arago, Dominique-François 1786—1853) ——法国著名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 28 页。

阿林, 威廉·菲利浦 (Allen, William Phillip 1849 左右—1867) ——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 1867 年秋因参加劫救芬尼亚社领导人凯利和迪集, 被英国当

局处死。——第 392、393、401、409、420 页。

埃尔, 爱德华·约翰 (Eyre, Edward John 1815—1901) ——英国殖民官, 牙买加总督 (1864—1866), 曾镇压 1865 年的黑人起义。——第 167 页。

埃耳科伯爵, 弗兰西斯·威姆斯·查特里斯·道格拉斯 (Elcho, Francis Wemyss Charteris Douglas, Earl of 1818—1914) ——英国政治活动家, 保守党人, 议会议员, 六十年代反对选举法的改革。——第 246 页。

埃格利, 约翰·雅科布 (Egli, Johann Jakob 1825—1896) ——瑞士地理学家和教员, 1883 年起为苏黎世大学教授, 写有许多著作。——第 28、153 页。

埃卡尔特, 路德维希 (Eckardt, Ludwig 1827—1871) ——奥地利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奥地利和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迁居德国; 1865 年为德国人民党领导人之一和《德国周报》编辑, 积极反对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 1867 年回到奥地利。——第 161、163 页。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 ——国际工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曾支持马克思，1872年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第12、15、16、36、54、66、73、81、83、89、105、106、113、116、128、177、178、195、199、201、271、322、339、342—347、349、352—354、358—360、363、375、382、424、453、496、499、516、526页。
-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 公元前525—45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第588、709页。
- 艾伦（Allen）——英国医生，曾给马克思一家治过病。——第24、37、144、148、184、186、187、224、226、516、517页。
-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Eichhoff, Karl Wilhelm 1833—1895）——德国社会党人和政论家，五十年代末因在刊物上揭露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法庭审讯；1861—1866年流亡伦敦；1868年起为第一国际会员，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第116、138、142、227、282页。
- 艾因霍恩——见霍恩。
- 艾曾巴尔特，约翰·安得列阿斯（Eisenbart, Johann Andreas 1661—1727）——德国医生，眼科医师和外科医师，行医时运用真正的医学知识，同时兼用江湖医生的治疗方法；是德国民间创作《艾曾巴尔特医生》中的江湖医生的原型。——第377页。
- 安（Anne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第406页。
- 安凡丹，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Enfantin, Barthélemy-Prosper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最亲信的门徒之一；同巴札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第175页。
- 安罗伊，阿·范（Anrooy, A. van）——扎耳特博默耳市的医生。——第440页。
- 安罗伊，罕丽达（小耶特）·范（Anrooy, Henriette (Jettchen) van）——马克思的表妹，莱昂·菲力浦斯的女儿，阿·范·安罗伊的妻子。——第440页。
-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1846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1848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新科伦报》编辑，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9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后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432页。
- 昂德腊尔，加布里埃尔（Andral, Gabriel 1797—1876）——法国医生，病理学和治疗学教授，写有许多医学方面的著作。——第26页。
- 奥勃莱恩，迈克尔（O'Brien, Michael 死于1867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1867年秋因参加劫救芬尼亚社领导人凯利和迪集，被英国当局处死。——第392、401页。
-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Oborski, Ludwik 1787—1873）——波兰上校，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后为流亡者，“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家，1849

- 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师长，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中央伦敦支部主席。——第68页。
- 奥顿诺凡-罗萨 (O'Donovan Rossa) ——耶·奥顿诺凡-罗萨的妻子，1865—1866年组织募捐救济爱尔兰政治犯的家属，起草了告爱尔兰妇女书，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该呼吁书发表在1866年1月6日《工人辩护士报》上。——第182、323页。
- 奥顿诺凡-罗萨，耶利米 (O'Donovan Rossa, Jeremiah 1831—1915) ——爱尔兰芬尼亚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爱尔兰人民报》的发行人(1863—1865)，1865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870年获赦，不久就流亡美国，在那里领导芬尼亚社；八十年代脱离政治生活。——第323页。
- 奥尔科特，路易莎·梅伊 (Alcott, Louisa May 1832—1888) ——美国女作家，写有许多供青年阅读的小说。——第548页。
- 奥尔西尼，费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 ——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193、506页。
- 奥尔西尼，切扎雷 (Orsini, Cesare) ——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曾在美国宣传国际的思想；费利切·奥尔西尼的兄弟。——第193、196、201、206、506、507、511页。
- 奥弗贝克，约翰·阿道夫 (Overbeck, Johann Adolf 1826—1895) ——德国考古学家，写有许多著作。——第29页。
- 奥古斯都 (Augustus 公元前63—公元前14) ——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第273页。
- 奥维尔斯顿男爵，赛米尔·琼斯·劳埃德 (Overstone, Samuel Jones Loyd, Baron 1796—1883) ——英国银行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151页。
- 奥哲尔，乔治 (Odger, George 1820—1877)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伦敦理事会，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谴责，于是退出总委员会；后来继续大肆诽谤国际领导和公社参加者。——第12、112、118、122、136、196、198、256、348、359、477、525、526、536页。

B

-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 巴尔扎克，奥诺莱·德 (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 ——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280、709页。
-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17、18、107、113、344、359、596页。
- 巴斯德,路易(Pasteur, Louis 1822—1895)——杰出的法国学者,微生物学奠基人。——第227页。
- 巴特勒,本杰明·富兰克林(Butler, Benjamin Franklin 1818—1893)——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将军,共和党左翼领袖之一;美国内战时期攻占新奥尔良时为远征军的指挥官,新奥尔良的军事长官(1862)。——第162页。
-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Burns, Lydia (Lizzy) 1827—1878)——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恩格斯的夫人。——第27、39、46、74、81、112、123、125、141、143、145、150、156、157、164、167、182、192、197、200、212、227、235、247、255、274、276、291、295、304、307、313、316、318、322、326、332、370、375、398、412页。
- 白恩士(又译:彭斯,朋斯),罗伯特(Burns, Robert 1759—1796)——伟大的苏格兰民主主义诗人。——第74页。
-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进行活动(1855—1858)。——第93、139、485页。
- 包令,约翰(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派;五十年代是英国在远东实施殖民政策的高级官员。——第590页。
- 鲍利,莱茵霍尔特(Pauli, Reinhold 1823—1882)——德国历史学家,写有许多英国历史著作。——第29页。
-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第40、245、480页。
-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1867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支持巴黎公社;第二国际的活动家,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第408页。
- 贝多芬,路德维希·万(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590页。
- 贝尔,威廉(Baer, Wilhelm 死于1872年)——德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第28页。
- 贝尔格豪斯,亨利希(Berghaus, Heinrich 1797—1884)——德国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编制过许多地图集。——第29页。

贝克尔, 伯恩哈特 (Becker, Bern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拉萨尔分子,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4—1865), 后来加入爱森纳赫派;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第 11、31、36、37、55、63、73、89、106、115、117、123、126、133、137、139、143、163、423、441、442、448、457、472、479、485、486、492、586 页。

贝克尔, 海尔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 (“红色贝克尔”der «rote Becker»)——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科伦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 (1849年5月—1850年7月); 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1862—1866), 后为国会议员 (1867—1874); 1875年起为科伦市长。——第 38、39、43、55、61、75 页。

* 贝克尔, 约翰·菲力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 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 第一国际著名活动家之一, 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组织者,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 《先驱》杂志 (1866—1871) 的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1、128、166、349、352、359、375、484、486、491、494—498、500、525、526、542、543、566、567、

587、589—591、596 页。

贝律兹, 让·比埃尔 (Béluzé, Jean-Pierre 1821—1908)——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红木工, 卡贝的学生和信徒, “劳动信贷”银行经理 (1862—1868), 合作运动机关报《联合》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国际会员, 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第 94 页。

贝奈德克, 路德维希 (Benedek, Ludwig 1804—1881)——奥地利将军, 1866年奥普战争时期任奥军总司令。——第 202、222、231、518 页。

贝塔, 亨利希 (Beta, Heinrich) (贝特齐希 Bettziech 的笔名)——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伦敦, 金克尔的拥护者。——第 268、369、371 页。

贝特齐希——见贝塔。

本德尔 (Bender)——伦敦书商, 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机关报《伦敦报》(1864—1867) 的出版者。——第 36、44、63、89、103、105、369、446、495 页。

比耳斯, 艾德蒙 (Beales, Edmond 1803—1881)——英国法学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主席, 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 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北部; 1865—1869年为改革同盟主席。——第 85—86、122、246、443、451、452 页。

比勒, 卡尔·施廷·安德森 (Bille, Carl Steen Andersen 1828—1898)——丹麦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民族自由党, 《日报》的编辑和所有者, 下院议员。——第 6 页。

比斯康普, 埃拉尔特 (Biskamp, Elard)——德国民主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 德国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

失败后流亡国外，曾参加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编辑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第107页。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大会的参加者，曾积极参加1867年选举改革运动；1870—1871年在英国报刊上为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同马克思保持友好关系。——第41、128、150、226、235、331、346、357、375、443页。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 (1846—1878)。——第271、380、382页。

俾斯麦，奥托 (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驻巴黎大使 (1862)；普鲁士首相 (1862—1872 和 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 (1867—1871) 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7、40、49、50、55—59、63、65、72、76—78、88、98、126、133、143、147、163、167、171、174、179、183、200、201、203、205—207、209、212—214、218、220、222、224、228、232、237、238、241—243、247、248、252、253、271—273、278、281、284—286、294、297、298、301、303、304、340、344、350、360、376、380、383、387、399、411、414、420、429、430、450、455—458、460、465、466、490、518、535、552、587

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派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 (1842—1843)，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判处六年徒刑；六十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第87、166、355、390、409、414、416、498页。

*毕希纳，路德维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自由党人；日内瓦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 (1867) 的参加者。——第357、545、546、571页。

卜尼格先，鲁道夫 (Bennigsen, Rudolf 1824—1902)——德国政治活动家，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统一德国；1859—1867年为民族联盟主席，1867年起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71—1883 和 1887—1898)。——第218、273、294页。

波克罕，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851年起是伦敦商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88、108、227、283、317、322、324、327、340、342、343、357—363、365—368、370—373、377、395—398、402、407、415、560—563、565、566、578、597页。

波洛克，乔治 (Pollock, George D.)——

- 英国军医, 1867年向议会提呈关于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323页。
- 波拿巴, 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 欧仁·路易·让·约瑟夫 (Bonaparte, Eugène-Louis-Jean-Joseph 1856—1879) ——拿破仑第三的儿子, 出生时得到“帝国亲王”的封号。——第341页。
- 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 (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1822—1891) ——日罗姆·波拿巴之子, 拿破仑第三的堂弟, 在其长兄死后 (1847) 改名日罗姆,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第56、84页。
- 波特尔, 乔治 (Potter, George 1832—1893)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工,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建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蜂房报》的创办人和出版人, 在该报一贯实行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第17、35、118、121、132、136、199、205、348页。
- 伯恩德斯 (Berndes)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侨居伦敦。——第114页。
- 伯恩施托尔夫, 阿尔勃莱希特 (Bernstorff, Albrecht 1809—1873) ——伯爵, 普鲁士外交家, 驻伦敦公使 (1854—1861), 外交大臣 (1861—1862), 驻伦敦大使 (1862—1873)。——第286页。
- 伯麦, 雅科布 (Böhme, Jakob 1575—1624) ——德国手工业者, 神秘主义哲学家。——第394、578页。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1848年8月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42、213、344、354页。
- 博勃钦斯基, 康斯坦丁 (Bobczyński, Konstanty) ——1863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后侨居伦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5—1868), 波兰通讯书记 (1866年5月起), 伦敦代表会议 (1865) 的参加者。——第174、196页。
- 博尔夏特, 路易 (Borchardt, Louis) ——德国医生,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之一。——第6、20、91、99、446页。
- 博勒特, 亨利希 (Bolleter, Heinrich)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 索荷区拿骚街2号一家小饭馆老板, 工人经常在他的饭馆里开会;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年11月—1865年), 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102、221页。
- 博雷加德, 比埃尔·古斯塔夫·土坦 (Beauregard, Pierre-Gustave Toutant 1818—1893) ——美国将军, 对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的参加者, 美国内战时期 (1861—1865) 为南军指挥官。——第20、464页。
- 博林, 弗里德里希 (Boelling, Friedrich 1816—1884) ——德国商人, 恩格斯的妹妹海德维希的丈夫。——第428、514页。
- 博伊斯特, 弗里德里希 (Beust, Friedrich 1809—1886) ——伯爵, 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反动国家活动家, 反对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并支持德国各小邦的独立; 1849—1866年历任萨克森政府大臣; 奥匈帝国外交大臣 (1866—1871)

- 和首相(1867—1871), 奥匈帝国驻伦敦大使(1871—1878)和巴黎大使(1878—1882)。——第 166、282、360 页。
- 博伊斯特, 弗里德里希(Beust, Friedrich 1817—1899)——普鲁士军官, 因政治信仰退伍,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革命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任教育学教授; 日内瓦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第 358 页。
- 布奥尔-绍恩施坦, 卡尔·斐迪南(Buo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1797—1865)——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 后为驻伦敦公使(1851—1852), 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第 40 页。
- 布尔克哈德, 阿·(Burkhard, A.)——在曼彻斯特的德国流亡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秘书。——第 602 页。
- 布赫尔, 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员, 政论家;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俾斯麦的拥护者。——第 31、40、283、285、414、480、491、579、587 页。
- 布拉斯, 奥古斯特(Braß, August 1818—1876)——德国新闻工作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六十年代起是俾斯麦的拥护者, 《北德总汇报》发行人。——第 303、323 页。
- 布莱德洛, 查理(Bradlaugh, Charles 1833—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国民改革者》周刊的编辑, 巴黎公社以后猛烈攻击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第 193、379、385 页。
- 布莱克本, 弗兰西斯(Blackburne, Francis 1782—1867)——爱尔兰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担任英国爱尔兰司法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第 383、387 页。
- 布莱特, 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 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 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 12、17、51、54、102、171、199、304、434、438 页。
- 布赖特施韦特, 奥托·路德维希(Breitschwert, Otto Ludwig 1836—1890) (笔名路·奥托 L. Otto)——德国新闻工作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第 36 页。
- 布兰克, 艾米尔(Blank, Emil)——恩格斯的外甥, 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儿子。——第 269 页。
- 布兰克, 卡尔·艾米尔(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 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 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 58、60 页。
- 布兰克, 玛丽亚(Blank, Marie)——恩格斯的外甥女, 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女儿。——第 524 页。
- 布朗, 约翰(Brown, John 1800—1859)——美国农民, 废奴运动革命派著名活动家之一; 堪萨斯反奴隶主武装斗争(1854—1856)的积极参加者; 1859 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 被送交法院, 后被处死。——第 393 页。
- 布朗纳, 爱德华(Bronner, Eduard)——

德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制宪议会议员，后侨居英国。——第32、38、435页。

布里奇斯，约翰·亨利 (Bridges, John Henry 1832—1906) ——英国实证论哲学家，孔德主义者；职业是医生，《共和国》周报的撰稿人。——第226页。

布林德，弗雷德里卡 (Blind, Friederike) ——卡尔·布林德的妻子。——第216页。

布林德，卡尔 (Blind, Karl 1826—1907)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是极端沙文主义者。——第27、32—34、36—38、52、59、73、79、82、86、90、95—97、100、101、103、106、114、146、191、215—217、221、229、369、429、433、435—437、440、455、552、587页。

布龙，卡尔 (Bruhn, Karl 生于1803年) ——德国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被开除出同盟；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拥护者；六十年代为在汉堡出版的拉萨尔派机关报《北极星》的编辑。——第26、92—94、103、106、440、441、479页。

布吕姆，巴贝塔 (小贝尔) (Blum, Babette (Belchen) 约1791—1865) ——马克思的姑母。——第157页。

布斯特拉巴 ——见拿破仑第三。

C

查理五世 (Karl V 1500—1558)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19—1556) 和西班牙国王 (1516—1556)，称查理一

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查理五世就是他。——第45页。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 ——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98、250、260、261、410、469、534、590页。

戴维斯，杰弗逊 (Davis, Jefferson 1808—1889) ——美国政治活动家，大种植场主奴隶主，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策划者之一；美国对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的积极参加者；曾任美国陆军部长 (1853—1857)，南部同盟总统 (1861—1865)。——第464页。

戴维逊，阿· (Davisson, A.)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秘书。——第606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709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 (1852、1858—1859、1866—1868)。——第304、323、392、547页。

*德·巴普，塞扎尔 (De Paepe, César 1842—1890) ——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后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洛桑代表大会

-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爾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创建人之一(1885)。——第486、492页。
- 德尔,威廉(Dell,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活动家,裱糊工,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和财务委员(1865、1866—1867),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第86、256、452页。
-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第108、111、118、122、138、160、224、227、325、326、358、363、364、367页。
- 德雷泽曼(Dresemann)——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杜塞尔多夫日报》编辑。——第104页。
- 德穆特,海伦(Demuth, Helene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254、447、550页。
- 德尼,夏托吉隆·德(Denis, Château-giron de)——法国政论家。——第175页。
- 德努阿尔,茹尔(Denoual, Jules)——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第107页。
-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杰出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360页。
- 迪集(Deasy)——爱尔兰芬尼亚社领导人之一。——第392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第225、246、378、439、570页。
-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 Joseph 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第391、394、578页。
- 狄德罗,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 表,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领袖。——第588、709页。
- 狄克逊(Dickson)——英国军官,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领导人之一。——第385页。
-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 三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史家,古代哲学家丛书的编纂者。——第303页。
- 丁铎尔,约翰(Tyndall, John 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第46、73、92、171、590页。
- 窦尼盖斯,弗兰茨·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Dönniges, Franz Alexander Friedrich Wilhelm 1814—1872)——德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兰克的学生,写有许多关于德国中世纪史方面的著作;1862—1864年任巴伐利亚驻瑞

- 士公使。——第10页。
- 窈尼盖斯, 海伦娜 (Dönniges, Helene 1845—1911) ——弗里德里希·威廉·窈尼盖斯的女儿, 罗马尼亚贵族腊科维茨的妻子。——第10、19、126、170页。
- 杜邦, 欧仁 (Dupont, Eugène 1831左右—1881) ——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法国工人, 乐器匠,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 1862年起住在伦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年11月—1872年), 法国通讯书记 (1865—1871), 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 洛桑代表大会 (1867) 的主席,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 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 1870年迁居曼彻斯特, 并组织了国际支部, 1872年参加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1874年迁居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107、196、256、339、353、474、477、478、487、539页。
- 杜邦鲁, 费里克斯 (Dupanloup, Félix 1802—1878) ——法国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天主教党领袖之一, 奥尔良主教 (1849年起), 1871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第359、380页。
- 杜勒, 爱德华 (Duller, Eduard 1809—1853) ——德国作家, 反动的浪漫主义者, 著有一些拙劣的历史短篇小说。——第28页。
- 杜普累, 弗朗斯瓦 (Dupleix, François) ——在瑞士的法国流亡者, 装订工, 在日内瓦的国际法国人支部组织者之一和主席,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和洛桑代表大会 (1867) 代表。——第484、496、497、526页。
- 杜欣斯基, 弗兰蒂舍克 (Duchński, Franciszek 1817—1893) ——波兰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 1830—1831年起义后侨居巴黎, 写有许多关于波兰和东斯拉夫人的历史和民族志学方面的著作。——第129、130、251页。
- 敦克尔 (Duncker) ——德国警官。——第245页。
- 敦克尔, 弗兰茨 (Duncker, Franz 1822—1888) ——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商。——第308、311、536、554页。
- 敦克尔, 麦克斯·沃尔弗干格 (Duncker, Max Wolfgang 1811—1886) ——德国历史学家, 曾先后在哈雷和杜宾根任教授; 1859年起为普鲁士政府官员, 后为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 (1867—1874)。——第28页。

E

- 恩格尔, 恩斯特 (Engel, Ernst 1821—1896) ——著名德国统计学家, 1860—1882年任柏林普鲁士王国统计局局长。——第121、294页。
- 恩格斯, 爱丽莎·弗兰契斯卡 (Engels, Elisabeth Franziska 1797—1873) ——恩格斯的母亲。——第154、512、515、574页。
- *恩格斯, 艾米尔 (Engels, Emil 1828—1884) ——恩格斯的弟弟, 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524页。
- *恩格斯, 海尔曼 (Engels, Hermann 1822—1905) ——恩格斯的弟弟, 巴门的工厂主。——第426、511—515、572—574页。
- *恩格斯, 鲁道夫 (Engels, Rudolf 1831—

1903)——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第444页。

F

法夫尔,茹尔(Favre,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1848年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和外交部副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六十年代为立法团议员;1870—1871年任外交部长,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和反对国际的鼓吹者之一。——第234、354页。

法济,让·雅克(詹姆斯)(Fazy, Jean Jacques (James) 1794—1878)——瑞士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激进派,曾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1846—1853和1855—1861),瑞士银行创办人,实行亲波拿巴的政策。——第122、150、191、447页。

方塔纳,朱泽培(Fontana, Giuseppe P.)——意大利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5年),意大利通讯书记(1865)。——第12、16、86、90、107、474页。

菲吉埃,吉约姆·路易(Figuier, Guillaume-Louis 1819—1894)——法国自然科学家和作家。——第28页。

菲利浦二世(Philipp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第10、40、456页。

*菲利浦斯,安东尼达(南尼达)(Philips, Antoinette (Nannette) 1837左右—1885)——马克思的表妹,莱昂·菲利浦斯的女儿,第一国际荷兰支部成员。——第504—507、588页。

菲利浦斯,弗里德里希(Philips, Friedrich)——马克思的表弟,扎耳特博默耳的银行家。——第440页。

*菲利浦斯,莱昂(Philips, Lion 死于1866年)——荷兰商人,马克思的表舅。——第195、274、437—440、506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293页。

费耳纳尔,卡尔·康斯坦茨·维克多(Fellner, Karl Konstanz Viktor 1807—1866)——德国政治活动家,商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最后一任市长(1866)。——第244页。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激进派政论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党人,反对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第575页。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第373页。

*封丹,莱昂(Fontaine, Léon)——比利时新闻工作者,民主运动的参加者,1862—1865年是赫尔岑的《钟声》法文版发行人;1865年为国际总委员会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第474—477、481、482页。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1850—1861年侨居英国,1861年回到德国,普鲁士众议院议员,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

- 族自由党人。——第 392、458、564、569、577 页。
- 符特克, 约翰·卡尔·亨利希 (Wuttke, Johann Karl Heinrich 1818—1876) ——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49), 大德意志党的创始人之一, 莱比锡大学教授; 六十年代接近拉萨尔派。——第 281 页。
- 福格特, 奥古斯特 (Vogt, August 约 1830—1883) ——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鞋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参加者,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反对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第一国际会员; 1867 年流亡美国, 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在美的第一国际支部组织者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144、491、496、501、516、591、592 页。
- 福格特, 古斯塔夫 (Vogt, Gustav 1829—1901) ——瑞士经济学家, 原系德国人, 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 和平和自由同盟组织者之一, 《欧洲联邦》的编辑 (1867—1870), 卡·福格特的弟弟。——第 580 页。
-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的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 年逃离德国,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 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 中揭露了他。——第 26、33、36、44、150、297、298、357、358、360、367、379、410、435、447、561、562、580 页。
- 福克斯, 彼得 (Fox, Peter 死于 1869 年) (真名彼得·福克斯·安得列 Peter Fox André) ——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实证论者;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9), 1865 年起为总委员会报刊的正式通讯员, 1866 年 9 月—11 月为总委员会总书记, 美国通讯书记 (1866—1867); 《共和国》周报的编辑之一 (1866),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22、23、35、41、42、112、135、161、175、177、182、183、198、211、214、220、234、235、256、359、363、385、404、467、477 页。
- 福勒, 托马斯 (Fowler, Thomas 1736—1801) ——英国药剂师和医生。——第 179 页。
- 弗耳特尔 (Völter) ——德国地理学家。——第 28 页。
- *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 ——德国诗人, 初期为浪漫主义者, 后来成为革命诗人,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五十至六十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 五十年代后半期脱离革命斗争。——第 52、79、114、130、150、167、191、215—217、234、295、306、313、324、348、365、369、374、390—392、447、491、502、555 页。
- 弗莱里格拉特, 凯蒂 (小凯蒂) (Freiligrath, Käthe (Käthchen) 1845—1904)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女儿。——第 130、234、349、355 页。
- 弗莱里格拉特, 伊达 (Freiligrath, Ida 1817—1899)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第 130、306、313、391

页。

弗莱塔格, 古斯达夫 (Freytag, Gustav 1816—1895) ——德国资产阶级作家。——第 29 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Franz-Joseph I 1830—1916) ——奥地利皇帝 (1848—1916)。——第 40、202 页。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 ——伯爵, 普鲁士元帅, 普鲁士反动军阀的著名代表人物; 1848 年 11 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主要参加者之一; 丹麦战争时期 (1864) 任普奥联军总司令。——第 462 页。

弗兰肯海姆, 摩里茨·路德维希 (Frankenheim, Moritz Ludwig 1801—1869) ——德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布勒斯劳大学教授。——第 29 页。

弗里布尔 (Fribourg)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雕刻工, 后为商人;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 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代表; 1871 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第 68、85、102、172、256、477、518 页。

弗里茨舍, 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 ——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活动家之一, 职业是烟草工人;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拉萨尔分子, 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第 126 页。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 (Friedrich-Karl,

Prinz 1828—1885) ——普鲁士将军, 后为元帅, 在 1864 年丹麦战争中为普军总司令, 后为联军总司令; 1866 年普奥战争中任普鲁士第一军团司令。——第 8、202、222、299、431、462、518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edrich-Wilhelm 1831—1888) ——普鲁士王储, 1888 年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称弗里德里希三世; 1866 年普奥战争时任普鲁士第二军团司令。——第 222、273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 ——普鲁士国王 (1840—1861)。——第 237、304 页。

弗里芒特, 约翰·查理 (Frémont, John Charles 1813—1890) ——美国旅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左翼; 1856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美国内战时为密苏里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北军指挥官。——第 37 页。

弗伦策耳 (Frenzel)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进步党人。——第 267 页。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30、533 页。

G

盖布, 奥古斯特 (Geib, August 1842—1879)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汉堡的书商;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1869 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 党的财务委员 (1872—1878),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74—1877)。——第 412 页。

歌德, 约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25、

- 286、289、375、418、588、709 页。
-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 ——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1854—1856)，外交大臣 (1856—1882)。——第 420 页。
- 哥尔茨，罗伯特·亨利希·路德维希 (Goltz, Robert Heinrich Ludwig 1817—1869) ——伯爵，普鲁士外交家，曾任驻巴黎大使 (1862 年 12 月—1869 年)。——第 238 页。
- 戈克，阿曼特 (Goegg, Amand 1820—1897)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357、358 页。
- 格夫肯，弗里德里希·亨利希 (Geffcken, Friedrich Heinrich 1830—1896) ——德国外交家和法学家，1866—1869 年为汉撒同盟驻伦敦公使。——第 286 页。
- 格拉古 (凯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C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 153—121) ——古罗马的护民官 (公元前 123—122)，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弟弟。——第 508 页。
- 格拉古，科尼莉娅 (Gracchus, Cornelia) ——凯尤斯·格拉古和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母亲。——第 508 页。
- 格拉古 (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 163—133) ——古罗马的护民官 (公元前 133 年)，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第 508 页。
- 格拉赫 (Grach) ——特利尔的银行家格拉赫的妻子。——第 508 页。
- 格莱夫 (Greif) ——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普鲁士谍报机关的领导人之一。——第 229 页。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 212、304 页。
- 格兰特，乌利斯·辛普森 (Grant, Ulysses Simpson 1822—1885) ——美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属于共和党；1861—1865 年美国内战的参加者，1864 年 3 月起为北军总司令，曾任陆军部长 (1867—1868)，美国总统 (1869—1877)。——第 20、64、116、117、431、432、462—464 页。
- 格雷，乔治 (Grey, George 1799—1882)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 (1846—1852、1855—1858 和 1861—1866) 和殖民大臣 (1854—1855)。——第 119 页。
- 格累-比祖安，亚历山大·奥利维耶 (Glais-Bizoin, Alexandre-Olivier 1800—1877) ——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制宪会议员 (1848—1849)；六十年代是立法团议员，国防政府成员 (1870—1871)。——第 234 页。
- 格里斯海姆，卡尔·古斯塔夫 (Griesheim, Karl Gustav 1798—1854)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写有许多军事著

作。——第 249 页。

格林, 雅科布 (Grimm, Jacob 1785—1863)——杰出的德语文学家, 德国民间创作搜集家, 柏林大学教授。——第 48、132、135、159、303 页。

格鲁贝, 奥古斯特·威廉 (Grube, August Wilhelm 1816—1884)——德国教育家, 编纂过许多教科书。——第 29 页。

格罗夫, 威廉·罗伯特 (Grove, William Robert 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第 471 页。

格罗斯密斯, 约翰 (Grossmith, John)——英国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和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1 月—1865 年)。——第 443、444 页。

格罗特, 阿尔弗勒德 (Groote, Alfred 1815 左右—1878)——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 进步党人,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1862—1866) 和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 (1867)。——第 140 页。

格吕贝耳 (Grübel)——德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94 页。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50—1861 年侨居布鲁塞尔, 1861 年回到德国, 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 (1862—1865); 1870 年到维也纳。——第 24、31、358、399、419、420 页。

格奈斯特, 亨利希·鲁道夫·海尔曼·弗里德里希 (Gneist, Heinrich Rudolf Hermann Friedrich 1816—1895)

——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柏林大学教授,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1858 年起) 和国会议员 (1868 年起); 六十年代初是自由党反对派的代表, 1866 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118 页。

格桑-哈第, 格桑 (Gathorne-Hardy, Gathorne 1814—1906)——英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 (1867—1868)。——第 392、403 页。

根茨, 弗里德里希 (Gentz, Friedrich 1764—1832)——反动的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梅特涅的顾问和亲信; 维也纳会议 (1814—1815) 和神圣同盟各次会议的秘书。——第 398 页。

龚佩尔特, 爱德华 (Gumpert, Eduard 死于 1893 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第 9、27、31、42、52、59、82、92、121、141、157、178—180、183、184、186、187、189、190、192、208、224、226、227、233、239、250、263、265、276、307、309、342、368、417、446、594 页。

古尔, 恩斯特·卡尔 (Guhl, Ernst Karl 1819—1862)——德国艺术家, 在柏林任教授。——第 29 页。

古诺, 沙尔·弗朗斯瓦 (Gounod, Charles-François 1818—1893)——杰出的法国作曲家。——第 590 页。

圭茨, 斐迪南 (Götz, Ferdinand 1826—1915)——德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 1849 年德勒斯顿五月起义的参加者;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 576 页。

H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自 1273

- 年起至 1806 年(断续地)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奥地利皇朝(1804 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1867—1918)。——第 205、245、518 页。
-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索菲娅 (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 10、11、18、19、23、26、31—34、39、40、50、55、59、61、63、98、107、139、144、146、268、282、425、433—436、440—442、454、457、465、472、480、484、486、491、558、559 页。
- 哈第——见格桑-哈第。
- 哈第, 威廉·约瑟夫 (Hardee, William Joseph 1815—1873)——美国将军, 站在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 464 页。
- 哈耳, 卡尔·克里斯提安 (Hall, Carl Christian 1812—1888)——丹麦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民族自由党领袖, 议会议员, 1857—1863 年任首相, 实行反动政策。——第 147 页。
- 哈尔科特, 弗里德里希·威廉 (Harkort, Friedrich Wilhelm 1793—1880)——德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进步党人,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后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 133 页。
- 哈里逊, 弗雷德里克 (Harrison, Frederic 1831—1923)——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实证论者, 曾积极参加六十年代民主运动, 国际会员。——第 128、150、226、235、322、331、443 页。
- 哈林, 哈罗 (Harring, Harro 1798—1870)——德国作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第 146 页。
- 哈廷, 彼得 (Harting, Pieter 1812—1885)——荷兰自然科学家。——第 29 页。
- 海尔维格, 恩玛 (Herwegh, Emma 1817—1904)——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妻子。——第 10、18、24 页。
- 海尔维格, 格奥尔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 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 六十年代是拉萨尔的拥护者。——第 10、18、30、31、96、97、107、110 页。
-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 38、273、314、505、509 页。
- 海特男爵, 奥古斯特 (Heydt,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和银行家; 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 年 12 月—1862 年), 财政大臣(1862 年、1866 年 6 月—1869 年 12 月)。——第 228 页。
-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0 年秋定居美国。——第 26、494 页。
- 海茵茨曼, 阿列克西斯 (Heintzmann, Alexis 约生于 1812 年)——普鲁士法学家, 自由主义者, 1849 年 5 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的安全委员会委员, 后流亡伦敦。——第 114、369 页。
- 汉森 (Hansen, N. P.)——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年 12 月—1867 年),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参加者, 丹麦通讯书记(1866), 丹麦和荷兰通讯书记

- (1867), 丹麦人。——第 217 页。
- 汉特, 亨利·朱利安 (Hunter, Henry Julian) ——英国医生, 写有许多关于工人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第 246 页。
- 豪费, 阿尔伯特·弗·(Haufe, Albert F.) ——住在伦敦的德国裁缝,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第 217 页。
- 豪威耳, 乔治 (Howell, George 1833—1910)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 前宪章主义者, 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61—1862), 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9年), 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改革同盟和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1871—1875)。——第122、177、195、196页。
- 贺雷西 (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273页。
-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 政论家和作家; 1847年侨居国外, 在国外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 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第172、596页。
- 赫夫林, 欧根 (Höfling, Eugen) ——德国不出名诗人, 大学生之歌《昔日的大学生荣誉》的作者。——第88页。
- 赫拉克利特 (Heraklit 约公元前540—480) ——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 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101页。
- 赫斯, 莫泽斯 (Heß, Moses 1812—1875)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第30、31、36、37、44、45、47、50、56、59、61、62、65、67、68、71—73、76—78、90、120、121、123、397、400、401、403、406、423、448、449、484、574、587页。
- 赫斯, 西比拉 (Heß, Sibylle 1820—1903) (父姓佩什 Pesch) ——莫泽斯·赫斯的妻子。——第113、120页。
-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 (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 ——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生物学家; 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及其学说的积极普及者, 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227、590页。
- 黑贝尔, 约翰·彼得 (Hebel, Johann Peter 1760—1826) ——德国诗人, 所谓人民文学的首创人之一, 把农民生活习惯中的宗法关系理想化。——第153页。
- 黑耳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亚历山大 (Held, Friedrich Wilhelm Alexander 1813—1872) ——德国政论家, 激进派,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63年起为《公民报》编辑。——第170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149、185、205、236、308、309、312、314、315、373、385、471、472、

548、550、553、709 页。

亨德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1759)

——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590页。

亨尼西, 约翰·波普 (Hennessy, John Pope 1834—1891)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国会议员, 保守党人, 六十年代初曾在议会提出在爱尔兰实行一系列细小改良的提案。——第405页。

侯里欧克, 乔治·杰科布 (Holyoake, George Jacob 1817—1906) ——英国政论家, 改良主义者,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倾向于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 后为合作运动的活动家。——第22、246页。

胡贝尔, 维克多 (Huber, Victor 1800—1869) ——德国政论家和文学史家, 保守党人。——第27页。

胡德, 约翰·贝尔 (Hood, John Bell 1831—1879) ——美国将军, 曾站在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1861—1865)。——第20、432、444页。

华尔顿, 阿尔弗勒德·阿·(Walton, Alfred A. 生于1816年) ——英国民主运动活动家, 建筑师, 改革同盟盟员, 全国改革同盟主席,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7—1870), 洛桑代表大会 (1867) 代表。——第339页。

华盛顿, 乔治 (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 ——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 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时期 (1775—1783) 任总司令; 美国第一任总统 (1789—1797)。——第557页。

霍恩, 爱德华 (伊格纳茨) (Horn, Eduard (Ignác) 1825—1875) (真名艾因霍恩 Einhorn) ——匈牙利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匈牙利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德国、比利时, 1855年起流亡巴黎; 六十年代为好几家法国杂志撰稿; 1869年回到匈牙利。——第45、56、61、68页。

霍尔托普, 艾米尔 (Holtorp, Emile) ——在伦敦的波兰侨民,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年10月—1866年), 波兰通讯书记 (1864—1865),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的参加者, 1866年参加马志尼创建的国际共和主义者委员会。——第174、221页。

霍夫曼, 奥古斯特·威廉 (Hofmann, August Wilhelm 1818—1892) ——著名的德国有机化学家, 1845年从煤焦油中制出苯胺。——第309、312页。

霍夫曼, 恩斯特·泰奥多尔·亚马多 (Hoffmann, Ernst Theodor Amadeus 1776—1822) ——德国作家, 反动的浪漫主义者, 在他的作品中, 现实的因素和幻想、神秘主义以及对认识的不合理性的宣传纠缠在一起。——第183、185、186页。

霍夫施泰滕, 约翰·巴普提斯特 (Hofstetten, Johann Baptist 死于1887年) ——巴伐利亚军官, 拉萨尔分子;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人和编辑之一 (1864—1867)。——第412页。

霍亨索伦王朝 (Hohenzollern) ——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 (1415—1701)、普鲁士王朝 (1701—1918) 和德意志皇朝 (1871—1918)。——第205、207、248、458、518页。

霍洛威, 托马斯 (Holloway, Thomas 1800—1883) ——经销各种药品的英国商人, 由于大登广告推销商品而发了财。——第96页。

J

- 基奈,埃德加尔 (Quinet, Edgar 1803—1875)——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 1852—1870年流亡国外,反波拿巴主义者;日内瓦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反对者;国民议会议员(1871—1875)。——第360页。
- 基塞耳巴赫,威廉 (Kiesselbach, Wilhelm)——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29页。
- 基什,米克洛什 (Kiss, Miklós 生于1820年)——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者,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第167页。
- 吉贝尔,克利斯托夫·哥特弗利德 (Giebel, Christopf Gottfried 1820—1881)——德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写有许多著作。——第29页。
- *济贝耳,卡尔 (Siebel, Carl 1836—1868)——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是恩格斯的远亲。——第55、59、60、65、66、84、87—89、92、94—98、138、296、350、352、357、365、366、371、376、381、387、389、390、394、408、409、414、416、417、424、441、442、460、461、572页。
- 济博耳德,爱德华·卡斯巴尔·雅科布 (Siebold, Eduard Kaspar Jakob 1801—1861)——德国妇科医生,在哥丁根任教授,写有许多著作。——第293页。
- 济格尔,弗兰茨 (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为巴登革命军总司令,后为副总司令;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2年迁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32页。
- 济金根,弗兰茨·冯 (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为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领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就是他。——第45页。
-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 (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64—1871);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第438页。
- 加莱尔 (Carrère)——在伦敦的法国侨民,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教授。——第250页。
- 加里波第,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 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对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1866)。——第12、124、224、237、299、344、359、380、413、434、436、438页。
- 加里多-伊-托尔托萨,费南多 (Garrido y Tortosa, Fernando 1821—1883)——西班牙资产阶级联邦共和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议会议员(1869—1873),写有许多关于西班牙历史方面的著作。——第29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4、25、114、141、221、226—228、241、253、268、369、439页。

居维叶,若尔日(Cuvier, Georges 1769—1832)——法国大自然科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提出了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灾变论。——第260、262页。

K

卡本特尔,威廉·本杰明(Carpenter, William Benjamin 1813—1885)——英国自然科学家和生理学家。——第590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后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第354页。

卡纳尔文伯爵,亨利·霍华德·莫利纽·赫伯特(Carnarvon, Henry Howard Molyneux Herbert, Earl of 1831—1890)——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曾任殖民大臣(1866—1867和1874—1878)。——第379页。

卡诺,拉查尔·伊波利特(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二共

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以后成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第438页。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Lucius Sergius Catilina 公元前108左右—62)——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组织者。——第150页。

凯库勒,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Kekulé, Friedrich August 1829—1896)——著名的德国化学家,研究有机化学和理论化学。——第315页。

凯利,托马斯(Kelly, Thomas 约生于1831年)——爱尔兰芬尼亚社领导人之一。——第392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左右—44)——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150页。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373页。

康诺利,托马斯(Connolly, Thomas)——六十年代为泥水匠协会会员,改良主义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118页。

考布,卡尔(Kaub, Karl)——侨居伦敦的德国工人,1865年后侨居巴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和1870—1871年),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200、486、489、518页。

柯克伍德,丹尼尔(Kirkwood, Daniel 1814—1895)——美国天文学家和数学

- 家。——第 149、151、152 页。
- 柯林斯, 威廉·威尔基 (Collins, William Wilkie 1824—1889) ——英国作家。——第 268 页。
- 科布顿,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英国工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 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 议会议员。——第 17、53 页。
- 科耳克腊夫特 (Colcraft) ——英国刽子手, 曾处决 1867 年 10 月 23 日在曼彻斯特被法庭判处死刑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阿林、拉尔金和奥勃莱恩。——第 392 页。
- 科亨, 斐迪南 (Cohen, Ferdinand 1842 左右—1866) ——德国大学生, 卡·布林德之妻的前夫的儿子; 1866 年 5 月 7 日谋刺俾斯麦未遂; 在狱中自杀。——第 214、215 页。
- 科拉切克, 阿道夫 (Kolatschek, Adolph 1821—1889) ——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德国月刊》(1850—1851) 和《时代呼声》(1858—1862) 两杂志的出版者, 1862 年创办《信使报》。——第 108、163 页。
- 科勒特, 查理·多布森 (Collet, Charles Dobson 死于 1898 年) ——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 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编辑 (1859—1865); 1866 年起为《外交评论》杂志的出版者。——第 41、358、359、547 页。
- 科苏特, 拉约什 (路德维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 465 页。
- 科塔, 伯恩哈特 (Cotta, Bernhard 1808—1879) ——德国学者, 地质学家, 写有许多著作。——第 29 页。
- 科泽耳, 艾丝苔 (Kosel, Esther 1786 左右—1865) ——马克思的姑母。——第 157 页。
- 刻卜勒, 约翰 (Kepler, Johann 1571—1630) ——伟大的德国天文学家, 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第 149、588、709 页。
-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爱尔兰总督 (1847—1852), 残酷地镇压了 1848 年爱尔兰起义; 外交大臣 (1853—1858、1865—1866 和 1868—1870)。——第 225 页。
- 克拉普卡, 迪约尔吉 (格奥尔格) (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 ——匈牙利将军,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 1849 年 6—9 月是科莫恩要塞司令; 1849 年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 1866 年普奥战争时指挥普鲁士政府为参加这次战争而在西里西亚组织的匈牙利军团; 1867 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 122 页。
- 克拉森-卡佩耳曼, 约翰 (Classen-Kappelmann, Johann 1817 左右—1879) ——科伦工厂主, 科伦市参议员, 六十年代为进步党人。——第 147、150、183 页。

-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约生于1818年)——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六十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第 87、382、461 页。
- 克雷门特, 克努特·荣克博恩 (Clement, Knut Jungbohn 1803—1873)——德国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基尔大学教授, 丹麦人。——第 7、8 页。
- 克雷斯佩耳 (Crespelle) ——在伦敦的国际法国人支部成员, 在支部中捍卫了总委员会的路线,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67)。——第 173、495 页。
- 克里默, 威廉·朗达耳 (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 改良主义者; 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会的创建人之一 (1860),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 1864 年 9 月 28 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 (1864—1866),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 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反对革命策略, 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 后来是自由党议会议员。——第 12、16、42、53、112、122、136、195、196、198、246、256、348、385、467、477、526 页。
- 克利盖, 海尔曼 (Kriege, Hermann 1820—1850)——德国新闻工作者,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四十年代后半期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团。——第 303 页。
- *克林格斯, 卡尔 (Klings, Carl)——德国五金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1865 年侨居美国, 积极参加国际芝加哥支部的活动。——第 11、19、31、36、55、61、63、106、116、269、423—425、442 页。
- 克林凯 (Klinke)——德国工人, 侨居伦敦, 国际会员,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分会——条顿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 113 页。
- 克林凯尔 (Klinker, A.)——国际会员,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分会——条顿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 113 页。
- 克伦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 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404 页。
- 克吕泽烈, 古斯塔夫·保尔 (Cluseret, Gustave-Paul 1823—1900)——法国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克里木战争 (1853—1856) 的参加者, 曾参加解放意大利 (1860),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1861—1865), 获将军衔; 第一国际会员, 追随巴枯宁派, 里昂和马赛革命起义 (1870) 的参加者, 巴黎公社委员, 军事代表 (1871 年 4 月),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 大赦后回到法国, 1888 年起是众议院议员, 追随社会主义者;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413 页。
- 孔岑, 卡尔·威廉 (Contzen, Karl Wilhelm)——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罗雪尔的追随者, 莱比锡大学讲师。——第 396、576 页。
- 孔德, 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e 1798—1857)——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

- 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第 236 页。
- 库伯,威廉·弗兰西斯(Cowper, William Francis 1811—1888)——英国国家活动家,议会议员,历任自由党内阁阁员。——第 304 页。
- 库格曼,弗兰契斯卡(Kugelmann, Franziska 1858—约 1930)——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女儿。——第 293、553、554、567、577、579、598 页。
- 库格曼,盖尔特鲁黛(Kugelmann, Gertrude)——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妻子。——第 293、301、547、553、554、563、567、571、577—579、598 页。
- *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nn, Ludwig 1830—1902)——德国医生,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1862 年到 1874 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把德国的情况告诉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82、87、89、92、166、173、279、280、292—295、299—301、316、342、352、357、364—366、377、382、384、388、389、391、392、396、398—400、407—409、412、414、416、419、436、437、454、458、459、479、492、496—499、501、517、518、520、522、523、530、534—537、541—544、547、550—554、560—571、576—582、592—594、596—598 页。
- 库扎,亚历山大鲁(Cuza, Alexandru 1820—1873)——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1859—1866 年为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儿亚(于 1862 年成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君主(执政者),称亚历山大·约翰一世,由于反动派的阴谋,他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第 203 页。

L

- 拉尔金,迈克尔(Larkin, Michael 死于 1867 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1867 年秋因参加劫救芬尼亚社领导人凯利和迪集,被英国当局处死。——第 392、401 页。
-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187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第 196、224、227、231、249、250、254、255、257、264、289、306、307、309、324、331、339、348、353、354、358、359、361、363、368、370、373、377、384、394、402、414、415、417、510、520—522、525、528、529、538、539、550、559、595、598 页。
- *拉法格,弗朗斯瓦(Lafargue, François 死于 1870 年或 1871 年)——保尔·拉法格的父亲。——第 250、255、324、417、538、554、598 页。
- 拉马,多美尼科(Lama, Domenico)——受马志尼影响的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主席,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第 107 页。
- 拉品斯基,泰奥菲尔(Łapiński, Teofil 1827—1886)——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流亡者,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改名帖泰菲克-贝伊到

- 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1857—1858);1863年率领远征军援助波兰起义;写有关于高加索史著作。——第129页。
- 拉普拉斯,比埃尔·西蒙(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发展了并且精确地证明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第149、152页。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10、11、18、19、24、26、32—34、40、45、48—51、55、56、57、59、61、62、69、71、72、73、78、82、89、96、97、98、101、106、110—111、123、126、139、146、170、209、220、225、340、368、410、411、412、425、429、430、433—437、440—442、450、454—457、459、465、466、479、484、536、551、558、586、587页。
- 腊科维茨,扬科(Racowitza, Janko 死于1865年)——罗马尼亚贵族,1864年在决斗中使拉萨尔受致命伤。——第18、19、48、127、170、558页。
- 腊施,古斯塔夫(Rasch, Gustav 死于1878年)——德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职业是法学家,柏林1848年革命参加者,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873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95、324、555页。
- 腊特塔齐,乌尔班诺(Rattazzi, Urbano 1808—1873)——意大利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曾任撒丁王国的内务大臣(1855—1858和1859—1860),意大利政府首脑(1862和1867)。——第380页。
- 莱纳赫,阿尔诺德(Reinach, Arnold 1820左右—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瑞士。——第122、130、150、167、447页。
-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709页。
-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221页。
- 赖尔,查理(Lyell, Charles 1797—1875)——著名的英国学者,地质学家。——第52、590页。
- 赖因克,彼得·阿道夫(Reincke, Peter Adolf 1818—1887)——德国医生,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7年被工人选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由于反对阶级斗争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1868年6月辞去议员职务。——第355页。
-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第92、95、98、416、468—472页。
- 朗格,克利斯提安·康拉德·路德维希(Lange, Cristian Konrad Ludwig

- 1825—1885)——德国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作。——第28页。
- 朗斯特里特,詹姆斯(Longstreet, James 1821—1904)——美国将军,站在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444页。
- 劳,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第408、564、577页。
- 劳,塔杰乌斯(Lau, Thadeus 死于1871年)——德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第29页。
- 勒布尔(Rebour)——法国发明家。——第200页。
- 勒弗尔,昂利(Lefort, Henry 1835—1917)——法国律师,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联合》杂志编辑部;参加了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准备工作,1865年3月断绝同国际的一切联系。——第67、85、94、107、467页。
- 勒克耳,奥古斯特(Röckel, August 死于1876年)——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音乐家,1849年德勒斯顿起义的参加者,被判处终身苦役,1862年遇赦,1863年起为《法兰克福改革报》编辑,反对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从1866年年中起在奥地利政府供职。——第213页。
- 勒克律,让·雅克·埃利塞(Reclus, Jean-Jacques-Elisée 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之一;1851年政变后流亡国外,1857年回到法国,第一国际会员,《合作》编辑(1866—1868),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被逐出法国。——第401、574页。
- *勒·吕贝,维克多(Le Lubez, Victor-P. 约生于1834年)——在伦敦的法国侨民,和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激进派有联系;曾参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6),法国通讯书记(1864—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被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开除出总委员会。——第12、15—16、35、45、54、84、94、102、107、119、123、172—175、195、196、256、451、467、468、474、477、481、495页。
- 勒普兰斯·德·博蒙,让娜·玛丽(Le Prince de Beaumont, Jeanne-Marie 1711—1780)——法国女作家。——第506页。
- 勒维,约瑟夫·莫泽斯(Lévy, Joseph Moses 1812—1888)——《每日电讯》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第68页。
- 勒兹根,查理(Roesgen, Charles)——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职员。——第132、154、219、567页。
- 雷尼埃,马屠朗(Régnier, Mathurin 1573—1613)——法国讽刺诗人。——第373、374页。
- 雷尼奥,埃利阿斯·若尔日·奥利瓦(Regnault, Elias-Georges-Oliva 1801—1868)——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国家官员。——第129页。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第50页。
- 里梅斯塔德,克里斯提安·威廉(Rimestad, Christian Vilhelm 1816—

- 1879)——丹麦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职业是教育家,资产阶级自由派,议会议员,工人联合会创始人和领导人(1860—1879),《每日电讯》的编辑(1864—1875)。——第147页。
- 里特尔斯豪兹,艾米尔(Rittershaus, Emil 1834—1897)——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民主主义者,六十年代属于进步党左翼。——第352、357、365、389页。
- 李,罗伯特·爱德华(Lee, Robert Edward 1807—1870)——美国将军,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1859年参加镇压约翰·布朗的起义,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指挥官(1862—1865),南军总司令(1865年2—4月)。——第20、64、88、111、431、432、463—464页。
- 李比希,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181、185页。
- 李比希,约翰(Liebig, Johann 1802—1870)——奥地利大工厂主。——第109页。
- 李卜克内西,阿利萨(Liebkecht, Alice 生于1857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大女儿。——第492页。
- 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纳(Liebkecht, Ernestine 死于1867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第38、60、106、139、492、517、520、547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90—1900);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支持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0、22—26、31、38、44—47、56、57、59—63、65、70—73、76、77、80、82—84、87、95、98、101、106—108、115、127、130、138—140、142、144、146、159—161、166、178、221、243、254、268、355、357、362、366、367、370、371、576、382、384、396、398—399、402、407、408、411、416—419、442、449、453、455、457、465、466、472、478、479、483—486、489—492、496、499—501、516—517、519—520、541、547、560、564、566、568、569、575、576、580、585、586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之一。——第328、377、470页。
- 李维,梯特(Livius, Titus 公元前59—公元17)——罗马历史学家,《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的作者。——第15、38、240页。
- 李希特尔,欧根(Richter, Eugen 1838—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思想党领袖,国会议员。——第355页。
- 莉希——见白恩士,莉迪娅。
- 利穆津,沙尔(Limousin, Charles-M.)——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后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杂志管理委员会秘书,参加《工人论坛》编辑部,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1870年为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合

- 作运动的参加者和许多杂志的发行人。
——第 85、482 页。
- 利佩,列奥波特(Lippe, Leopold 1815—1889)——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法学家,1860 年为柏林检察官,后任司法大臣(1862—1867)。——第 351、420、560 页。
- 利特尔,卡尔(Ritter, Karl 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写有许多地理学著作。——第 29 页。
- 梁格维奇(兰格维奇),马尔扬(Langiewicz, Marian 1827—1887)——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进军(1860)的参加者;1863 年波兰起义时是地主保守派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逃往奥地利,在奥地利被捕,并一直被监禁到 1865 年;1865 年流亡英国,在伦敦同马志尼领导的小资产阶级集团关系密切;后侨居法国和土耳其。——第 221 页。
- 列奥弥尔,勒奈·安都昂(Réaumur, René-Antoine 1683—1757)——法国自然科学家,酒精温度计的发明者。——第 133 页。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 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年 11 月—1872 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75、93、339、345、348、354、396、502、589 页。
- 林肯,阿伯拉罕(Lincoln, Abraham 1809—1865)——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1861—1865);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于 1862 年打消了与奴隶主妥协的企图转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用革命的方法进行战争;1865 年 4 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第 35、37、50、52、62、68、114、117、427、435、439、463、478 页。
- 龙格,沙尔(Longuet, 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加入在伦敦的国际法国人支部,在支部中捍卫总委员会的路线,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 和 1871—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66),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第 172、173、196、224、495、506 页。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52、114、241 页。
-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木器匠,第一国际成立大

- 会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反对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谴责,于是退出总委员会。——第233页。
- 鲁普斯——见沃尔弗,威廉。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阶级思想家,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第538页。
- 路德维希三世(Ludwig III 1806—1877)——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1848—1877)。——第243、248页。
- 路透,保罗·尤利乌斯(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伦敦路透通讯社的创办人(1851)。——第209页。
-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216、538、545页。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42页。
- 路易斯,莱昂(Lewis, Leon)——美国新闻工作者,1865年在伦敦被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美国通讯书记。——第127页。
- 路易斯,乔治·亨利(Lewis, George Henry 1817—1878)——英国资产阶级实证论哲学家,孔德主义者,生理学家和作家;《双周评论》杂志编辑(1865—1866)。——第375页。
- 罗,哈里埃特(Law, Harriet 1832—1897)——著名的英国无神论运动女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2)和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员(1872)。——第555页。
- 罗昂,阿尔勃莱希特(Roon, Albrecht 1803—1879)——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1873年起为元帅,普鲁士军阀代表人物之一,陆军大臣(1859—1873)和海军大臣(1861—1871),曾改编普鲁士军队。——第65、118、121页。
- 罗伯茨,威廉·普劳廷(Roberts, William Prowting 1806—1871)——英国法学家,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系。——第404页。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第51页。
- 罗班,沙尔·菲利浦(Robin, Charles-Philippe 1821—1885)——法国解剖学家,在巴黎任组织学教授。——第227页。
- 罗德(Rode)——在利物浦的德国流亡者。——第116、224、269、270、492页。
- 罗德黑岑(Roodhuizen)——扎耳特博默耳的牧师,后为马克思的表妹安东尼达·菲利浦斯的丈夫。——第505页。
- 罗杰斯,詹姆斯·爱得文·撒罗耳德(Rogers, James Edwin Thorold 1823—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许多英国国民经济史著作。——第271、273、276页。
- 罗朗,奥古斯特(Laurent, Auguste 1807—1853)——法国化学家,同热拉尔一起更准确地说明了分子和原子的概念。——第312页。
- 罗斯特,瓦伦亭·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

- 希(Rost, Valentin Christian Friedrich 1790—1862)——德国语文学家,《希腊文德文辞典》的编者。——第29页。
- 罗素,约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第190、212、304页。
-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330、392、396、564、569、576、577页。
- 罗雅尔,路易·奥古斯特(Rogear, Louis-Auguste 1820—1896)——法国激进民主主义政论家,1864年为《左岸》创办人和编辑之一,1865年由于发表反波拿巴主义的抨击性文章受迫害,流亡比利时,后流亡德国;巴黎公社的积极活动家。——第173、506页。
- 罗伊舍,弗里德里希(Reusche, Friedrich)——德国新闻工作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拉萨尔分子,1864—1865年为《北极星》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第110、586、587页。
-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温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袖;后来成为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31、40页。
- 洛尔米埃(Lormier)——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363、529页。
- 洛尔米埃,玛丽(Lormier, Marie)——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184、529页。
-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动摇于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第315页。
- 吕凯特,弗里德里希(Rückert, Friedrich 1788—1868)——德国浪漫派诗人和东方诗的翻译家。——第112页。
- 吕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威廉(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民主主义者,侨居瑞士;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进军,担任参谋长,拉萨尔的朋友。——第10、83、96、97、101、107、110、299、472页。

M

- 马策腊特(Matzeratt, G.)——德国工人,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至六十年代初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后回到德国,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第79页。
- 马丁,昂利(Martin, Henri 1810—1883)——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65年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第491页。
- 马丁,威廉(Martin, William 约生于1832年)——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曼彻斯特官员;1867年秋因参加劫救芬尼亚社的领导人凯利和迪集,被英国当局判刑。——第383页。
- 马丁,约翰(Martin, John 1812—1875)——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十九世纪四十

-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民族同盟的创始人之一(1864),爱尔兰地方自治运动的参加者。——第383页。
- 马尔,威廉(Marr, Wilhelm 1819—190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65—1866年为汉堡《易北河观察家报》的发行人,六十年代前半期支持俾斯麦的政策。——第455、551页。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98、375、470页。
- 马考莱,托马斯·巴宾顿(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第29页。
- 玛丽亚(Marie 生于1818年)——汉诺威王后(1851—1866)。——第278页。
- 马可波罗(Polo, Marco 1254—1324)——杰出的意大利旅行家,1271—1295年游历中国。——第29页。
- 马克思,埃德加尔(Marx, Edgar 1847—1855) (“穆希” Musch)——马克思的儿子。——第215页。
- *马克思,爱琳娜(Marx, Eleanor 1855—1898) (杜西 Tussy)——马克思的小女儿,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84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第145、148、183、189、195、324、330、332、339、348、351、391、447、480、510、525、527、528、548、550、553、555、577、590页。
- 马克思,罕丽达(Marx, Henriette 1787—1863)——马克思的母亲。——第437页。
- *马克思,劳拉(Marx, Laura 1845—1911)——马克思的二女儿,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23、112、115、145、148、151、156、173、195、217、249、252、255、264、279、284、324、330、331、332、339、348、351、353、361、388、415、417、447、508、510、520、521、524—525、527—529、539、548—550、553、554、559—560、590页。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9、20、36、105、106、110、117、135、148、156、164、180、208、214、219、253、264、270、295、296、305、306、309、313、315、326、328、330、351、354、368、377、384、402、415、417、434、447、448、497、509、510、521、525、529、550、554、585—587、589—598页。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后为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1872年起为沙·龙格的妻子。——第112、115、145、148、151、158、160、195、217、235、238、295、306、324、330、332、339、348、351、398、408、446、447、503、504、508、524、527、546—548、550、554、590页。
- 马利,亚历山大(Marie, Alexandr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是临时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后来是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第21页。
-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235页。

马让迪, 弗朗斯瓦 (Magendie, François 1783—1855)——法国医生, 巴黎生理学和一般治疗学教授, 巴黎科学院院士 (1821年起); 在生理学上采用实验方法的第一批人之一。——第 250 页。

马索耳, 玛丽·亚历山大 (Massol, Marie-Alexandre 1805—1875)——法国新闻工作者, 空想社会主义者; 1848—1850年为《改革报》和《人民之声报》撰稿; 蒲鲁东的朋友。——第 44 页。

马扎德, 路易·沙尔·让·罗伯尔 (Mazade, Louis-Charles-Jean-Robert 1821—1893)——法国政论家和作家, 《两大陆评论》杂志撰稿人。——第 203 页。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1864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 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 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 15、16、19、22、86、90、107、108、127、196、221、344、348、474、506、507 页。

麦捷尔, 尤斯图斯 (Möser, Justus 1720—1794)——德国政治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德国小市民利益的代表者。——第 166、498 页。

麦克库洛赫, 约翰·雷姆赛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 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第 23、151、332 页。

麦克累伦, 乔治·布林顿 (McClellan, George Brinton 1826—1885)——美国将军和大铁路实业家, 追随民主党,

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 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总司令 (1861年11月—1862年3月) 和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 (1862年3—11月), 1864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第 427 页。

麦克唐纳 (MacDonald)——英国军官, 1860年9月在波恩被捕送交法院, 被指控有不服从地方当局的行为。——第 25 页。

麦克唐纳, 阿黛拉伊德 (Macdonald, Adelaide 约生于 1848 年)——芬尼亚运动的参加者, 1867年被英国当局判处五年苦役。——第 408 页。

迈奥尔, 爱德华 (Miall, Edward 1809—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非国教徒宣传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四十年代倾向于宪章运动, 积极参加反英国国教教会的斗争; 议会议员 (1852—1857、1869—1874), 《非国教徒》报编辑 (1841—1879), 曾参加《共和国》报的出版工作。——第 177、201、211、223、226 页。

迈尔, 卡尔 (Mayer, Karl 1819—188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六十年代任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第 37、38、410—411、413、416、434、435、581 页。

迈尔, 卡尔·弗里德里希·哈特曼 (Mayer, Karl Friedrich Hartmann 1786—1870)——德国诗人, 反动的浪漫主义士瓦本学派的代表人物, 法学家; 卡尔·迈尔的父亲。——第 38 页。

*迈斯纳, 奥托·卡尔 (Meißner, Otto Karl 1819—1902)——汉堡出版商, 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第 52、58、66、67、80、

- 83、87、88、92、95、105、135、137、181、265、268、271、275、277、281、283、285、290、291、292、293、295—297、300、316、319、331、343、348、351、352、357、362、364、372、377、382、384、390、393、396、407、414、452、453、460、494、499、501、535、542—545、547、549、551、558、562、564、572、574—576、595 页。
- *迈耶尔, 海尔曼 (Meyer, Hermann 1821—1875)——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商人,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参加者; 1852 年流亡美国, 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曾领导亚拉巴马州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 国际圣路易斯支部组织者之一; 约·魏德迈的朋友。——第 305、374、567 页。
- 迈耶尔, 路德维希 (Meyer, Ludwig 1827—1900)——德国精神病医生。——第 293 页。
- *迈耶尔, 齐格弗里特 (Meyer, Sigfrid 1840 左右—1872)——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工程师,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反对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1864 年自己出钱在德国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第一国际会员; 1866 年侨居美国, 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173、391、491、501、516、543—544、558、559、591、592 页。
- 迈耶尔, 尤利乌斯 (Meyer, Julius 死于 1867 年)——威斯特伐里亚的企业家和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 303 页。
- 梅茨内尔, 泰奥多尔 (Metzner, Theodor 1830—1902)——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 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 六十年代中起为威·李卜克内西的拥护者, 曾反对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第一国际会员; 1869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第 144、491、496、501、516 页。
- 梅恩, 理查 (Mayne, Richard 1796—1868)——伦敦警察局局长(1850年起)。——第 245 页。
- 梅尔克耳 (Merkel)——汉诺威统计局官员。——第 294 页。
- 门德尔森-巴托尔迪, 费里克斯 (Mendelssohn-Bartholdy, Felix 1809—1847)——德国作曲家和音乐家, 社会活动家。——第 590 页。
- 门克, 泰奥多尔·亨利希 (Menke, Theodor Heinrich)——德国统计学家, 库格曼的朋友, 关心国际, 并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第 517、554 页。
- 门斯多尔夫-波乌利, 亚历山大 (Mensdorff-Pouilly, Alexander 1813—1871)——伯爵, 奥地利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1864—1866 年为外交大臣。——第 40 页。
- 蒙森, 泰奥多尔 (Mommsen, Theodor 1817—1903)——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作。——第 28 页。
- 弥勒, 约翰·亨利希·雅科布 (Müller, Johann Heinrich Jakob 1809—1875)——德国物理学家, 写有许多关于电磁学、光学和热学方面的著作。——第 28 页。
- 米格尔, 托马斯·弗兰西斯 (Meagher, Thomas Francis 1823—1867)——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爱尔兰同盟创始人之一

- (1847); 1848年由于参加起义准备工作被捕,被判处终身苦役,1852年逃到美国;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为爱尔兰志愿兵旅长,站在北部方面作战。——第405页。
- 米哈埃利斯,奥托(Michaelis, Otto 1826—1899)——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六十年代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67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第564、569页。
- 米凯尔,约翰(Miquel, Johannes 1828—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起是自由党人,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1859),鄂斯纳布鲁克市市长(1865—1870,1876—1880),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之一,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和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后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82、87、166、303、399、436、455、456、458、498、537、580页。
-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Mirabeau, Honoré-Gabriel 1749—179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第133、360、456页。
- 米涅,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Mignot, 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28页。
-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生理学家和资产阶级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于荷兰;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第29页。
- 摩里,赛米尔(Morley, Samuel 1809—1886)——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5、1868—1885);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54页。
- 默基森,罗德里克·英庇(Murchison, Roderick Impey 1792—1871)——英国地质学家;四十年代曾参加俄国欧洲部分和乌拉尔的地质考察。——第129页。
- 莫恩(Maughan)——英国政治活动家,欧文主义者,无神论自由思想运动的参加者。——第379页。
- 莫耳,摩里茨(Mohl, Moritz 1802—188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温和的左派议员,大德意志党领袖之一。——第577页。
-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Molière, Jean-Baptiste 1622—1673)(真姓波克兰 Poquelin)——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234、241页。
- 莫扎特,沃尔夫干格·亚马多(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590页。
- 莫赞(Mozin 1771左右—1840)——法国教士,语法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侨居德国,编纂了一些法语辞典和德语辞典。——第30页。
- 穆尔,赛米尔(Moore, Samuel 1830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21、131、132、146、151、256、307、314、322、333、342、376、379、399、580页。
- 穆拉维约夫,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Муравьев,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6—1866)——伯爵,俄国国家活动

家，农奴主和地主利益的狂热捍卫者；1863年波兰起义时被任命为驻波兰特命全权总督，由于残酷地镇压起义而获得“绞吏”的外号。——第67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128、212、322、331页。

穆斯蒂埃侯爵，莱昂奈·德勒·玛丽·弗朗斯瓦·勒奈(Moustier, Léonel-Desle-Marie-François-René, marquis de 1817—1869)——法国外交家，曾任驻柏林公使(1853—1859)，驻维也纳公使(1859—1861)和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61—1866)，外交大臣(1866—1868)。——第382页。

穆瓦兰，茹尔·安都昂(托尼)(Moilin, Jules-Antoine (Tony) 1832—1871)——法国医生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参加者，被凡尔赛分子枪杀。——第254、258、263、276、534、539页。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41、58、345、438、465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17、42、102、141、147、167、171、174、175、200、201、205、207、211、216、218、223、225、228、232、234、235、237—239、241、245、248、

253、271—274、278、284、286、298、299、303、339、341、350、363、379、382、383、386、387、392、393、429、430、438、465、497、506、518、538、541、545、569页。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公元前625左右—562)——巴比伦王(公元前604—562)。——第41页。

尼曼，阿尔伯特(Niemann, Albert 1831—1917)——德国歌剧独唱家。——第551页。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c 1642—1727)——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第149页。

纽赛尔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Nösselt, Friedrich August 1781—1850)——德国教育家，著有历史、地理和德国文学教科书。——第28页。

诺克斯，亚历山大·安得鲁(Knox, Alexander Andrew 1818—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治安法官，1867年向议会提呈关于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待遇报告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246、323页。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 Peter 1821—1866)——德国裁缝，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全德工人联合会驻布勒斯劳全权代表(1863—1866)。——第195页。

O

欧伦堡，弗里德里希·阿尔勃莱希特(Eulenburg, Friedrich Albrecht 1815—1881)——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62—1878年为内务大臣。——第247页。

欧门, 安东(Ermen, Anton)——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513、515、574 页。

欧门, 彼得(皮特)(Ermen, Peter(Pitt))——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515 页。

欧门, 弗兰茨(Ermen, Franz)——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132 页。

欧门, 哥特弗利德(Ermen, Gottfried)——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101、155、228、297、298、307、365、366、377、513—515、567、574 页。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33 页。

P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1852—1855) 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167、212、323、434、436 页。

派奈(Payne, A.H.)——德国莱比锡的出版商。——第 369 页。

培恩斯, 爱德华(Baines, Edward 1800—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1859—1874)。——第 122 页。

培根, 弗兰西斯, 维鲁拉姆男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英国唯

物主义的创始人; 自然科学家, 历史学家。——第 315 页。

佩茨累尔, 约翰(Petzler, Johann)——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音乐教员, 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侨居伦敦。——第 34、75、79 页。

彭斯(朋斯)——见白恩士, 罗伯特。

皮阿, 费里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 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 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国际; 国民议会议员, 巴黎公社委员。——第 392 页。

皮佩尔, 威廉(Pieper, Wilhelm 约生于 1826 年)——德国语文学家 和 新闻工作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侨居伦敦; 五十年代曾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479 页。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 46、56、172、175、224、307、374、455、533、546、574 页。

普拉滕-哈勒蒙德, 阿道夫·路德维希·卡尔(Platen-Hallermund, Adolf Ludwig Karl 1814—1889)——汉诺威外交大臣(1855—1866), 反对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第 253 页。

普雷勒, 路德维希(Preller, Ludwig 1809—1861)——德国语文学家, 研究古希腊罗马神话。——第 28 页。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普鲁茨, 罗伯特(Prutz, Robert 1816—

1872)——德国诗人,政论家和文学史家,资产阶级自由派;《德国博物馆》杂志的出版者。——第402页。

普罗克希-奥斯顿,安东(Prokesch-Osten, Anton 1795—1876)——男爵,奥地利外交家,将军和作家,曾任驻雅典公使(1834—1849),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5—1871)。——第385页。

Q

乔叟,杰弗里(Chaucer, Geoffrey 1340—1400)——伟大的英国诗人,英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第510页。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英国国王(1727—1760)。——第406页。

乔治五世(Georg V 1819—1878)——汉诺威国王(1851—1866)。——第244、420页。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1、31、34、35、49、53、54、74、75、84、87、98、102、112、113、119、121、122、131、162、299、387、415、417、446、477、562页。

琼斯,梅桑(Jones, Mason)——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122页。

丘迪,弗里德里希(Tschudi, Friedrich 1820—1886)——瑞士动物学家、农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29页。

R

热拉尔,沙尔·弗雷德里克(Gerhardt, Charles-Frédéric 1816—1856)——杰出的法国化学家,同罗朗一起更准确

地说明了分子和原子的概念。——第312、315页。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担任《自由报》编辑(1866—1870);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在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立法会议员(1850—1851),1850年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341、348页。

荣克,格奥尔格(Jung, Georg 1814—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第9页。

*荣克,海尔曼(Jung, Hermann 1830—1901)——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1864年11月—1872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以及伦敦代表会议(1871)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2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7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第42、112、196、404、443、444、467、468、473、477、478、486—489、496、525、526页。

S

萨克雷,威廉·麦克皮斯(Thackeray,

- 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 ——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510 页。
- 桑顿, 威廉·托马斯 (Thornton, William Thomas 1813—188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追随者。——第 375 页。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140、306、588 页。
- 沙贝利茨, 雅科布 (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 ——瑞士出版商和书商, 资产阶级激进派;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第 357、372、565 页。
- 沙弗豪森, 海尔曼 (Schaaffhausen, Hermann 1816—1893) ——德国人类学家和生理学家。——第 24 页。
-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6 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5),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 239、245 页。
- 沙斯波, 安都昂·阿尔丰斯 (Chassepot, Antoine-Alphonse 1833—1905) ——法国军事发明家。——第 351 页。
- 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艾释黎·库伯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 ——英国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慈善家集团, 1847 年起为辉格党人, 低教会派的拥护者。——第 304 页。
- 舍勒尔, 丽娜 (Schöler, Lina) ——女教师, 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 145、312 页。
- 舍曼,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Schömann, Georg Friedrich 1793—1879) ——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古希腊史著作。——第 28 页。
- 申拜因, 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 (Schönbein, Christian Friedrich 1799—1868) ——德国化学家, 巴塞尔大学教授。——第 181、185 页。
- 施蒂纳, 麦克斯 (Stirner, Max 1806—1856) (卡斯巴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 的笔名) ——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303 页。
- 施拉姆, 鲁道夫 (Schramm, Rudolf 1813—1882)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普鲁士国民会议议员, 属于左翼, 革命后流亡英国; 反对马克思; 六十年代时拥护俾斯麦。——第 40、455 页。
- 施莱登, 马提阿斯·雅科布 (Schleiden, Mathias Jakob 1804—1881) ——德国大植物学家, 1838 年提出从旧细胞中产生新细胞的理论。——第 28 页。
- 施洛塞尔,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自由党人。——第 28 页。
- 施马尔豪森, 卡洛琳 (Schmalhausen, Caroline) ——马克思的外甥女。——第 90、100 页。
- 施马尔豪森, 索菲娅 (Schmalhausen, Sophie 1816—1883 以后) ——马克思的姐姐。——第 90 页。

施奈德, 弗兰茨(Sznayde, Franz 1790—1850)——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将军。——第464页。

施普鲁奈尔·冯·麦茨, 卡尔(Spruner von Merz, Karl 1803—1892)——德国历史学家和地图学家, 曾编过许多历史地图集和写过许多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第30页。

施泰因塔耳(Steinthal)——曼彻斯特一贸易公司老板; 格奥尔格·维尔特曾在该公司做过事。——第98、99页。

施特龙, 威廉(Strohn, Wilhelm)——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 侨居布莱得弗德。——第51、52、58、66、83、141、143、156、291、363、367、559页。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同维尔穆特一起编造了《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和在法国境内的德国间谍活动和反间谍组织的领导人。——第93、229、244、279、282、294、541页。

施梯勒, 阿道夫(Stieler, Adolf 1775—1836)——德国地图学家。——第29页。

施土姆普弗, 保尔(Stumpf, Paul 1827左右—1913)——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 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第161、234、243、244、358、367、414、416、479、490、496、563页。

*施韦泽, 约翰·巴普提斯特(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1864—1867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 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阻挠德国工人加入国际, 反对社会民主工党, 1872年他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 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22—26、30—32、44、45、55、59、61、63、65、72、76—84、89、96、97、100、101、103—106、115、120、133、163、281、340、350、355、371、411、412、448、449、455、457、458、465页。

叔尔茨, 卡尔(Schurz, Karl 1829—1906)——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政论家,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先后流亡瑞士和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共和党领袖之一, 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432页。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Schulze-De-litsch, Hermann 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始人之一(1859);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 他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第11、170、347、360、408、410、458、498页。

司各脱, 瓦尔特(Scott, Walter 1771—1832)——杰出的英国作家, 西欧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 苏格兰人。——第188页。

司徒卢威, 古斯达夫(Struve, Gustav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95、324页。

斯巴达克(Spartacus 死于公元前71年)——罗马角斗士,公元前73—71年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第588、709页。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150页。

斯密斯,威廉(Smith, William 1813—1893)——英国语文学家,古代语辞典的编纂者。——第29页。

斯奈德,雅科布(Snyder, Jacob 死于1866年)——美国发明家,发明了后装针发线膛枪。——第235、249页。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为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大臣(1858、1882—1885)和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1874—1878),爱德华·得比的儿子。——第274、323页。

斯特普尼,考威尔·威廉·弗雷德里克(Stepney, Cowell William Frederick 1820—1872)——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财务委员(1868—1870),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1872)。——第379页。

斯提芬斯,詹姆斯(Stephens, James 1825—1901)——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芬尼亚社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领导人;1866年流亡美国。——第271、404页。

斯旺,丹尼尔(Swan, Daniel)——国际会员,职业是制带工人,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考文垂(英国)的代表。——第339页。

绥夫特,卓纳森(Swift, Jonathan 1667—1745)——著名的英国讽刺作家;爱尔兰人。——第550页。

T

塔波尔,马丁(Tupper, Martin 1810—1889)——英国诗人,写有许多空洞教诲的诗。——第588、709页。

泰勒,彼得·阿尔弗勒德(Taylor, Peter Alfred 1819—189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86、451页。

太诺,路易·摩提默(Ternaux, Louis-Mortimer 1808—1871)——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第28页。

唐森(Townshend)——侯爵,英国政治活动家,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的财务委员。——第45、85、452页。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185左右—159)——著名的罗马喜剧作家。——第38、414页。

特雷莫,比埃尔(Trémaux, Pierre)——法国自然科学家。——第250、252、254、258—262、534页。

特吕布纳,尼古劳斯(Trübner, Nikolaus

1817—1884)——伦敦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第114页。

特韦斯顿, 卡尔 (Twisten, Karl 1820—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1861年起) 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67年起); 进步党领袖之一, 1866年为民族自由党创始人之一。——第267页。

梯也尔, 路易·阿道夫 (Thiers, Louis-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首相 (1836、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政府首脑 (内阁总理) (1871), 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216、234页。

提姆, 弗兰茨 (Thimm, Franz)——曼彻斯特的书商。——第395、469页。

田格 (Tenge 约生于1833年)——汉诺威的库格曼一家的亲近的熟人, 她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并关心第一国际。——第546、547、549、555页。

图温奈尔, 爱德华·安都昂 (Thouvenel, Édouard-Antoine 1818—1866)——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波拿巴主义者, 外交大臣 (1860—1862)。——第167页。

托尔贝克, 杨·鲁道夫 (Thorbecke, Johan Rudolph 1798—1872)——荷兰政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领袖, 政府首脑 (1849—1853、1862—1866和1871—1872)。——第506页。

托伦, 昂利·路易 (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 1864年9月28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 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日

内瓦代表大会 (1866)、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1870年9月4日以后为国民会议员, 巴黎公社时期转到凡尔赛分子方面, 1871年被开除出国际。——第11、44、45、67、85、102、172、256、424、438、518页。

W

瓦茨, 约翰 (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 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第178、181、188页。

瓦尔内博耳德, 恩斯特 (Warnebold, Ernst)——在汉诺威的德国律师, 进步党人,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俾斯麦的密探。——第294、389、561页。

瓦盖纳, 海尔曼 (Wagener, Hermann 1815—1889)——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 《新普鲁士报》编辑 (1848—1854), 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 俾斯麦政府的枢密顾问 (1866—1873); 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18、286、457、466页。

万萨德, 比埃尔·德尼 (Vinçard, Pierre-Denis 1820—1882)——法国工人政论家, 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参加了卢森堡委员会; 合作运动的积极活动家, 写有许多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 国际会员。——第477页。

微耳和, 鲁道夫 (Virchow, Rudolf 1821—1902)——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 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 进步党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 1871年以后成为

- 反动分子,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第 293 页。
- 威勒尔,乔治·威廉(Wheeler, George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64—1865、1865—1867),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294、295 页。
- 威廉,奥伦治亲王(William, Prince of Orange 1840—1879)——荷兰王储。——第 238 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 10、40、47、78、190、200、203、218、220、222、235、244、247、253、271、273、286、299、303、450、456 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军;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第 462 页。
-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约 1890)——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1846年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五十至六十年代侨居美国。——第 124、125、128、137、140、143、145、147、148、152、158、480、546、585 页。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反动分子;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第 36、145 页。
- 韦济尼埃,比埃尔(Vésinier, Pierre 1826—1902)——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反波拿巴主义者,流亡者,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组织者之一,曾参加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因诽谤总委员会于1866年被开除出总委员会,根据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的决议被开除出国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在伦敦出版《联盟报》,为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 172—175、196、206、489、495 页。
- *韦莫雷耳,奥古斯特(Vermorel, Auguste 1841—1871)——法国政论家,蒲鲁东主义者,《法兰西信使报》的编辑(1866—1867),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5月巴黎巷战时受重伤,被俘后牺牲。——第 344、346、349、353、556 页。
- 韦纳(Wehner, J. G.)——在曼彻斯特的德国流亡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席勒协会的财务员,恩格斯的熟人。——第 248、273、294、602、606 页。
- 韦斯顿,约翰(Weston,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 15、16、124、127、128、131、177、385、403 页。

- 维贝尔, 路易 (Weber, Louis) ——德国钟表匠,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伦敦, 拉萨尔分子,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1865 年 4 月因阴谋反对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被开除出协会; 约瑟夫·瓦伦亨·维贝尔的儿子。——第 113、485、558、559 页。
- 维贝尔, 威廉 (Weber, Wilhelm) ——德国钟表匠, 拉萨尔分子; 1864 年以后侨居纽约, 1866 年为纽约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约瑟夫·瓦伦亨·维贝尔的儿子。——第 558—559 页。
- 维贝尔, 约瑟夫·瓦伦亨 (Weber, Josef Valentin 1814—1895) ——德国钟表匠, 1848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 558—559 页。
- 维多利亚 (Victoria 1819—1901) ——英国女王 (1837—1901)。——第 378、393 页。
- 维尔茨, 沙尔·阿道夫 (Wurtz, Charles-Adolphe 1817—1884) ——法国有机化学家, 原子分子论的拥护者。——第 312、315 页。
- 维尔穆特 (Wermuth) ——汉诺威警察厅长,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证人; 同施梯伯一起编造了《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 323 页。
- 维尔特, 麦克斯 (Wirth, Max 1822—1900)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第 569 页。
- 维干德, 奥托 (Wigand, Otto 1795—1870) ——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 在莱比锡开有书店, 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第 292、296、300、306、312、319 页。
- 维干德, 胡果 (Wigand, Hugo 1822—1873) ——德国出版商和书商, 莱比锡著名的图书出版商奥托·维干德的儿子, 1864 年起为书店的实际主管人。——第 292、331、356 页。
- 维克德, 尤利乌斯 (Wickedede, Julius 1819—1896) ——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普奥战争 (1866) 和普法战争 (1870—1871) 时期为《科伦日报》驻德军大本营的随军记者。——第 206 页。
-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 ——撒丁国王 (1849—1861), 意大利国王 (1861—1878)。——第 219、235、237、376、379 页。
- 维利希, 奥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 ——普鲁士军官, 因政治信仰退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是 1850 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3 年侨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111、432 页。
- 维隆, 路易·德吉烈 (Véron, Louis-Désiré 1798—1867) ——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1848 年前为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第 367 页。
- 味吉尔 (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533 页。
- 魏德迈, 路易莎 (Weydemeyer, Louise) ——约瑟夫·魏德迈的妻子。——第 305、432、434、466、567 页。
- *魏德迈, 约瑟夫 (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 ——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

- 的卓越活动家, 1846—1847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 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新德意志报》责任编辑之一(1849—1850); 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 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2、33、38、44、53、79、81、82、116、305、429—432、434—436、439、461、462、465、466、585 页。
- 魏斯, 格维多(Weiß, Guido 1822—1899)——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六十年代属于进步党左翼, 《柏林改革报》编辑(1863—1866)和《未来报》编辑(1867—1871)。——第 357、362、412、418 页。
- 沃尔波尔, 斯宾塞·霍雷修(Walpole,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8—1859和 1866—1867)。——第 246、310、323 页。
- 沃尔弗, 鲁伊治(Wolff, Luigi)——意大利少校, 马志尼的拥护者, 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 曾参加 1864年 9月 28日圣马丁堂会议,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1871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第 12、16、42、90、107、127、196、467、468、481、507 页。
- 沃尔弗, 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鲁普斯 Lupus)——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 职业是教员,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1848年 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6、18、19、63、91、98、153、184、307、328、369、376、430、435、466、553、571 页。
- 沃尔索, 耶恩斯·雅科布·阿斯木森(Worsaae, Jens Jacob Asmussen 1821—1885)——丹麦考古学家, 曾证明存在青铜时代; 写有斯堪的那维亚古代史和中古史方面的著作;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第 8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 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议会议员(1847—1852), 《自由新闻》报(1855—1865)和《外交评论》杂志(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第 18、41、117、147、282、359、386 页。
- 乌尔麦尔, 约翰(Ulmer, Johann)——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502 页。
- 乌泽多姆, 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格维多(Usedom, Karl Georg Ludwig Guido 1805—1884)——伯爵, 普鲁士和德国外交家, 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全权代表(1848)和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全权代表(1858—1859), 驻意大利大使(1863—1869)。——第

380, 387 页。

伍德(Wood)——曼彻斯特的律师。——第 99 页。

X

希尔(Hill)——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职员。——第 198 页。

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 1814—1903) (真名尼古拉斯·贝茨 Nikolaas Beets) ——荷兰诗人和作家。——第 505 页。

希尔德布兰德, 布鲁诺(Hildebrand, Bruno 1812—1878)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第 408 页。

希耳堡, 阿尔诺德(Hilberg, Arnold) ——奥地利新闻工作者, 《国际评论》杂志(1866—1868)的出版者和编辑。——第 173, 182, 384, 402 页。

西蒙, 路德维希(Simon, Ludwig 1810—1872) ——特利尔的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曾流亡瑞士。——第 298, 358 页。

西蒙, 茹尔(Simon, Jules 1814—1896) ——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自由思想》的编辑(1848—1851), 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 国防政府的成员, 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1870—1873),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反对巴黎公社的鼓动者之一; 内阁总理(1876—1877)。——第 45, 290 页。

西姆桑, 马丁·爱德华·西吉兹蒙特(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1810—1899) ——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 1867—1874 年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长, 民族自由党人。——第 565 页。

西尼耳, 纳骚·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反对缩短工作日。——第 318, 319 页。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 ——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 468 页。

席勒, 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伟大的德国作家。——第 10, 28, 40, 245, 456 页。

*席利, 维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 ——德国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侨居法国, 国际会员, 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参加者。——第 44, 45, 50, 61, 67, 84, 90, 94, 98, 102, 113, 117, 119, 120, 128, 397, 400, 401, 468, 574—575 页。

席林, 卡尔(Schilling, Karl) ——德国工人运动参加者, 职业是排字工,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曾反对联合会的领导; 1866 年年中为社会民主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9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第 139, 143, 144, 146 页。

席梅尔普芬尼希, 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 ——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 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67页。

肖，罗伯特 (Shaw, Robert 死于1869年)——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彩画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9)，积极参加了总委员会的工作，在工联基层组织中宣传国际的思想；总委员会财务委员 (1867—1868)，美国通讯书记 (1867—1869)，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的参加者。——第379页。

肖莱马，卡尔 (Schorlemmer, Carl 1834—1892) ——德国大有机化学家，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92、307、309、315、328、342、379、397、399、403、412、570页。

谢里敦，理查·布林斯利 (Sheridan, Richard Brinsley 1751—1816) ——英国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激进派的代表。——第112页。

休斯，托马斯 (Hughes, Thomas 1822—1896)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六十年代接近工人运动，曾参加出版《工人辩护士报》。——第165页。

许布纳尔，奥托 (Hübner, Otto 1818—1877)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柏林中央统计档案馆创办人 (1849) 和馆长，抵押保险公司创办人和董事长 (1862—1877)。——第344、345页。

薛尔曼，威廉·提坎塞 (Sherman, William Tecumseh 1820—1891) ——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对墨西哥战争 (1846—1848)，站在北部方面参加

美国内战 (1861—1865)；1864年5—12月领导军队顺利完成向大西洋海岸的进军；1869—1884年为美国陆军司令。——第39、88、431、432、445、461—464页。

Y

雅科比，阿伯拉罕 (Jacobi, Abraham 1830—1919) ——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工人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好几家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许多医学著作。——第305、537、568页。

雅科比，约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翼；1862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人 (1867)，七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第304页。

雅科布斯，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威廉 (Jacobs, Christian Friedrich Wilhelm 1764—1847) ——德国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古代文学史著作。——第29页。

亚当斯，查理·弗兰西斯 (Adams, Charles Francis 1807—1886) ——美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美国驻伦敦公使 (1861—1868)。——第35页。

亚历山大大帝——见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 ——俄国皇帝 (1801—1825)。——第224页。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 俄国皇帝 (1855—1881)。——第 176、224、235、304、307、430 页。

伊夫斯, 查理 (Eves, Charles) ——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通行的小学教科书的作者。——第 510 页。

伊丽莎白 (Elizabeth 1533—1603) —— 英国女王 (1558—1603)。——第 404 页。

伊曼特, 彼得 (Imandt, Peter) —— 德国教员,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迁居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559 页。

伊戚希 —— 见拉萨尔。

伊萨伯拉二世 (Isabella II 1830—1904) —— 西班牙女王 (1833—1868)。——第 360 页。

隐士彼得 (或亚眠的彼得) (Peter l'ermitte (Peter d'Amiens) 1050 左右—1115) —— 法国僧侣和传教士,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 (1096—1099) 为农民自卫军的领袖之一。——第 372 页。

尤赫, 海尔曼 (Juch, Hermann) ——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伦敦, 1859 年 7 月起为《海尔曼》周报的编辑。——第 11、25、103、105、306、368、369、446 页。

尤塔, 约翰·卡尔 (Juta, Johan Carel 生于 1824 年) —— 荷兰商人, 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第 90、93、157 页。

尤维纳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约 60—140) —— 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 418 页。

雨果, 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 伟大的法国作家。——第 344 页。

约翰 (Johann 1782—1859) —— 奥地利大公, 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12 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 69 页。

约翰斯顿, 约瑟夫·埃格斯顿 (Johnston, Joseph Eggleston 1807—1891) —— 美国将军, 对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的参加者, 美国内战时期曾指挥弗吉尼亚的南军 (1861—1862), 后指挥田纳西和密西西比的南军。——第 116 页。

约翰逊, 安得鲁 (Johnson, Andrew 1808—1875) —— 美国国家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田纳西州州长 (1853—1857 和 1862—1865), 参议员 (1858—1862); 美国内战时期是北军的拥护者, 美国副总统 (1864 年—1865 年 4 月) 和总统 (1865—1869), 实行和南部种植场主妥协的政策。——第 114、117、123、129、130、131、212、538、557 页。

约克 (York) ——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书商。——第 396 页。

Z

扎莫伊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Zamoyski, Władysław) —— 伯爵, 波兰大地主和将军, 曾参加 1830—1831 年起义; 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第 86 页。

泽巴赫, 阿尔宾·列奥 (Seebach, Albin Leo 1811—1884) —— 男爵, 萨克森外交家, 五十年代为驻巴黎公使。——第 282 页。

泽姆魏斯, 伊格纳茨·菲力浦 (Semmelweis, Ignaz Philipp 1818—1865) —— 匈牙利妇科医生。——第 293 页。

詹姆斯,爱德华(James, Edward 1807—1867)——英国法学家,自由党人,国会议员(1865—1867)。——第131、132页。

宗内曼,列奥波特(Sonnemann, Leopold 1831—1909)——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银行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商报》的创办人(1856)和出版者;民族联盟(1859)的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曾站在南德意志联邦主义者立场上,接近工人运动;反对在普鲁士

的霸权下统一德国,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61页。

佐伊伯特,阿道夫·弗里德里希 (Seubert, Adolf Friedrich 1819—1890)——维尔腾堡陆军部官员和作家;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的参加者;路·库格曼的熟人,曾协助库格曼在各种德国报纸上发表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第580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阿基里斯是由于被箭射中了他的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而死的。——第46、100、368页。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忒拜城志中的主人公,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主要角色;据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忒拜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第484页。

B

巴道夫——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第140页。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第10、40、456页。

D

德奥古利(德奥古利兄弟)(字面意思是“宙斯的儿子”)——根据古希腊神话,是宙斯和丽达的儿子,孪生的英雄:必死的卡斯托尔和永生的波拉克斯;据传说卡斯托尔是驯马者,波拉克斯是拳击家;德奥古利兄弟在斯巴达被崇为国家的保卫者和体操的维护者。——第294页。

F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角色。——第286页。

G

甘泪卿——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第588、709页。

格列佛——绥夫特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第550页。

J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 569、597 页。

嘉丽勃莎——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狄坦神阿特拉斯的女儿；荷马《奥德赛》中的会魔法的女仙，她企图把奥德赛留在奥吉吉亚岛上，答应赐他永生不死，青春常在，她的这一目的没有实现。——第 528 页。

M

梅尔卡岱——巴尔扎克的喜剧《生意人》中的主人公；一个负债累累，经常被债主纠缠着的人。——第 280 页。

闵豪森——德国文学中一个肆无忌惮的吹牛家和撒谎者的名字，这个名字已成了这类人的代名词。——第 93 页。

Q

乔——奥尔科特小说《小妇人》中的人物。——第 548 页。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第 234、241、597 页。

S

撒巴拉（瓦西施塔）——印度教中具有母牛形象的神。——第 505、509 页。

斯嘉本——莫里哀的喜剧《斯嘉本的诡计》中的人物。——第 234、241 页。

T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第 525 页。

W

瓦格纳——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

物，浮士德的门生；崇尚空论、脱离生活的烦琐学者的典型。——第 286 页。

维斯瓦米特拉——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虚构的国王，他渴求得到能满足他一切要求的神牛撒巴拉。——第 505、509 页。

乌利斯（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之一，以大胆、机智和善辩著称。——第 528 页。

X

夏娃——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女人。——第 510 页。

Y

亚当——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人。——第 481 页。

亚伦——据圣经传说，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古犹太人的最高司祭；亚伦在西奈山建立了供崇拜的金犊。——第 447 页。

以撒——据圣经传说，是犹太人的族长和始祖之一，曾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牺牲品。——第 216 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 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 246、290 页。

Z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第 565、597 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

—Herr Vogt. London, 1860. —第34、38、93、140、367、379、429、435、486、581、587页。

《更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06—107页)。

载于1865年4月22日《白鹰报》第48号。——第473页。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11—169页)。

—Value, price, and profit. ——第125、127页。

《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9—505页)。——第404页。

《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5—98页)。——第101页。

—Erklärung.

载于1865年3月19日《柏林改革

报》第67号附刊。——第105页。

—Erklärung.

载于1865年3月20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79号。——第104、105页。

—Erklärung.

载于1865年3月25日《海尔曼》第325号。——第105页。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第16、19、22、42、44、53、86、438、439、474、591页。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载于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第16页。

—Address.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第31、34、119、434、436、438、442、459页。

*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载于1864年12月10日《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93号。——第41页。
- Manifest an die arbeitende Klasse Europa's.
载于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附刊。——第26、455页。
- 载于1865年1月3日和4日《美因兹日报》第2号和第3号。——第446页。
-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08—110页）。
- Address from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to President Johnson.
载于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第119、123、478页。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
-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 ——第140页。
- 《警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84—185页）。
- Warnung.
载于1866年5月15日《上莱茵信使报》第113号。——第217、519、520页。
-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12—613页）。
-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载于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非全文）。——第343页。
- Les Conditions de la paix.
载于1867年9月2日《法兰西信使报》（非全文）。——第343页。
-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23页）。
- Instructions for the Delegates of the Provisional General Council.
载于1867年2月20日《国际信使》（英文版）和1867年3月13日《国际信使》（法文版）第8—10期。——第526、528、533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
-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载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1期。——第296、441、472、480页。
-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
- Ueber P. J. Proudhon.
载于1865年2月1、3和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第46、47、56、61、455页。
- 《辟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0页）。——第541页。
- 《剽窃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8—253页）。
- Plagiarismus.
载于1867年12月12日《未来报》第291号附刊。——第412、414、417、

- 418 页。
- 《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93—94 页）。
- Die preuß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Von Friedrich Engels(Hamburg, Otto Meißner).
- 载于 1865 年 3 月 18 日《海尔曼》。
- 第 89、103、105 页。
- 《“人类的主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00—105 页）。
- Der «Präsident der Menschheit».
- 载于 1865 年 4 月 13 日《柏林改革报》第 88 号附刊。——第 107、116 页。
- 《希尔施的自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4—48 页）。
- Hirsch's Selbstbekenntnisse.
- 载于 1853 年 5 月 5 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 93 页。
- 《协会临时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5—18 页）。
-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 年[伦敦]版。——第 17、22、136、439、495 页。
- 《1867 年 12 月 16 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06—522 页）。
- 第 418 页。
- 《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6—247 页）。
- A M. G. Hardy, secrétaire d'État de Sa Majesté.
- 载于 1867 年 11 月 24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63 号。——第 403 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177 页）。
-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s Heft. Berlin, 1859.
- 第 308、311、536、554 页。
- 《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0—22 页）。
- 第 35、478 页。
- An Abraham Lincoln, Präsiden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 载于 1865 年 1 月 5 日《柏林改革报》第 4 号附刊。——第 446 页。
- To Abraham Lincol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载于 1865 年 1 月 7 日《蜂房报》第 169 号。——第 35 页。
- An Abraham Lincoln, Präsiden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 载于 1865 年 1 月 7 日《海尔曼》第 314 号。——第 446 页。
- 《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27 页）。
- An den Redakteur des «Beobachters» zu Stuttgart.
- 载于 1864 年 12 月 10 日《北极星》第 287 号。——第 33、36、38、39、433、434、436、440、455、587 页。
-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第 311、328、331、535、558 页。

- 载于1867年9月4日《未来报》第12号(非全文)。——第347页。
- A New work on political economy.
载于1867年9月7日《蜂房报》第308号(非全文)。——第331、347页。
- 载于1867年9月7日《观察家报》。——第411页。
- 载于1867年10月1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06号(非全文)。——第331、353、370、371、566页。
- Le socialisme en Europe.
载于1867年10月13日《自由报》第15号(非全文)。——第370、566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2、50、58、102、112、116、119、124、126、128、131、135—138、140、142、154、160、177—181、185、187、212、236、264—266、268、275、276、291、300、329、425、437、490、494、498、499、501、517、519、523、535、538、542、544、585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
——第135、177—181、212、220、225、233、236、240、258、264、265、268、271、275、276、277、279、281、283、285、291、292、295、300、306—322、326—330、333、340—341、344、347、350、351、356、362、364、365、371、374、377、378、382、385、389、391、395、397—401、410—414、416、418、498、499、523、530、535、542—547、552、554、558—564、566、569、571—577、579、581、589、591—592、594—597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179、275、283、291、300、318、328、331、332、341、361、535、544、545、562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资本生产总过程》。——第151、179、181、275、283、291、300、318、328、331、341、361、536、544、545、562页。
-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第135、291、300、536、544、545页。
- 《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1—92页)。——第84、94、102、467页。

弗·恩格斯

- 《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47—299页)。
- Po und Rhein. Berlin, 1859。——第298页。
- 《德国战争短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87—212页)。
- Notes on the war in Germany.
载于1866年6月20、25和28日，7月3日和6日《曼彻斯特卫报》第6190、6194、6197、6201和6204号。
——第240页。
-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
- What have the Working classes to do with Poland?

- 载于 1866 年 3 月 24、31 日和 5 月 5 日《共和国》周报第 159、160 和 165 号。——第 178、182、188、189、201、203、214、220、223 页。
- 《关于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89 页）。
- 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柏林改革报》第 53 号。——第 87 页。
- 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 62 号。——第 87、95、460 页。
- 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莱茵报》第 62 号。——第 87、460 页。
-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爱北斐特日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1—242 页）。
- Karl Marx* über das Capital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ßner, I. Band, 1867).
- 载于 1867 年 11 月 2 日《爱北斐特日报》第 302 号。——第 382、384、394 页。
-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3—245 页）。
- Karl Marx*. Das Kapital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Meißner, 1867.
- 载于 1867 年 11 月 16 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 316 号。——第 390、394 页。
-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54—256 页）。
-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Meißner, 1867.
- 载于 1867 年 12 月 27 日《观察家报》第 303 号。——第 410、411、414、416、581 页。
-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6—240 页）。
-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 Band.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O. Meißner, 1867. ——第 365、382、414、564、566 页。
-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26—350 页）。
- Karl Marx* on Capital. ——第 375、377、384、387 页。
-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57—259 页）。
-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Meißner, 1867.
- 载于 1867 年 12 月 27 日《维尔腾堡工商业报》第 306 号。——第 416—417、581 页。
-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32—235 页）。
- Karl Marx*. Das Kapital. Erster Band. Hamburg, Meißner, 1867, 784 Seiten. 8°.
- 载于 1867 年 10 月 30 日《未来报》第

- 254号附刊。——第366、382、394、564、566、568、578页。
-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新巴登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60—262页）。
-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Hamburg, Meißner, 1867.
载于1868年1月21日《新巴登报和曼海姆报》第20号。——第416—417页。
-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87页）。
- Die preuß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Hamburg, 1865. ——第49—51、57—59、63—66、68、70、76、80、83、89、92、95—97、103、105、116、118、222、281、296、298、394、453、460、461、466页。
- 《提德曼老爷。古代丹麦民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7—39页）。
- Herr Tidmann. Altdänisches Volkslied.
载于1865年2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8号。——第48、61、75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
-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 ——第177、234、312、554页。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Zweite Ausgabe. Leipzig, 1848. ——第312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
-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m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c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 ——第303页。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 ——第424、495、496、590、591页。
- 《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
- 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第93、139页。
-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
-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 Frankfurt am Main, 1845. ——第293、299页。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0页)。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 Erklärung. —第56—59、61—62、71、73、76、78、449页。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88页)。——第76、78、81—83、88、92、97、101、106、113、139、411、458、460、466页。

—Erklärung.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

载于1865年2月28日《杜塞尔多夫

日报》第59号。——第84、89页。

—Erklärung.

载于1865年3月1日《柏林改革报》第51号。——第84页。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 in Berlin.

载于1865年3月1日《新法兰克福报》第60号。——第89页。

—An die Redaction des «Social-Democrat».

载于1865年3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9号。——第89页。

相同的文本也在《巴门日报》、《爱北斐特日报》、《莱茵报》和《科伦日报》上作了转载。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拉戈, 弗·《通俗天文学》1854—1857年巴黎—莱比锡版第1—4卷(Arago, F. Astronomie populaire. Tomes I—IV. Paris—Leipzig, 1854—1857)。——第28页。

阿洛, 日·埃·《社会主义的新变种。日内瓦工人代表大会》(Alaux, J. E. Une forme nouvelle du socialisme. Le Congrès ouvrier de Genève), 载于1866年10月15日《现代评论》杂志第53卷。——第270、273页。

埃格利, 约·雅·《高等学校实用地理学》1860年圣加伦版(Egli, J. J. Praktische Erdkunde für höhere Lehranstalten. St. Gallen, 1860)。——第153页。

埃格利, 约·雅·《新商业地理。商品生产和流通地理》1862年圣加伦—莱比锡版(Egli, J. J. Neue Handelsgeographie. Erdkunde der Waarenerzeugung und des Waarenumsatzes. St. Gallen—Leipzig, 1862)。——第28、153页。

埃格利, 约·雅·《学校和家庭实用瑞士地理》1861年圣加伦第2版(Egli, J. J.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 Praktische Schweizerkunde für Schule und Haus. 2. Aufl. St. Gallen, 1861)。——第 153 页。
- [埃卡留斯, 约·格·]《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Eccarius, J. G.*]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Congress), 载于 1867 年 9 月 6、9、10 和 11 日《泰晤士报》第 25909、25911、25912 和 25913 号。——第 345、349、352、359、363 页。
- [埃卡留斯, 约·格·]([*Eccarius, J. G.*]) 文章, 注明: 2 月 16 日于伦敦[《泰晤士报》和建筑工人。工人教育协会]([*Die «Times» und die Bauarbeiter.Arbeiter-Bildungsverein*]), 载于 1865 年 2 月 1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第 81—84、454 页。
- 埃卡留斯, 约·格·《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阐明和维护的若干政治经济学论点的反驳》(*Eccarius, J. G. A Working man's refutation of some poi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endorsed and advocated by John Stuart Mill*), 载于 1866 年 11 月 10、17 和 24 日, 12 月 1 日和 25 日, 1867 年 1 月 5 日和 26 日, 2 月 2、16 和 23 日, 3 月 2、9、16 和 23 日《共和国》周报第 192、193、194、195、198、200、203、204、206、207、208、209、210 和 211 号。——第 322 页。
- [艾希霍夫, 卡·]《施梯伯》([*Eichhoff, K.*] Stieber), 载于 1859 年 9 月 10、17 和 24 日, 10 月 1、8、15、22 和 29 日《海尔曼》周报第 36、37、38、39、40、41、42 和 43 号。——第 282 页。
- 昂德腊尔, 加·《医学临床, 或慈善医院(列米尼耶先生医院)病历举例》第 4 卷 (*Andral, G. Clinique médicale, ou*

Choix d'observations recueillies à l'hôpital de la Charité (clinique de M. Lerminier). T. IV)。第 1 版共四卷, 1823—1827 年在巴黎出版。——第 26 页。

奥弗贝克, 约·《庞培的建筑、古迹和艺术品》1856 年莱比锡版 (*Overbeck, J. Pompeji in seinen Gebäuden, Alterthümern und Kunstwerken. Leipzig, 1856*)。——第 29 页。

B

- 鲍利, 莱·《旧英国的生活状况》1860 年哥达版 (*Pauli, R. Bilder aus Alt-England. Gotha, 1860*)。——第 29 页。
- 贝尔, 威·《电学和磁学》1863 年莱比锡版 (*Baer, W. Electricität und Magnetismus. Leipzig, 1863*)。——第 28 页。
- 贝尔格豪斯, 亨·《自然教学地图》(*Berghaus, H. Physikalischer Schul-Atlas*)。第 1 版 1850 年在哥达出版。——第 29 页。
- 贝克尔, 伯·《联合会主席伯恩哈特·贝克尔 1865 年 3 月 22 日在汉堡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Becker, B. Rede des Vereins-Präsidenten, Bernhard Becker, gehalten in der Versammlung der Hamburger Mitglieder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 am 22. März 1865*), 载于 1865 年 3 月 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9 号附刊。——第 106、472、485 页。
- [贝克尔, 伯·]《主席的呼吁书》([*Becker, B.*] Botschaft des Präsidenten), 载于 1864 年 12 月 3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 号。——第 448、457 页。

- 贝克尔,海·(*Becker, H.*)1865年2月11日在普鲁士议会上的讲话,载于1865年2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2号。——第75页。
- [贝塔,亨·]《白衣女。五幕话剧,根据威尔基·柯林斯的原著改编》([*Beta, H.*] *Die Frau in Weiß. Drama in 5 Acten, mit freier Benutzung von Wilkie Collins*),载于1866年11月18日《喧声》杂志第52—53期。——第268页。
- 比斯利,爱·斯·《党的首领卡提利纳》(*Beesly, E. S. Catiline as a party leader*),载于1865年5月15日—8月1日《双周评论》杂志第1卷。——第150页。
- 毕希纳,路·《力和物质。通俗历史和自然哲学研究》1863年莱比锡版(*Büchner, L. Force et matière. Étude populair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naturelles. Leipzig, 1863*)。——第545页。
- 俾斯麦,奥·(*Bismarck, O.*)1867年3月11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演说,载于1867年3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第289页。
- 俾斯麦,奥·(*Bismarck, O.*)1867年3月18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演说,载于1867年3月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第284、304页。
- 波克罕,西·《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1867年布鲁塞尔版(*Borkheim, S. Ma perle devant le congrès de Genève. Bruxelles, 1867*)。——第342、360、363、368、372、397、560、561、563、565、566页。
- 布莱特,约·(*Bright, J.*)1865年1月19日在北明翰商会上的发言,载于1865年1月20日《泰晤士报》第25087号。——第51、54页。
- 布莱特,约·(*Bright, J.*)1866年1月3日在罗契得尔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66年1月4日《泰晤士报》第25386号。——第171页。
- [布林德,卡·]《德国的民主》([*Blind, K.*] *German Democracy*),载于1865年2月24日《晨星报》。——第86页。
- [布林德,卡·]([*Blind, K.*])《共和派的抗议》。——第32、429、433、435页。——载于1864年9月29日《新法兰克福报》第270号“大不列颠”(Großbritannien)栏。——第32、33、435页。——*Republikanischer Protest*。载于1864年10月8日《海尔曼》报第2407号。——第32、33、435页。——载于1864年10月—11月初《西邮报》。——第32、33、435、440页。
- [布林德,卡·]([*Blind, K.*])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原因的文章。——载于1865年3月5日《新法兰克福报》第64号。——第96、97、101页。——载于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第96、101页。
- 布林德,卡·(*Blind, K.*)呼吁书,载于1865年3月15日《德意志联邦》杂志第1期。——第95页。
- [布林德,卡·]([*Blind, K.*])文章,注明:10月24日于布莱得弗德。载于1864年11月17日《观察家报》第268号。——第27、32、38、82、435、436页。
- [布林德,卡·]《谦虚是一种节日服装》([*Blind, K.*] *Bescheidenheit—ein Ehrenkleid*),载于1864年10月21

日《观察家报》第245号。——第435页。

D

达尔文, 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 (*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59.*)。——第250、260、261、410、469、534页。

德尼 (德·夏托吉隆)《驳蒲鲁东》1860年勒恩版 (*Denis (de Chateaugiron). L'Anti-Proudhon. Rennes, 1860.*)。——第175页。

德尼, 艾·《波兰问题和民主》(*Denis, H. La Question polonaise et la démocratie*), 载于1864年3月5、26日、4月17日、5月29日、6月30日《人民论坛报》第41、42、43、45、46号。——第172、176页。

迪斯累里, 本·(*Disraeli, B.*) 1864年11月25日在牛津的演说, 载于1864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第25040号。——第439页。

迪斯累里, 本·(*Disraeli, B.*) 1866年6月4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1866年6月5日《泰晤士报》第25516号。——第225页。

迪斯累里, 本·(*Disraeli, B.*) 1866年7月24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1866年7月25日《泰晤士报》第25559号。——第246页。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学家的生平》(共十册), 附名目索引。符合最可靠史料的标准本。卡·陶赫尼茨的铅印

本。1833年莱比锡版第1卷 (*Diogenes Laertius. De vitis philosophorum libri X cum indice rerum. Ad optimorum librorum fidem accurate editi. Editio stereotypa C. Tauchnitii. Tomus I. Lipsiae, 1833.*)。——第303页。

丁铎尔, 约·《热能是一种运动》1863年伦敦版 (*Tyndall, J. Heat considered as a mode of motion. London, 1863.*)。——第171页。

[杜邦鲁, 费·]《就加里波第的行为致意大利国王内阁首相腊特塔齐先生的一封信》1867年巴黎版 ([*Dupanloup, F.*] *Lettre à M. Rattazzi, président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du roi d'Italie, sur les entreprises de Garibaldi. Paris, 1867.*)。——第380页。

杜布瓦, 律·《和平的条件》(*Dubois, L. Les Conditions de la paix*), 载于1867年9月2日《法兰西信使报》。——第343页。

杜勒, 爱·《德国人民的历史》(*Duller, 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第1版1840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8页。

敦克尔, 麦·《古代史》(*Duncker, M. Geschichte des Alterthums*)。第1版共六卷, 1852—1857年在柏林出版。——第28页。

F

菲吉埃, 路·《科学和工业年鉴》(*Figuiet, L. L'Année scientifique et industrielle*)。1857年创刊, 每年出版一期。——第28页。

- 弗耳特尔,丹·《供文科和实科学学校用初级地理》(*Völter, D. Elementargeographie für humanistischen und realistischen Lehranstalten*)。第1版共两卷,1847年在埃斯林根出版。——第28页。
- 弗莱塔格,古·《德国人民生活的状况》1862年莱比锡版(*Freytag, G. Neue Bilder aus dem Leben des deutschen Volkes. Leipzig, 1862*)。——第29页。
- 弗莱塔格,古·《收入和支出》六卷集小说(*Freytag, G. Soll und Haben. Roman in sechs Büchern*)。1855—1856年共出六版。——第29页。
- 弗兰肯海姆,摩·路·《民族志学。各民族的特征和生理现象》1852年布勒斯劳版(*Frankenheim, M. L. Völkerkunde. Charakteristik und Physiologie der Völker. Breslau, 1852*)。——第29页。
- [福格特,卡·](*[Vogt, K.]*)关于1867年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文章,载于1867年9月13日《新苏黎世报》第254号。——第561页。
- 福格特,卡·《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Vogt, C.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第297页。
- 福克斯,彼·《爱尔兰的民族感情对大不列颠和合众国之间的关系的影晌》(*Fox, P. The Influence of irish national feeling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载于1865年10月21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7号。——第182页。
- 福克斯,彼·《爱尔兰的困难继续存在》(*Fox, P. The Irish difficulty continued*),载于1865年10月28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8号。——第182页。
- 福克斯,彼·《爱尔兰问题》(*Fox, P. The Irish question*),载于1866年2月10日和17日《共和国》周报第153号和154号。——第183页。
- 福克斯,彼·《不列颠在爱尔兰实行的变革》(*Fox, P. The British coup d'état in Ireland*),载于1865年10月14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6号。——第182页。

G

- 盖布,奥·(*Geib, A.*)1867年11月24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载于1867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9号附刊一。——第411—412页。
- 格里斯海姆,古·《战术讲义》1855年柏林版(*Griesheim, G. Vorlesungen über die Taktik. Berlin, 1855*)。——第249页。
- 格林,雅科布《德国古代法》(*Grimm, J. Deutsche Rechtsalterthümer*)。第1版1828年在哥丁根出版。——第303页。
- 格鲁贝,奥·威·《美学形式和宗教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传记》(*Grube, A. W. Biographien aus der Naturkunde, in ästhetischer Form und religiösem Sinne*)。第1版185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29页。
- 格罗夫,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Grove, W. R. 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第1版1846年在伦

- 敦出版。——第 471 页。
- 《各种发明、手工业和工业》，三卷本，1858 年第 3 版 (Buch der Erfindungen, Gewerbe und Industrien. 3 Bände. 3. Auflage, 1858)。——第 153 页。
- 根茨，弗·《奥斯曼政府和主要欧洲列强之间关系的历史政治概述》，载于《弗里德里希·冯·根茨遗著集》1868 年维也纳版第 2 卷 (Gentz, F. Essai historique et politique sur les rapports entre la Porte Ottomane et les principales puissances de l'Europe. In: Aus dem Nachlasse Friedrich von Gentz. Band II, Wien, 1868)。——第 398 页。
- 古尔，恩·和孔内尔，威·《古代色彩画作品中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活》1862 年柏林版 (Guhl, E. und Koner, W. Das Leben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nach antiken Bildwerken. Berlin, 1862)。——第 29 页。

H

- 哈里逊，弗·《政治经济学的界限》(Harrison, F.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economy)，载于 1865 年 5 月 15 日—8 月 1 日《双周评论》杂志第 1 卷。——第 150 页。
- 哈廷，彼·《小生物对地球外壳形成的明显作用》(Harting, P. Die Macht des Kleinen sichtbar in der Bildung der Rinde unseres Erdballs)。原文是荷兰文，德译本 1851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9 页。
- 海尔维格，格·、吕斯托夫，威·、罗伊舍，弗·《抗议》(Herwegh, G., Rüstow, W., Reusche, F. Protest)，载于 1865 年 3 月 11 日《北极星》报第 300 号。——第 106 页。
- 海尔维格，格·《注意》(Herwegh, G. Zur Beachtung)，载于 1865 年 4 月 1 日《北极星》报第 303 号。——第 107 页。
- 汉特，亨·朱·《亨利·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城市贫民住宅特别是关于十分危险的人口过剩和不能住人的房屋的利用的报告》(Hunter, H. J. Report by Dr. Henri Julian Hunter on the housing of the poorer parts of the population in towns, particularly as regard the existence of dangerous degrees of overcrowding and the use of dwellings unfit for human habitation)，载于《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报告书。第八号报告书。附录。1865 年》1866 年伦敦版 (Public Health. Reports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Eight report. With appendix. 1865. London, 1866)。——第 246 页。
- [赫斯，莫·]([Heß, M.])文章，注明：1 月 10 日于巴黎 [《工人联合会。国际工人协会。〈民族未来报〉》] ([Arb.-Associationen. Internat. Arb.-Assoc. «Avenir national»])，载于 1865 年 1 月 1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8 号。——第 44、47、61、449 页。
- [赫斯，莫·]([Heß, M.])文章，注明：2 月 4 日于巴黎 [《关于合作社联合会的新立法提案。国际工人协会。关于教学问题》] ([Neue Gesetzworschläge betr. Cooperativ-Association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Unterrichtsfrage])，载于 1865 年 2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

- 报》第 19 号。——第 65 页。
- [赫斯, 莫·] ([*Heß, M.*]) 文章, 注明: 1 月 28 日于巴黎[《国际工人协会。——金融危机》]([*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Geldkrisis*]), 载于 1865 年 2 月 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 号。——第 56 页。
- 赫斯, 莫·《警告》(*Heß, M. Eine Warnung*), 载于 1865 年 8 月 19 日《北极星》报第 320 号。——第 484 页。
- [赫斯, 莫·] ([*Heß, M.*]) 文章, 注明: 1 月 25 日于巴黎[《联合会的实质。克列卢斯。反对派在选举中的胜利》]([*Associationswesen. Clerus. Der oppositionelle Wahlsieg*]), 载于 1865 年 1 月 2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5 号。——第 50 页。
- [赫斯, 莫·] ([*Heß, M.*]) 文章, 注明: 2 月 7 日于巴黎[《美国。——东方。——意大利。——国际工人协会》]([*Amerika. —Der Orient. —Itali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载于 1865 年 2 月 1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1 号。——第 71、72、76、449 页。
- [赫斯, 莫·] ([*Heß, M.*]) 文章, 注明: 5 月 4 日于巴黎[《美国。国际工人协会。工人工业展览会。城市税。意大利和罗马。军事问题》]([*Amerika. Internationale Association. Arbeiter-industrierausstellung. Städtisches Octroi. Italien und Rom. Militairfrage*]), 载于 1865 年 5 月 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7 号附刊。——第 121 页。
- 黑格尔, 乔·威·弗·《黑格尔全集。作者生前友人菲·马尔海奈凯、约·舒尔

兹、爱·甘斯、列·冯·恒宁格、亨·霍多、卡·米希勒、弗·费尔斯特出版的全集版》第 1—18 卷 (*Hegel, G. W. F.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J. Schultze, Ed. Gans, Lp. v. Henning, H. Hotho, C. Michelet, F. Förster. Bd. I—XVIII*)。

- 《黑格尔全集》第 4 卷: 《逻辑学》, 第 1 部《客观逻辑》, 第 2 册《本质论》, 1841 年柏林第 2 版 (未修订) (Band IV.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rster Theil. Die objective Logik. Zweite Abtheilung. Die Lehre vom Wesen. Zwei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Berlin, 1841*)。——第 471 页。
- 《黑格尔全集》第 6 卷: 《哲学全书缩写本》, 第 1 部《逻辑》, 1843 年柏林第 2 版 (Band VI.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Erster Theil. Die Logik.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43*)。——第 308、309 页。
- 《黑格尔全集》第 7 卷: 第 1 部《自然哲学讲演录》, 即《哲学全书缩写本》第 2 部, 1842 年柏林版 (Band VII. *Erste Abtheilung.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Zweiter Theil. Berlin, 1842*)。——第 149、150、471 页。
- 《黑格尔全集》第 9 卷: 《历史哲学讲演录》, 1840 年柏林第 2 版 (Band IX.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40)。——第 548 页。

侯里欧克, 乔·杰·《同沃尔波尔先生的谈话。致〈泰晤士报〉编辑》(*Holyoake, G. J. The Interview with Mr. Walpole.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 1866 年 7 月 27 日《泰晤士报》第 25561 号。——第 246 页。

霍夫曼, 奥·威·《现代化学通论》1866 年不伦瑞克版(*Hofmann, A. W. Einleitung in die moderne Chemie. Braunschweig, 1866*)。——第 309、312 页。

霍夫施泰滕, 约·巴·(*Hofstetten, J. B.*) 1867 年 11 月 24 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 1867 年 11 月 2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39 号附刊一。——第 412、413 页。

J

基塞耳巴赫, 威·《中世纪世界贸易史和欧洲社会生活的发展》1860 年斯图加特版(*Kiesselbach, W. Der Gang des Welthandels und die Entwicklung des europäischen Völkerlebens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1860*)。——第 29 页。

吉贝尔, 克·哥·《动物学、解剖学和古生物学关系中的哺乳动物》1855 年莱比锡版(*Giebel, C. G. Die Säugethiere in zoologischer, anatomischer und paleontologischer Beziehung. Leipzig, 1855*)。——第 29 页。

加里多, 费·《现代的西班牙, 十九世纪它在精神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发展》, 德文译者阿·卢格, 1863 年莱比锡版

(*Garrido, F. Das heutige Spanien, seine geistige und äußerliche Entwicklung im 19. Jahrhundert, Deutsch von A. Ruge. Leipzig, 1863*)。——第 29 页。

《家庭用插图历书》1867 年莱比锡版(*Illustrierter Familien-Kalender. Leipzig, 1867*)。——第 369 页。

居维叶, 若·《论地球表面的灾变》, 埃费尔主编, 1863 年巴黎版(*Cuvier, G. Discour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 la surface du globe. Rédigés par Hofer. Paris, 1863*)。——第 260、262 页。

K

凯库勒, 奥·《有机化学或碳的化合物化学教科书》1861—1866 年厄兰根版第 1—2 卷(*Kekulé, A. Lehrbuch der Organischen Chemie oder der Chemie der Kohlenstoffverbindungen. Bände I—II. Erlangen, 1861—1866*)。——第 315 页。

[科勒特, 查·多·]《俄国关于罗马教皇的计划》([*Collet, C. D.*] *Russia's designs on the pope*), 载于 1864 年 12 月 7 日《自由新闻》报第 12 卷第 12 号。——第 41 页。

科塔, 伯·《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地质学书信》1850 年莱比锡版(*Cotta, B. Geologische Briefe aus den Alpen. Leipzig, 1850*)。——第 29 页。

克雷门特, 克·荣·《什列斯维希——非丹麦籍民族、盎格鲁人和弗里西安人的发祥地, 英国的故乡, 它的历史沿革》1862 年汉堡版(*Clement, K. J. Schleswig, das urheimische Land des*

nicht dänischen Volks der Angeln und Frisen und Englands Mutterland, wie es war und ward. Hamburg, 1862)。——第8页。

克吕泽烈《门塔纳》(*Cluseret*, Mentana), 载于1867年12月7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73号。——第413页。

孔德, 奥·《实证哲学教程》(*Comte*, A.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第1版共六卷, 1830—1842年在巴黎出版。——第236页。

L

拉品斯基, 泰·《高加索的山地民族及其反俄罗斯人的解放斗争》1863年汉堡版第1—2卷(*Lapinski*, T. Die Bergvölker des Kaukasus und ihr Freiheitskampf gegen die Russen. Bände I—II. Hamburg, 1863)。——第129页。

拉普拉斯, 比·西·《宇宙体系解说》法兰西共和四年[1796]巴黎版第1—2卷(*Laplace*, P. S. 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 Tomes I—II. Paris, l'an IV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796])。——第149、152页。

拉萨尔, 斐·《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根据新收集的他的著作片断和古代作者的证言阐述》1858年柏林版第1—2卷(*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Nach 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chstü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lten dargestellt. Bände 1—2. Berlin, 1858)。——第296页。

拉萨尔, 斐·《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

生, 经济的尤利安, 或者: 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Lassalle*, F.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第536页。

腊施, 古·《殉难者(麦克斯·多尔图)墓上的不朽的花圈》(*Rasch*, G. Ein Immortellenkranz auf das Grab eines Marthyrsers (Max Dortu)), 载于1865年3月15日《德意志联邦》杂志第1期。——第95页。

朗格, 弗·阿·《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1865年杜伊斯堡版(*Lange*, F. A. 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uisburg, 1865)。——第98、469—471页。

朗格, 路·《罗马的古迹》1856—1862年柏林版第1—2卷(*Lange*, L. Römische Alterthümer. Bände I—II. Berlin, 1856—1862)。——第28页。

劳, 塔·《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1855年汉堡版(*Lau*, Th. Lucius Cornelius Sulla. Hamburg, 1855)。——第29页。

勒弗尔, 昂·(*Lefort*, H.) 声明, 载于1865年4月《联合》杂志第6期。——第107页。

勒克耳, 奥·《萨克森的起义和瓦尔得海姆的感化监狱》186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Röckel*, A. Sachsens Erhebung und das Zuchthaus zu Waldheim. Frankfurt am Main, 1865)。——第213页。

[勒·吕贝, 维·]《国际工人协会。各项原则的说明》([*Le Lubez*, V.] Asso-

- 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xposition de principes), 载于1865年12月27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301号。——第172、495页。
- 雷博, 路·《工人的政治经济学》(*Reybaud, L. L'Économie politique des ouvriers*), 载于1866年11月1日《两大陆评论》第66卷。——第270、273页。
- 雷尼奥, 埃·《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1855年巴黎版(*Régnauld, É. Histoir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s principautés danubiennes. Paris, 1855*)。——第129页。
- 雷尼奥, 埃·《欧洲问题, 被错误地称为波兰问题。答复波果丁、谢铎-费罗提、波罗香、施尼茨勒、索洛维约夫等先生们对立陶宛和乌克兰省波兰语风和俄国佬非斯拉夫化提出的异议》1863年巴黎版(*Régnauld, É. La Question européenne improprement appelée polonaise. Réponse aux objections présentées par M. M. Pogodine, Schédo-Ferroti, Porochine, Schnitzler, Solowiew, etc., contre le polonisme des provinces lithuano-ruthènes et contre le non-slavisme des moscovites. Paris, 1863*)。——第129页。
- 李比希, 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 两分册, 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Liebig, J.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In zwei Theilen. Siebente Auflage. Braunschweig, 1862*)。——第185—186页。
- 李卜克内西, 威·《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1867年]莱比锡版(*Lieb-
knecht, W. Was ich im Berliner «Reichstag» sagte. Leipzig, [1867]*)。——第396、398、419、575、580页。
- 李卜克内西, 威·(*Liebkecht, W.*) 1865年3月27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上的演说, 载于卡·席林《伯恩哈特·贝克尔主席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开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年柏林版(*C. Schilling. «Die Ausstoßung des Präsidenten Bernhard Becker aus dem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 und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1865*)。——第139、485、486、490页。
- 李卜克内西, 威·(*Liebkecht, W.*) 1867年9月30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发言, 载于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1867年]莱比锡版。——第357、367、564—565页。
- 李卜克内西, 威·(*Liebkecht, W.*) 1867年10月17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发言, 载于威·李卜克内西《我在柏林“国会”中讲了些什么》[1867年]莱比锡版。——第376页。
- 李维, 梯特·《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Livius, Titus. Ab urbe Condita*)。——第15、38、240页。
- [李希特尔, 欧·]《斐迪南·拉萨尔死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1865年柏林第2版([*Richter, E.*] *Die Geschichte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Tode Ferdinand Lassalle's.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65*)。——第170页。
- 利特尔, 卡·《欧洲。柏林大学的讲义》

- 1863年柏林版 (*Ritter, C. Europa. Vorlesungen an der Universität zu Berlin gehalten. Berlin, 1863*)。——第29页。
- 罗昂, 阿·(*Roon, A.*) 1865年2月8日在普鲁士议会上的发言, 载于1865年2月9日《泰晤士报》第25104号。——第65页。
- 罗杰斯, 詹·爱·撒·《从召开牛津议会(1259年)到大陆战争爆发(1793年)时期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2卷 (*Rogers, J. E. Th.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1259)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 (1793). Volumes I—II. Oxford, 1866*)。——第271、273、276页。
- 罗朗, 奥·《化学方法》1854年巴黎版 (*Laurent, A. Méthode de chimie. Paris, 1854*)。——第312页。
- 罗斯科, 亨·恩·《简明化学教程, 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德文版由卡尔·肖莱马同作者共同整理》1867年不伦瑞克版 (*Roscoe, H. E. Kurzes Lehrbuch der Chemie nach den neuesten Ansichten der Wissenschaft. Deutsche Ausgabe, unter Mitwirkung des verfassers bearbeitet von Carl Schorlemmer. Braunschweig, 1867*)。——第379、397、399、403、412页。
- 罗斯特, 瓦·克·弗·《希腊文德文学生辞典》(*Rost, V. Ch. F. Griechisch-Deutsches Schul-wörterbuch*)。第1版共两册, 1823年在爱尔福特和哥达出版。——第29页。
- 罗雅尔, 奥·《拉宾的演说》(*Rogear, A. Les Propos de Labienus*)。第1版1865年在巴黎出版。——第506页。
- 罗伊舍, 弗·《假扮的朋友和赤裸裸的敌人》(*Reusche, F. Falsche Freunde und offene Feinde*)。载于1865年4月8日《北极星》报第304号。——第110—111页。
- 吕斯托夫, 威·《从军事政治观点来看1866年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1866年苏黎世版 (*Rüstow, W. Der Krieg von 1866 in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politisch-militärisch beschrieben. Zürich, 1866*)。——第299页。
- 吕斯托夫, 威·、海尔维格, 格·《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Rüstow, W., Herwegh, G.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载于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第96、97页。
- 吕斯托夫, 威·《声明》(*Rüstow, W. Zur Aufklärung*)。载于1865年4月1日《北极星》报第303号。——第107、472页。

M

- 马丁, 昂·(*Martin, H.*) 法国代表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前言, 载于1865年10月14日《世纪报》。——第491页。
- 马考莱, 托·巴·《詹姆斯二世登极以来的英国史》1854—1861年伦敦第10版第1—5卷 (*Macaulay, Th. B.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Volumes I—V. Tenth edition. London, 1854—1861*)。——第29页。

马扎德, 沙·《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时期的俄国。——波兰起义后的俄国社会和政府》(*Mazade, Ch. La Russie sous l'empereur Alexandre II. — La Société et le Gouvernement russes depuis l'insurrection polonaise*), 载于1866年3月15日《两大陆评论》杂志(第62卷)。——第203页。

梅茨内尔, 泰·、福格特, 阿·、李卜克内西, 威·《声明》(*Metzner, Th., Vogt, A., Liebknecht, W. Erklärung*), 载于1865年6月24日《人民报》第145号。——第144页。

蒙森, 泰·《罗马史》(*Mommsen, Th. Römische Geschichte*)。第1版共三卷, 1854—1856年在柏林出版。——第28页。

米凯尔, 约·(*Miquel, J.*) 1867年4月9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发言, 载于1867年4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号。——第303页。

米涅, 弗·奥·《一七八九至一八一四年法国革命史》(*Mignet, F. A.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epuis 1789 jusqu'en 1814*)。第1版1824年在巴黎出版。——第28页。

《民主研究》, 在路·班贝尔格尔、卡尔·格律恩、摩里茨·哈特曼、弗里德里希·卡普、斐·拉萨尔、米希勒、亨·伯·奥本海姆、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阿道夫·施塔尔和卡尔·福格特等人参加下由路德维希·瓦勒斯罗德出版, 1860年汉堡版 (*Demokratische Studien. Unter Mitwirkung von L. Bamberger, Karl Grün, Moritz Hartmann, Friedrich Kapp, F. Lassalle, Michel, H. B. Oppenheim, Ludwig*

Simon aus Trier, Adolf Stahr, Carl Vogt u. A. 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Walesrode. Hamburg, 1860)。——第298页。

摩莱肖特, 雅·《食品学》(*Moleschott, J. Lehre der Nahrungsmittel*)。第1版1850年在厄兰根出版。——第29页。

默基森, 罗·英·、韦尔涅, 恩·、凯泽尔林格, 阿·《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地质和乌拉尔山脉》(*Murchison, R. I., Verneuil, E., Keyserling, A. The Geology of Russia in Europe and the Ural Mountains*)。第1版共两卷, 1845年在伦敦出版。——第129页。

穆瓦兰, 托·《生理医学讲义》1866年巴黎版(*Moilin, T. Leçons de médecine physiologique. Paris, 1866*)。——第254、258、263、276、534页。

N

拿破仑第三(*Napoléon III*) 1866年5月6日在奥塞尔的演说, 载于1866年5月8日《泰晤士报》第25492号。——第216页。

努格斯, 路·《军事艺术和进步》(*Nougès, L. L'Art militaire et le progrès*), 载于1867年10月18和20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23和125号。——第374页。

P

蒲鲁东, 比·约·《比·约·蒲鲁东关于自然发生的一些未发表的信》(*Proudhon, P. J. Lettres inédites de P.-J. Proudhon sur les générations spontanées*), 载于1867年10月16、18和19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21、123

和 124 号。——第 374 页。

普雷勒, 路·《希腊神话》(*Preller, L. Griechische Mythologie*)。第 1 版共两卷, 1854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8 页。

普罗克希-奥斯顿, 安·《一八二一年希腊人脱离土耳其帝国成立希腊王国的经过》1867 年维也纳版第 1—6 卷 (*Prokesch-Osten, A. 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Griechen vom Türkischen Reiche im Jahre 1821 und der Gründung des Hellenischen Königreiches. Bände I—VI. Wien, 1867*)。——第 385 页。

Q

琼斯, 厄·(*Jones, E.*) 1867 年 11 月 8 日在曼彻斯特芬尼亚社社员受审时的辩护词, 载于 1867 年 11 月 9 日《泰晤士报》第 25964 号。——第 387 页。

丘迪, 弗·《阿尔卑斯山动物的生活》(*Tschudi, F. Das Trierleben der Alpenwelt*)。第 1 版 1853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9 页。

S

桑顿, 威·托·《即将出版的论劳动一书中的个别章节》(*Thornton, W. T. Stray chapters from a forthcoming work on labour*)。载于 1867 年 10 月 1 日《双周评论》杂志第 2 卷第 10 期。——第 375 页。

舍曼, 格·弗·《希腊的古迹》1855—1859 年柏林版第 1—2 卷 (*Schoemann, G. F. Griechische Alterthümer. Bände I—II. Berlin, 1855—1859*)。——第 28 页。

施莱登, 马·雅·《研究。通俗讲义》1855 年莱比锡版 (*Schleiden, M. J. Studien. Populäre Vorträge. Leipzig, 1855*)。——第 28 页。

施洛塞尔, 弗·克·《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44—1857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1—19 卷 (*Schlosser, F. C. Weltgeschichte für das deutsche Volk. Bände I—XIX. Frankfurt am Main, 1844—1857*)。——第 28 页。

施普鲁奈尔, 卡·《历史地理教学地图》(*Spruner, K. Historisch-geographischer Schul-Atlas*)。第 1 版 1856 年在哥达出版。——第 30 页。

施梯伯, 威·(*Stieber, W.*) 致《人民报》的声明, 载于 1867 年 2 月 26 日《人民报》第 48 号和 1867 年 3 月 2 日《海尔曼》报第 426 号。——第 282 页。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和中小邦的政府》(*[Schweitzer, J. B.] 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und die Regierungen der Mittel- und Kleinstaaten*)。载于 1865 年 1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6 号。——第 59 页。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一》(*[Schweitzer, J. B.] 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I*)。载于 1865 年 1 月 2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4 号。——第 59、457 页。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二》(*[Schweitzer, J. B.] 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II*)。载于 1865 年 2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8 号。——第 63、457 页。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三》(*[Schweitzer, J. B.] Das Ministerium*

- Bismarck. III), 载于 1865 年 2 月 1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3 号。——第 76、78、457、458 页。
-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四》([Schweitzer, J. B.] 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IV), 载于 1865 年 2 月 1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第 457 页。
- [施韦泽, 约·巴·]《俾斯麦内阁。五》([Schweitzer, J. B.] Das Ministerium Bismarck. V), 载于 1865 年 3 月 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8 号。——第 88 页。
- 施韦泽, 约·巴·《驳卡尔·福格特关于欧洲现状的研究》1859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Schweitzer, J. B. Wiederlegung von Carl Vogt's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n Europa's. Frankfurt am Main, 1859)。——第 26 页。
- [施韦泽, 约·巴·]《德国社会民主党》([Schweitzer, J. B.] Die deutsche Social-Demokratie), 载于 1865 年 2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9 号。——第 65 页。
- [施韦泽, 约·巴·]([Schweitzer, J. B.]) 后记, 载于 1865 年 3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1 号第 4 版。——第 100 页。
- [施韦泽, 约·巴·]《教会和现代文明》([Schweitzer, J. B.] Das Kirchenthum und die moderne Civilisation), 载于 1865 年 1 月 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 号。——第 59 页。
- 施韦泽, 约·巴·《柳青达或者资本和劳动。当前社会政治的速描》, 三卷集, 1863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Schweitzer, J. B. Lucinde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Ein social-politisches Zeitgemälde aus der Gegenwart. In drei Bänden. Frankfurt am Main, 1863)。——第 26 页。
- [施韦泽, 约·巴·]([Schweitzer, J. B.]) 社论, 注明: 3 月 1 日于柏林, 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9 号。——第 89、91、466 页。
- 施韦泽, 约·巴·《资本的利润和工资》1867 年柏林版 (Schweitzer, J. B. Der Kapitalgewinn und der Arbeitslohn. Berlin, 1867)。——第 340 页。
- 舒尔采-德里奇, 海·《拉萨尔先生取消企业家冒险。德国工人手册中新的一章》1866 年柏林版 (Schultze-Delitzsch, H. Die Abschaffung des geschäftlichen Risico durch Herrn Lassalle. Ein neues Capitel zum deutschen Arbeiterkatechismus. Berlin, 1866)。——第 170 页。
- 司徒卢威, 古·《在德国的“愁眉不展的面孔”》(Struwe, G. «Die Teig-Gesichter» in Deutschland), 载于 1865 年 3 月 15 日《德意志联邦》杂志第 1 号。——第 95 页。
- 司徒卢威, 古·和腊施, 古·《十二个革命斗士》1867 年柏林版 (Struwe, G. und Rasch, G. Zwölf Streiter der Revolution. Berlin, 1867)。——第 324、555 页。

T

太诺, 摩·《根据未公布的原本文件写的 1792—1794 年恐怖史》(Ternaux, M. Histoire de la Terreur 1792—1794 d'après des documents authentique

et inédites)。第1版共八卷,1862—1881年在巴黎出版。——第28页。

特雷莫,比·《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1865年巴黎版第1部(*Trémaux, P. Origine et transformations de l'homme et des autres êtres.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65*)。——第250、252、254、258—262、534页。

托伦,昂·《洛桑代表大会》(*Tolain, H. Congrès de Lausanne*),载于1867年9月5、6、7、8、9、10、11日《法兰西信使报》第80、81、82、83、84、85、86号。——第346页。

W

瓦茨,约·《工会和罢工。机器。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Watts, J. Trade societies and strikes. Machinery. Co-operative societies. Manchester, 1865*)。——第178、181、188页。

瓦盖纳,海·(*Wagener, H.*) 1867年3月23日在北德意志国会上的发言,载于1867年3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8号。——第289页。

维尔茨,阿·《化学哲学讲义》1864年巴黎版(*Wurtz, A. Leçons de philosophie chimique. Paris, 1864*)。——第312、315页。

[韦济尼埃,比·]《国际工人协会》(*Vésinier, P.*)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载于1865年12月16日和18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和294号。——第172—175、196、495页。

韦济尼埃,比·《新凯撒传。历史研究》1865年日内瓦版第1部(*Vésinier, P. La Vie du nouveau César. Étude*

historique. 1ère partie. Genève, 1865)。——第175页。

韦莫雷耳,奥·《行将到来的普鲁士运动》(*Vermorel, A. La prochaine campagne de la Prusse*),载于1867年9月9日《法兰西信使报》第84号。——第350、353页。

沃尔索,耶·雅·阿·《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丹麦人和挪威人》1852年伦敦版(*Worsaae, J. J. A. An Account of the Danes and Norwegians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London, 1852*)。——第8页。

X

西蒙,路·《德意志和它的两个大国》(*Simon, L. Deutschland und seine beiden Großmächte*),载于《民主研究》文选,1860年汉堡版。——第298页。

席林,卡·《伯恩哈特·贝克尔主席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开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年柏林版(*Schilling, C. Die Ausstoßung des Präsidenten Bernhard Becker aus dem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 und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1865*)。——第139、143—146、486页。

Y

雅科布斯,弗·《希腊。关于希腊人的祖国、历史、文学和艺术讲演录》1852年柏林版(*Jacobs, F. Hellas. Vorträge über Heimath, Geschichte, Literatur und Kunst der Hellenen. Berlin, 1852*)。——第29页。

《1272—1295年马可波罗东游记》(Mar-

co Paolo's Reise in der Orient, während der Jahre 1272 bis 1295)。

第1版1802年在罗纳堡和莱比锡出版。——第29页。

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法国代表团关于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载于1865年10月8日《民论报》、1865年10月12日《民族未来报》和1865年10月14日《世纪报》。——第161页。

《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86—596页),署名:海·荣克,载于1866年2月20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43号。——第196页。

《工人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巴黎版(Congrès ouvrier.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èglement provisoire. Paris, [1864])。——第68页。

《工人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巴黎版(Congrès ouvrier.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Paris, [1866])。——第205页。

《关于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告瑞士全体工人、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团体书》1865年日内瓦版(Aufruf an alle Arbeiter, Arbeiter-vereine und Arbeiter-associationen in der Schweiz zum Beitritt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Genf, 1865),日内

瓦支部委员会委员的署名:贝克尔和杜普累等人。——第95页。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手稿),作者:威·李卜克内西。——第484、490页。
《国际工人协会》(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载于1865年1月7日《蜂房报》第169号。——第443页。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载于1865年1月7日《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97号。——第443页。

《国际工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载于1865年11月18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1号。——第161页。

《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载于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第343页。

《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ing Men. Congress of Geneva),载于1867年2月20日和3月13日《国际信使》。《日内瓦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Congress of Genev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ing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文件,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部分。

Men), 载于1867年3月27日、4月3、10、17日《国际信使》。——第541页。

—《国际工人协会。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道》(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 rendu du congrès de Genève), 载于1867年3月9日和16日《国际信使》。《日内瓦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Congrès de Genève.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载于1867年3月23日和30日、4月6、13、20和27日《国际信使》。——第541页。

《林肯先生和国际工人协会》(Mr. Lincol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署名: 查·弗·亚当斯。载于1865年2月6日《泰晤士报》第25101号。——第52、62、68、478页。

—《林肯总统和国际工人协会》(President Lincol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署名: 查·弗·亚当斯。载于1865年2月6日《快报》。——第

68页。

《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德国人分部给工人的通告信》1865年日内瓦版(Rundschreiben der deutschen Abtheilung des Zentral Komite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für die Schweiz an die Arbeiter. Genf, 1865)。——第495页。

—《国际工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载于1865年12月1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5号。——第495页。

《保卫波兰大会》(Great meeting for Poland), 载于1865年3月4日《蜂房报》第177号。——第473页。

《我们协会的发展》(Entwicklungsgang unserer Association), 载于1866年1月《先驱》杂志第1期。——第495页。

《一次盛大的国际性的工人代表会议》(Gre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Working Men), 载于1865年9月30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4号。——第489页。

文 件

《巴黎大学生致德意志和意大利大学生》(Aux Étudiants des universités d'Allemagne et d'Italie, les étudiants de Paris), 署名: 费默、卡雷、瓦扬、里沙尔、勒瓦瑟尔和吉布拉尔等人。载于1866年5月20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5号。——第224页。

《被囚禁者的状况。告爱尔兰妇女书》

(The State prisoners. An Appeal to the women of Ireland), 载于1866年1月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8号。——第182页。

《德国人告美国人民书》(Address of Germans to the american nation), 署名: 布林德、弗莱里格拉特、海茵茨曼、尤赫、金克尔、伯恩德斯、西门子、特

- 吕布纳、拉文施坦。载于1865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5171号。——第114页。
- 《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1848年通过。——第218页。
- 《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的饥荒)。对尊敬的下院1867年7月4日的质询的答复。根据1867年7月30日下院的指令刊印》(East India (Madras and Orissa famine).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4 July 1867.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67)。——第556页。
- 《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关于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的文件和通讯,包括反饥饿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孟加拉副省长和印度总督的备忘录。根据1867年5月31日下院的指令刊印》(East India (Bengal and Orissa famine).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famine in Bengal and Orissa, including the report of the Famine Commission and the minutes of the Lieutenant Governor of Bengal and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1 May 1867)。——第556页。
-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书》(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第22、177页。
- 《1865年10月31日以前的半年》1866年伦敦版(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5. London, 1866)。——第177、183、185页。
-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报告书》(Public Health. Reports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第177页。
- 《第八号报告书。附录。1865年》1866年伦敦版(Eight Report. With appendix. 1865. London, 1866)。——第241、246页。
- 《关于推行〈1867年关于工联事务调查委员会的法令〉的法令。1867年8月12日》(An Act to extend the «Trades Union Commission Act, 1867»。12th August 1867)。——第370、576页。
- 《关于在一定情况下保障调查工联及雇主或工人的其他组织的委员会委员进行工作的法令。1867年4月5日》(An Act for facilitating in certain case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make inquiry respecting trades unions and other association of employers or workmen. 5th April 1867)。——第370、576页。
- 《民法典,或拿破仑法典》(Code civil), 1804年通过。——第345、417页。
- 《农业统计,爱尔兰。附1866年平均估产表,186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从爱尔兰各港口向外移民统计表,以及每个州郡的亚麻厂的数目表》1867年都柏林版(Agricultural statistics, Ireland. Tables showing the estimated

- average produce of the crops for the year 1866; and the emigration from irish ports, from 1st January to 31st December, 1866; also the number of mills for scutching flax in each country and province. Dublin, 1867)。——第 381 页。
- 《普鲁士国家的刑法典》(Strafgesetzbuch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Vom 14. April 1851), 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1 年柏林版第 122 页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51. Berlin. S. 122)。——第 58、340 页。
- 《特别委员会关于银行法的报告; 委员会议事录, 证词记录, 附录和索引。根据 1857 年 7 月 30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57)。——第 150 页。
- 《特别委员会关于银行法的报告; 委员会议事录, 证词记录, 附录和索引。根据 1858 年 7 月 1 日下院的指令刊印》(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 July 1858)。——第 150 页。
- 《调整在作坊劳动的童工、青工和女工工时法, 1867 年 8 月 21 日》(An Act for regulating the hours of labour for 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women employed in workshops, 21st August 1867)。——第 556 页。
-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 年)。委员会委员的报告书(第一至五号)》(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Reports (I—V) of the commissioners)。——第 177、241 页。
- 《第一号报告书》1863 年伦敦版 (First Report. London, 1863)。——第 310 页。
- 《第五号报告书》1866 年伦敦版 (Fifth Report. London, 1866)。——第 241 页。
- 《刑法典》(Code pénal), 1810 年通过。——第 266 页。
- 《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To the workmen of France from the working men of England), 载于 1863 年 12 月 5 日《蜂房报》第 112 号和《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Address of english to french workmen)。——第 11 页。
- 《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1867 年伦敦版 (Knox, A. A. and Pollock, G. D. Report of commissioners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treason-felony convicts in the english convict prisons. London, 1867)。——第 306、310、317、322 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B

- 《白鹰报》(《*Der weiße Adler*》), 苏黎世出版, 1865年3月第30号。——第473页。
- 《北德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 汉诺威出版, 1867年2月15日第5522号。——第279、285、541页。
- 《北极星》(《*Nordstern*》), 汉堡出版
—1864年12月10日第287号第2页 [脚注]。——第440页。
—1865年3月4日第299号, 《小心!》(Aufgeschaut) 和《披着羊皮的狼》(Die Wölfe im Schaafkleid)。——第103页。
—1865年4月29日第307号, 登在“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栏的佐林根通讯。——第115页。
—1865年5月6日第308号, 登在“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栏的科伦通讯。——第117页。
—1865年6月24日第313号。——第126、141、479页。
—1865年7月8日和15日第315和316号, 《巴黎体操节》(Das Turnerfest im Paris)。——第141页。

D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mit ihm verwandten Geschäftszweige》), 莱比锡出版

- 1865年3月3日第27号, 关于恩格斯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出版的广告。——第394页。
—1867年9月14日第214号, 关于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广告。——第394页。
—1867年9月底第230号。——第372页。

E

《俄国残废者》(《*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 圣彼得堡出版, 1867年12月5日第336号。登在“非官方栏”(Отдел неофициальный) 的12月4日圣彼得堡通讯。——第420页。

F

《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rier français*》), 巴黎出版
—1867年9月10日和11日第85和86号, 登在“消息”(Nouvelles) 栏的通讯, 第1版。——第355页。
—1867年10月8日第113号, 《第三个小偷》(Le Troisième larron)。——第363页。

G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 伦敦出

版, 1866年5月5日第165号第4页。
——第223页。

《观察家报》(《*Der Beobachter*》), 斯图加特出版, 1864年11月17日第268号, 《卡尔·布林德》(Karl Blind)。——第37、435页。

H

《海尔曼》(《*Hermann*》), 伦敦出版, 1867年3月2日第426号, 《“施梯伯”先生和〈海尔曼〉》(Herr «Stieber» und der «Hermann»)。——第282页。

K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1865年3月10日第69号, 登在“德国”(Deutschland)栏的3月8日柏林通讯。——第92页。

M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伦敦出版, 1865年3月2日, 《最近的波兰起义》(The Late polish insurrection)。——第473页。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1867年9月28日第210号第2版。——第372页。

S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cial-Demokrat*》), 柏林出版
—1865年1月4日第4号。——第447页。
—1865年1月29日第15号第3版。
——第50页。
—1865年1月29日第15号, 《工人们的信》(Einsendungen von Arbeiter-

tern)。——第50页。

—1865年2月10日第20号。——第70页。

—1865年2月12日第21号。——第70页。

—1865年2月22日第25号, 登在“政治栏”(Politischer Theil)的2月21日柏林通讯。——第82页。

—1865年4月5日第43号, 登在“联合会栏”(Vereins-Theil)的4月4日柏林通讯。——第108—109页。

—1865年5月10日第58号第2版, 《小品文》(Feuilleton)。——第120页。

—1867年11月29日第139号附刊一和附刊二。——第411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出版
—1864年11月4日第25021号, 《南意大利》(Southern Italy)。——第438页。

—1865年2月13日第25107号, 登在“最新消息”(Latest intelligence)栏的2月11日柏林通讯。——第72、77、450页。

—1865年2月16日第25110号, 登在“最新消息”(Latest intelligence)栏的2月15日柏林通讯; 《普鲁士议会》(The Prussian Legislature)。——第75页。

—1865年11月20日第25347号第8版。——第162页。

—1865年12月13日第25367号第5版, 《议会改革》(Parliamentary Reform)。——第496、498页。

—1865年12月14日第25368号第8版。——第496、498页。

—1866年3月3日第25436号第9版
和1866年3月5日第25437号第8
—9版。——第190页。

—1866年4月10日第25468号第8
版。——第207页。

—1866年4月11日第25469号,登在
“最新消息”(Latest intelligence)栏
的4月10日柏林通讯。——第209页。

—1867年6月3日第25827号,登在
“外国消息”(Foreign intelligence)
栏的6月1日星期六6时巴黎通讯。
——第307页。

—1867年9月16日第25917号第6
版。——第360页。

—1867年11月21日第25974号第10
版,《伦敦的群众大会》(London
Meetings)。——第403页。

W

《我们的时代》(《Unsere Zeit》),莱比锡出

版,1866年第2册,《武装的普鲁士》
(Preußen in Waffen),论文一、论文
二,第161—177和321—343页。——
第298页。

Z

《自由和正义》(《Libertà e Giustizia》),那
不勒斯出版,1867年8月24日第2
号,《罗马问题》(La Questione roma-
na)。——第344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
堡出版

—1865年4月29日第119号附刊。
——第120页。

—1866年1月1日第1号,登在“德
国”(Deutschland)栏的12月29日
柏林通讯。——第170页。

—1867年9月30日第273号(第4375
页),关于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
卷出版的广告。——第362页。

文学著作

A

奥尔科特《小妇人》。——第548页。

B

巴尔扎克《不出名的杰作》。——第280页。

巴尔扎克《生意人》。——第280页。

巴尔扎克《言归于好的麦尔摩特》。——
第280页。

D

《迪河岸上的磨坊主》。——第195、505、

508页。

迪斯累里《维维安·格雷》。——第246页。

F

弗莱里格拉特《威斯特伐里亚的夏歌》。
——第234页。

G

歌德《浮士德》。——第286、289、588、709
页。

歌德《完整无缺》。——第418页。

歌德《渔夫》。——第25页。

格林《德国英雄传说》。——第 132 页。

格林《格林童话集》。——第 132 页。

H

海涅《阿塔·特洛尔》。——第 38 页。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 38 页。

海涅《归乡集》。——第 505、509 页。

贺雷西《颂歌》。——第 273 页。

赫夫林《昔日大学生的荣誉》。——第 88 页。

黑贝尔《布莱斯高的黑林人》。——第 153 页。

霍夫曼《小察赫斯》。——第 183、185、186 页。

K

柯林斯《白衣女》。——第 268 页。

L

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第 45 页。

勒普兰斯·德·博蒙《野兽和美人》。——第 506 页。

吕凯特《婆罗门的智慧》。——第 112 页。

M

莫里哀《斯嘉本的诡计》。——第 234、241 页。

P

彭斯《有人因为正直而受穷》。——第 74

页。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 38、414 页。

Q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第 510 页。

S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 140 页。

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 140 页。

绥夫特《格列佛游记》。——第 550 页。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53 页。

X

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第 50 页。

西塞罗《为塞克斯蒂乌斯作的辩护词》——第 468 页。

席勒《唐·卡洛斯》。——第 10、40、45 页。

席勒《钟之歌》。——第 245 页。

谢里敦《扬恶学校》。——第 112 页。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 418 页

* * *

圣经。——第 216、569 页。

期 刊 索 引

A

- 《爱北斐特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
——德国的一家日报，1834年至1904年在爱北斐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第89、381、384页。
- 《爱尔兰人报》(《*The Irishman*》)——爱尔兰的一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周报，1858年至1885年先后在拜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出版；该报曾经为芬尼亚社社员辩护。——第385、403、418页。
- 《奥格斯堡晚报》(《*Augsburger Abendzeitung*》)——德国民族自由党的日报，1826—1912年用这个名称在奥格斯堡出版。——第387页。

B

- 《巴门日报》(《*Barmer Zeitung*》)——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日报，1834年起在巴门出版。——第89、390页。
- 《白鹰报》(《*Der weiße Adler*》)——瑞士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64年起用德文在苏黎世出版，每周出版三次。——第473页。
-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eform*》)——一家日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61年至1868年在柏林出版。1865年在这家报纸上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篇声明和文章。——第84、105、118、144、446、478页。
- 《北德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德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1872年在汉诺威出版。——第541页。
-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82、303、323页。
- 《北极星》(《*Nordstern*》)——德国的一家周报；1860—1866年在汉堡出版；从1863年起为拉萨尔派报纸。——第26、84、103、106、107、110、112、115、117、120、126、137、141、166、440、455、479、484—485页。
- 《彼得堡报》(《*Petersburger Zeitung*》)——见《圣彼得堡报》。
- 《比利时独立报》(《*L'Independance belge*》)——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497页。
- 《波恩日报》(《*Bonn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从1850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第97页。
- 《波罗的海报》(《*Ostsee-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5年起在施特廷(波兰称作：兹杰辛)出版。——第209页。

《勃罗姆堡日报》(《*Bromberger Zeitung*》)——德国民族自由党的日报, 1843年在勃罗姆堡(波兰称作: 贝德哥什)创办。——第209页。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 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 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 该报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第26、52、86、114、347页。

D

《德国博物馆。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杂志》(《*Deutsches Museum.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öffentliches Leben*》)——德国民主派的周刊, 1851年至1867年在莱比锡出版; 1852—1865年该杂志的出版者是罗·普鲁茨。——第402页。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mit ihm verwandten Geschäftszweige*》)——一家日报, 德国书商联合会的机关报, 从1834年至1926年在莱比锡出版。——第372、565页。

《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周报, 1865年底起为德国人民党机关报; 1864—1867年在曼海姆出版。——第161页。

《德意志联邦》(《*Der deutsche Eidgenosse*》)——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 1865—1867年在伦敦和汉堡出版; 参加该杂志编辑部的有: 卡·布林德、路·毕希纳、斐·弗莱里格拉特、路·费尔巴哈、古·司徒卢威和其他人。——第79、95、97、215页。

《德意志人民报》(《*Deutsche 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韦耳夫派的机关报; 1867年起在汉诺威出版。——第391页。

《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26年至192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该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针。——第66、84、89、94、100、104、105、107、390、460页。

E

《俄国残废者》(《*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沙俄陆军部的机关报, 1813年至191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从1816年起每日出版。——第420页。

F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 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390页。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法国正统派的日报, 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第348页。

《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rier français*》)——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政治性的周报, 从1867年6月18日起改为日报; 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 1866年5月该报成为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 在该报上刊登过总委员会和地方各支部的文件; 也刊登过保·拉法格和劳·马克思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第224、325、331、343—345、348、353—355、363、370、371、374、383、

401、413、556、566、574、577 页。

《非国教徒》(《*The Nonconformist*》)——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周报, 1841—1879 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 177、199、201 页。

《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 从 1861 年至 1876 年在伦敦出版。用过如下三种名称:《蜂房》(《*The Bee-Hive*》)、《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便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 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 年 11 月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但是刊登在该报上的国际文件常被篡改或删节, 为此, 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 1869 年起该报实际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1870 年 4 月, 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 与《蜂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第 17、35、85、118、119、124、132、136、331、343、346、444、473 页。

《佛尔维耶回声报》(《*L'Echo de Verviers*》)——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 1864 年创刊于佛尔维耶; 该报是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中敌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声筒。——第 172—174、196、495 页。

G

《工人报》(《*Workman*》)——见《工人报》。
《工人报》(《*The Working Man*》)——英国改良派的周报, 1861 年至 1867 年在伦敦出版, 出版曾一度中断。——第 534 页。
《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人周

报; 它是 1865 年 9 月由《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 Miner and Workman's Advocate*》)改组成的, 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同总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参加了该报的理事会。1866 年 2 月, 由于编辑部内改良主义分子的势力加强, 该报再度进行改组并更名为《共和国》周报。——第 161、164—166、171、173、177、182、485、489、495、496、497、499、500、516、589 页。

《工人论坛》(《*La Tribune ouvrière*》)——法国工人的周报, 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托伦、弗里布尔、瓦尔兰和其他人; 该报的出版者是沙·利穆津。该报头四号于 1865 年 6 月在巴黎出版; 该报被禁止在法国发行后, 报社迁往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于 1865 年 7 月 9 日又出版了一号。由于不能运进法国, 因此该报的销路中断了。——第 482 页。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英国的一家周报, 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 从 1866 年 2 月至 1867 年 7 月在伦敦作为《工人辩护士报》的续刊出版。1866 年 6 月以前, 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理事会, 1866 年 2 月至 4 月格·埃卡留斯任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 该报在选举改革的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 实际上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喉舌。——第 177、181、183、188、189、192、195、198、199、201、203、211、214、217、220、223、226、234、271、506、516、519、534、537、541、593 页。

《观察家报。士瓦本人民报》(《*Der Beobachter. Ein Volksblatt aus Schwaben*》)

——德国的一家日报，从1833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第27、32、33、37、408、410、411、417、433—436、581页。

《国际工人协会报》(《*Journ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国际瑞士罗曼语区支部每月出版的机关报，1865年12月至1866年9月在约·菲·贝克尔的参加下在日内瓦出版。——第165—166、495、496、498、500页。

《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e Revue*》)——

奥地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1866年至1868年在维也纳出版。——第384、387、402—403页。

《国际信使》(《*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

——一家周刊，1864年11月至1867年7月用英文和法文在伦敦出版。法文版的名称是《*Le Courier international*》。1867年是国际的机关刊物。——第541页。

《国民改革者》(《*The National Reformer*》)

——英国的一家周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刊物，1860年至1893年在伦敦出版。——第22页。

H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

——一家周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9年起在伦敦用德文出版。——第11、33、36、49、73、89、103、105、282、306、349、369、446页。

J

《纪事》(《*The Cironicle*》)——英国的天

主教派的周刊，1867—1868年在伦敦出版。——第385页。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

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刊物，1851—1852年在伦敦由厄·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1851年6月至1852年4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11页。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一家专谈军事问题的德国

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1826年至1902年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1860—1864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第230页。

K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

国的一家日报，1802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莱茵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七十年代被认为是俾斯麦的喉舌。——第92、143、206、209、248、286、355、362、367、387、398页。

《快报》(《*The Express*》)——英国自由派

的晚报，1846—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68页。

《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 Miner and Workman's Advocate*》)——英国的一家

工人周报；大不列颠矿工工会机关报，1863年至1865年在伦敦出版。1865年7月底，曾一度担任该报编辑的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利诺，获得了该报的发行权。在这时期，该报作为正式机关报为国际服务。——第41、136、141、444页。

L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德

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863年至186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 1867年至1874年在科伦出版。——第38、55、66、84、87、89、97、106、107、111、166、382、461、478、571页。

《联合》(《L'Association》)——法国的一家杂志, 是受资产阶级共和派影响的合作社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64年至1866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 编辑部一直设在巴黎。——第44、45、61、67、90、94、107页。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德国的一家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 1853年至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 1903年至1943年在柏林出版。——第298、369页。

《两大洲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一家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双周刊, 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203、270、273页。

《伦敦通讯》(《Londoner Anzeiger》)——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报(周报), 于1864年至1867年出版。——第36、49、89、103、105页。

《洛桑日报。瑞士报纸》(《Gazette de Lausanne et Journal Suisse》)——资产阶级的日报, 1798年创刊于洛桑。——第345页。

M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1848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 该报是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合并而成的。

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贸易派, 用不同名称一直出版到1894年。——第355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 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 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 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第21、22、34、163、223、240、244页。

《猫头鹰》(《The Owl》)——英国的一家周报, 1864—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286页。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 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160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 1846年至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52、68、473页。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53年3月18日至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第93页。

《美因兹日报》(《Mainzer Journal》)——德国天主教派的日报; 1848年起在美因兹出版。——第446页。

《密苏里民主主义者报》(《Missouri Democrat》)——激进派的日报, 是密苏里州共和党的机关报; 1852年至1875年用这个名称在圣路易斯出版。——第37页。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

blatt)——德国的一家工人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1868年12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该报被宣布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第396、399、402、408、419、575页。

《民族报》(《*The Nation*》)——爱尔兰的一家周报,1842年至八十年代末在都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芬尼亚社社员辩护。——第403页。

《民族未来报》(《*L'Avenir national*》)——法国民主派日报,1865—1873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报道国际巴黎理事会的工作情况。——第67页。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一家古老的俄国报纸,从1756年至1917年出版;十九世纪五十五至六十年代该报具有了反动性质。——第67、372页。

N

《您好!》(《*How do you do?*》)——德国的一家每周出版的幽默杂志,由路易·德鲁克尔在伦敦出版,贝塔(贝特齐希)负责编辑。——第369页。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O

《欧洲联邦》(《*Les États-Unis d'Europe*》)

——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机关报,1867年创刊于伯尔尼,1870年起在日内瓦出版;后来又在伯尔尼一直出版到1919年;该报数次更改其周期,曾先后用几种文字:德文、法文,或是同时用几种文字: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出版。——第399、580页。

P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51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491、579页。

R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第144、282页。

《人民报》(《*Das Volk*》)——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其他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第36页。

《人民论坛报》(《*La Tribune du Peuple*》)——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1年5月至1869年4月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是

由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参加无神论“人民协会”的人创办的。1865年8月起实际上成了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而从1866年1月起正式成为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德·巴普、拉法格和其他人曾为该报撰稿。——第172、176、497、500页。

《日报》(《Dagbladet》)——丹麦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从1851年起在哥本哈根出版。——第6、20、147页。

S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cial-Demokrat》)——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年至1867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在该报上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和声明。——第22—24、26、44—51、56、57、59—66、70—73、77、78、81、89、91、92、96、105、106、108、111、113、115、117、120、121、123、133、137、138、161、163、166、170、178、411、413、441、447—450、455—458、460、465、466、469、479、484—485页。

《圣彼得堡报》(《St.-Petersburger Zeitung》)——一家日报，1727年至1914年用德文出版。——第67页。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年至1914年以这个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237页。

《圣路易斯每日新闻》(《St.-Louis Daily Press》)——美国的一家工人报纸，从1864年起在圣路易斯出版。——第53页。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时报》(《Le Temps》)——法国保守派的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刊物；186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对第二帝国。——第213页。

《时代呼声。政治和文学周刊》(《Stimmen der Zeit. Wochen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月刊；1858年至1862年由科拉切克在哥达出版，后来在魏玛、莱比锡和海德尔堡出版(同时出版)，又在维也纳和莱比锡同时出版。——第108页。

《士瓦本信使报》(《Schwäbischer Merkur》)——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日报；1785年至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408、581页。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机关报。——第348、491页。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65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个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150、270、273、375、377、384、387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5、52、62、68、72、75、77、114、162、190、207、209、230、246、307、339、345、349、352、359、360、403、438、450、496、498页。

W

- 《外交评论》(《The Diplomatic Review》)——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英国杂志, 1866年至1877年用这个名称出版, 每年四期。杂志的编辑是保守的政论家、当过外交官的戴维·乌尔卡尔特。——第282、325、343、345、351、359、385页。
- 《晚星报》(《Evening Star》)——见《晨星报》。
- 《威塞尔报》(《Wes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 1844年至1930年在不来梅出版。——第390页。
- 《维尔腾堡邦报》(《Staats-Anzeiger für Württemberg》)——德国保守党的日报, 维尔腾堡政府机关报; 1849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 出版时附有每周附刊《维尔腾堡工商业报》。——第581页。
- 《维尔腾堡工商业报》(《Gewerbeblatt aus Württemberg》)——德国的一家周报, 是中德意志工商界的机关报, 从1849年起作为《维尔腾堡邦报》附刊在斯图加特出版。——第416、581页。
- 《未来报》(《Die Zukunft》)——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 人民党的机关报, 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 1868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和弗·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第304、345、347、349、355、357、367、382、394、412、414、416、417、418、568、578、582页。
- 《我们的时代》(《Unsere Zeit》)——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政治月刊, 1857年至1891年在莱比锡由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出版; 1857年至1864年该刊出版时附有副标题: 《百科辞典年鉴》。——第298页。

X

- 《西邮报》(《Die Westliche Post》)——一家德文报纸, 从1858年起在圣路易斯(美国)出版;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流亡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第32、440页。
- 《先驱》(《Der Vorbote》)——月刊, 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 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用德文出版; 主编是约·菲·贝克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 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文件, 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166、172、495、498、500、543、589页。
- 《现代评论》(《Revue contemporaine》)——法国的双周刊, 1851—1870年在巴黎出版。第二共和国时期, 它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组成的秩序党的机关刊物;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之后, 它成了波拿巴派的机关刊物。——第270、273页。
- 《新法兰克福报》(《Neue Frankfurter 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报纸。从1859年至1866年用这个名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3、89、96、97、101、243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 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 主编是马克思; 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91、94、296、460页。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

12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到1850年11月。——第352页。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又以《十字报》而闻名，因报头上印有十字章图样。——第219、223、237、457、466页。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Zeitung*》)——瑞士资产阶级的报纸；1821年开始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采取了亲波拿巴的立场。——第561页。

《信使报》(《*Der Botschafter*》)——奥地利的一家日报，施梅林政府的半官方刊物；1862—1865年在维也纳出版。——第139页。

《星报》(《*Star*》)——见《晨星报》。

《喧声》(《*Kladderadtsch*》)——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第268页。

Y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The 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1828—1921年在伦敦出版。——第234页。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

成了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85页。

《中德意志人民报》(《*Mitteldeutsche Volkszeitung*》)——德国自由派的报纸，1862年至1866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54页。

《自由》(《*La Liberté*》)——保守派的晚报，大资产阶级的喉舌，1865年至1944年在巴黎出版；1866年至1872年属艾·日拉丹所有，支持第二帝国的政策，主张对普鲁士作战，反对国防政府。——第348页。

《自由报》(《*La Liberté*》)——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5年至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第370、374、566页。

《自由和正义》(《*Libertà e Giustizia*》)——意大利民主派的周报，1867—1868年在那不勒斯出版；接近国际的《自由和正义》协会的机关报。——第344页。

《自由思想》(《*La Liberté de penser*》)——法国的一家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48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第45页。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55年至1865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37、117、142、171、266、341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36、120、362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至1901

年在巴黎出版；从 1799 年至 1869 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 234 页。
《左岸》(«*La Rive gauche*»)——民主派的周报，1864 年 10 月至 1866 年 8 月先

后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由法国左派共和党人流亡者集团创办；在该报上发表过国际的文件，该报的编辑是沙·龙格。——第 172、173、495、506 页。